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神秘岛

 **eBOOK**
网络资源 非纸书

内容提要

神秘岛是凡尔纳著名三部曲（《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海底两万里》和《神秘岛》）的最后一部。故事叙述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有五个被困在南军中的北方人趁着一个机会用气球脱逃了。他们中途被风暴吹落在太平洋中的一个荒岛上，但是他们并没有绝望，而是团结互助，运用大家的智慧和辛勤劳动，从赤手空拳一直到制造出陶器、玻璃、风磨、电报机……建立起幸福的生活。这几个遇难者在荒岛上度过的岁月里，每当危难时刻，总有一个神秘人物在援助他们，这个人是谁呢？

神秘岛

第一部 高空遇險者

第一章

1865 年那场飓风——空中的人声——一个龙卷风卷走一只氢气球——该气球破裂——眼前只见大海——五位乘客——气球悬篮里发生的事情——天际间一处海岸——事件的结局

“我们现在仍然是在上升吗？”

“不！正好相反！我们是在下落！”

“比那还更糟，史密斯先生！我们可是正在往下坠落！”

“天啊！赶紧把压载物扔掉！”

“最后一袋压载物都已经倒空完了！”

“气球可有升起？”

“没有！”

“我听得像是波涛的拍拍声响哎！”

“大海就在气球悬篮底下嘞！”

“距离我们大概不到 500 英尺呢！”

这时，一个洪亮的声音划破长空，而且，这般话语直在空中回荡：

“把所有的重东西都扔到外面去！……全部扔掉，于是谢天谢地！”

这就是 1865 年 3 月 23 日这一天，下午将近 4 点时分，在辽阔的太平洋上空突然发出的声声叫喊。

谁都想必没有忘却那年春分时节，从东北方向突然吹来的那场可怕的风暴。其间，气压计可是下降到 710 毫米了。这是一场飓风，从 3 月 18 日到 26 日不停地怒吼。它从北纬 35 度斜穿过赤道，一直到南纬 40 度，横扫 1800 海里广阔地带，给美洲、欧洲和亚洲造成严重的灾害！城市被吹毁，森林树木被连根拔起，堤岸被排山倒海的巨浪冲毁。根据维里达斯局公布的统计数字，有数百艘船只被抛上海岸，有好几千人在陆地上被压死或是被海水淹没：确实，这场令人生畏的龙卷风所到之处，一切都遭到极度毁坏，有些地方还被夷为平地。这就是那一次到处肆虐的大风暴过后所留下的惨状。它那破坏程度的确疯狂可怕，它所造成的灾害，较之 1810 年 10 月 25 日发生于哈瓦那和 1825 年 1 月 26 日发生在瓜德罗普岛那类风暴造成的灾情可是要严重得多。

然而，就在那么多灾难降临在陆地和海洋的时候，那片动荡的高空同时也在上演令人惊心动魄的一幕。

因为，一只气球，像是一只皮球一样，被龙卷风带到风顶高处，并且，随着气流的漩涡转动，正以每小时 90 海里的速度掠过高空，它在不停地自身旋转，仿佛被气流的漩涡攫住似的。

这只气球，下挂有一个悬篮，悬篮在气球下面摆来摆去，里面载着五名乘客。其时直至大海洋面，浓雾与水气相互掺混，弥漫是片空间，能见度极低。

这只气球已成了那恐怖风暴的名副其实的玩具，可它是从哪里来的？它是从地球上哪个地方升空的？显然，它是不可能在这风暴发生期间升起了的。然而，这场飓风已经刮了连续 5 天，而且 18 日那天，先前就出现了这场风暴

负责飞机、船舶技术监督工作的机构。——译者注

即每秒 46 米，每小时 166 公里（约合其 1 里等于 4 公里之 42 法国古里）。——原注

的初始征兆。因此可以断定，这只气球是来自非常遥远的地方，因为大风每昼夜至少把它带走 2000 海里的呀，不是么？

悬篮里的乘客由于失去了方位标，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估算出自己打出发以来飞越了多少路程。甚至还可能会发生这等奇怪事：虽然他们身处怒吼暴风之中，但他们却是安然无恙。他们随风飘移，在风中团团乱转，可他们却一点也不感觉到自己在旋转，也都不觉得在被风吹着走。他们的双眼无法穿透吊篮下的浓雾看到下面的景象。阴云包围着他们，乌云甚至浓密且昏暗，使他们简直分不清是白天还是黑夜。当时他们悬浮在高空中，周围一片黑暗，既看不到来自地面上的反光，也听不见来自地面上的声音，就连海洋中的那咆哮声也一点都传不到他们的耳朵里。只是当气球急剧下落时，他们方才意识到自己正处于那波涛滚滚的大海洋面上空的危险之中。

可是，在将把诸如弹药、武器，乃至粮食这些重物扔掉以后，气球又回升到那大气高层，升至 4500 英尺的高度处。悬篮里的乘客知道了下面是一片汪洋大海以后，他们于是觉得，上面的危险没有下面的危险可怕。因此，他们便毫不犹豫地甚至是把最有用的东西都扔去，与此同时，他们则又尽量设法让气球里的氢气一点也不要泄漏掉，因为这氢气流质是他们那飞行器的灵魂，只有它才能把他们保持悬浮在下面深淵的上空。

黑夜在恐惧与忐忑不安中过去了。要不是精力充沛，或是胆小的人，也许早就会死去了。于是，白天又回来了。而随着白天的到来，那场飓风明显显得趋于逐渐减弱起来。从 3 月 24 日这一天清晨起，风暴就有了某些减弱的征兆。黎明时分，那些比较泡状的云朵已往高空升腾而去。几小时内，龙卷风风筒变大并且折断，飓风变成了强风，也就是说，大气流动的速度已经减慢一半。虽然这时仍然是水手们所称的那一种“三缩帆风”，但龙卷风风力却还是减弱了不少。

接近 11 点钟的时候，天空下层空间变得比较明朗了。大气圈显现出可以看得见的，甚至可以感觉到的雷雨过后天空那种湿润之明亮。飓风似乎再也不往西刮了。它好像是在逐渐地平息下来。也许龙卷风过后便是阵阵强风雷暴，正如印度洋上出现的台风那样。

可是，同样是在这个时候，人们再次发现，该气球正在慢慢地、不断地飘移着下降到那天空中的下层空间。看来它甚至在慢慢漏气，同时气囊正在逐渐拉长，且由圆形变成椭圆形。

接近正午时分，气球只是在距离海面 2000 英尺高空飘荡。气囊的容量为 5 万立方英尺，正因为它的容量大，它才得以长时间地悬浮在空中，或向上升得高，或平行移动路程远。

此时此刻，乘客们把最后那些会使悬篮增加重量的东西全都扔掉了，这包括原先留下的一点食物，直至他们口袋里装着的那备用的细小器具。而他们中的一个人，还爬到系着网索的圆框上面，力求将气球下部系得更牢。

显然，乘客们再不能使气球保持悬浮在高空，那氢气对他们已经不足了！因此，他们正处于一种没有希望的境遇之中了！

的确，他们的下面既不是一处陆地，甚至也不是一个海岛，这类他们得以躺身的地方。哪怕是唯一的着陆地点都不见有，甚至连一个攀扶固定自己的东西也都没有见着。

那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海洋，海面上波涛滚滚，而且还极其汹涌澎湃。这可是一片望不着边际的大海大洋，甚至他们居高临下，视野可以扩展至 40 海里，也还是望不到边岸啊！正是这片沧海，经过那场飓风无情的拍打、鞭挞之后，它展现在乘客们眼前的，必然是那波浪激涌，犹如万马奔腾景象，那溅起的一处处波峰浪尖就有如般般迎风飘起的白色鬃毛。视界没有一处陆地，没有一艘船只！

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阻止气球继续往下坠落，以防它被那大海巨浪所吞没。悬篮里的乘客于是便都紧急行动起来，在各自采取救急措施。可是，不管他们作出多大努力，那气球还是一直在往下坠落，同时在以一种快得不能再快的速度随风飘移着，这就是说从东北飘移向西南而去。

气球悬篮里这些不幸的人，他们的处境可真是糟糕透了！无疑，他们再也不能控制住气球。他们所做出的努力尝试，都不会带来什么成功的结果。气球的气囊正变得越来越瘪。那氢气流质在不停地往外泄漏，但又没有任何可能将之止住。气球下坠速度在明显加快。这样，到了午后 1 点钟，悬篮距离其悬浮在的是处大海海面已经不到 600 英尺了。

因为氢气是从飞行器的一条裂缝往外泄，实际上要阻止它往外跑则是不可能的了。

乘客们把悬篮里的东西全部扔掉，重量是减轻了，因此他们得以延长几个小时悬浮在空中。然而，这只能是苟延残喘而已，要是天黑前见不着某处陆地，气球、悬篮和乘客就必定会沉没在大海波涛之中。

而且这个时候，唯一要做的事情他们都已经做了。气球的乘客们显然是一些坚强的人，因为他们清楚当时正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他们的口中可没有吐露出点滴怨言。他们决心抗争到那最后一秒，同时决心做出全部努力，以延缓他们坠落的时间。悬篮只是柳条编织的一类篮框，不适合于水中漂浮，因此，要是它掉落海中，它就绝对不可能使自己保持在海面上。

两点钟的时候，气球距离海面几乎不到 400 英尺了。

这时，传来了一个雄壮的声音——这是一位男子汉发自内心的毫无恐惧的那种呼喊声。回应这呼喊声的声音则一样显得沉着坚定。

“所有的东西都已扔掉了？”

“不！还有一万金法郎呢！”

一个沉甸甸的钱袋便即时落入了海里。

“气球在上升吗？”

“升高了一点，可它待会又会下落的呀！”

“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扔到外面去？”

“没有什么了！”

“不！……还有悬篮！”

“我们抓住网索吧！同时将悬篮扔到海里去！”

这实际上是减轻飞行器重量的唯一的、最后的办法了。系在圆框上面的悬篮的绳索被割断了，于是悬篮掉下后，气球便上升了 2000 英尺。

五位乘客爬上了高空气球网，爬到了那圆框上面，呆在网里，透过网眼，注视着下面那无底深渊。

大家知道这类气球具有的灵敏度怎样，扔掉最轻的东西便足以引起其垂直向上飘移。这种飞行器，飘动在空中，有如一把高度正确性的天平在运转着。因此不难理解，只要减少一相对可观的重量，其飘移升起就会是猛然的

和突如其来的了。当时所发生过的那种情况就是这样。

可是，气球在上层空间平衡了片刻时间之后，它却又开始下降了起来。氢气队那裂缝处溢漏，而时下又不可能将之修补好。

乘客们先前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从此以后，任何人力所能使用的办法都不能挽救他们了。他们唯有指望老天爷救命。

下午4点时分，气球距离海面只有500英尺了。

一响亮狗吠声传来。原来，这是乘客们带在身边的一只狗，它呆在网兜里边，并且紧紧靠在它主人身旁。

“托普发现什么了？！”其中一位乘客高喊道。

紧接着又有人大声地说道：

“陆地！陆地！”

打从黎明时分起，气球一直被风卷向西南飘去，它已经越过了好几百海里那一个不可小视的距离了。终于，一处相当高的陆地方才出现在这眼前西南方向。

但这处陆地却还位于下风处30海里远的地方。因此，要是气球不改变原来的飘移方向，那它至少得要整整一个小时才能够到达那里。一个小时呀！在这之前，气球里那全部现存的氢气流质会不会都跑光呢？

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乘客们对这处坚实的地方已经看得很清楚，他们无论如何都必须到抵那里。他们几乎不晓得那是什么地方，是大陆还是海岛，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这场飓风将他们卷到地球上哪一部分地区！然而这处陆地，不管它是有人居住还是无人居住，不管它能否容下他们，他们都必须到达那里！

可是，4点钟的时候，可以明显看出，气球已经不能支撑下去了。它正贴近海面。那巨浪的波峰浪尖已有好几次溅触及气球网兜的下端，使气球再次变得沉重起来，这样，气球就好像一只翅膀受了伤的鸟儿，只是处于半飘腾状态。

半小时后，距离那处陆地只有一海里了，但气球却已耗尽力气，变得松驰不鼓，大大瘪皱了起来，只有上部还保留点氢气。乘客们紧紧地抓住网索，这对气球更是太重了，于是，他们很快便有半截身体浸入海中，此时那般汹涌的波浪就在拍打着他们。这个时候，气球气囊变成了一只袋子，而且风猛烈地吹入其中，那风推动这袋子，好像吹着一艘顺风行驶的船只，正在向前推进着。它兴许这样就会抵达那岸边吧！

然而，当离那岸边只有两链远的时候，四个人不约而同地惊叫了起来，这叫喊声直在是处空间回荡着。原来，那只看似再不能飘升的气球，在一个巨浪拍打过后，竟突然意外地一下子刚又飘升起来了。它仿佛在某一新奇部分突然减轻了它的重量，于是又升到一1500英尺高空处。而在那上面，气球碰到了一种空气涡流，这涡流并没有将其带向海岸，而是旋卷着它沿着与那海岸平行走向的路径而去。最后，过了两分钟之后，气球在斜向转靠是处海岸一边，进而最终落在海浪冲涌不到的海岸沙滩上。

乘客们彼此互相帮助着从网兜走出来。气球由于减轻了他们的重量，又随风飘动了起来，且有如一只受伤的鸟儿恢复片刻活力那样，在太空消失了。

悬篮里原本载着五个乘客，外加一条狗，可是，气球时下只扔落四位在

这海滩上。

不在的那位乘客显然是刚才海浪拍打气球网兜之时被卷走了，而正因为这样，气球的重量得以减轻了，它才会有那最后的一次飘升，并在不久之后着陆。

这四位遇险者——我们可以给他们这个称谓——，他们一踏上陆地，就都想起那位失踪的乘客来，他们都在大声呼喊着重：

“他会尽力游上岸的！我们去救他！我们去救他！”

第二章

南北战争 一段插曲——工程师赛勒斯·史密斯——吉丁·史佩莱——黑人纳布——水手潘克洛夫——年轻人赫伯特——一意外建议——晚上十时集合——暴风雨中出发

这些刚才被飓风抛到那个海岸上的人，既不是气球的职业驾驶员或乘客，也不是空中探险旅行业余爱好者。那是一些战俘，他们之英勇无畏促使着他们逃离有些非常的境遇。他们可是一再死里逃生的啦！他们常常会由于自己的气球破碎而几乎被抛落深渊呀！然而，老天爷却是把他们安排向一种离奇的遭遇，于是3月24日，他们从尤利斯·格兰特将军的部队包围的里士满逃出来之后，他们现在处在距离这座城市7000海里的地方。在可怕的南北战争期间，里士满是分离主义者的最重要要塞弗吉尼亚的首府。早前，他们的空中飞行已经持续了5天了。

那么，这里就来看一看，战俘们的逃跑是在哪一类奇怪状况底下发生的吧——是次逃跑将要导致我们现在了解的那个结局。

就是这一年，1865年2月间，格兰特将军对里士满发起了好几次突然袭击，试图将这座城市夺取下来，但却没有成功，他的好几位军官落到了敌军的手里，并且被拘禁在城内。这些被俘的人中最卓越的一位属于联邦参谋部，名字就叫做赛勒斯·史密斯。

赛勒斯·史密斯是马萨诸塞州人，是一名工程师，一位一流学者，在这场战争期间，联邦政府委派他一直负责有着极其重要战略意义的铁路管理工作。十足的北美人，瘦削单薄，瘦骨嶙峋，瘦得皮包骨，大约45岁年纪，他的平顶式头发和胡髭已经变花白了，他只为自己保留了其中一撮浓密的小胡子。他长着一个那类漂亮的“货币人头像”般的脑袋，这种类型的人头像看来做好了是为着轧制纪念章、奖章用的，他眼睛火红，嘴巴严肃，一副战斗学派学者容貌。这是一位从舞锤弄镐做起的工程师，就像一名从战士当上来的将军那样。因此，他头脑机敏，同时手艺高强。他的肌肉尤显强健有力。他的确是位实行家，同时是个主意人，他做事泰然，热心、活力洋溢，这活力具有永恒，直在向着所有的倒霉运气挑战。他见多识广，十分注重实际，很有办法，用法国军队里的话说，他有着一类骄傲个性，因为，不管是什么情况，他都不受束缚，完全自己作主，他在最高程度上具备以下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一起，共同决定人的潜能：头脑活跃与身体活动，欲望狂热，意志力量。于是，他的座右铭兴许就是17世纪纪尧姆·德·奥兰治的那个座右铭：“我无需有希望才着手干，也无需有效果才坚持。”

赛勒斯·史密斯同时又是勇敢的化身。在这场南北战争期间，所有的战役他都参加了。开始投奔尤利斯·格兰特后，他是伊利诺斯州义勇军里的志愿兵。他曾在巴杜卡、贝尔蒙特、匹兹堡埠头等地打过仗，参加了围攻科林斯城，在吉布森港、黑河、查塔努加、魏尔德涅斯等处战斗过，参加过波托马克河战役，处处骁勇，堪称回应如下话语的是位将军的一名战士：“我决不统计我的死亡数！”而赛勒斯·史密斯几乎一再列入那位可怕的格兰特不作统计的那类死亡数目当中，然而在这些战斗中，尽管他一点都不吝惜自己，

美国南北战争（1861—1865）。——译者注

纪尧姆三世（1650—1702），即威廉三世，1689—1702年间为英国国王。——译者注

直到在里士满战场上受伤被捕之时，他却始终得到好运的厚待。

而在赛勒斯·史密斯被俘的同一天，另一位重要人物也同时落到了拥护南部同盟的人手里。这可还竟然就是令人尊敬的吉丁·史佩莱，《纽约先驱报》的“记者”，此前负责注视北军方面这场战事可能横生的枝节。

吉丁·史佩莱，跟史坦莱和另外一些那样出类拔萃的英、美的专栏编辑，可是同类的一伙人，为了得到一条确切的消息并将之在最短的时间内发回报社，不管是在什么情况面前，他们都毫不退却。联邦各家报纸，都像《纽约先驱报》那样，培养自己的骨干力量，而它们委派的代表，就是一些不可忽视的代言人。吉丁·史佩莱在这些一流的委派代表行列中，是一位很不平凡的人物。

大功劳男子汉，精力充沛，行动迅速且准备什么都干，主意多多，周游过全世界，又是士兵又是艺术家，主意之中洋溢着激情，行为果断，不计较苦，不计较累，不计较危险，谈到一切都想知道时，首先是为自己，而后才是为报社，猎取稀奇东西、消息新闻、新颖的事物、未知的事物、不可能的事的真正英雄，那是一名这类浑身是胆、不屈不挠的现场目击者，这些人正在枪林弹雨下写作，正在隆隆炮声中写专栏文章，而他们为了这些，所有的危难便是一些令人感到亲切的真实遭遇。

此前，他一样参加了所有的战役，身处部队队伍前列，一手握着手枪，另一只手攥着记事本，而那枪林弹雨可并未使他的铅笔有所抖动。当是时有些人说他们完全没有什麼要谈的时候，他就在不加停顿地拍发电报，再就是，他的每一篇笔记，简短，明确，清楚，在一重要之处，还写有说明。此外，他并不缺乏“幽默感”。正是他，在黑河战事后，无论如何硬要在电报局营业窗口保留自己的位子，为了向自己的报社报告这场战役的结果，在两个小时内，都在拍电报，拍发了《圣经》的前几章。他为此花费了《纽约先驱报》2000美元，而《纽约先驱报》则是第一家掌握黑河战事结果情况的报社。

吉丁·史佩莱身材高大。他至多40岁。一些近乎红色的金黄色颊髯环绕着他的脸庞。他的目光沉静，显得炯炯有神，视角转移快速敏捷。这是一位习惯于急速看出一个视野所有详情细节的男子汉的眼神。他身材长得结实，先前在各种各样的气候中磨炼过，有如一根钢杆锻造时在冷水中淬过火般。

10年来，吉丁·史佩莱一直是《纽约先驱报》青睐的记者，他不但精于文笔，而且擅长绘画，他的专栏文章和他的速写插图一直在使《纽约先驱报》丰富和充实起来。他被俘时正在对这场战役进行描述和画素描。记录在他的记事本上面的那最后话语是：“一个拥护南部同盟的人举枪瞄准我，可是……”可是，吉丁·史佩莱没有被击中，因为，按照他坚持的习惯，他没受一处擦伤便脱身出来了。

赛勒斯·史密斯和吉丁·史佩莱，其时两人彼此都不认识，即便不是声誉关系，他们俩也都是被转移到里士满来。这位工程师，他的伤很快就痊愈了，而正是在其病后恢复期间，他认识了这位记者。这两个人各自都喜欢跟对方在一起，而且养成了互相重视的习惯。过了不久，他们共同的人生就只有一个目标了——逃跑，重返格兰特部队，同时在他的队伍行列中继续为联邦统一战斗。

于是，这个时候，这两位美国人便决定要利用一切机会了；可是，虽然他们在城里得到行动自由，但里士满却是受到如此严厉的防卫，致使看来，任何一类的逃跑想必都会被看作不可能的了。

就在这个时候，赛勒斯·史密斯的一名仆人走来和他重聚见面，仆人永远效忠他。这个无所畏惧且不屈不挠的人是一名黑人，在这位工程师的领地上出生，一父一母均为奴隶，但赛勒斯·史密斯，明白事理和情真意切之奴隶制废除论者，将他解放出来已经很久了。这名奴隶，成为自由身后，一直都不愿意离开他的主人。他喜欢他喜欢到愿意为他而死。这是一名30岁的小伙子，体格强壮，头脑灵活，聪明，活泼而温顺，冷静，有时候天真，脸上总带微笑，热心助人，以及心地善良。他的名字叫做纳布加多诺索，但他喜欢别人仅仅简称他为纳布。

当纳布获悉主人成了俘虏后，他就毫不犹豫地离开了马萨诸塞州，到达了里士满城前，并且，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经过一再冒着生命危险之后，他终于潜入了被围困的城市。赛勒斯·史密斯见到他仆人时的喜悦和纳布找到他主人时的高兴，此情此景，这可是无法表述的了。

然而，纳布是那样艰难才得以进入里士满，可反过来，他想要出去也很不容易，因为联邦政府的俘虏一直受到非常严密的看管和监视。需要有一种特殊机遇，才可以尝试一次具有些许成功希望的逃跑，可是，这种机遇不仅不会眼前出现，而且，要令之产生也是很不容易的。

其时，格兰特正在继续进行有效作战。他为夺取匹兹堡战斗的胜利付出了极大代价。他的部队，跟巴特莱的部队联合在一起，在里士满城前，现在仍然没有取得任何效果，因此，完全无法预料解救俘虏行动会即将来临。那位记者，枯燥乏味的当俘虏生活再也提供不出一令人感兴趣的细节以记录下来，再也不能这般坚持下去了。他此时只有一个念头：离开里士满，而且不惜一切代价。曾经有过好几次，他甚至冒险尝试过，可是都被一些不可逾越的障碍阻止住了。

其间，围城一直在继续，而要是说俘虏们都急切希望逃回格兰特部队，可有些被围困的人也一样急切希望逃离这里，为的是重返分离主义的部队，而在他们中间，有一个约那旦·福斯特，拥护南部同盟的狂热分子。这实际上还因为，要是联邦政府的俘虏不能离开这座城市，那些加入联邦的成员也都是不能离开，因为北军在围困住他们。里士满那位地方长官，已经很长时间以来，再不能够同李将军联系，而当时备受人关注的是让人了解城中的情况，以便加快援军的行进步伐。此时，这个约那旦·福斯特就有了乘气球升空的主意，目的是越过包围战线，抵达分离主义者营地。

那位地方长官允许进行这种尝试。一只氢气球造出来了，且交付给约那旦·福斯特使用，跟随他升空的大概有五位他的旅伴。他们备有武器，为着万一降落之时可能需要用来自卫，同时还备有食物，以防万一他们的空中旅途时间延长。

气球开始升空时间定在3月18日。升空得在晚间进行，同时还需要是西北风向，风力普通均速，气球的驾驶员或乘客们打算用几个小时时间漂飞到达李将军营地。

可是，这时的西北风完全不是一种普通的风。从18日起，人们可以看到转成飓风了。在很短时间内，暴风雨变成这么大，福斯特的出发时间不得不延期，因为让气球及其所运走的那些人在自然界的暴力中间冒险，当时是不可能的。

因此，充了气的气球便置放在里士满大广场上，一旦暴风出现暂时平静就准备出发，可是城内，人们却是很不耐烦地看到，大气圈的天气情况没有

变化。

3月18、19日两天过去了，风暴状况仍旧没有发生任何改变。气球栓在地上，狂风阵阵刮至贴地，为保护气球，人们甚至遭到困难。

从19日到20日这个晚上过去了，可是到了早上，这场飓风刮得还更加猛烈。出发是不可能的了。

是日，在里士满其中一条街上，一个素昧平生的人走上前来和工程师赛勒斯·史密斯搭讪。这是一位水手，名字叫做潘克洛夫，35至40岁左右年纪，体格健壮，皮肤被风吹得黝黑，目光锐利可是爱眨眼，再就是显得很神气。潘克洛夫是一名北美人，他跑遍地球上各个大洋，所有不长翅膀只有两腿的生物所能碰到的惊险他都遇到过。不用说，这是一个大胆敢闯、敢作敢为的人，什么事情也难不倒他。这年年初，潘克洛夫因事到里士满来，身边带了一个新泽西的男孩，名字叫做赫伯特·布朗，15岁，是他船长的儿子，一位孤儿，他爱这名孤儿就像非常喜爱自己亲生孩子一样。由于未能在当初开始围城之前离开这个城市，于是，他便被困在城中，感到懊丧不已，甚至，他也都只有一个念头：想尽一切可能的办法逃离。他听闻过工程师赛勒斯·史密斯的大名。他知道这个果敢的人正怀着很不耐烦的心情在咬紧牙关忍受着。因此这一天，他就毫不犹豫地上前同他攀谈了，并且是不再多加准备地对他说：

“史密斯先生，里士满使您厌烦吗？”

工程师直盯着这样对他说话的人，而这个人则在低声地进一步说道：

“史密斯先生，您打算逃吗？”

“那什么时候？……”工程师急速般答道，可以肯定，这个回答是脱口而出的，因为，他说前并没有查问过这个对他说话的陌生人。

然而，在以一种敏锐目光打量过这名水手那老实巴巴的面容后，他就不能怀疑他跟前又多了一个正直的男子汉。

“您是谁？”他生硬地问道。

潘克洛夫作了自我介绍。

“好吧，”赛勒斯·史密斯应答着道，“那末，您想我怎么逃呢？”

“通过那只气球懒汉，人家让其在哪无所事事，可它给我的印象，是在特意等着我们哎！……”

水手无需将话讲完。工程师已经明白话中含意。他抓住潘克洛夫的手臂，把他拉到了自己的住处。

在那里，这位水手和盘托出了他的计划，实际很简单。大家只不过是要冒着生命危险去实施。那飓风仍在死命猛刮，这是真的，然而，像赛勒斯·史密斯这样一位双手灵巧、英勇无畏的工程师，驾驭一只气球，真可谓是驾轻就熟。要是他懂得操纵技术，他，潘克洛夫，就会毫不犹豫地跑了——跟赫伯特一起，彼此协调着。好些别的情形他先前都经历过，可最终还是再不敢小视时下这场暴风雨！

赛勒斯·史密斯听着是位水手说话，虽然一言不发，但却神情专注，眼睛发亮。机会已经来到，他可不是错失良机的汉子。这个计划只是非常危险，而它是可以实施的。夜里，尽管有监视，但他们还是可以到达气球那里，钻进悬篮，然后再把固定气球的绳索割断！当然，他们是要冒被杀的生命危险，可反过来想，他们可能获得成功，还有，要是没有这场暴风雨……，而要是这场暴风雨没有，可那气球早就跑了，这种机会，寻觅了这么久，它就不会

出现在眼前！

“不只是我一个！……”赛勒斯·史密斯结束他的话时说道。

“那您要带几个人呢？”这位水手问道。

“两个：我的朋友史佩莱和我的仆人纳布。”

“那就是三个，”潘克洛夫应答道，“加上赫伯特和我，一共是五个。然而，那气球可以载起六个……”

“这就够了。我们动身吧！”赛勒斯·史密斯说道。

这个“我们”将那位记者计算在内，因为那位记者是无所畏惧的汉子，于是，当把这个计划告诉他时，他是对此毫无保留地赞成。不过，那令他感到惊讶的是：这么简单的办法他过去却是没有想到。至于纳布，则是他主人要去哪他就跟随到哪里。

“那就定在今天晚上，”潘克洛夫说道，“我们五个人都去闲逛，经过那儿，以好奇人的面目出现！”

“晚间10点，”赛勒斯·史密斯回应着，“但愿天老爷保佑，在我们出发前，这场暴风雨不要平静下来！”

潘克洛夫辞别了工程师，回到了他的住处，年轻的赫伯特·布朗已经呆在那里了。这个勇敢的孩子知道这位水手的那个计划，而且正怀着某种焦虑的心情盼望着跟工程师进行接触的结果情形。事情清楚了，这就是五位果敢的人，他们即将如此冲向暴风雨，置身于飓风中间！

不！飓风并没有平静下来，无论是约那旦·福斯特还是他的伙伴们，都不愿意到不牢固的悬篮里去冒这个险！这一天很不好过。工程师只担心一件事：就是那只气球，固定在地上，而且被风吹得贴地，它会不会被撕得支离破碎。在好几个钟头期间，他都在几乎空空荡荡的广场上闲逛，注视着那飞行器。潘克洛夫照着他的样，在他的旁边，两手插在口袋里，需要时还打呵欠，像一个不知道怎么消磨时光的人，然而，他一样担心气球会被撕碎，甚至还怕固定它的绳索被拉断，因而消失在空中。

夜幕降临了，夜色阴暗暗。股股浓雾好像阴云贴近地面经过。天空下着雨和雪。天气寒冷。某种类似雾的东西沉压在里士满上空。看起来，那场猛烈的暴风雨仿佛已使围攻者与被围困的人之间处于一种休战状态，而那大炮，在飓风可怕的轰鸣面前也在停止轰击。城市的街道显得冷冷清清。在这么恶劣的天气里，人们觉得没有必要在气球挣扎的广场上设岗置哨。当然啰，这一切对那些俘虏们的出逃都是有利的；但是，那旅程却是处在阵阵狂风中间啊！……

“这鬼天气！”潘克洛夫一拳压住头上那几乎被风掠走的帽子，同时自言自语道，“嗯！我们终究会成功的！”

在9点半钟的时候，赛勒斯·史密斯和他的伙伴们，从不同的方向溜进了广场，这时大风已将那些汽灯吹灭，致使广场一片漆黑。就连那个被风吹至几乎完全翻倒在地的气球甚至都看不见。除一袋袋气球的压载物将气球网绳索固定住外，悬篮用一根结实的缆绳拉住，这缆绳穿过铺砌石地面砌固好的一个索环，再转至那悬篮上头加倍固紧。

那5个俘虏在悬篮旁会合了。他们完全没有被人发现，天色是那么昏暗，致使他们彼此之间甚至都不能看到对方。

他们没说一句话，赛勒斯·史密斯、吉丁·史佩莱、纳布和赫伯特在悬篮里坐了下来，潘克洛夫则按照那位工程师的吩咐，将一包包压载物依次解

开。这只花了一会儿功夫，这位水手就回到他的同伴们中间了。

这时，气球只有那加倍固紧的双重缆绳拉住，因此，只要那位工程师一声令下就可以出发了。

就是在这个时候，一只狗一跃爬到悬篮上来。这是托普，那位工程师的爱犬，它挣断了铁链，追上了它的主人。赛勒斯·史密斯怕悬篮超重，正想要将这可怜的动物打发回去。

“唔！不就是多了一只狗吗？！”潘克洛夫边说边扔掉两个沙袋减轻悬篮的重量。

然后，他就解开了那双重缆绳，于是气球便斜向飘升了。由于起势迅猛，悬篮碰着了两个烟囱后，气球和悬篮接着才消失得无影无踪。

飓风在可怕地怒吼着。那位工程师不可能考虑在晚间降落，可第二天天亮时，下面的大地却被那类浓雾遮挡得什么都看不见。正是在仅仅5天过后，那暂时的晴朗才让人看见气球下面那片无边无际的海洋，可是其时，这气球却随一种令人可怕的速度被大风卷着走呀！

大家知道情形怎样了，这5个人，3月20日出发，3月24日那天，其中4位已被扔落在一处荒凉海滨上，远离他们的国度可是6000海里呀！

第三章

傍晚五点钟——那位失踪的乘客——纳布之失望——往北寻找——小岛——焦虑之夜——晨雾——纳布游泳——陆地的景色——涉水过水道

那位工程师从过重的气球网网眼掉下来后就被一阵海浪卷走了。他的爱犬也都同时失了踪。这只忠实的动物心甘情愿地冲上去救援它的主人。

“走！”这位记者大声喊道。

于是，史佩莱、赫伯特、潘克洛夫和纳布，所有这四个人，他们都忘记了疲惫与劳累，开始寻找起工程师来了。

可怜的纳布，一想到失去了世界上他爱着的所有这一切之时，便就痛哭流涕，同时显得悲痛欲绝起来。

从赛勒斯·史密斯失踪到他的同伴们着陆，前后不到两分钟。因此，他们希望能及时赶到救援他。

“我们去找吧！我们去找吧！”纳布叫喊道。

“对，纳布，”吉丁·史佩莱应答着，“而我们一定会找到他的呀！”

“他还活着吗？”

“一定活着！”

“他会游泳吗？”潘克洛夫问道。

“会呀！”纳布肯定地答道！“可是，再说托普和他在一起呀！”

那位水手听到大海在咆哮，不禁摇了摇头！

那位工程师是在海滨的北面失踪的，距离这几个遇险者刚才着陆的地方大约有半海里远。因此，要是他能到达真正是那最近的地方，这地方所处的位置至多是半海里的距离。

这时已接近6点时分。夜色在那浓雾笼罩之下显得格外昏暗。这几个遇险者从他们偶然落下的地方向着北面那片陌生的地带走去，这是一处无名地，他们对那里的地理情况甚至无从猜测。他们在寸草不生的夹杂着石子的沙地上跋涉行走。这地地面，极其高低不平，土质坚硬，有些地方看上去还坑坑洼洼，走起来极为艰辛。有些飞起来不灵活的笨重大鸟，不时地从坑洼里钻将出来，向着各处飞离而去；由于夜色阴暗，他们看不清楚是什么鸟类。此外，还有一些飞起来比较灵活的鸟儿，飞起时则是成群结队，而且，飞过像是一大批一大群般。那位水手似乎认出这是一些海鸥和猎隼，这时它们那尖叫声正与这海洋上的咆哮声竞相抗衡。

这些遇险者，不时地停下脚步，大声地呼喊，他们且在倾听大洋是岸有否听见这其中的某一次叫喊。他们其实或许在想，要是他们眼前所在的地方正巧在那位工程师可能靠岸的地点附近，即使赛勒斯·史密斯没有能力回应，托普这只狗的吠声至少也会传到他们耳朵中来。可是，除了听得见波涛轰隆和拍岸浪清脆的撞击声响外，他们却是任何别的声音都没有听见。就这样，这一伙人一直在继续前行，同时搜索了这处海滨即便是最窄小的每一处坑洼地段。

行走了20分钟之后，这四个遇险者突然发觉跟前是一处恶浪翻滚、浪花泛起的陆地边缘，他们就望而却步了。这坚实的地面已到尽头。他们正处在一个险峻海角的顶端，其时海潮正狂怒般撞击着这处海角。

“这是一处岬角，”那位水手说道，“我们必须回过头来朝右走，这样，我们就将到达那真正的熟土地带。”

“然而，要是他在那边呢？”纳布指着黑暗中白浪滔天的那处大海洋面说道。

“那么，我们再呼喊呼喊他吧！”

于是，他们就一起齐声猛喊了起来，但却没有任何回应。他们等了片刻后，又再喊叫了一遍，仍然是没有点滴的回音。

这些遇险者这时候便转过身来，沿着这处海岬那反向背壁，行走在一处同样是多石的沙质土壤地面上。不过，潘克洛夫还是注意到了是处海岸更为陡峭，其地势在渐渐升高，因此他就猜想，沿着一处相当长的斜坡，他兴许就会到达一处地势高的海岸，而在那阴暗夜色之中，那海岸处的高地将会隐隐约约显露出来。这部分滨海地区鸟没有那么多，大海波涛也没有那般汹涌澎湃，涛声较小，而惹人注目的倒还是浪涛的拍岸声响显著地减弱下去，几乎是听不到波浪的拍岸声。这岬角海岸可能形成一个半圆形小海湾，那险峻海岬的顶端部分抵挡住波涛起伏巨浪的冲击。

然而，沿此方向走下去，他们却是朝南走，这就同赛勒斯·史密斯可能登陆的那一处海岸正好背道而驰。走了一海里半路程之后，这处海岸还是没有出现任何一条弯路可使之拐回向北走去。可是，这个岬角——他们已经绕过其顶端——必定与那处真正的熟土地带连结在一起。这些遇险者，虽然他们已是精疲力尽，但还是振作起来继续前行，每时每刻都在指望着突然间找到一处拐角，使他们回到那最初行走的方向去。

走了大约两海里路后，他们是多么沮丧啊！原来，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处相当高的海角岬头，由滑溜溜的岩石所组成，他们再一次被大海挡住了去路而停下了脚步。

“我们是在一个小岛上啊！”潘克洛夫说道，“而且，我们已经从它的一端来到了另一端！”

这位水手的观测是正确的。那些遇险者被抛落的地方不是一处大陆，甚至不是一个岛屿，而是一处小岛，它的长度不超过两海里，而它的宽度则显然是不太阔的了。

这是一个干旱荒芜小岛，处处布满石子，不见草木，只有某些海鸟在这荒凉小岛栖身，附近会不会有一处更大的群岛呢？这不能肯定。那些气球上的乘客，从悬篮处透过那浓雾，是看到过那处陆地，但仍不足以看清它有多大。然而潘克洛夫，凭着自己习惯洞察阴暗的眼睛，此时此刻很像是看出西面有着一些模糊堆块，这表明那有一处高起的海岸。

但是黑暗之中，他们此时还不能断定这小岛属何类型，是孤岛还是岛岛相连的小岛屿。既然大海包围住它，他们就再不能离开这处地方了。因此，他们只好把寻找那位工程师的事推迟到第二天。唉！没有听到他的点滴呼喊，他显然是不在这个地方了。

“赛勒斯没有回应，证实不了任何事情，”这位记者说道，“他可能处于昏迷不醒状态，可能是受伤，暂时不能回应，可我们不要灰心呀！”

这个记者于是提出了一个见解：在小岛上一个地方燃起一堆火，可以给那位工程师作为信号。但是，他们怎么找也没找着树枝或者干枯的荆棘这类东西。这地方尽是沙子和石块，别的什么都没有。

大家知道，纳布和他的伙伴此前是十分爱慕那位不屈不挠的赛勒斯·史密斯，他们一直在感到何等的痛苦。这个时候，他们显得太无能为力去搭救他了。他们只得等待到天亮时再说。眼前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么这位工程师

已经得以自救，且在这处海岸找到了一个避难的地方，要么他已经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般等待与度过的时间是漫长而又痛苦的。天气极其寒冷。尽管这些遇险者遭受的苦楚真可谓难忍，但他们却是几乎感觉不出来。他们甚至连一刹那也都不想停止下来。为着他们那出众的人物，他们忘记了自己，他们希望，总是怀着希望，他们来回奔走在各处荒凉小岛上，不停地回转到岛的北端，这里，他们大概更靠近那出事地点。他们倾听着，大声叫喊着，力求突然间听得某一极度的呼唤，可是，他们的声音或许会传去很远，因为其时是处环境，笼罩着某种寂静气氛，而且大海也随着其长浪的降低声音静了下来。

纳布其中一次叫喊，仿佛在某个时刻甚至还传来了回声。赫伯特在提请潘克洛夫注意这一点的同时，进一步说道：

“这也许说明，西面有与这个地方靠得相当近的一处海岸。”

那位水手点了点头，表示同意。再说，他的眼睛不会将那看错。要是他早些时候看出的那处陆地，即便是很模糊，可这一处陆地现就在那儿了。

然而，这一来自遥远的回声仅是纳布声声喊叫引起的那唯一回应，而是处广袤，小岛东面整部分地区却是处于一片寂静之中。

其间，天空渐渐明朗起来了。近午夜时分，有几颗星星在闪耀，而要是工程师在那儿，在他的伙伴身旁，他就会指出这些星星再也不是北半球那种星星。实际上，北极星群此时并没在这处新的天际间出现，那天顶星座再也不是他在新大陆北部地区习惯观察的那种天顶星座，而南十字座，此时倒是在地球南极上空闪烁着。

黑夜过去了。3月25日清晨将近5点钟的时候，天空中高度处略带某种淡薄色彩。地平线上仍旧是阴暗，然而随着日光微明，一种浓雾自大海中升起，使得视线不能扩展至二十步左右以上距离。那浓雾呈厚大涡形状展开，尔后笨重般飘散开去。

真是天公不作美。这些遇险者还是不能看清他们周围的情况。当纳布与这位记者将目光投向那大海洋面的时候，那位水手与赫伯特则往西面寻找那处海岸。可是，就连该陆地的一点影子也没有见着。

“不要紧，”潘克洛夫说道，“虽然我没有看到海岸，可我感觉到有海岸……它在哪，就在那边……正像我们现在不再在里士满一样肯定！”

再说，那雾不会迟迟才消散的。这只不过是晴朗天气中的一种薄雾罢了。一片充足的阳光正在使有着这般雾气的大气高层变热，而这种热量会透射开去，直射到此处小岛表面。

的确，接近6点半钟的时候，即太阳升起后三刻钟时分，那浓雾变得更加稀薄起来了。空中上层雾气变得浓厚，可是下层，它却正在消散开去。不一会儿，整个小岛便显现出来了，它宛如驾着一朵祥云自天而降似的，接着，大海循着那环绕平面出现了，其东面显得无边无际，可是西面，它却被一处高起而又险峻的海岸限制住了。

对！陆地就在那。在那里，他们得救了，他们至少可以在那边得到暂时的安全。在小岛和那海岸之间有一条半海里宽的水道，一处充满着声音的湍急水流。

其时，其中一位遇险者，由于内心冲动，没有征询伙伴们的意见，甚至连一句话也没有说，他便即时猛然冲进那水流之中。此人就是纳布。他急着要到这海岸上去，同时急着沿此海岸北上。谁也不能拦住他。潘克洛夫呼喊

着叫他回来，但都是白费口舌。那位记者准备着去追纳布。

这个时候，潘克洛夫走向他，说道：

“您想要横渡这条水道？”

“没错。”吉丁·史佩莱答道。

“好吧，等一等，请您相信我。”那位水手说道，“纳布足够去援救他的主人了。要是我们走进这水道里去，那就要冒着被那水流卷到远离海岸的洋面的危险，眼前，这水流可是极其湍急啊。此刻，要是我没有弄错，这是退潮时的一种水流。瞧，沙滩上的那潮水退了。因此，请别着急，海平面低下去时，我们兴许能找到一条可涉水过去的通道……”

“您说得对，”这位记者应答道，“我们彼此之间尽量不要离得太开……”

这期间，纳布正在与那水流进行激烈的搏斗。他在斜向横渡此水流。可以看到，他每一次划水，其那黝黑的肩膀总都露出水面。他在极其快速地漂游着，然而，他却是成功地做到向着海岸方向游去。小岛同那处陆地分隔开来的这半海里距离，他用了半个小时横渡，他于是靠岸了，这个地方离对岸他出发时那个地点只是几千英尺的距离。

纳布在一片高大的花岗岩石壁下面登岸，而且使劲地抖动抖动了身子；然后他跑遍了该处地方，不久便消失在岩石地顶处后面，此岩岸高出海面，大致与那小岛北端位于同一纬度。

纳布的伙伴们怀着焦虑的心情注视着他的果敢尝试，因此，当他的身影消失后，他们在一边吃着布满沙地上某些贝壳类动物的时候，他们都在把目光投向那处他们就要在那寻求避难的陆地上。虽然这是一顿粗劣的饭餐，但却总还是一餐呀。

对岸是一处宽阔的小海湾，岸的南端止于一尖形岬头，完全不见草木，一片非常荒凉的景象。这个岬头与那个海岸由一种相当变幻莫测的外形连结在一起，岬头靠那类高大花岗岩石支撑。相反地，在其北向，小海湾出口较大，形成一处较为圆形的海岸，其走向从西南到东北，而最后止于逐渐变得又尖又细起来的一处海岬。构成海湾弓形的两个端点间的距离大概是 8 海里。在距离海岸半海里处，小岛占据着这处茫茫大海之中的一狭长边岸地带，像是一条巨大的鲸鱼，它的轮廓现时显得非常之大。它那最宽处可没超过四分之一海里的阔度。

小岛对面那海岸，第一平面景致是海滩，上面布满乌黑色岩石，现时退潮了，那些岩石又都重新逐渐显露了出来。在其第二平面景致处，突起一类花岗岩质壁嶂，陡峭耸立，峭壁峰脊起伏不一，其高度至少达到海拔 300 英尺。这等轮廓如此绵延 3 海里，于是右侧岩石壁嶂便就此突然截止，形同人手切削成般。相反左侧，在那岬角上面，这种不规则的峭壁散成长列，形成了一处棱柱形样的砾岩山坡，逐渐俯伏向前，最后和南面那岬头连在一起。

在这个海岸的高地上面，不见有任何树木。这处有点像俯视开普敦那好望角之平坦地台，可就是面积较之小得多，至少从这个小岛角度看是这样。断崖后面倒是不缺少绿色植物。他们一眼就清楚看见那一片杂乱丛生的高大树林，此树林一片接连一片，直延伸至视野之外。先前那成行成列的粗糙花岗岩壁面，看后确实令人伤感忧郁，而现时看到这等绿色植物却是令人赏心悦目、格外怡神。

最后，在这处海岸更远处，在那高地的上方，在西北方向至少 7 海里距离远的地方，有一个洁白的山峰，它正在太阳光线的照射下闪烁生辉。这是

一顶雪帽，正戴在某座远处高山峰顶。

这处陆地究竟是一个海岛，亦或是与一大陆相连，现在还是不能肯定。但是，地质学家只要看到左边堆积着的那些受自然界暴力冲击过的岩石，就会毫不犹豫地指出这是由于火山爆发造成的缘故，因为这类岩石无疑是地壳内部火成作用的结果。

吉丁·史佩莱、潘克洛夫和赫伯特在仔细地观察着这处陆地，他们兴许要在这个地方住上漫长的岁月，要是这个地方远离航线，他们甚至要在这个地方呆上一辈子，直至死去！

“喂，潘克洛夫，您认为如何？”赫伯特问道。

“嘿，”这位水手答道，“跟任何事物一样，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我们以后再说吧。何况现在看来是退潮。三个小时过后，我们便可尝试着过去，而一旦到抵对岸，我们再力求摆脱困境，同时再去寻找史密斯先生啊！”

潘克洛夫的预测没有使得他落空。三个小时过后，海平面低下去了，沙地的大部分都显露了出来，形成了这处水道的滩地。此处小岛与彼处海岸之间虽然只有一条狭窄水道，但要横渡过去，却并不会显得困难。

果然是那样，近 10 点时分，吉丁·史佩莱和他的两个伙伴，脱去他们的衣服，扎成包包置放在各自头上，然后就冒险进入了那水道，其深度当时不超过 5 英尺。对赫伯特来说，海水还是涨得太高了，他就像一条鱼一样游将起来，而且出色地游了过去。所有三人都毫不费力地到达了对面海岸。在那里，阳光很快就将他们的身子晒干，他们穿上衣服，这衣服他们早前已有防备跟水接触，就这样，他们便一起商量着下一步该怎么办了。

第四章

石蛭——水流口——“烟囱管道”——继续找寻——绿树森林——储备燃料——等待落潮——从海岸高处——木排——返回海滨

首先，记者叫水手在原地等他，说他会回来这个地方和他会合，接着他就一刻不容耽搁地攀登起海岸来了。他顺着几小时前黑人纳布走的方向攀登上去。不久，他很快就消失在这岸一个拐角后面，他是多么急于得到那位工程师的新近消息啊！

赫伯特原本想要陪他一块去。

“留下，我的小伙子，”那位水手对他说，“我们需要准备一处临时居住地，需要看看是否可以找到某种牙感比贝壳动物更结实的固体食物。我们的朋友们回来之后，需要吃点东西以恢复体力呀。我们得分工合作。”

“我准备好了，潘克洛夫。”赫伯特应答道。

“好！”这位水手说道，“这就干起来吧。我们来好好安排一下。我们是又累、又冷、又饿。因此，重要的是找一处安身之所，生起一堆火，弄点吃的。森林中有木柴，鸟窝里有蛋，剩下找个栖身的地方就是了。”

“好吧，”赫伯特回应道，“我到岩石里头找个岩洞去，我一定能找到一个我们可以安身的洞穴！”

“这就么定了，”这位水手说道，“走吧，我的小伙子。”

于是，他们俩一起走到海滩那巨大的峭壁下面，走到浪头退落，退潮后充分露出来的那片沙滩上。然而，他们不是向北上走，而是往南下行。潘克洛夫注意到在离他们上岸之处下面几百步的地方，出现有一个狭窄的海岸切口，顺之走去，兴许就是一条河流，抑或一条小溪的出口。眼前正需要在一条可饮用的水流附近安身，而另一方面，水流将赛勒斯·史密斯冲到这里的岸边来，这也并非不可能的。

前面已经说过，这悬崖峭壁高达 300 英尺，而且，它到处是一大片岩石整体，甚至在它的底部，在那海水连轻轻拍打都几乎触及不到的地方，即使是一条能暂时容身的细小裂缝也不见有。这是一处垂直状峭壁，由一种非常坚硬的花岗岩石所生成，海潮浪头从来都未曾侵蚀得了它。接近那悬崖峰顶之处，生活在水边的所有各类鸟儿正在飞来飞去，而尤其是有几种蹼足类鸟，它们嘴长，又尖又扁，飞时叽叽喳喳乱叫不停，看到人时不怎么害怕，兴许这是人类第一次扰乱了它们的宁静。在这些蹼足类鸟中间，潘克洛夫认得几只拉贝贼鸥、海鸥类，有时人们称之为贼鸥，此外还有一些贪吃的小海鸥栖息在花岗岩峭壁凹处。要是朝那挤插得密密麻麻的鸟群中间开上一枪，准能打下大量鸟儿；可是，要开一枪，必须有一支枪，潘克洛夫此时没有，而赫伯特也都是没有枪。再说，这些小海鸥和那类拉贝贼鸥，都是几乎不可食用的鸟种，就连它们的蛋，那味道也同样是坏透了。

这时，赫伯特向左走了几步，马上注意到有某些覆盖着海藻的岩石，再过几个小时，大海也许就会把它们淹没。在这些岩石上面，在那些滑溜溜的褐藻类植物中间，到处都是双瓣贝壳类动物，饥饿的人见了是不会放过的。赫伯特于是叫了一声潘克洛夫，后者马上跑了过来。

“哎！这些都是贻贝！”这位水手呼喊着道，“这些东西可以代替我们正缺少的鸟蛋啦！”

“这些完全不是贻贝，”赫伯特一面仔细观察附着在岩石上面的那些软

体动物，一面应答道，“这些是石蛭。”

“那这东西可吃吗？”潘克洛夫问道。

“当然可以。”

“那么，我们就吃些石蛭好了。”

这位水手可以信任赫伯特。这位年轻小伙子在博物学上是很强的，对这门科学，他始终怀着一种真正的激情。他父亲促使他走上了这条道路，叫他听波士顿名教授的课，那些教授们都很喜欢这个聪明好学的孩子。以致后来，他的博物学家的本能曾经得以不止一次地得到发挥，而打他一开始，他就没有犯错。

这种石蛭是一些椭圆形的贝壳类动物，它们成群结队地全都粘附在岩石上面。它们属于那种能够钻洞的软体动物，这种动物还能在最为坚硬的石块上挖洞，而它们的外壳两端浑圆，这是一般贝类所没有的特征。

潘克洛夫和赫伯特饱餐了一顿当时在阳光下半开着壳的石蛭。他们像吃牡蛎一样吃着石蛭，他们觉得石蛭有一股很强的辛辣气味，这使得他们，失去的不是胃口，而是那没有胡椒，没有任何一种作料调配着吃的惋惜心情。

他们的饥饿状态总算是暂时缓和下来了，可还是解不了他们的口渴，而吃了这些自然香的软体动物后，口渴程度更是加重了。因此，必须去寻找淡水，而在这一个如此起伏多变的山区，不像缺乏淡水的样子。潘克洛夫和赫伯特为防备着用，拾了许多石蛭，装满了他们各自的衣袋和手帕，然后回转到这处高地下面。

他们往前走了 200 步路，到达了那个切口处，根据潘克洛夫的预感，有一条小河流经过这个地方，河水将会满得溢涨出来。在这个地方，那悬崖峭壁像是由于地壳内部深层激烈变动被震裂开的。在峭壁下面，形成一个凹形的小海湾，其尽头是一个尖角。这地方的水流，宽阔 100 英尺，两侧陡坡高度几乎只有 20 英尺。是时水流近乎直接进入两花岗岩夹壁之间，石壁正雄俯向那河口上游；接着，那水流突然拐弯，并消失在半海里外的矮林中间。

“这里有水！那边有柴！”潘克洛夫说道，“好啊！赫伯特，我们现在只缺住的地方了！”

这水流的水是清澈的。这位水手清楚，潮水这个时候，即海平面低下去时，潮涌浪头上升够不着是处地方，所以水流的水是淡水。这个重要问题解决了，赫伯特就去找寻可以躲避的栖身洞穴，但找不到，处处都是平滑而又垂直般的陡峭石壁。

然而，同在这条水流那河口的地方，在海平面高起的冲积地上面，有的是一堆堆崩塌的岩石，完全没有洞穴。可是，这般高大量多的岩石堆挤在一起，就好像是在花岗岩地区常常可以见到的所谓的“烟囱管道”。

潘克洛夫和赫伯特钻进那岩堆间，在沙道里走了相当深入的地带，此处光线并不缺少，因为光可透过岩石之间显露出来的空隙照射进来，在这片岩石堆中，有些岩石却是奇迹般地保持着平衡状态。伴随着光线的射入，风也一样吹了进来——一种真正过堂风——而和风一道进来的，还有外面刺骨的寒气。但是，那位水手却认为，将这类沙道的某些部位堵塞住，用沙石混合堵住某几个开口，就可以将那“烟囱管道”变成可以住人的地方。其几何平面就是这个活版印刷符号 &，这就是拉丁文词“等等”的缩写形式。因此，将这符号上面那个口子分离开，西风和南风就不会从这个地方猛吹起来，他们就可以达到利用下面的地方来做栖身之所了。

“瞧，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地方，”潘克洛夫说道，“要是万一我们再见着史密斯先生，他一定会很好利用这座迷宫的。”

“我们一定会再见到他的，潘克洛夫，”赫伯特大声地说道，“当他回来的时候，他一定会觉得这里大概是还过得去的一处住所。如果我们把炉灶安置在左边通道，再在此保留一处开口出烟，这居所就很像样了。”

“我们能办到，我的小伙子，”是位水手应答道，“这类烟囱管道——这是潘克洛夫为这个临时住所保留着的名称——将会是适合我们的。那我们先去找些燃料来吧。我想我们可以用树枝来堵塞这些开口，风透过这类开口吹进来就像鬼吹喇叭似的呀！”

赫伯特和潘克洛夫离开烟囱管道，绕过拐角，开始攀登这处水流左岸。这水流相当湍急，顺流冲走几根枯木。潮水涌起的浪涛——此刻已经看得出来——必定会将它猛推向更远距离的地方。那位水手于是想到，可以利用那涨潮落潮运送沉重物品。

在行走了一刻钟之后，是位水手和那位年轻小伙子来到了那水流突然转左流去的拐角处。从这里开始，这水流的水继续流经一片美丽的森林。尽管目前不是那适时季节，但这些树木却是保持着其青枝绿叶颜色，因为它们属于针叶树类，遍布地球上各个地区，从北方寒冷的地带直到热带地区都能生长。这位年轻博物学家更是特别认得一些“德奥达”，喜马拉雅地带拥有大量的这类树种，这种树散发着一股宜人的香气！在这类漂亮的树木之间，夹杂生长着松树丛，松树枝叶浓密，呈阳伞形，避开范围宽阔。在行走过那深草丛中间的时候，潘克洛夫觉得，他的脚踩压到干枯树枝，如同脚踩鞭炮般，连续发出阵阵爆裂声响。

“好了，我的小伙子，”他对赫伯特说道，“如果说我不知道这些树的名字，可我起码倒是可以把它们列入‘燃木树’类，而现时，那可真是我们的唯一燃料需要啊！”

“那我们就拾获一些回去吧！”赫伯特回应着，同时即动手捡了起来。

拾获是容易的。他们甚至不必去摇动树木，因为大量的枯树枝就躺在他们的脚下。可是，如果说燃料是不缺的话，那运输方式倒是有待决定。这类树枝，非常干枯，想必燃烧很快。据此，必须带上一可观的数量到“烟囱管道”去，这样的话，靠两个人背去，那是不足够的。这就是要让赫伯特注意的事情。

“哎！我的小伙子，”潘克洛夫应答道，“应当有一个运输木头的方法。干什么事情总得有个方法才好呀！要是我们有一辆车或是一艘船，那就易办了。

“可我们有那条水流呀！”赫伯特说道。

“说得有理嘞！”潘克洛夫应答道，“水流对于我们将是一条自己行进的路，而木排被发明出来，并非一点儿用处都没有。”

“不过，”赫伯特提醒道，“我们那水流道路的走向与我们自己的道路走向现时正好相反，因为大海正在涨潮呢！”

“我们只是等到退潮时才离开罢了，”这位水手应答道，“而且，是它将要燃料运送到‘烟囱管道’去。我们始终得将我们的木排扎好。”

这位水手带着赫伯特向着那片森林与这水流交界的拐角处走去了。他们

俩人都是各尽其力，把捆扎好的树枝搬到那水流边岸上去。在陡峭的岸上，在那大概从未有人涉足其中的草丛中间，同样有着大量的枯树枝。潘克洛夫就即刻动手，开始制作起他的木排来。

在某种类似一处逆流的地方——此等逆流因那海岸岬头而引起，且使是条水流变得突然中断——这位水手和那个年轻小伙子，将他们已经用于藤捆扎一起的那些相当粗大的树段，搬到这里岸边来置放。这样，某种类似木排的东西就造成了，在这上面依次放置所有的拾获物，装得满满的，重得起码20个人才扛得起。在一个小时内，活干完了，于是，那木排便系在那陡峭的岸边上面，不得不在等待着那潮汐的交替时刻的到来。

那么这就还有几个钟头的时间要打发，于是，潘克洛夫和赫伯特便共同商定，决意到那高地上去，以便仔细观察那更广范围的地区。

正好，在距离那水流形成的拐角后面200步路的地方，那悬崖峭壁由于岩石崩塌至此结束了，它以一处通往森林边缘的不太陡的斜坡突然结束了。这斜坡简直是一处天然楼梯。赫伯特和那位水手因此就开始攀登起来。他们双腿活力强劲，转瞬之间便到达了峰顶，并走到该处拐角上，呆在俯临那条水流口的地方。

上到峰顶，他们的目光首先即投向他们在十分可怕的境遇中所刚刚横渡过的那片海洋！他们怀着激动的心情注视着曾经发生过倒霉事件的那海岸北部整个地区。正是在这个地方，赛勒斯·史密斯失踪了。他们的双眼在追寻着，看看是否有他们气球的某种残留物，希望看到有一位男子汉原先得以扒攀在上面，而现在却恐怕是漂浮不起来的情形。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现！大海只是一片望不着边际的孤独水面。至于海岸地方，也是冷落无人。不管是那位记者，也不管是纳布，这里均无他们踪影。然而，兴许这个时候，他们俩都处在某一特定远的距离，致使人家不能看见他们。

“我感到可能，”赫伯特大声说道，“史密斯那样充满活力的一位男子汉，他不可能像偶然遇到的任何人那样让自己淹死的。他大概是到了海滨某处地方。您说是吗？潘克洛夫。”

这位水手伤心地摇了摇头。他觉得，几乎是没有什么希望能再见到赛勒斯·史密斯的了，可他不想让赫伯特灰心，于是说道：

“大概是吧，大概是吧，我们的工程师是男子汉，所有别的人抵挡不住的，而他却总能脱身啊！……”

在这期间，他正极其注意地观察着是处海岸。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片沙滩，沙滩展开至那水流口的右边就被冲击陡岸碎起的浪花横列挡住了。那些仍然露出来的礁石好像一群一群水陆两栖怪物似的躺在那拍岸浪里头。这礁石岸边外面的大海在太阳光线照射之下熠熠生辉。在南面，是处天际被一处尖突的岬角遮挡住，叫人不能看清陆地是否朝这方向延伸，亦或是向着东南和西南延展，致使那处海岸成为一个长形半岛。在那小海湾的北端，是处海岸沿着一条比较圆形的界线，将其外廓继续延展到很远的地方。那里，海滨地势低且平坦，没有悬崖峭壁，只有潮汐落退之时露出来的宽阔沙洲。

这时，潘克洛夫和赫伯特转过身来朝西望去。他们的目光首先是盯住六、七海里外耸立着的那座顶峰积雪的高山。从它的最前面的那些山坡直到距离海岸2海里处，大片大片的树林一直延伸着，还有一些常绿高大优质树种点缀其中。接着，从这处森林边缘直至那该处海岸，是一处广阔的高原地带，上面遍地生长的树丛虽高低不一、起伏不定般分布，但可是四季常青。左边，

透过林间空隙，不时可见小水流的水在闪烁着，而且看来，它的水流相当弯弯曲曲，将小水流引向高山的支脉中间，想必这里就是小水流的源头。在这位水手搁置其木排的那个地方，这条小水流的水开始从两高大的花岗岩峭壁之间流出来。然而，要是说在它的左岸保持着清一色的险峻的悬崖峭壁的话，那么在其右岸，情形则是相反，那峭壁在逐渐低了下去，群壁变成了单独的岩堆，岩石又变作石子，石子再化成卵石，直至海岸岬角尽头。

“我们是在一个岛上吗？”那位水手喃喃地说道。

“无论如何，这个岛看来是相当大啊！”那位年轻小伙子答道。

“不管多大，岛终归还是岛呀！”潘克洛夫说。

然而，这个重要问题眼前还是不能得到解答。要解答它，需推迟到另外一个时间。至于此处陆地本身，是岛屿还是大陆，这里土质看来都是肥沃的，景致都是宜人的，它的产品也都是丰富多样的了。

“这个地方不错，”潘克洛夫提醒说道，“这是我们的不幸中的大幸，应该感谢天公作美。”

“那真是谢天谢地！”赫伯特答道，而他那颗虔诚的心，对造物主可是充满着万分感激之情。

潘克洛夫和赫伯特在他们落难的这个地方观察了好久，但是这般走马观花式的察看过后，他们的未来是个啥样，现在却是难于想象出来。

然后他们就沿着那花岗岩高地南边的山脊往回走，此处山脊显现出来的是一长串奇形怪状的、参差不齐的齿形岩块。那里，成千成百的鸟儿栖息在那石洞里面。赫伯特从岩石上跳下来时，将那整群飞禽都惊跑了。

“啊！”他大声喊道，“那些鸟既不是海鸥，也不是隼鸟！”

“那这些鸟是什么鸟呢？”潘克洛夫问道，“在我看来，像是些鸽子呀！”

“而这确实是一些野鸽，或者叫原鸽，”赫伯特回答道，“我认得出来，它们的翅膀上有两道黑纹，尾部是白的，羽毛是青灰色的。然而，要是说原鸽很好吃，那它的蛋想必就更美了，因此，只要它们那窝里有蛋就好嘞！”

“我们可不会给它们时间孵蛋，而除非它们孵出煎卷蛋来！”潘克洛夫乐呵呵地应答着道。

“那你用什么东西来做你那煎卷蛋呀？”赫伯特问道，“用你那帽子吗？”

“好了！”这位水手答复道，“我可不会变这个戏法。因此，我的小伙子，我们将吃那带壳煮的溏心蛋。而那些最硬的蛋，就由我负责解决它们好了！”

{ewc MVIMAGE,MVIMAGE,!072001~3_0035_1.bmp}

潘克洛夫和那位年轻小伙子在花岗岩石壁那凹下去的地方认真地搜寻了起来，而他们果然在某些窝穴里找着了一些蛋呢！他们拾到了好几打，接着用那位水手的手帕包将起来，而当大海快要涨满潮的时候，赫伯特和潘克洛夫就开始走下山来，向着那水流走去。

当他们到达这条水流拐弯处的时候，时间是午后1点钟。是时水流已经在反向流动了。因此，必须利用这落潮时机把木排放到那水流口去。潘克洛夫当时无意让木排无人撑放而随波逐流，而且，他也不打算到木排上去亲自掌握方向。然而，一位水手却从来都未被难倒过，当需要缆绳或绳索时，而

潘克洛夫就用干藤迅即编织成一条好几法寻 长的绳索。这植物缆索扎绑在木排后部，而这位水手就用手拉着缆索另一端，那个赫伯特则用一根长杆把木排推下水中，并使木排保持在是条水流之中。

这般操作得到如愿以偿。木排上的大量载木顺水漂流着，而是位水手则在岸上行进的同时将之拉住。是条水流河岸非常陡峭，不必担心木排被打到岸边沙滩上来，最后，在两点钟前，木排便到达了水流口，距离那“ 烟囱管道 ” 只有几步远了。

第五章

布置“烟囱管道”——要紧的是火——火柴盒——海岸上再寻找——那位记者和纳布回来——唯一一根火柴——劈劈啪啪响的炉火——第一顿晚餐——睡在地上第一夜

木排上的载木一卸完，潘克洛夫首先关注的事就是将过道中那类灌风的口子堵上，使得“烟囱管道”可以住人。他用沙子、石块、纠缠在一起的树枝、湿泥巴把那活版印刷符号&所示的岩内游廊上迎着南风的口子紧紧地封堵住，并同时顶上的那个口子隔离开。旁侧只留一道弯弯曲曲的窄缝，以能通风又可把烟引向外面。这“烟囱管道”就这样分成三到四间房间，但要是配得上称房间的话，里面却很昏暗，就连一只猛兽，几乎对此都不会感到满意。然而里面倒是干燥，同时居者还可以站立起来，起码位于中央处的那些主要居室是这样。管道地上铺有一层细沙，总的说来，大家是可以布置好了，还是等到了。

赫伯特和潘克洛夫一边干活一边在交谈起来。

“兴许我们的伙伴还会找到比我们这里更好的安置地方呢。”赫伯特说道。

“这是可能的，”那位水手应答道，“但是，既是不能肯定，那你就别胡思乱想好了。一把弓有多一条弦总比完全没有弦要好呀！”

“啊！”赫伯特再一次地说道，“但愿他们和史密斯先生一块回来，但愿他们找到他，这样，我们惟有感谢老天爷啦！”

“是呀！”潘克洛夫低语道，“这是一个男子汉，那个，可是真实呀！”

“这是……，”赫伯特说道，“你对再见到他永远感到失望了？”

“但愿老天爷保佑我能再见到他啊！”这位水手应答道。

他们布置自己居室的工作很快就结束了，而潘克洛夫对此感到非常满意。

“现在，”他说道，“我们的朋友可以回来了。他们将会得到一处满意的简陋住所了。”

眼前要做的是建个炉灶和准备生火做饭。事实上，这是一件简单而又容易的事。在左边第一通道的尽头，在先前预留下的那弯弯曲曲的窄缝口子处安放几块宽阔的平石就是。只要炊烟不把热气带出外面，便足以使里面保持适当的温度。备用的木头存放在一个房间里面，同时，是位水手在炉灶的石板上面置放了几块木柴，外加一些细小树枝。

当水手正忙着这类活之时，赫伯特突然间他有没有火柴。

“当然有啦，”潘克洛夫回答道，“我还要说的是，幸亏有呢，因为，要是没有火柴或者没有火绒，那我们就将陷入非常之困境呀！”

“我们好歹可像野人那样用两块干木互擦取火嘛？！”赫伯特回应着道。

“好了，那您就试试吧，我的小伙子，而我们倒要看看，擦到您的手臂都折断了，到头来您会得到别的什么东西吧！”

“然而，这可是太平洋海岛上土著人一种很简单和很常采用的取火方法。”

“我不否认这一点，”潘克洛夫应答道，“可必须想到的是，那些土著人掌握取火的那种办法，或者他们用的是一种特殊的木头，因为我已经尝试过不止一次，想用这种方式取火，但从未能够获得成功呀！于是我承认，我

还是喜欢用火柴啊！唉，我的火柴哪里去了？”

潘克洛夫是个烟鬼，平时火柴总不离他上衣的口袋。他伸手去掏，可没找着。他抄遍裤子的口袋，还是找不着他常带在身上的那盒火柴，于是他就即时愣住了。

“瞧我多糊涂，而简直是傻了！”他一面看着赫伯特一面在说道，“这盒火柴一定是从我的口袋里掉了，我把它丢了！可是您呢，赫伯特，您完全没有火镰或者别的什么能生火的东西吗？”

“是的，没有，潘克洛夫。”

这位水手走出去了，那位年轻小伙子跟在后面，而且是怒气冲冲地在搔着额头。

在沙地上，在岩石堆中，在靠近这条水流陡峭河岸的地方，两个都极其仔细地搜寻过了，然而却是毫无所获。那火柴盒子是铜的，根本逃不过他们的眼睛。

“潘克洛夫，”赫伯特问道，“你已经将火柴盒扔到那悬篮外头了吗？”

“我记得很清楚是留着的，”这位水手答道，“可是，当时却像我们刚才那样抖动得厉害，一个如此细薄的物品是可能丢失的。我的烟斗，它自己不就离开我了！鬼盒子！它会在什么地方呢？”

“好了，海水退潮了，”赫伯特说道，“我们跑去我们上岸的那个地方看看吧。”

要想找到这个火柴盒是不大可能的了，因为潮水高潮时，那海浪潮涌可是在沙滩上的卵石中间滚滚冲过，但考虑去这个地方找一找，这也是可以的。赫伯特和潘克洛夫迅速地向着前一天他们上岸的地方跑去，此地距离那“烟囱管道”处大约是200步路远。

那里，在那卵石中间，在那岩石窟窿里边，搜寻都是认真仔细的了。结果还是一无所获。要是这个火柴盒掉在这地方，它也会被波涛冲走了。随着海潮退落，这位水手搜寻了所有的岩石缝隙，仍然是什么也都没有找着。在那样的境遇下，这是一起严重的丢失，而在当时，那可是无法补救的了。

潘克洛夫完全掩饰不住他那极其沮丧的神情。他紧皱着眉头。他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赫伯特一心想着安慰他，请他注意到火柴很可能已被海水浸湿透，因此也就不可能使用它了。

“但不是呀，我的小伙子，”这位水手回应着道，“火柴是装在一个铜盒子里，该盒子是关闭得很严密的啊！再说现在，又该怎么办呢？”

“我们一定会找到办法取火的，”赫伯特说道，“史密斯先生和史佩莱先生不会像我们这样缺少点子的呀！”

“是的，”潘克洛夫说道，“但是，目前，我们却是没有火，我们的伙伴回来之时吃不上一顿像样的饭餐啊！”

“可是，”赫伯特迅即说道，“他们大概会有火绒或者火柴呀！”

“我看不一定，”这位水手一面摇头一面说道，“首先纳布和史密斯先生均不抽烟，再就是我很担心史佩莱宁可留下他的记事本也不留下他的火柴盒呵！”

赫伯特没有应答。火柴盒的丢失显然是一件遗憾的事情。然而，这位年轻小伙子确实相信他们会用一种或者另外一种办法取到火。潘克洛夫，尽管经验比较丰富，而且在大小事情面前他虽然完全不是会感到困惑的人，但他却不是这么认为的。不管怎样，眼前惟有打定主意，等待纳布和那位记者回

来。这样就不得不放弃他原打算为他们准备的硬蛋饭餐，而在他看来，那生吞活咽的摄生法，无论是对他们，还是对他自己，都不是一种讨人喜欢的前景。

在回转那“烟囱管道”之前，那位水手和赫伯特为了提防万一他们最终缺火，于是便再次拾获起石蛭来了，然后才默默地走路回他们的住地。

潘克洛夫两眼盯住地面，一直在寻找着他那找不到的盒子。他甚至爬上条水流的左岸，从水流口一直找到木排停靠过的那个地方。他还回到那高地上面去，跑遍了各个方位寻找那盒子，就连那森林边缘上面的深草丛中也都找寻过了，而在所有这些地方，他都是毫无所获。

当赫伯特和他回到那“烟囱管道”时，已经是傍晚5时了。不用说，他们已经将是处最阴暗的角落搜索过，因此，也就死心不用再找寻了。

接近6点时分，太阳在西面高地后消失后，正在沙岸上来回踱着步的赫伯特注意到纳布和吉丁·史佩莱回来了。

只有他们两人回来！……这位年轻小伙子表现出一种难于表达的紧张心情。那位水手的预料完全没错。赛勒斯·史密斯工程师仍旧是未能找到！

这位记者回到之时坐在一块岩上面，没吭一声。他已经筋疲力尽，饥饿到了极点，他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至于纳布，他的眼睛通红，可想而知他曾流过多少眼泪，而且现在，他忍不住又再度哭了起来，这清楚表明，他早前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希望。

这位记者讲述了他们尝试寻找赛勒斯·史密斯的经过情形。纳布和他沿着海岸跑了8海里以上的距离，因此完全超越了气球倒数第二次下落的地方，是次下降之后，工程师和那条狗托普跟着就失踪了。是处沙岸一片荒凉。没有任何痕迹，未见任何印记。没有一块卵石被新近翻转过，沙滩上不见有迹象，在这处海岸上的整部分地带，没有发现人留下的一个脚印。显然，从来没有任何人到过这处海岸地段。大海和沙滩一样荒凉，而就是在这个地方，在距离海岸几百英尺处海面，那位工程师遇到了自己的墓地。

在这个时候，纳布站起身来了，同时显得满有希望地说道：

“不！”他大声呼喊， “不！他没有死去！不！那个不是！他呀！哪里会！我！不管别的什么样的一个人，那都是可能的！可他呀！绝对不可能。这是一位万念俱灰的男子汉！……”

接着，他没有力气了：

“唉！我受不了嘞！”他低声说着。

赫伯特这位年轻小伙子向他跑了过去并对他说道：

“纳布，我们将会找到他的啊！老天爷会将他交还给我们的呀！可这段时间，您肚子饿着呢！吃吧，请您吃点东西吧！”

于是，他在说这话时，向这个可怜的黑人递去了几把贝壳类动物，这东西可不好吃，而且也吃不饱呀！

纳布已经好几个钟头没吃过东西了，但他却拒绝了。纳布失去了他的主人，他显得不能活，或者说再不想活下去了！

至于吉丁·史佩莱，他在狼吞虎咽地吃着这类软体动物；然后，他就躺在一块岩石旁边的沙地上面睡觉了。他是疲乏不堪，但情绪还是镇定。

这个时候，赫伯特走近他，并拉着他的手说道：

灰：此指“死灰”，喻心寂静不动像死灰一样。——译者注

“先生，我们发现了一处安身之所，您将会觉得比现在这个地方好。瞧，夜幕降临了。现在休息去吧！明天，我们再看……”

这位记者站起身来，并在这位年轻小伙子的引领下，向着那“烟囱管道”走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潘克洛夫走近他，同时以一种极其自然的口吻问他身上是否偶而还有一根火柴。

这位记者停下了脚步，在他的口袋里寻找起来，完全找不到，于是说道：

“我原本有的，但大概是被我全扔掉了……”

这位水手于是叫住纳布，问了他同样的问题，而得到的是同样的回答。

“该死！”水手无法克制住，大声说了这话。

那位记者听见了，于是走向潘克洛夫，并且询问他道：

“一根火柴都没有？”

“一根没有，同时因此没有火呀！”

“唉！”纳布喊道，“要是我的主人在这，他兴许定会为您生出火来啊！”

这四位遇险者木呆着站在那儿，相互观望着，心神显得很是不安。是赫伯特首先打破沉默，他说道：

“史佩莱先生，您是抽烟的，您身上平时总带着火柴的呀！您可能没有仔细找。您再找找看吧！我们只要有一根火柴就足够了！”

记者又在他的裤子、短小内衣和外套的口袋里搜寻了起来，最后潘克洛夫不禁大喜过望，竟然感觉到在他的内衣衬里有一根小木杆。他的手指透过布料挟住了这根小木杆，但是他们却未能将它取出来。由于这可能是一根火柴，而且是唯一的一根，眼前重要的是完全不要磨破火柴磷。

“请您让我来试试好吗？”那位年轻小伙子对他说道。

这样，他非常灵巧地将小木杆取了出来，他并没有将其折断。这根小小的火柴本身是一文不值，可是，对于这些可怜的人来说，它却是何等宝贵、何等之重要啊！它此时是一根完好无损的火柴呀。

“一根火柴！”潘克洛夫高喊着道：“好啊！这如同我们拥有一整船火柴一样啊！”

他拿着火柴，领着同伴，回到了那“烟囱管道”。

这一小根火柴杆，在有人居住的地方，人们随意浪费的太多了，而它简直是一文不值，但是在这个地方，使用这根火柴之时却必须极度小心。那位水手确认这根火柴是干燥的了。接着他就说道：

“需要有一些引火纸。”

“这里有。”吉丁·史佩莱犹豫了一下之后，接着从他的记事本上面撕下了一页。

潘克洛夫接过了记者递来的那张纸块，并在炉子前跪将下来。炉里朽木上架，其下是一些枯草、树叶和干枯的地苔，这样便于空气流通，容易尽快点燃。

这个时候，潘克洛夫将纸卷成圆锥形，如同吸烟者在刮风的地方抽烟斗那般，跟着他把纸筒置放在地苔里边。然后，他就捡起一块稍微有点粗糙的卵石，认真地将之擦拭干净，同时，他屏住呼吸，他的心在怦怦直跳，他在轻轻地擦划着火柴。

这般最初的擦划没有产生任何的作用。潘克洛夫不敢使劲，因为他担心将火柴磷磨划破。

“不，我不能，”他说道，“我的手在发抖……火柴划不着……我不行……我不想干了！……”他于是站起来，他要赫伯特代替他。

的确，这位年轻小伙子，有生以来还没有这般紧张过。他的心跳得十分厉害。普罗米修斯昔日上天盗火的心情都没那么紧张呢！可是，他并没有犹豫不决，他拿起火柴就迅即往卵石上划。火柴哧的一声响并燃起一种蓝色的薄焰，发出一股呛人的烟。赫伯特慢慢地让火柴向下斜倾，让它继续点燃，然后他就将火焰放进那纸筒里。几秒钟的时间内，纸筒点燃了，而地苔也即时燃着起来了。

过了一會兒，那干木就在噼噼啪啪地燃烧起来了。水手用嘴使劲吹火，一堆熊熊的火焰就在那黑暗之中燃烧了起来。

“火终于点燃了，”潘克洛夫一面站起来一面高喊着道，“我有生以来可从未有过这么激动呀！”

火就在平板石构筑的炉子中燃烧。烟雾很容易就从那窄缝通路离去，烟囱拔着火，因此一称心如意的热量便很快就散布开去。

至于这火，必须注意使之不再熄灭，因此就得在灰烬里始终保留住某一火种。然而，这只是一件细心加上注意就可以做到的事情，因为有的是木头，加之木头的储备，需要之时随时都可以得到补充。

潘克洛夫首先考虑的是利用炉火做一顿比生石蛭营养要好的晚餐。赫伯特端来了两打鸟蛋。那位记者倚在一个角落里，一言不发地在看着他们做饭。他的脑子里盘旋着三个问题。赛勒斯还活着吗？如果活着，他会在什么地方？要是没有被摔死，他怎么没有想办法让人知道他还活着呢？至于纳布，他则在沙滩上独自徘徊。他简直是魂不附体似的了。

潘克洛夫晓得 52 种做蛋食的方法，但这时却不由他选择了。他只好把蛋焖在火灰里，让其慢火焖熟。

在几分钟光景时间里，蛋就焖熟了，这位水手因此就请那位记者过去一起进餐。这是遇险者们在这处陌生的海岸上吃到的第一顿餐食。这类焖蛋味道极美，而且，由于蛋里含有人体不可缺少的营养成分，这些可怜的人吃了以后均感觉良好，而且精神都为之一振。

唉！要不是他们当中有一位没有参加吃这饭餐，那该多好啊！要是从里士满逃出来的那五个俘虏都在这儿，在那聚集成堆的岩石底下，围坐在噼啪作响的明亮火堆跟前，在这处干沙地上，他们会是何等地感谢天公啊！可是，足智多谋、如此博学多才、他们那位无可争议的出众人物赛勒斯·史密斯却不在此呀！唉呀，甚至其身躯都还未能得着一处葬身之地呢！

3月25日这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夜幕已经降临。外面寒风呼啸，浪涛拍打海岸，发出单调的声响。波涛在来回卷刷沙石，发出令人生烦的哗啦声。

那位记者退到昏暗的通道的尽头，简短地记下当天发生的事情：这片新土地的首次出现，这位工程师的失踪，探察海岸，火柴的事，等等，而由于过度疲劳，他终于在睏倦中得到某种休息了。

赫伯特，他呀，躺下不久便进入梦乡了。至于那位水手，他则目光注意火堆，在火炉旁度过这一夜，留意着随时给炉内添加燃料。

只有一位遇险者没有在“烟囱管道”睡觉。这就是伤心绝望的纳布，无论他的同伴怎样劝他，要他休息，他还是整夜在海滩上徘徊，在呼喊着他的主人。

第六章

遇险者的物品清单——没有什么东西——焦布——森林里游览——绿树区系——中南美 逃脱——野兽的踪迹——咕咕咕鸡 ——松鸡——一次奇异的垂钓

这些空中遇险者掉落这片看来没有人烟的海岸之后，很快便清点了他的随身物品，造了一份清单。

除了遇险时身上穿的衣服外，他们就没有什么东西了。然而应该说明，吉丁·史佩莱还有一本记事本和一块手表，这大概是由于他疏忽才保存下来的。他们没有武器，没有工具，甚至连一把小刀也没有。这些悬篮上的乘客为了减轻气球的重量，把所有的东西都扔到悬篮外面去了。

丹尼尔·笛福或威斯 小说中想象的主人公以及在约翰—裴南得或奥克兰群岛遇险的赛尔库克和雷纳也不像他们那样一无所有。这些人或者在搁浅的船上获得大量的物资，如粮食、牲畜、工具、弹药，或者在海岸边找到漂流物而得到生活必需品。他们面对大自然，首先是绝对不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可是，这里没有任何工具，没有任何用具。他们必须赤手空拳去创造一切。

而要是赛勒斯·史密斯和他们在一起，要是这位工程师能利用他的实用科学，根据目前情况，发挥他的创造性，兴许不至于一筹莫展呀！唉！他们今生再也别指望见到赛勒斯·史密斯了。他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惟望上天不负有心人！

但是，这处海岸属于哪个大陆，有无人居住，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荒凉岛屿的海滩，对于这些问题，他们难道不首先设法弄清楚就这般定居下来吗？

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必须在短期内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以后，他们就可以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做了。不过，潘克洛夫倒是认为，最好还是过几天才去勘察。因为他们必须准备食物，找一些比鸟蛋或软体动物更好的进食东西。一旦外出勘探，他们就得准备承受长时间的劳累，再说作为勘探者，在头顶没有什么东西遮盖的状况下，他们首先还得恢复体力呢。

这处“烟囱管道”足够他们暂时安身。炉火一直在燃烧，而且要保留炭火也将会是容易的。至于现时，在岩堆里，在海滩上，贝壳类动物和鸟蛋并不缺乏。那高地山脊，有成百上千鸽子在飞翔，哪怕是木棍或者石块都可以打到几只。附近森林树上，说不定还会有可以食用的果子呢！再说那里有淡水。因此，他们一致同意在“烟囱管道”再住几天，以便做好准备，再沿着这处海岸或者深入内地进行勘探。

纳布特别满意这个计划。他固执的思想有如他执拗的预测，他一点都不急于离开他们曾经出事的这处海岸这部分地区。他不相信，也不愿意相信赛勒斯·史密斯已经死去。不，在他看来，史密斯这样聪明能干的人决不会不明不白就死去，决不会在离海岸几百步路的地方被海浪卷走而溺水死于波涛之中呀！只要海浪没有将工程师的尸体冲上海岸，只要他，纳布没有亲眼看到、亲手触摸到他主人的尸体，他就决不会相信他的主人已经死去！这个念

一种食虫的林鸟，嘴尖利，羽毛呈青铜色。——译者注

音译名，从原文“Couroucous”一词。——同上

丹尼尔·笛福（1660—1731），英国小说家，著有《鲁滨逊漂流记》；威斯（1743—1818），瑞士牧师，著有《瑞士鲁滨逊》。——译者注

头已经在他的心灵深处牢牢地扎下根来了。这兴许是一个幻想，但这可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幻想，所以那位水手曾经不愿意道破！对于他，他对工程师的生还确实已不再抱有幻想，工程师早前已被浪涛真的淹死了，但他却是不想跟纳布争论此事。纳布犹如一条在主人坟旁不愿离去的狗，而离开了主人，他简直是痛不欲生了。

3月26日这一天清晨，纳布打黎明时分起，沿着这处海岸往北走去，并又回到那出事的海滨，而不幸的史密斯想必就是在这地方失踪。

这一天的午餐只有鸽蛋和石蛭。赫伯特早前在岩石的凹处找到了一些海水蒸发后留下的盐，这种矿物质对他们来说可是来得正是时候。

饭后，潘克洛夫问那位记者是否愿意陪同他和赫伯特到那森林里去打猎。然而，经过通盘考虑之后，他们认为必须留一个人看管火堆，再说万一纳布需要，而且很有可能，也都有人帮助他。这样，记者就留了下来。

“打猎去，赫伯特。”这位水手说道，“我们在路上找些打猎时需用的工具，在森林里再弄些我们的武器。”

可是在临出发时，赫伯特却提出，既然没有火绒，保险一点还是得找另一代用品为好。

“找什么作代用品呢？”潘克洛夫问道。

“焦布，”这位年轻人答道，“需要之时，它可以当作火绒使用。”

那位水手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见识的主意。不过，他就得必须为此牺牲一块手帕。但这是值得的，潘克洛夫于是把他的大花格手帕撕了一部分出来，并将之烤成半焦状态。这块易燃的焦布被置放在正中那个房间里，在一个小岩洞的最里头，免得被风吹走或者受潮。

这时上午9点，天色阴沉沉，同时刮着东南风。赫伯特和潘克洛夫绕过“烟囱管道”的拐角，没有忘记看看那缕从岩石尖顶处袅袅升起的轻烟，然后才重又登上那条水流的左岸。

到了森林处，潘克洛夫首先从第一棵树上扳下两根坚实的树杈，然后又将之做成粗短的木棍，而赫伯特再把木棍的一端在岩石上面磨尖。唉唷！要是有一把刀子，他们可会不惜任何代价去换取呀！接着这两个猎人就沿着河岸，在那深草丛中前行了。打从水流往西南方向流去的拐弯处起，这条水流逐渐变得狭窄起来，而它两岸构成的那条河床则嵌盖着树杈搭枝，形成拱形模样。本着不致迷路，潘克洛夫决意沿着这条水流走，这样他们便随时都可回转去出发地点。然而，岸上并非是没有某些障碍物，此处有些地方柔韧的树枝低拂直至河面，有些地方布满荆棘和爬藤，必须用棍棒劈打开路。赫伯特常常灵巧得像一只小猫，因而不时在矮林中消失得不见人影。不过潘克洛夫会马上叫他回来，同时嘱托他千万别走远了。

其间，这位水手在仔细察看此地周围的风物和地貌。此地左岸地势平缓，渐渐向着内陆升去。有些地方潮湿，因此像是一处沼泽地带。这里看起来是隐藏着一片水网，通过某种地下断层生成一些细流，这些细流想必就流入那条水流之中。有的时候，同样可以看到有一条溪流流经矮林间，这类小溪可以毫不费力地横渡过去。这条水流另一对岸显得比较崎岖，水流流经的峡谷深泓线地带，地貌轮廓显示比较清晰。这处小山上面，生长着层层叠叠的树木，形成一处林幕屏障，遮挡住人们的视线。在这条水流右边岸上行走一定会是艰难，因为那边地势猛然显得陡峭，那类俯伏在水面上的树木全靠其根部力量攀扯着。

无需多说，这片森林和已经勘察过的海岸一样，都是完全人迹未至的处女地。在这个地方，潘克洛夫只是发现了一些四足动物的脚印，其他一些动物新近留下的足迹，但他却不清楚究竟是何种动物所留下的痕迹。非常肯定的是——而这也是赫伯特的看法——其中有些脚印是猛兽留下来的，对这类猛兽需要予以重视；但任何地方树上都未有过斧头砍过的痕迹，也都不见有火堆的余烬，不见有人行走过的印记；兴许这是值得他们庆幸的事，因为在太平洋中间的这片陆地上，有人倒比无人更为可怕。

赫伯特和潘克洛夫，几乎没有交谈，因为走起路来困难重重，前进速度极其缓慢，以致出发后走了一个小时，他们几乎才翻越过 1 海里的路程。直至此，狩猎仍然未见成效。其间，几只鸟儿在树枝下啾鸣，飞来飞去，而且显得很胆小怕生，仿佛见到了人就引发出它们一种真正的惧怕。在这类飞禽中间，赫伯特在森林中一处沼泽地发现了一种像翠鸟一样的鸟，长着又长又尖的嘴，而它与翠鸟不同的是，羽毛粗糙而且发出金属般光泽。

“这大概是一种‘中南美鸚’鸟。”赫伯特一边说着一边在试图接近它。

“这次兴许有机会尝尝中南美鸚的肉了，”这位水手说道，“就看它是否愿意让人烧烤啦！”

这时，这位年轻小伙子灵巧地用力把一块石头掷过去，打中了那飞禽的翅根部位；然而这一击并不足以将它击倒，因为那中南美鸚用其双脚全速逃跑了，而且转眼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真是笨手笨脚呀！”赫伯特叫喊着道。

“不，我的小伙子！”那位水手应答着，“这一击很准，要是别人，恐怕还打不着那鸟。走吧！别怨恨了！我们改天会逮住它的！”

勘察在继续。随着这两位猎人继续前行，树木变得逐渐稀疏起来了，这些树变得很美，可没有一棵树结出可食用的果实。潘克洛夫一直在找寻那类日常生活中用途很广的几棵棕榈树，但怎么也找不到。这种树在北半球一直到北纬 40 度仍然可以看到，而在南半球，它只生长到南纬 35 度就止境了。但是这片森林只有针叶树类，比如赫伯特已经认得的那些德奥达树，一些“杜格拉”树——类似美洲西北部海岸生长着的那类树种，以及一些高达 150 英尺的奇特冷杉。

就在这个时候，一群羽毛美丽、长着光彩长尾巴的小鸟落在树枝上，它们抖动身子，那类附着无力的羽毛便纷纷掉落，使地面铺上了一层漂亮的绒毛。赫伯特拾起了几根这类羽毛，仔细地看了看，然后说道：

“这是一些‘咕咕咕’鸡。”

“我宁可喜欢珠鸡或者大松鸡，”潘克洛夫说道，“可就不知道咕咕咕鸡它们的肉是否好吃呢？”

“它们好吃，而它们的肉甚至很鲜嫩。”赫伯特说道，“还有，要是我没弄错，这种鸟不怕人，容易接近它们，并用木棍把它们打倒。”

那位水手和这位年轻小伙子，钻进草丛中间，来到了一棵树底下，这棵树上的低枝树叶将这类小鸟遮挡住了。这些咕咕咕鸡栖息在树上，用它们的毛爪紧紧地攀住中等粗大的树枝，正在等待着吃食那些过往的虫子。

猎人们于是便站起身来，挥动他们的木棍，犹同镰刀割草般地把它们一串串的从树上打了下来，这些小鸟完全没有想到要飞走，而是呆呆地在那

任人打杀。当有一些鸟儿要飞走逃脱时，地上已散落有 100 来只了。

“好，”潘克洛夫说道，“瞧，这种野禽便是我们这等猎手完全可以捕捉到的一种呀！即使用手也可以抓到它们啊！”

这位水手用柔软的细枝把这些咕咕鸡穿串了起来，看上去好像是云雀模样。接着，他们又继续往前勘察了。可以看到，这条水流于此呈现轻度圆绕拐弯，以形成一个急弯向南流去，但是这个拐弯看来不会延伸太远，因为这条水流的源头应该就在前面的深山里头，而河水则是由主锥峰山坡的积雪融化汇流而成。

这次游览的主要目的前面已经说过，就是要尽可能多地找得猎物，以供那“烟囱管道”里的主人食用。因此直到现在，还不能够说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于是，那位水手就积极地继续向前探寻起来，当某只动物，在他都还来不及看清是何物时，它就逃进那深草丛中的时候，他就在怨声载道，喃喃在说：要是托普能跟随在身边该多好啊！可是托普已经和它的主人同时失踪，而它大概也和主人一起死去了！

接近午后 3 点时分，透过林间某些树木间隙，又看到了一群新来的鸟儿，它们正在啄食着芳香的浆果，其中有一些树是刺柏。突然，森林里响起一阵喇叭声似的鸣叫。这种奇异而响亮的鸣叫是由美国人称为松鸡的带项羽的鸟发出来的。不一会儿，他们就发现了好几对，它们的羽毛呈浅黄褐色和棕褐色相间，尾巴为棕褐色。有一些松鸡，脖子上的羽毛向上生长，翘端尖顶，赫伯特认得那是雄性松鸡。这种鸡形目飞禽，大小如同家庭饲养的母鸡，可其肉味却较之肥的小母鸡要好得多，潘克洛夫铁定主意，定要捉一只回去。但要捉到它们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它们完全不让人靠近。他曾尝试过好几次，但都不成功，反而将那些松鸡吓跑了，这位水手于是便对那年轻小伙子说：

“既然它们会飞，逮不着它们，那我们就坚决地用绳子去钓它们了。”

“像钓一条鲤鱼那样？”赫伯特听到这个建议之后惊讶地大声发问道。

“像钓一条鲤鱼那样。”这是水手认真地答道。

潘克洛夫早前已经在草丛中发现了半打松鸡窝，每个窝里头都有两到三只蛋。他小心翼翼地避免碰着这类鸟窝，这些窝的主人是必然会回来的。他设想，在松鸡窝的周围绷紧一些绳子——不是一些套索，而是一些真正的钓鱼钩。他将赫伯特领到离松鸡窝一定距离远的地方，就在那里精心筹划他的一套奇特的装置，那种只有伊萨克·华尔顿的弟子才会发明的装置。赫伯特饶有兴味地看着他那容易明白的工作，同时对他能否获得成功完全抱有怀疑。钓绳是用纤细的藤一根根接起来的，长度为 15 至 20 英尺。钩子由矮刺槐荆棘丛提供，这类刺粗壮且非常结实坚挺，尖顶处呈现弯曲，分别绑缚在藤的两端，代替钓钩用。至于钓饵，则用地上爬行的大红虫顶替。

这一切准备就绪了，潘克洛夫便走进草丛中间，机警地隐蔽着自己，将装置好钓钩的绳子的一端置放在松鸡窝附近；然后他就持着绳子的另一端回来，同时与赫伯特一块躲藏在一棵大树后面。他们俩都在耐心地等待着。要指出的是，赫伯特对潘克洛夫的这种办法没抱太大的成功希望。

大半个小时过去了，然而却是如同这位水手所预料的那样，有好几对松鸡回来它们窝里。它们跳跳蹦蹦，啄地觅食，完全没有感到有猎人存在，因

为他们早前已注意到将自己置身于这些鸡形目鸟儿经过时留下来的臊臭味下面了。

自然，那位年轻小伙子在这时刻是感觉到非常之有趣味。他屏住呼吸，而潘克洛夫则是瞪大双眼，嘴巴张开，伸长嘴唇，像是正要品尝一块松鸡肉食似的，几乎是不敢呼吸。

然而，那些鸡形目鸟儿却是在钓钩之间走来走去而已，并不太注意到地上的钓饵。潘克洛夫于是便轻轻地抖动绳子，那些钓饵跟着晃动起来，虫子也就宛如活生生的大红虫。

在这时刻，这位水手的心情无疑比垂钓的渔人还更紧张得多，因为垂钓的渔人透过水层却见不到被捕捉鱼的出现。

那钓饵的晃动很快就引起了那鸡形目鸟儿的注意，接着，钓钩便不时受到了下下嘴啄的攻击。三只松鸡，兴许十分贪食，将虫饵连同钓钩一起吞了下去。此时此刻，潘克洛夫猛地一扯绳子，那般鸟翅膀拍打向他表明这三只松鸡被逮着了。

“好哇！”潘克洛夫边喊边朝着猎物冲将过去，而他即时就将这猎物逮住了。

赫伯特一直在拍手叫好。他看到钓鸟，这还是第一次，然而那位水手，却是非常谦逊，说这肯定不是他的创举，还说，况且发明的功劳也同样不属于他。

“可无论如何，”他进一步说道，“在我们目前所处的境遇下，我们应当估计到会有好些别的办法出现呀！”

松鸡的脚被绑了起来，而现在完全不至于空手而归了，潘克洛夫对此表示很是高兴，天色开始暗下来，他认为该回住处去了。

这条水流的流向完全就是他们要走的路向，不过，他们只要顺流往下走就是了，因此接近6点钟的时候，赫伯特和潘克洛夫回到了“烟囱管道”，他们的这次游览可是相当累人。

第七章

纳布还没回来——那位记者的考虑——晚餐——骇人的一夜近临——可怕的暴风雨——夜间出发——与风雨争斗——离首营地 8 海里的地方

吉丁·史佩莱站在海滩上，两臂交叉在胸前，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大海，其时东方海面天际之间是一层浓厚的乌云，那乌云迅速地朝着天顶升腾而去。风已经刮得很猛，随着夜幕的降临，天气变得越发地寒冷起来了。整个天空出现了一片不祥的景色，这分明是暴风雨的前夜。

赫伯特走进“烟囱管道”，潘克洛夫则朝着那位记者走去。后者正在沉思，并没有注意到潘克洛夫向他走近过来。

“我们马上就要面临一个危险的夜晚了，史佩莱先生。风雨将使海燕高兴啊！”这位水手说。

记者于是转过身来，他看见潘克洛夫，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照您看来，我们的伙伴被一阵海浪卷走的那个时候，悬篮距离那处海岸有多远？”

这水手没有料到他会提出这个问题。他沉思了片刻后，跟着答道：

“距离 2 链，至多。”

“1 链是多长？”吉丁·史佩莱问道。

“大约 120 英寻，就是 600 英尺。”

“那么，”这位记者说道，“赛勒斯·史密斯失踪的那个地方，距离该处海岸至多不过 1200 英尺了？”

“大概是吧。”潘克洛夫答道。

“而他的狗，也一样，是吗？”

“的是，一样。”

“我感到奇怪的是，”那位记者继续说道，“假如我们的伙伴遇难了，那么托普也一样会被淹死的呀，可是，怎么狗以及它的主人的躯体都没有被冲到海岸上来呢！”

“这是不奇怪的，当时海浪那么大。”这位水手应答道，“再说，这时水流有可能把他们带到离海岸更远的地方去。”

“如此看来，我们的伙伴已经在海浪中遇难，这完全就是您的看法了？！”那位记者再一次发问道。

“这是我的看法。”

“潘克洛夫，请恕我不恭维您的经验了，”吉丁·史佩莱说道，“在我看来，我的看法就是，赛勒斯与托普眼前这绝对消失，存在着生或死两种可能，是生是死都还无法解释清楚，也仍难以令人置信。”

“我也希望像您那样想，史佩莱先生。”潘克洛夫应答道，“倒霉就是，我那自信话已经说出来了。”

说完这话后，这位水手就回转那“烟囱管道”去了。炉子里的火在噼噼啪啪地燃烧着。赫伯特刚刚往炉里添了一抱柴，因而火焰把通道黑暗之处全照亮了。

潘克洛夫马上动手做饭。他觉得应该在饭食中增加某种耐饱的东西，因为大伙都需要恢复体力。那一串串咕咕鸡已经留作明天食用，因此他就将两只松鸡即时拔去了毛，叉在棍子上，然后便放在旺火前烧烤起鸡形目鸟儿来了。

晚上7点钟了，纳布还没有回来。潘克洛夫对此深感不安。他担心这个黑人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会发生某种意外，担心这个不幸的人会做出某种令人失望的举止行为。但是，赫伯特对此却持不同的看法。对于他来说，纳布没有回来，是因为出现了新的情况，使得他延长了寻找时间。因为任何的新情况都只会是对赛勒斯·史密斯有利的。要不是有某种希望攫住了他，那么纳布为什么还没有回来呢？兴许他发现了某种征兆，一个脚印，一种残存的痕迹，使得他仍在途中继续寻找。说不定他此时此刻正循着一条可靠的小路径找寻，甚至可能他此时就在他主人身旁……

这位年轻小伙子就是这么推测的。他将自己的这般想法讲出来给大家听。他的伙伴们都在静静听着，让他一直讲下去。只有那位记者打手势表示认同。而潘克洛夫，他则是认为，很可能纳布沿着海岸走得比前一天更远的距离，因此可能还没有回到就是了。

这个时候，赫伯特受到茫然预感的缠绕，感觉非常之烦躁，他好几次表示要去找纳布。但潘克洛夫却在劝说他，让他明白那么跑是没有用的，在漆黑阴森的夜间，不可能找到纳布的踪迹，因此最好还是等着他回来。要是第二天还不见纳布回来，他潘克洛夫就将毫不犹豫地跟赫伯特一块去寻找纳布。

吉丁·史佩莱赞成这位水手的意见，他也认为大家再不要分开行动了，这样，赫伯特就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打算；然而，两颗硕大的泪珠却从他的眼睛滚落了下来。

这位记者情不自禁地将把这位忠厚的孩子即时搂在自己的怀里。

恶劣的天气完全出现了。来自东南方向的阵风吹刮着狂扫这处海岸，风力强劲，威力无比。人们此时贴地听得汹涌澎湃的浪涛冲击着首层岩石边沿，在广阔的这处海岸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那飓风将暴雨吹得如烟滚滚，仿佛一些破败的气雾直拖卷这处海岸，那些卵石，在风浪的压力下撞击着岸边，宛如成车石子卸落，发出剧烈刺耳的响声。强风刮起的飞沙走石，与倾盆大雨相互交织，形成了一股不可抵挡的冲击力量。此时这片天空，矿物尘土与水溶尘埃可说是等量齐观。阵阵强劲的旋风在这条水流河口和那悬崖峭壁石壁之间转窜，阵阵气流直冲那唯一出口狭谷，直至猛冲入这条水流，鞭挞流水，流水翻腾，势不可挡。那处“烟囱管道”也不例外，炉烟常常被风从狭缝里打回，浓烟布满各处通道，因而使得“烟囱管道”不能住人。

所以，松鸡一烧熟，潘克洛夫就让火熄灭了，同时仅留下一些炭火埋在那灰烬里头。

已经是晚上8点钟了，仍然不见纳布回来；然而可以肯定，只是那可怕的天气阻碍着他回来的，而且他一定会找个洞穴藏身，以便等待风暴停息，或者无论如何都会等至天亮。因此现时要去接他，或在这种情况下试图去把他我回来，都是不可能的了。

猎得的野味成了晚间单一菜餐。大家都乐于吃这种肉食，其味道极为鲜美可口。潘克洛夫和赫伯特，为此长时间游览，辗转劳碌，更是食欲骤生，吃起来狼吞虎咽。

随后，各人都回转到前一天晚上睡觉的角落去。那位水手仰卧在火炉旁边，赫伯特在他身旁很快就睡着了。

随着夜尽更深，外面的暴风雨也都愈变愈烈。那阵阵强风可以跟把这些浮虑从里士满带到太平洋这处陆地上那场风暴相比。在这一带洋面上，每年

春秋两季期间，暴风雨刮得特别频繁，灾害多多，尤其在那宽阔的原野上更是酿成灾难，它们来势疯狂凶猛，什么也抵挡不住！因此大家清楚，就是这样的一处海岸，它朝向东方，也就是说直接受到眼前这个飓风的正面袭击，遭到它的全鞭抽挞，遭受到任何描述都不可能将那可怕印象表达出来的一种暴力的冲击和劈打。

非常幸运，形成那“烟囱管道”的这类岩石，堆积是牢靠坚固的。这是一些巨大的花岗岩板块，然而其中有一些堆积得不够均衡，它们那底基部位看似有所抖动。潘克洛夫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于是把手倚靠在那石壁上，感觉传来阵阵的急速微颤。但毕竟，他反复地，而且是理智地安慰自己道，没有什么可怕的，自己那临时避难所是不会塌下来的。然而，他听得那高地上有石头被旋风刮到掉落到沙滩上的声响。有几块石头甚至落在“烟囱管道”的顶端上面，有的垂直掉下来时就裂成碎块。这位水手两次站起身来，接着又匍匐到通道口，以便观察外头的情况。然而，外面掉下来的石块不是很大，不构成任何的危险，他于是便又回到火炉前，炉中火炭在灰烬里噼啪作响。

虽然飓风狂猛，暴风雨哗啦，雷声隆隆，但赫伯特却是睡得很熟。后来，潘克洛夫甚至也睏盹了，其航海生涯使他对什么样的暴力都习以为常了。唯独吉丁·史佩莱，他却是由于着急而无法入睡。他在怨恨自己没有陪着纳布一块去。他看得出来，纳布是一位不放弃任何希望的人。使赫伯特不安的预感也一样在令他心神不宁。他现在一心想的是纳布。为什么纳布没有回来？他躺在沙地上面，辗转翻侧，几乎没有在意那外头自然界暴力的争斗。他有时也会合上由于睏倦而变得沉重起来的眼皮，但只是瞬间而已，往往由于突然想起什么而双眼即时睁开。

此时夜深人静，大约凌晨两点，正在酣睡中的潘克洛夫被猛然间摇醒。

“什么事？”他醒过来叫喊着道，但又立即回复到水手原有的那种镇定自若神情。

这位记者俯身向他，并对他说道：

“您听，潘克洛夫，您听听！”

这位水手竖起耳朵，但除了听得狂风阵阵吹刮声响外，别的什么声音都没听见。

“那是风的声音。”他说。

“不对，”吉丁·史佩莱应答着，他于是又听了一会，“我像似听见……”

“听见什么？”

“一只狗的叫声！”

“一条狗！”潘克洛夫跳将起来呼喊道。

“是的……狗吠的声音……”

“这不可能！”这位水手回应道，“而，再说，怎么，和那暴风雨的轰鸣一起……”

“注意……您听听……”这位记者说道。

潘克洛夫于是就越发认真地听了起来，而且真的，在暴风中出现暂时平静的时候，他好像听到远处有狗吠声。

“是吧……？”这位记者紧拉着那位水手的手说道。

“没错……是的！……”潘克洛夫答道。

“这是托普！这是托普！”刚刚醒来的赫伯特大声喊道。于是三个人一齐向“烟囱管道”孔口冲去。

他们要出去都极端困难。那强风将他们吹刮得往后倒退。但他们毕竟还是出去了，然而却只能站着倚在石壁处。他们四处张望，不能说话。

夜色黑沉沉，一片昏暗。大海、天空、陆地在那一片漆黑之中全都变得模糊不清。整个天际恍惚连一丝光也不透射出来。

在几分钟的时间里，这位记者和他的同伴就是这般站着，像是受那狂风压垮似的，浑身都被雨水淋湿个透，眼睛也让风沙吹打得无法睁开。后来，他们又再次在暴风雨稍弱之间听到那狗吠声，他们断定声音是来自远处。

这只能是托普，它才这般嚷叫！然而它是独自在那还是有人和它在一起呢？它很可能是孤零零的在那，因为，要是纳布跟它在一起，他们就会急着朝这“烟囱管道”奔来了。

那位水手没法让人听见他的话，他于是捏了一下这位记者的手，示意他“等一会儿！”然后这位水手就回转“烟囱管道”里去了。

过了不一会儿，他带着一捆燃着的木柴又出来了，他将这捆柴扔在那黑暗之中，跟着吹起阵阵尖声的口哨。

远处似是等着这个信号，大家可以这般认为，那越来越近的狗吠声正在作答，而且不久一只狗就冲进这通道里面来了。潘克洛夫、赫伯特以及吉丁·史佩莱也都跟着它回到通道里。

一抱干木被抛到那炭火上面。这条通道由于有那熊熊烈焰，被照得一片亮堂起来了。

“这就是托普！”赫伯特叫喊着道。

这是托普，真的，一只出色的盎格鲁—诺尔曼混血种狗，它继承了这两个品种狗的优点：跑得快，嗅觉灵。这是猎狗的两大优点。

这正是赛勒斯·史密斯工程师的那只狗。

然而它却是孤零零！它的主人和纳布都没和它在一起！

可是，托普不知道这个地方有处“烟囱管道”，它的本能怎么会把它引向这个地方？这看来不可理解，特别是在这茫茫黑夜间，在这如此狂猛的暴风雨中啊！然而，还更令人不可理解的那些细节却是，托普并不感觉出疲倦，也没显得筋疲力尽的样子，身上甚至连一点淤泥或沙子也都没有呀！

赫伯特将它拉到自己的身旁，同时用双手抚摸着它的头。这狗任由他抚摸，并且用它的颈项在这位年轻小伙子手上来回地擦着。

“既然这狗已经找到，那它的主人也一定会找到的啊！”这位记者说道。

“但愿天公保佑！”赫伯特应答着，“我们动身吧！托普会给我们领路！”

潘克洛夫没有提出一点异议。他确实感到，托普的到来会推翻他原先的猜测。

“上路吧！”他说道。

潘克洛夫细心地将炉子炭火覆盖上。他在灰烬下放了几块木头，以便回来之时找得着火种。接着，那狗走在前面，它低声吠着，像是受邀来的客人似的，跟着是那位记者和那年轻小伙子，这位水手，他把晚间餐食那剩余部分带上后，便冲出外头来了。

这时风劲雨急，兴许是最为猛烈的时候。这时朔月，因此与太阳合，一丝一毫的微光都不能透过云层照射下来。循直线行走变得很是艰难。托普生性，最好是照着它走。他们这么办了。记者和那位年轻小伙子跟着托普，而水手则走在最后。任何的交谈都是不可能的了。雨下得不觉出很大，因为那飓风将之都吹得雾化了，然而飓风刮得却是骇人。

但是非常走运，幸好有一情形对那位水手及其两位伙伴有利。因为，这时候刮的是东南风，而正好是吹在他们的背面。那风使劲卷扬抛落的沙子，真是叫人忍受不了，他们眼下是身后承受了，而只要他们不回头，就不会对他们的行走带来不便乃至妨碍。总之，他们常常是不想走那么快也都得走那么快，而要想不被风掀翻，就得加快步伐，再说他们现在可是满怀希望，力量力气也就大增了起来，因为这一次，他们已不再是在盲目地攀登这处海岸了。他们相信纳布已经找到他的主人，接着又打发那条忠实的狗来找他们。但是，那位工程师还活着？会不会是纳布把他的伙伴们叫来向那不幸的工程师的尸体告别、参加他的葬礼？

在各自小心翼翼地越过了一处断裂开来的石壁之后，赫伯特，那位记者和潘克洛夫便停下来喘一口气，那岩石的转弯处正好为他们挡风。在经过一刻钟的这般行程之后，他们现在歇一会儿了，但他们早前却不是走路，而是在奔跑的呀。

在此时刻，他们可以彼此交谈，相互答话了，因此当那位年轻小伙子说到赛勒斯·史密斯的名字的时候，托普就低声吠了几下，仿佛要说：它的主人得救了。

“得救了，是吗？”赫伯特反复地问道，“得救了，托普？”

于是那狗又吠了起来，像似作答。

他们又上路了。其时大约是凌晨两点半光景。大海开始涨潮，而且，在强风的驱动下，这海潮——这是一种大潮——可是汹涌澎湃得怕人。阵阵滔天巨浪呈雷霆万钧之势奔腾而来，直接撞击礁石边缘，这可是洪水猛兽般的狂暴袭击，那般般的巨浪潮涌，也许十分想要从这个小岛屿所在之处通过，而这岛屿于是就显得完全不能看见了。因此，该处漫长的堤岸再不像是原来那样的海岸，它正直接面对着潮水大范围、大面积的广泛冲击。

那位水手和他的伙伴们一离开那处断壁，便又再次遭受到强风极其狂猛的袭击。他们猫着腰，背顶狂风，行走起来飞快，因为托普在前引路，方向明确，走起来就毫不犹豫。他们重新北上，他们的右侧见得的是没完没了的波峰浪尖，正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响，而他们的左侧，则是一片昏暗的地方，要看清它的模样，则是不可能的了。但他们却是确实感觉得出，这个地方比较平坦，因为那飓风时下在他们上面通过，他们并没有被打回头的情况，没有飓风吹刮花岗岩峭壁时所出现的情形。

清晨4点钟的时候，可以估计得出，他们已经翻越过5海里的距离了。乌云正在轻轻消散开去，不再铺盖地上。狂风里的水气少了，变得四围都是越发干燥、越发寒冷的剧烈气流。他们，潘克洛夫、赫伯特和吉丁·史佩莱穿着的衣服不足以抗寒，想必是痛苦难忍，然而一句怨言都没有从他们的两片嘴唇间吐露出来。他们一心一意跟着托普走，直到这只机灵的动物想要将他们领去的那个地方。

接近5时，天开始亮起来了。首先是天顶上面，那里的雾气不那么浓密了，几道浅灰色的色调勾勒出那云彩的周边，而过不一会，在一处海岸那昏暗天际下，一望无际的大海轮廓就更加明晰清楚地显现了出来。波峰浪头布满轻盈浅黄色光亮星点，水花于是又现出了白色。与此同时，左边海岸那高低不平的地方，开始显出朦胧的暮霭起来，然而还只是处于黑色上面添加灰色那样的难以辨认状态。

早上6点钟的时候，天已经亮了。浮云在以一种极其迅速的速度向着相

对高层空间飘去。这个时候，那位水手和他的伙伴们距离那“烟囱管道”已经有大约6海里远了。他们正沿着一处十分平坦的海滩行走，这处宽阔海滩边沿一带，有很多礁石，这些礁石在此涨潮之时只有顶部露出水面，因为它们正处在汪洋之中。海滩左侧，由于那几处长满刺菜蓟的沙丘，使得该地方地形变得高低不平起来，呈现出一处宽阔沙质地带那种相当荒凉的景象。这里滨海地带很少断开，而除了面对那片大海大洋障碍外，另外还有一处不规则的小山岗山脉。这里那里，树木零零星星，攀援向上生长，俯临向西，树上长出的树枝桠杈也都朝这方向伸将开去。这个地方的真正背面，在那西南方向，圆起那最后一处森林的边缘。

就在这个时候，托普变得明显的烦躁不安。它跑到前面去，然后又跑回那位水手身边，仿佛叫他加快行进步伐似的。接着这狗就离开海滩，在其令人赞叹的本能驱使下，毫不犹豫地向着那些沙丘间跑去。

大家都跟着托普。看来这地方确实是一片荒凉，不见有一只生物活跃在这个地区。

这类沙丘的边缘地带，十分宽阔，由一些小山岗，甚至一些显著起伏不定的山岗所组成。整个地形宛如一个用沙土做成的小瑞士模型，只有具备一种惊人的本能，才不至于在此中间迷路。

离开海滩后5分钟光景，那位记者和他的两个伙伴到了一个类似挖掘出来的洞口前，这洞口位于一个高起的沙丘背后。到了这里，托普停了下来，同时发出一阵清脆的叫声。史佩莱、赫伯特和潘克洛夫向洞里走去。

纳布正在里边，跪在一具躺在草铺上面的人体旁……

这人体便是赛勒斯·史密斯的身体。

第八章

赛勒斯·史密斯活着？——纳布的叙述——脚印——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赛勒斯·史密斯的第一句话——察看脚印——返回“烟囱管道”——令潘克洛夫惊呆

纳布一动不动。那位水手只问了他一句话。

“活着吗？”他叫喊着道。

纳布没有回答。吉丁·史佩莱和潘克洛夫脸色变得苍白起来。赫伯特双手紧攥，木呆呆地站着，一动不动。然而，那位可怜的黑人显然是沉浸在痛苦之中，既没有注意到他的伙伴们，也没有听见那位水手的话。

那位记者跪在工程师那毫无生气的身体旁，解开他的衣服，将耳朵贴在工程师的胸口上面。一分钟——有如一个世纪！——过去了，期间，他力图突然听到心脏的某一跳动。

纳布微微地直起身子，两眼呆直。失望早已使得这张人脸大大改变了形样。由于劳累，由于痛苦的折磨，纳布已经变得认不出来了。他此时认为他的主人已经死去了。

经过长时间的认真观察之后，吉丁·史佩莱站起身来了。

“他活着！”他说道。

潘克洛夫跟着跪到赛勒斯·史密斯身旁；他的耳朵同样听得几下心脏的跳动，他于是将嘴唇贴近工程师的嘴唇，并觉得有某种气息正在逸出。

赫伯特一听到那位记者的话，就冲出外头找水去了。在离那100步路的地方，有一条清澈的小溪，显然由于昨天夜里下雨的缘故，溪水上涨了，而且，雨水透过沙子，溪水就过滤得很是干净。可是完全没有什么东西盛水，在这类沙丘里边，连一只贝壳也没有见到！这位年轻小伙子只好将自己的手帕放到溪流里浸个湿透，跟着就跑回洞穴里来。

值得庆幸的是，这块湿透了的手帕足够吉丁·史佩莱用了，因为这手帕只是要将工程师的嘴唇润一润。这一点点清凉的水几乎是立即产生一种效应。一口气息自赛勒斯·史密斯胸中吐露了出来，甚至似乎，他正力图说话了。

“我们定能将他救活！”那位记者说道。

纳布听了这话后又重新恢复了希望。他解开自己主人的衣服，看看他的身体是否有着某处伤痕。既然赛勒斯·史密斯大概是被抛而滚落到那类岩石中间，可其头部、上半身、四肢均没有受到挫伤，甚至连皮肤擦伤都不见有，这事真出人意外；那双手本身也没有受到损伤，这同样难以解释这位工程师需要竭尽全力翻越那道礁石横列，可在他身上怎么任何一点伤痕都不见有留下。

然而，这种情形的解释时刻兴许很快就会到来。一旦赛勒斯·史密斯可以说话，他就会将把事情的经过情形讲述。现时，重要的是叫他苏醒过来，按摩也许会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正是用那位水手的粗布短工作服这么做的。通过这般粗硬物的按摩，因而出现暖和之后，那位工程师稍微摆动了一下他的手臂，并且，他的呼吸开始回复到一种比较规律的状态了。他兴许由于精力耗尽而昏死，因此毫无疑问，要不是那位记者和他的同伴们的到来，赛勒斯·史密斯就将这般昏死过去的了。

“您原来以为您的主人已经死去了吗？”那位水手问纳布。

“是！死了！”纳布答道，“而要是托普没有找到你们，要是你们没有到来，我就会把我的主人埋葬，跟着我就会在他的旁边死去！”

大家现在清楚，由于什么原因赛勒斯·史密斯的生命保持活下来的了！

纳布这时叙述了事情的经过。前一天夜里，打从拂晓时离开“烟囱管道”以后，他再次登上这处海岸，朝着西北方向走去，来到他曾经去过的海岸那部分地区。

纳布承认，他当时并不抱什么希望。他在海岸上、岩石中和沙滩上寻找，只是想找得一点点线索而已。他尤其细心察看涨潮淹不到的海滩，因为潮涨潮落会把所有的痕迹冲刷掉。纳布其时不再指望找到活着的主人，他只是想着去那里找得主人的遗体，并且打算亲手将其掩埋好！

纳布找了很久。他的努力仍然不见效果。那片荒凉的海岸看来从未有人曾经涉足过。那些贝壳类动物，海潮不可能伤害到它们，因为它们是不计其数地会聚在潮水冲积地以外地方，因此个个都完整无损。不见有一个贝壳被压裂。在一片两到三百码的海滩上，没有一处靠岸登陆痕迹，旧的没有，新近的也都没有。

纳布决定沿着海岸再往上走几海里。水流兴许会将人体冲到更远些的某个地方。如果一具尸体在离平坦的海岸不太远的海面上漂浮，它迟早总会被海潮抛上海滩。纳布晓得这一点，因此，他想要最后一次见见他的主人。

“我沿着这处海岸再走了2海里，无论是那海平面低下处的整个礁石横列，还是那海平面高起处的整片沙滩，我都察看过了，可是，令我失望的是什么都没发现，到了昨天，接近傍晚5时时分，我才看到沙地上面有一些脚印。”

“一些脚印？”播克洛夫大声地问道。

“是呀！”纳布答道。

“而这些脚印就是在礁石处开始出现的吗？”那位记者问道。

“不是，”纳布回答说，“只仅仅是在海潮冲积地那里才有，因为在冲积地与礁石之间，别的那些脚印应是被潮水冲刷掉了。”

“继续说下去，纳布。”吉丁·史佩莱说道。

“当我看到这些脚印时，我变得欣喜若狂了起来。这些脚印清晰可辨，而且一直通向那些沙丘地方。我沿着这些脚印走了四分之一海里行程，我一边跑但一边却提防着它们变得模糊不清起来。跑了5分钟后，大概是天黑下来了，我听见了一只狗的叫声。这就是托普，跟着，托普就把我带到现在这个地方，也就是我主人的身旁了！”

纳布结束他的叙述时说，当他认出这个一动不动的身躯时，其内心是多么悲痛。他曾力求突然发现这个人体仍存最后一线生机！他原本想找到主人的尸体，等他找着了，却是渴望其活着呀！他曾费尽全力去抢救主人，但都没有作用。他只好向他一直如此喜爱着的、已死的这个人告别了！

其时，纳布曾想到过他的伙伴们。他们兴许想要最后一次再见上这位不幸的人一眼。那时托普就在旁边。难道不可以信任这只忠实动物的那种精明吗？纳布于是反复说了好几次那位记者的名字，在工程师的伙伴中，托普对这个名字最为熟悉。接着他又指了指这处海岸的南方，而那只狗就朝着纳布

码：美国长度单位，1码等于9.9144米。——原注此处原版数字似误，9.9144米应为0.9144米。——译者

给它指示的方向冲去了。

大家知道怎么样了，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就是在一种近乎神奇的本能的引导下，托普到达了那“烟囱管道”处，可是它曾经却从未到抵过这处地方。

纳布的伙伴们聚精会神地听着这般叙述。对于他们来说，有某种事情是难以解释的，就是：赛勒斯·史密斯必须是经过一番努力才从海上避过浪滔、越过礁石到抵岸边的，然而，他身上却连一处擦伤都没有。而使人更加无法解释的倒是，这里距离那海岸超过1海里远，那位工程师竟然还能来到隐藏在这类沙丘中间的这个洞穴里。

“如果说来，纳布，”那位记者说道，“不是你将你的主人运送到这个地方来的了？”

“对，不是我。”纳布回答说。

“显然是赛勒斯·史密斯自己独个儿来到这里的啦。”潘克洛夫道。

“这事是明摆着的，”吉丁·史佩莱提醒般说道，“但它事实上却是难以置信！”

这事只有等到工程师会开口说话时大家才可以得到解释的了。为此就必须期待着他说话能力的回复。值得庆幸的是，他现在已经开始恢复神志了。按摩使得他的血液恢复流通。赛勒斯·史密斯的双臂再次摆动了起来，跟着是头动，同时，某些听不懂的话语还一再地从他的嘴唇间吐露出来。

纳布俯在他身旁，一直在叫唤着他，然而，那位工程师仿佛都听不到，而且始终是双眼紧闭。只是通过他的动才显得他还活着。不管是从哪一方面去想，他身体都仍然处于无知觉状态。

潘克洛夫感到非常沮丧的是没有火，也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取火的东西，因为他不幸忘记了带上那块焦布，不然的话用两块砾石的撞击方法就会很容易使焦布燃着起来。至于那位工程师的衣袋，它们可谓袋袋空空，只是他的内衣口袋装着一块他的怀表。因此必须将赛勒斯·史密斯运送到那“烟囱管道”去，而且要尽可能早地送到。这是所有人一致的看法。

可是，大伙悉心尽力的照料，那位工程师很快就恢复了知觉，且快至连他们都不可能预料得到。用来湿润他嘴唇的水使得他慢慢苏醒过来。潘克洛夫于是想到他带来的那块松鸡肉，他打算把鸡汁和水搀混起来。赫伯特直向海滩跑去，带着两个大大的双壳贝类软体动物回来。这位水手调制了一种混合饮料，接着喂到那位工程师的嘴唇间，后者像似贪婪地吸吮着这种搀和品。

这个时候，他的眼睛张开了。纳布和那位记者都俯向他。

“我的主人啊！我的主人啊！”纳布高喊道。

这位工程师听见了。他认出了纳布和史佩莱，接着又认出了他的另外两位伙伴赫伯特和那位水手，然后他的手就轻轻地打了打他们的手。

某几个词再次从他的口中吐露出来——想必就是他曾经说出的那几个词——而这几个词说明了他当时一直在想，甚至是一直惦记着的问题。这一次，这几个词听得清楚了。

“是岛屿还是大陆？”他低声地说着。

“噫！”潘克洛夫情不自禁地惊声道，“谈什么真正的岛屿或大陆，我们现在完全没有遇上，只要您活着呀，赛勒斯先生！岛屿还是大陆吗？我们往后一定会清楚的。”

这位工程师稍微示意同意，跟着就像似入睡了。

大家都没有打扰他的这次睡眠，而且，那位记者还马上准备将他转移到

条件较好的地方去。纳布、赫伯特和潘克洛夫离开洞穴，并且向着—处高起的沙丘走去，这个沙丘的顶上，长着几株生长不良的树木。这时路上，那位水手还情不自禁地反复在说：

“岛屿还是大陆呀？只剩下那最后一口气的人仍在想着这个事情呢！多么伟大的人啊！”

到了那个沙丘顶上后，潘克洛夫和他的两位伙伴除了双手外别的什么工具也没有，他们就用手扳去一株生长相当不良的树的大树枝，这是一类海岸松，被风吹得弱细了，然后，他们用这些树枝做了一辆轿子，这轿子一旦铺上树叶和草，就可以运送那位工程师了。

他们做完这事大约用了40分钟时间，因此当那位水手、纳布和赫伯特回到赛勒斯·史密斯跟前时，已经是10点钟了，而吉丁·史佩莱此前则一直没有离开过。

这个时候，这位工程师正从睡眠中——确切地说是从大家认为的那昏睡状态中——醒来。他的面颊开始呈现红润，而此前一直如同死人般苍白。他稍微重新振作起来，望了望他的四周，仿佛在问他现在是在什么地方。

“在您不疲惫之时，您能听懂我的话吧，赛勒斯？”那位记者说道。

“是的。”这位工程师应声道。

“我认为，”这位水手这时说道，“要是史密斯先生现就回复到吃这松鸡肉冻时刻，他听您的话还会更明白的呢。这是那松鸡肉冻，史密斯先生。”他边说边给工程师送上一些这类肉冻，因为这一次，他在那肉冻里掺进了少量的松鸡肉。

赛勒斯·史密斯嚼了几块这类松鸡肉冻，剩下的就由其他三位伙伴分吃了，他们正饿着呢，而且觉得这顿午餐太少了。

“对呀！”这位水手说道，“那些食物正在那‘烟囱管道’等着我们呢，因为您应该知道，赛勒斯先生，我们在哪里，在南边有一间房子，里头有房间，在床铺，有炉灶，同时，配膳室里还有好几打鸟，我们的赫伯特叫这些鸟为咕咕鸡。您的轿子已准备好，因此，一旦您感到自己体力有了，我们就把您运送到我们的住所去。”

“谢谢，我的朋友。”这位工程师回答道，“再过1个小时，或者2个小时，那时我们就可以动身了……而现在，您说说吧，史佩莱。”

这位记者于是将事情的经过情形讲述了一遍。他叙述的那些事，赛勒斯·史密斯想必都一无所知：那气球的最后那次坠落，落在这处陌生看似荒凉的土地上面，是岛屿亦或大陆时下都还无从得知，发现那“烟囱管道”，为了找到这位工程师所进行过的那种种努力尝试，纳布的那般忠心，一切都要感谢忠心耿耿的托普的那种聪明，等等。

“可是，”赛勒斯·史密斯仍然用一种微弱的声音问道，“那么，不是你们将我捡到海滩上的咧？！”

“不是。”那位记者答道。

“那同样不是你们将我带回这洞穴里的啰？！”

“不是。”

“那么，这个洞穴距离那些礁石处有多远？”

“大约半海里，”潘克洛夫答道，“史密斯先生，如果您感到奇怪，我们看到您在这个地方也并非不感到奇怪呀！”

“的确，”这位工程师应答着，他这时已渐渐重新活跃起来，并对这类

细节发生兴趣，“这确实是古怪呀！”

“然而，”那位水手又说道，“请您告诉我们您被一股海潮卷走后所经历过的情形，好吗？”

赛勒斯·史密斯沉思了起来。他知道得很少。海潮涌起的巨浪将他从气球的网兜里夺走。开初，他下沉到了几寻深处的地方。回复到海面时，在那种半昏暗的情形下，他感觉到有一生物在他身边摆动。这就是托普，它冲去救他。当他睁开双眼时，他就不再见着那气球了，气球减去了他和那条狗的重量，先前就像一支箭一样又飞跑了。当时，他发觉自己正处在汹涌澎湃的浪涛中间，距离该处海岸应是超过半海里。他奋力地游，在竭尽全力地与海浪搏斗。托普咬住他的衣服，令他不至于下沉，然而，一股猛流向他袭来，将他推向北面，接着在经历了半个小时的艰难搏击之后，他，以及其时拖着他的托普便一起下沉到那海洋深渊了。从这个时候起，一直到刚才在他的朋友怀抱里苏醒过来，他就什么也记不起来了。

“其时，”潘克洛夫继续说道，“您必定是被抛上岸来的，而且一定是您自己一直走到这里的，因为纳布找到了您的那些脚印呀！”

“是的……应当是那样……”这位工程师若有所思地应声说道，“这么说，在这处海岸上，你们没有发现人迹了？！”

“没有人迹。”那位记者应答道，“再说，要是有人在那里幸好正是时候碰上将您救起，那为什么在把您从浪涛里救出来后，他又将您抛弃在那里呢？”

“您说得对，我亲爱的史佩莱。告诉我，纳布，”这位工程师转过身来向着他的仆人继续说，“不是你……你不会一时分心……在那种心不在焉的时候……不，这是胡说八道……现在还有几只这类脚印吗？”赛勒斯·史密斯问道。

“有的，我的主人。”纳布答道，“喏，在洞口，同样在这沙丘背面，在风吹雨淋不到的一处地方。其余那些脚印已经被暴风雨冲刷掉了。”

“潘克洛夫，”史密斯说道，“请您把我的鞋子拿去量一量，看看鞋子是否完完全全符合那些脚印！”

这位水手按照这位工程师的要求去做了。当纳布领着他 and 赫伯特向着脚印所处的地方走去时，赛勒斯·史密斯对那位记者说：

“这里发生的一些事情，难以解释啊！”

“的确难以解释呀！”吉丁·史佩莱应答道。

“那我们现时不要强求解释好了，我亲爱的史佩莱，我们往后再谈这类事情吧。”

过了一会，那位水手、纳布和赫伯特回来了。

毫无疑问，这位工程师的鞋子和那保留着的脚印完全吻合。因此，沙滩上的那些脚印是赛勒斯·史密斯留下的了。

“好吧，”他说道，“那是我产生幻觉了，我还以为是纳布搞错的呢！我一定像梦游者一样并不意识到自己在走路，而且正是纳布，在其本能的驱使下，把我从海浪中抢夺出来，并领着我到了这里……过来，托普！过来吧，我的狗！”

这只漂亮的狗一边吠着，一边在蹦蹦跳跳着直来到他主人身边，而史密斯则是在尽情地抚摸它。

现时没有其他别的理由来解释这位工程师的得救，这件事就完全归功于

托普，大家都觉得这样合适。

近午时分，潘克洛夫询问那位工程师，大家是否可以运送他走了，赛勒斯·史密斯可是完全没有作出回答，而是挣扎着站了起来，籍此证明他无比坚强的意志。然而，他还是不得不要倚靠在这位水手身上，否则他就会跌倒了。

“好！好呀！”潘克洛夫示意地说道，“把轿子抬来啊！”

轿子抬来了。那横贯着的树枝里头铺着地衣和长草。大家将赛勒斯·史密斯平放在上面，接着便向着这处海岸定去，轿子的两头分别由潘克洛夫和纳布共抬。

要越过的行程有8海里，然而由于不能走快，而且大概还要经常停下来歇息，估计至少要在6个小时后才能到达那“烟囱管道”。

那强风一直是那般猛烈，然而值得庆幸的是雨不再下了。这位工程师尽管是躺在轿子上，但他还是用胳膊支着身子观察那海岸，尤其是观察陆地这一边。他没有说话，但却是一直在留意看着沿途境况：这当然是那高低不平的地势及其各种林木和物产，所有这般景象都深深地印在他脑子里了。可是，在行走了2个小时的路之后，他极为困倦了，于是他就在轿子上睡着了。

下午5点半钟的时候，这个小组人员到达那断壁处，而过不一会儿之后，他们就到抵那“烟囱管道”前了。

大伙都停了下来，同时把轿子摆放在沙地上。赛勒斯·史密斯这时睡得很熟，尚未醒来。

潘克洛夫发现前一天晚上那场可怕的暴风雨这个时候已把这地方的面貌都改变了，他感到极为吃惊。这里的岩石发生过相当大的崩塌情形。有一些大块的岩石滚落在这处沙滩上面，同时那整个沙岸都覆盖着一层厚厚的水草、褐藻和海藻类植物。显然，那一股一股海潮曾经越过这个小岛屿，直涌到了这巨大的花岗岩壁障的下面。

那“烟囱管道”口前沿的泥土已被深深地冲刷去一层，遭受到海潮巨浪一次猛烈的冲击。

潘克洛夫像似有一种预感掠过他的脑际，他急忙冲进“烟囱管道”的通道里去了。

他几乎是立刻就走了出来，而且呆呆地站着一动不动，老盯着他的伙伴们……

那火已经熄灭了。那堆灰烬被泡已经变作只是一堆淤泥。那作为火绒用的焦布也都不见踪影了。那海潮曾一度直灌入“烟囱管道”，浸透了里头通道的每一个角落，里面的所有东西都被冲倒，所有的东西都被摧毁掉了。

第九章

赛勒斯在这儿——潘克洛夫的尝试——擦木——岛屿还是大陆——工程师的计划——在太平洋哪个位置——在森林中——意大利五针松——一次吉祥炊烟

不用多说，吉丁·史佩莱、赫伯特和纳布就已知道了所发生的事情。可能会引起十分严重后果的这个事件——至少潘克洛夫是这么看它的——在这诚实水手的伙伴们中间产生了一些不同的反应。

纳布由于找到主人而满心欢喜，他没有听，甚至还倒不如说他根本就不想关心潘克洛夫所说的事情。

至于赫伯特，他看来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这位水手的那般忧虑。

而那位记者，在听了潘克洛夫的话语之后，他简单地回答道：

“真的，潘克洛夫，这个我可一点也不在乎呀！”

“可是，我得向您重复说一遍，我们不再有火了啊！”

“呸！”

“也没有任何办法使之重燃起来了。”

“得了！”

“可是，史佩莱先生……”

“赛勒斯不是在这里吗？”这位记者回复道，“我们的工程师不是活着吗？他呀，他完全会找到办法为我们生着火来的呀！”

“可用什么东西生火呢？”

“完全不用什么。”

让潘克洛夫如何应答？他没有什么好答的了，因为实际上他和他的伙伴们一样，大家都信任赛勒斯·史密斯。对他们来说，工程师就是一个小天地，就是一切科学和全部人类智慧的综合！和赛勒斯在一起，哪怕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岛屿上，也和没有赛勒斯，在美利坚合众国工业最发达的城市里一样不相上下。跟他在一起就什么也不会缺，和他在一起就不可能感到失望。如果有人对他们这些勇敢的人们说，火山爆发将要吞没这处陆地，这片土地将要下沉到那太平洋的无底深渊，他们就将会坚定地说：

“赛勒斯在这儿呀！瞧赛勒斯的吧！”

可是在这段时间里，由于路途及运送方式的限制，这位工程师又重新陷入一种精疲力竭的状态之中，因而大家都不会在这个时刻去请教他。晚餐就只得凑合着吃点了。实际上松鸡肉先前已经吃光，而现在又没有任何办法烧烤其他某种猎得的食物。再说那留下的咕咕鸡也都不见其踪影。因此这就只得另想办法了。

首先要做的是将赛勒斯·史密斯抬到“烟囱管道”中堂。到了那里，大伙用近乎干燥了的藻类植物为他铺了一张床。他充分的熟睡只会使他迅速恢复体力，这也许比为他做大量的食物更有好处。

夜幕降临了，而随着黑夜的到来，由于风向突然急转成东北风，气温变得非常寒冷起来。由于海潮把潘克洛夫在通道里一些地方分成的间隔冲毁，那寒风又成了直往里吹，这就使得“烟囱管道”里面冷得难以住人。那位工程师这时就处在这相当恶劣的气候环境里，要不是大伙将各自身上穿的衣服，或者粗布短工作服脱下细心地盖到工程师身上，他就会冻得够呛。

这一天晚上的那顿夜餐只是那一直吃着石蛭，赫伯特和纳布从海滩上拾

了一大堆回来。然而，除了这些软体动物外，那位年轻小伙子，还从岩石的高处拾回来一些可食用的藻类，而只有大海潮的时候，潮水才会浸到这些地方。这藻类属于鹿角菜科植物，是一种马尾藻，晒干后为一种胶状物质，营养十分丰富。那位记者及其伙伴们吃了很多石蛭，而且吮吸了一些马尾藻汁，他们觉得其味道还很过得去。这里还要说的是，在亚洲沿海地区，一些土著人进食食物中，这种藻类植物占有显著比例。

“不要紧！”这位水手说，“该赛勒斯先生来帮助我们了。”

但是，寒冷变得更加厉害了，而且糟糕的是完全找不到御寒的办法。

这位水手，名符其实的急性子，试图通过各种可能的方法想得到火。纳布也帮助他进行这类试验。他找了些干地衣，用两块卵石撞击出了些火星；然而，地衣不十分易燃，点火不着，再说这类火星只不过是燧石白热之时发出的一点光，它不像日常使用的打火机里那种坚硬如钢的块料迸发出来的火星那样稳定和持续。因此试验没有成功。

潘克洛夫尽管毫无把握，但他还是继续进行另一种试验。他模仿土人，采用两块于木头相互摩擦的方法。的确，纳布和他所做出的那类摩呀擦的运动，根据他们那全新的理论，这般运动转化为热，就连轮船锅炉里的水都可以烧开了！但却是毫无结果。木头是被摩擦得发热，而这就是所能得到的一切，再就是，它较之这两个摩木取火者本身发出的热还差得远呢。

干了一个小时以后，潘克洛夫汗流浹背，他气得把那木头扔在地上。

“如果有谁要我相信土人能用这种方法取火，”他说道，“那就冬天也会天气炎热了！要是这样摩来擦去，我两条胳膊也能着火了！”

这位水手否定这个摩擦起火的方法是不对的。土人就经常采用快速摩擦的方法点燃木柴。但是，并非每种木头都可以摩擦起火的。除此之外，还有个诀窍的问题，看来潘克洛夫此时尚未掌握这种诀窍。

潘克洛夫的坏脾气过不一会儿就过去了。赫伯特将潘克洛夫扔掉的两块木头拾起，并且用力地摩擦着。身体强壮的水手看到这个少年抱着成功的希望去干他已经失败的事，不由得哈哈大笑了起来。

“擦吧，我的小伙子，擦吧！”他说道。

“我摩擦着呢，”赫伯特笑着说，“不过，我只是想让身体暖和些，免致冷得发抖，潘克洛夫，我很快就会像你一样热的呀！”

果然，少年热得浑身是汗。不论怎样，他们都得放弃当天晚上取火的尝试了。吉丁·史佩莱一再说，赛勒斯·史密斯不会因为这么一点小事而束手无策。因此在这段时间里，他索性就躺在其中一处通道里的沙地床上去。赫伯特、纳布和潘克洛夫照样也都在沙地床上躺下了，托普则就睡在它主人的脚旁。

第二天，3月28日这一天，接近早晨8时，那位工程师醒过来了，他看到自己的伙伴们都围在他的身旁，等着他醒来，这时他还是像前天那样，所说的第一句话都是：

“岛屿还是大陆？”

大家都清楚，他所牵挂着的，就是这个问题。

“好了！”潘克洛夫答道，“史密斯先生，我们对此可是毫无所知呀！”

“你们仍然不知道吗？……”

“但是，等到您带领我们去该地带考究之后，”潘克洛夫补充说道，“我们就会知道了的。”

“我想我可以试一试了，”这位工程师答着，这时，他没费多大力气就站起身子来了。

“这太好了！”这位水手高呼着道。

“我尤其感到浑身乏力，”赛勒斯·史密斯回应道，“我的朋友们，给我点吃的，而我会完全好起来的。你们有火啊，不是吗？”

这一询问并没有得到立即回复。而过了一会，潘克洛夫才说道：

“唉！我们现在没有火啊，确切点说，史密斯先生，我们眼前是再没有火了！”

接着，这位水手把前一天发生的事叙说了一遍。他把那唯一的一根火柴的趣事告诉了工程师，然后又谈到他们怎样试图用土人的方法取火失败的过程。

“我们可以想想办法，”这位工程师回答说，“我们是否可以找到类似火绒的一种物质……”

“那怎么找得到呢？”这位水手问道。

“那么，我们可以自己做火柴啊。”

“化学火柴吗？”

“对，化学火柴！”

“这不是太困难的。”那位记者拍着水手的肩膀大声说道。

这位水手倒觉得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但他没有反驳。大伙都出去洞穴外面了。天气再次变得晴朗无云。一轮红日正从海平面冉冉升起，那巨大的悬崖峭壁在金色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格外美丽。

那位工程师向周围迅速扫了一眼，便在一块岩石上面坐了下来。赫伯特递给他几把贻贝和马尾藻，并且说道：

“我们有的全是这些东西，史密斯先生。”

“谢谢，我的小伙子，”赛勒斯·史密斯应声道，“这就满足了，起码今天早上是这样。”

于是，他便津津有味地吃着这类粗糙的食物，喝了几口用大贝壳从水流里舀来的凉水。

他的伙伴们都在静静地望着他。接着，赛勒斯·史密斯马马虎虎饱餐充饥过后，便交叉着双臂说道：

“看起来，我的朋友们，你们还是不知道命运到底将我们现抛到一个岛屿还是一处大陆上面喽？”

“不知道，赛勒斯先生。”那位年轻小伙子答。

“我们明天就可以知道了，”这位工程师说道，“在这之前，我们就没有什么事情要做的了。”

“不，有事呀！”潘克洛夫回应道。

“那什么事情呢？”

“事关生火事情。”这位水手说道，同样，这个念头却是一直萦绕在他的脑际里。

“我们一定能生火，潘克洛夫，”赛勒斯·史密斯应答着，“昨天，在你们运送我的时候，不是看见西面有一座俯瞰这个地区的高山吗？”

“看见了，”吉丁·史佩莱回答道，“一座大概是相当高的山峰”

“好，”这位工程师继续说道，“明天，我们就爬到那山顶上去，那时我们就可看到是个岛屿还是处大陆了。我再说一遍，没有什么要做的了。”

“不，有关于生火的事呀！”那位固执的水手还是说道。

“关于生火，人家会生出火来呀！”吉丁·史佩莱回应着，“耐心一点嘞，潘克洛夫！”

这位水手眼睛盯着吉丁·史佩莱，样子像似在说“要是指望您生火，我们就别想尽早尝尝烤肉了！”但他还是没有吱声。

其间，赛勒斯·史密斯完全没有答话。他仿佛并不为生火的事情操心。他沉思了片刻。接着他又继续说道：

“我的朋友们，我们的处境也许是不幸的，但不管怎样，它却是十分简单的。我们要么在大陆，要么在岛屿。如果在大陆上，我们或多或少得费点力气，去找寻一处有人居住的地方；而如果是在岛屿上面，这就有两种情形：岛上有人，我们能够在居民的帮助下摆脱困境；如苦岛上面没有人，一片荒凉，那我们就将全凭自身解除困境了。”

“的确，事情是明摆着的。”潘克洛夫应声道。

“可是，不管这是一个大陆还是岛屿，”吉丁·史佩莱问道，“赛勒斯，您认为那场飓风把我们扔落到什么地方呢？”

“我还说不准，”这位工程师回答道，“但是，我估计这里是太平洋上的一处陆地。因为，当我们离开里士满的时候，刮的是东北风，而且风力一直异常狂猛，这说明风向始终是没有改变。要是风向一直保持从东北向西南，我们就越过了北卡罗莱纳州、南卡罗莱纳州、乔治亚州、墨西哥湾、墨西哥本土那狭窄地带，然后是太平洋的一部分地区。我认为那气球漂飞了至少有六到七千海里距离。而且，只要那强风有时稍微改变半个方位点，我们就会被带到曼达纳群岛或者帕摩图群岛，甚至如果风力比我想象的要大，我们最后就有可能来到新西兰。要是这最后一种估计变成事实，那我们返回故土就将会是容易的了。不管是英国人还是新西兰的毛利人，我们总是可以和他们打交道。要是情况与上述的相反，这里是一个小群岛中一处荒岛的海岸——我们可以从俯瞰是处地方那座高山峰顶上辨认得出来——那么，我们就只好在这里安家，我们像似永远都会出不去了！”

“永远！”那位记者叫喊了起来，“您是说：‘永远！’我亲爱的赛勒斯先生？”

“对事情最好是即时作出最坏的估计，”这位工程师答道，“而把最好的意外情形留在后头。”

“说得好呀！”潘克洛夫呼应着，“因此就必须指望这是一处岛屿，而要真的是一处岛屿，它不可能正巧就座落在船只往来航线以外呀！要是在航线之外，那可就倒大霉了！”

“无论如何，我们都得登上山顶观察过后才可以考虑如何办的了。”那位工程师应答着。

“可是，赛勒斯先生，”赫伯特问道，“您明天登山能经得起劳累吗？”

“我希望可以经受得住，”这位工程师答道，“不过，这还得看看潘克洛夫师傅和你，我的孩子，你们是不是聪明而又能干的猎手喽。”

“赛勒斯先生，”那位水手应答道，“既然您讲到猎物，我就该说一说，只要肯定有火烧烤，我就一定能将野味带回来……”

“您好歹得带些回来呀，潘克洛夫。”赛勒斯·史密斯回复道。

大伙于是商定：这一天，这位工程师和那位记者留在“烟囱管道”度过，以便观察这处海岸和那高地上面的情况。在此期间，纳布、赫伯特和那位水手再重回到那森林里去，一方面去打些储备着用的柴火，另一方面去抓些猎物，不管是飞禽还是走兽，只要它碰上就来就抓。

因此，将近上午 10 点时分，他们就动身了，赫伯特满怀信心，纳布兴致勃勃，潘克洛夫则在嘀咕：

“要是我回来时家里有了火，那一定是雷电之神亲自到来点燃的！”

三人一起上了河岸，来到水流拐角的地方，那位水手停下了脚步，对他的两位伙伴说：

“我们先打猎还是先拾柴火呢？”

“先打猎，”赫伯特答道，“瞧，托普已经在搜索猎物了！”

“那就先打猎吧，”这位水手说道，“然后，我们回途到这里时再拾那储备着用的木头好了。”

大家就这样说好了。赫伯特、纳布和潘克洛夫从一棵小冷杉树干上各扳了一根粗树枝，跟着在深草丛中蹦蹦跳跳的托普往前走。

这一次，那些猎人们不是顺着水流沿岸走，而是直接进入到这处森林深处。这个地方的树总都一样，大部分都属于松柏科。某些地方的松树生长较为稀疏，簇状各簇生长，这些松树都长得高大，根据它们的生长情况来看，这个地区的纬度似乎要比那位工程师想象的要高一些。好几处林间空地上露出一个个被风雨侵蚀的树桩，遍地都是朽木，是一处取之不尽的燃料库。接着，过了林间空地后，便是长得密密实实的矮树丛，要想穿过去，几乎都很困难。

这类树丛中间没有任何现成的路，要在其中行进是相当艰难的事情。因此，那位水手在行进过程中，不时地折断一些树枝，以便在回程途中辨认。第一次外出打猎时，他和赫伯特是沿着那条水流岸上走的，今天他们没有这样做，这兴许是个失策，因为走了一个小时的路，连一只猎物也没有见着。只是有一些鸟，但他们尚未走近，那些鸟儿就被树下乱跑着的托普惊吓跑了。一只咕咕鸡也没有看到，看来这位水手只好回到那森林中沼泽地去，他上一次就是在那个地方十分幸运地钓得松鸡的。

“唉！潘克洛夫，”纳布用一种讥讽的口吻说道，“假如您答应带给我主人的野味全是这些东西，那就无需用猛火去烧烤啊！”

“等着瞧吧，纳布，”是位水手应答着道，“我们回去时，那野味一定会少不了的嘞！”

“可是，您不相信史密斯先生了吗？”

“不，相信。”

“然而，您不相信他会生出火来吗？”

“等到木头在炉里燃烧起来时我就相信了。”

“既然我的主人已经说过，火一定会燃起来的！”

“那我们就等着瞧吧！”

这时，在天际间上方，太阳还没有达到其运行中的最高点。于是，他们便继续进行勘察，赫伯特此时发现一棵树上的果子可以食用。这是意大利五针松，树上结出一种美味可口的种仁，是欧美温带地区的珍品。这棵树上的那些种仁已经完全成熟了，赫伯特在向他的两位伙伴作介绍，后者则在尽享那种仁的美味。

“来吧，”潘克洛夫说道，“藻类当面包，贝类当肉食，种仁当饭后点心，这对于衣袋里连唯一一根火柴都没有的人来说，这顿晚饭已经相当不错了！”

“无需怨天尤人。”赫伯特回应道。

“我并没埋怨谁呀，我的小伙子，”潘克洛夫应答着，“我只不过是想重复一次，这类饭餐肉食有点过于节省罢了！”

“托普看见某个东西了！……”纳布一边呼喊，一边向着矮树丛跑去，那狗汪汪直叫，已经消失在树丛中间了。和托普的叫声夹杂在一起的还有一些古怪的叫声。

那位水手和赫伯特跟着纳布跑去，看看是不是有着某种猎物在那儿。如果有了野味，现时却不是要讨论如何烧烤，倒是得考虑怎样将其捕获的问题了。

这些猎人刚一走进矮树丛，即看见托普正咬着一头野兽的一只耳朵，并且在与之搏斗。这头四足兽动物像猪，大约有两英尺半长，身体为深褐色，肚子那里颜色较浅，身上的毛稀疏而硬实，这个时候，它的足趾紧紧地按在地上，而足趾之间像似有蹼连着。

赫伯特相信自己认得是那类动物中的一只水豚，就是说，是啮齿动物中最大的一种。

然而，这头水豚并没有跟那只狗搏斗。它两只大眼的眼珠在厚厚的眼睑下笨拙地转动着，它兴许是第一次看见人吧。

这时，纳布紧紧握住他那木棍，正要去将这头啮齿动物打倒，而它却挣脱了托普的利齿。它那被咬住的耳朵挣脱之时只留下了一部分，它嚎叫一声，同时向着赫伯特冲去，几乎把他完全撞至翻倒，然后它便消失在丛林中间了。

“唉！这该死的東西！”潘克洛夫叫嚷着。

三人马上跟着托普追去。当他们赶上托普时，那只动物就已消失在一处宽阔池沼，一些百年老松遮蔽着的水潭里了。

纳布、赫伯特和潘克洛夫停下了脚步，呆呆地站在那里。托普跳进了水中，但那水豚躲藏在池沼深处，不再显露出来。

“我们等一会儿吧，”那位年轻小伙子说道，“因为它很快就会浮出水面呼吸的。”

“它不会淹死吗？”纳布问道。

“是的，不会，”赫伯特答道，“因为它长着蹼足，所以它几乎可以算是两栖动物。我们还是守候住等它露出来吧。”

托普一直呆在水中游着。潘克洛夫和他的两位伙伴在水潭边各据一方把守着，以切断那头水豚的所有退路。托普则在池沼水面上游来游去寻找水豚。

赫伯特的那番话果然没错。几分钟过后，那动物浮上水面了。托普立即跳到它身子上面去，咬住它不使它再往下沉。过不一会儿，那水豚被拖到岸边来，纳布一棍子就将它打死了。

“好哇！”潘克洛夫呼喊了起来，他情不自禁地发出这胜利的喊叫声，“只要有一堆燃炽着的炭火，这只啮齿动物就会被啃得只剩下骨头！”

潘克洛夫将水豚扛在他的一边肩膀上，他看了看太阳高度，估计是下午两点钟左右，于是他便叫大伙回去了。

托普的本能对这些狩猎者们并非不无益处，多亏这只精明的动物，他们

得以重新找到原已跑过的路。半个小时过后，他们来到了这条水流的拐弯处。

如同第一次所做的那样，潘克洛夫迅即做了一个木排，显然，要是没有火的话，这些活儿在他看来都是白费，那木排顺流直下的同时，大伙就向着“烟囱管道”回去了。

然而，还没有走到 50 步路，那位水手就止住了脚步，再次发出一句令人莫名其妙的“好哇！”呼喊声，他同时用手指向那悬崖峭壁的拐角处，高喊着道：

“赫伯特！纳布！你们看呀！”

一缕缕轻烟正从岩丛中逸出，盘旋在那上头，袅袅升起，腾空而去！

第十章

工程师的发明——赛勒斯·史密斯担心的问题——向高山进发——森林——火山土——野鸡——岩羊——第一高地——夜间露宿——火山锥顶

过了一会，这三位狩猎者便来到噼啪作响的炉火前。赛勒斯·史密斯和那位记者正在那儿。潘克洛夫手里拎着水豚，无言地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

“怎么样，我的勇士，”这位记者大声说道，“火，真的是火，它完全可以烧烤这只大野味，而我们待会就能享受享受这猎物之美味嘞！”

“可谁生的火啊？……”潘克洛夫问道。

“太阳！”

吉丁·史佩莱的回答是确切的。正是太阳此时提供这种热，潘克洛夫对此表示赞叹。这位水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是那样的惊奇，令其竟然没有想到询问那位工程师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你们有一块透镜了，先生？”赫伯特问赛勒斯·史密斯。

“没有，我的孩子，”后者答道，“可是我做了一块透镜。”

于是，他就把自己当作透镜用的那个装置出示给大伙看。这是非常简单的两片玻璃，这两片玻璃是他从那位记者和他自己的怀表上取下来的。他将两片玻璃合在一起，中部灌满水，边缘用胶泥粘上，这样就制作了一块名符其实的透镜了。这块透镜把太阳光线集聚在一处十分干燥的地衣上面，地衣最终就燃着了起来。

那位水手仔细地看这个装置，然后他注视了一下那位工程师，一句话也没有说。不过，他那眼神却是意味深长啊！在他的眼中，赛勒斯·史密斯如果不是一个神仙，那可肯定不再是一位平凡人。他终于开口，而且在高喊着道：

“请将这事记下，史佩莱先生，把这事记录在您那本子上啊！”

“已经记下来了！”这位记者答道。

跟着纳布协助这位水手准备了烧烤用的叉子，将水豚的内脏掏空并且清洗干净，然后就像烤乳猪一样把水豚放置在噼啪作响的旺火上烧烤起来。

这处“烟囱管道”重新变得比较可以住人了，这不仅因为有了炉火各处通道显得暖和起来，而且还因为原先那类隔墙也已用沙石修复好了。

他们三人此时清楚了：这位工程师和他那伙伴充分利用了这一天。赛勒斯·史密斯近乎完全恢复了体力，而且尝试过爬到那高地上面去。目测高度和距离是他的特长，他站在高地最高处，长时间地注视着那火山锥，这个他意欲明天就要爬到其锥顶上去的地方。这座山峰位于西北面大约 6 海里远处，在他看来，其海拔高度为 3500 英尺。因此，一位观测家站在它的峰顶上，他的视线可以达到至少 50 海里空间范围地区。赛勒斯·史密斯要跟随大伙一起登顶，不是没有理由的，他可能就是要轻而易举地解决他将作出解释的那个“大陆还是岛屿”问题。

大伙吃上了一顿像样的晚餐了。人人都说水豚肉味美极了。这顿饭餐还有马尾藻和意大利五针松种仁充实配食，期间那位工程师讲话不多。他在操心着明天的计划安排事情。

曾有过一到二次，潘克洛夫就应该怎么做的问题表达了某些看法，然而，赛勒斯·史密斯显然是一名做事有条不紊的才子，仅限于摇头作答罢了。

“明天，”他反复说道，“我们将会知道该怎么对付，跟着我们就将相

应行动起来。”

饭餐结束之后，重新在炉火中投抛上几抱柴，这样，包括忠心耿耿的托普在内的这些“烟囱管道”的主人都进入了甜蜜的梦乡了。这一个晚上过得很安宁，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因此第二天——3月29日——，他们醒来时都精神抖擞，即时准备着进行那将会决定他们命运的远征。

一切已经准备就绪，只等动身起程。剩下来的那些水豚肉食，仍然可供赛勒斯·史密斯和他的伙伴们在24小时期间食用。再说，他们完全希望在路途中会得到补给。鉴于那玻璃镜片已重新安装回那位工程师和记者的怀表上去，潘克洛夫于是便烧了一块焦布作火绒用。至于火石，在这类火成岩地区应该是不缺乏的。

早晨7点半钟，这些探险者们带上棍棒就离开那“烟囱管道”动身出发了。潘克洛夫认为，现时最好先走森林里已经走过的路，即使另经别路回来。大家都照着办了。这也是到那山上去最近的路。他们于是就绕过那南边的拐角，沿着这条水流左岸行走，进入了这水流拐弯向西南流去的那个地方。他们在绿树下找到了曾经走出来的那条小路，这时上午9点，赛勒斯·史密斯和他的伙伴们到达那森林的西部边缘地带。

他们走过的地方，最初是沼泽地，接着是干燥沙质地，一直没有什么太多的高低不平之处，此时出现了一处缓坡，使得此地再从这处海岸升起，向着内陆地方延展。在这一带的乔林下面有某些动物，很会逃跑。托普精明地将它们赶出来，但它的主人立即就把它叫了回来，因为追捕它们的时刻尚未到来。往后大家就会明白，这位工程师一点也不是让自己的既定想法轻易改变的那种汉子。对于沿途那种地形，那些天然物产，他简直是不屑一顾。他的唯一目标，就是他声言要爬上那山峰，因此他就一直朝着那山峰走去。

到10点钟的时候，他们休息了几分钟时间。走出森林，这个地方的山岳形态脉系便展现在眼前了。那座山峰有两个火山锥。第一个火山锥在大约2500英尺高度处斜截锥立而起，支撑着它的是一些起伏不定的山梁支脉，这些山梁看上去分支出来，如同一只巨大猛禽的爪子，且它的这些爪子又都紧紧地叉爪在地面上那样。在这些山梁支脉之间形成同样多的峡谷，谷里树木林立，那最后一处树丛直立长高，直到与第一火山锥锥顶平齐。不过，这座高山朝向东北的那部分树木较少，可以看到一些相当深的长条斑纹，这大概是一些熔岩流留下的痕迹。

第二个火山锥依起在第一个火山锥上，其锥顶略呈圆形，而且稍为偏向一边。仿佛戴在一边耳朵上面的大圆帽。这个火山锥看上去由光秃秃的泥地构成，在很多地方表面有一些淡红色的岩石。

他们商定好要爬上去的就是这第二个火山锥的峰顶，而且最佳的路径是沿着山梁支脉的山脊爬上去。

“我们现是在一处火山地带。”赛勒斯·史密斯说完这话就带领他的伙伴们开始沿着一条山梁支脉的背脊慢慢地往上爬了。这山梁支脉弯弯曲曲地通向第一高地，因此行走起来比较容易。

在这土地地面，隆起之处很多，这显然是那类火成力量在地壳深处产生激烈震动所造致。这里那里，到处都是漂砾、玄武岩碎块、浮石、黑曜石。那些针叶类树木簇状独自向上生长，在那处500英尺下面地方，在那狭窄峡谷深处，树丛生长得特别茂密，几乎连太阳光线都难于透射进去。

在攀登山坡最下面部分期间，赫伯特发现有一些大动物新近走过时留下来的脚印，像是猛兽抑或其他种类动物的脚印。

“这些野兽兴许不会轻易地将它们的地盘拱手让给我们的啊？！”潘克洛夫说道。

“那么，好啊，”那位曾经在印度猎捕过老虎，在非洲又打过狮子的记者回复道，“我们会有办法对付的。可是，在这期间，我们得要十分小心呀！”

于是，他们便慢慢地向上攀登起来。由于道路变得越发曲折，且障碍丛生，不能直接向上攀爬，路程就显得长了。甚至有时，悬崖还会突然出现，于是他们发觉自己正身处在一处深深的裂隙边缘，这样，他们就都得绕道过去。因此，他们就得常常回头找别的可以通行的路径，这既花费时间，又使人劳顿。到了中午的时候，他们在一簇宽阔的冷杉林底下歇息吃午饭，此处旁边有一条小溪，流水往下冲成瀑布，他们此时离那第一高地处还有一半的路程要走，因此看来，从这个时候起，很有可能只会是在夜幕降临之时方才到达该处高地。

从此处地方看去，海平面显得更加宽阔起来了；不过，在海平面的右侧，由于东南面那个尖突出来的海角遮挡，看起来还不能肯定该处海岸在那突然拐弯的地方是否与某一内陆地方相连在一起。在海平面左侧，向北望去，视线可达足足几海里距离；可是，往西北方向他们居住的那个地方看去，视线打从这个地方起却突然被一处切削般的奇形怪状的山梁支脉遮挡住，这山梁支脉形成，简直就是中央火山锥的那强力支柱。因此，赛勒斯·史密斯想要解答的那个问题，大家现在还完全不能推断出来。

下午1时，攀登又开始进行了。他们不得不迂回向着西南方向走，并且再次进入那类相当浓密的灌木丛里头。在这里，林间有几对雉类鸡形目鸟儿在飞舞。这是一些“野鸡”，它们的喉咙下面挂着肉瓣，眼睛后面长着一对圆柱形小冠毛。这种野鸡的体形跟家鸡般大小，雌鸡浑身褐色，雄鸡羽毛则呈鲜红色，上面点缀着不少的白色斑点。吉丁·史佩莱飞起一石，掷得灵巧而有力，一下就击毙了一只野鸡，潘克洛夫因为爬山而显得饥肠辘辘，他看见这些野鸡早就已经垂涎欲滴了。

离开此处灌木丛地段以后，他们搭起简易人梯，翻越过一段100英尺距离的非常陡峭的陡坡地带，爬上了那平台上头，这儿很少树木，土壤像是火山灰所成。这时他们就折返向东，从这里再往上爬就得弯弯曲曲绕道而行，因为坡度十分陡峭，这样，人人都得小心翼翼地选择自己落脚的地方。纳布和赫伯特走在前面，潘克洛夫包尾，那位工程师和记者夹在他们中间。这儿可看到很多兽迹，常来光顾这一带高地的动物想必一定属于步态稳健、脊骨柔软的岩羚羊或者比利牛斯岩羚羊。他们看见了几只，但潘克洛夫没有说对它们的名谓，因为在某一特定时刻，他高喊着的是：

“有一些绵羊啊！”

大家都停下了脚步，在离他们50步路的地方有半打体形高大的动物，它们那粗犷的角向后弯曲，角尖扁平，褐色光滑的长毛遮盖着蓬松的底绒。

这完全不是一些普通的绵羊，而是温带山区常见的一种野生动物，赫伯特给它们起的名字叫做岩羊。

“它们有羊后腿和羊排吗？”那位水手问道。

“有。”赫伯特答。

“好啊，这就是绵羊啦！”潘克洛夫说道。

这些动物站在玄武岩碎块间一动不动，惊愕地望着那些探险者，它们像是第一次看见这些两足行走的人类。接着，它们不知怎么突然警觉而害怕起来，转眼间跳到岩丛中去，消失得无影无踪。

“再见了！”潘克洛夫以一种十分滑稽的口吻对它们喊道，而赛勒斯·史密斯、吉丁·史佩莱、赫伯特和纳布都禁不住地笑了起来。

攀登继续进行。大家常常可以观察到，在某些斜坡上面，有着一些熔岩石的痕迹，而熔岩上面的柱沟，深浅程度变化十分不定。有的时候，有一些小的硫质喷气孔截断了那些攀登者行进的道路，于是他们便只得顺着它们的边缘绕将过去。在好几处地方，那种硫质以晶体固结形态沉积下来，在这类晶体固结物质形成之中，先前一般都有熔岩溢出，其表现为不规则的、高强度的粒状白榴火山灰，也就是无数细小的长石质的晶体生成的微白色灰烬。

快到那第一高地的时候，由于这高地是在该火山锥的下部截锥形成的，因此攀登的艰难程度完全就可想而知了。接近4点时分，那最后一处林区已经越过。现在，到处只是偶而有些地方生长着几棵弯曲低矮的松树，它们长在这个海拔高度地方，存活条件一定非常恶劣，得要抵御来自那海面上的阵阵狂风吹袭。对于那位工程师和他的伙伴们来说，幸运的是此时晴空万里，这处环境一片安宁，因为在那海拔3000英尺高度地方，要是刮起一股强风，势必阻碍他们的攀登进程。天顶下面空间纯净，可感觉到那清晰的气流透过。他们的周围呈现出一片平静。他们是不再见得太阳了，因为那个火山锥的上部宽阔幕障正遮挡住西面那半边天际，而且因之所造成的那大片阴影便一直延展至这处海岸，随着光芒四射的太阳在其白天运行行程内的徐徐落下，那般阴影也都不断在扩大起来了。某些雾气，与其说是云，不如说是轻雾，正开始在东边显现，且在太阳光线的作用下呈现出五光十色的美妙景致。

这个时候，这些探险者距离他们原打算要到达的那个高地只有500英尺，这可是为了方便需要在那儿扎营过夜的距离，但是，这500英尺将会增大变成2海里以上，因为道路蜿蜒曲折，必须盘旋迂回着走，踉踉跄跄而行。可以说，脚踩下去的泥土很容易坍塌。那类斜坡经常都会出现一处相当宽阔的隅角，要是在那熔岩流上面行走就更是会打滑，这时那类条痕或者柱沟，由于受到风雨的侵蚀，提供不出一个充分的支撑点来。最后，夜幕慢慢临近起来了，而且天色已几乎是黑了下去，赛勒斯·史密斯及其伙伴们，此时才终于抵达第一个火山锥的这处高地，经过7个小时的攀登行走，他们也都显得十分之疲惫不堪了。

那么，眼前要做的事情便是安排宿营，恢复体力，同样先得吃饭，然后睡觉。那座高大山峰这第二层是在岩石基础上升高起来的，在这类岩石中间不难找到一处安身之所。周围的燃料并不很多。然而高地上面的一些地方遍地都有干枯了的灌木丛，加上还有地衣，用这些就可以生起火来。当那位水手用石块围起一个炉子——这是他习惯用的起炉灶做法——的时候，纳布和赫伯特期间就负责去准备燃料。过不一会儿，他们就抱着荆棘回来了。他们用火石打出了火星，点燃着焦布，接着纳布吹了吹火，稍过片刻，一堆火就在那岩石的背风处噼噼啪啪地燃旺了起来。

他们生这堆火的目的是不是为着烧烤那野鸡肉食，而是为了御寒，一来当时晚间寒冷稍显，再说，纳布正将这野鸡留待第二天食用。他们的这顿餐食是那些剩下来的水豚肉和几打意大利五针松种仁。他们都吃完饭的时候，时间还没有到晚上6点半钟。

此时，赛勒斯·史密斯想要利用那半明半暗的夜色进行一些勘察，探察一下承托起那座高大山峰上部火山锥的眼前这宽阔的环绕层面。他想在睡觉之前了解清楚，他能否绕得过这个火山锥的基础层面地方。为的是，万一碰到在它的侧面，由于倾斜坡度太陡，他就无法攀上其峰顶之时能有所作为。这个事情可是一直在使他操心，因为，从这山形侧向急拐弯处，也就是说，从其拐弯向北那一侧地方，可能就是没有通行到这个高地的行走攀爬路径。因此看来，一方面要是不能攀登上这座高大山峰峰顶，另一方面又不可以绕过这个火山锥的基础层面，这样就不可能看到这地区的西面部分情形，也就是说，他们这次攀登的原本目的就会是没有完全达到了。

于是此时，潘克洛夫和纳布留下来张罗宿营处，吉丁·史佩莱将当天发生的事情写下，而那位工程师则是不顾自己的疲劳，开始沿着该高地围绕边缘地带，向北走去。赫伯特陪伴他一起前往。

夜色很美而且宁静，四周显得还不是很黑暗。赛勒斯·史密斯和那位年轻小伙子互相靠近着行走，没有说话。高地上的一些地方开阔宽广，在他们看来是毫无障碍。在另外的一些地方，一堆一堆崩塌物挡道，只有一条狭窄的羊肠小道，两人不能在它的上面并排着走。走了20分钟以后，赛勒斯·史密斯和赫伯特还是要不得不停下来。两个火山锥从这个地方开始汇合到一处，这里不再有将那座高大山峰分隔成两部分的那种谷肩。这处地方的坡度接近70度，要绕过去是不可能的。

如果这位工程师和那个年轻小伙子不得不要放弃从旁绕过去的打算，那么他们就只好直接往火山锥上爬了。

事实上，他们的前面出现了这处高地的一个深洞。原来这是风化了的火山口，火山爆发时，岩浆就从这里喷出。凝固的熔岩和板结的火山渣形成了一级级宽阔的天然阶梯，这兴许为他们爬到这座高大山峰峰顶提供了方便。

赛勒斯·史密斯一眼就看出这是个火山口，于是，他就毫不迟疑地向着那巨大的裂口走去，赫伯特则紧跟在其后面。他们愈往里走就愈显得黑暗。

这时距离山顶还有1000英尺高度的行程待翻越。火山口那内斜坡能走吗？这个问题等会就知道。只要不被挡住去路，这位工程师就会继续他的攀登行程。非常幸运，火山口的这类内斜坡呈螺旋形状，显得长长，十分蜿蜒曲折，勾划出这个火山内里一种宽阔螺旋状况，因此有利于向上攀登行走。

谈及这个火山本身，它无疑是完全熄灭了的。没有一丝烟雾自其侧面逸出。在它那洞穴深处，没有点滴火星显出。既听不到有轰隆声响，也听不见有微弱的嘶嘶声音，一点震动都没有从这个黑黝黝的深井里传将出来，这个深井或许一直通到地球深处腹地。甚至空气，在这个火山口的内里，也都完全没有硫磺气味渗透出来。这种状况表明，这倒不是一个沉睡中的火山，而是一座已经完全熄灭了的死火山了。

赛勒斯·史密斯的尝试可能会获得成功。赫伯特和他，此时正慢慢地沿着火山口的内壁往上攀登行走，并且发觉他们头顶上的火山洞口变得越发宽大起来。火山锥边缘环绕的那部分圆形天际范围显著地扩大着。因此可以说，赛勒斯·史密斯和赫伯特每每前进一步，都有一些新的星星映入他们的眼帘。南方天空那美丽的星座此时闪烁生辉着。天顶上，天蝎星座 星纯净光芒闪耀，艳丽夺目，而不远之处，是那半人马星座 星，有人认为，这是离地球

最近的恒星。跟着，随着火山洞口的扩大，出现了南鱼星座北落师门，南三角星座，而最后，在近乎地球南极的上空，空中闪耀着那南十字星座，它此时取代北半球的北极星出现在那天顶上。

接近晚上 8 点时分，赛勒斯·史密斯和赫伯特登上了这处高大山峰上层峰顶，即那个火山锥锥顶。

这个时候，天色已经是完全暗黑了，使得视线不能及至两海里范围以外地区。大海包围着这片陌生的土地，或者还是西面，这片土地与太平洋中的某个大陆相连？现在仍然不得而知，朝西望去，天际间有一条带状的乌云，且明显显现出来，使得夜色更为黑暗，这时天水是那样圆连成一片，变得如此模糊不清，简直分不清该地方是天空还是海洋。

然而，在天际间的一处地方，突然出现了一种朦胧的光，随着乌云正在飘升向天顶，那模糊的微光则就在缓慢地往下移。

原来那是月亮的恩赐，这是一钩娥眉月的作为，不过，这时月牙形已接近消失。然而，它的亮光足以使得那地平线将该处的轮廓明显显示出来，而且当时乌云已经飘散开去了，因此那位工程师得以看见月光映照在一处水面上，并在其中荡漾那一刻情景。

赛勒斯·史密斯一把摸住那位年轻小伙子的手，并以一种低沉的嗓音说道：

“一处岛屿呀！”

这时，那月光的娥眉月形貌就消逝在那片波涛里了。

第十一章

在火山锥顶——火山口内里——周围是海——眼前不见陆地——鸟瞰是处海滨——水文地理与山岳形态——小岛有无人居住——港湾、海湾、海角、水流等的命名礼——林肯岛

半个小时以后，赛勒斯·史密斯和赫伯特返回到宿营地。这位工程师只是简略地告诉其伙伴们，说命运将他们抛落在一个岛屿的土地上面，而且明天大家就会看清楚。然后，各人就尽自己的能力准备睡觉事宜了。这样，这些“岛民”便在海拔 2500 英尺高度处的那个玄武岩洞穴里安安稳稳地酣睡了一夜。

第二天，3 月 30 日，烧烤好的野鸡仍然热辣辣，那位工程师匆匆吃过早餐后，便要再爬到火山顶上去，以便仔细观察这个岛屿，因如果这个地方远离大陆或者远离于船只来往太平洋各群岛的航路，那么他和他的伙伴们就有可能终生被禁闭在这个岛屿上。这一次，他的伙伴们跟随着他一起去进行这一新的探索。他们同样想去看看这处荒岛的真面目，因为从今以后他们就得靠这个岛上的资源来维持生计的了。

大约早晨 7 点钟，赛勒斯·史密斯、赫伯特、潘克洛夫、吉丁·史佩莱和纳布就离开了这处宿营地。他们对自己所处的境况并不感到担忧，这是因为他们对自己有信心。但是，必须指出，赛勒斯·史密斯和他的伙伴们的信心的基点是不一样的。这位工程师有信心，因为他有把握从这块荒凉的土地上获取他及其伙伴们生活所需要的一切。而他的伙伴们之所以完全有信心，则正是因为赛勒斯·史密斯和他们在一起。这般差异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潘克洛夫，自从重新生起火来这件事情后，他连一刻都从未感到悲观过，只要和工程师在一起，哪怕同在一块光秃秃的岩石上，他都绝不会感到失望。

“呵！”他说道，“我们离开里士满，可并没有经过官方准许啊！这里没有任何人拦阻我们，我们将来要是想不出办法离开这里到其他地方去，那才怪呢！”

赛勒斯·史密斯还是沿着昨天夜里走过的路径走。他们经由形成谷肩的高地绕过这个火山锥，直向着那处巨大洞穴的开口走去。此时天气很美。太阳正在一处纯净的天空冉冉升起，阳光普照着这座高大山峰的整个东侧山坡。

火山口到了。它和那位工程师在黑暗中所辨认出来的情形完全一样，也就是说，它是一处宽阔的漏斗状洼地，从下到上显得愈来愈宽，口子不断扩大，直至那高地之上的 1000 英尺高度处上面。在开裂口下，是一道道又宽又厚的熔岩，它们自山峰的两侧往下蜿蜒而去，显示出当初岩浆往山谷的流向，这处岛屿的北面部分，到处都有这些斑痕沟迹。

火山口内面的斜坡，倾斜度不超过 35 至 40 度，攀爬上去既无困难亦无障碍。这里可以看到很久以前留下来的熔岩形迹，很可能是在侧边那个新喷口还没有喷发流出一条新径以前从这个火山锥锥顶溢流下来的。

至于其地下底层与火山口贯通形成的这处火山管，凭视力是不能估计出它的深度的，因为管道里面，无处不令人陷入黑暗之中。然而，论及这个火山已经熄灭，那可是不容置疑。

还不到早晨 8 点，赛勒斯·史密斯和他的伙伴们就一齐来到了那个火山口的顶峰上面，这时他们站在北边隆起来的圆锥形岩石上头。

“大海！到处是大海大洋啊！”他们在高声呼喊，他们像似按捺不住地冲口喊出这话，似乎他们从此成为这岛上的一些岛民了。

大海，的而且确，他们的周围，方圆四处都是一片无边无际的平静水面啊！也许在没有再次爬上这火山锥锥顶之前，赛勒斯·史密斯原本还希望前一天夜里在黑暗之中不可以看得清楚，企盼着这一次能够发现某处海岸，某处邻近岛屿呢。然而，极目天边，也就是说，在一处方圆 50 多海里范围地区，完全见不到任何东西。在能看到的，完全没有陆地的影子。看不到有孤帆只影。整个广袤满目苍凉，这处荒凉岛屿就在那无垠周边的大海大洋正中间。

那位工程师和他的伙伴们此时都默默无言，站着一动不动，扫视那大海大洋各个方位有好几分钟时间。这片汪洋大海，极目之处，他们全都搜寻过。潘克洛夫的视力好得真令人赞叹，但他同样没有发现任何东西，而眼前的状况也确实如此，要是天际间有一处陆地高起，即使它模糊得有如一缕缕抓不着的水汽，这位水手也确实会辨认出来，因为大自然仿佛在他那眉弓下面安置了一副名副其实的天文望远镜啊！

观察过这片大海大洋后，他们的目光便转到他们正俯瞰着其整体的这个小岛屿上来了。第一个问题是吉丁·史佩莱提出，他此时是这般提问的：

“这个小岛屿大概是多大呢？”

的确，它在这方圆都完全不着边际的海洋中间是显得很小的了。

赛勒斯·史密斯沉思了片刻；他认真察看了这小岛屿的四周，并考虑到他当时处在岛上面的那个高度，然后说道：

“我的朋友们，这个岛屿海岸沿线总长大约 100 多海里，我想大概不会有错。”

“那么它的面积呢？”

“难以估计，”这位工程师答道，“因为它的地势太不规则。”

如果赛勒斯·史密斯没有估计错，这个岛屿和地中海的马耳他岛或赞德岛差不多大；但是，它的地形却是要复杂得多，而海角、地岬、地角、小海湾或小湾、港湾也都没那么丰富。这个岛屿奇怪的形状特别显眼。吉丁·史佩莱根据那位工程师的建议把岛屿的轮廓画了下来，大伙觉得它像一只十分古怪的动物，仿佛一只沉睡在太平洋洋面上的翼足目巨兽。

这处岛屿的形状的而且确是那样，认识这一点十分重要，那位记者这就立即相当准确地画了张这个岛屿的草图。

这处海岸的东部，也就是那些遇险者登陆的地方凹进去形成一个宽阔的港湾，港湾尽头的东南是一个海角。潘克洛夫第一次勘察的时候被隆起的地角遮住了视线。小岛屿的东北有两个海角围着海湾，海角之间是一道狭长的海峡，犹如一条角鲨半张着嘴。

从东北到西北，这处海岸呈圆弧形，很像动物扁平的头盖骨，接着海岸又往上凸起，但不十分明显，这处小岛屿的中央部分是火山。

从这隆起的地方开始，海岸从北到南比较平直，在海岸凹陷下去的三分之二周边地带，有一条狭窄的小湾，这个地方的海岸有点像一条巨大钝吻鳄的尾巴。

这条尾巴向海延伸去 30 多海里，形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半岛，其起算点就

在已经提到过的那小岛屿的东南面海角位置。半岛从东南圆绕弯转过来，在那地形勾勒独特的海岸的下部分，形成一个开阔的可供船只临时避风的港湾。

从“烟囱管道”到纬度相同的西海岸上刚察看过的这处小湾那中间地带，是小岛屿上最狭窄的地段，岛上距离只有 10 海里；然而，最长的地方，也就是从东北的峡口到西南端的半岛尾部，至少有 30 海里。

至于小岛屿的内陆地带情形，大致这样：从这个高大山峰到此处海岸，整个南面山坡部分树木生长茂盛，北坡干燥多沙。在火山与东面海岸之间，令赛勒斯·史密斯及其伙伴们感到惊讶的是，竟然发现有一个湖，湖的四周长着绿树，而岛上有这种树木，是他们一直都没有想到的。从这个高度上望去，这个湖好像同海在同一水平上，可是，那位工程师思考了一下，然后告诉他的伙伴们，说湖面大约在海拔 300 英尺高度处，因为海滨向着那高地伸展，而湖正座落在高地上。

“那么，这是个淡水湖吗？”潘克洛夫问道。

“一定是，”那位工程师答道，“因为湖水必然是从山里流下来的。”

“我发现有一条小水流流入湖中。”赫伯特手指着一条溪流说道。这条小溪必定是从西面那些山梁支脉渗透过来的。

“对呀，”赛勒斯·史密斯回应着，“既然这条溪流在向湖里灌水，那么这湖靠海一侧兴许就有一处出水口，湖水太满时就从那里排出去。我们回去时再去弄清楚这一点吧。”

在这些探险家们看来，这处小岛屿上的水系至少有这条弯弯曲曲的小水流和前面已经知道了的那条水流。然而，岛上有三分之二的地方覆盖着树木，形成宽阔的森林地带，因此也可能会有其他江河流入海中。甚至可以作出这般推测：这个地方属于温带地区，土地十分肥沃，此处植物区系极美树木品种非常丰富。至于小岛北面部分，完全看不出有什么水流的迹象；兴许东北方向那沼泽地带，里头会有一些积水的地方，可也仅此而已，再无别样了；总之，这里有的是一些沙丘、沙地、那类非常干燥的土地，这与小岛屿上大部分地区土壤富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那火山并不处于小岛屿的中央。它耸立在西北面地段，好像是两个地区的分界处。在西南、正南和东南三面，第一层列山梁支脉都被浓密的绿林遮挡得不能看见了。北面可就不一样，可以一直看清山梁分支情形，它们延伸到沙地平原上才消失。当年火山喷发时，就是往这一侧冲开一个缺口，而大片的熔岩则一直延伸到形成东北处海湾的那个狭窄的峡口地方。

赛勒斯·史密斯和他的伙伴们就这样在这座高大山峰山顶驻留了 1 个小时。这个小岛屿展现在他们眼前，宛如一幅彩色立体地形图，绿色为森林，黄色为沙地，蓝色为海洋。他们对整个岛屿的全貌已经是一览无遗了，惟有绿树覆盖下的土地、凹下去被树荫遮住的山谷和那火山脚下洞穿而又狭窄的深壑谷内里，这些地方时下仍在避开他们的探寻。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有待解决，而它想必会对这些遇险者的未来产生非常之大的影响。

这小岛屿上有人居住吗？

正是那位记者提出这个问题的，经过对小岛各地区刚才进行那般仔细的探究，答案似乎是可以否定的了。

没有任何一处地方发觉有人类建造的工程。没有一簇房舍，没有一间木

屋，海滨上面没有一条渔船，就连一缕可以证明有人家的轻烟也没有。这情况确实如此，直到距离他们 30 海里左右那最远端的地方，也就是西南边向大海伸去的那条尾巴形小湾处，即使是潘克洛夫的眼睛，也都看不见一幢住宅。小岛的四分之三覆盖着森林，他们又无法把它揭示开来，看看下面是否有村镇。然而一般说来，在太平洋波涛滚滚的洋面露出的狭窄地方，那些岛民通常都居住在这处海岸，而眼前所在这处海岸可是绝对荒芜。

直至经过更为深入的、彻底的探察，大家便不得不承认，这小岛上确实无人居住。

但是，附近一些岛屿的土著人是不是经常——哪怕是短时间的——到这个岛屿上来呢？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在大概 50 海里范围这一方海域，完全见不到有一处陆地的迹象。可是，50 海里海面，无论是马来人的帆船还是波利尼西亚人的大独木舟要横渡过去可说是件容易事。如此看来，一切就得看这岛屿所处的位置了，看看它是孤零零般在太平洋上，还是它邻近什么群岛。没有仪器，赛勒斯·史密斯往后能测定出这小岛屿所在的经纬度位置吗？这将会是困难的。在一切尚未定论之时，因而最好还是做些防备，提防附近的土著人会到岛上来。

对这个小岛屿的探察事情已经结束，它的形貌已有定论，它的地形已作考察，它的大小进行过估算，它的水文地理和那山岳形态都已清楚了。那位记者已把这地方的森林和原野的布局总的描绘在地图上。现在只待下山，从矿物、植物、动物三个方面去探察这片土地了。

然而，在示意其伙伴们下山之前，赛勒斯·史密斯却以一种镇静的和严肃的语气在对他们说：

“我的朋友们，眼前就是这狭窄的一小块土地，上帝之手将我们扔落在这上面了。正是在这处地方，我们将开始我们的生活，也许时间会很长。要是偶而有某一艘船只经过这里，我们同样也许会意外得救……我说‘偶而’，因为这小岛屿显得无关紧要，它甚至连一个可用以船只中途停泊的港口也没有，而且，它恐怕还处在一般船只来往的航路以外，也就是说，对于往来太平洋各群岛频繁的船只而论，这个小岛的位置过于偏南了，而对于绕过合恩角前往澳大利亚去的船只而言，它可又太靠北了。我完全不想对你们隐瞒眼前这种处境……”

“您可是说得有道理啊，我亲爱的赛勒斯，”那位记者动情地应答着，“您现在是和一些男子汉在一起。他们信任您，而您也可以依靠他们。是不是，我的朋友们？”

“我一定会听您的，赛勒斯先生。”赫伯特抓住这位工程师的手说道。

“无论何时何地，您都是我的主人！”纳布高喊着。

“至于我嘛，”那位水手说道，“您吩咐我做什么，要是我赌气不好好干，那我就不是潘克洛夫，而如果您完全愿意，史密斯先生，我们就把这岛屿建设成为一处小美洲！我们将在岛上建城市，修铁路，开设电报局，而到了将来某一天，这小岛的面貌改变了，变得治理好了，变得文明了，我们就将其献给合众国政府！不过，我现有个请求。”

“什么请求呢？”那位记者应答着询问道。

“就是不再将我们看作一些遇险者，而完全把我们看成是来这里垦殖的殖民民！”

赛勒斯·史密斯禁不住地笑将起来，而这位水手的那般提议被接纳了。

接着他对自己的伙伴们表示谢意，同时还补充说他要依靠他们的力量和上天的帮助。

“好了，现在我们就动身回那‘烟囱管道’去吧！”潘克洛夫大声喊道。

“请稍等一会，我的朋友们，”那位工程师应答道，“我想应该给这处小岛屿，还有我们眼前那些海角、地岬和水流起个名字了。”

“很好，”那位记者说道，“这样对我们往后要请示汇报就简单多了。”

“的确，”这位水手再次说道，“现在我们去哪里和从哪里来这就可以讲出个名堂来了。看来至少对在某个地方有了个概念。”

“比方说，那‘烟囱管道’吧？”赫伯特说道。

“对呀！”潘克洛夫回应着，“这名字叫起来已经很方便，而且又是我无意中想出来的。赛勒斯先生，我们就把那第一个宿营处叫‘烟囱管道’好吗？”

“好的，潘克洛夫，既然您已经这样给它命名。”

“太好了！至于别的，那将会是容易的了，”这位水手此时正在兴头上，又继续说道，“赫伯特曾经不止一次地给我讲述过鲁滨逊的故事，我们就像鲁滨逊那样给这些地方起名字好了，叫上苍港湾、抹香鲸地角、失望海角！……”

“或者还可以用史密斯先生的名字去称呼它们，”赫伯特回应着，“用史佩莱的名字、纳布的名字去叫它们呢！……”

“用我的名字！”纳布大声说道，此时露出来他那雪白的牙齿。

“为什么不可以？”潘克洛夫回应道，“纳布港，这就很好嘛！而且，还有吉丁海角……”

“我比较喜欢借用我们故乡的那些地名，”那位记者应答道，“这样将会使我们回想起美洲。”

“是的，对于那些主要的地方，”赛勒斯·史密斯这时说道，“我很赞成这样给那类港湾或海洋命名。比如，我们将东面那处阔港湾起名合众国港湾，把南面那海岸宽阔凹入处叫做华盛顿港湾，将我们现在脚下的这座山峰称为富兰克林山峰，把目前我们所看见的那个湖叫作格兰特湖，这就再好不过了，我的朋友们。这些名字会使我们想起我们的祖国以及那些为国争得荣誉的伟大公民们；可是，至于我们从这座山顶上所看到的那些水流、那类海湾、海角、地岬，我们可以根据它们的形状来命名。这样就比较容易记，而且又切合实际。这个小岛虽然形状很特别，但我们找一个能表示它的形状的名称是不会太困难的。至于森林中各处水流，我们现在还不了解，而对这些森林，我们都还要去勘察，还有那些往后可能发现的小湾，等以后我们发现时再作命名好了。我的朋友们，你们对此认为如何呢？”

这位工程师的提议，他的伙伴们都一致表示赞许。小岛犹如一幅摊开着的地图展现在他们的眼前，现时只待为其各个进出角隅之处命上名字，比方说小岛各处凸起部分。这个小岛上的地理名称将会是最终获得通过，而吉丁·史佩莱亦会将这些名字逐一记录下来。

正如那位工程师所说的那样，大伙首先将那两处港湾命名为合众国港湾和华盛顿港湾，把这座高大山峰起名为富兰克林峰。

“现在，”那位记者说道，“我建议把小岛西南端的半岛叫做蛇形半岛，把半岛末端那个尾巴状拐弯处称为爬虫地岬，因为它很像爬虫的尾巴。”

“赞成。”那位工程师说道。

“现在，”赫伯特手指着小岛的另一端说道，“那处海湾很像张开着的鱼嘴，我们就叫它鲨鱼湾吧。”

“这名字找得好嘞！”潘克洛夫喊着道，“我们还可以将之起名起得更形象些，将那嘴的两部分称之为颌骨海角哎。”

“这可是有两个海角呀。”那位记者示意道。

“那好，”潘克洛夫应答道，“我们可以谓之北颌骨海角和南颌骨海角啊。”

“都已记录下来。”吉丁·史佩莱回应道。

“现在就差小岛东南端的那处地角还没有名字了。”潘克洛夫说道。

“就是那合众国港湾末端地方吗？”赫伯特回应着道。

“爪形海角，”纳布脱口而出地大声说道，他也想成为他这块领地上某个地方的命名者。

而实际上，纳布找着了一个绝妙的名字，因为这个奇形怪状的小岛就像一只怪兽，而这处海角却是完全体现出那怪兽爪子的威力。

潘克洛夫对事情的进展感到高兴，心情还有些激动，因此他不一会就浮想联翩了起来：

对那条为这些移殖民们提供可饮用水的水流，气球将他们抛落在它的附近，就叫它为感恩河，以感激他们对上苍给予的那番恩惠。

这些遇险者首先着陆的那个孤立的小岛屿被命名为安全岛。

那“烟囱管道”上方有一道高耸着的花岗岩峭壁，峭壁上是一处高地，站在那里可以俯瞰整个宽阔的港湾，他们就将这处高地叫做眺望岗。

最后，他们把那茂密的，难以进去的覆盖着蛇形半岛的森林称为远西森林。

岛上看得见的和已经知道了的地方就这样命名完毕了，等将来有新的发现之时再行补充。

至于这处小岛屿的定位，那位工程师就根据太阳的高度和位置作出一种粗略的测定：合众国港湾和整个眺望岗高地在岛的东面。而第二天，根据日出和日落的精确时间和中午太阳的位置，他再将小岛那正北方向确切地定下来，因为，由于小岛在南半球，所以太阳正过中天时，它所经过的是北边而不是南边，这跟在北半球所看到的太阳视运动不一样。

这样，所有的命名工作已经完毕，而这些移殖民们只等走下富兰克林峰，回转到那“烟囱管道”去了，就在此时，潘克洛夫大叫了起来：

“唉呀！我们真是太糊涂了！”

“怎么啦？”吉丁·史佩莱问道，他此时已经合上他的记事本，并且站起身来准备走了。

“可我们这个小岛呢？怎么样呀！我们忘了给它命名啦？！”

赫伯特正要提议用那位工程师的名字给小岛命名，而且他的所有伙伴都会拍手叫好，然而当此其时，赛勒斯·史密斯却简单地说道：

“我的朋友们，让我们用一个伟大的公民的名字给小岛屿命名吧，这位公民现在正为捍卫美利坚共和政体的统一而斗争！就让我们把这小岛起名叫林肯岛吧！”

回应这位工程师的建议，是三次“好哇！”的高喊声。

于是，这一天晚上入睡之前，这些新来的移殖民在谈论着他们与祖国分离，谈到鲜血染红祖国大地那场可怕的战争，他们相信南方军很快就会被打

败，有了格兰特将军，有了林肯，北方军的事业——正义的事业——一定会胜利！

然而，这是 1865 年 3 月 30 日发生的事，而他们可一点也没有想到，16 天后在华盛顿发生了一起恐怖的谋杀案，在耶稣受难日那一天，阿伯拉罕·林肯竟然死于一个狂热分子枪下。

第十二章

校准怀表——潘克洛夫心满意足——可疑烟雾——红河河道——林肯岛上植物区系——那动物区系——山中野鸡——猎捕袋鼠——刺豚鼠——格兰特湖——返回“烟囱管道”

这些林肯岛上的移殖民向自己的周围看了最后一眼，然后在火山口的棱边上转了一圈，半小时后他们就回到昨天夜里宿营的高地上了。

潘克洛夫认为已经是吃早饭的时候了，于是这个时候，他们觉得应该把那位记者的表和工程师的表校准一下。

他们清楚吉丁·史佩莱的表未曾受到海水的侵蚀，因为他最初是被抛落在那处沙地上面，在浪涛冲及不到的地方。这是一件造工精致的计时器具，一块走时精确的怀表，而吉丁·史佩莱每天都从未忘记过留意给表上发条。

至于那位工程师的表，当他还在那沙丘的时候就一定是停了。

那么，这位工程师现就给它上发条，他根据当时太阳的高度位置，估计大概是早上9点钟，于是便把时针校正在这时刻上面。

正当吉丁·史佩莱要像他那样按当地时间调校表时，那位工程师却马上拦住他的手说：

“不，我亲爱的史佩莱，请等一下吧。您保留了里士满那里的时间，是吗？”

“是的，赛勒斯。”

“那么，您表上的时间是根据里士满的子午线确定的，而里士满的子午线和华盛顿的子午线又都是很接近，是不是？”

“大概是吧。”

“那好，就这样保留住这个时间好了。注意每天确实给表上发条，但不要拨动表内的那些针。这对我们以后或许会有用。”

“这有啥用？”那位水手心里想。

大伙吃饭了，而且早餐剩下来的水豚肉食和那类种仁最终被吃光了。然而潘克洛夫却是毫不担忧。他们将会在路途中得到补给。托普得到的是很小一块份食，它可完全会在灌木丛中找到猎食。此外，这位水手正想着直向那位工程师提出请求，请他制造火药和一两支猎枪，而他认为，这对工程师来说一点都不会有困难。

离开高地之时，这位工程师建议他的伙伴们另择一条新路返回“烟囱管道”去。他想察看一下处于树林环抱中的秀丽格兰特湖。于是，他们便沿着一条山梁支脉的山脊走去，注入格兰特湖的细流大概就发源于这些山梁支脉。这些移殖民在交谈中已经只用他们刚刚选定的地名，这些新地名大大方便了他们相互交流思想。赫伯特和潘克洛夫——一位是年轻人，另一位是带点孩子气——都显得兴意盎然，这位水手一边在走，一边还在说着：

“嗯！赫伯特，瞧那真是行嘞！我们不可能迷路了，我的小伙子，因为，不管是朝格兰特湖的方向走，还是穿过远西森林去感恩河，我们都可以去到眺望岗，然后到抵合众国港湾！”

大伙一致商定，一定要小组集体行动，彼此之间的距离不要分开太远。这小岛屿上的密林里一定有某些凶猛的野兽，为谨慎起见，必须各自提高警惕。最通常的是潘克洛夫、赫伯特和纳布走在前面，托普在前为他们开路，哪怕是最小的一个角落，它都不放过前去搜索一番。那位记者和工程师则结

伴同行，吉丁·史佩莱随时准备将发生的事记录下来，那位工程师大部分时间都缄默不语，偶而独自走开去拾些什么东西，时而是矿物，时而是植物，而他还总是把拾来的东西完全不加思考地放进自己的口袋里。

“那么他在拾什么鬼东西呢？”潘克洛夫在喃喃自语着，“我怎么看也看不到有什么值得弯腰去捡的东西啊！”

接近 10 点时分，这个小组走下了富兰克林峰的最后那片山坡。这个地方遍布着一些灌木丛和一些稀有树种。他们在一片黄色的石灰质地面上行走，这种土壤形成一处长达 1 海里的平原地段，一直延伸到森林中那空隙地带。大块大块的玄武岩——根据毕斯可夫实验可以证明，这种岩石需要 3 亿 5000 万年才能冷却——铺满在平原上，使得平原有些地方非常高低不平。然而，北部山坡上随处可见的那种特别的熔岩，这里却连一点痕迹都没有。

赛勒斯·史密斯当时以为可以一路上平安无事地来到流经树林直至平原的小溪流，可是他突然看到赫伯特急急忙忙往回走，而纳布和那位水手则躲在岩石后面。

“怎么啦，我的小伙子？”吉丁·史佩莱问道。

“一缕烟雾，”赫伯特回答道，“我们看见距离我们 100 步远的岩石丛里有一股烟在往上冒。”

“难道这里有人？”那位记者高声嚷道。

“在没有弄清楚我们将跟谁打交道之前，我们不要暴露自己。”赛勒斯·史密斯答道。“我很怕遇到土著人，如果岛上有，我希望不要碰见他们。托普哪里去了？”

“托普在前面。”

“而它没有吠吗？”

“是的，没有吠。”

“这就奇怪了。然而，还是设法叫它回来吧。”

这位工程师、吉丁·史佩莱和赫伯特在很短很短的时间内，便和他们的另两个伙伴会聚在一起，同时，也像他们一样，都躲在一些玄武岩石堆后面。

他们从那里清楚地看见一缕淡黄色的烟雾袅袅升上空中。

托普的主人轻轻吹了一声口哨它便回来了。这位工程师向他的伙伴们做了个手势，叫他们等着他，然后就溜进岩丛中间去了。

这些移殖民一动不动地焦急地等待着探听的结果，此时这位工程师突然把他们叫过去，他们即刻跑到他那里，并开始闻到一股刺鼻的气味弥漫于空气中。

刚看到这股烟雾时，那位工程师感到不安，这是不无理由的。然而这股烟雾的气味却很容易辨别，他一闻到这种气味就能猜到这种烟雾的来源。

“这个火，”他说道，“确切地说，这股烟雾，是自然界的产物。这里只不过是有一处含硫泉，它对治疗我们的喉炎有良好的疗效。”

“好极了！”潘克洛夫大声说道，“真走运，我可没有伤风感冒啊！”

这些移殖民于是向着冒烟的地方走去。在那儿，他们看见一股含硫泉水从岩石之间涌出来，泉水吸收空气中的氧气以后，正散发出一股强烈的硫酸气味。

赛勒斯·史密斯把手浸入泉中，感到泉水有一种滑腻的感觉。他品尝了一下，觉得有些甜味。至于水温，他估计有华氏 95 度，即摄氏 35 度。而赫伯特则询问他推算水温的根据是什么。

“十分简单，我的孩子，”他说道，“因为我将手伸进这水中的时候，我既不觉得凉，也不感到烫。所以它的温度和人体的温度相同，而人体温度就是大概 95 度。”

然而，此处含硫泉其时对那些移殖民却还派不上用场，他们于是便向着几百步以外的那个密林边缘走去。

果然不出他们所料，湍急清澈的溪水就流经这个地方，小溪的两岸很高，都是红土，这种颜色表明土壤里含有氧化铁。根据这种土的颜色，他们马上就将这条水流命名为红河。

其实这只是一条宽阔的溪流，溪水又深又清，是由山涧里的水汇合而成，它一半像河，一半像激流，时而静静地流过沙地，时而冲击在岩石上哗啦作响，或是从高处直泻下来形成瀑布，就这般从此处向着格兰特湖流去，流经将近 1 海里半长，30 到 40 英尺不同宽度的范围地带。这条河的水是淡水，而湖水的水想必也是淡的了。要是在湖边能找着一个比“烟囱管道”更合适的住处该是多好啊。

这条溪流下游几百英尺处，树木覆盖着两岸，这些树木大多数是澳大利亚和美国塔斯马尼亚温带地区随处可见的树种，而并非是他们离眺望岗几海里一带勘察时所看到的那针叶树类。这时候正是 4 月初，相当于南半球的 10 月，也就是初秋，树上的枝叶还很茂盛。林中主要是铁树和桉树，其中有的到第二年春天就会产生一种甘露蜜，这种甘露蜜完全类似于东方的甘露蜜。岸边有些地方丛生着澳洲杉，地面覆盖着高起的草地，新荷兰把它叫做“草甸”。然而，太平洋上各群岛盛产的椰子树在这处小岛屿上面却是找不到，也许是这里纬度太低的缘故。

“真可惜！”赫伯特说道，“一种那么有用的树，而结出的果实又那么好！”

成群结队的鸟儿在疏疏落落的桉树和铁树之间飞来跃去，稀疏的树枝对它们的活动并无妨碍。黑色的、白色的和灰色的美冠鹦鹉，五颜六色的长尾鹦鹉，浑身闪耀着绿色光泽的“红头鹦王”，蓝色丝舌鹦，“蓝色巨鹦”，接眼看去花花绿绿，像似一只万花筒，这些鸟儿飞来跳去，还一面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

突然，一矮树丛间响起一阵奇怪的打斗声。这些移殖民先后听见了鸟叫声和四足兽的吼声，以及一种好像土著人唇间发出的咂嘴声。纳布和赫伯特朝那丛林冲将过去，连小心戒备的基本原则也抛到脑后去了。幸而那儿既没有凶猛的巨兽，也没有可怕的土著人，原来只不过是有些半打善于模仿各种声音的飞鸟，就是他们曾经见过的那类，是一些“山野鸡”。几下棍棒，熟练老到，结束了那个模仿场面，这可为晚餐带来一种味道极美的野味佳肴。

赫伯特还发现了一些美丽的鸽子，它们长着青铜色的翅膀，有的长着华丽的冠毛，有的浑身碧绿，像是麦加利港那类鸽子的同属；但是，要想捉住它们是不可能的，还有一些乌鸦和喜鹊也都一样不可能逮着，因为它们都是群飞而逃的。放一枪铅砂猎枪，兴许会将这类飞禽打下一群，可是这些狩猎者眼前有的武器，只限于投掷类武器，使用的石块，当枪和长矛用的只是棍棒，而这类原始家伙是完全不能满足需要的。

成群的四足兽在丛林里跑了过去，它们连蹦带跳，一跃就是 30 英尺，犹如真正的飞兽，跳得又快又高，简直就像松鼠一样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这时他们就更清楚地感到手中武器的不中用了。

“袋鼠！”赫伯特喊道。

“那可以食用吗？”潘克洛夫回嘴问道。

“炖袋鼠肉，”那位记者答道，“那可抵得上最好的野味肉哎！……”

吉丁·史佩莱这句诱人的话还没有讲完，那位水手和纳布以及赫伯特便向袋鼠追去了。

赛勒斯·史密斯想把他们叫回来，但却白费力气。那些猎人想追上它也是徒然，这种灵敏的、弹跳性强的动物跑起来就像皮球一样跳得又高又远。他们追了5分钟，连气也喘不过来了，而那群袋鼠却钻进矮林里头不见了。托普也一样不见得比它的那些主人们强多少。

“赛勒斯先生，”潘克洛夫见这位工程师和那位记者来到自己身边时说道，“赛勒斯先生，您看得很清楚啦，非造些枪支不可啊。这事将是可能的吗？”

“兴许可以吧，”这位工程师回答道，“那我们首先从造弓和箭开始好了，我相信您使用起来一定像澳洲猎人一样灵巧自如。”

“制弓造箭！”潘克洛夫撇着嘴说道，“那是为孩子们做的玩意儿呀！”

“请别自命不凡，潘克洛夫朋友，”那位记者应答应着说，“在多少世纪里弓和箭曾经足以使鲜血染红大地。火药只是近代才有，可是战争——很不幸呀！——自有人类以来就有了。”

“这话真是说到我的心坎上了，史佩莱先生，”这位水手回应道，“可我说话总是心直口快，只得请您原谅我咯！”

然而，赫伯特一向对博物学情有独钟，他又回到袋鼠的话题上来了：

“不过，我们在这儿跟之打过交道的是最难抓到的一种。这就是一种巨型袋鼠，长着灰色的长毛，因此，如果我没有记错，还有一些黑袋鼠和红袋鼠，一些岩石袋鼠、鼠袋鼠等，这些袋鼠比较容易捕捉。据统计，袋鼠有12种……”

“赫伯特，”那位水手教训人般说道，“对我来说，袋鼠只有唯一一种，那就是‘用铁扦烤袋鼠’，而我们今天晚上正是缺这种袋鼠！”

大伙一边听着潘克洛夫师傅的新分类法，一边在禁不住地笑将起来。晚餐就只好吃鸣禽野鸡了，这位诚实的水手对此毫不掩饰自己心中的遗憾；然而，运气又将再一次给他显示得意的机会。

因为这个时候，托普像是完全为着自身利益，根据它的本能到处搜索，它肚子愈饿，它的嗅觉就愈是灵敏。要是托普独自去狩猎，不管它逮着什么猎物，它都会啃个精光而不留给这些猎人一点一滴；可是纳布现在在监视着它，而他却是做得对。

将近下午3时，托普这只狗钻进灌木丛中不见了，接着，一阵低沉的叫声说明它不一会就将跟某只动物搏斗。

纳布冲了过去，而实际上，他发现托普正在贪婪地啃咬一只四足兽，而要是晚冲过去10秒钟，托普也许就会把它吞下肚子里去而认不出来了。幸而这只狗攻击的是一窝三只，另外两只啮齿动物——涉及的这种动物属于这一类——被咬死在地上。

纳布于是一手提着一只胜利归来了。它们的体型比野兔还要大，浑身长着黄毛，上面夹杂着浅绿色斑点，而它们的尾巴则退化得只剩下一小段了。

这种啮齿动物的名称对这些合众国公民来说并不会觉得陌生。这是刺豚鼠的一种，名字叫做“马拉”，比热带地区的同属稍为大一些，是真正的美

洲兔，耳朵长长，嘴里每边有五颗臼齿，这就是它们跟刺豚鼠的不同之处。

“好哇！”潘克洛夫呼喊道，“烤料来了！因此现在我们可以回家了！”

他们稍停了片刻又继续前行了。铁树、山茂桤和高大的桉树形成一处拱门，清澈的红河河水从下面流过。美丽的丁香树高达 20 英尺。还有另外一些是这位年轻的博物学者叫不上名字的树木，他们低垂在这条溪流水面上，河水在绿荫下潺潺流过。

这时，这条水流河面显著变宽，赛勒斯·史密斯估计距离它的河口不太远了。果然，当他们走出美丽浓密树林时，那河口就突然出现在他们的眼前了。

这些勘察者到达了格兰特湖西岸。这个地方的景致很值得一看。这个湖泊的周边长大约是 7 海里，面积大概为 250 英亩，湖边生长着各种各样的树木。东边几处较高的地方是美丽如画的屏障，再过去就是熠熠发亮的大海平面。湖的北边则微微往里凹将进去，与湖的南边下方拐角尖起的轮廓形成鲜明对照。很多生活在水边的鸟儿常到这个小安大略湖畔来栖息，在离南岸几百英尺的湖面上露出一块岩石，这块岩石象征着美洲同名湖泊安大略湖中的“千岛”。岩石上面共同栖息着几对翠鸟，它们一动不动地停在那里，静候着鱼儿游将过来，一有动静，它们就会尖叫一声，钻入水中，紧接着就衔着猎物出来。此外，有一些野鸭、鹈鹕、黑水鸡、红嘴鸟、刷舌鸟，以及一两只美丽的琴鸟，这琴鸟展开的尾巴形如一把雅致的里拉，这些鸟儿都在岸上或是在小岛上大摇大摆地行走着。

这是一口淡水湖，湖水清澈湛蓝，几个地方泛起了水泡，涟漪在水面上荡漾开来，然后又彼此汇合在一起，水里游鱼一定不少。

“这湖实在是美啊！”吉丁·史佩莱说道，“我们最好就住在这湖滨！”

“我们定会住到这里来的！”赛勒斯·史密斯应声道。

这些移殖民这时打算抄最近的路径返回“烟囱管道”去，他们于是就朝着湖岸南边那拐弯处往下走。这里的灌木和荆棘丛林从未曾有人走过，他们要用双手从这儿开辟出一条通道可不是易事，这样，他们便向海岸边走去，直走到眺望岗北面。他们朝此方向走了 2 海里，接着穿过最后一处林幕，那高地便出现在他们的眼前了。高地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草甸，再往外去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海。

要返回那“烟囱管道”去，只需斜穿高地再走 1 海里路程，然后往下走到感恩河那转弯处就到了。然而，那位工程师想了解一下湖水满涨时水是从哪里泄去和怎样泄去，于是他们便又穿过树林继续向北勘察了 1 海里半的地带。因为，附近很有可能有一处溢流口，而且大概就是透过那花岗岩一断裂处泄泻下去。总之，这个湖是一处巨大盆地，小溪流水逐渐把它灌满，而湖水满盈时就会形成某一瀑布流注入大海。如果真是这样，那位工程师考虑的也许是可能利用这个瀑布，借助瀑布的水落力量为他服务，而眼前这股水力却是无人受益，白白浪费掉了。因此，他们就又继续爬上高地，并沿着格兰特湖湖岸前行；但是朝着这个方向走了 1 海里，赛勒斯·史密斯仍未能发现这个溢流口，可它想必是存在的。

相当于 200 公顷左右。——原注

安大略湖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与美国纽约市之间。——译者注

古希腊的一种竖琴。——译者注

这个时候已是下午4点半钟了。鉴于还要准备晚餐，这些移殖民就只得返回住处了。这样，这个小组就抄原路返回，经过感恩河左侧堤岸，最后，赛勒斯·史密斯和他的伙伴们便回到了那“烟囱管道”。

这里，火生起来了，纳布和潘克洛夫是当然的厨师，他们一个是黑人，一位是水手，他们都有烹调的本领，两人很快就把刺豚鼠肉烤好了，大伙尽情地饱餐一顿。

饭餐结束了，大伙正准备着睡觉去，这时，赛勒斯·史密斯从口袋里掏出几块不同种类的矿石样品来，同时扼要地说道：

“我的朋友们，这块是铁矿石，这块是黄铁矿石，这是些粘土，这是石灰石，这块是煤。瞧，这就是自然界为我们提供的东西，而问题就在于我们能否合力利用它们了！明天可就看我们的啦！”

第十三章

托普身上找到的东西——制弓造箭——制砖工场——陶器制造炉——各式厨房用具——第一个熬汤用锅——蒿属植物——南十字座——一次重要的天文观测

“那么，赛勒斯先生，我们从哪儿开始做起？”第二天早上潘克洛夫问那位工程师道。

“从头做起。”赛勒斯·史密斯答。

的确如此，这些移殖民是不得不要“从头做起”。他们甚至连制造工具用的必要工具也没有，他们同样不处在“有的是时间，省力气就行”那样的自然环境中。时间对于他们来说是紧迫的，他们必须立即着手制造生活必需品，他们虽然可以利用前人的经验，用不着自己去搞什么发明创造，但是任何东西，至少都得他们自己动手去制造。他们的铁、他们的钢却仍然处在矿石状态，陶器处于粘土状态中，布料和衣服都还是一些防织用的原材料。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些移殖民是“人”，是一些无所不晓、无所不能的人。工程师史密斯再也找不到比这些伙伴更聪明更忠诚更热心的助手了。他了解他们。他知道他们的能力。

吉丁·史佩莱是一位精明强干的记者，他博闻强记，见多识广，他的头脑和双手对于开发小岛将会作出贡献。他乐于接受任何任务，热衷狩猎，他现在要把一直作为消遣的事变成自己的职业了。

赫伯特是一个诚实的孩子，他在自然科学方面已经接受过非凡的教育，对共同的事业将会提供一种重大的协助。

纳布，他是忠心耿耿的化身。他机灵、聪慧、刚强、健壮，具有钢铁般的体格。他对冶炼工作有一定了解，这对移殖民小组有很大的用处。

至于潘克洛夫，他曾经当过水手，跑过各处大洋，在布鲁克林造船厂做过木匠，在这个州的船上当过助理裁缝，假期还做过园林工以及栽培工等。而且，他如同所有海员一样，什么都会干，样样都拿得起放得下。

实在是难于找到像他们这样的5个人，他们团结一致，敢于和那命运抗争，满怀信心去战而胜之。

赛勒斯·史密斯早前说过“从头做起”。那么，这位工程师所说的这个“头”，就是制造一种能改变天然物质的器具。在这类改变过程中，大伙都清楚热的作用。因此，木头和煤这类燃料便可立即利用起来了。这样，问题就在于建起一个炉子，以便利用那类燃料。

“建造起炉子来做啥？”潘克洛夫询问着道。

“用来焙烤我们需要的陶器。”赛勒斯·史密斯回答说。

“那我们将用什么东西建那炉子呢？”

“用砖块。”

“而那些砖块呢？”

“用陶土做。上路吧，我的朋友们。为着避开运输这个环节，我们就将原材料产地辟为工场。纳布负责送水送饭，而做饭食用的火将会是没有问题了。”

“是的，”那位记者回应道，“可是，如若没有打猎的工具，缺乏吃的东西怎么办呀？”

“唉！要是我们仅仅有一把刀子就该多好啊！”这位水手大声说道。

“怎么啦？”赛勒斯·史密斯发问着道。

“怎么，要是有刀，我就会很快制出弓、造出箭来，这样，伙房就将有充裕的野味了！”

“是的，一把刀，一种锋利的薄片……”那位工程师说着，而他像是在对自己说似的。

此刻，他的视线转到托普身上，见得托普正在岸上走来走去。

突然他的眼睛一亮起来。

“托普，过来！”他说道。

托普听到自己主人的叫唤就跑了过来。这位主人用双手按住托普的头，将它脖子上的颈圈解了下来，接着又把颈圈折成两段，同时在说：

“瞧，这就是两把刀子，潘克洛夫！”

这位水手两声“好哇！”便是对那位工程师的回答。托普的颈

圈是用淬过火的薄钢片做成的。因此只要在一块选定的砂石上首先将其磨刃，再磨成起一尖顶锋利的角尖，接着在一块较为细滑的砂石上面去掉刃口毛刺就是一把刀了。既然沙滩上面这类沙质岩石随处可见，因此两个钟头过后，他们就磨利了两把薄刀子，并且还装上结实牢固的刀柄。这样，这个移殖民小组便有了两把刀作为工具了。

第一种工具制作出来了，他们把这事作为一次胜利来欢庆。其实，这的确是一种来得适时的重要收获。

他们出发了。赛勒斯·史密斯的意向是回到那湖的西岸去，他前一天在那里发现有那种粘土，而他还拾回一块来作样品呢。于是，大伙便取道感恩河岸滩，翻越过眺望岗，至多走了5海里的行程，来到了一处林间空地，这里距离格兰特湖还有200步路远。

途中，赫伯特发现了一种树，南美洲的印第安人就是用这种树的树枝来制做弓的。他们叫其做“克里井巴树”，属于棕榈种，其果实不能食用。赫伯特和他的伙伴们砍下了一些又长又直的树枝，将它们剥去树叶，削成中间粗大两头细小形状，而现就只等找得一种合适的植物作这弓的弦了。他们找到锦葵科木槿属变种植物，这变种木槿的纤维非常结实，几可同动物身上的腱相比。潘克洛夫籍此做了几把强有力的弓，现在就只缺那箭了。箭杆是很容易做成的了，可以用一些既硬又直、没有节的树枝制作。但是铁的代用品箭头却不容易找着。而且潘克洛夫还说，他已经尽了自己的力量，剩下来的就只好等机会了。

这些移殖民来到了他们前一天到过的地方。这里到处都是粘土，对于制砖造瓦十分合适，而且这种工作并不困难，只要将粘土

中的杂质滤净，然后把粘土做成砖块形状，再用柴火烘烤则成。

砖坯通常是用砖模压出来的，但这位工程师现在只好用手来制作了。这项活儿整整花了两天时间。制砖者们把粘土用水浸透，手脚并用地揉搓，然后将土团首先分成大小相等的一小块。一个熟练工人不用机器12个小时可做砖坯达1万块；可是林肯岛上这五位制砖工人，他们花了两天时间，还做不到3000块。他们将做好了的那些砖坯一块块排在一起，等三四天晾干后就可以放进炉子烘烤了。

4月2日这一天，赛勒斯·史密斯忙于测定这个小岛的位置。

前一天，他就准确记下了太阳在海平面下消失的时间，同时还考虑到阳光的折射作用。这一天的早上，他再次准确记下太阳升起的时间。从日出到

日落，这期间总共是过了 12 小时 24 分钟。因此，在日出后 6 小时 12 分钟这个时候，这一天的太阳就经过子午面，这时候它在天空的方位就是正北。

到了上述时间，赛勒斯就将这一点记下来，并找到和太阳连成一条线的两棵树，这就可以推算出一条不变的当地子午线，以为其今后的行动服务。

在烘烤砖块之前的两天期间，这些移殖民都在忙于搜集燃料。他们把林间空地周围的树枝砍将下来，同时又将掉落树下的枯枝拾了回去。这样就不妨碍他们到附近地方打一打猎了，再说潘克洛夫已经有了几打带有尖头的利箭呢。这类箭头是托普提供的。它咬死了一头箭猪，箭猪的肉虽然不怎么好吃，但它身上长着的硬刺却很有价值。把这些硬刺固紧装在箭头上，再将之装上白鸚羽毛箭羽，箭射出去就准确多了。那位记者和赫伯特很快便成了出色的弓箭手。因而，“烟囱管道”里的野味就充裕起来了，既有毛皮兽类，也有羽毛飞禽，例如水豚、鸽子、刺豚鼠、大松鸡，等等。这些猎物大都是从感恩河左岸的森林里猎得的。他们把这片森林叫做中南美翼森林，以纪念潘克洛夫和赫伯特第一次外出勘察时曾在这个地方追逐过一只中南美翼鸟。

这些野味都是趁新鲜食用，不过就是将水豚腿留了下来。他们先用芳香的树叶腌渍水豚腿，然后再用柴炭火熏烤。这种食品虽然是营养丰富，但天天都是单一熏烤肉食，要是能听到火炉上有锅熬肉汤的声响该多美啊！然而，必须指望砂锅制造出来，因而首先就得将炉窑建造起来。

这几次外出狩猎都在离制砖工场周围不远的范围地带进行，狩猎者们可是发现有大动物新近过往留下来的足迹，这类动物足趾锋利有力，但他们却分辨不出是何种属类。赛勒斯·史密斯因此嘱咐大家要特别当心，因为附近森林里头可能藏有某些可怕的猛兽。

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吉丁·史佩莱和赫伯特有一天确实看见过一只猛兽，样子像是美洲豹。幸而它没有向他们发起袭击，要不然他们即使能逃脱也免不了受某类重伤。吉丁·史佩莱于是决心一旦有了像样的武器，也就是潘克洛夫所要的那种枪，他就要向这些猛兽开战，把荒岛上的猛兽全部消灭干净。

这几天期间，他们都没有整修那“烟囱管道”，因为那位工程师打算找——必要的话，可自己建造——一座更方便的住所。他们只是在“烟囱管道”通道上铺了一层地衣和枯叶，做成简陋的床铺，工作累了以后，他们都睡得挺香。

这些移殖民把在林肯岛上度过的日子计算了一下。自从这些遇险者掉落在这个小岛以来，他们每天都有清楚的记录。这天是 4 月 5 日，星期三，是那个强风将这些遇险者抛扔到此处海岸的第 12 天。

4 月 6 日天刚蒙蒙亮，那位工程师和他的伙伴们就已经聚集在那林间空地上，他们即将在这个地方进行烧砖的事儿。当然，他们的烧砖活是在露天进行，而不是把砖坯放进窑炉里烧焙。更确切地说，他们是把砖坯堆结在一起，垒成一个巨大的窑炉，让之自身烧烤。他们将认真捆扎好的木头，作为燃料摆放在地面上，再用几列干砖坯将燃木料围住，即形成一个大立方体，在立方体外侧开了几个通气孔。这项工作整整花了一天时间，只是到了傍晚时分，他们才将柴捆点燃。

这天夜里，谁都没有躺下睡觉，因为大伙都在认真注视着，不让火势减弱下来。

这次烧砖行动持续了两天两夜，结果获得圆满成功。这时还得等待热气腾腾的砖块冷却下来。于是在这期间，赛勒斯·史密斯就领着纳布和潘克洛夫到湖的北边去，那里遍地是石灰石，他们用树枝编成箩筐，挑了很多回来。这些石块加热后就会分解，变成碱性很强的生石灰，这类生石灰加水后会大大地膨胀，这样得到的石灰，质地很纯，可以和白垩或碳酸钙相比。把石灰和沙子拌成的混合物——具有收缩以及固化效应——是一种上等的灰浆。

经过这般各类劳作之后，到了4月9日这一天，这位工程师就拥有几千块砖和一定数量的熟石灰可以使用了。

这时，他们又刻不容缓地开始建造一座砖窑，准备焙烧他们日常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各式陶器用品。他们没碰到太多的困难就获得了成功。5天过后，窑炉里就用上了煤，这是那位工程师在红河出口一带露天的地方发现的，这样，第一缕炊烟便从20英尺高的烟囱升腾起来了。那处林间空地变成了一个作坊工场，而潘克洛夫甚至还几乎相信用这个窑炉可以很快生产出各种各样的现代工业品。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这些移殖民首先制造的就是一类很普通的用于烹调的砂锅。其主要原料是粘土，赛勒斯还在里头添加进一些石灰石和石英。实际上，这种混合泥便因此形成了那种名副其实的“一种很白的粘土”，用这种粘土，加上用相应形状的石头作模子，他们就制造出了各种罐子、杯子、碗碟、坛子和盛水用的水缸，等等。这类陶器用具看上去很是粗造笨重，但是经过高温焙烧以后，“烟囱管道”的厨房就会增添一定数量的用具，对于这些用具来说，这一添加使得它们好像高岭土制造的上釉瓷器进入厨房用具一样宝贵。

这里应该提及的是，潘克洛夫想知道这种粘土，经过那番配制后，便变成名副其实的那“一种很白的粘土”，于是做了几个相当粗糙的烟斗，他对此感到很满意，但可惜就是没有烟草啊，唉！而还要说的是，对潘克洛夫这可是一件令心里很难受的事。

“其他东西能找到，烟草也会找着的！”他满怀信心地说道。

这类劳作一直持续到4月15日，而且大伙都认为这时间安排得紧凑。这些移殖民成了制陶工，除了制造陶器外，就没做别的事情了。一旦赛勒斯·史密斯认为他们可转变为铁匠，他们就将会成为铁匠。然而，第二天是星期天，而且又还是复活节，大家都同意这一天休息，庆祝圣节。这些美国人都是教徒，他们都虔诚地信守《圣经》上的教规，而他们当时的处境只会更加激发他们对造物主的信赖感。

4月15日傍晚，他们这时终于回到了“烟囱管道”。剩余的那些陶器带了回来，窑炉里的火已被熄灭，待以后有新用途时再行点燃。在他们返回时遇到一件值得高兴的事，那位工程师发现了一种可以代替火绒的东西。这是一种菌类植物，呈多孔柔软海绵状。这种菌类植物经过加工，特别是将它事先吸足火药成分，或者用硝酸盐或氯化盐把它煮沸，这东西就变得极易点燃。然而直至目前，他们完全没有见过这种多孔菌类植物，同样完全没有见过可以代替这种菌类植物的其他菌种。那一天，这位工程师看见过一种蒿属植物，计其主要品种有苦艾、香橼、龙蒿、茵陈蒿等，他采集了好几束，同时递给那位水手，说道：

“拿着吧，潘克洛夫，这下您该高兴了。”

潘克洛夫认真地看了一下，这种植物上面有许多长须，叶子上面满布着

绒毛。

“喂！这是什么，赛勒斯·史密斯？”潘克洛夫问道，“真是上天的恩赐！是烟草吗？”

“不是，”赛勒斯·史密斯回答说，“这是蒿属植物，学者们称它为中美蒿属植物，对我们来说，这是火绒。”

实际上，这种蒿属植物，相应晒干过后，特别是当这位工程师把它放在硝酸盐溶液中浸泡过以后，便是一种很好的引火材料，硝酸盐其实就是硝石，小岛上有很多这种矿石。

这一天晚上，那些移殖民聚集在中央房间里，大伙吃了一顿过得去的晚餐。纳布焖了一锅刺豚鼠肉，还有一只熏水豚腿。那水豚腿上加了些“杯芋块茎”，这是一种草本植物，属于天南星科，在热带地区，这种植物生长如乔木状。这类根茎既好吃又富有营养，有点像在英国出售的“朴德兰西米”，这种东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面包的代用品，因为林肯岛上的这些移殖民至今仍然缺少面包。

吃完晚饭后，赛勒斯·史密斯和他的伙伴们在睡觉之前来到海滩上散步。这时是晚上8点时分，夜色显得很美。已是圆满了5天的月亮此时还没有升起，可海平面上已出现一片银白色柔和光辉，我们可把它叫做月的黎明时。南极星在南半球的天顶上闪闪发光，其中最亮的是南十字星座，几天前，那位工程师在富兰克林山顶上就已看见过这个星座。

赛勒斯·史密斯对着这个熠熠生辉的星座观察良久，星座的上下两端各有一颗一等星，左边有一颗二等星，右边有一颗三等星。

他沉思了片刻，然后就询问那位年轻小伙子：

“赫伯特，今天是4月15日吗？”

“是的，赛勒斯先生。”赫伯特答道。

“好的，一年之中有4天实际时间和平均时间完全相等，如果我没有弄错，我的孩子，明天就是其中的一天，也就是说，明天12点钟的时候，太阳在近乎几秒钟内经过子午面。如果是时天空晴朗，我想可以大体推算出小岛所在位置的经度，其误差大约是几度而已。”

“不用仪器，不用六分仪吗？”吉丁·史佩莱问道。

“不用。”这位工程师继续说，“而且，既然夜色晴朗，我现在就来测算南十字座的高度，也就是说，根据海平面上的南极，推算出我们所处位置的纬度。你们都很清楚，我的朋友们，在没有认真地进行确定方位的工作以前，我们还不足以证实这处陆地是一个岛屿，我们必须尽可能准确地知道它与美洲、澳洲和太平洋上各主要群岛之间的距离。”

“确实如此，”那位记者说道，“要是万一我们离有人居住的海岸只有100海里左右，那么，与其说我们造一所房子还倒不如造一艘船好了。”

“所以，”赛勒斯·史密斯又说道，“今天晚上我将设法推算出林肯岛所在的纬度，而明天中午时分，我再想法求出其经度。”

要是这位工程师有一个能准确测定角距的六分仪，那么，推算出小岛屿的所在纬度是不会有困难的。这天晚上测出天极的高度，第二天测出太阳经过子午面时的位置，这样就可以得到这小岛所在方位的座标。可是，没有仪器，那就只得找个代用品了。

赛勒斯·史密斯于是便返回那“烟囱管道”去。他借助那炉火光影削了两把小平板尺，他将它们的一端连接起来，这样就做成了一把类似的两脚规，

而这两脚规的分枝可分可合。他在枯木堆中找到一枚刺槐的大刺作钉子，把两平板尺的接点固定起来。

这器具做好了，这位工程又回转到那海滩上去；可是，要测出天极的高度，必须在天际间上方没有云彩遮挡的情形下进行测量，也就是在海平面上测量，可当时南方的海平面却被那爪形海角遮挡住，因此他便只好另找一处比较合适的地点。最理想的地方显然是正对着南方的那处海岸。而这样就只得渡过感恩河，其时河水较深，因此这是一个难题。

这位工程师因而决定到眺望岗上面去进行他的观测，这样就要考虑到山岗的海拔高度，而他则打算第二天再用几何学的基本原理将山岗的这个高度计算出来。

这些移殖民于是便爬上感恩河左岸到那高地上去，他们到达后站在朝向西北和东南的那处边缘地带，也就是说站在河岸边那列被切断成奇形怪状的岩壁边缘上面。

这片高地较之感恩河右岸的高地要高出 50 英尺，而且那处高地一直向着爪形海角和小岛南岸低斜下去。他们张眼望去，从爪形海角到爬虫地岬整个半圆形海面都看得清清楚楚，没有任何的障碍遮挡住视线。初升的月亮亮光照亮了南边的海面，在天空的衬托下，这里的海平面分外分明。

这时，南十字座倒挂着出现在这位观测者的前方， γ 星出现在星座的底部，也就是离南极最近的地方。

这个星座离南极不像北极星离北极那般近。这颗 γ 星大约在距离南极 27 度的方位，而赛勒斯·史密斯对此是清楚的，同样他在计算时会考虑到这个差距的。因此当 γ 星经过内子午面时他再次认真进行了观测，这将会使其观测显得更为容易起来。

于是，赛勒斯·史密斯便将他那木头做的两脚规的一分枝对着海平面，另一分枝对着 γ 星，由于他早前对内子午面有过复测，这样，两脚规那分枝间的距离就是他得到的 γ 星与海平面之间的角距。为了将所得到的角度固定下来，使之不再有所变动，他用一些刺槐的刺把他仪器的那两平板尺钉在一横放在地上的第三块木板上，这样，两分枝间的距离就牢牢地保持不变了。

夹角测得并且固定下来了，下一步只要把角度计算出来就行，不过首先得要考虑高地与海平面之俯角情形，这样就需要回头测算出海面到高地的高度。有了这个俯角，就可以求出 γ 星的高度，也就可以求出海平面上方天极的高度，即是说可以求出这个小岛屿所在位置的纬度，因为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的纬度都等于该地地平线上方天极的高度。

这类计算工作留待第二天才做了，因此，晚间 10 点时分，大伙都已睡得正酣。

第十四章

测量峭壁——应用相似三角形定理——小岛的纬度——到北部勘察——牡蛎场——未来计划——太阳经过子午面——林肯岛的地理坐标位置

第二天，4月16日——复活节的星期日——，这些移殖民天一亮就走出“烟囱管道”去洗衣服。那位工程师打算一俟找到必要的原材料——苏打或钾碱，脂肪或油料——就马上制造肥皂。更换与补充新衣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适当的时机也同样要加以考虑和解决。但不管怎样，他们的衣服都很结实，即使在体力劳动中会有磨损，现都还可以继续用六个月的时间。但是一切都要看小岛是不是靠近有人居住的陆地。如果今天天气晴朗，今天兴许就可以确定这个问题。

看来，太阳从清晰的海平面上升起，预示着一个晴天的到来。这是一个美丽宜人的秋日，炎热的季节已经告别了。

这样，现在是要把昨天的观测工作做完，将眺望岗与海平面间的高度测算出来。

“您需要不需要一种像您昨天使用的那个仪器？”赫伯特问那位工程师道。

“不需要了，我的孩子，”工程师答道，“我们将采用另外一种办法，而它也可以测得同样准确。”

赫伯特这孩子很好学，他跟着工程师一直来到海滩。潘克洛夫、纳布和那位记者则留在原地干别的工作。

赛勒斯·史密斯准备了一根笔直的木杆。他很清楚自己的身高，所以他就用他的身高准确地量出木杆的长度为12英尺。赫伯特拿着赛勒斯·史密斯交给他的垂线，这是用柔韧纤维后端系着一块普通的石头做成的。

他们到达离沙滩边缘约20英尺，距垂直的峭壁大概500英尺的地方之后，赛勒斯·史密斯就将木杆插进沙地2英尺深，他小心翼翼地使木杆固定不动，利用垂线使木杆与地面保持垂直状态。

然后，他就后退一定距离，跟着就趴在沙地上面，在这里他的眼睛可以猫见到木杆的顶端和峭壁的峰顶。他仔细地用一小木桩在观测点上做了一个句号，然后对赫伯特说道：

“你知道几何学的基本原理吗？”

“知道一点，赛勒斯先生。”赫伯特不想多说，这样回答道。

“你完全记得两个相似的三角形有什么特点吗？”

“是的，”赫伯特回答道，“它们的对应边是成比例的。”

“好的，我的孩子。我刚做了两个相似三角形，两个都是直角三角形：第一个很小，它的三条边是——那个垂直的木杆和这根木桩到我的距离，我的视线就是这个三角形的斜边；第二个三角形的三条边是——垂直峭壁，我们要测量的就是它的高度，这根木桩到峭壁底部的距离，还有就是我的视线同样是这个三角形的斜边，这条斜边是第一个三角形的延长线。

“啊！赛勒斯先生，我明白了！”赫伯特高呼着道，“木桩和木杆之间的距离比木桩和峭壁底部之间的距离，就等于木杆的高度比峭壁的高度。”

“正是这样，赫伯特，”这位工程师说，“我们已经知道了木杆的高度，再量一下两段地面的距离，然后再按比例计算，就可以算出峭壁的高度，而用不着直接去测量它。”

他们用木杆量出地面的两段距离，木杆在地面上的高度为 10 英尺。

第一段距离，即从木桩到插木杆的地方，相距 15 英尺。

第二段距离，即从木桩到峭壁底部，相距 500 英尺。

这般量度结束后，这位工程师和那位年轻小伙子便返回那“烟囱管道”去了。

这儿，那位工程师拿起一块平板石，这块石块是他在外出勘察时带回来的。这是一块板岩，很容易用尖形的贝壳在其上面划出数字。他于是得到了下列比例：

$$15 \quad 500 = 10 \quad X$$

$$500 \times 10 = 5000$$

$$\frac{5000}{15} = 333.33$$

由此得出，花岗岩峭壁的高度为 333 英尺。

这个时候，赛勒斯·史密斯又拿起前一天晚上做的仪器，两脚规两分枝间的夹角就是南十字座 星与海平面之间的夹角。他把一个圆周分成 360 等分，然后将两角规夹角置放在圆周上面，量得的结果是 10 度。在这个角度上再加上南十字座 星离南极的 27 度，然后减去观测时所在的峭壁上离海面的高度值，结果得出一个 37 度的角。赛勒斯·史密斯因此得出测量的结论是：林肯岛位于南纬 37 度。如果把测量的误差考虑进去，假设误差是 5 度，那么小岛的位置就在南纬 35 度至 40 度之间。

剩下就是求得经度，这样就可以确定小岛所处的位置了。这位工程师打算就在当天中午当太阳经过子午面时进行测定。

这个星期天，他们决定去远足，或确切地说，是到湖的北边和鲨鱼海湾之间这地带进行一番勘察。如果时间允许，他们就将继续往北行进，直到南颌骨海角。他们打算在那沙丘上吃午饭，直到晚上才返回。

早上 8 点半的时候，这个小组沿着那条水道的边缘行进。在另一侧岸上，在那安全岛上面，有很多的鸟儿在大摇大摆地走着。这是一些潜水鸟，属企鹅类，它们的叫声很难听，令人想起驴叫声。潘克洛夫仅从食用角度去看待它们。听说这种鸟的肉虽然黑一些，但吃起来味道却很是不错，他就显得很高兴。

他们还看到肥大的两栖动物在沙地上爬行，那大概是一些海豹，它们像是要在那小孤岛上栖息。完全不可能从肉食的角度去看待这类动物，因为它们的肉油腻得很，真是可憎。然而，赛勒斯·史密斯却在认真地观察它们，而他没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伙伴们，他只是说不久他们要到这孤岛上来一次。

移殖民们沿着岸滩前行，海滩上到处布满无数的贝壳，其中有些贝壳，软体动物学爱好者看见了一定会心花怒放。它们之中有酸浆贝和三角蛎等。然而，大概较为有益的是，纳布在海平面低下去的地方，在距离“烟囱管道”大约 4 海里处那岩丛中间发现了一处宽阔的牡蛎场。

“纳布这一天没有白过。”潘克洛夫望着这片牡蛎场说道。

“这是一次吉祥的发现，因为，”那位记者说道，“只要稍微想一下，据说每只牡蛎每年产卵 5 至 6 万个，这样的话我们就将享用不尽了。”

“不过，就我所知，牡蛎没有什么营养。”赫伯特说道。

“是的，”赛勒斯·史密斯应答着，“牡蛎含氮物质很少，如果只吃牡蛎，每天至少要吃上 15 至 16 打才够。”

“那太好了！”潘克洛夫回应着，“在这牡蛎场枯竭之前，我们就可打成打地咽吞啦。我们是否带上一些作午餐食用？”

这位水手和纳布知道大伙一定会赞成，所以他们不等回答就动手去拾了一堆牡蛎。他们将牡蛎放进纳布用木槿类纤维做的一个网袋里，和其他食用食物放在一起，接着他们便继续爬上沙丘与大海间的海岸上面。

赛勒斯·史密斯在不时地看表，他要准时观测太阳，这项工作一定要在正午时分进行。

这里，小岛屿的整个这一部分都很荒凉，直到合众国港湾尽头的南颌骨海角也是这样。只见得有沙石和贝壳，间中夹杂着一些熔岩碎块。有一些海鸟常到这处荒凉海岸来，如海鸥、巨形信天翁、野鸭等，潘克洛夫对这些野鸭早已是垂涎欲滴。他曾尝试过射杀它几只。但却不成功，因为它们并没有停下来，而他又未能在它们飞行时射中它们。

这使得这位水手再次向那位工程师叨唠道：

“您看吧，赛勒斯先生，只要我们还没有一至两支猎枪，我们的这些用具就显得很中用！”

“大概是吧，潘克洛夫，”那位记者应声道，“这就要靠您了！请您找一些铁给我们造枪，找些钢给我们做击发器，找些硝石、炭和硫磺制火药；找些水银和硝酸做雷汞，最后找些铅造子弹，这样，赛勒斯就会给我们制造出最好的枪支来。”

“噢！”那位工程师应答道，“所有这些东西，我想小岛屿上面大概都可以找到，然而一种火器是一种很精确的器具，要有高度精密的器械才可以造出来。因此，我们往后再看着办吧。”

“为什么？”潘克洛夫大声叫嚷着道，“为什么我们当初把悬篮里的全部武器，连我们口袋里的小刀都要扔到悬篮外面去？！”

“可是，要是我们不将它们扔去，潘克洛夫，那气球抛落到大海深处的就会是我们呀！”赫伯特说道。

“您这说的可还是真实话，我的小伙子！”水手应声着。

紧接着，这位水手又转到另外一个话题：

“然而我在想，”他进一步说道，“约拿旦·福斯特和他的伙伴们第二天早上发现那广场空空，气球飞了，想必定会惊愕得目瞪口呆啊！”

“我才不管他们呢！”那位记者说道。

“那毕竟是我想出的那般主意呀！”潘克洛夫在沾沾自喜道。

“那是个好主意，潘克洛夫，”吉丁·史佩莱嘻笑着说，“可那主意把我们弄在这儿了啊！”

“我宁可在这儿也不愿落在拥护南部同盟的人手里！”这位水手大声说道，“尤其打从赛勒斯先生热情回到我们身边了以来就更是这样！”

“而实际上我也是这么想的啊！”那位记者回应道，“再说，我们缺什么呢？什么也不缺！”

“假如这不是……一切都！”潘克洛夫耸了耸肩，突然大笑着说道，“然而总有一天，我们会找到办法离开这里的！”

“如果林肯岛离有人居住的群岛或者大陆只是一段距离，”那位工程师这时说道，“我的朋友们，这一天也许会比你们想象的还要来得早。林肯岛的位置一事，下午1点钟前我们就会知道。我没有太平洋的地图，可是太平洋南部的地理状况我记得很清楚。根据我昨天所测得的纬度，林肯岛的西面

横跨有新西兰，东面是智利海岸。这两个国家间的距离起码有 6000 海里。因此，必须确定小岛屿在这一大片海洋之中的哪一点，这一点我们等会就可以从经度上知道，我相信能相当准确。”

“帕摩图群岛是同一纬度地区离我们最近的地方吗？”赫伯特问道。

“是的，”这位工程师答，“但它距离我们有 1200 多海里。”

“而那边呢？”纳布一直在极为兴趣地听人谈话，其时他手指着南方问道。

“那边什么也没有。”潘克洛夫回答。

“那边确实没有什么。”是位工程师补充道。

“喂，赛勒斯，”那位记者问，“如果林肯岛距离新西兰或者智利只是两到三百海里呢？……”

“那好，”这位工程师答道，“我们就不盖房子，而去造船，这样潘克洛夫师傅就负责驾驶这艘船……”

“那又怎样，赛勒斯先生，”这位水手大声说道，“我随时准备当船长，现在只等您设法建造一艘能够航海的船啦！”

“如果有必要，我们就造一艘！”赛勒斯·史密斯回答道。

这些人的确对什么都有信心，他们这般谈着谈着，那观测的时间就已经接近。赛勒斯·史密斯不用任何仪器怎么能测定太阳经过小岛上空子午面那个位置？这一点赫伯特是不能猜测得到的。

这时，那些观测者们距离“烟囱管道”6 海里，离这位工程师神秘般得救后又被他们找到的那处沙丘不远。他们在这个地方停下休息，准备着吃午饭，因为其时已经是 11 点半钟了。赫伯特向流经附近的一条小溪走去，他用纳布带来的一只罐子盛了些淡水回来。

在准备用餐期间，赛勒斯·史密斯就将它的天文观测工作一切都准备好。他在海滨处选择了一块开阔地，潮水退去后，这里地面显得十分平整。这片沙地犹如镜子般平滑，简直看不出有一粒沙子突出来。然而，至于地面是否水平，这一点关系不大，而且插在地上那根 6 英尺长的标杆是不是垂直，也都不甚要紧。相反，这位工程师甚至还将它斜倾向南，也就是侧对着太阳，因为有一点可不能忘记：由于小岛屿在南半球，所以林肯岛上的移殖民所看到的太阳，其运行的弧线不是在南边海平面上空，而是在北边海平面的上空。

赫伯特这时明白那位工程师打算怎样测定太阳的中天位置了，也就是太阳经过小岛上空子午面时的方位，换句话说，就是当地正午时分。他的方法就是测定标杆在沙地上的投影，在没有仪器的情形下，这种方法可以使他得到他想求得的结果的近似值。

其实道理很简单，当标杆影子的长度缩到最短的时候便是正午。只要注视着影子的末端，就可以确定影子在逐渐缩短以后，又开始伸长的那个时刻。赛勒斯·史密斯将标杆置于侧向与太阳相对的方向，这样就可以使标杆的影子长一些，观察影子的变化就更方便了。事实上，日晷的指针越粗长，针尖的移动就越容易辨别。标杆的影子其实就是相当于日晷上的指针。

当赛勒斯·史密斯认为时间到了的时候，他就跪在沙地上面，同时在沙地上面又插上一根根小木棍作为标志，他开始密切注视那正在逐渐缩短的标杆影子来了。他的伙伴们都怀着一种极其浓厚的兴趣，俯着身子仔细看着他操作。

那位记者手里拿着表掌握时间，准备着记下标杆影子缩到最短之时那个

时刻。还有一点要补充说明的是，赛勒斯·史密斯进行观测的这一天是4月16日，这一天的真太阳时和平太阳时完全吻合，所以吉丁·史佩莱表上的时间，也就是华盛顿适时真正的时刻，如此计算起来就简单多了。

这时，随着太阳慢慢向前运行，标杆的影子也在逐渐缩短。当赛勒斯·史密斯发现那影子开始变长时，他马上问道：

“几点钟？”

“5点01分，”吉丁·史佩莱即时答道。

这时只要把时间差值算出来就行。然而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事情了。很明显这是一个整数，华盛顿和林肯岛的经差是5个小时，也就是说，林肯岛中午12点，华盛顿已是下午5时。既然太阳环绕地球的视运动每过1度需要4分钟，也就是1小时移动15度，那么15度乘以5就是75度。

因此，既然华盛顿的经度是77度3分11秒，也就是从格林威治子午面——美国人和英国人都从格林威治为经线的起点——算起77度，那么，小岛便是位于格林威治子午面以西77度加75度，也就是位于西经152度的地方。

赛勒斯·史密斯向他的伙伴们宣布了这个结果，如同计算纬度时一样，他把观测的误差也是考虑在内。他认为可以肯定林肯岛的位置在纬度35度到40度之间，经度在格林威治子午面以西150度到155度之间。

这位工程师把观测的误差估计为5度，每1度为60海里，那么经纬线5度可能造成的误差就是300海里，确切统计时是要考虑到的。

然而，这般误差并不影响他们将要相应做出的决定。很明显，林肯岛离任何一块陆地或一处群岛都是非常遥远，要想乘坐一条简陋的小船就能越过这段距离到那里去，那未免太冒险了。

其实，按照他的推算，此处小岛屿距离泰地岛和帕摩图群岛的一些岛屿至少有1200海里，距离新西兰超过1800海里，距离美洲海岸4500多海里啊！

这个时候，赛勒斯·史密斯在思忖着这一带的位置，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起在太平洋的这部分海域有什么岛屿与林肯岛相近。

第十五章

铁定岛上过冬——冶炼金属——安全岛上勘察——猎捕海豹——捕获一只针鼹——无尾熊——人称加塔卢尼亚方法——炼铁——怎样获得钢

第二天，4月17日，那位水手的第一句话是对吉丁·史佩莱说的。

“喂，先生，”他问道，“我们今天干什么？”

“赛勒斯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位记者回答道。

然而，这位工程师的伙伴们，他们此前曾当过制砖工和陶器工，现在就要做起冶金工人来了。

前一天午饭过后，他们曾经到过距离“烟囱管道”近7海里处的颌骨海角勘察。在那地方，连绵的沙丘到了尽头，土壤像似火山灰。这里不再有眺望岗那样耸立起来的悬崖峭壁，只见得火山喷发过后留下的矿物质，在该处狭长海湾两边形成怪特而又高低不平的那两海角的边缘地带。这些移殖民走到该处地角后，他们就往回走了，而到了夜幕降临之时，他们便返回“烟囱管道”了。然而，是否要离开林肯岛这个问题还没有最终定论，所以他们当晚根本无法入睡。

这处小岛屿距离帕摩图群岛1200海里，这可是不可小视的距离。用一只小船是无法渡过去的，特别是那气候恶劣的季节临近了。潘克洛夫早前尤其强调过这一点。再说，建造一艘简易的船只，即便有必要的工具，可也是一件艰难事，而这些移殖民时下仍然缺乏这类工具，他们必须从制造锤子、斧头、锯子、横口斧、刨子、木工钻等工具开始，这就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他们就决定在林肯岛上过冬，并且寻求一处比“烟囱管道”更舒适的居所以度过那寒冬月份。

那位工程师曾经注意到小岛的西北部地方有铁矿石脉层，现在首要的问题就是把这种铁矿石冶炼成铁，或者冶炼成钢。

埋在地里的金属通常都不纯净。它们的大多数都和氧或硫化合在一起。赛勒斯·史密斯早前带回来的那两块样品正是这样，一块是没有碳酸化的磁铁矿石，另一块是硫铁矿石，亦即黄铁矿石。因此，他们就必须首先用炭火使氧化铁还原，也就是去氧，以便得到纯净的铁。这种还原过程是用炭火把铁矿石烧至高温时进行的，可以用迅速而简易的加塔卢尼亚人的土办法，它的优点就是只用一道工序就能把铁矿石烧炼成铁；也可以用高炉炼，首先将铁矿石熔化，然后再把混合在熔铁中的3~4%的炭排除，从而得到生铁。

可是，赛勒斯·史密斯现正需要什么呢？他眼前所需的是铁，而不是生铁，因此，他必须寻求用最快捷的方法把铁烧炼出来。再说，他所拾到的那种铁矿石品位很高。这是一种氧化铁矿石，拾得当时原本是一大块的东西，颜色为深灰色，它那黑色碎末是一种正八面体晶体。天然磁石就含有这种成份。瑞典和挪威都大量出产这种矿石，在那里炼成欧洲最好的钢铁。离这个矿床不远的地方还有煤层，这些移殖民已经利用过这里的煤块。炼铁所需的原料就在附近，这就为炼铁带来了很大的方便。联合王国情形就是这样，它的钢铁生产产量之所以出奇的多，这是因为可以同时同地从地下开采出矿石和冶炼金属的煤。

“那么，赛勒斯先生，”潘克洛夫说道，“我们就要炼铁了吗？”

“是的，我的朋友，”这位工程师答道，“可是在这之前，我们先要做一件事——这是您所喜欢的——到那孤岛上去猎捕海豹。”

“猎捕海豹啊！”那位水手转过身子对着吉丁·史佩莱大声地喊道，“那炼铁需要海豹？”

“既然赛勒斯这么说，那还有错的！”这位记者回答道。

然而，那位工程师已经离开“烟囱管道”，因此潘克洛夫对这个问题便无处索解，他就只好做捕捉海豹的工作了。

过了一会，赛勒斯·史密斯、赫伯特、吉丁·史佩莱、纳布以及那位水手在沙滩上集合了。海平面低下去的时候，他们集合处的那条水道可以涉水过去。海潮退落至最低位时，这些猎人涉水过去水深还不到膝盖。

赛勒斯·史密斯其时是第一次涉足该孤岛，而他的伙伴们则是第二次了，因为当初气球就是将他们抛落在这个地方。

他们上岸时，数百只企鹅眼睛直盯住他们，一点都不害怕。这些移殖民手中拿着大棒，要打死它们可是轻而易举的事，然而他们并不想要进行这般两次无谓的大宰杀，因为重要的是在离那几链远的地方，在沙滩上面，有一些两栖类动物正在躺着，他们不想因此而惊动它们。孤岛上还有一类海雀，看上去无恶意，它们的翅膀已经退化成长短不一的短肢，像鱼鳍般向外张开，翅膀上的羽毛鳞状般泡起，这些猎人们同样没去骚扰它们。

这时，那些移殖民在小心翼翼地朝着那北面地角走去，因为地面上到处洞开着一些小坑洼，而且有多少小坑洼就有多少海鸟在那儿筑巢。孤岛的尽头，有一些大的黑点在浮游，仿佛一些礁石尖顶在移动。

这就是他们正要捕捉的两栖动物。必须等它们上岸才能捉住它们，因为它们的骨盆很窄，身上长着细密的短毛，躯体像纱锭，在水里游得特快，要想在海中抓住它们是很困难的，而在陆地上面，由于它们的蹼足短小，它们就只能摇摇摆摆地慢慢走动。

潘克洛夫了解这类两栖动物的习性，他告诉大家等待着，它们会到沙滩上躺着晒太阳，在太阳光线照射下，它们就会很快熟睡。”那时，大家就切断它们的退路，并且敲打它们的鼻子。

这些狩猎者于是便躲在海岸上的岩石后面，同时都在静候着。

一个小时过后，那些海豹来沙地上面嬉戏了，大家数之有半打。潘克洛夫和赫伯特是时离开原处，绕过那孤岛上的地角，以便拦住它们，并切断它们的退路。其间，赛勒斯·史密斯、吉丁·史佩莱和纳布就沿着岩石爬将出来，向着那即将成为打斗场的地方溜去。

突然，那位水手的高大身躯出现了，潘克洛夫猛吼了一声。那位工程师和他的两位伙伴迅即冲到大海和那些海豹之间。有两只海豹，受到致命的击打，死在沙地上了，可其余的几只都逃回到大海之中去了。

“这便是所要的海豹！赛勒斯先生！”这位水手边向着这位工程师走去边说道。

“好，”赛勒斯·史密斯答道，“我们将会用来做冶炼风箱！”

“一些冶炼风箱！”潘克洛夫大声说道，“瞧这些海豹多走运，咳！”

原来这位工程师打算用这类两栖动物的皮来制做炼铁时不可缺少的鼓风机。这两只海豹体型大小属中等，它们体长不超过6英尺，它们的脑袋像狗头。

如果把这两只海豹抬回去，既笨重，又无必要，纳布和潘克洛夫决定就地将它们皮剥下，而赛勒斯·史密斯和那位记者则利用这段时间继续勘察这处孤岛。

这位水手和那名黑人剥海豹皮剥得很娴熟，三个小时过后，赛勒斯·史密斯就可以处理这两张海豹皮了，他打算不加任何鞣制就这般利用它们。

这些移植民只得等到再次退潮之时才能涉水过那条水道返回“烟囱管道”去。

把海豹皮绷紧在木框上，再用纤维把它们缝将起来并使之尽可能少漏气，这活儿可不是很容易做的。他们不得不反复对此做了好几次。赛勒斯·史密斯所用的只是从托普颈上取下的颈圈做成的那两条钢片，除此以外就没有别的工具了。然而他却是办法多多，加之有伙伴们的智慧、协助，3天后，小组又增添了一台鼓风机，炼铁的时候可以用它向炼矿炉中送风加热，这是争取冶炼成功不可缺少的一个条件。

4月20日，打从清晨开始，正如那位记者所记载的，“冶金时代”开始了。前面已经说过，那位工程师决定在煤矿和铁矿产地进行炼铁。因此根据他的观测，矿山是在富兰克林山峰东北山麓，距离“烟囱管道”有6海里，这样，要想每天来回就不可能的了。于是，他们便决意用树枝搭个棚子过夜，致使这项重要工作得以夜以继日地进行。

这个方案一决定，他们打从早上就动身起程。纳布和潘克洛夫将鼓风机放在一个筐子里头拖着走，筐子里还有一定量的动、植物类食物，因为它们还会在途中得到更换或补充。

路途中要经过中南美鬣森林，他们从树林的东南，斜穿林木最茂密的地带，到丛林的东北部去。他们必须开辟出一条路来，往后这条路就可以将眺望岗和富兰克林峰直接连贯在一起。这处地方有许多美丽的树木，它们的品种是大家所熟悉了的。赫伯特又告诉大家一些新品种，其中有龙血树，而潘克洛夫则谓之为“假韭葱”，因为，尽管它们都长得较之洋葱、细香葱、分葱和芦笋高大得多，但它们都同属百合科。这些龙血树长着木质的根，烧熟后吃，其味道极为鲜美，此外，这些根经过发酵，可以制成香醇的饮料。所以，他们就采集了一些根储备起来。

跨越这处森林要走很长的一段路。他们花了整整一天时间，但这使得他们可以认真观察其动植物区系情形。托普更是专门搜寻兽类，它在那草木丛中钻进钻出，将各种动物都赶出来。赫伯特和吉丁·史佩莱用箭射杀了两只袋鼠，还射死一只既很像刺猬，又十分像食蚁兽的动物：首先，它蜷缩成一团，同时满身针刺直竖，这像刺猬；其次，它长着利爪，嘴筒又细又长，末端形同鸟嘴，舌头伸缩灵活，上面还带有很小的刺，可以用来捕食昆虫，从这些特点看，它却又像是食蚁兽。

潘克洛夫自然将这动物察看了一番，然后便说道：

“那就等到当它在熬汤锅里熬煮时，它会像什么东西来着？”

“像一块最为可口的牛肉。”赫伯特答。

“我们对它不会要求太高。”这位水手回应道。

在这次远足期间，他们见到过几只野猪，野猪完全没有试图袭击这个小组，看来他们大概不会遇着什么猛兽，只是在一处密林里头，那位记者仿佛在离自己几步远的地方看到一棵树上那低层树桠有一只动物，他将它当成是一只熊，并静静地将它样子画将下来。对于吉丁·史佩莱，这可是非常幸运，所提到的这只动物完全不属于那种可怕的跖行类野兽。这不过是一只无尾熊，更多的是称之为“懒兽”，它长着与狗般大小的体型，身上的毛直竖生长而颜色灰暗，脚上长有强有力的爪子，这使得其能够攀爬到树上和在那

儿觅食树叶。他们认清了这只动物而完全没有去骚扰它，吉丁·史佩莱把他那素描标题“熊”擦去后改换上“无尾熊”，跟着大伙便又继续上路前行了。

到了傍晚5时光景，赛勒斯·史密斯示意大伙停下休息。他们此时正处在这处森林的外面，在那类厚大山梁支脉的起点地方，这类山梁分支支撑着富兰克林山峰朝向东边。在离此几百步路的地方，红河流经该处地段，所以淡水距离不远。

他们马上就安排了宿营地。用不了一个小时，他们便在树林边缘的树木之间，用爬藤将树枝编在一起，然后再用粘土糊将起来，这样，就建起了一处足可应付的临时住所。地质勘察工作留待第二天再进行。他们在准备着晚餐，茅棚前燃起一堆熊熊的篝火，烤肉在烈焰上转动。在晚上8点钟的时候，大伙便进入了梦乡，只留一人守夜管着篝火，以防备某种猛兽侵害营地。

第二天，4月21日，赛勒斯·史密斯在赫伯特的陪伴下去寻找古代生成的地层，在这类土层上面，他曾经拾到过矿石样品。他们在地面上发现了那矿脉，几乎就是在这条小水流流出的地方，在东北面那类山梁支脉中一条支脉侧基下方。这矿含铁品位很高，矿石中的杂质易熔，完全适合用还原方法提炼，而这正是那位工程师打算着采用的办法，也就是加塔卢尼亚人使用的方法，因为这办法简易，比如在科西嘉岛，人们现都还在使用。

实际上，真正的所谓加塔卢尼亚法炼铁，首先是建起一个熔炉，铸造一些熔锅，把矿石和炭一层夹一层置放到熔锅里，然后让矿石变化还原。然而赛勒斯·史密斯却是想要省却这类设备，而打算把矿石和煤做成一个非常简单的立方体，用他的风箱把空气鼓进那立方体的内心去进行冶炼。这大概是土八·该隐和世界有人居住以来最早期那些冶金学家所采用的方法。既然亚当的后代用这种方法获得成功，在矿石和燃料丰富的国家也都取得良好效果，那么，林肯岛上的这些移殖民，在他们所处的这般环境下，同样会一定获得成功的。

如同矿石一样，煤也得到了，而且是不费力气，就在不远的地方，在地面就有。他们事先将矿石打碎，用手把矿石表面的杂质去掉，然后就将煤块和矿石一层交替一层地堆将起来，如同烧炭工人用木头烧炭一样。这样，鼓风机把空气鼓送进去，在空气的作用下，煤炭就转变成碳酸，然后又变成氧化碳，氧化碳就会把氧化铁还原，也就是说使氧化铁释放出氧气。

那位工程师就是这样进行操作的。他把事先在窑炉里烧制的耐高温陶土管子和海豹皮风箱的一端连接起来，然后将风箱放在矿石堆近旁。他又制做了一个木架子、一些植物纤维的绳子和一个平衡锤作为风箱的配件。风箱把空气吹进立方体里，使得立方体的温度充分升高，加速里面的化学变化，最后就会炼出纯净的铁来。

这项工作的进程是很难的。要将这工作做好，这些移殖民就得完全有耐性，必须发挥最大的智慧；然而他们还是终于获得了成功，他们冶炼出一些海绵状的熟铁块来了，这些熟铁块还需锤打，也就是说，需要锻接，把熔化在原矿石里头的杂质清除出去。显然，这些临时充当铁匠的人连最起码的需用锤子都没有的了，他们所处的境况和世界上第一位冶金家开始遇到的情形是一样的，于是他们就学着前人该做的做了。

他们为第一块熟铁块装上木柄，作为锤子，把花岗岩石块当作铁砧，就

这样锤打起第二块熟铁块来，结果，他们终于锻打出一块粗糙的金属，而且是一块可用的金属。

经过许多努力，经过许多劳累，4月25日，终于锻打出几根铁条，同时用之做成了一些工具，如钳子、镊子、鹤嘴锄、十字镐等。潘克洛夫和纳布都将这些工具看成是宝贝。

但是这种金属还不很纯净，还不能有很大的用途，尤其是还没有变成钢。因为，钢是铁和碳的化合物。要得到钢，就得在铸铁里将多余的碳除去，或者把碳加到缺碳的铁里去。用第一种脱碳的方法可以得到原钢或未清理钢；用第二种渗碳的方法可以得到渗碳钢即淬火钢。

此时，赛勒斯·史密斯将要试图炼制的就是那第二种渗碳钢，因为他已经炼出质地纯净的熟铁块。他将碳末和铁放进用耐高温陶土做的坩埚加热就可以把钢炼出来。

再就是，这种钢不论在冷或热的情况下都具有韧性，可以用锤子将其加工。纳布和潘克洛夫在那位工程师的精心指导下，把钢烧红做成斧子，然后突然浸入水中，这就制造出经过淬火的一把优质斧子。

其他工具也都制造出来了，这自然比较粗糙，当中有刨刀、斧头、小斧、做锯子和凿子用的钢块，此外还有制造十字镐、铲子、鹤嘴锄、锤子、钉子用的铁，等等。

最后，5月5日这一天，第一个冶炼期结束，那些铁匠回转那“烟囱管道”去了，而新的活儿不久又将给他们冠以新的头衔了。

第十六章

重新讨论住宅问题——潘克洛夫忽发的奇想——湖北面的一次勘察——高地北缘——蛇——湖泊尽头——托普焦躁——托普溺水——水下搏斗——儒艮

5月6日，这一天相当于北半球地区的11月6日。几天来，天空一直大雾弥漫，看来，眼前重要的是为过冬做些准备。然而气温下降得还不显著，因此，如果拿一个摄氏温度计到林肯岛上量一下，平均气温还会在零上10度至12度之间。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林肯岛非常像是位于南纬35度至40度之间，它的气候和北半球的西西里岛或希腊大致一样。而且，同样像希腊或西西里岛也有严寒和结冰下雪一般，在冬天最冷的时候，林肯岛上也将出现严寒，因此，当气温出现某些下降情形时，最好还是及早做些防备。

不管怎样，如果说寒冷还没有威胁，雨季却已经临近，而这个孤零零的小岛屿，处于广袤的太平洋上，置于大海各种恶劣气候的威胁之下，这类恶劣的天气想必经常出现，而且可能是致命的。

因此，找一处比“烟囱管道”更为舒适的住所问题，就不得不要加以认真的考虑并给予尽快解决。

潘克洛夫对他所发现的这个地方自然偏爱，但他却是完全明白需要另找一处地方。海水先前已经光顾过这“烟囱管道”，大家对此都仍然记忆犹新，因此再也不能遭遇上这同类事件了。

“然而，”赛勒斯，史密斯那一天和他的伙伴们谈论到这件事情时补充说道，“我们还是要采取某些预防措施。”

“为什么？小岛上又完全没有人居住。”那位记者说。

“也许是这样，”那位工程师回答，“虽然我们还没有对整个小岛进行勘察，但是，即便小岛屿上面完全没有人，我还是担心小岛上会有很多可能伤害人的动物。对于可能遭到的进攻要有防备，这样就免得每天晚上派人守夜和照顾篝火。此外，我的朋友们，做一切事情都必须深谋远虑。这里，我们现在所在之处，是太平洋上马来海盗经常出没的地方……”

“什么！”赫伯特说道，“这里离整片陆地那么远，他们还会到这儿来？！”

“是的，我的孩子。”那位工程师应答着，“那些海盗是一些胆大妄为的水手，同时又是一些令人闻风丧胆的坏蛋，因此我们就必须采取我们的相应预防措施。”

“好啊，”潘克洛夫应声道，“那我们就修筑堡垒抗击两条腿的野蛮人和四条腿的野兽吧。可是，赛勒斯先生，在决定采取什么行动之前，我们是不是先勘察下这处小岛屿的各个部分呢？”

“最好是这样，”吉丁·史佩莱接过话茬继续说道，“我们在这边怎么找也找不到那类洞穴，说不定在另一边可以找着呀？”

“这会是真的，”那位工程师回答道，“可是你们忘了，我的朋友们，我们应该住在一条水流的附近，而我们那天从富兰克林山峰顶上朝西面望去，并未发现有一条溪流，或是河流。我们现在这里则相反，这个地方位于感恩河和格兰特湖泊之间，这个优越条件可不要忽视。再说，那南半球的贸易风是从西北吹来的，这里海岸面向东边，不像其他地方那样迎着风。”

“那么，赛勒斯先生，”那位水手应答着道，“我们就在湖边建间屋吧。我们现在砖块、工具都不缺。我们做过制砖工人、烧陶工人、炼铁工人、锻

造工人，现在又真的要当起泥瓦工人来啦，够过瘾嘞！”

“是的，我的朋友，然而在作出决定之前，需要先寻找一下。要是找得一处天然住所，我们就可省去很多劳作，而且还可能比较安全可靠，因为天然的住所既能防御本岛的敌人，同时又可防御外来的敌人。”

“确实如此，赛勒斯，”那位记者应答道，“可是，整个海岸上的花岗岩壁我们都已经留意看过，然而不见有一个洞，甚至连一处裂口都没见着！”

“是呀，没有一处裂口！”潘克洛夫补充道，“唉！要是我们能在那峭壁处，在一定高度的地方挖一处住所，这样什么东西也威胁不到它，瞧那该多好啊！我看到那里，在面临向大海这里边，挖它五六间房子……”

“开些窗子以便采光呀！”赫伯特笑着说道。

“而还有一道阶梯可以上下呢！”纳布进一步说道。

“那有什么可笑的？”这位水手大声说道，“我建议的事难道不可能办到吗？我们不是有了鹤嘴锄和十字镐了吗？赛勒斯先生不可以造出炸药来爆炸开洞吗？赛勒斯先生，在我们需要炸药的时候，您就可以为我们造出来，难道不真是这样吗？”

潘克洛夫话匣子一开，便在兴致勃勃地讲述着他那有点异想天开的计划，赛勒斯·史密斯一直在听着。要炸开眼前这花岗岩板壁，即使用炸药炸，这也是一项海格力斯般的工程，要是天生我才不能做好这项最难对付的劳作，那的确真叫人恼火。然而，是位工程师没有回答这位水手的问题，他建议大伙从河口到北面峭壁尽头的那拐角处更加仔细地察看一次。

于是，大家就走了出去，在一处大约2海里距离的范围地区，进行了极其仔细的探察。可是，处处石壁，都是光滑而陡峭，看不到有任何一处洞穴。野鸽在岩壁上空飞翔，它们的窝就筑在那岩峰顶上，而实际上是筑在那参差不齐的花岗岩石边缘的小孔洞里头。

这种情形令人烦恼，不管是用鹤嘴锄还是用炸药，要想在这处峭壁上打出一个足以住人的洞穴来，那可完全是不应指望做到的事。所出现的意外情形就是，在这处海岸上的这整片地区，潘克洛夫早前发现了那唯一得以临时住人的藏身之所，也就是说，还在谈论着将其放弃的那处“烟囱管道。”

这次勘察结束了，那些移殖民这时所在的地方是那悬崖峭壁北面拐角处，峭壁到这里已是尽头，接着是那类斜坡，逐渐往下倾斜，经过一段长距离的地带，一直延伸到沙滩上面。从这里一直到西边的尽头，岸滩的构成只是一类斜坡，斜坡上是一层厚厚的石块、泥土和沙子，生长着草木、灌木丛、草丛把各坡面连接了起来，这个地方倾斜坡度只有45度。处处可见花岗岩仍然露出地面，这其实是峭壁的一些尖角。斜坡上长着一层很厚的草，树木是一簇簇生长在一起，形成层层迭起模样。可是，再过去远一些就没有草木了，那里是一片沙的平原，从斜坡尽头一直伸延到海滨地带。

赛勒斯·史密斯认为漫出的湖水一定会形成瀑布从这边流将出来，这种想法并不是没有道理。因为红河流进过多的水进来，一定得有某处地方流出去。但是，在已经探察过的堤岸，也就是从这条小溪流口，西面，一直到眺望岗这处地方，这位工程师还没有找到这个出水口。

这位工程师此时便建议他的伙伴们攀爬上他们正在观察着的这类斜坡，

然后再从那高地处返回到“烟囱管道”去，这样他们就可以探察湖的北岸和东岸。

这个建议被接纳了，因此只用了几分钟时间，赫伯特和纳布就爬到高地上了。赛勒斯·史密斯、吉丁·史佩莱和潘克洛夫也都稳步跟了上去。

在距离 200 英尺的地方，透过叶簇可以看到那美丽平静的湖光镜面，在太阳光线的照射下，湖水闪烁生辉。这个地方，风景特别迷人。这里的树木，分布错落有致，树叶已经开始变黄。几棵树龄特别长的巨大树干的树皮，在一片绿草的衬托下显得分外黝黑。那里，是一处白鸚世界，光彩夺目的一群群鸟儿，在枝头上叽叽喳喳地鸣叫个不停，看上去有如那名符其实而又在转动着的万花筒。这时，透过那单一树叶的阳光光线最终也都像是被分解成单一颜色了。

这些移殖民并没有直接走向湖的北岸，而是绕过那高地的边缘，意在抵达湖左岸上那条小水流口的地方。这是一处至多 1 海里半长的拐弯。行走起来容易，因为，这里的树木大范围稀疏生长，树木之间都有一条自由通道。他们像是完全觉得，肥沃的土壤在这儿终止了，因为，这一带的植物生长，与红河和感恩河间这两条水流所包括的整部分地段相比，远远没有那般茂盛。

赛勒斯·史密斯和他的伙伴们小心翼翼地在这处陌生地上行走着。弓、箭、装上了尖铁的木棍，这就是他们那仅有的武器。这一地带还没有发现任何野兽的踪迹，大概这类动物更多更常光顾的是那南面的茂密森林；然而，这些移殖民看见托普在一条大蛇前停了下来时都还是被吓了一跳，这条大蛇长约 14 到 15 英尺左右。纳布挥起一棍就将它打死了。赛勒斯·史密斯仔细看了看这条爬虫，然后告诉大家这是一条无毒的蛇，因为它与新南威尔士的土人经常进食的金钢蛇同属一类。可是这里兴许会有其他能致人死命的毒蛇，比如那类无声蝰蛇，这种蛇尾巴分岔，它们常常在人脚下蛇身直立竖起，或者那类飞蛇，它们长着一对耳瓣，使之前冲飞快。托普初次受惊吓一过，现在又开始追捕起爬虫来了，它跑得很是急促，令人都替其担忧。因此，它的主人便不时地把它叫唤回来。

红河河口，红河河水注入那个湖泊的地方，不久之后他们就抵达了。探察者们看了看对岸他们从富兰克林山峰下来时曾经到过的那个地方。赛勒斯·史密斯注意到流入湖里来的水量是极其之大；这样看来，大自然就一定给这湖里过多的水在某个地方提供一个出水口。他们正想发现的就是这一处出水口，因为那流出的水有可能形成一个瀑布，这就有可能利用它的机械能。

这些移殖民在随意行走着，但是彼此之间隔开距离不大。他们环绕着陡峭的湖岸边行走。

湖中一定有很多鱼。潘克洛夫决意做几根钓竿，设法钓些鱼上来。

他们首先就要绕过东北面那尖突出来的地角。大家猜想，湖水可能就是从这个地方排出去的，因为湖岸和高地的边缘地带几乎是在同一水平上。可是这里完全没有出水口，这样，移殖民们便又继续勘查是岸，这湖岸拐了一处小弯之后，便渐渐低了下去，直至与海岸平行。

湖岸边树木比较稀疏，然而东一簇西一簇的林木使得这一带的风景显得更为美丽。从这里可以看到格兰特湖的全貌，而此时湖面可是平静如镜。托普在灌木丛中搜索，把一群各种各样的飞鸟赶了出来，而吉丁·史佩莱和

赫伯特则以弯弓搭箭致意。只有一只被那年轻小伙子射中掉落在沼泽草地上面。托普即时冲了过去，把这只美丽的水鸟衔了回来。这只水鸟呈深灰色，嘴很短，前额很是发达，脚爪子有月牙形花边，翅膀周围镶有一道白线。这是一只“骨顶鸡”，大小与肥大的山鹑差不多，属于长趾类水禽，介乎于涉禽类与蹼足类之间。这种鸟的味道实在是不敢恭维。但是托普大概不像它的主人那般挑剔，因此大家同意把这只骨顶鸡给托普作晚餐享用。

这些移殖民此时沿着湖的东岸行进，而他们不久就会到抵他们曾经到过的地方。那位工程师此时感到十分惊讶，因为他对湖水满盈时水从何处排去至今仍未发现任何踪迹。那位记者和水手跟他交谈时，他丝毫不对他们隐瞒自己心中的这等诧异心情。

此前一直非常平静的托普这时躁动了起来。这只聪明的动物正在湖岸走来走去，他突然间停了下来望着湖水，并且举起一只爪子，像是抓住了看不见的猎物似的。接着它又狂吠了几声，跟着就突然静了下来。

不论是赛勒斯还是他的伙伴们，当初都不太注意托普的那般举动；然而过了一会，托普又不停地吠了起来，这才引起那位工程师的关注。

“怎么啦，托普？”他问道。

托普对着主人跳了几下，同时显得非常不安，跟着又向岸边冲了过去。接着。猛然间他就跳到湖中去了。

“回来，托普！”赛勒斯·史密斯大声地喊叫着，他不想他的爱犬到这个还不了解的湖里头去冒险。

“那里头有什么情况？”潘克洛夫在注视着湖面的同时问道。

“托普定是嗅到某种两栖类动物了。”赫伯特应答着。

“会是一只钝吻鳄吗？”那位记者问道。

“我想不会是，”赛勒斯·史密斯答道，“只有纬度较低的地方才会碰见有这类钝吻鳄。”

这个时候，托普在它主人的叫唤下回转过来了，它同时跳上了湖岸；可是它始终无法安静下来；它跳进了那深草丛中，而且，它的本能正在驱使着它，像是在注视着某种看不见的动物正在擦着湖边溜入湖底下去。然而，湖面平静如镜，连一丝涟漪也没有。这些移殖民曾好几次驻留在湖边，注视住湖面，但却什么都没有看见。那里头显然是有着某种神秘的东西。

那位工程师感到非常困惑不解。

“我们还是把那类勘察进行到底吧。”他说道。

半个小时之后，他们都到达了湖的东南面拐角处，并一起处在眺望岗那高地处。到这个地方为止，湖岸算是考察完了，但是，这位工程师仍然没有发现湖水是从哪里和它是怎么样排出去的。

“然而这个出水口是存在着的，”他重复说道，“既然它不外露，那么湖水就一定是洞穿海岸那花岗岩悬崖峭壁排去的了！”

“可是，我尊敬的赛勒斯先生，您执意知道这个，其重要意义怎样啊？”吉丁·史佩莱问道。

“意义重大，”这位工程师回答说，“因为要是水是从峭壁里流出去的，那么峭壁里就可能会有洞穴，而只要将流经洞穴的水改道，洞里就容易变成可以住人。”

“但是，赛勒斯先生，难道湖水不可能从湖底流出去，再经一处地下通道出海吗？”赫伯特问道。

“这是可能的，”那位工程师答，“而实际上如果是这样，既然大自然没有为我们提供那主要的居住场所，这我们就只得自己动手建房子了。”

傍晚 5 时时分，这些移殖民于是便准备穿过高地返回“烟囱管道”去。这时托普又显得躁动不安起来，它疯狂般吠着，它的主人还来不及阻止，它又再次跳入了水中。

大伙朝着那湖岸边跑了过去。托普已经游到 20 英尺开外的地方去了。赛勒斯·史密斯在使劲地叫着托普，这时水面上突然浮露出一个巨型脑袋瓜来，该处地方的水看起来并不深。

赫伯特可立刻就认出了这是两栖动物，它的头部呈圆锥形状，长着一副大眼睛，嘴巴长有又长又软的长须。

“一条海牛！”他喊道。

这倒不是海牛，而是这种动物的一个典型样貌，属于鲸目，它的名字叫儒艮，它的鼻孔在鼻子的上方张开着。

这只巨型动物向着托普扑将过去，托普朝向岸边转回是因为无法避开这只动物。这时候托普的主人在设法搭救它，可此前吉丁·史佩莱和赫伯特竟然没想到弯弓搭箭，儒艮抓住了托普，在水下消失了。

纳布手里拿着包铁头的长矛，打算向那可怕的动物发动进攻，想跳入那动物的生活场所径直去搭救托普。

“不行，纳布。”那位工程师一把攥住他勇敢的仆人说道。

其时，水下正在展开一场搏斗，一场令人不可思议的搏杀，看来道理很简单，在这等环境下，托普是显然抵挡不住的了，那般争斗想必很是激烈，大家从水面上翻腾起的水泡就可看得出来，争斗最后结果，看来托普是难以逃脱厄运的了！可是突然间，在一处漩涡中间，大家见到托普又出现了。托普被某种无名力量抛向空中，上升到了湖面上空 10 英尺高度处，跟着又掉落回非常混浊的湖中间去，而过不一会它就转回到岸边上来，它可是没有严重受伤，奇迹般地脱险了。

赛勒斯·史密斯和他的伙伴们此时都在莫名其妙地张望着。更加怪诞的情形还在出现！似乎水里那般搏斗仍然继续进行。可能儒艮遭到某类强大动物的袭击，因此放了托普，在为了自身利益而搏斗着。

然而搏斗没有进行多久，湖水就被鲜血染红了，儒艮的躯体从周围一片鲜红色的湖水中浮了上来，很快便搁浅在湖泊南面的那个拐角处。

那些移殖民朝着这个地方跑了过去。儒艮已经死去。这是一只庞大动物，身长达 15 英尺，体重大约三到四千磅。它的颈部有一处裂口样创伤，宛如被锋利的刀子割开一样。

那么，究竟是什么两栖动物能发动这骇人的袭击，将凶猛的儒艮杀死呢？对于这一点，谁也说不上来，就这样，赛勒斯·史密斯及其伙伴们百思不得其解地回到了“烟囱管道”。

第十七章

考察格兰特湖 暗流 赛勒斯·史密斯的计划 儒艮油 片状
黄铁矿的利用 硫酸铁 怎样制作甘油 肥皂 硝石 硫酸
硝酸 新瀑布

第二天，5月7日，赛勒斯·史密斯和吉丁·史佩莱攀登眺望岗，赫伯特和潘克洛夫沿河而上找些备用木头，纳布留下来准备午饭。

那位工程师和记者很快便到了那湖泊南面地角的小沙滩处，而那只两栖类动物仍是搁浅在这上头。一群飞鸟已经在扑向这大堆肉，因此必须扔去石块将它们赶走，因为赛勒斯·史密斯想把儒艮油留下来给移殖民们需要之时利用。至于这只动物的肉，可不能忽略它是一种极其美好的进食，因为在马来亚的某些地方，它是当地王室的御用食品。不过，这还得纳布去烹调。

这个时候，赛勒斯·史密斯的脑子里又想到了别的事。前一天发生的事情在他的脑海中不能完全抹去，因此就不能不让他挂怀。他想着要揭开那场水下搏斗的秘密，弄清楚是什么乳齿象的同属或者其他别的海怪使得儒艮遭受到一种如此这般奇怪的创伤。

他于是站在那里，在湖岸边，留意地看着，观察着，然而湖面水下都是一片宁静，什么东西也没有显现出来，平静的湖水在初升太阳光线的照射下正在熠熠生光。

在承受着儒艮躯体的这处小沙滩沿岸，湖水不算太深；但从这个地方开始，湖底就逐渐低了下去，因此想来，湖中心一定会是极深。这个湖泊可说是一个宽阔的盛水盆，红河的流水一直在将之灌得满满。

“喂，赛勒斯，”那位记者问道，“我像是看不出湖水中有有什么可疑的东西嘞？”

“是呀，我亲爱的史佩莱，”这位工程师答道，“而我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昨天发生的事呢！”

“我承认，”吉丁·史佩莱又说道，“儒艮所受的伤起码是奇怪的，再说托普为什么如此强劲地被抛离水面，这也更是难以解释呢？！真像是有一只强有力的手将托普抛离，而又是这同一只手，用匕首把儒艮杀死的呀！”

“是的，”正在变得沉思起来的是位工程师应答着道，“这其中有些事我实在无法理解。可是，我亲爱的史佩莱，您能搞清楚吗？我自身是怎样得救的，是如何得以从海浪里被救出来，然后又是怎么被转送到那些沙丘里去？这难道不是真的吗？因此，我总觉得个中有着某种秘密，我们将来有一天也许会将这个谜揭开。我们还是留意观察吧，可不要在我们的伙伴面前过多地谈论这类怪事。我们记住这些事，继续我们的活儿吧。”

大家清楚，这位工程师尚未找到过剩湖水外排的出口，但又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湖水曾经有过泛滥，这说明必定有一个出水口存在于某个地方。然而，正是在这个时候，赛勒斯·史密斯相当意外地听见了有一条急流，而这条急流就好像是在此处地方。他扔了几块木头到水里去，同时看见它们在向着南边那拐角漂流过去。他沿着湖边岸，顺着水流的方向走，于是到抵湖泊南面地角处。

这个地方的湖水凹陷了下去，好像是突然往地里某处裂缝注流似的。

赛勒斯·史密斯把耳朵贴在湖岸边仔细地听着，结果他清晰地听得一种地下瀑布的声音。

“是这个地方”，他站起来说道，“水是从这个地方排出去的，看来湖水是经过花岗岩石壁内洞穿的管道流到大海里去的了，我们可以利用湖水流经的那几处洞穴来为我们服务啦！好哇！我这就找那些洞穴去！”

这位工程师砍下一根长树枝，剥去树叶，同时将它插到两岸之间那个角隅处，他发现水面下1英尺深的地方开有一个宽阔的洞口。这就是他们此前一直没有找着的那个出水口，水流异常湍急，就连这位工程师手中拿着的树枝也被冲去，消失得无影无踪。

“现在再没有疑问的了，”这位工程师重复着说道，“那排出口就在这儿，我将它暴露出来。”

“怎么办？”吉丁·史佩莱问道。

“把湖水平面降低3英尺。”

“怎么样才能将这水平面降下去？”

“开一个比这处出水口更大的口子。”

“在什么地方开，赛勒斯？”

“在距离海岸最近的地方开。”

“可是那里是一片花岗岩石呀！”那位记者提示般说道。

“咳，”赛勒斯·史密斯应答着，“我将把它炸开，这样，水流出去以后，湖面就降低了，那时这个排泄口就会暴露出来……”

“而还可以形成一个瀑布，让水泻在那个沙滩上面，”那位记者补充说道：

“开出一个我们将可利用的瀑布啊！”赛勒斯·史密斯应道，“走，我们走吧！”

这位工程师拉着他的伙伴们走了，后者完全相信赛勒斯·史密斯，他毫不怀疑这项事业会获得成功。可是，没有炸药，现时工具又是不完备，怎样才能把那岸上的花岗岩板块炸开？对此，这位工程师是拼命干的，但是，这难道不是在他的能力之上的一项活儿吗？

当赛勒斯·史密斯和那位记者回到“烟囱管道”时，他们看到赫伯特和潘克洛夫正忙着将他们的木排拆卸下来。

“樵夫的活很快就完了，赛勒斯先生，”那位水手笑道，“而当您需要泥水匠时……”

“泥水匠，不要，而现在要的是化学家。”这位工程师应答着。

“是的，”那位记者进一步说道，“我们将要炸这小岛屿……”

“炸小岛啊！”潘克洛夫高呼了起来。

“至少是炸一部分，咳！”吉丁·史佩莱回嘴道。

“听我说，我的朋友们。”那位工程师道。

这样，他就将他观察到的结果情形告诉他们。据他看来，在眺望岗底基处下的那片花岗岩板壁内兴许存在着一个或大或小的岩穴，他声言着要深入到里面去探个究竟。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首先开一个更大的出水口，让那湖水的水冲流出去，这样就可以降低湖泊的水平面，他们就可以得到一处更宽阔的出口。据此，就需要制造出一种炸药，只有炸药才可以在海岸的其余一处地方开出一条排水渠道。这就是赛勒斯·史密斯马上要尝试利用自然界为他提供的矿产资源所要做的事情。

不用说，大伙都一致热烈拥护这个尝试，而尤其是潘克洛夫，更是极其赞成。采取断然措施，爆破这花岗岩峭壁，造出一处瀑布，这一切可正合此

位水手的心意！他做过泥水匠和皮匠，既然是位工程师需要化学家，而他照样完全可以当一名化学家。大伙需要什么，他就可以做什么，正如他对纳布所说，要是有一天有这般需要，他“甚至可以做舞蹈和礼仪教师”。

纳布和潘克洛夫首先被派去提取儒艮的油，并将它的肉留下以作食用。他们马上动身出发，完全没有要求更多的解释。他们对这位工程师真可是绝对地信任。

他们走后过不一会，赛勒斯·史密斯、赫伯特和吉丁·史佩莱便带上箩筐，沿着是条水流溯流而上，向着那煤层矿脉处走去，在那最新形成的过渡土层里，有着丰富的片状黄铁矿，实际上这种矿石是随处可见，而且赛勒斯·史密斯早前就已经带回了一块样品来了。

他们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将一定数量的这类黄铁矿石运载回“烟囱管道”。到了傍晚时分，他们就运回了好几吨。

第二天，5月8日，那位工程师开始进行操作。这些片状黄铁矿石的主要成分是碳、硅石、矾土和硫化铁，后者含量过分的多，问题在于将硫化铁分离出来，并尽可能快地把其转化成硫酸铁。一旦得到了硫酸铁，他们就可以提取出硫酸来了。

这实际上目的也就达到了。硫酸是最重要的媒介物之一，根据硫酸的消耗量，就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工业生产情况。这种酸以后对移殖民们将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用它制造蜡烛以及鞣制皮革等。但这一次那位工程师却是另有用途。

赛勒斯·史密斯在“烟囱管道”后面选择了一处地方，同时认真将这个地方平整得十分平坦。在这处地面，他置放了一堆砍下来的树枝、树干，上面再放上一些片状黄铁矿石块，这些石块是垒起摆置在一起；然后将那整体再覆盖上薄薄一层黄铁矿石，这些黄铁矿石已是事先打碎，大小与核桃差不多。

这些工作做完之后，他们便将木头点燃起来了。热量传到板岩上，因为板岩含有碳和硫磺，所以很快便燃烧起来了。这个时候，他们又往上头新添上几层已打碎了的黄铁矿石，这就形成更巨型的一堆，外侧再铺上泥土和草料，最后还留出几个通气孔，就像将木头烧成木炭那样。

接下来，他们就让它自己去完成那般转化了。硫化铁变成硫酸铁和矾土变成硫酸铝的过程仍需要10至12天时间。硫酸铁和硫酸铝两种物质都能溶解于水。而其他物质如硅石、焦碳、灰烬等则不可以。

在黄铁矿石进行化学反应期间，赛勒斯·史密斯和他的伙伴们则继续从事其他工作。他们干得十分热忱起劲，简直是在拚命干。

纳布和潘克洛夫已经将儒艮的脂肪剥了下来，并放进一些大的瓦罐里去了。现在需要用皂化的方法将甘油从那脂肪里提取出来。然而，要取得这种结果，只要用苏打或石灰处理那脂肪就已足够。其实，这两种物质中任何一种都能分解脂肪，使之形成肥皂而使甘油分离出来，而这种甘油，正是那位工程师想要得到的东西。大家知道，石灰对于他来说并不缺少；不过就是，用石灰来处理只会得到毫无用处的不能溶解于水的石灰质肥皂，而用苏打处理，则可得到能溶解于水的可供日常使用的那种洗濯类肥皂。然而，赛勒斯·史密斯是一位讲求实际的人，他宁可费事也要寻求获得苏打。困难吗？不，因为海岸边有那种水生植物，如盐角草、松叶竹、以及各种各样的鹿角菜科植物如那些褐藻、墨角藻等海藻。于是他们就将这些植物大量收集起来，首先

把它们晾干，然后便在露天的坑道里焚烧。他们连续烧了好几天，这样，随着热度升高到一定程度，那些植物就化为灰烬，因此，这样焚化的结果就得到了一大堆灰烬，这是一种密集的灰色粉末，长久以来人们都将之称为“天然苏打”。

那位工程师用这样得来的苏打处理儒艮油，结果，他得到了两种物质，一种是可溶于水的肥皂，另一种是中性物质甘油。

然而这项工作还没有完。为了以后的工作，赛勒斯·史密斯还需要另外一种物质，那就是硝酸钾，更常叫的是硝盐或者硝石盐。

赛勒斯·史密斯本来可以用硝酸和碳酸钾化合制成硝酸钾，碳酸钾很容易从植物的灰烬里取得，但他没有硝酸，可他需要的又恰好是这硝酸。这就产生了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幸而这一次大自然又帮了他的忙，为他提供了硝石，否则，除非拾得到，不然他就得费神找其他办法。赫伯特在林肯岛北部富兰克林峰山脚发现有硝石矿脉，他们只要精炼这种矿石，提纯出那种硝盐来就行了。

这各类工作持续了八天时间。而且，在硫化铁还没有变成硫酸铁之前就完成了。在接下来的几天日子里，这些移殖民使用塑性陶土制造了一些耐火陶管，并用砖块砌了一个特殊用途的炉子。以便一旦得到硫酸铁就进行蒸馏。所有这些工作快到5月18日之时就已经结束了，而那化学转变生成过程也几乎是在这个时候完成。吉丁·史佩莱、纳布和潘克洛夫在这位工程师的精明指导下已经成了人们中最能干的工人。然而，必然的是，对于所有的教师而言，大家最专心听他讲，他就最好地指教。

那成堆的黄铁矿石经加热处理后完全还原了，他们将燃烧结果得来的硫酸铁、硫酸铝、硅石、碳渣以及灰烬放进一个盛满水的盆子里。他们将这些混合物搅拌，让其沉淀，再把透明液体倒出，这种液体含有硫酸铁和硫酸铝溶液，其他不溶解的物质仍旧保持着固体状态。最后，对那种得来的液体进行蒸发处理，部分汽化了的液体便沉积形成硫酸铁结晶，而那母液，也就是那没有汽化的液体。这种含硫酸铝的液体就不要了。

赛勒斯·史密斯因此就有相当大量的这类硫酸铁结晶可供其利用，而眼前的问题就是用这种结晶来提取硫酸。

工业上制取硫酸需要昂贵的设备。因为这需要很大的工厂，里面需有特殊的设施、白金制做的仪器、不怕酸类腐蚀的铅室，以便用于化学生成反应等等。这位工程师时是完全没有这类设备供他使用的了，可是，他知道，尤其在波希米亚，有一些更简便的制造硫酸的方法，这些方法还有其优点，就是能生产浓度很高的硫酸。所谓诺德豪森硫酸就是用这种方法制成的。

要得到硫酸，赛勒斯·史密斯就只有唯一的操作工序可做了：把硫酸铁结晶体密封于瓦罐里焙烧，使之蒸馏成蒸汽，这些蒸汽冷凝后就变成硫酸了。

那些烧烤好的耐火陶罐就是这般操作，用来装结晶体置放到炉子去加热制造硫酸用的。这般操作工序进行得十分顺利，因此5月20日，也就是操作开始后的第12天，这位工程师就将硫酸生产出来了，往后，他打算在多方面使用这种媒介物。

然而，他为什么想要拥有这种介体呢？原因非常简单，就是为着制造硝酸，而这就容易了。因为在硫酸的作用下，经过化学反应的那种硝石通过蒸馏便可生产出硝酸来。

可是，这种硝酸对那位工程师到底有何作用？这一点，他的伙伴们至今还不知道，因为他并没有将他的活儿作最后挑明。

这时，那位工程师即将达到他的目的了，那最后一道操作工序终于制出了他费尽力气急于想要得到的那种物质。

鉴于他早前已事先用一只水溶器，通过汽化的方法浓缩得到了甘油，提取到硝酸后，他便将硝酸加到那现成的甘油中去，甚至连冷却剂都无需使用，他这样就获得了一种油状的浅黄色液体好几品脱。

最后一道工序是那位工程师独自在远离是处“烟囱管道”的地方进行操作的，因为这道工序有发生爆炸的危险，因此，当他带回一瓶这种液体给他的朋友们看的时候，他就只是对他们说：

“瞧，这就是那种硝化甘油啦！”

这的确是一种可怕的产物，它的爆炸能力兴许要比普通炸药大 10 倍，而这种可怖的产物却是已经造成多少事故了啊！但是，自从人们发现将它制作成炸药以后，也就是说，用一种多细孔的能吸附硝化甘油的固质，如粘土或者糖，和它混合起来，这种危险的液体使用起来就比较安全多了。然而，当林肯岛上的那些移殖民进行操作工序时，炸药却尚未制造出来。

“而正是这种液体将用以去爆炸我们那些岩石吗？”潘克洛夫带着一种相当怀疑的神态问。

“是的，我的朋友，”那位工程师回答道，“因为这种硝化甘油将会产生强大的威力，花岗岩越坚，阻力越大，爆炸起来的那般反作用力就越大。”

“那我们将在何时能见识见识，赛勒斯先生？”

“明天，一旦我们将把炮眼挖好就可以了。”是位工程师回答。

第二天，5 月 21 日，打黎明时起，这些爆破兵就出发到格兰特湖东岸那一个地角去，该地离海岸只有 500 步路远。在这处地方，那高地是湖泊下面，湖水只有一道花岗岩阻围。因此只要炸开堤围，湖水显然就会从缺口流出，形成一条溪流，流经倾斜状高地表层，再冲泻到那海滩上去。这样，湖水整体水平面就会降低，那个排水洞口就将显露出来，而这就是他们最终要达到的目的。

他们时下要炸的就是那堤围。在是位工程师指导下，潘克洛夫抡起鹤嘴锄，灵活而有力地凿挖花岗岩那外覆盖层面。这个炮眼洞口开挖点是在与海岸平行走向的一处山脊上，然后就要实行斜度深挖进去，直至比湖水水平面显要低下去的地方。这样将该处岩石炸开一个缺口，湖水就得以大量往外流去，而湖的水平面便就足可降低下去了。

这项工作很是费时，因为这位工程师想要取得很大效果，他打算还是用 10 升硝化甘油进行这次爆破，潘克洛夫和纳布互相替换着凿挖。终于在接近傍晚 4 点时分把那炮眼洞打挖了出来。

接下来便是将那爆炸物点燃问题，通常的方法是利用雷汞雷管引发硝化甘油最终爆炸的。实际上，简单点燃方式只能令其燃烧，而不能产生爆炸，必须有一股冲击力才能引发爆炸。

赛勒斯·史密斯当然能把雷管制造出来。虽然他缺少雷酸盐，但他可以很容易就得到一种类似硝化棉的物质，既然他已经拥有硝酸。这种物质，将它压进一个爆破筒里，然后再放进硝化甘油里头，通过一条导火线引爆而后

最终引发爆炸。

赛勒斯·史密斯了解硝化甘油在冲击之下会发生爆炸的特性，他于是就决意利用这种特性，如果这种办法不获成功，他就再用其他一种办法。

其实，只要在一块坚硬的石头表面滴上几滴硝化甘油，这些硝化甘油便漫渗开去，其时用锤子撞击该石块，这就足以引起爆炸。然而，锤击之时，操作者可不能够在现场，要不然的话，他就会成为爆破行动的牺牲品。于是，赛勒斯·史密斯就想出了一种办法：用一根植物纤维把一块好几磅重的铁悬吊在炮眼洞口上方。再用另一根事先浸硫过的长纤维绳子，一端系住第一根的中间处，另一端则拉到距离炮眼洞口几英尺的地方。在第二根绳子上点火，它逐渐就会燃烧到那第一根植物纤维的中间部位，这第一根很快就会被烧断，而那铁块便会猛地掉落在那硝化甘油上。

装备停当后，那位工程师就叫他的伙伴们远离该处，然后他就往炮眼洞口灌入硝化甘油，直灌至与洞口平齐为止，而且他还在岩石表面，已经悬吊着的铁块底面抛滴上几滴硝化甘油。

安排完毕后，赛勒斯·史密斯拿起浸硫绳子的一端并同时将它点燃，接着就离开这个地方，和他的伙伴们一起返回那“烟囱管道”去了。

这根绳子大约要燃烧 25 分钟，果然，25 分钟过后，只听得一阵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响，仿佛整个小岛的地基都在震动着。集束石块冲天而起，像似火山爆发一样。空间震荡是那么激烈，致使“烟囱管道”的岩石也都振动起来。那些移殖民虽然距离爆破地点有两海里以上，但却都被掀翻在地。

他们站起身来，攀爬上那高地，接着他们就向着那个地方跑去，在那个地方，陡峭的湖岸大概已被炸开轰破……

“好哇！”欢声阵阵可是发自他们内心的呼喊啊！那花岗岩堤围已被炸开一处宽阔的开口了！一股急流白浪滚滚流过高地，从那 300 英尺的高度处向着海滩俯冲直泻下去！

第十八章

潘克洛夫不再怀疑什么 湖泊的旧时排水口 深入一处地下坡道探查 穿越花岗岩的路 托普失踪 中央岩穴 洞内井 秘密 借助于鹤嘴锄 返回

赛勒斯·史密斯的计划早前已经获得成功；但他仍如往常一样，却并没有表露出任何的满足神情，他双唇紧闭，两眼发呆，站着一动不动。赫伯特欣喜若狂；纳布兴奋得跳将起来；潘克洛夫大脑袋瓜儿摇来摆去，喃喃地说：

“来吧，我们的工程师完全行嘞！”

事实上，硝化甘油的确产生了巨大的威力。它给湖炸开的溢水口很大，这个新口此时排出的水流量比旧时出水口的排出量起码要大3倍。因此，爆炸过后不久，湖的水平面至少大概下降了2英尺。

这些移殖民回转到“烟囱管道”去，取了几把鹤嘴锄和一些铁头长矛，还有一些绳子、火石和火绒；跟着，他们又转回到那高地上。托普其时陪伴着他们在一起。

路上，那位水手忍不住地对这位工程师说：

“喂，赛勒斯先生，那您完全知道，用您制造的那种够劲的液体，我们就可以将整处小岛屿炸掉的了？！”

“毫无疑问，别说小岛，就连大陆，甚至地球本身都可以炸掉，”赛勒斯·史密斯答道，“这只不过是数量用多少的问题。”

“这么说来，您不可以用这类硝化甘油装填火器吗？”这水手问道。

“是的，不能，潘克洛夫，因这种物质太容易引起爆炸。但是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制造出硝化棉来，甚至可以制造出一般的炸药，既然我们拥有硝酸、硝石、硫磺和碳。可惜我们现在就是未曾有枪。”

“噢，赛勒斯先生，”那水手说道，“稍有决心就能办到啊！”

潘克洛夫已在将“办不到”这个字眼最终从林肯岛的字典上划去了。

移殖民们到达眺望岗后便径直朝向湖泊那地角处走去，那旧时的排水出口距离地角不远，那泄水口子大概已经显露了出来。既然再看不到有水从这个口子奔流出来，那么人也就可以进去了。这样兴许就可容易察看洞口内里情形。

移殖民们转瞬间就来到了湖下面地角处，他们一跟就看到了已经取得的预期效果。

他们寻找的那个泄水口子果然在湖中水平面上方露了出来。湖面降低之后，露出一条狭长的陡峭坡道，由此可以走到洞口。这洞口宽约20英尺。但其高度却是只有2英尺。它有点像人行道旁边下水道的沟口。因此，移殖民们要进去仍旧是很困难；但纳布和潘克洛夫则抡起他们的鹤嘴锄，他们费不了一小时功夫就把洞口凿至足够的高度。

那位工程师此时走近洞口，发觉出水口各处岩壁，在其上部部分，一处斜坡坡度最大只有30至35度。因此洞里岩壁便可以通行，而如果往前坡度不变得陡峭，便可以容易往下一直到与大海海平面平齐的地方。要是巨大花岗岩板壁内里有某处宽阔的岩洞——这一点确实是可能——，他们兴计就能设法将之利用起来。

“喂，赛勒斯先生，什么事情使得我们停将下来呀？”对冒险进入那狭窄通道显得很不耐烦的那位水手问道，“您看啊，托普较之我们早就进去啦！”

“好吧。”这工程师答道，“然而，里头需要看得清楚才成啊。纳布，你去砍几根含树脂的树枝来。”

纳布和赫伯特往湖岸跑去，那里长着许多松树和其他苍翠树木。他们很快将一些树枝拿回来并做成火把。他们用火石将火把点燃，那位工程师走在前头，这些移殖民便一起进入昔日湖水满盈时那个阴暗的狭长泄水坑道里。

与他们可能猜想到的情形相反，越往前走，这处坑道直径就越大，这就使得这些探险者们几乎是转瞬之间便可直起身子往下行走起来了。由于受到长年累月流水的冲刷，坑道内里的花岗岩石壁湿而又滑，因此不得不提防着被摔倒在地。这样，移殖民们就如同登山运动员所做的那样。借助一根绳子，各自都用它绑缚着，将大伙彼此间连贯了起来。值得庆幸的是，好在有某些花岗岩石的凸起部分，形成真正的石级，使到下行不致那般危险。岩石上面，彼此处处依然水珠悬挂。在火把火光的映照下呈现虹色，令人仿佛感觉到，四处板壁覆盖着不可胜数的钟乳石。是位工程师看了看眼前这黝黑的花岗岩石。他并未发现这里有沉积地层，就连一处断层也没见着。石壁板结密实，石纹极其细腻。由此看来，这条狭长的坑道甚至是与小岛屿同龄。它完全不是水流一点一点冲击洞穿形成的。这坑道是普路托而不是尼普顿亲手挖掘出来的。峭壁上可以清楚看到熔岩喷发时留下来的痕迹，长期的水流冲刷侵蚀并没有将那痕迹完全抹去。

移殖民们只是极其缓慢地往下走着。这处坑道显然是第一次有人类前来光顾，他们如此冒险进入到此处悬崖峭壁内中深处，还是显出怀着某种不安之感。他们没有说话，然而却是思考着，而且想的还不止是一件事，想的是这条洞中有洞，通向大海的岩石坑道里，内中洞里说不定会藏有某类真蛸或者其他巨形头足动物。因此进行冒险之时还需有所小心谨慎地行事。

不过，托普走在这个小组的前头，他们可以相信这条狗的那般精明，一旦有什么情况，它是完全不会不告警的。

沿着一条相当蜿蜒曲折的路往下走了100英尺左右之后，走在前面的赛勒斯·史密斯停下了脚步，同时，他的伙伴们此时也都会拢到他身旁。他们暂停下来的这个地方显得是剜空，致使形成一处中等规模的岩洞。有一些水珠自其拱顶上滴落下来。但这并非由于透过峭壁的一种渗漏。而只不过是洞内早前长时间奔腾流过的急流所留下的残迹，此外，洞里的空气虽是有有点潮湿，但却完全没有散发出恶臭气味。

“哎，我尊敬的赛勒斯呀，”吉丁·史佩莱这时说道，“这确是一处不为人知的隐避场所，完全隐藏在这般深处，可是，总而言之，它是不能住人。”

“为什么不可以住人？”那位水手问道。

“因为它过于狭小，而且太暗。”

“我们不能将它扩大、挖深、开出一些既通气又采光的孔口吗？”此时不再怀疑什么的潘克洛夫回应着道。

“走吧，”赛勒斯·史密斯应答道，“继续我们的探察吧。再往下走去，说不定大自然会让我们省去这类活儿。”

“我们才走了三分之一的路程。”赫伯特示意般说道。

普路托 希腊神话中冥王哈得斯的别名。 译者注

尼普顿 罗马神话中的海神，被视为与希腊神话中的波寒冬等同。 译者注

“大约三分之一吧，”赛勒斯·史密斯回应着，“因为我们从洞口开始往下走了 100 英尺左右路程，而再往下走 100 英尺，这不是没有可能……”

“托普现在在哪？”纳布打断它主人的话问道。

大伙在岩洞中找了一会，但却找不到托普。

“它兴许会是继续它走它的路吧。”潘克洛夫说道。

“我们跟上去同它会合吧。”赛勒斯·史密斯应声道。

他们于是就继续往下走去。每到泄水坑道经由绕道的地方，这位工程师就特别仔细地观察，虽然转弯很多，但他相当容易地就把握住通向大海的大概方向。

拐弯过后，他们沿着一条直道下行了 50 英尺左右，这时他们听得远端从峭壁深度外传来的一种声音，他们都被吸引住了。他们停了下来，同时听了一会儿时间。坑道有如一个传声筒般将声音传过来，因此这类声音听将起来很清楚。

“这是托普的叫声啊！”赫伯特呼喊道。

“是呀，”潘克洛夫回应首，“而我们勇敢的托普甚至在狂吠着呢！”

“我们拥有我们的铁头长矛，”赛勒斯·史密斯说道，“提高警惕，继续前进！”

“这事在变得越发令人感兴趣了。”吉丁·史佩莱在那位水手耳边悄声道，后者作了肯定的表示。

赛勒斯·史密斯和他的伙伴们赶紧冲去搭救他们的狗。托普的叫声越发清晰起来了，从它那急促的叫声就可以感觉到它那狂怒状。难道是它侵扰了什么动物的窝而双方正在搏斗着吗？可以说，这些移殖民在一种不可抗拒的好奇心的驱使下，已顾不得可能遭遇到的危险了。他们此刻已不再是沿着坑道往下走，而简直可说是在板壁上面滑行，因而，在几分钟的时间里，他们就往下滑了有 60 英尺的距离，并与托普会合到一处。

他们眼前所到达的坑道这处地方，是一个宽阔而又高大的岩洞。这时，托普仍旧在跑过来跑过去，仍然在狂吠着。潘克洛夫和纳布高举火把，不断左右摆动，将岩石所有凸凹不平的地方都照得彻亮起来，与此同时，赛勒斯·史密斯、吉丁·史佩莱和赫伯特则手执长矛，随时准备应付不测事件发生。

这处巨大的岩洞显现空空荡荡。这些移殖民环顾四周，扫视了一遍。完全没有发现什么，没有一只动物，没有一个生物！然而托普还是在不断地吠。抚摸也好，呵斥也好，都不能使它平静下来。

“那湖水的水想必是经由这里的某处地方流向大海去的。”那位工程师说道。

“的确是那样，”潘克洛夫应声道，“因此，我们得小心，别掉进一处窟窿里去啊。”

“走，托普，走呀！”赛勒斯·史密斯喊道。

主人这一喊，托普兴奋了，它向着岩洞的尽头跑去，到了那里，它更起劲地吠了起来。

大伙跟上它了，在火把的照耀之下，见得那花岗岩地面开着一处名符其实的井口。以前，湖水就是从这个地方流到海里去的。现在这里已不再是倾斜的、可以通行的通道，而是一口垂直的井，要想冒险进入，那是不可能的了。

他们用火把凑近，在井口上头斜照下去，可是什么也没有见着。赛勒斯·史密斯取出一根燃烧着的树枝，向那深渊里头扔将下去。那燃亮树枝自由下落，坠落迅速，树枝烈焰越发明亮，照亮了井的底部，但仍然未见有什么东西出现。跟着，嗤一声火就熄灭了，这说明树枝已经落在水面上，也就是说，掉落在大海海平面上了。

是位工程师根据树枝坠落的时间，估计算出井的深度大约为 90 英尺。

因此该岩洞的地面便是处在海平面上方 90 英尺处地方。

“瞧，这就是我们居所。”赛勒斯·史密斯说。

“可是，这地方正被某个活的家伙占据着呀。”其猎奇心尚无得到满足的吉丁·史佩莱应答着道。

“好啊，什么活家伙，不论它是两栖的还是别的，它已从这出口逃走了，”那位工程师答道，“因此，它就将这个地方让给我们了。”

“不要紧，”那位水手接过话茬说道，“一刻钟前，我还可真想变成托普呢，因为它到底不会无缘无故地就狂吠起来的啊！”

赛勒斯·史密斯目光注视着他的、而同时又是他的伙伴们的这只狗，并且招呼它走近他，同时对着它低声说了以下这般话：

“是啊，我完全相信，托普对好多东西，知道得要比我们详尽得多啊！”

这时候，殖民们的愿望大部分都得到实现了，偶然的机遇，他们那位英明出众的人物的帮助，都有幸地帮了他们的大忙。在这里，他们拥有一个宽阔的岩洞供他们安排使用，再说，鉴于火把亮光不足，他们现时还无法估计这个岩洞可容程度有多大，但是它肯定可以用砖块隔开成房间，即便不能将它作为一幢住宅，至少可以把它看成一套宽敞的公寓。那湖水已经改道，再也不会回来了。这个地方可以使用了。

眼下还有两个难题：首先是令封闭中这处深洞穴光亮起来的可能性，其次是必须使其进出更加方便一些。关于采光，岩洞顶上是厚厚的巨大花岗岩石，要想从上面采光是完全不可能的了，但是兴许能够将前面朝向大海一边的岩壁洞穿做到。在走下坑道时，赛勒斯·史密斯就对这泄水道的长度和坡度进行过估计，他认为岩洞前面部分外壁想必不会太厚。要是采光难题解决了，那么进出问题也就同样解决了，因为凿一处门和开一个窗是一样的，而且，在石壁外装一把梯子也不是难事。

赛勒斯·史密斯将他的想法告诉他的伙伴们。

“那么，赛勒斯先生，我们马上动手干起来吧！”潘克洛夫回应着道，“我这儿就有鹤嘴锄，而我完全可以将这板壁洞穿。应当先凿哪儿？”

“这里。”这位工程师边说边给那位强壮的水手指出一个深深凹进去的地方，这个地方的板壁一定会比别的地方薄得多。

在火把的照耀下，潘克洛夫向岩壁发起攻击了。岩石在鹤嘴锄的撞击下迸发出火星四溅，在他的周围飞舞。半个小时过后，他们相互轮换着干，首先换替他的是纳布，跟着又是吉丁·史佩莱接替纳布。

这活从开始到现在已经持续了二个钟头，他们因而开始担心这个地方石壁厚度可能大大超出鹤嘴锄的长度，正当此时，吉丁·史佩莱那最后一击，这一锄竟然凿穿了岩壁，连那工具也都脱手越壁，掉落在峭壁外面去了。

“好哇！好歹凿穿啦，好哇！”潘克洛夫高呼着道。

这个地方，峭壁只有 3 英尺厚度。

赛勒斯·史密斯贴近洞穿口子俯视着往外看去，这里离地面有 80 英尺。

前面是小岛边缘及小岛，再远外侧便是那无垠的大海。

然而，如此洞穿开来的孔洞还是相当大的，因为，这个地方的岩石尤其已经受到了风化，大量的光线照射进来了，充溢着亮光的岩洞显现出富丽堂皇起来，产生出了一种神奇般的壮观景象。要是说其长度为 100 英尺的这个岩洞，它左边的高度和宽度都不在 30 英尺以上的话，那么右侧部分则是相反，这部分可是巨型的大，此外，岩洞顶部成圆形，拱顶端高度在 80 英尺以上。在好几处地方，有一些不规则的花岗岩柱石，支撑着拱顶的拱底石，就像一处教堂中殿情形那般。这处圆弧形拱依靠右侧那类柱石支撑，有的地方拱腹扁圆，有的地方尖形肋拱高起，彼此间跨度位置阴暗，显示不清，其中阴影部分可以看到那类奇形怪状的拱，整处圆弧形拱有大量的凸出部分点缀着，并由此形成等量的穹隅，这个拱穹显现出宛如拜占庭、罗马和哥特式建筑艺术的一个混合体，后面这些所有建筑样式均由人类双手建造，但是这个地方，那是大自然的杰作啊！大自然却是一直独自在这花岗岩悬崖峭壁内里凿挖这处仙景般的亚亨伯拉！

移殖民们对这个岩洞都惊叹不已。他们原先以为这只是一处狭窄的岩洞，结果却是发现了一座神奇的宫殿，纳布于是将帽子摘了下来，仿佛置身于一间寺庙似的！

大伙都对这处拱穹赞不绝口，“好哇！”欢呼声声直在回响，回响回荡之声直至各处阴沉殿堂尽头方才消失。

“啊！我的朋友们，”赛勒斯·史密斯大声说道，“等我们这板壁内里有了充足照明，把卧室、仓库和配膳室都安置好在左边之后，这边富丽堂皇的岩洞仍然有待我们使用，那我们就用它来做我们的自修室和博物馆吧！”

“那我们称之为什么呢？”赫伯特问道。

“花岗石宫。”赛勒斯·史密斯答道，他的伙伴们仍旧以他们那“好哇！”欢呼声欢迎这个名字。

这时，火把快燃烧完了，要回去，还得通过坑道到那高地上去，大家决定将治理新住宅的工程留待第二天再进行。

临动身前，赛勒斯·史密斯再一次俯临那黑黝黝的井口，看看垂直通向大海海平面那井底地方。他全神贯注听过。完全没有听到什么声音，甚至连水声也没听见，仿佛那长浪波涛有时在这处深渊搅动。一支燃烧着的树枝又被扔了下去。火焰刹那间照亮了井壁，然而，和那第一次的情形一样，这一次同样没有更进一步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如果有一只什么海怪由于湖水此处突然断流而受到惊吓，它现在也都经由这处海滩覆盖着的那条地下通道回转到大海去了，再说，一个新的出口为它提供之前，它还可在哪注视着湖水的满溢呢。

这时，这位工程师却是呆呆地站着，耳朵仍在静静地听，目光深邃地注视这处深渊，一句话也没说。

那位水手于是便走近他，同时碰了碰他的胳膊说：

“史密斯先生怎么了？”

“您要我怎么办呢，我的朋友？”这位工程师如同思乡心切、如梦初醒般应答道。

“火把很快就要熄灭了。”

“走吧！”赛勒斯·史密斯应声道。

这个小组离开了岩洞，开始翻越起阴暗的泄水道来了。托普走在后面，而且，人们还听得它那古怪的吠声。往上攀爬是相当艰难。这些移殖民在上头那个岩洞里停下来歇息了一会，这个地方有如一处阶梯平台，正好处在这长长花岗岩阶梯一半的高度位置。接着他们又开始往上攀爬起来了。

他们很快就呼吸到一种比较新鲜的空气。岩壁上晶莹的水珠已经蒸发。明亮的火把正在变得黯淡起来。纳布所持的火把已经熄灭，而为着不至于在一片漆黑的环境中冒险行进，他们此时就不得不加快脚步。

正是由于这般加快步伐，因此在差一点就到下午4点钟的时候，也就是正当那位水手手上的火把后来也在熄灭之时，赛勒斯·史密斯和他的伙伴们走出了那条泄水道孔口。

第十九章

赛勒斯·史密斯的计划 “花岗石宫”正面 绳梯 潘克洛夫梦想 香草 天然养兔林 为新住宅引水 “花岗石宫”窗外景观

第二天，5月22日，新居相应的修整工程开始进行了。实际上，这些移殖民都巴不得早日从各种条件都不充分具备的那处“烟囱管道”搬出来，迁换到海水灌不进雨水打不着的位于岩石内里的这处宽敞而又安全的隐蔽场所。然而，该处旧居也不应完全弃用，因此这位工程师打算将其改造成一处用来干粗重活的工场。

赛勒斯·史密斯首要关注的是找到“花岗石宫”的真正正面。他到海滩上面去了，因为那位记者手上飞出去的鹤嘴锄定是垂直往下掉落在这处巨大悬崖峭壁底下，只要找到这把鹤嘴锄，就可知悉这片花岗岩中早前被洞穿开的那个孔口所在的地方。

他很容易就找到了鹤嘴锄，鹤嘴锄掉下后插在沙地上面，从这个地方垂直往上大约80英尺的岩壁果然敞开着一个小洞。有几只鸽子已经从这个狭小的孔洞飞进飞出，这个“花岗石宫”仿佛真是为它们开启的呢！

这位工程师设想将岩洞的右边部分分隔成几间房间，前面留一条主要通道，在正面部位开出五个窗子和一道门来作采光。潘克洛夫完全接纳开出五个窗子的意图，但他不明白开出那道门的用处，他认为旧时那条泄水坑道就是一处天然阶梯，从这处地方进出到“花岗石宫”里边来终归会是容易的。

“我的朋友，”赛勒斯·史密斯此时应声说道，“如果说我们从这泄水道容易抵达我们的住所，那么这种进出方便的事对别人也会是一样，这方便就不会是我们的了。我的想法正和您的想法相反，我打算把这条泄水道的洞口堵住，将之封闭死，甚至，如果有必要，再修筑一道水坝，使湖泊水位升高，让这人水口绝对淹没在湖水之中。”

“那我们怎么进去呢？”那水手问道。

“从外面用梯子上去，”赛勒斯·史密斯回答道，“用绳梯，一旦将它收回来，那谁都别指望进得我们的居所。”

“可为何如此谨小慎微呢？”潘克洛夫道，“至今我们好像仍未遇见过猛兽。至于小岛上有无土人居住，我看不存在这个问题啊！”

“您完全肯定得了吗，潘克洛夫？”这位工程师眼盯着这位水手发问道。

“只等我们探查完岛上各个部分之后，显然就可以肯定了。”潘克洛夫答。

“是呀，”赛勒斯·史密斯说道，“我们现在可只是察看了小岛屿上的一小部分地方。因此不管怎么说，如果岛内没有敌人，但敌人却有可能来自岛外，因为太平洋的一些地方是属于危险海域。这样，我们就还是得防备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

赛勒斯·史密斯说话审慎，因此令潘克洛夫毫无任何别的不同意见可言，他已准备好随时执行这位工程师的命令了。

他们打算在“花岗石宫”的正面开五个窗户和一道门给真正的“套间寓所”采光，同时，为了让光线充分进入将作为大厅用的奇妙中殿，他们还要开一个大窗和几个小圆窗。“花岗石宫”的正面距离地面80英尺，朝着正东迎日出。从形成“烟囱管道”的乱石堆上画一条垂直线，“花岗石宫”正面就正好处于这条直线和感恩河河口拐弯峭壁凸出的地方之间。由于有凸出峭

壁作屏障，寒冷的东北风就只能从侧面吹来。此外，在窗框做好以前，这位工程师打算先装上厚实的百叶窗，把窗洞堵将起来，以免室内遭风吹雨打，而且在必要之时，还可以把百叶窗隐蔽起来。

因此第一项工作就是凿洞。如若用鹤嘴锄在该处坚硬的岩石上面凿，那不知要费多少时间，而大家知道，赛勒斯·史密斯可是一个很有办法的人。他仍然拥有一定量的硝化甘油供其使用，因此他就是有效地利用起这硝化甘油来了。这个时候，这种爆炸性物质正好用来进行局部爆破，利用其爆破力量，使花岗岩石在这位工程师选定的同一位置上得以洞穿开来。他们如此洞开出五个窗户、一道门、一个大窗和几个小圆窗的形样后，就用鹤嘴锄和十字镐将这修凿成尖拱形模样，并将其粗糙边缘磨平，然后再装上框架。这类活儿开始做了几天之后，大清早时，阳光就能大量照射进“花岗石宫”，连那些最隐蔽的角落也都亮堂起来了。

按照赛勒斯·史密斯制定的计划，套间寓所朝向大海，间隔分成五个房间：右侧开出一道门作为进出口，门外面安一把梯子；然后是一间30英尺宽的厨房，一间饭厅40英尺和同样宽度的卧室，最后一间是根据潘克洛夫要求而设的“会客室”，再往左就是大厅

这些房间，确切地说是这组房间，构成了“花岗石宫”套间寓所，不可能占去岩洞内里各个部分。他们打算建起一条走廊将这类房间连通起来，建起一处长条形仓库，将用具，食物，储备物资都能充分地摆放其中位置。从岛上获得的各类物产，无论是植物的或者动物的，都可以保存在仓库里而不会受潮。这里的地方很宽敞，各种物品可以有条不紊地摆放。再说，大岩洞往上去还有一处小石洞可供使用。这个小石洞就好像是他们的新居所的谷仓。

这个计划定下后，现在就是有待将其实施了。这些矿工又成了制砖工人。砖块烧好后，他们跟着就将其运到“花岗石宫”下面放着。

直到这个时候，赛勒斯·史密斯和他的伙伴们仍旧只是经由那旧时泄水坑道进入岩洞里。这般来往方式使到他们必须首先攀爬上眺望岗，同时绕过河岸滩，然后再沿着泄水坑道下行200英尺，而要想回转到高地上去，就要往回走同样的一段路。这样不但费时，而且费力。因此，赛勒斯·史密斯决定立即开始制作一把结实的绳梯，这梯一旦收将回来，就绝对没有进入“花岗石宫”的道路入口。

这把绳梯制作得极其认真，梯帮是用白藤纤维缠绕编制而成，它的结实程度并不亚于粗缆绳。梯级是用红雪松粗枝作的，既轻便又坚固，这整套设备出自潘克洛夫师傅之手。

他们又用植物纤维编了其他一些绳子，在门上安装了一类粗糙的滑轮组。这样就可以不费力气地把砖块运上“花岗石宫”去。材料的运输工作这样就非常简化起来了，而室内实际的整治工程便就得以马上开始。石灰不缺，砖头好几千块已摆放在那，正待利用。间隔用构架很容易就搭好了，虽然很是粗糙，但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套间住所就按计划相应分隔成房间和仓库了。

这位工程师亲自挥动锤子和操持镘刀带头干，在他的领导下，各项工作进展迅速。赛勒斯·史密斯样样工作干将起来毫不陌生，他是如此以身作则，为那些聪明而又热忱的伙伴们可做出了榜样。大伙都满怀信心地工作，干得同样是欢快，潘克洛夫还总爱说笑话，他一会儿当木工，一会儿当绳索工，一会儿又当泥水工，为这整个小天地制造出一种和谐融洽的喜笑气氛。潘克

洛夫对那位工程师可是绝对相信。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动摇他的这般信念。他相信这位工程师什么事情都能做，而且干将起来都能获得成功。衣服鞋子问题无疑是个严重问题，冬夜照明问题，海岛上肥沃土地的利用和开发问题，还有把野生植物变成栽培植物的问题等等，这一切在他看来都是很容易解决的问题，有赛勒斯·史密斯的帮助，到时一切都会水到渠成，他还梦想着开凿运河，以便运输岛上丰富的物产，开发矿藏，制造各种工业生产用的机器，修筑铁路，对，修建铁路！总有一天，蜘蛛网般的铁道线一定会出现在林肯岛上。

那位工程师让潘克洛夫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他一点没有给这位诚实正直的人泼冷水。他知道信心是的确很能感染人的，他甚至还微笑着在听水手说话，完全没有流露出他有时会对将来心有不安的神情。事实上，在航线以外的太平洋上这个海域，他可能正担心着一直都得不到救援。这样，移殖民们就只能依靠自己，唯有指望自己了，因为林肯岛距离任何一片陆地都是那么遥远，靠他们自己必然粗制滥造建造的船只去冒险渡海将会是严肃而又棘手的事情。

“可是，”正如那位水手所说，“过去的鲁滨逊们创造了奇迹，而我们却要比他们强得多。”

而事实上确实那样，他们会“想办法”，在别的人事情进展很不妥当并且是必死无疑的时候，会“想办法”的人则会获得成功。

在这段工作期间，赫伯特表现得非常出色。他既聪明又肯干，学得快，干得好，因此赛勒斯·史密斯就越发喜欢这位孩子。赫伯特对位工程师则怀有一种热烈而又尊敬的情谊。潘克洛夫确实看到他们二人之间彼此这般亲近，但他对此却毫无点滴妒忌之意。

纳布一直还是纳布，他总是显得像往常一样，是勇敢、热忱、忠心、忘我的化身。他像潘克洛夫一样真诚信赖他的主人，但他表现得比较平静。每当这位水手表现出兴高采烈的时候，纳布的表情似乎总在对他说：“那一点也不稀奇。”潘克洛夫和他十分要好，他们很快就用“你”来彼此称呼对方了。

至于吉丁·史佩莱，他和大家一起参加劳动，而他的手脚并非是最为笨拙，这一点就连那位水手都总感到惊讶。这一位精明的“记者”，不光是脑子灵，而且一切都能干！

那绳梯最终在5月28日安装好了。在量得这80英尺高的垂直跨度上面，数之仍然有一百个梯级。事有凑巧，在距离地面约40英尺高度处的峭壁上面有一凸出部分，赛勒斯·史密斯就利用起这突出来的地方，得以将绳梯分装成两段。这处凸出部分被用鹤嘴锄凿开，形成一处小平台，而第一段绳梯就系在这里，这样绳梯的摇摆程度就减小了一半，而且还可以用一根绳子把梯子吊上“花岗石宫”去。至于第二段绳梯，其下端固定在那凸出部分，上端则系住在“花岗石宫”的门口。这样一来，要攀爬上去就尤其容易得多了。此外迟些时候，赛勒斯·史密斯还打算安装上一种液压升降机械，免得“花岗石宫”的居住者出入之时如此这般的费时耗力。

这些移殖民很快就习惯使用起这类绳梯了。他们的手脚都很灵活敏捷，潘克洛夫作为一名水手，他早已习惯爬桅攀索，可以给他们作些指导。可是，一样还得教那托普爬绳梯。这长着四条腿的可怜的狗可不是攀爬绳梯的料子。然而潘克洛夫是那么的耐心教，托普终于学会了爬绳梯，而且过了不久，

它便有如马戏团里其同属那样能够灵活自如地爬起软梯来了。不用说，那位水手为有一个它这样的苗畜是感到多么的自豪。但是，潘克洛夫曾还不止一次地背着它攀登，托普却也从不抱怨。

这里要指出的是，在这类治理工程还是进行得热火朝天期间，吃的问题可并没有被忽视，原因是冬天正将降临。那位记者和赫伯特已当然成了移殖民们的食品供应者，他们每天都花上几个小时去打猎。他们目前只局限于利用中南美翼树林和这条水流左岸地方，因为没有桥和小船，他们仍然不能跨越感恩河。他们曾经命名为远西森林的那整片大森林因此至今都完全没有勘察过。他们打算等来年开春天气转暖一变好时再行这一重要探察。然而中南美翼林里的猎物就已相当富足，到处是袋鼠和野猪，这些猎人们的铁头长矛、弓和箭可都充分地发挥着作用。此外，赫伯特在接近环礁湖西南角的地方发现了一处天然养兔林，这是一类略显潮湿的草地，草地上面柳枝摇曳，香草散发着阵阵清香，其中有百里香、欧百里香，罗勒、风轮菜及其他各种唇形科的芳草，这些都是兔子喜欢吃的草料。

那位记者认为，既然这片草地是为兔子生成的地块，要是这里没有兔子就会令人感觉到奇怪，这两个猎人于是便仔细地搜索起来了。不管怎样，这个地方都生长着大量的很有用的植物，一位博物学家在这处地方大概可以进行一番研究。赫伯特因此就采集了好几把罗勒、迷迭香、蜜蜂花、药水苏等的嫩芽，它们都各自具有不同的药用功能，有的可舒胸祛痰，有的有收敛作用，有的可以清热，有的可以防止痉挛或风湿症。直到后来，潘克洛夫还问起采拾这类草有什么用。

“用来治病，”那位年轻小伙子答道，“当我们将来生病时就用来治疗我们的病。”

“岛内没有医生，为什么我们还会生病？”潘克洛夫可是一本正经地应声道。

对这个问题，他可是一点都没有给予回应，这位年轻小伙子还是在继续着他的采集活儿，而“花岗石宫”的居住者对此都表示非常欢迎。除了这类草药以外，赫伯特还带回来很多叶子左右对称互生的唇形科植物，这种植物在北美很有名声，人称“奥斯威戈茶”，可以生产出一种极为美味的饮料。

最后，就是那一天，这两位狩猎者经过认真搜寻，终于找到了兔林的真正场地。那个地方地上，到处都是窟窿，有如漏杓一般。

“有一些兔子的巢穴啊！”赫伯特高声喊道。

“是啊，”那位记者应声道，“我完全看见了。”

“它们在洞里吗？”

“那很难说。”

这个问题很快就有了答案。话语几乎还没讲完，就有数百只类似兔子的小动物向四面八方逃去，它们跑得那么快，致使托普本身也不能快速追上它们。猎人和狗白跑了一趟，那些啮齿动物都轻易地逃过了他们了。但那位记者却仍不死心，他决意非至少逮住半打他就决不会离去。他打算着先充实食品室，往后再逮一些来驯养。只要在其巢穴孔口设置一些圈套，捉住它们的事可能会获得成功。可是现时没有套索，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制作这类活结圈套。这样，他们就不得不对每一处巢穴进行搜寻，把棍棒伸将进去搅一搅，除此之外，他们就没有别的办法可做，那就惟有耐心地等待了。

结果，在搜寻了一个小时之后，有四只啮齿动物在兔窟被抓住。这些兔

子很像它们欧洲的同属，人们通常都叫它们为“美洲兔”。

这些猎物因此被带回“花岗石宫”，并且在晚上饭食中出现了。完全没有人瞧不起养兔林中的这些宿主，因为它们确实味道鲜美。哪儿，这可是移殖民们为要于此群居的一种宝贵资源，而且还是一种像似取之不尽的资源呢。

5月31日，那类分隔整治工程已经结束。此时只是有待为房间配备家具，这类活儿可以在漫长的冬季期间去做。第一间房作厨房用，里头就要砌起来一个烟囱。即时充当砌炉工的工人感觉到把烟通过管道引到外面比较费事。赛勒斯·史密斯认为，不必考虑凿一个出口将管道通到那高地上头，最简易的办法还是用砖块在地上砌起烟囱，然后在厨房的窗子上方开出一个洞口，也就是说，烟囱斜着通至这个小洞口，就像一处铁皮炉膛管子一样往外通。兴许，甚乎可能，当强烈的东风向岩洞正面吹袭之时，烟囱也许会倒烟，但迎面吹来的风却是非常罕见的，再说，纳布师傅，这位厨师，他也不会当真在意这一点。

这类室内治理工程结束之后，那位工程师就忙着去把湖水原先的出水口堵将起来了，这样，此处坑道就完全封闭，绝对不能由此进入到里头来了。大块大块的岩石被翻滚到洞口，然后再以水泥将它们牢牢的砌固。赛勒斯·史密斯尚未按照他的计划对其筑堤起坝，以使湖水回复到原来的高度，将此洞口位置淹没在湖水之中。他现只是在石缝里种上一些野草、灌木和荆棘，这样等到来年春天，那些草木就会长得非常茂盛起来，被堵住的那个地方就会隐蔽住了。

然而，他还是利用这条泄水坑道把湖里的淡水引到新居来。他在湖水水平面下凿了一道小沟，让湖水进入岩洞内原泄水坑道，结果，这一水源分流，既源源不断而又纯净，且一直引流到“花岗石宫”来，而每天输送到岩洞的水便有25至30加仑。因此，“花岗石宫”里想必就会永远不缺水了。

现在，所有的工程总算结束了，而且这些活儿还是做得及时，因为那气候恶劣的季节正是到来了。岩洞正面的窗户可以用厚实的百叶窗关闭，只等着那位工程师以后有时间再制做窗玻璃了。

吉丁·史佩莱把各种植物，其中有一些很长的浮草装饰在窗子周围凸起的岩石上，布置得很有艺术性，这样一来，窗子就形同镶在绝色的框架里，看起来令人赏心悦目。

这座坚固，舒适、安全的住宅的居住者，这时惟有对自己的劳动成果感到自豪，高兴得如醉如痴。他们从窗口望去，可以看到那一望无际的远景，北面两海角形成的那个颌骨海角以及南面那个爪形海角。在窗前，他们可以看见美丽的合众国港湾的全貌。是的，这些英勇无畏的移殖民有理由感到得到了满足，而潘克洛夫对他们的住宅更是赞不绝口，他幽默地将他们自己的住宅称为“六层楼上面自己的套间公寓。”

第二十章

雨季 穿衣问题 猎海豹 制造蜡烛 “花岗石宫”内的工程
两座小桥 光顾牡蛎场归来 赫伯特自己口袋里找到的东西

随着6月这个月份的到来，这个地方的冬季真正开始了，这个时候相当于北半球的12月。入冬后，不断接踵而来的，不是大风就是骤雨。风吹不到雨打不着的“花岗石宫”里的主人，现在他们可以看到这一住所的好处，可以高枕无忧了。那处“烟囱管道”躲避场所可真抵御不了严寒的侵袭，此外还得担心，强风掀起的大海潮说不定还会灌水进来。赛勒斯·史密斯毕竟做了些防备，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以尽量保护好已在那里建造起来的炼铁设施和熔炉。

在整个6月份期间，他们做了些各类杂活，既没有出去狩猎，也没有去钓鱼，因为食品库里储备了足够的食物可以维持。在闲下来的时候，潘克洛夫就提议制作一些捕兽器，他对此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他用植物纤维做了一些活结套索，靠着这个东西，那养兔林没有一天不为他们提供一定数量的啮齿动物。纳布几乎整天都在忙乎着腌制和熏晒腊味，以确保他为大伙制作出美味的佳肴食品。

这些移殖民除了从气球上掉落在小岛屿时所穿着的衣服外就再没有其他的衣服了。因此，穿衣问题便是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原来那类衣服虽然暖和，而且也都还是结实，他们却也很爱护这些衣服，但是，很快也是需要换装了。再说，要是这个冬天天气严寒，不增加衣服，这些移殖民可是要挨冻的。

对于这个问题，精明的赛勒斯·史密斯也还是没有主意。他们不得不首先忙于招架着解决最迫切的问题，即居住和食物问题。这么一来，穿衣问题可能来不及解决天气就要转冷了。因此他们必须只好在不添衣服的情况下强忍着度过第一个冬天。他们早前勘察富兰克林山峰时看见过有岩羊；来年春天天气转暖变好时，大伙就可以认认真真地猎捕一批。这样，羊毛一旦收集起来后，那位工程师就会把它织成既暖和又结实的衣料……怎么织？他会考虑的了。

“好啊，为了摆脱寒冷，我们就受点损失好了，在‘花岗石宫’焙烤咱们的腿肚取暖吧！”潘克洛夫说道，“燃料有的是，因此，完全没有任何理由要节省着用。”

“再说，”吉丁·史佩莱应声说道，“林肯岛并不处在纬度很高的地带，因此冬天天气想必不至于冷得太严酷。赛勒斯，您不是对我们说过，这里纬度是35度，相应那另外半球中的西班牙那同纬度地区吗？”

“想来是，”这位工程师答道，“可是，西班牙有些冬季是非常寒冷的啊！下雪、结冰，什么也不缺，因此，林肯岛同样有可能要经受这等严酷的气候。不过，这里是一处岛屿，也正因为这样，我指望这里的气候会比较暖和些。”

“那是为什么啊，赛勒斯先生？”赫伯特问。

“我的孩子，因为大海兴许就像一座巨大的储藏库，它将夏天的热储存起来。冬季到来时，它就这些热量释放出，这就使得沿海地区气温适中，夏天不会太热，而冬天也不至太冷。”

“我们到时就会知道了，”潘克洛夫说道，“相反，我是不问，而且一点都不担忧它会是冷还是不冷呢。有一点倒是肯定的，就是现在日短夜长

了。我们是不是要研究一下照明问题呀。”

“那再容易不过了。”赛勒斯·史密斯应声道。

“容易研究吗？”那位水手问道。

“容易解决。”

“那什么时候我们开始解决？”

“明天，先猎捕一次海豹去。”

“为着制做蜡烛吗？”

“那还用说出来，潘克洛夫，是做蜡烛啊！”

其实，这是那位工程师的计划；这计划是可以实现的，因为他现时已拥有石灰和硫酸，而小岛上面的两栖动物又可供给他足够的制蜡烛用的脂肪。

这一天是6月4日，正好是星期天圣灵降临节，因此大伙一致同意信守这一节日。所有的活都停了下来，此外，他们也还都对天祈祷，但是现在这类祈祷却是对上天表示的感恩行为了。林肯岛上的这些移殖民现时已不再是当初掉落在小岛上上面的那些多灾多难的遇险者。他们现时不再祈求什么，他们在感激上苍。

第二天，6月5日，天气变化很不稳定，大伙还是动身到那孤岛上去了。目前，他们仍然要利用那退潮时候方能涉水过水道，于是他们就决定制造一条小船，不管好歹，有了船以后，要过水道可就方便多了，而且等到天气转暖时，还可以在感恩河上溯流而上对小岛屿的西南地段进行大规模的勘察。

海豹的数目很多，这些猎手很容易地用铁头长矛刺死了半打。纳布和潘克洛夫就地将它们的皮剥下来，只把海豹皮和脂肪带回“花岗石宫”，这海豹皮可以用来制做坚固结实的鞋子。

这次狩猎的结果，得到了将近300磅的脂肪，将全部用于制造蜡烛。

制造蜡烛的过程极为简单，而如果说这般制作出来的成品不甚美观，但至少却是实用。赛勒斯·史密斯手头上只有硫酸供其使用，他就将这酸和那中性脂肪加热——即海豹脂肪——，这就可以分离出甘油；跟着，他就用沸水从这种新的化合物中轻易分离出甘油三油酸酯、人造黄油和硬脂精来。然而，为了简化制作工序，他宁可用石灰碱化油脂。这一来，他就得到一种碳酸钙质肥皂，这种肥皂易被硫酸分解，硫酸使石灰沉淀为硫酸盐状态，使脂酸游离出来。而在油酸、十七烷酸和硬脂酸这三种酸中，第一种是液体，只要用足够的压力，就可以把它挤排出来。至于其余两种，它们正是制造模压蜡烛的原料。

这项工作花了不超过20小时。几经试验后，他们把植物纤维放在熔化的蜡油里做成蜡烛芯。这些蜡烛是手工模压捏制而成，是道道地地的硬脂酸蜡烛，唯一不足之处是不够洁白和光滑。要是将蜡烛芯放在硼酸里浸泡过，烛芯就可以在燃烧的过程中溶化烧尽，他们制作的蜡烛也许还没有这个优点。但是赛勒斯·史密斯却做了一把巧妙的烛花剪刀，在“花岗石宫”那漫长的冬夜里，他们制做的这些蜡烛因此大受欢迎和好评。

在整整这一个月期间，他们在新居里头并非无事可做。细木工人有的是手艺细活。他们要把粗糙简陋的工具改造得好一些。同时，他们还要添制一些新的工具。

在添制的新工具中间，一些剪刀被制造出来了，这时，这些移殖民终于可以剪自己的头发了。甚至，他们至少可以让人把胡子剪短一些，如果他们一时想起来要剪的话。赫伯特没有胡子，纳布也是近乎没有，可是他们的伙

伴们都满脸胡须直竖，可见剪刀对于他们来说是十分之必要。

做一把刀锯 人们通常称为手锯 可真是费尽心机，但是他们最终还是将这种工具制造出来了，这种工具使用时花些力气，就可以将木头的木质纤维分开，把木头锯断开来。他们于是就做了些桌子、椅子、柜子，放在主要的房间里，还有一些床架，上面铺上大叶藻垫当褥子用。厨房里配上了食具架，上面摆着陶土餐具，此外他们还砌起了一个砖炉，又建起一块洗涤用石板，整个厨房看上去都安排得井井有条，纳布在其中认真运作，就像化学家在实验室操作那般。

然而，这些细木工人过不一会就要去换做木匠了。由于爆破造成的那个新的出水口地方，必须搭起两座小桥，一座架在眺望岗处，另一座就建在堤岸滩上这个地方。实际上，现在有一道水流将高地和岸滩横断开了，要想到抵小岛。北面，就必须跨越过这道水流。为了避免涉水，这些移殖民就不得不绕过一个很大的弯，同时只好再行攀登向西，直至红河的发源地，方才到得那里。由此看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眺望岗和岸滩上各建一座 20 到 25 英尺长的小桥，而且，这项工程的主要工作只是用斧子把木头劈好，做好整个架构形样。这是几天功夫的事情。桥建好以后，纳布和潘克洛夫便从桥上过去到早些时候在沙丘附近发现的牡蛎场去。他们拉一辆粗糙的四轮运货车，它代替了原来使用不便的筐子，这样，他们就运了好几千只牡蛎回来，感恩河河口形成有很多天然岩石池围，他们就把牡蛎放在岩石中间驯养起来，它们很快就习惯了这般风土驯化了。这类软体动物物质地上等，这些移殖民几乎每天都要消费一些。

移殖民们虽然只勘察了林肯岛上一小部分地区，但这林肯岛已经几乎满足了他们所有的需要，这一点大家清楚。然而，要是深入到最隐秘的地方去考察，到感恩河与爬虫地岬之间的整片林区去进行探查，这个地方兴许还会慷慨奉献出新的宝藏。

林肯岛上这些移殖民可还真正是缺少一样东西。含氮的食物他们不缺，所要用的植物性产品大概也不会少；龙血树的根茎经发酵后可以为他们提供一种微酸味的饮料，这种类似啤酒的东西较之纯净的水，味道可要好得多；他们甚至不用甘蔗或甜菜就可以生产出糖来，原料是“糖枫”蒸馏出来的液体，这是生长于温带地区的一种枫树，这个小岛上生长有很多；他们往饮料里加一些养兔林采回来的那类唇形科植物就成了香醇的茶；最后他们还有大量的盐，这是食物中唯一的矿物产品……，但是，就是缺少面包。

也许过些日子移殖民们可以找到面包的代用品，比如西谷椰子粉或面包树淀粉，而实际上南部的森林里，在其生长着的树种中间，就可能有这类珍贵的树，不过，直到目前为止，这些移殖民都还未遇到有这些树种。

然而上天在这种情形下兴许会直接来帮助移殖民们的，这东西确实微不足道，但是到头来不管赛勒斯·史密斯多么聪明，也不论他多么能干，也还是不能制造出来。倒是有一天，赫伯特在缝补衣服时，无意中在衣服的夹层里发现了这东西。

那一天，外面正下着倾盆大雨，移殖民们正聚集在“花岗石宫”的大厅里头，那位年轻小伙子却是突然高喊着道：

“瞧，赛勒斯先生。一颗麦粒啊！”

于是他把这颗麦粒 唯一的一粒麦子 给他的伙伴们看，这麦粒是从他衣服口袋掉进夹层里去的。

麦粒的来源是这样的：在里士满的时候，潘克洛夫曾经送了几只野鸽给赫伯特作为礼物，麦粒就是那时赫伯特一直用来喂鸽子的。

“一颗麦粒吗？”那位工程师急切地反问道。

“是的，赛勒斯先生，可是仅此一颗，只就是一粒啊！”

“唉呀，我的小伙子！”潘克洛夫微笑着大声说道，“这个我们有啥用呀！嗨！仅此一颗麦粒，我们能用它来做什么用呢？”

“我们将用它来做面包。”赛勒斯·史密斯答。

“做面包，做蛋糕，做馅饼！”这位水手回嘴道，“算了吧！这麦粒做成的面包是一定不会把我们即时噎住的！”

赫伯特对自己的这一发现并不重视，当他正要将这颗麦粒扔出去时，而赛勒斯·史密斯则把它接了过来，仔细地看了看，当发现麦粒是处于完好状态时，他于是就眼盯着自己正对面的那位水手，同时心平气和地问他道：

“潘克洛夫，您知道一颗麦种能结多少麦穗吗？”

“我猜想是一串吧！”这位水手觉得这问题提得很突然，于是便答道。

“10串，潘克洛夫。而您又可晓得一串麦穗有多少粒麦子吗？”

“说实在的，不知道。”

“平均是80粒，”赛勒斯·史密斯说道，“所以，要是我们将这粒麦种播种下去，第一次就可收获800粒；再把它们播种下去，第二次就能收64万粒；第三次就有5.12亿粒；第四次就可获400亿粒以上。瞧，这就是比例数字。”

赛勒斯·史密斯的伙伴们都在听着他讲，没有答话。这些数字使他们感到惊讶。然而，这类数字却是准确无误。

“是的，我的朋友们，”这位工程师又继续说道，“这是能发芽生长种子的算术级数。但是，一颗麦种如此繁殖结出800粒麦子，这比起罂粟和烟草来又算得了什么呢？这数字与罂粟株比较，罂粟能结出3.2万颗种子，与烟草株相比，烟草株可结出36万粒种子呢？！只要没有太多种种因素去限制它们繁殖生长，几年之内整片土地就会长满这些植物。”

可是，这位工程师仍未结束他的这般小讯问，于是又说道：

“那么现在，潘克洛夫，您知道4000亿粒麦子等于多少斗吗？”

“不知道，”那水手答道，“然而我知道，就是我只是个饭桶！”

“好了，潘克洛夫，每斗13万粒，4000亿粒大概合300万斗以上。”

“300万！”潘克洛夫大声喊道。

“是呀，300万。”

“在4年之后吗？”

“是的，在4年以后，”赛勒斯·史密斯答道，“甚至只要2年，在我们这处纬度地区，我想每年可以收获两次。”

听了这话之后，潘克洛夫像往常一样，在无言以对时就一阵“好哇！”响亮欢呼声作答。

“因此，赫伯特，”这位工程师补充说道，“你这一次的发现对我们可是有着一种极其重要的意义。任何东西，我的朋友们，在我们眼前所处的境遇里，任何东西对我们来说都会是有用的。我请大家可不要忘记这一点。”

“是的，赛勒斯先生，不会的，我们一定不会忘掉的。”潘克洛夫应答

着，“而万一我找到一粒能结出 36 万粒种籽的烟草籽，我向您保证，我决不会把它扔掉！那么现在，请您告诉我们该做什么吧？”

“我们要做的是把这颗种子种下去。”赫伯特回答道。

“是的，”吉丁·史佩莱补充说道，“而我们得要小心从事，因为我们将来的收获就靠它了。”

“但愿它会发芽长大！”那位水手大声说道。

“它一定会发芽长大起来的。”赛勒斯·史密斯应声道。

这一天是 6 月 20 日。那是播种这唯一而又宝贵的麦种的最适宜时刻。最初有人提出将它种到盆子里；然而经过考虑，最后大伙还是决定完完全全相信大自然的安排，把这颗种子播种在地里。当天就将种子播种下去，不用说。他们还采取了各种保护措施，以为这次播种行动获得成功。

天气广泛放晴起来了。这些移殖民爬上了“花岗石宫”高地。在那块高地上，他们选择了一处向阳背风的地方，这个地方在正午时分，太阳光热想必会完全直照下来。他们将地面打扫干净，认真清除了杂草，甚至乎彻底般清理过，目的在于驱除昆虫和虫蛆；他们在那上面加了一层肥沃的土壤，同时还撒上些许石灰；他们在这块地的周围围上了篱笆；最后，这颗麦种就被深埋在那湿润的土层里了。

这些移殖民现在难道不像是在为一座大厦奠基着吗？这使得潘克洛夫不禁想起了燃点唯一的一根火柴那天的情景，当时他可是多么的小心翼翼啊！然而这一次，事情却是要严重得多。因为火的问题，这些遇险者终归会有办法弄到，但是，要是这颗麦种不幸遭到损失，或许就完全不是人所能挽回的了！

第二十一章

零下几度 勘察东南部沼泽地区 白狐 海景 关于太平洋未来的一次谈话 珊瑚虫不停地劳动 地球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狩猎 冠鸭沼地

自此之后，潘克洛夫没有一天不到他一本正经称之为“麦地”的那块地去看一看。因此，要是有昆虫冒险光顾这个地方，那它们可就倒大霉了！潘克洛夫对待它们是绝不会心慈手软的。

将近6月底，连日阴雨连绵过后，天气明显地转冷了，而且29日那天，气温无疑还降到华氏20度（即摄氏冰点以下6.67度）。

第二天，6月30日，相应北半球的12月31日，这一天是星期五。纳布示意这一年最后一天不吉利；但是潘克洛夫则回应他说，天然的那才更好，因为新年的第一天是个好日子开始。

不管怎样，年初的天气十分寒冷。感恩河河口已经出现了一些冰块，而格兰特湖泊很快也将封冻起来。

这些移殖民们已经不得不多次补充更换了燃料储备。潘克洛夫在那条水流还未结冰之前就已用木排放运了大批木头回来。水流是一股不知疲倦的动力，他们利用它漂运木头，直到水流结冰时刻为止。除了从森林里取了大量的燃料外，他们还到富兰克林峰那类山梁支脉的山脚下寻找，于是又运回了好几车煤。7月4日那天，气温下降到了华氏8度，也就是摄氏零下13度，这种能产生大量热能的燃煤在此低温天气的时候真是甚受欢迎。大家通常是一起在餐厅干活，因此在那里又砌了个壁炉。

“花岗石宫”里用的水是赛勒斯·史密斯从格兰特湖里引来的，现在虽然天气很冷，但从冰面下经旧的泄水道流过的那条细小水流却一直畅通无阻，他对此甚感满意。为了把水贮存起来，他们在仓库后面挖了一个蓄水池，池水满了，多余的水就从地下井流去，直流到大海里。

这段时间的天气十分干燥，这些移殖民决定尽可能穿足衣服，用一天功夫到感恩河与爪形海角之间小岛包括的东南面那部分地区去探查。那是一处宽阔的沼泽地带，在那里兴许能猎到鲜美的野味，因为这个地区想必水禽到处都是。

他们到那里需走八到九海里路程，回程也都是一样，因此来回一趟大概就需要整天时间。同时还因为，要去勘察的地区是个陌生地方，因此全体移殖民大概都会参加。所以，7月5日，打从晨早6时起，天刚蒙蒙亮，赛勒斯·史密斯、吉丁·史佩莱、赫伯特、纳布、潘克洛夫、各自带上长矛、活结套索、弓、箭，备足足够的食物，就从“花岗石宫”动身出发了，是时托普蹦蹦跳跳着走在他们的前面。

他们抄最近的路径走，而最近的路径就是从冰面上越过感恩河，因为这时感恩河河面已经冰封。“

然而，”那位记者适当提醒大家道，“这却是不能代替一座真正的桥啊！”

因此，建起一座“真正的”桥梁就被列为未来的工程事项。

这是移殖民们第一次踏上感恩河右岸，深入到那片高大而美丽的覆盖着冰雪的针叶林里去探险。

可是，他们走了还不到半海里路程，就发现有一窝在密林里安家的四足兽因被托普的叫声惊动而四处逃窜。

“啊！好像是一些狐狸呀！”当赫伯特看到那一群忙于逃命的动物时，他大声说道。

这确实是一些狐狸，不过这些狐狸个头非常之大，它们逃跑时发出一种连托普也像似惊呆的嚎叫声，因为它停止了追赶，给了这类奔跑快速的动物逃去无影无踪的时间。

这狗有权利感到惊呆，因为它不懂得博物学。这些毛色交红、黑尾巴梢上有绀白毛的狐狸，经它们一叫也就暴露了它们的身世。于是，赫伯特便毫不犹豫地告诉大家，它们的真正名字叫“白狐”。这类白狐在智利、福克兰群岛和美洲北纬从30度到40度之间的地区常常都可以见到。托普未能逮住其中一只这类食肉的动物，赫伯特对此深感惋惜。

“这可以被食用吗？”潘克洛夫对小岛屿上的动物类只是专门关心这一点。他于是问道。

“不能，”赫伯特答道，“而且，动物学家们至今还不知道这类狐狸眼睛的瞳孔是用于昼间活动还是夜间活动，也不知道将其归到真正的狗类是否合适。”

赛勒斯·史密斯听到那位年轻小伙子若有所思说出来的这些话就忍不住地微笑起来，这说明是位年轻小伙子有一种认真精神。至于那位水手，他一听到这种狐狸不能列入可食用类，他就对其不怎么感兴趣了。可是，他还是提醒大家，将来在“花岗石宫”附近有可能建起家禽饲养场的时候，就要采取措施，防止这些四脚强盗前去光顾。对于这一点，完全没有人反对。

绕过了那处漂流物淤积地角之后，这些移殖民发现有根长的一段海滩正被大片海水冲击着。当时是早上8点钟，天空晴朗无云，长时间的严寒过后所出现的天气状况往往会是这样；因此，赛勒斯·史密斯和他的伙伴们，由于连走带跑般赶路已使得自己的身子热乎了起来，便都不觉得寒气过于冷至刺骨了。再说，由于没有刮风，虽然温度很低，但却不会使人感到吃不消。太阳闪耀着光芒，尽管尚无产生热的效应，但此时已从大海大洋中升将了起来。而且它的巨大的圆面正在那海平面上幌动着。海面上风平浪静，一片蔚蓝，和晴天时的地中海海湾情形一样。爪形海角形如一把土耳其弯刀，向着东南方向弯去，约有4海里长；愈到尖端显得愈细。左边沼泽地带的边缘突然形成一个小形地角被火红般的阳光照亮。合众国港湾这部分显然没有任何东西可作大海的屏障，甚至连一片沙滩也没有，要是有一只船遭到东南风袭击。它就完全找不到任何一处得以避风的地方。这里海面平静，没有任何一处浅滩使大海海水搅混，海水的颜色到处都一样，没有土黄的色调，最后就是完全没有礁石，海岸悬崖陡峭，因此可以断定，这里沿岸一带海水很深，深度莫测。背后往西去4海里的地方是远西森林的边缘。可以说在这里，他们仿佛是置身于冰雪侵袭下的南极某个小岛屿的荒凉海岸。这些移殖民在这个地方停了下来，为的是吃早饭。他们用荆棘和干枯了的漂来物海草生起了一堆篝火，此时，纳布把冻肉烤成了早点，同时还沏了几杯“奥斯威戈”茶。

他们一边吃一边观察着周围的情况。林肯岛的这部分地区非常贫瘠，这与整个西部地区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般状况使得那位记者开始冥想起来，要是当初那些遇险者万一掉落在一带海岸上，他们对这片未来的领地大概就会产生一种悲观的情绪。

“我甚至认为，要是我们掉落在这里，我们兴许就上不了岸，”那位工程师说道，“因为这个地方海水很深，而且我们连一块可以依靠的岩石也没有。‘花岗石宫’前面，那是起码有一些沙滩，有一处独立小岛屿，这就大大增加了我们脱险的机会。这里所见，却是只有深渊啊！”

“真怪，”吉丁·史佩莱示意般说道，“这个小岛屿那么小，其土壤状况却是那般千变万化。按理说，这各种各样的地貌只有在有一定宽阔度范围的大陆地区才可能会有。林肯岛的西部地区物产如此丰富，土地如此肥沃，真像是濒临墨西哥海湾的那般暖流区域，而它的北部以及东南部沿岸一带则又真像是类同北冰洋诸岛地区。”

“您说得对，我尊敬的史佩莱，”赛勒斯·史密斯回应着，“我也是注意到这一点了。我觉得这个小岛屿的形状和自然状况是有点古怪。它简直包括了一个大陆的全部面貌了。因此要是说它过去曾经是一块大陆，我是不会感到奇怪的。”

“什么！太平洋中间一块大陆？”潘克洛夫嚷道。

“为什么不可以？”赛勒斯·史密斯回应道，“澳大利亚，新爱尔兰以及英国地理学家说的澳大拉西亚，还有太平洋上诸群岛，难道从前不是曾经组成了世界第六大洲吗？难道它不是和欧洲或亚洲，和非洲或两个美洲同等重要吗？我完全认同，这片辽阔的大海大洋上面露出海面的所有那些岛屿就是现在已经被淹没了的从前大陆的一些山峰的峰巅，史前，这个大陆就是俯临着这片汪洋大海的。”

“就像从前的大西洋岛那样。”赫伯特应声道。

“是的，我的孩子……如果从前它是存在过的话。”

“而林肯岛会不会是那个大陆的一部分呢？”潘克洛夫问道。

“这是可能的，”赛勒斯·史密斯答道，“而且这说明了岛上有各种物产的原因。”

“而且还有为数众多的动物生活在这上头呢。赫伯特补充道。

“是的，我的孩子，”那位工程师应声道，“你可是为我的论断又提供了一个新的论据。根据我们所看到的，小岛上的动物一定很多，而且，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小岛上动物的种类还是极其的多。这是有原因的，那是因为林肯岛从前是大陆的一部分，后来这近乎宽阔的大陆才渐渐地沉落到太平洋下面。”

“那么，总有一天，”潘克洛夫像似未曾完全信服，反而说道，“古代剩下的这部分大陆将来也都会消失，到了那个时候，美洲和亚洲之间就将再不会有什么大陆的了？”

“不，”赛勒斯·史密斯回答道，“将来还是会有新的大陆，因为，现在有亿万微小动物正在建造着呢。”

“那这些建筑工是谁呢？”潘克洛夫问

“那类珊瑚虫，”赛勒斯·史密斯答道，“它们不断地劳作，正因为这样，结果形成了克列蒙托内尔岛，形成了那类环形礁，以及形成了太平洋上面其他数量众多的珊瑚岛屿。需要有4千700万个珊瑚虫，其总重量才是1格令，而正是它们，将那类海水中的盐分吸入，将水中的硬物质吸收。

神话中虚构的从前大西洋上一个岛屿。译者注

格令重为59毫克。原注（译者附注：格令为法国古代重量单位，1格令合53毫克。）

然后，这些微小动物就会产生出那种石灰质。而这类钙质就构成海洋底部的巨大建筑基础，而且，其坚硬与结实程度与花岗岩石一样。从前，在地球形成的初期，大自然靠火通过升起的方式生成陆地，而现在，大自然则是利用这些微小的动物代替那火的威力，因为地球内部的动力显然已经大大减退了，地理上的许许多多火山已经熄灭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因此我完全相信，世纪交替般地过去，经过那类微小动物一代接一代的不停劳作构筑，太平洋终归有一天会变成一片大陆，供我们的子孙后代将来居住和开发利用。”

“那将会是漫长的岁月啊！”潘克洛夫说道。

“大自然为此有的是时间。”这位工程师应答道。

“可是，要新大陆又有什么用呢？”赫伯特问道，“我觉得现在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已经是足够了。当然，大自然创造出来的东西没有哪一样会是无用的。”

“确是这样，没有什么东西是无用的，”那位工程师接过话茬又在说道，“而这就是珊瑚岛所处的热带地区将来一定有新大陆的原因，在我看来，这种解释至少是合情合理的。”

“我们在听您的，赛勒斯先生。”赫伯特应答。

“我的看法是：科学家们一般都认为，我们的地球总有一天会寿终正寝，或者说到了那个时候，天气将变得异常寒冷，动植物就将再也不可以生存下去。他们的分歧在于造成寒冷的原因。其中一些人认为千百万年以后，地球会由于太阳的温度下降而变冷；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地球是由于内部火焰的熄灭而变冷，这一点对地球所产生的影响将比人们一般的想象可要大得多。我同意那后一种说法，其根据是：月球其实是一个冷冰冰的星球，太阳虽然给它同等的热量，但那上面却并不能住人。月亮之所以这么冷，就是因为它内部的火焰已经熄灭。像宇宙间其他星球一样，月亮也是由于火的威力才形成的。总之，姑且暂不去究其什么原因，我们的地球总有一天都会是要变冷的，当然这种冷却的过程是逐步的。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期以后，温带地区就会像两极地区目前的状况一样不能住人。其时，人和动物就会向着太阳光直射的纬度地区涌去。那时就会形成大规模的迁徙。欧洲、中亚、北美就会像澳大拉西亚和南美洲的下部地区一样被逐步放弃。植物会和人类一道迁移。动植物区系都同时会朝向赤道地区后退，南美中部以及非洲中部将会成为人类居住的最佳大陆场所。拉普人和萨摩亚人将会再次看到地中海滨海地区那样的极地海洋气候环境状况。那时候，赤道地区就会显得太小而不足于养活人类，谁会料到这个问题呢？然而，大自然是有远见的，它现在就在赤道地区一带打下新大陆的基础，使将来迁移到这里的动植物有安身之处，这些微小动物不就是受大自然的委托来建设新大陆吗？我常考虑所有这类事情，我的朋友们，我深信，我们的地球将来会变得面目全非，由于新大陆的出现，旧大陆就将被海水淹没，在未来的世纪里，一些像哥伦布那样的人将会发现琛玻拉索山、喜马拉雅山和勃朗峰这些岛屿，它们是美洲、亚洲和欧洲大陆下沉以后仍留下来的遗迹。而且最后，这些新大陆本身也将会变得不能住人；热量将会逐渐消失，这就像人死了以后体温慢慢冷却下来一样，而到了那个时候，生命就要从地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北部地区的居民。 译者注

俄罗斯北部鄂毕河与叶尼塞河下游一带的居民。 译者注

球上消失，如果不是永久绝迹，那至少得有一个时期是这样。也许到那个时候，我们的类球体地球就会安息，在死气沉沉中等到条件好转的时候再行复活过来！但是，所有这一切，我的朋友们，都是造物主的秘密，我这般谈了那类微小动物的劳作，又顺便引向探究未来的那些秘密，这也许扯得太远了点。”

“我尊敬的赛勒斯”吉丁·史佩莱应声道，“对我来说，这些理论都是一些预言，而且总有一天将会被变成现实。”

“这是上苍的秘密。”这位工程师说道。

“所有这一切都说得完全对，”聚精会神听着的潘克洛夫这时开口说道，“可是您能告诉我吧，赛勒斯先生，林肯岛是不是您所说的那类微小动物建筑起来的呢？”

“不是，”赛勒斯·史密斯答道，“它纯粹是由火山爆发形成的。”

“那么，它将来终归有一天会消失吗？”

“那是有可能的。”

“我完全相信那时我们将不再会在这儿了。”

“是的，请您放心好了，潘克洛夫，我们将不再会在这儿的了，因为我们丝毫不想死在这里，而且，我们最终也许会离开这个地方。”

“然而目前，”吉丁·史佩莱应声着，“我们还是要做永久定居的打算吧。我们业已开始的工作总不能够半途而废呀。”

这般谈话到此结束了。早餐也吃完了。这些移殖民便又继续进行勘察，他们来到了沼泽地的边缘地段。

这完全是一处沼泽地带，其范围大概有 20 平方海里，一直延伸到这个小岛东南面那圆形海岸方才终止。那里的土壤是硅质粘性淤泥，夹杂着大量腐烂的植物。刚毛藻、灯芯草、萱草、莎草等草木植物浓密得有如厚地毯般覆盖着沼泽地面。结了冰的好几个水潭在有些地方受到太阳光线的照射闪烁生辉着。雨水以及那暴涨的河水都完全不可能在这个地方汇积成池塘。他们觉得沼泽地里的水分是从土壤里头渗将出来的。而且事实的确是如此。他们甚至还担心，此地天气炎热之时，空气中可能就充斥着动植物腐烂后散发出来的气体，这就将会引发那类沼泽地区热病。

死水塘水面长着一些水生植物，有一些鸟儿在上头飞来飞去。职业狩猎者们躲在沼泽地里隐蔽处随便放一枪都会有所收获。野鸭、针尾鸭、绿翅鸭、扇尾沙锥成群成群地栖居在这个地方，而且，这些飞禽不太怕人，同时让人轻易靠近。

这类鸟儿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铅砂枪一枪准能打死好几打。这些探险者们此时只得用弯弓搭箭的方法射杀它们，这样效果虽然差些，但却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射杀之时没有声响，因此完全不会惊吓到这类飞禽；而要是用枪打，那枪声就会将它们吓跑飞到沼泽地各处去。这些狩猎者此次汀到一打鸭子于是就心满意足了，这些鸭子身上的毛是白色的。上面有着一道浅褐色的花纹，头部为绿色，翅膀上显示出黑、白、红三种颜色，鸭嘴扁平。赫伯特说这叫“冠鸭”。在捕捉这些冠鸭时，托普也都在精明地协同帮忙。移殖民们于是就将小岛这个地方起名为冠鸭沼地。这样他们现就拥有一处极为丰富的水鸟天然储备地。他们打算在适当的时候再来开发这个地方，这当中有几种鸟兴许能够驯养，至少可以把它们移放到格兰特湖泊附近进行风土驯化般喂养起来，到了那时，要捕捉它们就可更直接和方便得多了。

快到傍晚 5 点时分，赛勒斯·史密斯及其伙伴们便翻越过冠鸭沼地，渡过感恩河上的“冰桥”，向着住所走去。

晚上 8 时，他们返回到了“花岗石宫”。

第二十二章

陷阱 狐狸 西獾 风向转吹西北 暴风雪 藤柳编制工
严寒 枫糖结晶 神秘井 计划勘察 铅弹

严寒一直持续到 8 月 15 日，但是并没有比前面观察到的华氏温度再低下去的温度。当天气晴朗无风时，即便气温低一些也还是容易受得了的。可是一旦刮起风来，对衣服不足的这些移殖民来说就显得难受了。潘克洛夫此时感到遗憾的是，林肯岛上只有狐狸和海豹，却见不到有可以提供珍贵皮革的熊。

“熊，”他说道，“通常是穿得舒舒服服的，我只想把它们披的那些暖和的带风帽的长大衣借几件来作过冬用。”

“但是，”纳布笑着说道，“潘克洛夫，那些熊可能不同意把它们的带风帽的长大衣借给你。这些畜牲嘞，那可不是圣·马丁那种人啊！”

“我们可以强迫他们借，纳布，可以强迫它们借呀。”潘克洛夫专横般回应着。

然而小岛上却是完全没有这种凶猛的食肉动物，或者说，至少直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见着它们。

是时，赫伯特、潘克洛夫和那位记者正在眺望岗和那处森林边缘一带忙于设置陷阱。按照那位水手的观点，不管哪一类动物，被人捕捉都是合情合理的，不管它们是啮齿动物还是食肉的动物，只要它们来光顾新设下的圈套，它们在“花岗石宫”都会受到良好的接待。

这类陷阱的构造其实极为简易：在地上挖一个坑，上头盖上一些树枝和野草，将洞口遮蔽起来，坑底下放一些发出香味的、能把野兽吸引过去的食饵，而这样就行了。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些陷阱并非是随意乱挖掘出来的，而是要安排在野兽脚印较多，说明野兽经常出没的地方才行。移殖民们每一天都来察看陷阱有无情况。头几天，他们曾连续三次发现陷阱里逮住了在感恩河右岸已经见过的那种白狐。

“唉呀，这个地方只有狐狸！”潘克洛夫第三次将一只白狐扔出陷阱时大声说道，“这些畜牲可是一点用处也没有啊！”

“不过，”吉丁·史佩莱说道，“它们还是有着某种用途的呀！”

“那是什么用处呢？”

“可以用之来做食饵，引诱其他的动物啊！”

这位记者说得对，从此以后，陷阱里的食饵就用那死狐狸躯体了。

那位水手同时还用一种树木的纤维做了一些套索，而且几乎是每一天都有养兔林的兔子来碰着这类套索。虽然套着的总是兔子，但纳布的烹调花样很多，所以这些同席吃饭的移殖民从来都没有吃厌过。

然而在 8 月份的第二个星期里，这些狩猎者终于在陷阱里捕捉到了一两只比狐狸更有用的动物，那是湖的北面见到过的野猪。潘克洛夫不用问也晓得这种动物是好吃的了，因为它们很像北美或者欧洲家庭饲养的猪。

“但这可一点也不是家庭饲养的哪些猪，我告诉你，潘克洛夫。”赫伯特对他说道。

法国 圣徒的名字，一次外出时看见路边有人挨冻，他就将自己的外衣割了一半给路人御寒。 译者注

“我的小伙子，还是让我把它当猪看吧。”潘克洛夫俯身向陷阱，手抓住猪尾巴答道。实际上潘克洛夫抓住的并不是猪尾巴，而是一只“水狸”（Suilliens）科四手动物身上突垂细小部分。他将其当成尾巴罢了。

“那为什么？”

“因为这令我欢心呀！”

“这么说，你完全喜欢猪了，潘克洛夫？”

“我十分爱猪，”这位水手答道，“而尤其喜爱猪手，可要是它的手不是四只，而是八只，我更是会加倍喜欢它呢！”

至于所谈的这种脐猪属类，共有四种，上述只是其中的一种，叫西獾，甚至还有另外一种“达雅苏”（tajassous）种，这种西獾供辨认的特点是它们的颜色深，没有它们的同属嘴里长出的犬齿长牙。西獾通常喜群居，岛上的森林地带兴许很多。这种动物从头到脚都可供食用，这样潘克洛夫对它们就再无所求了。

快到8月15日的时候，风向突然间转吹西北而去。气温升高了几度，空气中的水汽很快变成了雪花。整个小岛都覆盖上一层白皑皑的雪，为这些移殖民展示出一种崭新的景观，这雪下得很大，一连下了好几天，致使地上积雪很快就达到了两英尺深厚。

不久之后，风吹刮得极其猛烈。而且从那“花岗石宫”高处，大伙都可以听到海水撞击礁石的轰隆声响。在一些地势弯曲的角落形成的旋风将雪花吹卷得旋转个不停，形成一根高大的旋转雪柱，犹如液态龙卷风在其柱基上面旋转着，而船只却正将要对其之进行炮击一般。然而这飓风是从西北方向吹袭而来的，它横扫小岛，这样“花岗石宫”就避免遭到正面的袭击。但是在这暴风雪怒吼的日子里，那种境况和靠近两极的某些地区所出现的情形一样是令人可怕。赛勒斯·史密斯和他的伙伴们尽管他们都极想出去，但也不得不从8月20日至25日一连5天呆困在洞里。他们听得暴风雪在中南美密林里呼啸，想必那里遭到极度毁坏。好多树木大概会被连根拨起，这是可能的，然而潘克洛夫却因此而感到有所安慰，他倒觉得这样就免致他去砍伐了。

“那风已成樵夫，随它刮去好了。”他反复般说道。

再说，要想阻止它，也是完全办不到的。

这个时候“花岗石宫”的主人该多么感激上苍为他们安排了这间牢固且是坚不可摧的居所啊！他们同样理所当然要感谢赛勒斯·史密斯，但最终，巨大岩洞却是大自然的杰作，不过是工程师他发现罢了。在这里头，他们可以安稳地呆着，那暴风雪的吹袭却是不能触及到他们。他们要是用砖木在眺望岗上建房子，可以肯定，那房子是经不住这场飓风狂野般吹袭的。至于那“烟囱管道”，只要听到海涛的咆哮声，他们大概就认为那里是绝对不能住人了，因为海潮漫过那个孤岛时就会汹涌地向那里拍击冲将过去。然而在“花岗石宫”这里，在这处悬崖峭壁内中间，他们可是高枕无忧，这悬崖峭壁却是水灌不入，风刮不着，显得毫无畏惧。

在隐居岩洞的这几天，移殖民们并没有闲着。仓库里存放了很多锯开的木板，他们于是就逐步补充了一些桌椅，由于不必吝惜木料，所以做出来的家具都很结实牢靠。这些家具笨重了些，有点名不符实，要搬动就不方便，不过，纳布和潘克洛夫可是感到满意，哪怕用布勒家的家具来换，他们兴许

也都不会同意。

家具做完之后，他们跟着就是编织箩筐，而他们在这项新的劳作中，所获得成效也不小。他们发现湖的北部有一个突出来的地方，该处有一沃土柳林，生长着很茂盛的紫红色的爆竹柳。在雨季到来之前，潘克洛夫和赫伯特就将这些有用的灌木枝砍下来，经加工过后，就可以有效地使用了。刚开始编织时编得太不似样，可是由于他们的聪明才智，经过切磋技艺和回忆曾经见过的筐子，再加上相互竞赛，他们很快就编制出一些大小不一的箩筐来了。这些箩筐被置放在仓库里，纳布还将这些箩筐分别装上一些龙血树块茎、根茎以及松子果仁。

在8月份这个月的最后一星期期间，天气再次出现了变化，气温稍显下降，暴风雪停了下来。这些移殖民们奔出外头去了。岸滩上的积雪定然有两英尺深厚，但积雪上面显得很坚硬，他们走起路来倒也不怎么艰难。赛勒斯·史密斯和他的伙伴们攀爬上眺望岗。

多么大的变化啊！这片树林，特别是那些原先是郁郁葱葱，现在却是变得单一颜色了。从富兰克林山峰一直到那海岸边，森林、草地、湖泊、河流、沙滩、都变成了白茫茫的一片。感恩河河水在冰拱下流过，每当潮涨落时就会使到冰层解冻融化和碎裂，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封冻的湖面上有无数的鸟儿在盘旋飞翔，鸭子与沙锥、针尾鸭和海雀都成千地聚拢在一起。在那高地边缘，岩石丛中溢流出瀑布的地方挂着冰凌，仿佛水是从一个奇形怪状的漏斗倾泻出来的，它的形状非常特别，好像文艺复兴时期某位艺术家的即时奇想作品。对于这个飓风给森林造成的破坏有多大，眼前还是无法加以估计，要等到覆盖的冰雪融化后才知道。

吉丁·史佩莱、潘克洛夫和赫伯特并没有放过这个机会去看看他们设置的陷阱。陷阱被雪覆盖了，他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它们。甚至他们自己，也不得不小心翼翼行走，以防掉进里边去，要是落在自己设置的陷阱里，这不仅很危险，而且也都不光彩啊！然而，他们到头来还是避免了这类令人不愉快的事。找到了原封不动的陷阱，陷阱里头没有动物，但其周围倒是有很多脚印，其中有些爪印显得尤为清楚。赫伯特毫不犹豫地肯定曾经有猫科食肉动物经过这里，这就证实了工程师的观点；林肯岛上会有危险猛兽出现。这类猛兽的据点或许通常是在远西密林丛中，但是由于饥饿所迫，它们才冒险窜到眺望岗来。它们大概是嗅到了“花岗石宫”里有人居住了吗？

“总而言之，这类猫科动物是些什么野兽呀？”潘克洛夫问道。

“是老虎。”赫伯特答道。

“我曾经一直认为，只是在热带地区才有这类野兽的呢？！”

“在新大陆，”那位年轻小伙子应答道，“从墨西哥直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潘帕地区，人们都观察到有老虎。既然林肯岛的纬度和拉普拉塔处各省差不多相同，所以在这里遇上几只老虎是不奇怪的。”

“好了，我们就提防着办吧。”潘克洛夫答。

这个时候，由于气温上升，积雪终于融化。经过一场雨以后，地上的余雪已完全消融得无影无踪了。尽管天气恶劣，移殖民们还是外出补充各类东西，植物方面有意大利五针松种仁、龙血树块茎、枫树根茎与汁；动物方面有养兔林的兔子、刺豚鼠和袋鼠。为了取得这些东西他们就需要到森林去几次，其时，他们发现有些树木被最近那场飓风吹刮倒了，那位水手和纳布甚至还到煤层处去，用那四轮运货马车运回来好几吨的燃料。路上，他们看见

烧制陶器的土窑烟囱遭到大风严重的破坏，至少有一段足有 6 英尺的烟管被刮掉了。

在给“花岗石宫”补充燃煤的同时，他们还添进了一些木头，这时感恩河上已经解冻畅通，他们就利用这条水流放运了好几次木排回来。看来，寒冷的冬季仍然未到结束之时。

这些移殖民同时还去了一趟那“烟囱管道”在暴风雪吹刮之时，他们没有住在那里，他们只会感到庆幸。海潮在那里留下了不容置辩的破坏痕迹。阵阵狂风掀起的巨浪，越过那处孤岛，直闯入“烟囱管道”通道，使得里头半积满了泥沙，岩石上布满了一层厚厚的海藻。当纳布、赫伯特和潘克洛夫出去狩猎或补充燃料储备的时候，赛勒斯·史密斯跟吉丁·史佩莱则忙于清除“烟囱管道”的那类障碍物，他们可是发现，炼铁工具和炉子几乎未被损坏，且和原先用沙子保藏的时候一样。

这般再次补充燃料储备是完全必要。这些移殖民对此是完全清楚，因为严寒尚未结束。大家知道，北半球 2 月的特点是气温骤然下降，而南半球的情形也是这样，而这里的 8 月底正相当于北美洲的 2 月，它也逃不出那气候的一般规律。

快到 25 日的时候，在由下雪转为雨以后，风向转吹去东南了。而且此时，天气变得突然间极度寒冷起来。根据那位工程师的估计，气温想必一定在华氏 8 度以下（摄氏冰点 22 度以下），这次严寒加上刺骨的大风，越发使人感到难受，如此天气一直持续了好几天。移殖民们不得不再次将自己关在“花岗石宫”里。由于要把岩洞正面的开口全部封堵起来。只留一条窄缝通风透气，因此蜡烛消耗得很多。为了节省蜡烛，他们就不吝惜燃料，常常把炉子里的火焰作为照明的光源。他们曾三三两两地好几次下到海滩去，由于潮水的涨落，那里又堆积着一些冰块，于是他们很快便又跑回“花岗石宫”来，而当他们双手握住梯棍往上攀登时，他们不但是感到费力，而且还感觉到疼痛。由于严寒，他们的手指碰到梯棍时就像火燎一样感觉到痛。

为了安排好“花岗石宫”居住者的闲暇，赛勒斯·史密斯选择了一项可以在室内进行的劳作。

大家清楚，移殖民们吃用的糖是枫树的液汁。他们将树皮割开一个很深的裂口，让液汁流到钵子里，然后再用到各种烹调上去，而最好的用法是将这种液汁放上一段时间，让它逐渐变白，变成一类很浓的糖浆。

然而还可以把它制成更好的东西。有一天，赛勒斯·史密斯告诉伙伴们，他们马上就要转当炼糖专业人员了。

“炼糖工人啊！”潘克洛夫应声道，“干这种工作很暖和，是吗？”

“非常热！”那位工程师答道。

“那就正合时宜啊！”这位水手回应道。

不要一听到“精炼”这个词就以为需要设备复杂工人众多的工厂。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啊！只要经过一道非常简单的工序就足可将这种液汁变成为结晶体。用一个大陶罐盛着糖浆放在炉火上面熬煮，不久表面就会出现一层泡沫。待这些泡沫逐渐变厚起来后，纳布就用木刀小心地将其撇走，这样就可以加速液汁蒸发，同时又可以避免沾染上一股焦臭味。

糖浆在旺盛的炉火上熬煮沸腾了几个小时后，糖浆就转变成一种厚实的糖汁了，而炼糖工人的身子也一样暖和了起来。一些形状不一的陶土模子已预先在厨房同一火炉烧制好，煮好的糖汁于是就倒进这类模子里去了。第

二天，这些糖冷却了。变成了一些糖片和糖块。这些糖的颜色稍显微红，但却几乎是透明的，而且味道极佳。

这般严寒一直持续到9月中旬，“花岗石宫”里的被禁闭者们开始感到了蹲腻了。他们几乎每天都要尝试到外面去几次，但持续时间都不会长。而且，他们还在继续改善他们的住处，一边工作一边聊天。赛勒斯·史密斯在向他的伙伴们传授各方面的知识，他着重向他们讲解科学的实际应用。这些移殖民完全没有书籍，不过那位工程师却有一本随时可以参考的百科全书，他们当中哪位有需要，他就总是将书翻开到那需要的一页，这一本书能解决他们的各种问题，所以他们常常翻阅。时间就是这样度过的，而这些诚实的人们对未来却似乎毫不担忧。

此时，困守在岩洞里头的日子结束了。大伙都在急切地盼望着，即使不是美好季节的到来，那至少也是令人难以忍受的严寒的过去。只要是他们多一点衣服，就可以外出走得更远一些，或者到沙丘上去，或者到冠鸭沼地去。那飞禽走兽想必容易接近，出去狩猎保管能满载而归！但是，赛勒斯·史密斯却是要大家好好爱护身体，因为他不可以缺少人手，而大伙也都听他的劝告。

然而应当说，最不耐烦困守在洞里的，除了潘克洛夫，那就是托普了。这条忠实的狗儿觉得“花岗石宫”太狭小了。它不时地从一个房间跑到另一个房间，它如此这般来回奔走，以它特有的方式表露出它被关在洞里的那般烦闷。

赛勒斯·史密斯常常注意到，每当托普走近仓库后面那通往大海的黑洞洞的井时，它就会发出让人听得见的奇怪叫声。它围绕着用木板盖着的井口转来转去，有时甚至还把爪子伸进木盖下，仿佛想将盖子揭起似的。这时它就非同寻常地尖叫起来，显得既怒气而又不安。

对于托普的这般表现，那位工程师已经注意到有好几次了。那深渊里头到底有什么东西使这只机灵的动物那么受刺激呢？这井通向大海，那是可以肯定的了。但是，井内里会不会另有窄道通向小岛的其他地方？这井内里是否与一些内洞相通？会不会有某种巨大的海生动物不时到这口井底来呼吸？这位工程师这时候只知道在想，于是就不能自制地想出了这类怪杂念头。他习惯于深入科学的现实领域，他不会饶恕自己被陷入到怪诞或者近乎是超自然的领域中去；但是，托普是懂事诸狗中的一只，它绝不会闲着无事对着那月亮吠，它那般执着去嗅去闻井里的东西，要是井内没有什么东西引起它不安，那又该怎么解释呢？托普的行为正令赛勒斯·史密斯深感惊奇。乃至在他看来，就连他自己更是不得不承认，对此确是找不到一种合乎情理的解釋。

不管怎样，这位工程师仅是将他的想法告诉了吉丁·史佩莱，他认为当时没有必要告诉其他伙伴，因为这些疑团兴许是由于托普的离奇表现才使他产生的。

那种严寒天气终于结束了。曾经是有过雨、风雪、冰雹、狂风这类天气，但是这般恶劣的气候倒是没有持续很长的时间。冰雪消融了；海滨、高地、感恩河两岸、森林、这些地方现时都可以去了。大地回春使得“花岗石宫”里的居住者们心花怒放起来，而且过了不久，他们就只是在睡觉和吃饭的时候才在那岩洞中度过。

9月下旬，他们经常外出打猎，这么一来，潘克洛夫又嚷着要火器了，他一口咬定赛勒斯·史密斯曾经答应过他。这位工程师非常清楚，没有特制

的工具是近乎不可能制造出一支能用的枪的，所以他一直都还是没有动手，而将这项工作始终压到后头，不过，他却是指出，赫伯特和吉丁·史佩莱已经成了十分出色的弓箭手，各种味美的猎物，如刺豚鼠、袋鼠、水豚、鸽子、大鸨、野鸭、沙锥，总之不管是飞禽还是走兽，在他们箭下都休想逃命。因此，他们不妨再等一些日子。然而，这固执的水手却是听不进这种意见。他老缠着那位工程师，直到工程师答应他的要求为止。而在这个问题上，吉丁·史佩莱可是支持着潘克洛夫的。

“小岛上是否有猛兽，现在还不能肯定，”他说道，“如果有，就要考虑和它们争斗并且将它们歼灭。总有一天这会成为我们的首要义务。”

然而这个时候，赛勒斯·史密斯考虑的并非火器，而是穿衣的问题。移殖民们靠身上穿的衣服是度过了这个冬天，但却不能穿到明年冬天。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取得食肉类动物的皮或者反刍类动物的毛。既然岛上不乏岩羊，于是大伙便一致同意捕捉一群来饲养，这对小组也许有用。在岛上开辟一个养牲畜的畜栏和一个养禽类的家禽场，这就成了开春后要实施的两项重要计划。

因此，为了那些未来的基业，他们就必须深入了解林肯岛上尚未勘察到的地方，也就是那感恩河右岸从河口一直绵延到蛇形半岛尽头的大片密林，以及海岛的整个西海岸。但这要等天气稳定以后才能进行这番勘察，恐怕还得等上一个月的时间。

他们就这样焦急地等候了一段时间，期间发生了一大件事，使移殖民们更是迫不及待地要探索他们的领地。

那是10月24日。潘克洛夫前去观察他所设置的陷阱，他平时总是把诱饵放置得很好的。在其中的一个陷阱里，他发现了三只动物，厨房对它们想必是大大欢迎。那是一只母西獾和它的两只崽。

潘克洛夫于是回到了“花岗石宫”，同时对他的这般收获感到洋洋自得起来，而且还像往常那样，向大伙大肆炫耀着他的猎物。

“来吧！我们来做一顿美餐，赛勒斯先生！”他大声地喊道，“还有您呀，史佩莱先生，同样有您吃的一份啊！”

“我很想吃，”这位记者答道，“那么，我将要吃的是什么呢？”

“吃乳猪。”

“啊！真的是吃乳猪吗，潘克洛夫？刚才听您的口气，我还以为您带回来用块菰做好的一只当年小山鹑呢！”

“怎么！”潘克洛夫叫喊着，“您瞧不起这乳猪，少见呀？！”

“不是瞧不起，”吉丁·史佩莱毫无动情地应答着，“大家可不要误解……”

“这就得了，这就得了，记者先生，”潘克洛夫顶嘴说道，“您打来的猎物没有受到赞赏就不高兴，您太挑剔了吧？而在七个月以前，当我们刚来到小岛时，您要是见到这样的野味，您准会高兴得过头呢！……”

“好了，好了，”这位记者应声道，“人总无完人，而且永无满足。”

“总之一句话，”潘克洛夫继续说道，“我希望纳布拿出真本事来。你们看吧！这两只小西鸺还不足三个月大！它们简直像鹌鹑一样嫩！喂！纳布，过来呀！我要亲自看着你烹调。”

这位水手于是就和纳布一起到厨房去，同时精心做起烹调活儿来了。

大家让他们按自己的方式去烹调。结果纳布和这位水手做出一顿非常精

美的晚餐：两只小西狍，一个袋鼠汤，一只熏腿，一味意大利五针松种仁，龙血啤酒，奥斯威戈茶。总之，他们把所有最好的食物都拿出来了；然而，在全部这些菜肴中，最可口的、堪称一流的还得数那香喷喷的炖狍。

5点钟的时候，晚饭在“花岗石宫”的厅室里开始了。袋鼠汤在餐桌上仍在冒着热气。大伙都觉得这汤味道极为鲜美。

喝完汤后，接着是那两只乳猪，潘克洛夫要亲自动手切割，他给同席的每一个人都敬上了大大的一块儿。

这乳猪确实味道鲜美，潘克洛夫吃起来可是狼吞虎咽，突然间他叫了一声又骂了一句。

“怎么回事？”赛勒斯·史密斯问道。

“有……有……我刚才有一颗牙齿崩裂了！”潘克洛夫回答道。

“啊！怎么了！您那西狍里头有石子？”吉丁·史佩莱说道。

“看来是呀，”潘克洛夫回答道，同时一面将那东西从唇边吐出来，这是他付出一颗牙齿作代价换来的啊！……

这完全不是一个石子……那是一粒铅弹！

第二部 荒岛上的人

第一章

关于铅弹的问题——制造独木舟——狩猎——在松树顶端——毫无迹象证明有人——纳布和赫伯特的战利品——海龟失踪——赛勒斯·史密斯的解释

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气球上的这些乘客被抛落在林肯岛上已经七个月了。打从那个时候起，他们虽是几经搜索，但却没有发现任何人迹。在这个荒岛上面，就连一缕表示有人存在的炊烟也都从未见有。从来发现有任何人类在此体力劳动过的迹象，不管是过去或是近期，也都毫无迹象表明曾经有人涉足过这个地方。不仅是小岛上看来是无人居住，而且，人们想必还认为，这里兴许从来就没有人住过。但是，现在，所有那种种的推论却被一粒小小的金属弹丸推翻了！而这弹丸可是从一只不伤害人的啮齿类动物躯体内找着的呢！

实际上，这是一种火器发射出来的铅弹，因此，除了人类以外，此前还有什么别的家伙能够使用这种武器？

当潘克洛夫把铅弹放在桌上，他的伙伴们看了以后都惊讶不已。尽管这粒弹丸表面看来微不足道，但他们却是马上想到这一偶然事件带来的各种各样的结果。要是有一个神奇的生灵突然间出现，此时也都不会使他们感到十分惊奇。

赛勒斯·史密斯毫不犹豫地开始提出这件意外怪事引发的假设。他拿起铅弹，在拇指和食指之间不停地转动着。然后，他就问潘克洛夫：

“您能肯定这只被铅弹打伤的西獾生下来只有三个月吗？”

“几乎是只有三个月大，赛勒斯先生，”潘克洛夫答道，“我在陷阱里头发现它的时候，它还在吃奶呢。”

“那么，”这位工程师说，“这就证明，林肯岛上有人开过枪到现在最多只有三个月。”

“可这颗铅弹并没有把这只小动物打死，它只是受伤罢了。”吉丁·史佩莱补充说道。

“毫无疑问，”赛勒斯·史密斯接着又说道，“从这件事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兴许在我们来到之前，小岛曾有人住过，或者至多三个月以来，这个小岛就曾经有一些人登陆。这些人是特意来这里还是遇险着陆或登陆呢？这一点只好等以后再弄清楚。至于他们是些什么人，是欧洲人还是马来人，是敌人还是我们同类朋友，我们都无从猜测；再说，他们目前是仍然住在岛上或者已经离去，我们更是不得而知。可这些问题与我们的关系太密切了，我们可不能较长时间内处在拿不定主意之中。”

“不会！决不会！万万不会！”那位水手从桌旁站起身来大喊着道，“林肯岛上除了我们以外就没有别的人！见鬼！小岛不大，要是岛上有人居住，我们肯定早就发现这些居住者当中的某些人了！”

“要不然那就怪了。”赫伯特说。

“我想，要是这只西獾生来身上就有一粒铅弹，”那位记者示意般说道，“那确实就更怪了！”

“除非……，”纳布当真般说道，“潘克洛夫早前就有……”

“您看看这吧，纳布。”潘克洛夫反驳道，“要是在我的颌里有那么一颗铅弹，我能五、六个月也不会发现！此外，它又能藏在哪儿？”他随即张

开嘴，露出那 32 颗漂亮牙齿来，还在进一步说道：

“你仔细看看，纳布，如果你在这一口牙齿里找得到一个齿洞，我就让你拔去半打啊！”

“纳布的猜测是不能令人接受的，”赛勒斯·史密斯虽然心事重重，但也忍不住地笑了起来，同时说道，“可以肯定的是，充其量是这三个月来曾有人在这岛上开过枪。因此我倾向认为，这些人是不久前登陆的，或许他们只是路过这里而已，因为当我们在富兰克林峰俯瞰全岛的时候，当时岛上有人说的话，我们一定会看见他们，或者是他们会看见我们。因此，这很可能是几个星期以来发生的事情，有一些遇险者被暴风雨吹刮到岸上的某处地方了。不管怎样，我们对这个问题弄清楚，那是很重要的。”

“我认为，我们行动之时得要谨慎些。”那位记者说道。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赛勒斯·史密斯应声道，“因为糟糕的是，担心马来海盗在小岛上登陆啊！”

“赛勒斯先生，”那位水手问道，“在进行搜索之前，我们先造一条小船好不好？有了船我们就可以溯流而上，必要时还可沿着海岸巡视全岛。我们可不能毫无准备啊。”

“您的这个主意好是好，”这位工程师答道，“但是我们不能等待啊。因为，造一只小船至少得用一个月的时间……”

“没错，那可是造一艘真正的小船，”那位水手回应着，“但是，我们现在尚无必要有一艘航海小艇，因此，我保证用 5 天的时间造出一条独木舟，这独木舟足可以在感恩河上航行了。”

“5 天内可以造出一条船？”纳布大声喊道。

“是的，纳布，一种印第安人的船啊。”

“木头的？”这位黑人稍显不信般问道。

“木头的，”潘克洛夫头答，“确切点说是树皮的。我再说一遍，赛勒斯先生，造船的事 5 天以内可以完成了！”

“5 天以内，好吧！那我们就干吧！”这位工程师应答道。

“可在这期间，我们得要认真提防着啊！”

“的确要特别小心在意，我的朋友们，”赛勒斯·史密斯回应道，“因此，外出狩猎时，我请大家不要距离‘花岗石宫’太远。”

他们在这紧张的气氛中吃完晚饭，这多少有点使得潘克洛夫感到扫兴。

于是，这些移殖民们便由此得出结论：小岛上除了他们以外，还住着人或者是曾经有人住过。打从铅弹事件以来，这已成为毋庸置疑的事实，而且，这般发现只会在这些移殖民心中引起极度不安。

其时，赛勒斯·史密斯和吉丁·史佩莱在睡觉前就这件事还谈了很久。他们都在思忖着，这件事与这位工程师的那难以解释的得救以及他们多次遭遇上的特怪事情有无联系？经过对事情正反两方面的权衡磋商之后，赛勒斯·史密斯最后说道：

“总的说来，您想知道我的看法吗，我尊敬的史佩莱？”

“是的，我想，赛勒斯。”

“那么好吧，我的看法是：不管我们搜索小岛多么仔细，我们也不会发现任何一点情况的。”

从第二天起，潘克洛夫就开始动手造船活儿来了。他并不是要造一艘有甲板 and 船舷的船只，而只是要造一条适合于在感恩河上航行的简易平底船，

尤其是可以通过河水较浅的地方，以便航行到这条河流的那发源地去。将一片片的树皮连接起来就足可做成一只轻便的小船了，万一遇到自然障碍，需要搬运，也都不会显得笨重累赘。潘克洛夫打算用钉子将树皮的连接处铆台起来，这样就可以保证平底船完全密封，不易透水。

为了获得柔软坚韧的树皮来造船，这就必须选择树木。既然不久前那场飓风吹倒了很多杉树，这些树的树皮就正适合用来造船。有几棵冷杉倒伏在地面上，因此，只要将它们的树皮剥落下来就行。然而还有那最为困难的事，这就是移殖民们的工具却是十分简陋。可是他们总算是克服了各类困难，毕竟完成了任务。

这位水手在那位工程师的协助下连续不断地工作。吉丁·史佩莱和赫伯特也没有闲着，他们负责全队的补给。那位记者不得不叹服那位年轻小伙子，因为他使用弓、箭和长矛的本领十分高强。此外，赫伯特还表现得非常勇敢和冷静，真可谓是“智勇双全”。这两猎伴还按照赛勒斯·史密斯的吩咐，没有离开“花岗石宫”周围两海里远，然而，首排森林幕障周围就有很多刺豚鼠、水豚、袋鼠、西猫等，而如果说陷阱不如天气冷的时候收效好，那么养兔林里则完全可以供给林肯岛上的移殖民那食用需要。

狩猎期间，赫伯特常常和吉丁·史佩莱谈起那铅弹事件和那位工程师对这事件进行推论得出的结果。10月26日那天，他对史佩莱说道：

“可是，史佩莱先生，假如有某几个遇险者登陆上了这个小岛，他们却仍然没有在‘花岗石宫’那处海岸露面，您不觉得很奇怪吗？”

“如果他们还在岛上，这当然很奇怪，”那位记者答道，“但如果他们已经不在岛上，那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这么说，您认为这些人已经离开小岛了吗？”赫伯特问道。

“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我的小伙子。因为，要是他们在岛上呆的时间长，而尤其是他们还在岛上的话，他们的踪迹最终是会暴露出来的。”

“可是，如果他们能够离开，”这位年轻小伙子示意般说道，“那么，他们就不是遇险的人啦？！”

“是的，赫伯特，或许我至少可以将他们称为临时的遇险者呢。实际上，这也是非常可能的，比如说，一阵强风将他们抛落在这个小岛上，而他们的船只却是没有受到损坏，强风一过，他们又再出海去了。”

“有一件事应当承认，”赫伯特说道，“就是，史密斯先生总像是害怕岛上有人，而不是希望岛上有人。”

“因为，”那位记者应答道，“他几乎只是注意到马来人，这些马来人且可能常来这处海域，可是，那些人都是无赖恶棍，最好是避开他们。”

“史佩莱先生，”赫伯特继续说道，“说不定终归会有这么一天，我们可能会发现他们登陆的踪迹，兴许我们得在这方面多加留意吧？”

“我并不反对呀，我的小伙子。只要是找到一处遗弃的宿营地，抑或是一堆灰烬，我们就可以进行追踪，而这也正是我们下次勘察时所要探求的一项内容。”

这两个猎人如此攀谈的那一天，他们正处在感恩河附近那座森林中的一个地方，那里的树木生长得显著美丽。在这类树木中间，屹立着几棵近乎高达200英尺的针叶树类树种，新西兰的土著人把这种树叫做“卡里松”。

“我有一个想法，史佩莱先生，”赫伯特说道，“如果爬到一棵卡里松的树顶上，我不是可以看得更远一处范围地区了吗？”

“这个主意好，”那位记者答道，“可是你能爬到这么高的树顶上去吗？”

“我终归要试试看。”赫伯特应答着。

这位年轻小伙子，动作可是灵活敏捷，他纵身一跳，便抓住了卡里松的头几个树叉，而且轻易地往上攀爬了起来，几分钟之内，他就爬到那树顶上去了，同时高居于这片森林圆起枝叶形成的那片广阔的绿色平原上头。

在那居高临下的树顶上，小岛的整个南部地区他都可以尽收眼底，从东南面的爪形海角到西南面的爬虫地岬都可一览无遗。富兰克林山峰高耸在小岛的西北部，它将一大部分视野都给遮挡住了。

然而，在他那高耸起来的观察台上，赫伯特可以看到岛上还没有勘察过的地方，这些地方都有可能成为他们怀疑的那类陌生人的藏身之处。

这位年轻小伙子极其认真地观察过了。首先是大海当中什么也未见有，无论是海面上还是小岛的周围，连一只船也都没有。不过，有一段海岸被树木遮住，因此也可能有一条船，尤其是折了桅杆的靠近海岸的船只，可是赫伯特就不可能看到了。

这西森林里也都完全看不到有什么情况。茂密的树木形成的这处森林构成了一个无法穿透的穹形圆盖，覆盖范围达好几平方海里地带，浓密得连一点空隙、一处透光的地方也没有。甚至想要顺着感恩河往上看，去寻找它那深山中的发源地也都是不可能的事。也许还有一些小溪向西流去，但却是无法得以证实。

然而退一步来说，要是赫伯特没有发现宿营的迹象，难道他不可以看见显示人迹的那类炊烟吗？在那当时明朗的空间里，哪怕是一丝极其淡薄的轻烟，也都可以清晰般地看得出来。

有一阵间，赫伯特仿佛是看到一缕轻烟在西部升起，可他定睛一看又证明他自己弄错了。赫伯特是极其仔细地观察过的了，而且他的视力甚佳……没有，而且的确什么也没有。

赫伯特从卡里松树上下来了，这两位猎人于是便返回到“花岗石宫”。赛勒斯·史密斯听了那位年轻小伙子的述说，摇了摇头，什么也都没说。很明显，只有全面勘察小岛过后，才可以就这个问题进行表态。

从这天起第三天——10月28日——，另外一件难以解释的事情又发生了。

赫伯特和纳布在离“花岗石宫”两海里的沙滩上面闲逛，他们相当幸运地逮着了龟鳖类的一只美丽品种。这是一只可食用的米达斯种海龟，龟甲呈绿色，显得非常之好看。

赫伯特当时看到这只龟正在钻进岩石中间向着大海爬去。

“过来，纳布，过来呀！”他呼喊着重道。

纳布跑了过来。

“多漂亮的动物啊！”纳布说道，“可是，我们怎样才能捉到它？”

“这再容易不过了，纳布。”赫伯特答道，“我们只要将这龟翻转过来，而它就再不能逃跑了。拿着您的长矛，同时学着我，我怎么做您就跟着怎么做。”

这只爬行动物感觉到了危险，就把头和脚往甲壳里缩。他们再见不着它的头，也见不到它的脚，它且还在那一动不动，宛如一块岩石那般。

于是，赫伯特和纳布便把他们的棍棒开始插入到这只动物的腹甲下面，并且两人同时用力，他们虽然不是不费力气，但最终还是将把海龟翻转背来

了。这只龟体长3英尺，重量大概至少400磅。

“好啦！”纳布喊道，“潘克洛夫朋友准会高兴嘞！”

确实如此，潘克洛夫朋友不会不高兴的，因为这种海龟吃的是大叶藻，龟肉极为鲜美可口。这个时候，海龟只是露出它的脑袋来，它的头部细小呈扁平，可是后部，颞骨腔大而非常宽阔，藏在一个骨穹盖的下面。

“那么现在，我们如何处置我们的猎物呀？”纳布说道，“可我们又不能将它拖回‘花岗石宫’去！”

“让它留在这里，因为它不能翻过身来了，”赫伯特回答道，“而我们回去拿辆车将它运回去吧。”

“就这么办吧。”

然而，为了更加谨慎起见，赫伯特还用一些大石块认真将海龟楔围住，而纳布则认为这是多此一举。跟着，这两位狩猎者就沿着退潮后显露出来的那片开阔沙滩返回到“花岗石宫”去。赫伯特想让潘克洛夫惊喜一场，因此对他们在海滩上翻转那“龟鳖类美丽珍贵品种”一事一点也没有对他说；因此，两个小时过后，纳布和他带着车子便又回到他们将龟留下来的那个地方。然而，那只“龟鳖类美丽珍贵品种”却再不在那个地方了。

纳布和赫伯特开始时都在面面相觑，然后他们就注意察看了自己周围的地方。但是没错，这完全是海龟被留下来的那处地方。那位年轻小伙子甚至还找到他曾使用过的那些石块，因此他就肯定没有弄错。

“啊！原来如此！”纳布说，“这种家伙，那可是会自己翻过身子来的呢？”

“看来是的。”赫伯特此时仍旧是摸不着头脑，在呆呆地望着那沙地上的石块，于是答道。

“唉，潘克洛夫将会不高兴的了！”

“而史密斯先生对于海龟是怎样失踪，兴许真会觉得不好解释呢！”赫伯特暗中想着。

“算了吧，”纳布说，他此时想要隐瞒这次遭遇，“我们甭提这事好了。”

“不，纳布，应当说好。”赫伯特应声道。

这样，他们俩拉来的车子就一点用处也没有，他们于是便拉着车返回到“花岗石宫”。

赫伯特来到了造船工地，那位工程师和水手正在那里一起忙着，赫伯特便将事情的经过述说了一遍。

“唉呀！瞧你两个笨手笨脚的家伙！”潘克洛夫大声道，“起码失去了50碗上汤啊！”

“但是，潘克洛夫，”纳布顶嘴道，“那个家伙逃跑了，那不是我们的过失呀，因为我们已经将它的身子翻转过来了！”

“那就是因为你们翻转得还不足够！”这位不好对付的水手打趣般辩驳着。

“怎么不足够！”赫伯特大声道。

他于是又把怎样小心地在海龟周围楔垒石块的事叙说了一遍。

“那这就奇啦！”潘克洛夫回嘴道。

“我以为，赛勒斯先生，”赫伯特说，“海龟一旦翻转过来腹部朝天，它的脚就不会爬地了，这尤其是大海龟会是这样的呀？”

“这没错，我的孩子。”赛勒斯·史密斯答道。

“那它是怎样跑掉的呢？”

“你们把这只海龟留在离海多远的地方？”这位工程师停下手中的活儿，思索着这个问题时问道。

“15英尺左右，至多是这样。”赫伯特答道。

“而当时可是退潮？”

“是的，赛勒斯先生。”

“原来如此，”这位工程师应声道，“海龟在沙地上不能做到的，在水中就可以做到。因此涨潮之时，它就可以翻转过来，然后便不慌不忙地回到那大海中去。”

“啊！我们真傻！”纳布大声说道。

“我刚才正是这样说你们的啊！”潘克洛夫应声道。

赛勒斯·史密斯的这般解释大概是可以接纳的。可是，他完全确信自己的解释是正确的吗？大伙还是不敢贸然作出肯定。

第二章

初试独木舟——海岸边一漂流物——拖曳——漂流物淤积地角——箱内物件——潘克洛夫的憾事——福音——一段经文

10月29日，皮筏完全做好了。潘克洛夫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在5天之内造成了一只独木舟，它的船壳是用“克来金巴”（crejim-ba）树的柔软枝条编制而成的。船上有三个座位，一个在船尾，一个在中间，以保持船身的平衡，第三个在船头。船上还有用以支撑两支桨的桨架和掌握方向的尾橹。整条船船身长12英尺，重量不到200磅。要令它下水，却是极其简便。这只轻便的独木舟被放置在沙滩上，就放在“花岗石宫”前面那处沙岸边沿，因此涨潮的时候，它就会漂浮起来了。潘克洛夫即时就跳到船上去，驾起了那船梢橹，而且确实觉得这船使用起来非常合适，就如他们想要造出来的那种船一样。

“好哇！”那位水手高呼着，他在为自己的胜利而欢欣鼓舞，“有了它，我们就可以周游……”

“周游世界？”吉丁·史佩莱问道。

“不，环游小岛。找一些石子压舱，再竖起一根桅杆在船艏，而某一天史密斯先生再为我们制作一面帆，这样我们就可以远航啦！来吧！赛勒斯先生；还有您，史佩莱先生；还有您，赫伯特；还有你，纳布；你们不来试试我们的新船吗？见鬼！毕竟还得看看它能否载上咱们一起五人呢！”

确实有试一试的必要。潘克洛夫随即通过一条岩石间的狭窄水道，将船摇到岸边来。他们经过商定，当天的试航，就沿着沙岸直航至那第一个地角的地方，也就是那南面岩石终止处。

上船之时，纳布大声说道：

“潘克洛夫，你的船可是渗进了不少的水啦！”

“不要紧，纳布，”潘克洛夫答，“那木头必然会自己密封起来止住的啊！两天后就再不会有这种情形，那时，我们独木舟里的水就会比酒鬼肚里的水还要少。你们上船来吧！”

大伙于是上了船，而潘克洛夫则将船驶向大海。天气晴朗，海上风平浪静，海水简直就像是一个湖泊中那狭窄地方里的水，显得很宁静，因此，独木舟此时在海上航行是十分安全，这和和平静的感恩河溯流而上行驶并没有两样。

船上有两支桨，纳布掌一支，赫伯特掌另一支，而潘克洛夫则坐在船尾部，以便驾驭船梢橹。

那位水手首先是穿越此处水道，进而就要掠过那小岛南面的地角了。一阵微风此时从南面吹来。无论是在水道里还是在湛蓝的大海海面，都见不到有长浪水涌。海面上是有几起长条形水波在有规律地波动，但由于船载比较沉重，所以独木舟其时近乎是感觉不出来。他们划至距离海岸大约半海里的海面上，使得他们得以看到富兰克林山峰的走向。

然后，潘克洛夫就让船只掉头，转回向着这条水流河口处驶去。独木舟此时沿着那圆形海岸航行，这里的海岸一直延伸到那地角尽头，海岸遮盖住的地方是那整片冠鸭沼地。

这个地角距离感恩河大约3海里，由于海岸线弯弯曲曲，所以距离也就长了。移殖民们决心到那尽头去，甚至划得再远些，以便快速观看一下直至

爪形海角这处海岸的概貌。

这时，小船沿着离岸边至多两链的海面上航行，同时绕过潮水开始淹没的礁石地带，而这类礁石原本是布满这处近岸。那片悬崖峭壁打从河口处起便一直向着那处地角低将下去。峭壁由花岗岩石构成，东一堆西一堆，零乱散布，起伏不平，和眺望岗那里的峭壁板障大不一样，而且看起来很是荒凉，仿佛曾经有人在这里开采过石料似的。从森林向外突出直到这个地方的两海里的地角，没有任何植物，而完全就像从绿色袖子伸将出来的一个巨人的手臂模样。

这条小船在双桨的推动下顺利地前进。吉丁·史佩莱此时一只手拿着铅笔，另一只手握着记事本，正在将海岸的轮廓勾画下来。纳布、潘克洛夫和赫伯特一边聊天，一边在观察着在他们眼中看来是他们新的势力范围这部分地区。随着独木舟下行向南，那南北两个颌骨海角像似移位，并且把合众国港湾包围得更收紧了。

至于赛勒斯·史密斯，他没有说话，他在注目凝望着，眼神中带一些疑虑，而且像似在观察一处陌生地方。

然而，独木舟荡了三刻钟之后，便到达接近那地角尽头处海面。正当潘克洛夫要绕过地角之时，赫伯特突然之间站了起来，同时用手指着一个黑色的东西说：

“喂，我看见那边海滩上面有个什么东西嘞？”

所有的目光此时都投向他所指的那个地方。

“真的，”那位记者说道，“是有个什么东西在那。像是一种漂流物，它有一半已被埋在沙地里了。”

“啊！”潘克洛夫喊道，“我明白那是什么东西了！”

“那么是什么呀？”纳布问道。

“一些小木桶，一些小木桶啊，说不定还装满东西呢！”这位水手答道。

“靠岸，潘克洛夫！”赛勒斯·史密斯说道。

他们划了几桨，独木舟就进入了一处小海湾近岸，它的乘客们于是便跳上了那岸滩上面。

潘克洛夫没有搞错。那是两个小桶，半截子埋在沙地里边，而且它们还被牢固地与一只大木箱绑缚在一起，木箱靠木桶支撑，最初是在海上漂浮，后来就搁浅在这处沙滩上了。

“如此看来，小岛附近海域曾经有过遇难船只了？”赫伯特问道。

“显然是。”吉丁·史佩莱答道。

“可是，箱子里头有什么东西呢？”潘克洛夫急切般问道，“箱里有什么东西？锁着的，没有什么东西把盖子揭开呀！那么，就用石头将它砸开算了。”

这位水手跟着就举起一块沉重的石头，正要向箱子的一面砸下去，那位工程师此时此刻止住他说：

“潘克洛夫，您可以忍耐仅仅是一个小时的时间吗？”

“可是，赛勒斯先生，您想想啊！那里头或许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呢！”

“我们将会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的，潘克洛夫。”这位工程师应答着，“但您相信我好了，不要去砸烂这只箱子，它对我们会有用的。我们将它运回‘花岗石宫’去吧，回去以后，我们不用砸就可以将它打开。这只箱子是

用于漂游的，既然它能一直漂到这里来，它一样可以漂流到直至那水流的河口地方。”

“您说得对，赛勒斯先生，我错了。”那位水手答道，“可是，人有时总就是克制不了自己！”

这位工程师的看法是明智之举。事实上，这只箱子要两只小木桶才会浮将起来，那它里面装的就一定比较沉重，如此看来，独木舟大概就承认不了这箱子的重量。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在水面上将它拖到“花岗石宫”前面的海滩上去。

那这箱子是从哪里来的？现在，这倒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赛勒斯·史密斯和他的伙伴们在仔细地察看着周围的情况，还观察了几百步以外的那处海岸地域，然而再没有发现有其他的遗物了。这处大海海面也已观察了。赫伯特和纳布，爬到一块高耸的岩石上去俯瞰着观察大海，可是海面上一片苍凉。完全没有什么东西映入眼帘，既没有一艘不能航驶的船只，也不见有正在扬帆行驶着的一只帆船。

但是，曾经有过遇难船只，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了。这兴许甚至会与铅弹事件有关呢？会不会有一些陌生人在小岛的另一地方登岸？他们是否可能还在小岛上？这些移殖民很自然就考虑到这些问题了，然而他们认为，这些陌生人不会是马来海盗，因为那只箱子一看就知道是欧美制造的。

大伙这时又回转到箱子近旁，木箱长5英尺，宽3英尺。它是用橡木做的，造得很密实，外头覆盖着一层很厚的兽皮，且用铜钉钉住。两只大肚子木桶是密封着的，敲上去像是发出内空那样的声音，两只木桶被牢牢地绑缚在箱子的两侧，潘克洛夫一看就说只有水手才能系出那种绳结来。看上去箱子丝毫未曾损坏，这说明它是搁浅在沙滩上，而不是撞在礁石上。经过认真仔细观察还可以肯定，这木箱漂在水里时间还不是很久，同时可以肯定，它是近期才搁浅在这里的海滩上的。看来海水并没有渗进箱内，里头的物品估计未被损坏。

显然，这个箱子是从一艘不能航行的船只船上面扔到海里的，后来它才漂浮到小岛的海岸边来。船上的乘客原指望它漂至这处海岸，以便他们过些时候得以拾回，所以就采用了这一类浮动器具的办法，使到它在水中负重减轻而漂浮起来。

“我们用牵引索把这具漂来物拖回到‘花岗石宫’那边。”那位工程师说道，“到时我们再清点一下箱内物品。往后，要是我们找到从遇难船上脱险的人，我们再将箱子归还他们。要是找不到……”

“我们就将它留下来归我们了！”潘克洛夫喊道，“但是，天啊，里头到底是装的什么东西？”

潮水已经开始涌到这个漂来物所在地方，潮涌显然就会使它在茫茫的大海中漂动起来。这个时候，他们就将两只小木桶上的绳子解开一段，准备把这浮动器具拴在小船上头。于是，潘克洛夫和纳布就用他们的桨将泥沙挖开，以便移动箱子，过不一会儿，小船就牵引着箱子，开始绕过这处地角，而从现在起，这个地方就被取名为“漂来物淤积地角”。这般牵引拖行，显得沉重，而且，鉴于箱重，两只小木桶几乎只是令其勉强浮在水面上。那位水手为此还不时担心那木箱会脱离木桶而沉落海底。然而幸运的是，他的那种担心情形却是没有出现，而且，独木舟启航后行驶了一个半小时——这段时间内它得跨越3海里这处海域——，它便在“花岗石宫”前沿靠岸了。

他们将小船和漂来物拖拉上这处岸滩。其时正是退潮，它们很快就将处于无水地带了。纳布跑回去取工具，以便开箱时不致弄破箱子，跟着，他们还得清点箱内物品。潘克洛夫此时却是毫不掩饰他那极其激动的心情。

这位水手首先将小木桶上的绳子解开，它们都完好无损，仍可继续使用，这就不必说了。箱锁是用铁撬棒使劲弄开的，可是那上盖开启后即时又合上了。

箱子里头还有第二层锌板盖加倍盖住箱内里，这显然是为了密闭好装着的那些物品，以使之在任何情形下都能避免受潮。

“啊！”纳布喊道，“里面装的兴许是一些罐头嘞！”

“我完全觉得不是。”那位记者回应着。

“会不会仅仅有……”那位水手低声道。

“那会有什么呀？”纳布听得他说于是问道。

“什么都没有！”

这块锌板盖被沿着其宽度弄裂开来，再将其又压盖在箱子的四侧，这样，那箱内各种物品就慢慢被取出来摆放在沙地上了。每当取出一件新物品，潘克洛夫便使劲喊出一阵新的“好哇！”欢呼声，赫伯特则在拍手叫好，而纳布，作为一名黑人，他就跳起舞来……箱子里头有一些书籍，这会使得赫伯特欣喜欲狂，而且还有一些厨房用具，这又会使得纳布拿起来对之亲之又吻啊！

再说，这些移殖民对箱子里的物品可是已感极其心满意足，因为为里面装着的有工具、武器、仪器、衣服、书籍等，而下面便是吉丁·史佩莱在他的记事本上写下来的那类物品的确切清单：

工具：3把几迭式刀具，2把樵斧，2把木工斧，3个刨子，2把横口斧，1把两头木工凿，6把冷镗，2把锉刀，3把锤子，3把螺旋钻，2把木工钻，10包铁钉和螺钉，3把大小不同的锯子，2盒针。

武器：2支燧发枪，2支撞针枪，2支卡宾枪，5把大刀，4把格斗军刀，2小木桶火药（每桶25磅），12盒雷汞雷管。

仪器：1个六分仪，1副双筒望远镜，1架望远镜，1盒绘图仪器，1个袖珍指南针，1个华氏温度计，1个空盒气压计，1个装有成套照相器材的箱子，物镜，玻璃感光片，化学物品，等等。

衣服：2打衬衣，由类似羊毛的一种特种布料制成，但显然是植物纤维原料；3打长袜，也是同样的质料。

厨具：1个铁制水壶，6个带柄小铜锅，3个铁制盘子，10副铝制餐具，2个烧开水用壶，1个轻便小火炉，6把餐刀。

书籍：1本《圣经》，包括《旧约》和《新约》，1本地图集，1本《波利尼西亚方言词典》，1部6册《自然科学辞典》，3令白纸，2本白纸簿子。

“应当承认，”那位记者在清点完毕后说道，“这个箱子的主人是一位富于实践经验的人啊！工具、仪器、武器、衣服、厨具、书籍，什么都不缺！他好像已经预料到要遇险似的，所以事前都准备好了。”“的确是什么都不缺。”赛勒斯·史密斯若有所思地喃喃地说道。

“这样，可以肯定，”赫伯特补充说道，“乘载这箱子的船不是一艘海盗船，而且它的主人也都不是位马来海盗的啦！”

“除非这位主人已经成了一些海盗的俘虏……”潘克洛夫说道。

“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那位记者应声道，“更有可能的是，大概一

艘美洲或者欧洲的船只被暴风吹刮到这处海域，乘客们希望将起码的必需品保留下来，所以才把这些物品装好在箱子里头，同时将它扔落海中。”

“您的看法是这样吗，赛勒斯先生？”赫伯特问道。

“是的，我的孩子。”这位工程师答道，“这事情的经过大概就是这样。兴许遇险的时候，或者是在预料到遇险的时候，他们就将最有用的东西都收集拢来，一起放进这个箱子里头，希望事后再在岸滩上面找到它……”

“难道连那照相器材的匣子也都要收集！”那位水手带着一种怀疑的神态示意道。

“至于那照相器材，”赛勒斯·史密斯应答道，“我的确不清楚将其留下来的用场。对于我们以及任何别的遇险者，都宁可是尽可能多地带足带够成套衣服和必需品啊！”

“可是，在这些仪器、工具、书籍上面，没有一个记号，没有一处地址可以使我们知道箱子的来历吗？”吉丁·史佩莱问道。

这就需要检查一下才知道。因此，每一件物品都被认真地察看起来了，而尤其是书籍、仪器和武器。可是，无论是武器还是仪器，都跟通常的不同，却都没有标明制造的厂家。而且，它们都是新的，好像还没有使用过。工具和厨具也都有这个特点，总之，一切都是新的，这就证明，这些东西并非是随意拿起就放进箱子里去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挑选和安排的。此外，还有一点要指出的是，箱内的物品用上那第二层金属外壳包盖，证明先前已注意到防潮，同理，要是在慌忙之中也都是不可能进行焊接的。

《自然科学辞典》和《波利尼西亚方言词典》都是英文的，但是，上面既无出版者的名字，也都没有标明出版日期。

那本4开本的英文版《圣经》也不例外，它倒是印刷得非常精美，而且一看就知道它常被翻阅使用。那本地图集是一本精致的书籍，它包括有世界各国的分图和几幅麦卡托投影法制作的地球平面球形图或天体平面球形图，专门术语都是法文的，但是，图上面也是没有出版日期以及出版者的名字。

这样，在这类不同的物品上面，他们就都找不到任何关于箱子来源的线索，所以也就无从推测这艘最近在邻近海域航行过的船只的国籍。不管这只箱子是从哪儿来的，但它却使林肯岛上的那些移殖民增添了财富。此前，他们利用了大自然的产物，为自己创造了一切，全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战胜困难，摆脱困境。可是，现在老天爷给他们送来了这些人类智慧的不同产品，如此看来，这不就是要奖赏他们吗？他们于是便一起站立起来，仰望着上天，在一同感激着老天爷。

但是，他们当中毕竟还有一位却并不感到完全满足，此君就是潘克洛夫。箱子里似乎少了一种他特别器重的东西，随着箱子里物品逐渐清理，他那“好哇！”欢呼声也都逐渐减弱下来了，物品清理完毕后，只是听得他在喃喃地说道：

“所有这些东西都很好，但是，你们看，这中间却是完全没有什么东西适合我用的啊！”

纳布听了以后即时就对他说道：

“怎么啦！潘克洛夫，你到底想要什么？”

“半磅烟草！”潘克洛夫正儿八经地答道，“只要有了这个我就会心意足了！”

听得这位水手如此那般说话，大伙便都忍不住笑将起来。

发现这个漂来物之后，大伙更是感到完全有必要对整个小岛进行一番认真真的搜索。于是，他们一起商定，第二天天一亮就动身出发，沿着那感恩河溯流而上，直到小岛西海岸。如果遇难船的人在这一带海岸登陆，他们很可能没有生活资料，这样就必须尽快去搭救他们。

当天期间，他们就将所有物品搬到“花岗石宫”，并且把它们井井有条地摆放在大厅里。

这一天，10月29日，正好是一天星期日，临睡觉前，赫伯特问那位工程师能否给他们其余的人念某一段《福音》。

“好。”赛勒斯·史密斯回答道。

他拿起《圣经》，可正要打开时，潘克洛夫将他阻止住，同时对他说道：

“赛勒斯先生，我是迷信者。请您随便将书打开，把您首先看到的那一段念给我们听吧。我们来看一看它是不是和我们现时的处境相符好了。”

赛勒斯·史密斯听到这位水手的那般思虑后微笑了起来，但他还是满足了这位水手的意愿，他打开《福音》书，正好开在中间夹有一条书签带的页码上。

他的目光突然落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八节前面一个铅笔画着的红十字上。

他于是便将这一段念了出来，他理解到的意思就是：

“凡寻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

第三章

出发——涨潮——榆树和朴树——其他各类植物——中南美型——森林景观——巨型桉树——因何叫“寒热病树”——猴群——瀑布——夜宿

第二天，10月30日，大家为预定的勘察业已做好了一切准备。最近发生的那些事件使致这次勘察变得必要而又紧迫起来了。实际上，情况也是发生了变化，林肯岛上的这些移殖民认为，他们不仅不需要别人救援，而且还可以搭救他人了。

因此，大家商定，沿着感恩河逆流而上，径直去到可以通航的地方。这样他们就可以不费力气地走完相当长的一段行程，同时还可以将补给和武器运至更深入小岛西部的一处地方。

实际上，除了要考虑带去的東西外，还要考虑万一可能带回“花岗石宫”的东西。要是真的像推测那样发生过海难，那类遗物兴许就会不少，而且，他们就会信手拾来供自己支配。要是真的出现这种情形，那么车子就会比那不太坚固的独木舟可要好得多了。但车子却又太笨重，拉起来很费力气。这时，潘克洛夫可又感觉到遗憾了，认为那箱子里在没有装上那“半磅烟草”的同时装上两匹新泽西的骏马，而这对勘察小组来说是极其有用的啊！

纳布已经将补给物品搬到船上，这当中有肉类、几加仑啤酒和一些发酵饮料。这些东西已经足够他们3天食用——这是赛勒斯·史密斯规定的一段勘察期限。再说，如有必要，他们还可以在途中补充一些，纳布没有带上那个轻便小火炉。

这些移殖民带去的工具有两把樵斧，在经过那处密林时可以用来开路，而带上的仪器是一副望远镜和一个袖珍指南针。

至于武器方面，他们带了两支燧发枪，在这个小岛上，燧发枪比撞针枪用处要大一些。因为燧发枪用的火石比较容易补充更换，而那撞针枪则需要雷汞雷管才成，要是经常使用，这类枪支就会很快用完。然而，他们还是带了一支卡宾枪和一些子弹去。至于火药，小木桶里是装有50磅，他们是需要带上一些，但那位工程师打算着自制一种火药，这就可以节省着办了。除了火器以外，他们还带了五把带鞘套的大刀。有了这类装备，这些移殖民在大森林里头冒险勘察可就不会有什么脱不了身的问题了。

不用说，赛勒斯·史密斯虽然是要潘克洛夫、赫伯特和纳布保证，在非不得已时，不要开枪，但他们还是因为有了武器而极为心满意足了。

在晨早6点钟的时候，独木舟被推向大海去了，大伙上了船，托普也在其中，这样，小船就离开这处海岸，向着那感恩河河口驶去。

潮水上涨刚刚半小时，它仍然会继续上涨几个小时的时间，这样就对航行十分有利，因为等退潮之时逆流而上可就艰难多了。潮涨已是十分汹涌，因为3天过后就是望月了，这时只要把独木舟掌握在流水中间，它就会漂流在高耸的两岸之间快速前进，而无需用双桨来加快它的速度。

只用了几分钟的时间，勘察者们便来到了那感恩河的拐弯处。七个月前，潘克洛夫正是在这个拐角的地方制作了他的第一条木排。

在这处相当尖突的拐角后面，是条水流便呈圆弧形样，斜向向着西南方向流去，河面变得宽阔起来，河面上空是高大的常绿针叶树浓荫遮盖。

感恩河两岸景色秀丽。对大自然能把河水和树木做出如此巧妙的安排，赛勒斯·史密斯及其伙伴们都只能对此赞叹不已。随着他们朝前进行，树木

的种类也在变换着。河的右岸生长着大量榆科植物美丽品种，这种为建筑师们所珍视的天然榆树树木，具有那种长久浸泡于水中而不腐烂的特点。接着，再往前走就是大量的同属其他树木，这中间有一些朴树，其种仁可以产出一一种十分有用的油料。再往远处一点，赫伯特发现了几棵柳科植物，它们那低垂水面的柔韧枝条可是编制绳索的极好材料，此外，他还发现有两到三棵柿科乌木，树干上呈现出一种漂亮的黑颜色，间中还有一些深浅不一的斑纹。

小船每到一处易于停泊靠岸的地方便停下来。吉丁·史佩莱、赫伯特和潘克洛夫其时便手持枪支随托普跳上岸去。他们除了捕捉到一些猎物外，还会碰着某种有用的植物，这时他们就必然不会轻易将之放过，而那位年轻博物学家，他特别高兴的是发现了一种藜科野生菠菜和很多类似白菜的十字花科野菜品种，而这些野菜兴许通过移植是完全可以种植起来的；他还发现了水田芥、辣根菜、萝卜，以及一种一米多高而又略显毛茸茸的多分支的草茎植物，这种植物会结出近乎褐色的种子。

“你知道这是什么植物吗？”赫伯特问那位水手道。

“是一些烟草呀！”潘克洛夫显然向来只注意能装进他烟斗的他所偏爱的那种植物，于是便高喊着道。

“不对！潘克洛夫！”赫伯特应声道，“那不是烟草，是芥子。”

“是芥子，就滚开吧！”这位水手应答着，“但是，要是万一有烟草，我的小伙子，您可不要放过它。”

“我们总有一天会找到的！”吉丁·史佩莱说道。

“真是那样就好嘞！”那位水手大声说道，“好哎，到了那一天，我就真是再不晓得我们岛上还将缺少什么啦！”

他们小心地将这些植物连根挖起并搬到独木舟上，赛勒斯·史密斯一直都未曾离开小船，始终陷入他那深深的沉思之中。

那位记者、赫伯特和潘克洛夫就这样多次离船上岸，时而上感恩河的右岸，时而上它的左岸。左岸较为平缓，但右岸比较树木葱茏。那位工程师，借助他的袖珍指南针，得以发现是条水流从它的第一处拐弯时起，其走向分明是西南向东北，而且几乎是直线般由此延伸大约3海里长的一段距离。然而可以估计得到的是，这般走向再走远一些，其走向就会改变，感恩河就将变成溯流而上转流西北而去，直流向富兰克林山峰的那类山梁支脉那个地方，那里兴许就有这些山梁支脉各自的水流，为感恩河提供水源。其间有一次登岸，吉丁·史佩莱居然抓住了两对活野鸡。这类飞禽嘴长且薄，颈项细长，短翅，而且外表看去没有尾巴。赫伯特满有理由地叫它们的名字为“鹊”，同时，他们决定将它们饲养起来，作为那未来家禽饲养场的第一批家禽鸟。

直至此时，那些枪支还完全没有响过，而第一声枪响是从远西森林发出的，那是因为他们看见一只类似翠鸟的美丽飞鸟。

“我认得这种鸟哎！”潘克洛夫大喊道，可他正说着枪就无意中响了。

“您认得什么？”那位记者部道。

“我们第一次打猎的时候逃脱的那种飞鸟，而我们还曾经用它的名字给那片森林命名呢。”

“一种中南美鸚啊！”赫伯特大声说道。

这确实是一只中南美鸚，美丽的鸟儿，它的羽毛粗糙，发出金属般的光泽。有几颗铅粒把它打中并掉在地，托普将它御回小船上；与此同时，他们还打了一打火鸚，这种飞鸟的体型和攀禽类大鸽子差不多，羽毛掺杂着绿

色，翅膀部分为深红，冠毛镶有一道白边。这些大鸚鵡是那位年轻小伙子打下来的，他感觉得十分得意。这些丝舌鸚鵡要比中南美鸚鵡好吃得多，因为后者肉质太粗。但是，要想说服潘克洛夫，令其承认他打到的飞鸟不是最好吃的，那却并非易事。

上午 10 点，独木舟到达感恩河第二处拐弯的地方，这里距离河口大约 5 海里。大伙在这里停下来吃午餐，其时是在美丽而又高大的树林下面，因此这次暂歇持续了半小时。

此处地方，是条水流的宽度仍有 60 至 70 英尺，河床的深度在 5 至 10 英尺左右。那位工程师发现有很多支流，然而这些都属于一些小溪，不能通航。至于森林方面，其中就有中南美鸚鵡林和远西森林，显得一望无际，真可谓名副其实。无论是在森林深处抑或是在感恩河岸上树下，均无发现人迹。勘察小组找不到任何可疑的迹象。很明显，这类树木从来没有被樵斧砍过，就连那攀爬于树木之间的爬藤，或那荆棘丛中的浓密而又高又长的草也未见有开拓者们的刀割过。如果有遇难船上的乘客登岸登陆，他们可还是会没有离开这处海岸，但是，他们原想要找寻的那遇难船只上的幸存者可不一定就在这浓密树林里边。

因此，那位工程师现时就急着要到林肯岛的西海岸去，根据他的估计，这就至少还得走 5 海里的行程。航行又继续了，感恩河现时的流向看来已不是西海岸，而是朝着富兰克林山峰处流去了，尽管如此，但他们还是决定，只要是河水能浮起小船，他们就将照样行进。这样就不仅可以省力，而且还可以争取时间，要不然的话，他们就得在这密林中间以刀斧开路。

可是过了不久，那涨潮涌力现象便完全消失了，或者是潮水退下去了，而且实际上这时也是大概到了退潮的时刻，或者是因为感恩河河口距离太远而这次潮涌再到不了河口那个地方。这时候就不得不划起双桨来了。纳布和赫伯特各自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摇桨，潘克洛夫掌着橹，他们这就又继续沿着这条水流溯流而上了。

远西森林的树木这时看上去逐渐稀疏起来了。那树木之间的间隔也都变得不那般紧凑，而且还常常见到有些树木却是孤零零地耸立着。正是由于它们彼此相距较远，这些树木便得以更加充分地利用周围空气流通环境，因而生长得特别美丽。

这一纬度地区的植物区系，其生长着的树木品种是何等多姿多彩啊！植物学家看了这类植被，定会即时说出林肯岛的纬度来呀！

“有一些桉树啊！”赫伯特喊道。

事实上，这种美丽树木，这些亚热带地区的巨形大树，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那类桉树都是同属，这两地和林肯岛，它们亦都处在相同纬度地带。这些树木，有的高达 200 英尺，树干下部树围达 20 英尺，树皮厚度有 5 英寸，芳香的树脂从树皮的裂缝处渗透出来。这类桃金娘科巨形树种确实太神奇，而且是太独特了，它们叶子生长呈垂直状而不是呈水平样，这样就可使阳光光线直照射到地面。

这些桉树下面是一片绿草地，有一群小鸟从树丛中飞将出来，它们的羽毛在阳光下闪烁生辉着，宛如长上翅膀的那光彩夺目的深红色宝石。

“这是一些树木呀！”纳布大声说道，“可它们有什么用处啊？”

“呸！”潘克洛夫答道，“这类树木想必就是高大得像巨人一样罢了。这其实只是中看不中用呢！”

“我看是您搞错了，潘克洛夫。”吉丁·史佩莱应声道，“桉树树木是很好的木料，现在已经开始用到制造家具上来了。”

“我还要说说，”那位年轻小伙子道，“桉树这一科包括有好多有用的品种，其中就有番石榴树可以生产番石榴，丁香树出产丁香花蕾，石榴树结出石榴果，桃金娘丁香可酿造一般丁香酒，乌山桃树含有芳香的酒精成分，石竹山桃的皮是名贵的肉桂，尤热椒树产牙买加辣椒，普通香桃树的果实可代替胡椒的用途，罗布桉树可提供甘露蜜汁，几内桉树的液汁经发酵后可制成啤酒。总之一句话，所有这些所谓‘生树’或‘硬木’都属于这种桃金娘科，计起来有46属1300种之多啊！”

大家让这位年轻小伙子滔滔不绝地往下说，而他则兴致勃勃地讲授他的植物学课。赛勒斯·史密斯一边听一边微笑着，而潘克洛夫则对这位年轻小伙子怀有一种难能表达自豪情感。

“很好，赫伯特，”潘克洛夫回应着道，“可是，我敢肯定，所有这些大树决不是您刚才引述的那类树木品种！”

“其实，潘克洛夫。”

“这就证实我刚才所说的话了，”这位水手抗争般说道，“也就是说，这些高大的树木毫无用处啦！”

“那您就搞错了，潘克洛夫。”那位工程师这时候说道，“我们头顶上的这类巨型桉树真正是有着其某种用途。”

“那可是啥用途呀？”

“可以净化当地生态环境。您可晓得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人们是怎么称这类树的吗？”

“不知道，赛勒斯先生。”

“大家都叫它们做‘寒热病树’。”

“是因为它们散布寒热病毒？”

“不，是因为它们防止寒热病发生啊！”

“好吧，我马上将这事情记下来，”那位记者说道。

“记下来吧，我尊敬的史佩莱，因为看来现已证实，桉树的存在便足可中和沼泽地里动植物腐烂后散发出来的气体。在南欧和北非，有些地方的土壤对人体健康是有害的，人们在这些地方试种过这种天然的预防药品树，而那里的人们健康状况却是得到了改善。现在，凡是有桃金娘科森林覆盖的地区，就再没有间歇热这类病了。这个事实现在已是绝对没有疑问的了。因此，这样的环境，对于我们这些人，林肯岛上的移植民来说真可是幸运啊。”

“啊！多好的小岛屿呀！这可真是个福岛呢！”潘克洛夫大声呼喊道，“我对您说过，这里是什么也不缺，要是……”

“那会有的，潘克洛夫，那是会找着的。”这位工程师应声道，“可是，我们还是继续我们的航程吧，只要这条水流能将我们的独木舟带向多远，我们就将推进多远我们的航程吧！”

探察于是便又继续进行，在起码2海里的行程期间，这一地区中间都覆盖着桉树林带，在小岛的这部分地区，生长着的近乎全都是这种树木。感恩河相当弯弯曲曲地向前延伸而去，高耸起的两岸显得郁郁葱葱，河的两边岸上是那望着边际的桉树。河床里常常受到高起草丛甚至是尖顶岩石的堵塞和障碍，这使得航行相当地艰难。划起桨来受到妨碍，这时潘克洛夫就只得用一根杆子来撑船。再就是，他们感觉到河水变得越来越浅起来了，这样，

过不一会，小船就可能会由于缺水而被迫停航。其时太阳已在朝那西边天际徐徐斜落，因此投射造成的树影便就显得特别的长了起来。赛勒斯·史密斯看到当天不可能到达小岛的西部海岸，于是便决定就地宿营了，这样，由于缺水的关系，这航行兴许就不得不停止了。他估计这里离小岛的西海岸大概还是有5~6海里，而要尝试在夜间从那片陌生的丛林中间穿越过去，那这等距离也实在是太远了点儿。

这时，小船便在这处森林中间穿梭般继续行进，眼前树木却又渐渐变得浓密了起来，而且森林中的居住者也还好像是多了，因为，要是那位水手的双眼没有看错，他认为自己看到有一群群的猴子正在那矮林下面蹦来跳去。甚至有时，这些动物中还会有两到三只在离开小船一定距离远的地方停下来，并且在毫无惊恐地看着这些移殖民，仿佛是初次见人，还不懂得怕人似的。要想用枪射杀这类四足动物是容易的，潘克洛夫似乎也很想试一试，然而，赛勒斯·史密斯却是反对这种毫无意义的屠杀。再说，这样做还是慎重的，因为这种猴子非常灵活有力，毕竟看来还是可怕的，因此最好不要用一种完全招惹性的侵袭去激怒它们。

潘克洛夫想向猴子开枪，纯粹是从食物角度考虑的，而实际上这种草食动物却也是极佳的野味；但既然携带食物十分充裕，这般消耗物资便是毫无意义的了。

快到4点钟的时候，在感恩河上航行变得非常困难起来了，这是因为水生植物和岩石堵塞住河道。陡峭的两岸越来越高，深陷着的是条水流河床已经到了富兰克林山峰最前沿那类山梁支脉中间。因此，感恩河的源头兴许就不会太远了，而那个地方的水源就是通过那南面山坡里山涧水流汇集而成的。

“不用一刻钟，”那位水手说道，“我们将非停航不可了，赛勒斯先生。”

“好吧，那我们就停下来好了，潘克洛夫，而且，我们还要准备安营扎寨过夜。”

“我们现在距离‘花岗石宫’有多远呢？”赫伯特问道。

“差不多7海里吧，”那位工程师答道，“因为，毕竟还得将这条水流那弯弯曲曲的地方考虑进去，而我们顺流所到的地方是那西北方位处。”

“我们继续前行吗？”那位水手问道。

“是的，只要我们能走多远我们就走多远吧。”赛勒斯·史密斯答道，“明天天一亮，我们就离开小船，我希望用两个小时的时间到抵那处海岸，这样我们就有一天时间勘察那里的滩岸。”

“前进！”潘克洛夫应声道。

可是过不一会儿，独木舟便就擦着河床石底了，这时的河床宽度不超过20英尺。两岸上面的树木在这条水流上空架搭成为拱形长廊，使河面上显得忽明忽暗。他们同时还听得那奔腾的瀑布声，这说明在上游一百步开外地方有一道天然障碍。

而且果然，这是条水流那个最后拐弯地方，透过树林的间隙，可以看到一道瀑布。这个时候，小船碰撞及那河床底部位置了，因此瞬间过后，它便在靠近右岸处停泊下来了，并被系在一根树干上。

这个时候大概是5点钟左右。太阳那最后一道光线正被那树林浓密的枝叶遮挡住，并斜照射在小型瀑布那里，它那溅泛起的水花水气形成一道美丽的彩虹。再往外看去，感恩河的河床便就消失在那矮林里，而河的某个源头

就是隐藏在这处地方。各条细小水流都向是条水流流过的地方汇合，使得这条水流在其更是下游的地方成为一条名符其实的河流，可是在这里只是一条清澈的浅溪。

这个地方周围风景迷人，他们就在此扎营了。这些移殖民下了船，并在一簇宽阔的朴树丛下生起一堆篝火，如有必要，赛勒斯·史密斯和他的伙伴们就会在树的枝杈间找处安全的地方过夜。

大家都饿了，因此很快就狼吞虎咽般地吃完了晚饭，而眼前就只等着睡觉了。可是入夜前，几声可疑性质的咆哮传到了他们的耳中，未能安安稳稳地睡觉，他们便让篝火直燃炽过夜。纳布和潘克洛夫甚至还轮流守夜，并不时地往那火堆里添加多点木柴。他们像似看到在营地周围有几只动物的影子在游动，时而是在矮树林下，时而是在树上的枝叶间出现；然而，这一夜毕竟是在没有发生什么意外的情形下过去了，因此第二天，10月31日清晨5时，所有人都起来准备着动身出发了。

第四章

向着海岸走去——几群四手动物——一条新水流——何故感觉不到涨潮——森林海岸——爬虫地岬——赫伯特羡慕吉丁·史佩莱——竹子爆裂

早上6点，移殖民们匆匆吃过早饭就上路了，他们希望能找到一条通往小岛西部海岸的直径。他们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到达那里呢？赛勒斯·史密斯早前说过需要两个小时，但是，这还得看他们在途中遇着障碍的性质如何，远西森林的这部分林带，树木看上去生长得茂密，那一望无际的矮林中，似乎包括有极其丰富的各种各样的树木品种。这样，他们就可能要在草丛、荆棘丛、爬藤中间开辟出一条道路，在行进中手上拿着斧子，且还可能要带上枪支，因为夜里他们曾听得野兽的那般叫声。

这个营地的确切位置可以由富兰克林山峰的方位来确定，因此，既然那火山就高起在北面不到3海里距离的地方，他们只要朝西南方向一直走就可以到达那西部海岸了。

他们认真小心地将独木舟系拴好，然后就动身了。潘克洛夫和纳布带上至少足够小组两天食用的食品。他们不再考虑去狩猎，而且那位工程师还甚至嘱托他的伙伴们，完全要避免不是时候乱开枪，以免在海岸一带暴露他们的踪迹。

在瀑布上头不远的那片乳香黄连木灌木丛中，他们首次动用了斧头，其时，赛勒斯·史密斯手上拿着他那指南针为大家指示行进路向。

这一带森林林木，大都已经在那湖泊周围以及眺望岗高地上见过。其中有“德奥达”树、“杜格拉”树、怪柳、产树胶的树、桉树、龙血树、木槿、雪松，以及别的品种，这里树木一般长得不高，由于太多太密妨碍了它们的生长。这些移殖民得边走边开路，所以只能缓慢行进，此外，那位工程师还想在这里开出一条路，往后就可以跟红河那边的路连通起来。

自打出发以来，移殖民们就一直在从小岛高山山岳中那低坡地带往下走，到了现时所在的一处干燥的土地上，可是，这里植物生长却是繁茂，说明这一带存在着—类地下水网，或者是某类溪流组成的水流。但是，赛勒斯·史密斯记得在勘察火山洞口的时候，除了见到红河和感恩河外，并没有发现有其他河流。

在行进中最初那段时间里，他们再次看见了一群群的猴子，它们在看到这些从未见过的人的那种陌生外貌时，似乎都显得极为惊讶。吉丁·史佩莱打趣问，这些灵活矫健的四足动物会不会将他们，将他的伙伴们和他都看成一些退化了的兄弟呢。说来也真是，这些靠两条腿走路的人，每前进一步都受到那般荆棘丛的阻隔，被那爬藤钩住衣服，被那树干横挡住去路，在那些灵活的动物面前明显逊色多了，它们却是可以在树上的枝杈间蹦来跳去，通行无阻，毕竟还是非常幸运，这些猴子完全没有显示出任何敌意。

他们同样看到有几只野猪、一些刺豚鼠、袋鼠及其他啮齿动物，还有两到三只无尾熊，潘克洛夫心中很想开上几枪射杀它们。

“但是，”他说道，“狩猎还没有开始呢。那你们就跳跃好了，我的朋友们，安安稳稳地跳呀，飞呀！我们将要向你道上两声再见啊！”

上午9点半钟的时候，一条三四十英尺宽的没有见过的水流突然挡住通向西南方向的去路，那湍急的流水冲击着河床斜坡上满布着的岩石，发出哗啦啦的刺耳声音。这条水流很深，水也清澈，但它绝对不能通航。

“ 我们被切断去路啦！ ” 纳布喊道。

“ 不， ” 赫伯特回应道， “ 这只不过是一条小溪流，这我们完全可以游过去。 ”

“ 何必呢， ” 赛勒斯·史密斯应声道， “ 这条小水流显然是通到海里去的。我们还是保持在其左岸，同时沿岸一直走，要是不能很快就走到那边西海岸地方才怪呢。走吧！ ”

“ 等一会， ” 那位记者说道， “ 那这条水流叫什么名字呀，我的朋友们？我们可不能让我们的地图制得不全面。 ”

“ 正是！ ” 潘克洛夫说。

“ 你给它起个名字吧，我的孩子。 ” 那位工程师对那年轻小伙子说。

“ 待我们到了它的水流口后才给它起名不更好吗？ ” 赫伯特示意般说道。

“ 好吧， ” 赛勒斯·史密斯答道， “ 那我们就不加停顿地沿河直走吧。 ”

“ 再等一会！ ” 潘克洛夫说。

“ 什么事？ ” 那位记者问道。

“ 我想，如果说不许打猎，钓鱼总可以吧。 ” 这位水手说道。

“ 我们没有时间可供耽搁了。 ” 那位工程师应答道。

“ 咳！5 分钟！ ” 潘克洛夫辩驳着， “ 我只向你们要 5 分钟，可为的是我们的午饭啊！ ”

潘克洛夫于是就扒在那岸滩边沿，把双臂伸入那潺潺的流水中去，并且使到麋集岩石间的好几打漂亮的螯虾即时跳将起来。

“ 这太好了！ ” 纳布一边叫喊一边走去帮助这位水手。

“ 当其时我跟你们说，除了烟草以外，小岛上面一切都有啊！ ” 潘克洛夫叹气般低声说道。

鉴于螯虾在这水流中数量多得令河水都浑浊起来，因此，用不了五分钟的时间，所捕获得的虾便是出奇的多了。关于这类甲壳动物，它们的甲壳呈现出一种钴蓝颜色，而且还长有一个带有一种小齿的额剑，大伙装满一袋后便又继续上路了。

自从他们沿着这条新水流的滩岸行进后，这些移殖民行走起来就显得越发容易和快速起来了。此外，这里的岸滩从未有人迹到过。他们不时发现有大动物留下的足迹，它们习惯于来这小水流饮水解渴，然而，除此之外再见不着什么踪影，因此看来，潘克洛夫付出一颗牙齿作为代价才换来的那只西獾并不是在远西森林这部分地方中铅弹的。

这个时候，赛勒斯·史密斯从这股急流奔向大海那态势上看，判断出他和他的伙伴们离那西海岸比他们原先想象的可要远得多。因为，这一时刻，海岸那些地方实际上在涨潮，因此，要是这条水流的水流口距离这里只是几海里，那么，潮涨就会把这小河的水流冲涌回来。但是，这种现象却没有出现，而且是条水流流水仍然是沿着那天然的河床斜坡流淌着。因此，那位工程师就不得不感到十分奇怪，他于是便不时地掏出他的指南针来，看看这水流是不是拐了个弯又将他们带回那远西森林里面去。

但是，这时是条水流渐渐又变得宽阔起来了，而且流水也没有那么湍急了。其左右两岸生长着的树木显得一样茂密，要想透过树木看看外面远端有什么，那是不可能的事情；然而，这处密林肯定是荒无人烟的了，因为托普一直以来都没有叫吠，要是在这条水流附近地方有陌生人出现，这只机灵的

牲畜是决不会毫无表示的。

10点半钟了，这时出乎赛勒斯·史密斯意料的是，赫伯特在稍为前面一点的地方突然间停下了脚步，同时大声喊道：“大海啊！”

于是稍过片刻，这些移殖民便在这处森林边缘停了下来，而且见得那小岛的西海岸正是在他们的眼前延展开去。

然而，这西海岸和他们首先遭遇被抛落在那东海岸是何等的不同啊！这里没有花岗岩悬崖峭壁，倘大的海滨看不见有礁石，甚至连沙滩也都没有。那森林就构成了这处海岸，林中的树木就俯伏在水上头，那大海掀起的波峰浪尖拍打盖过这处森林海岸。这里不是一处滨海地带，像大自然惯常安排那样的海滨地带，即通常是有宽阔而又平坦的沙滩，或者是有着一堆一堆岩石堆砌起来的那么一类海滨地带，而是世界上那最美丽的树木造就的大海一处奇妙边界。这林岸大大高出这处水面，俯瞰着远端大海洋面地方，尤其是这里的土壤肥沃，树木生长繁茂，土层下面是花岗岩基础支撑层，那些美丽的各类林木看上去和小岛内陆的树木一样生长得牢靠稳固。

这些移殖民当时处在一个并不重要的小湾凹入处，这个地方甚至还不能容纳两三只小渔船，而且还是那条新水流的细颈位置；但是这个位置却是奇特，新水流流水不是缓缓地流入大海，而是从一处40多英尺的高度地方直泻下海里，这就是在涨潮之时这条新水流未曾显现出那潮涨的原因。事实上，太平洋的潮汐，即便是在它们最高潮的时刻，也绝对不可能达到这条小水流的水平面，即上方一段形成那河床水流的水平面地方，因此，兴许再过几百万年，那大海潮涌也不可能把花岗岩石侵蚀到使这水流口得以和大海海水相连一起的程度。因此他们便都一致同意将这条新水流命名为“瀑布河”。

从河口往北，这类森林海岸边沿连续绵延大约两海里；跟着树木变得稀疏起来，再往前看，风景秀丽的山岗从北到南几乎是在一条直线上。而在瀑布河和爬虫地岬之间则全是森林林带，那里美丽壮观的树木，有的笔直冲天，有的俯伏拂水。现在，他们正是要在这片海滨，也就是在整个蛇形半岛上进行搜索，因为这部分海岸正是难船脱险者可能栖身之处，要是真的有他们这些遇险者在这里，其余空旷荒芜的地方都是不适宜他们居住的了。

这时天气晴朗，纳布和潘克洛夫把午饭摆放在一块岩石上，从这一处悬崖峭壁上望去，可以看到很远范围地方。天际间显得完全清晰可见，看不见大海上面有一叶帆影。沿整处林岸望将开去，只要是目所能及的近处地方，不见有一艘船只，甚至连一起漂流物也是没有见到。然而，只要还没有搜索到蛇形半岛的尽头，那位工程师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午饭速速般打发过去了，此时是11点半钟，赛勒斯·史密斯于是就招呼大伙动身起程。他们并没有到那峭壁上去，也没有走向沙滩，而是沿着这处林岸在树下前行。

瀑布河河口到爬虫地岬间的距离大概是12海里。要是一条平坦易于通行的路，从容不迫般行走，用上四个小时也就可以到达了；可是，他们却是要用两倍的时间才能到达他们要去的目的地，因为需要绕过林木，斩割荆棘，砍劈爬藤，这就使到他们时而停将下来，如此左绕右拐，他们就不知要走上多少的冤枉路。

不过，这一带海岸看不出任何最近发生过海难的迹象。正如吉丁·史佩莱所说，真的所有东西也可能被海水冲走了，因此，不能因为找不到任何线索，就认定林肯岛这一带海岸未曾出现过一遇难船只。

那位记者的这般推理是正确的，此外，那铅弹事件也完全可以证明，至多是三个月以来，曾经是有人在林肯岛上开过枪。

已经是下午 5 点钟了，而此时移殖民们离那蛇形半岛的尽头还有两海里。眼前事情明摆着的是，要是去到那爬虫地岬，赛勒斯·史密斯及其伙伴们想在太阳落下之前赶回靠近感恩河发源地那他们建立起来的营地，时间上就来不及了。据此看来，甚至就得在那地岬上过夜。再说食品也不缺，而且值得庆幸的是，此处大海边界再没毛皮猎物出现，因为这个地方毕竟是一处海滨地带。相反，有很多鸟儿聚集在那里，其中有中南美鸚、咕咕咕鸡、绶鸡、松鸡、丝舌鸚、鸚鹉、白鸚、野鸡、鸽子，以及其他鸟类。没有一棵树上没有一处鸟窝，没有一个鸟窝不是满起鼓翼啊！

将近晚上 7 时，那些移殖民拖着疲惫的双腿来到了爬虫地岬，这个地岬在大海上面奇异般被切断成涡形模样。那半岛的海岸森林到此结束，而那海岸，在那整个南面部分，便又呈现出通常的一种海岸形貌，有着它的岩石、礁石和沙滩。那一艘变得不能航行的船只因此就得可能搁置在小岛屿的这部分地区，可是夜幕降临了，因此就只得留待明天再进行搜索了。

潘克洛夫和赫伯特马上赶忙寻找一个有利的地方以便在该处建起一个营地。这里远西森林尽头的一些树木正在干枯，在这些树木中间，那位年轻小伙子可是发现了几簇浓密的竹子。

“好嘞！”他说道，“这可是一个珍贵的发现。”

“怎样珍贵啊？”潘克洛夫应声道。

“总该会有用的。”赫伯特继续说道，“那我现在就告诉你好了，潘克洛夫，将竹子打破开来削成柔软的竹蔑，可用来编织篮子、篓子；把竹子浸泡并捣拌成浆，可用以制造中国纸；根据竹竿粗细，可以将它们做成拐杖、烟斗管、输水管道；粗大的竹子是上等的建筑用材料，原因是它们既轻便又牢靠，而且还从不被虫子侵蚀。甚至我还可以现在就对你说，将竹子齐竹节处一段一段地锯断开来，其中一端带节，这便成了既结实又实用的杯子，这种杯子在中国人家里可是十分之有用着呢！不说了！这般说下去都不会令你满意的。不过……”

“不过什么啊？”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假如你不知道的话，在印度，人们将这类竹子当芦笋食用。”

“这些可是 30 英尺高的芦笋啊！”潘克洛夫大声说道，“那么，它们好吃吗？”

“好吃极了。”赫伯特答道，“不过，人家吃的并不是 30 英尺高的竹竿子，而是又鲜又嫩的竹笋。”

“妙，我的小伙子，妙极了！”潘克洛夫答。

“我还可以进一步说，将新鲜幼嫩的髓质竹笋用糖渍醋泡，可以做成上等的作料。”

“越说越妙了，赫伯特。”

“而最后，这类竹子竹节间会分泌出一种香甜的液汁，可用之制出一种非常可口的饮料。”

“这全讲完了？”那位水手问道。

“全讲完啦！”

“那偶然间可用来当烟抽吗？”

“这不能用来当烟抽的，我可怜的潘克洛夫。”

赫伯特和这位水手不用很长时间就找到了一处有利的地方来过夜。海岸上的那些岩石非常散落，想必是受西南风吹刮起的大海浪涛猛烈冲击所造成，这类岩石里头显露出来一些洞穴，而这些岩洞就可以让他们避免凉风睡上一觉。可是，正当他们准备走进其中的一个洞之时，一阵可怕的咆哮声令到他们却而止步了。

“后退！”潘克洛夫大声呼喊道，“我们的枪里头只有那小小的铅粒，而这些野兽吼得那么响是会毫不在乎那铅粒的呀！”

这位水手于是抓住赫伯特的手臂，把他拖带到那岩堆的后面，就在这个时候，一只色彩斑斓的动物就出现在那岩洞洞口了。

这是一只美洲豹，大小至少和它的亚洲同属一样，也就是说，它的体长打从其头部一端起，直到其长出尾巴那个地方兴许有5英尺以上。它那浅褐色的毛皮上有好几道黑色斑纹和整齐的卵形斑点，和那白色的腹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赫伯特知道这凶残的家伙是老虎的劲敌，它完全比只是豺狼的死敌美洲狮还要来得可怕！

这只美洲豹向前走了一下，怒目圆睁、毛根直竖地注视着它的周围，像似不是第一次嗅到过人味。

这个时候，那位记者正从那高起的岩堆绕将过去，赫伯特以为他没有看见那美洲豹，即时就要向他跑去；但是吉丁·史佩莱朝他打了个手势，接着又继续行走起来了。他已经不是第一次遭遇老虎了，他于是一直走到离那猛兽只有十步距离的地方才停将下来，呆在那里一动不动，将卡宾枪依托在肩膀上，完全静静地屏住呼吸了。

当那美洲豹正在收缩身子向着这位猎手猛扑过来时，然而就在它跃起来的那一瞬间，一颗子弹击中了它双眼中间的那处地方，于是它就即时倒毙在地上了。

赫伯特和潘克洛夫向那美洲豹处跑了过去。纳布和赛勒斯·史密斯从他们一侧跑了过来，他们于是停在那里注视了一会倒在地上的那只野兽，它那美丽的兽皮剥下来正好用来装饰“花岗石宫”大厅。

“哎！史佩莱先生啊！我真真佩服您羡慕您嘞！”赫伯特高呼般说道，赞叹之情溢于言表。

“好了！我的小伙子，”这位记者应声道，“你同样会做得到的。”

“我！一样那般镇定！……”

“赫伯特，你把这只美洲豹当一只兔子看待，你就会完全非常沉着地朝它开枪的了！”

“对啊！”潘克洛夫应声道，“它可不会比兔子更机灵呀！”

“那么现在，”吉丁·史佩莱说道，“既然这美洲豹已经离开它的兽穴，我不明白，我的朋友们，为什么我们不将这洞穴占有来过夜呢？”

“但别的豹子有可能回来呀！”潘克洛夫说道。

“在洞穴口点燃起一堆火就足够了，”那位记者应答道，“这样，它们就不可能冒险跨越那火口进来的了。”

“那么就到这些美洲豹的居室里去吧！”这位水手把那动物的躯体拖在自己后面应答道。

这些移殖民向着那空置下来的兽穴走去了。其时该处只留下纳布将那美洲豹的皮剥落下来，他的伙伴们就在那洞穴口处堆放相当大量的干枯木头，

而这种木头，森林里头可是应有尽有。

而且，当赛勒斯·史密斯见到竹子簇的时候，他还去砍下一定数量的竹子，并将之杂放在木头堆那上面去。

这类事情做完了，大伙就进到石洞里边安顿下来了，洞里沙地上面，到处满布骸骨；那些武器都已装药配弹上了膛，以防备万一遭到突然的袭击；大伙吃过晚饭，跟着休息的时刻便到来了，这时，堆放在岩洞入口处的那堆木头就点燃起来了。

顷刻间，一阵名符其实的爆裂声突然响彻这处空间！那是竹子发出的爆炸般声响，当火焰烧到它们时，这些竹子就像鞭炮一样爆裂开来啦！这般巨大声响足可使最大胆的野兽都会被吓至惊恐不安起来哎！

然而，这种产生猛烈爆裂声响的方法并不是那位工程师的发明，因为，按照马可·波罗所说，自从好些世纪以来，中亚细亚的鞑旦人就是用这种方法驱走到他们帐篷附近来的那类可怕的猛兽的。

第五章

建议从南岸返回——海岸地理形貌——寻找推测中的遇难船只——空间一种残留物——发现一处天然小港口——感恩河畔的午夜——偏流着的一只小船

赛勒斯·史密斯和他的伙伴们在那美洲豹这般礼让给他们支配的岩洞里美美地甜睡了一觉。

日出时分，大伙甚至就来到了那地岬尽头的海岸上，他们放眼观察这处天际，可以看到周围三分之二的大海洋面。在这最后一次观察当中，那位工程师还是未能见到有孤帆只影，大海洋面上也都完全没有一艘船只的骨架，而用望远镜望去，也是未能发现任何一点可疑的东西。

在那海滨地带也是这样，至少是在那地岬南边形成 3 海里长海岸那个直线范围地区，也都是见不着有什么东西，因为再往外看，海岸的其他部分却是被隆起的高地遮挡住了，而且即使是在那蛇形半岛的尽头，也是不可以看见被高耸的岩石所遮住的那爪形海角。

那么现在就只差小岛那南面海岸还没有直接考察和探寻了。可是，他们会马上试图对那南岸进行搜索，并在那里花去 11 月 2 日这一整天的时间吗？

这一点并未列入在原先计划里头。实际上，当独木舟被遗落在感恩河源头之时，他们曾经商定，在考察过西海岸后，他们就要转回去取独木舟，并进而取道感恩河，返回“花岗石宫”去。可是，赛勒斯·史密斯那个时候认为，那处西海岸兴许会有可供一艘遇难船只，或者一艘正在定期航行的船只避难或者是避风的地方；但是，当看到那处森林海岸完全没有可驶近海岸的时候，他们就必须到小岛的南面去搜寻他们早前在西面不能找着的那种东西。

提议继续进行搜索的正是吉丁·史佩莱，为的是彻底解决他们揣测中的那个海难问题，因此他就问那爪形海角距离半岛尽头大概有多远。

“大约 30 海里，”那位工程师答道，“如果我们将海岸的弯曲情形考虑进去的话。”

“30 海里啊！”吉丁·史佩莱又说道，“这就将要走整整一天的行程了。然而，我想我们可以顺着那南海岸返回‘花岗石宫’去。”

“但是，”赫伯特提请人们注意般说道，“从爪形海角到‘花岗石宫’至少还得有 10 海里。”

“就算它一共 40 海里吧。”那位记者应声道，“对此别犹豫不决了。那处陌生海岸，我们起码要去观察一下，这样，我们以后就不需要重新安排这般勘察了。”

“非常正确。”潘克洛夫这时说道，“但那独木舟呢？”

“独木舟单独在感恩河发源地已经有一天时间了，”吉丁·史佩莱答道，“它完全可以在那里呆上两天啊！直到现在，我们还不能说小岛已经受到盗贼的侵扰啊！”

“可是，”这位水手说道，“每当我想起海龟的事，我就只会失去应有的信心呀。”

“那海龟！那海龟！”这位记者应声道，“难道您不知道是大海令到它翻转过身来的吗？”

“谁知道？”那位工程师喃喃地说道。

“可是……”纳布说着。

纳布显然有话要说，但他张开嘴要说了，却是又没有说下去。

“你想要说什么，纳布？”那位工程师问。

“如果我们经由海岸直转回那爪形海角，”纳布答道，“那么，在绕过那海角之后，我们的去路就将会被挡住……”

“被感恩河挡住呀！其实，”赫伯特应声道，“到时要渡过感恩河，我们就将会既没有桥也没有船哎！”

“喂，赛勒斯先生，”潘克洛夫回应道，“用几根浮动的树干，我们就将毫无妨碍地渡过这条水流啦！”

“不要紧，”吉丁·史佩莱说道，“建起一座桥，将会是有用的，再说，我们同样需要一条容易去远西森林的通道啊！”

“一座桥梁！”潘克洛夫大声喊道，“哎，史密斯先生不就是他所从事职业的桥梁工程师吗？因此，当我们需要有一座桥的时候，他就会给我们造一座桥！至于今天晚上你们要到感恩河的对岸去，我来负责这个好了，那管保不会弄湿你们衣服的一丝一线。我们现在仍然有一天的给养，这完全够我们用的了，而且再说，今天也会和昨日一样，那猎物兴许不会缺少。走吧！”

那位记者的建议得到这位水手的热烈支持和大伙的一致赞成，因为人人都执意要尽快解开自己心中的那般疑团，而从爪形海角回去就可以圆满完成这般探察任务。因此，眼下就连一个小时也不容耽搁了，40海里可是一段长距离行程，不然就别指望在天黑之前赶回到“花岗石宫”去。

晨早6点，这个小组于是开始上路。为防险遭不测，碰上两腿四足动物，那些枪支都装上了子弹，而且，本应走在前面开路的托普，此时还受命到这处森林边缘地带进行搜索。

半岛的末端是一处地岬，从地岬尽头起海岸呈圆弧形，距离长达5海里，这段距离很快就被穿越过去了，经过仔细般勘查，没有发现任何过去或新近曾经有人登陆地痕迹，既无残留物也无扎营的迹象，既看不到有炭火的灰烬，也没有任何一处足迹！

这些移殖民来到了拐角地方，此处海岸的弯曲部分到此终止，海岸向东北延伸，形成华盛顿港湾，从这里可以看到小岛屿整个南部海滨地带。这海岸延伸到25海里处时，它就被那爪形海角限制住，透过清晨的薄雾，可以隐隐约约般看到，而且由于一种海市蜃楼奇异现象的烘托，那爪形海角仿佛是悬挂在陆地与海洋之间似的。从这些移殖民占据着的地方到这片非常宽阔港湾的远端之间，海岸的构成分三部分，前面开始一带是相连非常紧凑且又十分平坦的沙滩，北景为一处树木林带；接着就是一处海滨地带，形样显得很不一，有一些尖顶起来的地方突出在海面上；而最后直到那爪形海角处，则是有一些黑黝黝的岩石堆积着，堆起是零乱无序，但看上去倒是蛮秀丽。海岸至此便终止了。

这就是小岛屿上面这一部分地区的地理形貌，这些移殖民现在可是第一次看到，而且还是在作了短暂停留之后才得以扫视般地看上一眼的。

“假如真有一艘船只置身于这个地方，”潘克洛夫这个时候说道，“那它就非沉不可。这里海中水面下尽是些沙滩沙洲，直延伸向大海，而再远一些地方，还有一些暗礁呢！多么险恶的海域啊！”

“然而，这船至少总会留下点东西吧。”那位水手示意般说道。

“礁石上面兴许会留有点木块，而沙滩上面则就什么都不会留下的了。”

这位水手应声道。

“那为什么？”

“因为这类沙滩较之那类岩石还要更加危险，不管什么东西落在那上面，沙滩都会将之全吞没掉，因而，一艘好几百吨船只的船体只要几天时间便足可消失得完全不见踪影！”

“如此说来，潘克洛夫，”那位工程师问道，“要是一艘船只早前沉没到这类沙障上，而现在再也找不到它的任何残迹，那不就是没有什么奇怪了吗？”

“是的，史密斯先生，那可还有时间和暴风雨协助着呢。不过，即使是在这种情形下，没有留下一点桅杆碎屑、一些圆材被风浪吹刮冲涌到岸边上，遗落在那海潮侵袭不到的地方，这兴许是出人意外的事。”

“这样我们就继续我们的搜寻吧。”赛勒斯·史密斯应声道。

午后 1 时时分，移殖民们来到了华盛顿港湾尽头处，而在这个时候，他们已经走过了一段 20 海里远的距离。

大伙暂停下来吃午餐了。这儿，海岸开始显得不规则起来，它奇怪地被断裂成一小截一小段，可谓支离破碎，而且处处是沙障与长列暗礁交替出现，此时海正处于平潮，那海潮兴许不会迟迟都不出现。大伙正见得大海浪涛在轻盈般涌起，拍击碎裂在那岩石的顶端位置，在这处地方形成道道流苏状泡沫水花流束。从这处地方一直到那爪形海角，礁列与森林两边缘之间的那处沙滩并不宽敞，而且狭窄。

由于沙滩上受到大量崩塌下来的岩石所覆盖，因此行走就将会变得越发地艰难起来。那片花岗岩峭壁同样显现出越来越高耸陡峭，而围绕在峭壁后面的那些树木，人们只能见到它们那绿色的树梢，但凡所见，只会是毫无点滴生机气息状况。

休息了半个小时后，这些移殖民便又开始上路了，对那未被观察过的礁列和沙滩，他们的眼睛都不会放过任何一处地方。每当潘克洛夫和纳布的目光受到一个物体所吸引，他们甚至还冒险进入到那礁列中间去。但是，要找寻的漂流物，一点也没有，而他们早前却是被那类岩石的某种奇异构形迷惑了。然而，他们毕竟还是得以发现，在这个海滩上面，有着丰富的贝壳类动物，不过，只有当感恩河两岸交通方便、运输方式同样变得完善起来了，这处海滩才可以卓有成效地被开发利用起来。

因此看来，这处海滨地带与那揣测中的遇难船只一事就显得毫无关系了，因为，船只遇难期间总会有一个具有某种分量的物体存在，比如说一艘船只的船体这时可见，或者它的残骸会被弄到岸滩上来，例如在离此不到 20 海里处所找到的那个箱子。但是这一带却是什么都没有。

快到 3 点时分，赛勒斯·史密斯和他的伙伴们到了一个狭窄的真正的小内湾处，任何一条水流都通不到这个小湾来。它形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天然小港口，从海上望去看不到，那类暗礁礁列座落在那里，礁石礁列之间有一条狭窄航道通到这个天然小港口里来。

在这个小湾内中深处，某类地壳激烈变动使那岩界撕裂开来，同时，一个舷门大小的切口处腾空成缓坡，通向上头高地处，那高地位置距离爪形海角大概不到 10 海里，因此，它与眺望岗的直线距离或许就是 4 海里。

吉丁·史佩莱向他的伙伴们提议，在这个地方停下来歇息一会儿。大伙同意了，因为这般行走刺激了各人的食欲，因此，虽然眼下不到晚餐时刻，

但谁都不拒绝吃块野味肉提提神。这一英国式午餐过后，就有可能待至回到“花岗石宫”时才吃晚饭了。

几分钟后，这些移殖民在一族美丽的海岸松树下坐下来了，纳布从他的背囊中取出食品，大家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这个地方高出海平面五六十英尺。视界范围因此相当开阔，越过海角那最后一层岩石地带，同时可以一直看到合众国港湾。由于地势起伏和高大树木形成的林障，突然遮住了北面视野，因而在这里看不见，也不可能看到那个孤岛和眺望岗。

不用再说，尽管这些探险者可以看到海洋很远的地方，虽然那位工程师用望远镜逐点扫视过那方圆四处海天相连的大海洋面，但始终未能发现任何船只的踪影。

同样，在还有待于勘察的这整一部分海滨地带，那望远镜都一样认真仔细地从沙滩到礁石一一漫游过，但是，任何的漂流物却都没有显现到这个仪器的视野中来。

“好了，”吉丁·史佩莱说道，“对那事情必须逆来顺受了，而且也应当受到安慰，因为，想来不会有任何人和我们争夺林肯岛这处领地了。”

“可到底还有那颗铅粒啊！”赫伯特说道，“我想那毕竟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吧！”

“是呀，活见鬼啦！”潘克洛夫大声嚷道，他同时还想起他那颗缺去的牙齿来。

“那么怎样了结呢？”那位记者问道。

“这个，”那位工程师答道，“这顶多是3个月以来的事，其间有一艘船只，有意无意也好，曾经靠过岸……”

“什么！赛勒斯，您认为这船一点痕迹也不留下就沉没了么？”这位记者大声道。

“不，我尊敬的史佩莱，不过请注意，要是肯定有某一个人涉足过这个小岛屿，看来他现在一样肯定是离开小岛的了的。”

“那么，要是我完全理解您说的话，赛勒斯先生，”赫伯特说道，“您是说那船大概又离开走了，是吗？……”

“分明是。”

“这般说来，我们就错过一次返回祖国的机会了吗？”纳布说道。

“我正担心着它不转回来呢。”

“算了！既然机会错过了，现就上路吧。”潘克洛夫此时已经念起“花岗石宫”来，说道。

可是，大伙站都几乎还未站起身来，就突然间听得托普在猛吠起来，这只狗同时还从树林中跑将出来，嘴里衔着一块满是污泥的破布。

纳布从狗嘴里扯出这块破布片。这是一块很牢的布。

托普总是在叫，而且还来回地走动，仿佛是要请它的主人跟它到那森林里头去似的。

“那里可能有什么东西正好可以解释我那铅粒的啦！”潘克洛夫高喊着道。

“一位遇难船只上的人员！”赫伯特应声道。

“可能受伤了！”纳布说。

“或许死了！”那位记者应答着。

大伙于是沿着狗的足迹跑去，走进那些形成第一道森林幕障的高大松树林木之间。不管怎样，赛勒斯·史密斯和他的伙伴们还是准备好了他们各自的武器。

他们应当是行进到树下相当深入的地方了；可是，令到他们失望的却是，他们仍旧未曾发现任何的足迹。荆棘丛和爬藤未见有被触动过，因此他们就像在那密林深处一样，需要用斧子砍下它们开路。它们就很难想象，曾经有人间开拓者经过这里，但是在这期间，托普却仍旧在来回般奔跑，看起来不像是一只狗在随意般寻觅着什么，倒是像一个具有意志的生灵在执著地追寻原想着的什么。

在行走了七八分钟之后，托普停下来了。这些移殖民此时是处在一类林间空地上，周围都是一些高大的树木，他们环顾四周认真观察，可是，无论是荆棘丛中还是林中树木之间，都没有发现任何东西。

“那可怎么啦，托普？”赛勒斯·史密斯说。

托普更起劲地吠了起来，同时还一跃跳到一棵高大的松树下去。

潘克洛夫突然喊叫了起来：

“啊！好嘞！啊！太好啦！”

“好什么呀？”吉丁·史佩莱问道。

“我们到海上或陆上去寻找一种残留物去！”

“怎么回事？”

“哎，这东西它原来是在空中嘞！”

这位水手于是指着钩在一棵松树顶上一类微白色大破衣服，而托普衔回来的就是上面掉在地上的一小块。

“但是，这可不是遇难船只的一件残留物呀！”吉丁·史佩莱喊着。

“对不起啦！”潘克洛夫应声道。

“怎么？这是？……”

“这全是我们的飞船，我们的气球搁浅在那上头留下来的，就在这棵树的顶上啊！”

潘克洛夫没有弄错，而且，他还美美地大喊起“好哇！”欢呼声来，同时又进一步说道：

“瞧那多好的布料啊！够我们几年期间做布料用啦！可用来做手帕和衬衣什么呢！哎！史佩莱先生，一个小岛上的树木长出衬衣来，您说说怎么回事呀？”

那气球在最后一次弹起空中后又掉落在这小岛上，使林肯岛上的移殖民有幸失而复得，这对他们来说确实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不管他们是原封不动地将它保留下来，以便日后想尝试出逃时作飞行用，或者是去掉布上的漆，很好地利用这好几百码上等棉布，大伙可都认为完全是一件好事，所以大家都和潘克洛夫一样感到十分高兴。

然而，要将悬挂在树上的气球外包套取下并把它放到一个安全可靠的地方，这不是一件小事。纳布、赫伯特和那位水手爬到树顶上面，使尽浑身解数，到底还是把那泄了气的巨型气球取下来了。

这次行动持续了将近两个钟头时间，不仅将带有气门、弹簧、铜制配件的包皮气囊取了下来，而且还有那气球的网兜，也就是那大量绳绳索索，再就是那圆框及气球系索，也是毫不例外地取下来摆放在地上。那气囊除了一条裂缝和下面部分被扯破外，其他地方则是完好无损。

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笔财富。

“毕竟，赛勒斯先生，”那位水手说道，“如果我们有朝一日决定离开小岛，那将还是不会乘坐气球，是吗？那家伙不会听人指挥到人们想要去的地方去，那空中的船儿，我们却是领教过了！哎，如果您相信我，我们就将建造一艘 20 吨左右的漂亮船只，因此您就让我在这块布料里头剪出一面前桅帆和一面三角帆来。至于那剩余部分，我们就用它来做衣服穿啦！”

“我们往后看着办吧，潘克洛夫，”赛勒斯·史密斯应答着道，“我们以后再看着办好了。”

“在没有决定以前，必须将所有这类东西放置在安全可靠地方。”纳布说道。

的确，他们现在不能指望将这沉重的布料、绳绳索索搬运回“花岗石宫”去，这类东西的重量可是极为可观的，因此在等找到一种相应的运输工具搬运它们之前，重要的是别让这些多亏那第一场飓风带来的财富在这里呆上较长的时间。这些移殖民此时同心协力，终于将这全部东西直拖到这外海滨去了，在这个地方，他们发现了一个相当宽阔的岩石洞穴，由于它所处的方位，真可谓是风吹不着、雨打不到，那浪涛汹涌也不可能光顾到它。

“我们需要一个大箱子，我们现在有一个了，”潘克洛夫说道，“但这箱子不能上锁，这得当心盖上的东西被揭开来。我并非说此举是为了防备两条腿的盗贼，而是为着防患那类四足强盗！”

到了傍晚 6 点钟的时候，一切都已收藏好了，在给形成小湾这个狭窄凹入处起了“气球港”这个富于解释意义的名字后，大家就继续朝着那爪形海角处行进起来了。潘克洛夫和那位工程师讨论着应当在最短期内付诸实施的各种计划事宜。首先是必须在感恩河上面架起一座桥，以便易于同小岛屿的南部贯通起来；尔后就将四轮运货马车拉来把气球运回去，因为那小船并不足以把它运走；再下一步就是建造一艘有甲板的小艇；随后，潘克洛夫就为这独桅帆艇配备上缆帆索具，这样大伙就可以进行一些环洲航行……环绕小岛屿航行了；跟着就是等等其他的事情了。

这个时候，夜幕降临了，而且天际间已经变得黑沉下来，适时他们来到了曾经发现那宝物箱子处，漂来物淤积地角上那同一地方。可是，这里也只是和其他地方一样，毫无显示出有发生过任何一艘遇难船只的迹象，因此这就完全证实了赛勒斯·史密斯先前所做出的结论。

从漂来物淤积地角到“花岗石宫”还有 4 海里行程，他们是很快就翻过去；然而，当他们沿着这处海滨地带直走到感恩河河口后，这些移殖民抵达这条水流形成的第一个拐弯处时，却已经过了午夜了。

这里河面有 80 英尺宽，要横渡过去不容易，然而潘克洛夫曾经保证过克服这个困难，现在他就促促去办这事了。

应该承认，移殖民们现已疲惫不堪了。他们可是走了一段长距离路程，而那气球事情也都没有使到他们的手脚有停过下来。此外，他们还又得马不停蹄地匆匆赶回“花岗石宫”去吃晚饭和睡觉，而要是建起了一座桥梁，他们用一刻钟的时间便可回到住处去。

夜色是十分昏暗。潘克洛夫此时在准备履行他许下的诺言，他在制做一类木筏，以便在感恩河上横渡过去。纳布和他，操起斧子，挑选了岸上邻近的两棵树，他们打算用这树造制一类木筏，因此，便就开始将它们齐基砍下。

赛勒斯·史密斯和吉丁·史佩莱，坐在陡峭的河岸上，等待着帮助他们

伙伴那个时刻的到来，而赫伯特则在来回地踱着步，但离开并不太远。

突然，原本沿河上行的那位年轻小伙子却急急忙忙般回转过来，而且指着那感恩河的上游地带高喊着：

“哎，什么东西在哪漂流着呀？”

潘克洛夫停下自己手中的活儿，同时见得一个移动着的物体，这东西在黑暗中只是隐约般显现。

“一只小船啊！”他说道。

大伙跑近过去，一看，他们都不由得感到极度诧异，果然是有一只小船正在顺流而下。

“哎！小船主人哎！”这位水手出自一种职业习惯上的本能大声呼喊道，他此时已顾不及是否应该保持沉默会更好些了。

没有回音。那小船一直还是漂流着，而且距离他们只是十来步远，这时那位水手又再高声喊道：

“那可是我们的独木舟啊！系着它的缆绳断了，因此它就顺着水流漂流下来啦！必须承认它到得正是时候嘞！”

“我们的独木舟吗？……”那位工程师低语道。

潘克洛夫没有错。这正是那只小船，早前系着它的缆绳想必是断裂了，因此它才会从感恩河的源头完全独自回转到这里啊！这样，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必须在漂流中将它抓住，不让急流把它冲到河口外头去，对于这一点，纳布和潘克洛夫使用一根长杆便就熟练般地做到了。

小船靠岸了。那位工程师第一个跳上船去，他抓住缆绳，用手触摸着，果然不错，这绳子还真是在岩石上面磨断了。

“瞧，”那位记者低声对他说道，“这可说是一件……事情。”

“奇怪啊！”赛勒斯·史密斯应声道。

不管这事怪还是不怪，它倒是一件幸事啊！赫伯特、那位记者、纳布和潘克洛夫，他们跟着也都上了船。那绳索是磨断的了，他们是不怀疑了；但最令人吃惊的事情却是：这只独木舟不早不晚，正是在这时刻漂流到这里被这些移殖民半途中抓住，要是早一刻钟或晚一刻钟，它可就会漂流到那大海当中去呀。

要是人们生活在有守护神的时代，这件事情可是会被理直气壮地认为，这个小岛屿常有一个超自然的東西来光顾，是它在施展其威力，为这些遇险者效力啊！

只是几桨功夫，这些移殖民就到达感恩河河口了。小船被径直拖拉到“烟囱管道”近旁的那个沙滩上，紧跟着，所有的人都朝着“花岗石宫”绳梯处走去了。

但是此时，托普却是狂怒般叫吠起来，而正在寻找那第一段梯子的纳布也都发出了一声喊叫……

再不见有梯子了。

第六章

潘克洛夫呼唤——“ 烟囱管道 ”里的一夜——赫伯特的箭——赛勒斯·史密斯的计划——意外的解决办法——“ 花岗石宫 ”里所发生的事情——移殖民中间来了个新仆人

赛勒斯·史密斯停下了脚步，但一句话也都没说。他的伙伴们在黑暗中摸索着寻找，或许在那悬崖峭壁板壁上面，大风将梯子吹刮得移动了位置，或许梯子已经脱落下来，倒伏在地上了……他们都一样寻找过了。但是，梯子却是绝对地不见了。至于要看清楚是否有一股狂风，将梯子直卷起挂在那半壁处第一个平台上面，在这等漆黑的夜间，这可就是不可能做到的了。

“ 如果这是开玩笑， ” 潘克洛夫嚷道， “ 这玩笑可就太过分了！到了自己的家门口，却找不到进屋去的梯子，对于累得够呛的人来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哎！ ”

纳布他也急得直大叫大嚷起来。

“ 那毕竟是没有刮过风啊！ ” 赫伯特提示道。

“ 我现在开始觉出在林肯岛里头是有一些古怪的事情发生嘞！ ” 潘克洛夫说道。

“ 古怪？ ” 吉丁·史佩莱应声说道， “ 那可不对啊，潘克洛夫，那可是再自然不过了。有人乘我们不在的时候来到这里，将我们住所占去了，而且还把梯子收了回去呢！ ”

“ 有人！ ” 这位水手大声说道， “ 那是谁呀？…… ”

“ 可不就是那放铅弹枪的猎人啊。 ” 那位记者答道， “ 如果不是这样解释我们这不幸的遭遇，那又该作何种解释呢？ ”

“ 好啊，如果有人在上头， ” 潘克洛夫现时开始显得不耐烦起来，他发誓般应答道， “ 我来呼唤他，而他必定得答话。 ”

“ 喂！ ” 这位水手把洪钟般的声音拉得长长的，那响高的声音直在这处空间回荡。

移殖民们都在竖耳静听，而且他们像似听到“ 花岗石宫 ”高处上面传来一种冷笑声，但又不能辨别出这类声音的真正发出之处。这样，潘克洛夫的喊声就得不到任何声音的回应了，他于是又在使劲地再次开始呼唤起来，但却都是毫无作用。

即使是世界上最冷漠的人，在这般情景下确实也会感到惊愕，何况这些移殖民还不会是那类冷漠的人。在他们所处的境况中，每发生一起事件都是举足轻重的，但自从他们住在小岛上面这7个月以来，却是还没有发生过这等怪事。

不论什么情况，尽管都是忘却了各自的劳累但却仍旧受到那奇怪事件的影响，他们这时呆在“ 花岗石宫 ”下面，不知道该怎么想，不知道该如何办，他们互相提出问题，但都不能很好解答，一些猜测不断地成倍成倍般提将出来，但这类那类猜测，更多的全都是不能令人接受的。纳布不能进入他的厨房，显得忧伤，非常沮丧，何况途中那些食品早前已经用尽，而现在他却又毫无办法去进行补充。

“ 我的朋友们， ” 赛勒斯·史密斯这时说道， “ 我们眼前唯有一件事情可做了：等天亮后到时再见机行事。因此，我们就回‘ 烟囱管道 ’去等吧。那里我们将会有遮盖，虽是不能吃上晚饭，但至少可以睡觉。 ”

“然而，是哪一个这么放肆的家伙和我们开这等玩笑呢？”潘克洛夫再次提起这个问题，他对所发生的怪事怎么样都不能死下心来。

不管是哪一位“放肆的家伙”，正如那位工程师早前所说，眼下唯一要做的就是回到“烟囱管道”去等待天亮。然而，他们毕竟还是吩咐托普守候在“花岗石宫”那些窗子下面，托普接到这一吩咐后，它就一声不响地执行起来了。正当这只狗的主人和他的伙伴们在岩石堆里躲避的时候，这只勇敢的狗因而就呆在那悬崖峭壁下面。

这些移殖民尽管是筋疲力尽，但若以为他们在“烟囱管道”的沙地上面睡得很香，那想必就是歪曲事实。他们不仅还只会是怀着惶恐不安的心情，急着要弄清这起新事件的重要性如何：是出于偶然——天亮以后其真相就会大白；或者相反，就是某一个家伙搞的恶作剧——因此他们就更是不能安睡了。不管怎样，不管是以一种方式还是以另外一种方式，他们的住所此刻都被占去了，因此他们是不能返回住处的了。

然而，“花岗石宫”较之是他们的住所，却更是他们的仓库。这个移殖民小组的所有物资：武器、仪器、工具、弹药、食物储备等等都放在里面。要是这些东西都被洗劫一空，移殖民们就要重新规划住处、重新制造武器和工具。事情就严重啦！因此就不由得不安起来，每过一阵子，不是这个就是那位，他们就有人走出去看看，看看托普是不是好好地守候在那里。唯独赛勒斯·史密斯，怀着他那平常心理，在耐心地等待着，而对这一完全无法解释的事件，虽然他顽固但却清醒的头脑也怒火中烧，想到他周围和或许是他头上的情况，他不能名状他就感到气愤。在这个问题上，吉丁·史佩莱和他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所以他们两人多次交换意见，低声谈论这莫明其妙的事，他们的智慧和经验都不能帮助他们解开这个谜团。这个小岛上肯定是有个什么秘密，可是怎样才能揭开这个秘密呢？赫伯特只会想象，只爱向赛勒斯·史密斯问这问那。至于纳布，他说来说去，结果都总是会说这事与他无关，说这是他主人的事情，而且，要不是他害怕他的伙伴们不高兴，这位诚实的黑人还满可以像在“花岗石宫”里一样安安稳稳地躺在他的小床上面休息和睡觉呢！

最后，在所有的人当中，较焦躁的是潘克洛夫，他简直气得疯起来了，可是，他这个人就是那样，性情是暴躁，然而心地却善良。

“这是个恶作剧，”潘克洛夫说道，“这是有人要跟我们捣蛋！好啊，我是不喜欢开这类玩笑的，我看啊，要是这位搞恶作剧的家伙落到我手里，那我可就要跟他拼命！”

东方刚刚显露出熹微日光，这些移殖民便就相应地武装起来，来到了那类暗礁边沿海岸上。升起的朝阳直照射“花岗石宫”，想必过不一会晨光就会把它照得通亮起来，而且，实际上在5点钟之前，那些窗户，即那类百叶窗式窗户，就可以透过它们的枝叶窗帘看到它们是紧闭着的了。

从这一侧看上去，一切都如常有序，但是，当他们发现自己离开时关上的那扇门完全大打开着的时候，他们都不禁大喊大叫了起来。

有人进入到“花岗石宫”里去了。这一点是再没有疑问的了。

那上段梯子，平常都是吊挂在从平台到门口之间上面，现在仍然挂在它所在的地方；但下段梯子却是被拉了回去，直拉上到那洞门口处了。那些闯入者是要防止意外的袭击，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了。

至于要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他们有多少人，现在还是不可能搞清楚的

了，因为他们当中未有任何人露面。

潘克洛夫再一次呼唤了起来。

没有回应。

“无赖！”潘克洛夫大声呼喊道，“瞧他们像是在自己家里安然般睡觉似的！喂！那些海盗、土匪、土匪头、约翰牛崽子们哎！”

潘克洛夫以他美国人的身份，在他把某个人当成“约翰牛崽子”般骂时，他可是将他的辱骂对方话语上升到那最后辱骂限度的了。

这个时候，天已经完全亮了，同时，在太阳光线照射下，“花岗石宫”正面也是亮堂了起来。然而，无论是宫内还是宫外，一切都同样是显得静静的，没有点滴声响。

这些移殖民这时处在思忖着“花岗石宫”到底眼下是不是有人占据住，但是眼前，那绳梯的位置却又足以证明那里头有人，而且，同时还可以肯定，这些占据者，不管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都不可能逃走啊！到底怎样才可跟他们发生联系呢？

赫伯特此时出了一个主意，就是将一根绳子绑缚在一支箭上，将这箭射到上面去，令其从那第一段梯子梯棍间穿将过去，同时在门的洞口处悬起来。这样，他们就可以利用那根绳子，将那段绳梯拉展摊开直到地面，因此恢复起地面到“花岗石宫”那来往通道。

显然是没有别的可取办法了，而且，只要射出去的箭目标稍为准一点，这个办法想必就会获得成功。十分幸运的是，弓和箭都放置在“花岗石宫”一处通道里面，那里还有20法寻左右的一条木槿类植物制作的轻便绳子。潘克洛夫把这绳子拉开，他将其中一端固定系在一支完全装上了羽毛的箭上。接着，赫伯特等将箭放置在自己的弓上后，就极其用心地瞄准起悬挂着的那绳梯顶端位置来了。

赛勒斯·史密斯、吉丁·史佩莱、潘克洛夫和纳布都向后退了退，以便观察将会发生在“花岗石宫”窗口处的那种情形。那位记者，卡宾枪倚靠在肩膀上，正瞄准着那个门口。

弓松开了，那箭拖着绳子呼啸着飞去，同时穿过了那最后两个梯级中间位置。

这一举动获得成功了。

赫伯特迅即抓住了绳子的一端；可是，正当他摇动摆摆绳子以便使梯子落下来之时，一条手臂猛地从墙壁与大门之间伸就出来将梯子攥住，并把梯子拉回到“花岗石宫”里面去了。

“三重无赖！”潘克洛夫大声喊道，“如果一颗子弹能使你幸福，那你就不能久等的啦！”

“哎，那是谁呀？”纳布问道。

“是谁？难道你没看清楚？……”

“是的，没看清楚。”

“然而却是一只猴子，一只猕猴，一只卷尾猴，一只长尾猴，一只猩猩，一只狒狒，一只大猩猩，一只绒猴！我们的居所被一些猴子占据了，我们不在的时候，它们从绳梯攀爬上去的啊！”

而在这个时候，像是要证明那位水手说得对似的，有三到四只四手动物出现在窗口处，它们推开百叶窗式窗户遮板，在向这个地方那些真正的主人示意，百般装腔作势，做了很多的鬼脸。

“我分明知道这只是一宗恶作剧！”潘克洛夫大声说道，“然而，等着瞧吧，来个杀一儆百好啦！”

这位水手，把自己的枪倚靠在肩膀上，迅速地瞄准那当中的一只猴子，跟着就开起火来了。那些猴子全都不见了，只是那当中的一只被击毙，它因而就即时掉落到沙滩上面来。

这只猴子体型高大，属于四手动物第一目，这一点是不会有错的了。不论这是一只黑猩猩、一只猩猩、一只大猩猩或者还是一只长臂猿，它都在那类类人猿中间占据着首位，这是因为，它们长得和人类个体相似而得名。不过，赫伯特声言这是一只猩猩，而大伙也都清楚这位年轻小伙子精通动物学。

“这个家伙样子蛮好看嘞！”纳布喊道。

“只要你想说好看就说好看吧！”潘克洛夫应声道，“可是我还不清楚我们怎样才能回到我们的居所里去啊！”

“赫伯特是位了不起的射手，”那位记者说，“而他的弓就在那里呀！叫他再开始……”

“好啊！那些猴子狡猾着呢！”潘克洛夫大声说道，“因此它们不会再到窗户那里去了，这样我们就枪杀不到它们，而此时我想，他们可能会到房间和仓库里面捣乱搞破坏……”

“忍耐着点，”赛勒斯·史密斯应声道，“这些动物不可能令我们长此下去束手无策的啊！”

“我肯定得看看当它们要到地面上来时会是怎样。”那位水手应答着，“那么现在，史密斯先生，您知道上面有多少打这类闹剧演员吗？”

毕竟是难以回答潘克洛夫，而且那位年轻小伙子要再次开始那类第二次尝试也的确不易，因为绳梯的下端被拉回到大门里面去了，这样的话，当它们要再次拉绳子的时候，绳子就断，而绳梯就落不下来。

这般境况的的确确令人为难。潘克洛夫在大发雷霆之怒。从某个方面看，这种状况是很滑稽可笑，至于他，他可是一点也不觉得好笑。很显然，这些移殖民最终是要重返他们的居所，并且将那类入侵者驱赶出去，但是什么时候，而且又是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对此，他们兴许也都还不能说上什么。

两个小时过去了，其间，那些猴子都躲避起来不露脸；然而它们却是始终还在那里，而且曾有过三四次，或是一只口鼻，或者一条腿足还透过大门或者那类窗户探溜出来，当其时回敬它们的便就是放上一枪。

“我们隐蔽起来吧。”那位工程师这时说道，“兴许那些猴子会以为我们已经离开了，于是它们就会再次露面。而史佩莱和赫伯特就埋伏在那些岩石后面，见到它们一出现就开枪。”

这位工程师的吩咐被照办了，因此这个时候，那位记者和这位年轻小伙子，移殖民小组中这两位最熟练的射手便就呆在最佳距离的一处地方，这当然是那些猴子看不见他们的地方；其间，纳布、潘克洛夫和赛勒斯·史密斯就攀爬上高地，到那森林中打猎物去，此时虽是已到午饭时刻，但他们却是连一点吃的东西都不再剩有了。

半个小时后，猎手们带着几只野鸽子回来了，并且马马虎虎地将它们烧烤熟。期间没有一只猴子有再次露脸。

吉丁·史佩莱和赫伯特吃他们的午餐去了，期间托普便在窗下守候着。吃完之后，他们跟着就回转他们原来的岗位上去了。

两个小时又过去了，情况仍旧没有丝毫改变。那些四手动物并未显示出有任何动静，而且还像似已经销声匿迹；然而，这事看来最为可能的是，这些猴子因为它们当中一只死去而害怕，因为枪声爆响而惊恐起来了，所以它们就躲避在“花岗石宫”房间里头，甚或是躲在仓库里面默不作声了。但是，当他们想到仓库里保藏着的那些财富，他们的性情就变得最终气成暴跳如雷起来，这时那位工程师虽都一再嘱咐他们要耐心，可是，说实在话，那也倒是并非没有什么原因的。

“这分明是太蠢了，”那位记者终于说道，“这事现没完没了，我们竟真还毫无办法！”

“毕竟得令那些无赖立即撤离而去！”那位水手高喊着道，“即使它们有20只，我们也可完全将它们制服，不过这就要跟它们进行肉搏战了！因此问题就是：没有一种办法可以接近到它们吗？”

“不，有的。”那位工程师此刻有一个念头刚从他的脑际间闪过，于是答道。

“一种吗？”潘克洛夫问道，“那么，这就好啦，因为毕竟没有别的办法呀！那办法怎样？”

“设法经由湖泊旧时排水坑道再下到‘花岗石宫’去。”这位工程师答道。

“好啊！见鬼，真是见鬼啦！”这位水手高喊道，“可我怎么就想不到这个啊！”

的确，这是进入“花岗石宫”和猴群进行斗争并把它们驱赶出去的唯一办法。不错，那泄水孔口已经用石块和沙浆墙封堵住，现在兴许就必然要做出牺牲了，不过，这种牺牲毕竟还是将之重新修复起来罢了。可幸的是，赛勒斯·史密斯还未实行他的计划，把湖水蓄至高处以淹没洞口，否则，这个办法实施起来就要多费些时间了。

当移殖民们完全带上武器，拿着十字镐、鹤嘴锄离开“烟囱管道”，经过“花岗石宫”那些窗户下面时，已经是12点多钟了，在吩咐完托普留在它原守候的岗位后，于是就准备攀爬上感恩河左岸，以便到达眺望岗上面高地。

可是，他们朝这个方向走了还不到50步远，就听见托普狂吠起来。这像是一种拼命般的叫唤。

他们停下来了。

“快跑啊！”潘克洛夫说道。

于是大伙即时拔腿向着那陡峭海岸跑了下去。

一俟抵达那拐弯地方，他们就发现情况有了变化。

原来那些猴子不知什么原因受到突然的惊吓而在试图逃跑。有两到三只猴子从一个窗口跳到另一个窗口，奔跑时灵活得像个滑稽小丑似的。要是把绳梯再放回原来的地方，它们就很容易下来，但它们根本没寻求那样做；也许是因为惊慌，它们忘了用这种方法逃跑。过不一会儿，已有五到六只猴子处在了被射击的位置，轻易瞄准它们之后，枪便响起来了。其中一些猴子伤的伤、死的死，掉落到室内里面去了，同时还发出一些尖叫声。另外的一些猴子，则拼命朝外头冲，结果跌落下来被摔得粉身碎骨，因此几分钟过后，大家就可以估计到，“花岗石宫”里已再没有一只活猴了。

“好哇！”潘克洛夫欢呼起来，“好哇！好哇！”

“别喊叫那么多‘好哇！’行不行啊！”吉丁·史佩莱说道。

“为什么？它们全都被宰掉啦。”那位水手应答道。

“好了，可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回去我们居室啊。”

“上溢流口去！”潘克洛夫回应道。

“想必是，”那位工程师说道，“但最好还是……”

这时，像是要回应赛勒斯·史密斯那个想法似的，大伙见到那绳梯从门洞口处滑落起来了，紧跟着就滚摊开直落至地面处了。

“啊！万万估不到啊！那真叫人难以置信！”那位水手一面盯着赛勒斯·史密斯一面大声说道。

“太叫人难以置信了！”这位工程师低声道，他此时第一个向着那绳梯冲将过去。

“当心啊，赛勒斯先生！”潘克洛夫喊道，“要是还有几只这类狨猴……”

“我们好好等着瞧吧。”这位工程师应声道，他此刻并没有停下脚步来。

他的伙伴们全都跟在他后面，于是过不一会儿，他们就到了那门洞口处了。

他们到处都搜寻过了。房间里面完全没有人，那仓库里面也是没有，仓库早前并未受到那群四手动物的损坏。

“哎，那，那这梯子呢？”那位水手大声道，“可是哪位君子将它抛落下来给我们的呀？”

然而此时，有一叫声传来，原来是一只大猴子，早前躲避在通道里，现正朝厅里奔去，纳布在其后紧追不舍起来。

“啊！你这土匪！”潘克洛夫高声喊道。

他此时手持斧子，正要向着这动物头颅劈将下去，赛勒斯·史密斯止住了他，同时说道：

“赦免它吧，潘克洛夫。”

“叫我饶恕这个黑蛋吗？”

“是呀！将梯子抛落下来给我们是它呀！”

这位工程师说这话时声音带点古怪，令人听了之后难以明白他到底是否在讲真话。

然而，大家还是扑在那猴子身上，它是勇敢地进行了自卫，但最终毕竟是被摔倒在地，并被捆绑起来了。

“喔唷！”潘克洛夫大声道，“那我们现在如何处置它呢？”

“一个仆人！”赫伯特说道。

这样说，这位年轻小伙子并不是完全在开玩笑，因为他知道，人们可以利用四手动物中这聪明的一种。

移殖民们于是走近这只猴子并认真地端详着它。它完全属于类人猿这一种，其面角和澳大利亚人以及霍顿督人他们的面角明显是差不多。这是一只猩猩，而作为猩猩，它没有狒狒那么凶猛可怕，也不像猕猴那样轻举妄动；既没有狨猴那么肮脏，也不像无尾猕猴那般暴躁，更不如犬面狒狒那样本性恶劣。类人猿中有一属具有很多特点，它们的智力几乎接近人的智力，这只猩猩正是属于这一属。如果这种动物用在家庭里，它们可以侍候进餐，打扫房间，料理衣服，它们会灵活地使用餐刀、汤匙和餐叉，而且甚至还会喝酒……和没有羽毛长着两条腿的那最好的仆人完全没有什么两样。大家清楚，布丰

曾经拥有一只这类猴子，它像一个忠实而又热心的仆人长期为布丰效劳。

这时被摔倒在“花岗石宫”厅里的这只猩猩是一只大高个子，身高6尺，身体非常匀称，胸脯宽阔，头颅适中，面角达65度，脑壳圆形，鼻子突出，身上布满着一种光滑、柔软和发亮的毛，总之这是一只完美型类人猿。它的双眼虽然长得比人的眼睛更小一些，但却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它那雪白牙齿在胡髭下闪闪发亮；它的下巴长有一小撮卷曲胡须。

“一个漂亮的家伙啊！”潘克洛夫说道，“要是懂得它的语言，就可以和它交谈啦！”

“可是，”纳布说道，“这是当真，我的主人？我们马上将它当成仆人吗？”

“是的，纳布，”那位工程师微笑着答道，“但是，你可别嫉妒啊！”

“可我指望它将会成为一个出色的仆人，”赫伯特另般考虑地说道，“看上去它很年轻，对它容易进行训练，因此，我们不必用强力去压制它，也不必像有些人碰到类似情形所做的那样将它的那些尖牙拔掉！它只会依恋一些对它好的主人。”

“那我们将要好好待它的。”潘克洛夫对那些“闹剧演员”的怒气已烟消云散，于是答道。

接着，他便走近那只猩猩，并对它发问道：

“好了，我的小家伙，这好吗？”

这只猩猩没有显示出太大的怒气，而是小叫了一声作答。

“那您愿意加入我们的移殖民小组吗？”那位水手问道，“那您将要为我们的赛勒斯·史密斯先生效力吗？”

新的叫声表示这只猴子赞同。

“而我们的待遇只是每日包饭呀？”

第三次叫声表示认可。

“它的谈话单调了些。”吉丁·史佩莱示意道。

“好啊！”潘克洛夫回应道，“最好的仆人是那类沉默寡言者。此外，不付仆人工钱啊！您听见了吗，我的小家伙？我们先不给您工钱，如果往后我们对您的活满意，那时再给您加倍付工钱啊！”

就这样，移殖民小组又添加了一名新成员，它将为小组效更多的力。至于给它叫名，那位水手要求：为着纪念他认识的另外一只猴子，就叫它做杰普特，而简称为杰普。

就这样，没有经过更多的仪式，杰普师傅就在“花岗石宫”住下来了。

第七章

计划有待实施——感恩河上的桥梁——变眺望岗为一处岛屿——吊桥——麦收——小溪——小桥——家禽饲养场——鸽栅——两只野驴——四轮运货马车——游览气球港

林肯岛上的移殖民们没有被逼至沿着旧时泄水坑道就重新得到了自己的居所，这为他们省去了一番泥水活。正当他们准备去做这类活儿时，那群猴子却突然莫名其妙地受到惊吓而逃出“花岗石宫”来，这对他们来说实在是一种运气。那么，这些动物是预感到了它们将会受到来自另一个方向的一种真正的袭击吗？这大概是唯一可以用来解释它们那般撤退举动的原因的了。

在这一天最后那几个小时期间，猴子的躯体被搬运到树林里去，他们将其埋葬在这个地方了；然后这些移殖民就把入侵者弄乱的东西收拾整理好——是混乱而不是损坏——，因为它们只是掀翻了房间里那类可移动的家具，而这类家具至少都还没有一点破裂的样子。纳布重新将火炉点燃起来，厨房储备室还有一顿食用东西，大家都非常兴意地吃了一顿饭餐。

杰普并没有被遗忘，而它正津津有味地吃着一些拌鸽子肉意大利五针松种仁和一些根茎，它明白供应给它的这类食物是极其丰盛。潘克洛夫将它前肢的绳子解了开来，但他认为后肢还是捆绑着合适，直到等它听话之时再说。

跟着睡觉之前，赛勒斯·史密斯和他的伙伴们就围着桌子坐在一起讨论几个计划来了，而这些计划都是亟待要实施的计划。

最重要和最迫切的是在感恩河上建起一座桥梁，把小岛南部和“花岗石宫”的交通连贯起来；然后建造一个畜栏，准备驯养岩羊和其他捕捉得到的毛用动物。

很清楚，这两项计划旨在解决他们此时面临的最严重的穿衣问题。桥梁架搭起来就可以将气球运回作制衣服用，畜栏饲养毛用动物，所产兽毛用于制做冬衣。

赛勒斯·史密斯打算把畜栏就建立在红河发源地附近，那个地方可以为反刍动物提供丰富的新鲜牧草。从眺望岗到红河发源地，有一段已经踏出路来了，因此，要是有一辆比原来第一辆条件更好的大车，尤其是他们最终可以捕捉得到某种能拉车的动物，那么，运输东西就会方便多了。

然而，将畜栏建在远离“花岗石宫”地方是问题不大，但家禽饲养场离得太远就会是不方便的了，因此，纳布叫移殖民们要认真考虑到这个问题。实际上，饲养的家禽应当是在厨师看得到的地方，这样，除了靠近旧时泄水口那部分湖岸地方外，似乎就完全没有更适合建造所提及的家禽饲养场位置了。在那里既可繁殖水禽，而且还可以繁殖别的鸟类，因此，他们便打算将最近一次外出时捉到的那对鸡用来作首次驯养试验。

第二天，11月3日，新的建桥工程开始了，而且，所有的人都参加了这项工作。这些移殖民现在变成了木匠，他们肩上扛着锯子、斧头、鋤齿、锤子等工具下到了沙滩上面。

这时，潘克洛夫考虑了一下，然后说道：

“哎，昨天杰普师傅是那么巧将绳梯抛落下来给我们，要是等到我们不在了，它又一时心血来潮将那梯子收回去，怎么办呀？”

“把绳梯下端固定下来吗。”赛勒斯·史密斯回答道。

在沙地上打下两根木桩，绳梯就牢牢地固定住了。接着，移殖民们便攀

爬上感恩河左岸，不一会就到了这条水流转弯地方。

到了这里，他们停下来了，目的是看看能否在这处地方架桥。地点看来合适。

因为，从这个地方到前一天在南部海岸发现的气球港只有 3 海里半的距离，而且，从桥到港口之间可以容易开辟出一条可供车辆行驶的道路，这样就方便了“花岗石宫”和小岛屿南部地区的交通。

这个时候，赛勒斯·史密斯将自己已经考虑了一些时间的那个既简便又上算的计划告诉他的伙伴们。那就是将眺望岗完全孤立起来，使其免遭四足动物或者四手动物的各类侵袭。这样，“花岗石宫”、“烟囱管道”、家禽饲养场以及高地上面用于播种作物的整部分地带，便可以防止那类动物的劫掠。

这个计划实施起来是再容易不过的了，现在就来看看那位工程师打算怎么进行吧。

高地的三个侧面已经有水流环绕隔开，或是人工造致，或是天然形成：西北面是格兰特湖湖岸，从倚靠旧时泄水坑道孔口那个拐角处起，一直到了为了排出湖水在湖东岸处已被炸断开来的地方；

北面从这炸开处起直到大海，是一条新水流，这条水流上游和下游都受到瀑布的冲击，高地和沙滩上面都形成有一道河床，因此实际上，只需将这条小水流的河床挖掘到那类动物不能通过的深度就行；

整个东面一侧是大海本身，从上述那条小水流水流口直到感恩河河口地方；

最后南面，从这处河口起一直到感恩河的那个拐弯地方，这里将会架起一座桥梁来。

这样，余下就是高地的西面部分了，它包括感恩河拐弯地方和格兰特湖南面拐角处之间这一地段，其距离不到 1 海里，但此时却是大敞开着的。然而，挖掘一条又宽又深的沟渠却是极其容易做到的事，这条沟渠可引湖水将之灌满，而过满的水还可形成第二处瀑布落下注入感恩河河床中去。湖水被引流到这条沟渠，湖的水平面想必就要降低下去，但赛勒斯·史密斯此前已经证实红河的水流量十分之大，足可令其计划得以实施。

“这样的话，”这位工程师进一步说道，“眺望岗四面八方就被水包围住，它便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岛屿了，其时，要与我们领地的其余部分联系，就只有通过这些路径：我们即将在感恩河上架空起来的桥梁；在瀑布上下游已经建起的两座小桥；而最后是正待兴建的另外两座小桥，其中一座建在我建议你们挖掘的那条沟渠上，而另一座则建起在感恩河左岸地方。那末，如果这些桥梁和小桥能够随心所欲般吊起，眺望岗就将避免遭到任何的突然袭击了。”

赛勒斯·史密斯为了让他的伙伴们更好地理解他的意图，他还画了一张高地的地图，这样，他的计划整体上就为大家理解了。因而大家都对之表示一致的赞同意见，而潘克洛夫还挥舞起他那木工斧子高呼着道：

“建桥去，首先得架桥啊！”

这是最为紧迫的工作。一些树木被挑选、放倒、削去枝杈并被做成横梁和厚木板了。这座桥梁，其依靠在感恩河右岸部分是固定的，连接向左岸那一部分将会是活动的，为的是通过平衡力量方式可以吊升起来，正如某些闸桥那样。

大家都清楚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因此，即便指挥有方，至少都得花上一定的时间，因为感恩河河面宽为 80 英尺左右。这样就必须在河床中打下一些木桩，才能支撑住那固定起来的板桥，而且必须安装打桩机架以使用打桩机打起桩来，同样，木桩必须形成两处桥拱，才能使桥承受起沉重的负载。

非常幸运，做木用工具和加固用金属配件并不缺乏，一个极其精通这类工程的智慧人才也都有，最后，他的伙伴们的那般热情也蛮高，七个月来自然得到的收获，就是他们都已变得十分之心灵手巧了。此外，还必须提及的是，吉丁·史佩莱的手脚并非最笨拙，争干起活来并不比那位水手逊色，致使后者本人也嘀咕：“一位普通的记者竟然能这样，万万始料不到啊！”

感恩河在建桥工程持续了三个星期，这是认真忙碌的一段时间。人人都在工地现场吃午饭，加之天气其时十分美好，大家只是在吃晚饭时才回转“花岗石宫”去。

在这期间，大家得以发现，杰普师傅轻易就适应了环境，并对它的新主人们逐渐熟悉了起来，它还总是以一种极其奇怪的眼神注视着他们。可是，为谨慎起见，潘克洛夫还未完全解除对它的束缚，他考虑得对，必须等到计划中的工程搞好，高地的周边边界变得不可越过之时才可让它自由行动。托普和杰普相处得最好，两个都乐意在一起玩耍，而且，杰普干所有事情都很认真。

11 月 20 日，这桥梁工程完工了。桥梁的活动部分采用配重方法平衡起来，而且是轻而易举地就平衡起来了，同样，只需稍加点力量就可使其上升；当这一部分收拢回来时，连接点与收回来支承在其上面的那最后横梁之间，间距是 20 英尺，这个宽度距离足可使那类动物不能够跨越过去的了。

此当时必需马上去寻找气球那外包套，因而移殖民们便急着要将它置于绝对安全状况下；然而要将它运回来，就必然要驾上一辆运货车子直去到气球港，因此必须开辟出一条路，跨越过远西森林那片茂密丛林地带。这得需要一定的时间。这样，纳布和潘克洛夫就首先深入到气球港地方去进行一次探查，而当他们确认藏在岩洞中的“布料存货”完全不会受损时，便决定将关系到眺望岗此地的那些工程不加停顿地进行下去了。

潘克洛夫此时在提请大伙注意般说道：

“既然我们将不必害怕一些狐狸的光顾，也不用担心其他有害野兽的侵袭，这就可使我们在一些优越的环境里建设起一个家禽饲养场来了。”

“除了打算，”纳布补充说道，“将那高地开垦出来外，我们还可以把那些野生植物移植到这上面来。”

“而还可以开出我们的第二块麦地啊！”这位水手得意洋洋般地大声说道。

因为事实上，那播下唯一的一颗种子的第一块麦地，在潘克洛夫的精心照料下，麦苗生长得可是神奇般茂盛。那位工程师说过，这颗麦种可以长出 10 个麦穗，现在长出来了，而且每个麦穗都有 80 颗麦粒，这样，在六个月内，这个移殖民小组头一回便可得到 800 粒，这就使得每年能够种上第二期并有两次收获期。

这 800 颗麦料，为谨慎起见，除去 50 颗留作备用外，其余都将播种到一块新麦地里去，而且对它们的精心护理亦决不会比以前那单株时差。

麦地准备就绪，并在周围围起一道结实的栅栏，栅栏不仅高而且顶端都削尖了，那类四足动物想必很难翻越过去。至于那些飞鸟，多亏了潘克洛夫

神奇般的想象，做出了一些会发出声来的旋转风车和一些吓人的假人，这便足可令那类鸟儿远离开去。这样，那 750 粒麦种就播落到整齐的畦垄里啦，而接下来就望大自然那作为了。

11 月 21 日，赛勒斯·史密斯开始设计起那条沟渠来了，这沟渠将使高地的西面与外面隔绝开来，它从格兰特湖的南面拐角处起一直通到感恩河的那个转弯位置。这里地面，有两到三英尺深是腐植质土，下面便是花岗岩石。这样就必须再次制造硝化甘油，它也就将会派上用场。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里，一条宽 12 英尺、深 6 英尺的沟渠便在高地坚硬的地面被挖掘出来了。用这同样方法，一条新的排水沟也在湖泊石质岸边开出来了，这时湖水就涌入那条新河槽里，并且形成了一条小水流，大家同时还将其命名为“甘油渠”，它随即便成为感恩河的一条支流了。正如那位工程师早前所说，湖的水平面是低下去了，但却是几乎察觉不到。最后，为了高地达致彻底与外面隔绝，沙滩上那条小溪流的河槽也都被大大扩宽起来了，而他们用双重绿篱的方式用沙子堆起以达到那加宽河槽保持固定状态的。

12 月上半月，这类工程最终完成了，因此眺望岗，也就是说，拥有一周边长大约 4 海里此处类同不规则五边形的地域就被一条水带环绕起来了，并且是绝对能够免遭各种各样的袭击了。

12 月这个月期间，天气非常炎热。可是，移殖民们并不希望他们的计划实施工作中止下来，而鉴于修建家禽饲养场变得紧迫，他们于是就着手准备干起来了。

自从高地完全封闭起来后，杰普师傅就处于自由身状态啦，这就不必多说的了。它现不再离开它的主人们了，而且还完全没有任何想逃走的征兆。这是一只温顺的动物，但毕竟还是非常强壮，同时具有一种惊人般的灵活矫健。噫！当需要攀爬“花岗石宫”的绳梯时，谁都不能跟它攀比。他们已经使唤它干过好些活了，比如拖拉沉重的木头，用运货车将从甘油渠河槽挖出的石块拉走。

“它尽管还不是一位泥水匠，但却已经是一个真猴子啦！”赫伯特打趣般说道。“猴子”这个外号暗喻泥水匠对自己徒弟的称谓。因此，这个外号就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家禽饲养场占用了一块 200 平方米空地，这个位置选定在格兰特湖泊东南岸上地方。他们用栅栏把这块空地围将起来，里面建有可供各种鸟类动物繁殖的禽舍。这是一些用树枝搭建起来的窝棚，被分隔开来成单间，只正待着不久就进入饲养场的它们那些鸟儿来入主栖息。

第一批住进来的是一对鹁鸟，它们不久便孵出了很多小鹁。和它们作伴的还有栖息在湖边的半打鸭子。其中有几只鸭子属于中国鸭种，张开翅膀形同扇子般，它们的羽毛光彩夺目，可与锦鸡媲美。几天过后，赫伯特捉住了一对鹁鸡，它们的尾羽很长，向外张开呈圆形，这是一种美丽的野鹁，它们很快就被驯养了。至于那些鹁鹁、翠鸟、黑水鸡，它们自动跑到饲养场的岸上来，就这样组成了这个完完全全的小天地，经过几番争执过后，尽管还会存有追逐打闹和叽喳咯叫状况，但最终却是和睦相处起来了，而且，它们繁殖起来数目增长很快，足够供给这个移殖民小组的未来食用。

赛勒斯·史密斯为此还想充实他的这项业绩，在家禽饲养场的一角建起来一处鸽舍。这里驯养了一打经常到高地岩石高处地方去的鸽子，它们常常是早出晚归，每天傍晚时分才回到它们的新居所来，而且，它们较之同类斑

尾林鸽，更显出有接受驯养癖好，此外，那斑尾林鸽却还是要要在野生状态下才能够产卵孵化繁殖。

利用气球那外包套制成衣物的时候终于来到了，因为，将气球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把它吹足气，冒险离开小岛，飞越那无边无际的大海回家去，此举只有无法生存下去的人才会如此设想，而讲求实际的赛勒斯·史密斯却根本不会考虑这么做。

于是必须将气球的外包套运回来“花岗石宫”，这样移殖民们就忙着设法令运货车轻便一些，同时变得容易驾驭起来。然而，如果说他们已经有了一辆车子，但却仍然没有解决动力问题啊！那么，难道小岛屿上面没有某种动物可以代替马、驴或牛吗？这就是个问题。

“现实上，”潘克洛夫说道，“一头拉车用的牲口眼前对于我们是十分有用的，等到将来，赛勒斯·史密斯先生可完全能制造出蒸汽货运大车，甚至是火车头，因为总会有那么一天，我们肯定会有一条铁路，连接‘花岗石宫’和气球港两地，还会有支线通往富兰克林峰啊！”

这位诚实的水手于是便如此滔滔般说着，他可是对自己所说的事情深信不疑啊！啊！当幻想和信念结合在一起时，那会产生多么大的力量呀！

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只要有一只可供套车的普通四足兽就能做完潘克洛夫所做的事，可是，因为老天爷总是偏爱潘克洛夫，所以并没有令其焦急般地等待着。

这一天，11月23日，大家同时间听见纳布和托普轮番大叫大吠起来。那些移殖民在“烟囱管道”里尽管忙着，也都马上跑了出来，因为他们担心发生了某种可怕的事件。

他们看见了什么了吗？原来是两只外表好看、体型高大的动物，它们正小心翼翼地冒险闯到高地上来，因为小桥当时没有闭拢起来。好像是两匹马，或至少是两只驴子，一雄一雌，体形长得很匀称，浑身毛色浅栗，腿部和尾巴的毛为白色，头部、颈部和躯体部位有黑色的斑纹。它们静静地往前走，并没有显示出任何不安，而且它们还瞪大眼睛注视着他们这些人，它们是时还不知道这些人就会是它们的主人呢。

“这是野驴啊！”赫伯特喊道，“是一种介乎于斑驴和斑马之间的四足兽啊！”

“为什么不是驴子？”纳布问。

“因为它们没有长的耳朵，外表要好看一些！”

“管它们是驴还是马，”潘克洛夫以强硬般口气说道，“这些都是‘动力’，史密斯先生也会这么说的，正因为这样，就必须将它们逮住！”

在不惊动到这两只动物的情形下，这位水手溜进草丛中间并到了甘油渠那小桥上面，同时将小桥翻转过来，这样一来，两只野驴就被关禁起来了。

现在他们用暴力逮住它们并将强制驯服它们吗？不，他们决定先让野驴自由自在地在高地上活动几天时间，再说高地上面草料富足，而紧接着，那位工程师就动手在家禽饲养场旁边建起一间牲口棚，里头垫上干草，好让野驴晚间在那躲避过夜。

就这样，这对漂亮的驴子就变得完全行动自由起来了，而且，移殖民们在接近它们时，甚至也都避免惊动到它们。其间有好几次，这两只野驴看来是呆得不耐烦而想离开高地而去，对于它们，高地地盘太有限了，它们可是习惯了那开阔的空间和森林深处的啊。可是，大家看到，它们却在沿着那条

水带走来走去，面对着它们的处处是这不可跨越的障碍，于是就发出几起驴的尖叫声，跟着就会跑过草地，重新回复到平静中来；它们有时还会一呆就呆上整整好几个钟头，注视着那片高大的林木，这林木与它们可已经是分隔开，回不去了啊！

期间，一些鞍辔和架车用套具已用植物纤维制作好了，此外，野驴被禁闭起来几天过后，不仅货运大车做好正待驾套，而且经过远西森林的一条笔直的路也都开辟出来了，确切地说是一条便道，从感恩河的拐弯处起直通到气球港，人们可以在这路上驾驭货运大车，这样，到了将近 12 月底，他们就进行了第一次驾驭这些野驴的尝试了。

潘克洛夫已经能够哄到这些动物前来吃他手上的东西，因此可以毫不困难地接近它们，可是一旦驾套起来，它们可会不满而直立而起，这就很难将它们勒住。然而，它们毕竟很快就听从这一新差使了，因为这类野驴不似斑马那么倔强，南非的山区还常常用它们来驾车，甚至还可以用在欧洲北部较为寒冷的地带。

这一天，除了潘克洛夫走在前面牵引牲口外，全体移殖民都坐上货运大车向着气球港走去。在这条坎坷不平的路上行走，颠颠簸簸不用说也是难免的了；然而车子却是没有受到什么阻碍就到达了气球港，而且就在当天，他们还得以将那气球的外包套以及缆绳索具都装载到车上。

当晚 8 时时分，车子回来了，它再次经过感恩河上的那座桥梁，下了是条水流左边的堤岸，停在沙滩上面。那对野驴的驾套被卸了下来，跟着它们就被牵引回牲口棚去了，而潘克洛夫在入睡之前，却还满意地大叹了一口气，他那兴奋的叹息声直在“花岗石宫”回荡着。

第八章

布料——海豹皮皮鞋——制造火棉——各种各样的园地活——钓鱼——海龟蛋——杰普师傅的进步——畜栏——猎捕岩羊——新的动植物资源——思乡

1 月份的第一个星期被用于缝制移殖民小组必需要用的衣服。所使用的针是箱子里找到的，移殖民们的手指虽不怎么灵巧，但却强劲有力，因而可以肯定，缝制出来的衣服必定结实牢靠。

缝衣线并不缺少，这得多亏赛勒斯·史密斯的主意，提议将气球那些布带中线缝处的缝线重新利用起来。吉丁·史佩莱和赫伯特以惊人的耐心把气球长布带上的缝线拆了下来，因为潘克洛夫对此项活儿很不耐烦，中途放弃了；然而在缝纫方面却是谁都比不上他。实际上谁都不会不知道，对于缝纫活，水手们是具有一种杰出才能的。

气球外包套布料用苏打和钾碱清洗去污，苏打和钾碱从焚烧的植物草木灰取得。经洗涤，棉布上的油漆脱落了，回复到原来的柔软和富于弹性的质地；晾干以后，那棉布又洁白如新了。

几打衬衣和短统袜缝制出来了——当然，这类袜子不是针织的，而是用布料制做的。移殖民们终于又穿上了白衬衣，他们此时感到是何等的乐趣啊！这些衣服想必很是粗糙，但他们却是并不介怀；而且，他们现时睡觉还有了床单，这使“花岗石宫”的床铺变得完全像样起来了。

同样是在这时期前后，他们还制做了一些海豹皮皮鞋，从美国穿来的皮鞋、长统靴之类的鞋子也是该更换了。可以肯定地说，这种新鞋子是制做得长而阔大了些，但却是绝对妨碍不了这些步行者那双脚啊！

随着 1866 年年初的到来，跟着就是持续的热天气出现，然而林间狩猎行动却没有停止过。刺豚鼠、西獾、水豚、袋鼠，野兽，还有野禽，可真是多多，因此，吉丁·史佩莱和赫伯特可谓是太厉害的射手了，致使这以后仅连一枪都未曾错过。

赛勒斯·史密斯总是吩咐大家要节约弹药，同时他还采取了一些措施，代替那些火药和在箱子里找得的铅沙弹，他此举是为着留待将来时用的。事实上他哪知道，万一有一天，某种偶然的事件兴许会将他和他的人抛落在什么地方，而在那种情形下，他和他的伙伴可能还会是离开着他们的领地呢？因此就得防备所有那类未知需要而必须节约弹药，并使用另外一些容易找着的代用品。

事关代替铅沙弹，由于赛勒斯·史密斯在小岛屿上面见不到有铅的任何痕迹，他就用毫无太大妨碍的铁沙子替代，铁沙子就容易制做了。这类铁沙子是没有铅沙子重，但制造得大一些就行了，而每次装填上膛时尽管数量是少些，但猎手们瞄准射击技术好就可弥补这一不足了。至于火药，赛勒斯·史密斯原本就可以制造，因为他拥有硝石、硫磺和木炭可供自己使用；但是这种制作过程要求要特别认真小心，因此，没有特殊的器械是难以制出质量好的火药来的。

这么一来，赛勒斯·史密斯就更喜欢制造火棉，也就是说制造一些强棉，这东西里头并不是非有棉花不行，因为棉只是作为纤维素放进去的。既然纤维素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只不过是基本的植物组织，而且它还几乎是处于纯净的状态，不仅棉花里头有，而大麻和亚麻纺织纤维、纸张、破旧布料、

接骨木髓质等里头都有。既然，更确切地说，这个小岛屿上面接骨木就大量拥有，接近红河河口一带便生长有很多，而且这种属于忍冬科植物的灌木浆果，移殖民们现时就已将它们当成咖啡豆来使用了。

正是这样，这类接骨木髓质，也就是说的纤维素，只要将其收集就行，至于制造火棉必需的另一物质，那就只是发烟硝酸了。既然赛勒斯·史密斯现时手头上已经拥有硫酸，通过用硫酸去腐蚀大自然为他提供的硝石这类化学反应的方法，他就已经能够容易般生产出硝酸来了。

于是，他决意生产和利用火棉，这火棉有一个很大缺点，就是性能不够稳定，容易燃烧，它不是在 240 度，而是在 170 度就会自燃起来，因而很容易走火并损坏火器。但另一方面，火棉也有它的优点，那就是不怕受潮，不会阻塞枪管，而且推进力相当于一般火药的四倍。

要制造火棉，只需将纤维素放到发烟硝酸里浸上一刻钟即可，然后再用大量清水清洗干净，晾干起来就是。这真是再简单不过的了。赛勒斯·史密斯现在可用的只有普通的硝酸而不是发烟硝酸或者一水化硝酸，也即是说，这种酸一遇潮湿空气就会散发出白色的雾气；但是，这位工程师在普通的硝酸里加入 3 至 5 倍的浓硫酸，也将会得到同样的效果。这样，小岛屿上面的猎人们很快就有了经过精心制作的火棉了，而由于使用审慎，这种火棉产生了极好的效果。

这期间前后，移殖民们在眺望岗已经开垦出 3 英亩土地，而其余部分就给野驴留作牧草地用了。他们曾经去了好几次中南美鬣林和远西森林，并从那里带回来大量的野生植物、菠菜、水田芥、辣根菜、萝卜等，这些菜经过人工认真栽培，很快便适应生长起来，这样，它们就将调节林肯岛上移殖民们直到当时的那种含氮的食物结构。同时，他们还一车车地把木材和煤炭运回来。每次外出，他们都修补路面，在车轮的滚动下，路也就逐渐坚实平滑了。

天然养兔林一直在为“花岗石宫”配膳室供应它那份肉食。由于兔林位于甘油渠稍为外面一点地方，所以它的宿主们就不可能来高地上破坏那类新近种植下去的农作物。而位于海滨岩石间的牡蛎场也都常常有新的东西补充进来，从那里可以获取上等软体类动物。另外，钓鱼，不管是在格兰特湖中还是在感恩河的水流中钓，转眼功夫就可有大收获，因为潘克洛夫安装了几根深水钓鱼丝线，上面装配有铁钓钩，他们经常钓到漂亮的一些蹲鱼，还有一些两侧银白并带有金黄色斑点的鱼类，这些鱼的味道可是极其鲜美可口。纳布师傅精于烹调，每餐都变换菜式，吃起来颇合口味。移殖民们餐桌上唯一缺少的仍然是面包，这一点大家清楚了，这也就是他们急切般要得到的东西。

同是在这时期前后，他们还前去颌骨海角搏捉经常到海岸上来的海龟。在这个地方，海滩高起呈小丘起伏模样，藏有一些十足圆球形的海龟蛋，蛋壳白色而且坚硬，海龟蛋和鸟蛋不一样，它的蛋白是不会凝结的。龟蛋在阳光下孵化，鉴于每只海龟每年产蛋达 250 枚，所以海滩上面海龟的数量自然就是大量的了。

“而且的确是一片蛋田，”吉丁·史佩莱示意般说道，“而且还只在乎将它们拾获起来就是了。”

然而，他们却并不满足于拾一些产品，他们同样要捕捉那些生产这类产品的生产者，这般猎捕使得他们将一打这种龟类动物带回到“花岗石宫”来，

从营养角度上看，这种海龟是非常珍贵的食品。海龟汤里添加进香草，同时经过某种特定的造型，经常都招来一致交口称赞，称纳布师傅手艺好，赞他制作独具匠心。

这里还有一件幸运的事需要提一提，这使得他们得到一批新的物资储备以过冬。一些鲑鱼成群结队冒险来到感恩河，而且还沿着这条水流上游了好几海里。这个时候正是雌雄鱼找地方授精、产卵的季节，雄鱼游在前面开路，它们在经过这淡水河中时还泛起好大的阵阵的水声。成千条这类鲑鱼，体长大概有两英尺半，就这样游进河里来了，因此，仅仅是在河里建起某几处水闸，就可将这类鱼大多数拦将起来了。就这样，他们捕捉到了好几百条，而且全部被腌了起来，以备冬天河水结冰不能钓鱼的时候食用。

正是在这个时期，那个聪明的杰普被提升为作随身仆从用了。它穿着一件男礼服和一条白色的棉布短裤，身上系住一条围裙，它对围裙上面的口袋感到十分满意，因为它常常将自己的双手插到口袋里，而且还不高兴别人去搜查它的口袋。这只机灵的猩猩经过纳布的驯练，有了令人惊叹的进步，于是兴许可以说，当这位黑人和这只猩猩在一起攀谈起，他们就好像双方都能够听懂对方讲话似的。再说，杰普对纳布很友善，纳布对杰普也很好。杰普除非是有人需要它运输木材或者爬到树顶上去，其余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厨房里头度过，并试图模仿纳布在做的所有一举一动动作。此外，这位师傅示范非常耐心，向徒弟传授技艺又是非常热情，而徒弟却也显得异常的聪明，在它师傅的教导下可是学到了不少的东西。

一天，当杰普师傅把餐巾搭在手臂上，出人意外地突然出现在餐桌旁侍候大家用餐时，“花岗石宫”那些同席吃饭的人当时是显得何等的高兴啊！它动作敏捷，专心致志，尽职尽责；换盘子，取碟子，倒饮料，做什么都非常认真，这可乐坏了这些移殖民，而尤其是潘克洛夫，他更是激情洋溢，忍俊不禁了起来。

“杰普，来些汤哎！”

“杰普，搞点刺豚鼠肉来啊！”

“杰普，来个盘子！”

“杰普！诚实的杰普！正直的杰普！”

大伙只就听见这般呼唤，然而杰普，它却并不张皇失措，而是有求必应，样样都注意到，而且，它还摇摆起它那聪明的脑袋瓜来呢，这个时候，潘克洛夫便重提起第一天那玩笑儿来，对它说道：

“很显然，杰普，必须给您加倍工钱啦！”

不用说，这只猩猩现时已经完全适应“花岗石宫”里的生活，而且它还常常陪伴它的主人们到森林里去，从来都没有显示出任何想要逃跑的欲望。其时，真叫人值得一看的它是，那最逗人发笑的行走样子，它带上潘克洛夫为它做就的那根棍子，同时还像扛枪支一样扛在自己的肩膀上走起路来！如果有人需要采摘一棵树顶上的某类果子，它很快就会爬到那上头去！如果车轮子陷到泥巴里受阻，叫杰普使出它那般力气，它用肩一顶，车轮子就即时会回复到路中间而继续前程！

“好家伙！”潘克洛夫常常大声说道，“要是它一样的乖可又一样的淘气，那可就真是拿它没办法了！”

正是在接近1月底的时候，移殖民们开始实施小岛屿中部的那类大工程。早前决定了要做的事情是，在快到感恩河源头的地方，在那富兰克林山

峰的山脚下，要兴建起一处畜栏来，其用意是驯养那类反刍动物，因为这种畜栏靠近“花岗石宫”有妨碍，而特别是那些岩羊更加是这样，但它们却是要提供羊毛以为缝制冬衣时用。

每天早上，这个移殖民小组，有时是全体成员，最常的是赛勒斯·史密斯、赫伯特和潘克洛夫为代表，到是条水流源头上去，而且，有那野驴的协助，这只不过是漫游5海里的行程罢了，还是在一种绿色穹形下面，经由的又是那新近开辟出来的道路呢，这条新路已经取名为“畜栏路”了。

在那里，一处开阔地带被选定了下来，就是在山峰南面那小圆丘的背后地方。这是一块草地，草地上生长有几簇树木，位于一条山梁支脉同样那山脚下，这条山梁支脉将草地的一侧与外界隔绝开来。有一条小溪从山梁的斜坡流下来，斜向流经草地后，就注入到红河水流中去。这里的草很新鲜，而且，散落各处的树木也都不会妨碍草地上空气的流通。因此只需建起一起相当高起的圆形栅栏，四周围住草地，栅栏的每一个端点再用扶垛支撑加固，使即便最矫捷的动物也不能翻越过就行了。这个被围起来的场地可以同时间容纳100只左右的有角牲畜：岩羊或者野山羊，以及随后将会产下的那些小羊羔。

于是，那位工程师便将畜栏的方圆区域界定下来，而且大家还要动手将建围栏时必要的树木砍下；不过，开辟道路时已经不得不放倒了一些树，他们将树干用车子运去，便就有了100来个木桩，且都牢牢地竖起在地上了。

栅栏正面位置留有一个相当宽阔的入口，有两扇用厚实木板做成的门叶，可以在门外将门摇闭关闭固紧。

修建畜栏的工程用了不下三个星期的时间，因为除了围栏以外，赛勒斯·史密斯还用木板建了一些阔大的畜棚以供反刍类动物居住。再说，这些畜棚必须建得很牢固，因为岩羊属于强健力大动物，它们初来乍到的时候，那股兽性是蛮可怕的。因此他们把木桩顶端位置削尖，而且还用火烤至很硬硬度，然后再用横木将它们连紧起来，每隔一段距离还用上支柱加固，这就保证了畜栏整体的牢固可靠。

畜栏建造工程结束了，现在该到富兰克林山脚反刍类动物经常出没的牧场进行大规模拍打森林赶出猎物的行动了。这次行动定在2月7日，这是一个晴朗的夏日，而且所有的人都参加了这一举动。两匹野驴已经训练得相当好，吉丁·史佩莱和赫伯特分骑着它们，在这次行动中，它们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种行动仅仅是旨在将岩羊和野山羊包围起来，然后逐渐把拍打驱赶的圈子缩小。因此，赛勒斯·史密斯、潘克洛夫、纳布和杰普在树林里各据守一方，而那两位骑士和托普，则在畜栏周围半海里范围内四处奔跑。

小岛屿的这一部分地区岩羊很多。这种漂亮的动物，体型跟黄鹿般大，角比牡羊的角更硬，身上的毛呈灰色而且夹杂着长毛，样子相似一些“阿嘎里”（agalis）兽。

这一天的驱赶行动可真累人啊！来回般奔跑，四围处处追逐，时而还得大声吆喝着呢！有100只左右的岩羊被拍打赶了出来，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羊只逃过了赶围圈；所以最后，有30来只岩羊和10来只野山羊逐渐被逼近畜栏地方，畜栏大门敞开着，像似给它们逃生的一个出口，可一旦进去就会被束缚住了。

总之，结果是令人满意的，而且，移殖民们也都没有什么可埋怨。大部

分这些岩羊都是母羊，其中有几只兴许就要生产了。因而可以肯定，羊群会很快扩大起来，而且在不久之后，不仅有羊毛用，同时还有大量的毛皮。

这一天晚上，那些狩猎者筋疲力尽地回到“花岗石宫”。而且第二天，他们还到畜栏去察看过。那些被关闭者的确曾试图欣翻栅栏，但是没有成功，而且，它们不久便安静下来了。

整个2月份，期间完全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事件。每天的工作都在有序地继续进行，在改善畜栏和气球港两地的道路的同时，第三条道路又开始修建起来了，它起自畜栏围起来的地方，通到小岛屿西部海岸去。林肯岛上蛇形半岛那些高大树木覆盖着的林带，至今都尚未勘察过，那类猛兽可能就藏在这些未知地方，吉丁·史佩莱的确打算将这些猛兽从他的这块领地上清除掉。

在天气变冷以前，移殖民们特别注重栽培从森林里移殖到眺望岗来种的植物。赫伯特每次出游都带回一些有用的植物。一天带回几株菊苣科品种，其种籽可以榨出食用油，油质极美；另一天又带回一株普通的酸模，这东西可不要小看它，它具有抗坏血病的特性；接着又捎回一些珍贵的植物块茎，这些块茎类植物在南美洲终年都可以种植，像土豆这类块茎植物，今日人们可以数得出来的就有200种以上。现在，菜园管理得井井有条，浇水方便，完全防鸟，菜地还分成了小畦小块，莴苣、卵形土豆、酸模、萝卜、辣根菜儿在上面都生长得很好，其他十字花科植物也是一样的长势。高地上的土壤出奇般肥沃，因此他们可以指望那收获物必定会是甚丰。

各类饮料现时已不再缺少，只要不是苛求饮酒，那怕是最挑剔的人也都不会抱怨。除了叶片左右对称互生的唇形科植物提供的“奥斯威戈”茶和从龙血树根茎提取经发酵后的饮料外，赛勒斯·史密斯又添制了一种名符其实的啤酒；他是用含黑色素的冷杉嫩芽煮沸经发酵制成的，这饮料味道很甘，且对健康有益，英美人把它叫做“温泉啤酒”，也就是说杉啤。

将近夏末之时，家禽饲养场又有了一对漂亮的大鸨，这种鸟属于鸨科，身上两侧羽翅很特别；还有了一打琵琶嘴鸭，它们上喙两边长着两片肉膜；此外还有了一些美丽的公鸡，它们有点像莫桑比克的公鸡，鸡冠、肉瘤、表皮都是黑色的，它们常在湖泊岸上大摇大摆地走着。

就这样，一切进展都很顺利，全靠的是这些勇敢而又机智的人积极肯干。上天给了他们很大的帮助，这是可能的；然而，他们却是信守那条伟大的戒律：他们首先是自助，而上天然后才来帮助他们。

炎热的夏天，白日的酷暑过后，晚上便吹来阵阵海风，工作结束后，他们都喜欢坐在眺望岗高地的边沿上，这里是纳布利用爬藤的覆盖而布置成的一个凉棚阳台。他们在这儿倾谈，互相切磋，策划未来；老实巴交的那位水手，还常常给这处小小的天地带来笑料，使这处空间的气氛永远保持着最为完美与和谐的状态。

他们同样常常谈论到国家，谈到自己那亲爱而又伟大的美国。那场南北战争现在到了怎样的地步了？它显然不会拖得太久的啊！里士满想必不久之后就落入格兰特将军手中了！夺取南部邦联派的首府兴许应该是这场悲惨战事的最后行动的啦！现在，北方军已经赢得正义事业的了。啊！漂泊在林肯岛上的人是多么渴望看到一份报纸啊！他们和其他人断绝音讯已经有11个月，再过不久就是3月24日，那可是气球将他们扔落到这个无名海岸滩上的周年纪念日子呢！当时他们只就是一些遇险者，甚至还不知道能否斗过自然

暴力得以苦苦般生存下去！可是眼前，凭着他们那位出众人物的知识，依靠他们自身的天资聪颖，这就成了名符其实的那类移殖民，拥有武器、工具和仪器，还居然利用上了小岛屿上面的动物、植物和矿物，也就是说大自然的那三大物界啊！

是的！他们常常谈论着所有这类事情，而且，他们还未来真正绘制起蓝图来呢！

赛勒斯·史密斯此人，他大部分时间都是沉默寡言，他往往是听他的伙伴们说的多，而他自己却很少开口。有的时候，当赫伯特在谈他的幻想或潘克洛夫讲他那一时心血来潮讲出的事时，这位工程师也都只是莞而一笑，然而，他却时时刻刻总在思考那些难以解释的事件，他毕竟至今仍然没有揭开那神秘的谜底啊！

第九章

坏天气——液压升降梯——制造玻璃用品——面包树——常包畜栏——牲口在增加——那位记者的一个问题——林肯岛的精确位置——潘克洛夫提议

3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期间天气起了变化。月初时月亮还圆满，而且天气仍旧是极热。大气里仿佛充满了电，可以预期，令人真正担惊受怕的暴风雨气候早晚是要到来了。

的确，3月2日那天，雷声巨响隆隆。大风从东面吹刮而来，而且，冰雹有如机关枪扫射似的直接劈劈啪啪打在“花岗石宫”的正面地方。这就必须将大门和窗户的百叶窗板紧紧地关闭上，不然那些房间里头便会浸满上水，变成泽国。

这些冰雹落下，看上去其中有一些似鸽蛋般大，潘克洛夫看到这情形，就想到他的麦地可真的是要遭殃了。

他于是就立即朝麦地奔去，那儿绿色的穗梢已经可以看见，他因此用一块宽阔的布料将庄稼罩了起来。他在现场是受到了冰雹的劈打，可他对此却并没有抱怨。

这般坏天气持续了八天，在这期间，雷鸣声不断地从天际间传来。在两次暴风骤雨气候之间间隔，在这处天际范围及外远处，大家可是听得雷声轰隆，这又重新引起了一阵极度的恐慌。天空中道道电光闪耀，岛上有好几棵树都遭到了霹雳雷击，而且，森林边缘湖岸上的那棵又高又大的松树也都被击倒在地。同时，曾经有两到三次，雷电击打在沙滩上面，使该处沙子融化成了玻璃状的物质。那位工程师在看到这类闪电熔岩的同时，想到了可以把那又厚又结实的这类东西装到那些窗户上去，这样就可以抵挡住风雨冰雹侵袭了。

殖民们由于没有急迫的工作要到外面去做，他们就利用此恶劣天气时间在“花岗石宫”里面干起内部活儿来，其中就有对室内进行再一番整治，使之一天一天臻于完善。那位工程师安装了一部车床，得以车削了几件盥洗室和厨房用的器具，而尤其是车了他们现时非常急用的一些钮扣。他还安装起一个放置武器的枪架，这些武器一直得到精心的维护，保养得很好，因此现在，无论是搁物架还是柜子，这些东西都是应有的了。在整段这等恶劣气候期间，天空中雷声隆隆，“花岗石宫”里殖民们锯的锯刨的刨，锉的锉车削的车削，只听得那工具与车床发出的声音响成一片，和室外那霹雳雷声互相呼应着。

杰普师傅并没有被遗忘，它可是占去了另处的一间房间，就是仓库旁边像舱室般大小的那间小房子，里面有一张吊床，上面铺有干草，这对于它来说，是非常合适的了。

“跟这位诚实的杰普在一起，绝对不会有顶嘴，”潘克洛夫常常反复般说道，“从来都不会有不礼貌的举止言行，多么好的仆人啊！纳布，可真是多好的仆人呀！？”

“我的学徒，”纳布回应道，“而过不久就跟我平等啦！”

“你的上司，”这位水手笑嘻嘻般回嘴道，“可是到头来，你呀，纳布，你会说话，而它，它却不会说话啊！”

当然，杰普现在是懂得服务的。它会为大家洗涤衣服、烤肉、打扫房间、

侍候用餐、搬好木料等等，此外还有一件令潘克洛夫感到高兴的小事儿，就是杰普不看到这位可敬的水手来到他的床前准备钻进被窝，而它就绝不会自己躺下睡觉。

至于小组成员的健康，不管是两足动物还是两手动物，不论是四手动物还是四足动物都毫无不理想之外。清新的空气，卫生的环境，温带的气候，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并举，在这种条件下，他们不可能相信疾病有一天会伤害到自己。

实际上大伙的身体都极其的好。一年来，赫伯特还长高了两英寸。他的身体渐渐发育，变得更是个男子汉了，而且他还指望成为一个德才兼备、体魄健壮的全面发展的人。况且，他干完体力活，一有空就学习，他一直在阅读从箱子找到的那几本书籍，他注意从日常生活当中学习实际知识，他向那位工程师学习科学知识，向那位记者学习语文，这些老师很乐意将知识传授给他。

那位工程师决意要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都教给这位年轻小伙子，他不但讲给他听，同时还做给他看，而赫伯特则大大受益于工程师的教导。

“如果我死去的话，”这位工程师心中想道，“将要代替我的，那就一定是赫伯特。”

将近3月9日时分，这场暴风雨结束了，但是这个夏季的最后整个月期间，天空总还是阴云密布。整处空间经过雷电的剧烈震撼后都尚未回复到它原先那种宁静状态，除去三到四天天气晴朗利于各类出游外，几乎都是不下雨就起雾。

这时期前后，母驴生产了，它产下一头小母驴，小母驴是时身体好极了。在畜栏里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形，岩羊群数量增加了起来，有好几只羊羔而且还在畜栏里正咩咩地叫将起来，在这新生小羊中，纳布和赫伯特在高兴之余，都有他们各自宠家的小羊羔伴着。

此外，移民们还尝试过驯养西獾。而结果也是获得了完满的成功。家禽饲养场附近，一个牲畜棚又被建起来了，不久里面就有了好几只小西獾，它们正在逐渐驯化，在纳布认真照料下变得越来越肥膘了。杰普师傅负责给它们送去每天的饮食喂料、刷洗过锅碗的水和厨房里的残渣碎料，等等，认真自觉地履行着它的这般职责。有的时候，它还会逗逗小西獾，拽着它们的尾巴玩耍，它这么做并非是出于恶意，而是淘气，因为它的本性就像小孩子一样，把那些弯曲的小尾巴当作一种玩具玩弄起来。

3月份这个月，有一天，潘克洛夫在跟赛勒斯·史密斯聊天之时，提醒这位工程师一件他曾经答应过但还没有时间去完成的事情。

“赛勒斯先生，您曾经讲过，可以用一种设备取代‘花岗石宫’前面的长绳梯，”他说道，“过几天您可以将它安装起来吗？”

“您想说出来的是那一种升降梯吧！”赛勒斯·史密斯回答着。

“如果您愿意，就让我们现就称这东西为一架升降梯吧，”是位水手应声道，“叫什么名字并不要紧，只要它能直让我们在‘花岗石宫’上上下下不费力气就行。”

“那就再容易不过的了，潘克洛夫，可这真的有用吗？”

“当然有用，赛勒斯先生。等我们有了这东西以后，想必会有所舒服起来的。对于人来说，如果您是那么看的话，这将会是一种奢侈；可是对于运输东西，那是必不可少的啊！大家背着沉重的东西爬那一处长梯，可就已

经是多么的不方便啦！”

“好吧，潘克洛夫，我们将力求做到令您满意好了。”赛勒斯·史密斯应声道。

“但是，您手头上却是没有机器呀！”

“我们可以制造嘛。”

“制造蒸汽机吗？”

“不是，是水压机。”

“而实际上那位工程师已经掌握了现成的可以驱动机器的大自然的力，且还可以不费太大的力气将之利用起来。

要达此目的，只要增大供应“花岗石宫”内部用水那条细小水流的水流量就可能了。于是，那条泄水坑道上端处藏在石子和草丛中的那个洞经治理过后，口子大了，水流量增加了，这就在坑道的下部通道形成了一处很强的瀑布，待这地方的水过满时，过多的水就将流入到那个洞内井里面去。在瀑布飞落处下面，那位工程师安装了一个小浆叶圆筒，它与外面的一个缠绕着一条缆绳的轮盘连接起，而缆绳的一端则悬系住一只大柳条筐。就这样，利用一条直拖落到地面的长绳便得以控制水轮机的升降，而大家便可坐在大柳条筐里直升到“花岗石宫”大门口。

3月17日，升降梯开始第一次运作，而大家普遍都表示满意，从此以后，它就取代了那原始的梯子，所有重物，如木材、煤炭、给养、就连这些移殖民自己本身在内，都从这个简单的装置上上下下了，对于那被淘汰的绳梯，准都不会想到可惜。托普对这一改善显得尤其高兴，因为它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杰普那样的爬梯级的技能，而它还曾有过好多次攀在纳布的背上，有时甚至是扒在那猩猩的背上上“花岗石宫”。

一样是在这一时间前后，赛勒斯·史密斯尝试过造玻璃，这样他就得首先对旧的陶土炉子进行重新改造。这事儿可是困难不少，几次尝试都未能成功，但最后，他终于还是盖起了一个制造玻璃的车间，而这位工程师的当然助手吉丁·史佩莱和赫伯特可是一连几天都没有离开过那里。

至于制成出玻璃所用的原材料，这只不过是沙子、白垩和苏打（碳酸盐或硫酸盐）。既然岸滩上有沙子，石灰里有白垩，海生植物里有苏打，黄铁矿里有硫酸，而大地上面又有的是煤，这就可以把炉子加热到所需要的温度。因此，赛勒斯·史密斯要动手制造玻璃的那些必要条件便具备了。

显得最难以制作的工具是吹玻璃的吹管，这是一根五六英尺长的铁管子，它的一端用于蘸融化状态的玻璃液。然而借助一块又长又薄的铁皮，将它卷作形同枪管，潘克洛夫就成功地制出那吹管了，而且过不一会儿，这吹管便就可以使用起来。

3月28日，炉子已被烧至炽热通红。100份沙子、35份白垩、40份硫酸盐苏打，与两到三份煤粉掺混一起，就构成了那种制玻璃用物质，把它就可以放入耐火坩埚里去了。当炉里的高温使原料熔成液态时，更确切地说变成胶状时，赛勒斯·史密斯就用吹管蘸上一定的量，紧跟着就在预先准备好的一块金属板上转来转去，使之形成一个合适的形样以便吹将起来；其后，他就将吹管递给赫伯特，并叫他吹另外一端。

“好像吹肥皂泡那样吹吗？”赫伯特问首。

“是的，完全是那样。”是位工程师答道。

于是，赫伯特两颊鼓起，往吹管里如此那般地一吹，同时还注意的将其

不停地转动，那胶状玻璃即刻就膨胀了起来。他们又在这胀大了的玻璃球上补充进另外一些胶状玻璃液，很快就吹出了一个直径达 1 英尺的玻璃球来了。

这时赛勒斯·史密斯从赫伯特手里再接过吹管，再不停地在来回摆动，最终使得柔软的玻璃球长了起来，成为一个圆柱形体。

经吹制后，得到的这个圆柱形体的两端位置，那凸起的圆边部分是很容易去掉的，只要用锋利的铁片先在冷水里浸温便可以将这部圆边割去；随后他们又用同样的方法把圆柱形体割开，经再次加热把玻璃软化，然后就将它铺在平板上用木滚子碾平。

第一块平板玻璃就这样制造出来了，因此只要按这样的方法重复做 50 次，就可获得 50 件平板玻璃。这样一来，“花岗石宫”的门窗很快便安装上了玻璃，这兴许是不甚洁白，但其却是足够透明了。

至于制造瓶子和杯子，那就更不成问题。这些东西大伙也是用吹管吹出来做成的。潘克洛夫要求让他试一试，这对于他来说可是一种乐趣，但是由于他吹起来太起劲，吹出的东西结果是奇形怪状，而他却仍旧十分赞赏。

在此期间进行的其中一次出游中，发现过有一种新的树种，这种树提供出来的制成品又为移殖民增添了新的食物资源。

一天，赛勒斯·史密斯和赫伯特完全是为着打猎，冒险进入到感恩河左岸那远西森林内里，像往常一样，这位年轻小伙子还是向是位工程师提出一连串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后者都敞开心扉地给予了回答。打猎和人世间的任何活儿都一样，不专心致志地去做，就完全没有理由会获得成功。既然这位工程师不是什么猎手，而另一方面，赫伯特此时又在谈论着化学物理学，因此这一天，好些袋鼠、水豚和刺豚虽是进入到猎捕射程范围以内了，但它们还是逃过了那位年轻小伙子的枪击。跟着便是时间已经不早了，两位猎人就要空手而归的了，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赫伯特却突然间喜叫了一声，在停下脚步之时且还大声喊道：

“哎！赛勒斯先生，您可看见那棵树？”

而他所指着的那棵树，与其说是一棵树，还倒不如说是灌木，因为它只是一根树茎，表面为一层鳞状树皮，上面长着细小平行叶脉的条纹叶子。

“那么，这棵像小棕榈树的树，究竟是什么树啊？”赛勒斯·史密斯问道。

“这是一株‘变种苏铁’，在我们的《博物学辞典》里，我见到有它的图片啦！”

“但是我看不到这棵树上果实呀？”

“是的，赛勒斯先生，”赫伯特回答道，“但它的树干里可是含有一种粉，是大自然为我们全磨好了的粉。”

“那么这是面包树了？”

“对啊！是面包树。”

“很好，我的孩子，”这位工程师应声道，“这是一个重要发现，因为我们的小麦收获期未到，着手干吧，但愿上天不会令你弄错！”

赫伯特并没有搞错。他折断一根苏铁的枝茎，这是由一种腺状的组织构成的，里面有很多粉末，那是粉质的树心和木质纤维，粉质的年轮组成一组同心圆，本质纤维由年轮分隔开来。这种淀粉里的一种气味刺鼻的粘液，但很容易将这种粘液压榨出来。这种细胞的物质是一种真正的上等面粉，非常

富于营养，从前，日本的法律还禁止出口呢。

赛勒斯·史密斯和赫伯特考察了生长苏铁的远西森林这部分地区以后，作了一些记号，然后就回“花岗石宫”去了。回去后，他们就向伙伴们介绍了这一发现。

第二天，移殖民们便去收获面粉，这时潘克洛夫对自己这个小岛屿越发地满意了起来，同时对工程师说道：

“赛勒斯先生，您认为是有一些遇险者岛屿吗？”

“您这是什么意思，潘克洛夫？”

“好吧，我的意思是，有一些海上小岛屿，是特地为出了海事的人安排的，这些可怜的人在这类岛上总是有办法对付过去的！”

“这是可能的。”那位工程师微笑着说道。

“这是肯定的，先生，”潘克洛夫回应道，“而且，林肯岛不完全就是这样的一个岛屿啊！”

他们将收获到大量的苏铁杆茎带回了“花岗石宫”。那位工程师制造了一台压榨机，将淀粉中刺鼻的粘液压出来，经过加工，就得到了很可观的面粉，在纳布手下，这类面粉很快就被做成了糕点和布丁，这还不是那种真正的面包，但却是已经非常像面包了。

同样是在这个时期，畜栏里的野驴、山羊和绵羊也都每天给移殖民小组提供必要的奶品了。那辆四轮运货大车已经同样被轻型兽力车所代替，他们常常驾上这车子到畜栏去，而且当潘克洛夫每次去畜栏巡视之时，他都带着杰普，让它赶车，而杰普则挥舞鞭子，照例机灵地执行它的任务。

畜栏和“花岗石宫”是时一样欣欣向荣，如果这些移殖民不是背井离乡，他们就实在是没有什么可埋怨的了。他们生活得这么愉快，再说也都适应这小岛屿的环境了，一旦要他们离开这片乐土，他们还真会是依依不舍呢！

然而此时，他们还是情系祖国，因此要是有某艘船只出现在小岛屿的视线内，这些移殖民便会发出信号，引起那船的关注，从而乘船离开小岛！……可目前，他们虽是过着幸运的生活，但是他们却仍要提心吊胆，生怕会发生某种意外的事情。

因此，谁敢夸口能永保幸运而避免挫折呢？

不管怎样，这些移殖民在这个林肯岛上生活已经有一年多了，而这处小岛屿亦常常是他们谈话的题材，而且有一天，他们又对这岛屿做了一次观测，这一次观测对不久的将来兴许会带来重大的影响。

此时是4月1日，星期天复活节，赛勒斯·史密斯和他的伙伴们利用这一天休息和祈祷。这一天天气晴朗，大概如同北半球10月份一天的天气。

将近傍晚时分，大伙吃完晚饭后，都聚集在眺望岗那晾棚阳台处，正凝视着那夜幕降临的大海洋面。纳布为大伙沏了几杯用接骨木种籽代替咖啡的饮料。大家正在谈论着这个小岛屿及其在太平洋中那般孤立的位置。这个时候，吉丁·史佩莱引出话题说：

“我尊敬的赛勒斯，打从您在箱子里找到六分仪之后，您有没有重新测定过小岛屿位置？”

“没有。”这位工程师答道。

“但是，用这个仪器较之您以前使用的那玩意儿却是要准确得多，何妨不用它来试测一下。”

“何必多此一举呢？”潘克洛夫说道，“小岛不完全就是在它所在的地

方呀！”

“兴许会是那样，”吉丁·史佩莱继续说道，“但是，不精确的仪器会使测量结果不准确，而既然现在很容易就可以对之进行验证……”

“您说得对，我尊敬的史佩莱，”那位工程师应声道，“虽然上次的测量误差大概不超过经纬度5度，但要是我犯了某个错误呢，因此我早该进行这番验证的了。”

“嘿！谁知道？”那位记者又说道，“谁晓得我们会不会离外界比我们想象中的要近得多？”

“这个我们明天就会知道，”赛勒斯·史密斯答道，“要不是我如此那般的忙碌，连一点闲暇时间都没有，我们早就该是了解了的。”

“好啦！”潘克洛夫说道，“像赛勒斯先生这样好的一位观测家是绝对不会弄错的，而且，如果小岛的位置没有移动，它就完全是在原来它所座落的地方啊！”

“我们等着瞧好了。”

第二天，那位工程师用六分仪进行了必要的观测，以便验证他已经获取过的小岛屿的坐标，以下就是他所得到的结果：

他的第一次观测得出林肯岛的位置是：

西径：150度到155度；

南纬：30度到35度。

第二次观测准确得到的数字是：

西径：150度30分；

南纬：34度57分。

这般看来，虽然赛勒斯·史密斯第一次所用的仪器不精密，但由于他测量得精细，所以误差并没有超过5度。

“现在，”吉丁·史佩莱说道，“既然我们同时拥有六分仪和那地图册我尊敬的赛勒斯，我们就来看看林肯岛在太平洋中所占据的那个确切位置吧。”

赫伯特跑去了取地图册，大家知道，那地图册是法国出版的了，所以，地图上的地名都是用法文标示的。

太平洋区域图展将开来，这时那位工程师手中拿着他的两脚规，准备确定小岛所在的位置。

突然间，两脚规在他的手中停住了，他说：

“可是，太平洋上这个地方已有一小岛啊！”

“一个小岛屿？”潘克洛夫大声问道。

“想必就是我们这个小岛屿？”吉丁·史佩莱问道。

“不对，”赛勒斯·史密斯继续说道，“这个岛在西径153度和南纬37度11分，也就是说，在林肯岛更靠西两度半，以及更靠南两度地方。”

“那这个岛叫什么岛？”赫伯特问。

“塔波岛。”

“一个重要岛屿吗？”

“不，是太平洋中一处偏僻的小岛屿，而且，兴许从未有人到达啊！”

“那么，我们去看看吧。”潘克洛夫说道。

“我们？”

“对呀，赛勒斯先生。我们建造一艘有甲板的小船，而我负责驾驶它。我们距离这个塔波小岛有多远？”

“大概在我们这个岛屿东北方向 150 海里处地方。”赛勒斯·史密斯答道。

“150 海里呀！那这算得了什么？”潘克洛夫应声道，“如果顺风，48 小时以内就可以去到了！”

“但又何必去呢？”那位记者问道。

“现在不知道。需要看看吧！”

就这样，建造一艘小船的事便决定下来了，为的是将来 10 月这个月份前后，那上美好季节回转时得以启航驶向大海。

第十章

造船——第二次麦收——猎捕无尾熊——一种新的实用植物——惹人注目的一条鲸鱼——鱼镖——肢解鲸鱼——利用鲸鬃——五月底——潘克洛夫心满意足

潘克洛夫只要决定做一件事，在没有做完以前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既然他现在想的是到塔波小岛上去看看，加之渡海又需要有一艘较大一点的船只，因此就必须将上面提到的那艘船只建造出来。

以下便是那位工程师所制定的造船方案，并已得到了是位水手的同意。

这艘船的龙骨长度是 35 英尺，横梁为 9 英尺——只要船底部分和它的水线设计得成功，这就可使船只行进时平稳——，因此，船的吃水想必就不应在 6 英尺以上，这样，船身入水之时才可保持平稳，避免倾斜。船上将会全封铺上甲板，上面留出两个舱口，可从这里进入下面分隔开来的独立的两个舱房，另外给单桅帆船配备帆缆索具，船上分别还装有后桅帆、船首三角帆、前桅帆、顶桅、后桅支索帆、非常容易操作的风帆，暴风雨时完全易于落下，而且非常利于牢牢地控制住。最后，船体将会建有真正的船缘，也就是说，船壳外侧不是重叠式开去而是与甲板平面对称平铺出去的那船缘部分，至于船的肋骨框架，鉴于船缘已经装置在肋骨那横截面下方，因此采用热处理的方法将肋骨框架认真安装上去便行了。

要建造这艘船只，选用什么样的木材好呢？小岛屿上面不有的是榆树和冷杉吗？大家因此决定使用冷杉木，这一种木材容易“劈做”，大凡木匠们都是这么认为的，而且干起来也是容易，此外，冷杉木在水中的防腐性能完全不会比榆树木差。

这般具体的方案定下来了，既然那美好的季节轮回到来时之前还有半年时间，于是大伙商定由赛勒斯·史密斯和潘克洛夫俩人专门从事造船工作。吉丁·史佩莱和赫伯特将继续去狩猎，而纳布，他的助手杰普，则仍旧干各自以往干将开来的那类家务活。

造船用的树挑选好了，它们被砍了下来，削去枝杈，锯成了木板，真正的锯木工人恐怕也只能锯成这般模样，8 天后，在“烟囱管道”和那处悬崖峭壁之间的一凹入处出现了一个筹备就绪的造船工地，一条长达 35 英尺的龙骨躺在沙地上面，它的后部已安上艉柱，前部亦已装上了艏柱。

在着手这项新的工作时，赛勒斯·史密斯并非是盲目般进行的。他熟悉造船几乎和他熟悉其他所有的事儿一样，因此他就在纸上首先构思画出他那船只的真正大小的模样来。此外，还有潘克洛夫协助他工作，潘氏曾在布鲁克林造船厂工作过几年，对这项职业富于实践经验。他们经过认真的思考和严谨的计算之后，于是才把那横截面肋骨下部接到龙骨上头。

大家随意都可以想象得到，潘克洛夫为将他的这项新事业进行到底所表现出来的热忱此时是多么高，干劲是多么大，他简直就是连一刻也不愿意把活儿搁下。

有一件优先要做的事令他离开过造船工地一天，但也仅仅是一天而已。这就是第二次麦收期到了，时间是 4 月 15 日。这一次麦收和第一次时一样获得了好收成，产量达到了预期数字。

“5 斗啊！赛勒斯先生。”潘克洛夫认真地量了量他的粮食资源后说。

“5 斗，”这位工程师应答道，“这样的话，每斗是 13 万粒，那么总共

就是 65 万粒。”

“好啊，这一次我们将其全部播种下去，”是位水手说道，“我们还是少留一点儿好嘞？”

“对，潘克洛夫，而如果下次有同样成比例的收成，我们就将拥有 4000 斗了。”

“那时候可以吃上面包了吗？”

“大伙都会吃上面包的了。”

“可需要建起一处磨坊呀？”

“我们必定会建磨坊的。”

这第三次的麦地比前两次因此就要大得多了，而且土地都是经过极其认真的耕犁，然后才将那珍贵的麦粒播种下去。这一切都做完了之后，潘克洛夫便回转去干他那造船活儿了。

在这期间，吉丁·史佩莱和赫伯特就去附近一带狩猎，他们曾冒险深入到远西森林中还未到过的那些地方，其时他们那枪支都已装上子弹且还上了膛，时刻提防着险遭不测的境遇。那是一片茂密的高大美丽树林，树木与树木之间彼此相互挤压在一起，它们像是缺少生存空间似的。勘察如此繁茂密集的森林地带是极其艰难的，因而，那位记者每一次冒险深入进去都绝对不会忘记带上那袖珍指南针，原因是该处地方树木枝繁叶茂，长得浓浓密密，阳光近乎都透射不进去，而且，他连自己所走过的路也是难于再找得到。这类地方猎物自然就更是罕见，兴许没有它们自由驰骋的足够大的空间。但是，在 4 月份的后半个月，他们还是找到了三只大的草食动物。这是一些无尾熊，移殖民早前曾经在格兰特湖泊北岸看见过一只这类动物品种，它们是试图躲在稠密的树枝间笨头笨脑地任由枪杀的。它们的毛皮被带回“花岗石宫”，这样，经由硫酸鞣制过后便就可以利用了。

在这类外出狩猎行动中，其中有一次还有一个发现，从另一角度上看，这一发现显得很宝贵，而且，大伙还得为此感激吉丁·史佩莱。

时间是 4 月 30 日。这两个狩猎者其时深入到远西森林的西南部地方去，那位记者走在前面，其后是赫伯特，彼此间隔开有 50 步的距离，记者当时已到了一类林间空地，该处地方树木生长较为稀疏，致使几许光线可以照射进来。

吉丁·史佩莱首先被某种植物散发出来的那个香味吸引住了，这类植物干茎笔直直立，呈圆柱形多枝状，上面长着一些总状花序，而且结有一些非常细小的种籽。这位记者拔了一两株这类根茎植物，转回向那位年轻小伙子，并对他说道：

“哎，赫伯特，请你看看这东西是什么嘞？”

“史佩莱先生，可您是在什么地方找着这植物的呀？”

“在那边，在一处林间空地上，那里生长有许多呢。”

“好啊，史佩莱先生，”赫伯特说道，“瞧这一发现，它会令潘克洛夫永远都感激您啦！”

“那就是烟草了吗？”

“是的，而如果说这不是上等烟草，那它毕竟还是烟草啊！”

“好嘞！这位诚实的潘克洛夫！他将满意的啦！可见鬼去吧，他不可能全部抽掉！因此，他完全会留给我们应有的那一份呀！”

“哎，我有个主意，史佩莱先生，”赫伯特应声道，“我们现时对潘克

洛夫就此守口如瓶好了，我们抓紧时间将这烟叶准备好，而到了某一天，我们就把装满烟丝的烟斗递给他吧！”

“就这么定下来吧，赫伯特，而到了那一天，我们那可尊敬的伙伴，在这处天地就将再无所求的啦！”

这位记者和那位年轻小伙子采集了相当分量的这类珍贵的植物，然后他们返回到“花岗石宫”，抵达“花岗石宫”时，他们“偷偷地”溜了进去，而且还佯装着提防像是最严厉的海关检查员潘克洛夫似的。

他们对赛勒斯·史密斯和纳布没有隐瞒这个秘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那位水手并没有表示出任何的怀疑。期间，得将烟叶晒干，再把它们切成烟丝，然后置放在灼热的石块上进行相应的焙烤。这样就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因为，所有这般举动都得在潘克洛夫不知道的情形下才可以进行，事关此时他正忙于造船，只是在睡眠之时才上到“花岗石宫”来。

期间，潘克洛夫曾经再一次不得不放下他那偏爱着的造船工作，是时5月1日，出现了一次捕鱼的机会，所有的移殖民都必然要参加了的。

几天来，人们都可以观察到一个庞然大物浮游在距离林肯岛两三百海里那外海海面上。那是一条体型最大的鲸鱼，它很像是属于南半球鲸种，人称“好望角鲸”。

“要是我们能捕获到它，那可是一笔相当可观的财富啊！”那位水手高喊着道，“嘿！要是我们有一只相应的小船和一副上好的鱼叉，瞧我就会说：追逐那家伙去，因为，即便是费力气，将它抓到也是值得的！”

“嗨！潘克洛夫，”吉丁·史佩莱说道，“我倒是很想看看您使用鱼叉。那想必会是很有趣啊！”

“有趣是很有趣，不过就是危险，”那位工程师说道，“因此，既然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对付这只动物，我们就不必去理会它了。”

“我真不明白，”那位记者说道，“这里的纬度相应较高，居然看到有一条鲸鱼。”

“那为什么不可以有呢，史佩莱先生？”赫伯特应声说道，“我们现时处在的太平洋这部分海域，正是英美捕鲸者称为‘鲸鱼活动水域’地方，而且就是这处地方，在新西兰和南美之间的海洋里，这类南半球种鲸鱼却是大量可见。”

“而且确是这样，”潘克洛夫应声说道，“可我呀，令我感到奇怪的是，我们并未看到更多的这类鲸鱼。不过，既然我们现在不能够接近它们，那就无关紧要的啦！”

就这样，潘克洛夫不无遗憾地长叹了一口气，便转回去干他那造船活儿了。因为，在整个水手心目中，一位捕鱼者，如果说其捕鱼的兴趣是和鱼的大小成正比的话，那么，一位捕鲸者看见一条鲸鱼时的心情，大家不就完全可以估计得出来啦！

然而，要是仅仅为了兴趣可也就罢了！但是，大伙知道，这样的一条鲸鱼捕捉得到，只会是给移殖民小组带来真正的好处，因为鲸油、鲸脂、鲸须，其用处却是大着呢！

既然这事情已经发生，而且还因为，这条鲸鱼明显像是并不想离开林肯岛附近水域似的。于是，每当赫伯特和吉丁·史佩莱不外出打猎之时，每当纳布在看管炉灶的时候，他们都不离望远镜，或是在“花岗石宫”窗口，或是在眺望岗那高地上，一直在注意观察这只动物的整个动静。这条鲸类动

物深深进入到那开阔的合众国港湾来，从颌骨海角直游向爪形海角，游动中令该处海面逐起水波、划出条纹，它的身子全靠异常有力的尾鳍保持平衡和推进，它前进的速度有时还达到每小时 12 海里。有的时候，它还游到距离小岛很近的海面上来，大伙其时都能看得清清楚楚。这的确是一条南半球种鲸鱼，它浑身黝黑，头部较北半球种鲸鱼扁平。

此外，大家还看见它从鼻孔喷出一股很高的气雾……或者是水雾，因为——这种现象显得十分奇特——博物学家们和捕鲸者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仍然没有统一。喷出的是气还是水？大家一般都认为是雾气，这种雾气在空气中遇冷以后就凝结为水滴落将下来。

然而，这只海中哺乳动物的出现，却使移殖民始终是念念不忘。这事尤其揪动着潘克洛夫的心，使他在自己的工作有所分心起来。最后，一想到这条鲸鱼，他简直像个孩子想要得到什么东西而别人又不让他得到之时那般的难过。夜间，他连说梦话也都大声讲到鲸鱼，因此肯定，要是有法子猎捕，要是能在海上立足得以大显身手，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奋起追捕它。

不过，移殖民们不能办到的这件事，机遇倒是成全他们了。这就是 5 月 31 日这一天，纳布站在厨房窗口上大声地叫喊起来，说那条鲸鱼在小岛屿的岸滩上面搁浅了。

赫伯特和吉丁·史佩莱此时正要动身狩猎去，他们也都即时将各自的枪支放下，潘克洛夫也都扔下他那斧子，赛勒斯·史密斯和纳布则会聚集到他们的伙伴的身旁，于是，大伙迅速地朝那鲸鱼搁浅的地点跑去了。

这一搁浅发生在漂来物淤积地角沙滩地方，距离“花岗石宫”有 3 海里远，发生在涨潮之时。这般看来，那条鲸类动物是不可能轻易脱身的了。不管怎样，都必须从速赶去切断它必要之时的退路。大家手持十字镐和套铁长矛，通过感恩河桥，沿着这条水流右岸直下行去，就这般沿着沙滩跑，因此，用不了 20 分钟，移殖民们就来到了那条巨大的动物近旁，是时已经有一大群飞鸟密密麻麻般在它的上空盘旋了。

“多么大的家伙啊！”纳布大喊着道。

可这话说得对，因为这条南半球种鲸鱼，身体长达 80 英尺，是一条巨型鲸种，其重量想必不少于 15 万磅呀！

此时大海仍然处于涨潮，但是，那巨型家伙却就这般搁浅着，一动不动，而且也没挣扎着试图重回到大海大洋中去。

潮水退落下去了，移殖民们绕着这动物转了一圈，他们马上就明白了它不能动弹的原因。

它此时是死去了，而且，有一根鱼叉还在它的左侧地方露将出来。

“那么，在我们这处海域有一些捕鲸者了？”吉丁·史佩莱即时说道。

“那为什么？”那位水手问道。

“既然这鱼叉还在那……”

“哎！史佩莱先生，这个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潘克洛夫应声道，“有人发现，一些鲸鱼身上带着一根鱼叉还能走上好几千海里，因此这就表明，鲸鱼甚至可以在大西洋北部被击中，然后来到太平洋南部时才可能会死去，这兴许不必对此感到大惊小怪呀！”

“可是……”吉丁·史佩莱说，他对潘克洛夫那般肯定的答复并不感到满意。

“这完全是可能的。”赛勒斯·史密斯应声道，“不过，我们还是检查

一下那根鱼叉吧。按照一根鱼叉使用者的通常习惯，捕鲸者们大概会将他们船只的名字刻在鱼叉上头的。”

的确如此，当潘克洛夫从那动物侧身处拔出鱼叉时，他就将那上面的这类字眼读了出来：

玛丽亚—史泰拉
葡萄园

“葡萄园的一艘船只啊！我故乡的一艘船啊！”他欢呼般喊着，“玛丽亚—史泰拉船呀！说真的，是一艘漂亮的捕鲸船只啊！而且我还非常了解它呢！好啦！我的朋友们，葡萄园的一艘船只，葡萄园的一艘捕鲸船啊！”

这位水手于是挥舞着鱼叉，激动地重复着这个他心系住的名字——他自己家乡的这个名字！

然而，鉴于大伙不能等待玛丽亚—史泰拉号船只前来索回它所刺中的鲸鱼，移殖民们就趁它尚未腐烂之前，决定先把鲸鱼肢解了。是时一些猛禽，窥伺这只丰厚猎物已经有好几天，它们都想着要立即占有它，因此必须开枪将它们驱散开去。

这条鲸鱼是一条母鲸，他们从它的乳房挤出了大量的鲸奶，博物学家德芬巴赫曾经认为鲸奶可以代替牛奶；而实际上，无论是味道、色泽、浓度，和牛奶都没有什么区别。

潘克洛夫曾经在—艘捕鲸船上服务过，这样他就可以有条不紊地指挥肢解工作；这般肢解过程是相当令人不愉快的。它持续了三天的时间，然而在这肢解活儿面前，移殖民们谁都没有表示出嫌恶，甚至是吉丁·史佩莱，也没有感到讨厌，用那位水手的话来说，他最终会成为“一名很有技能的遇险者”。

鲸脂被切成2英尺半厚的平行条块，然后再分切开为—件—件，每件大概重1000磅，就在肢解现场用大陶罐熬起鲸脂来—因为大家不想把眺望岗高地—带弄得又腥又臭——，经过煎熬，鲸脂的重量便减去了三分之一左右。但鲸油数量还是多得惊人，其中仅鲸舌部分就有6000磅油，而下唇部分则为4000磅。往后，有了这种脂肪，就可以在很长时期内保证硬脂精和甘油的供应，还有鲸须，虽然“花岗石宫”里大家都不带雨伞，也都不穿胸衣，但也将会有它们的有场的。这条鲸类动物嘴巴上面部分，在口腔内两侧实际上长有800角质薄片，属于纤维组织，柔韧不易折断，边缘散将开来如同两把大梳，梳齿长达6英尺，用于水中滤食万千微小动物、小鱼和软体动物，而这些东西便是鲸鱼的食饵。

料理鲸鱼的事情结束了，大伙都感觉到十分的满意，这动物的那类剩余残骸就留给鸟儿们，这些鸟儿不一会儿就会将之吃得—干—二—净的啦，而“花岗石宫”的—口—常—活—儿—便—又—回—复—如—常—了。

可是，在回转去那造船工场之前，赛勒斯·史密斯萌发出想制做某种玩意儿的主意，这类玩艺器具大大地激发了他的伙伴们的好奇心。他找来了一打鲸须，将之切成相等的六段，并把它们各自两端磨尖起来。

“这些东西，赛勒斯先生，”赫伯特问道，“这东西做好之后有什么

用？……”

“用来刺死狼、狐狸，甚至美洲豹。”这位工程师答道。

“是现在吗？”

“不是，是今冬，等到我们有冰块可用时。”

“我不明白……”赫伯特回应道。

“你不久就将明白了，我的孩子。”这位工程师答道，“这种玩艺器具不是我的发明，而俄罗斯族美洲阿留申群岛的猎人就常常使用它，这些鲸须，你们目睹了，我的朋友，好啊，等到冬天结冰的时候，我就将这些鲸须弄弯曲，然后把水浇到上面去，让水结成一层冰，且完全达到保持鲸须那原弯曲度，我再在上头涂抹一层油脂掩盖起来，之后便将它们撒在雪地上去。那么，饥饿的一只动物把这样的食饵吞食以后会怎么样呢？它胃里的热量将会使冰融化，而鲸须就会立即弹直伸长开去，其锋利的两端就会刺穿该动物的胃了。”

“这真巧妙啊！”潘克洛夫说道。

“而且，这可节省火药和子弹。”赛勒斯·史密斯应声道。

“这比陷阱好多啦！”纳布进一步说道。

“那我们就等冬天到来吧！”

“让我们等着冬天到来好了。”

期间，造船的工程在进行着，而且快要到月底时，船壳板就已安装了一半。大家已可以清楚看出，这船的外形将会是美极了，在海中一定会是十分平稳。

潘克洛夫以一种无与伦比的激情投入工作，而且，只有他那强健的身体才能经得起那样的劳累；然而，他的伙伴们却是在暗中为他准备犒劳品，因此，5月31日，他将会体验到他有生以来其中一次人生最大的快乐。

那一天，晚饭后，潘克洛夫正要离开餐桌，他是时觉得有一只手搭在他的肩上。

这是吉丁·史佩莱的手，吉丁·史佩莱对他说道：

“请稍等一会，潘克洛夫师傅，可不要就这样走了啊！您忘了那饭后点心吗？”

“谢谢，史佩莱先生，”这位水手答道，“我回去干活了。”

“好了，喝杯咖啡吧，我的朋友。”

“再也不要了。”

“那就抽斗烟吧，怎么样？”

潘克洛夫突然间站起身来，当他看到那位记者将一只装满烟丝的烟斗递给他，而赫伯特又为他送上烧红的火炭之时，他那副忠实的胖脸蛋也变得苍白了起来。

这位水手想说话，可他一句话都不能说出来；不过，他还是抓住了那烟斗，直往他嘴唇处送，紧接着就用炭火将烟丝点燃，一口一口地连吸了五六口。

一缕淡蓝而且芳香的烟雾向着四周散将开会，同时，随着那烟雾颜色的加深，大家听得一个极其兴奋的声音在重复着：

“是烟草啊！真正的烟草啊！”

“是的，潘克洛夫，”赛勒斯·史密斯应声道，“而且，那可是特等烟草啊！”

“哎！老天爷太好啦！神圣的造物主啊！”这位水手高声呼喊道，“这样，我们的小岛屿就再不缺少什么啦！”

潘克洛夫于是就抽呀，抽呀，一口一口地猛抽着烟了！

“那是谁做的这个发现啊？”他最终问道，“想必是您吧，赫伯特？”

“不。潘克洛夫，是史佩莱先生。”

“史佩莱先生啊！”这位水手呼喊道，他将那位记者紧紧地搂在自己的胸前，是位记者却从未经历过如此这般的搂抱。

“喔唷！潘克洛夫，”吉丁·史佩莱此时缓过一口气来，于是回答道，“松开一会啊。您应该感谢赫伯特，是他认出这种植物的；还有赛勒斯，是他焙制出烟丝；再就是纳布，他可是很艰难地才替我们保守住这个秘密的呢！”

“好了，我的朋友们，这个我将来某一天定会回报你们！”这位水手应声道，“现在，我们就是同生死，共命运啦！”

第十一章

冬季——压制羊毛毡——捶羊毛臼——一个萦绕潘克洛夫脑际的想法——鲸须——一只信天翁能有什么用——未来的燃料——托普和杰普——暴风雨——家禽饲养场遭到破坏——到沼泽地打猎——赛勒斯·史密斯一人——探井

六月来临，这个时候相当于北极地区的十二月，冬季也就姗姗而至。此时，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缝制保暖而又结实的衣服。

这时，牲畜栏里的岩羊毛已经剪下来了。这些是珍贵的纺织原料，因此，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如何把它制成毛料。

毋庸赘述，因为赛勒斯·史密斯既没有梳毛机、刷毛机、打光机、拉丝机、拈线机和纺纱机这些自动化机器来把羊毛纺成纱，又没有织布机把毛纺织成毛料。所以，为了简化纺纱和织布的工序，他只好采取一种更为简单的方法，而实际上，他十分无可厚非地想到：当人们从各个方向挤压羊毛时，可以利用羊毛纤维的特性，把羊毛打乱，再把它们简单地交织起来，制成那种人们称之为毛毡的织料。因此说，毛毡可以通过一种简单的压制工序而获得。这种工序，如果说它降低了织料的柔软性，可它却尤其能增加织料的保暖度。或者确切地说，岩羊的羊毛是由非常短的纤维构成的，因此这为毛毡的制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条件。

于是，在他的同伴们，包托潘克洛夫——他不得不再一次把他的造船工作搁到一边——的协助下，这位工师开始了准备工作，这些准备工作的目的在于清除掉羊毛上的油质和渗透在羊毛里的脂肪，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羊毛粗脂，脱脂的过程是在一些装满水的大桶里进行的，桶中的水保持 70 度的水温，羊毛被放进水中泡足 24 小时；然后，人们把羊毛捞起来，放进小苏打溶液里作彻底的清洗；接着，当这羊毛被完全挤压干时，便成了被揉成一团的样子，也就是说成为一种结实而无疑又很粗糙的毛料。这种毛料在欧洲或美洲的工业市场上或许一文不值，但在林肯岛的市场上，人们就不得不对它另眼相看。

我们知道，这样的毛料在最原始时代可能就很盛行。而事实上，最早的羊毛料子正是用史密斯现在采用的这种方法做出来的。

史密斯的工程师才能在制造用于压制羊毛的机器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因为他知道巧妙地利利用当时尚未被利用的海滩瀑布机械动力来推动捶羊毛臼的运作。

一根树桩，装上一些带动着一根根垂直安置的臼槌依次升降的凸轮；一些臼槌可以不停地捶打在里面的盛羊毛石槽；加上一个支撑而且接连着整个装置的结实的主架：这就是上文提到的机器。没有什么比这更简陋的设备了。可这样的机器一直沿用了几世纪，直到后来人们意识到用压缩机轧辊代替臼槌，并克服材料上的问题，才不再用捶打方法而采用真正的轧制法。

这项工作赛勒斯·史密斯的精心指导下如愿以偿地获得了成功。预先放进肥皂水中没泡的羊毛，一方面便于制作时滑行、揉合、压缩和顺柔，另一方面可以防止在捶击过程中断裂，而等到羊毛从捶羊毛臼中拿出来时，就成了一条厚厚的毛毡。这样捶制出来的羊毛纤维自然很粗糙不平，但由于毛与毛之间交织得非常之紧密，使得这不仅是一种适合于做衣服又适合于制被毯的毛料。显而易见，这种料子并非美利内呢、平纹呢、开斯米、花毛呢、

棱纹呢、中国绸缎、驼绒、丝毛呢、呢绒，也非法兰西绒，而是林肯岛毡！自此，林肯岛上又多了一种工业品。

于是说，移殖民们有了上好的衣服和厚厚的被子，可以毫无畏惧地面对1866年至1867年的冬季了。

将近6月20日，大伙可以感觉到大寒真正开始了。潘克洛夫不得不因此中断他的造船工作。对此他深为“遗憾”，况且他本来就打算在明年开春前完成这项工作呢。

因为这位水手朝思暮想要到塔波岛去走一遭，见识见识一番呢，尽管赛勒斯·史密斯一再认为在那样一个荒芜而且几乎是干旱的岩石岛上，是找不到任何援助的，而不同意这种纯粹是出于好奇的旅行。再说，在这片陌生的海洋中，用一只相对来说很小的船做一次150海里远的旅行，这不能不使他产生几分顾虑。而且要是他们的船一出海后到不了塔波岛，又回不了林肯岛，那么，在那片灾祸丛生的太平洋中，他们该怎么办呢？

赛勒斯·史密斯经常和潘克洛夫谈起这个计划，因而他发觉，在这位水手身上有一股相当古怪的倔劲想去完成这次旅行，尽管水手可能还说不出为什么自己这么倔犟。

“可是，”一天，这位工程师对他说，“我最终要向您指出，我的朋友。您曾经说过林肯岛如何如何的好，如果必须离开这里，您又会如何如何的悲伤，可是，您又是第一个想离开这个地方的人。”

“只是想离开几天罢了，”潘克洛夫回答说，“就只是几天，赛勒斯先生！就是往返的时间，和看看那个岛是怎么个样子，所需的时间罢了。”

“可是它还比不上林肯岛呢！”

“这我早就知道了！”

“那为什么您还想去冒险呢？”

“就是想知道塔波岛上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但那里什么也没发生！而且也不可能有什么事发生！”

“谁知道？”

“况且，要是您遇上风暴，那该怎么办呢？”

“在天气好的季节里，是用不着担心这个的，”潘克洛夫回答说，“不过，赛勒斯先生，既然要防万一的话，我求您答应让我只带上赫伯特去做这次旅行吧。”

“潘克洛夫，”工程师把手搭在水手的肩膀上说，“偶遇让那个孩子成了我们的儿子，要是灾难落到您和那孩子头上，您想想，我们以后还会安乐吗？”

“赛勒斯先生，”潘克洛夫信心十足地说：“我们不会给您带来这种悲痛的，此外，等旅行的时机成熟时，我们再谈吧。再说，我想，等您看到我们的船装备齐全、整装待发时，等您看到它如何在海上行驶自如，等我们乘坐它绕着我们的岛环行一周——因为我们将一起去——的时候，我想，我敢说您就不再会犹犹豫豫不让我走了！不瞒您说，您的船，它将是一件杰作！”

“应该说‘我们的船’潘克洛夫，”工程师暂时让步说。

谈话于是到此告一段落，工程师和水手谁也没有说服谁，他们打算以后再谈这个问题。

将近6月底时，下了第一场雪。大伙已经预先在牲畜栏里放了大量的饲料，因此再没必要每天都去那里巡视，但他们还是决定，不能没有一个星期

不去牲畜栏视察。

而且，他们还试用了赛勒斯·史密斯制造出来的机器，重新设置了陷阱。他们把鲸鱼须弯曲后，在其表面冻上一层冰，再涂上一层厚厚的脂肪，然后放到森林边缘野兽到湖边去的必经之途上。

令工程师大为满意的是，他这项受到阿留申群岛渔民的启发而进行的革新发明，竟然取得了完全的成功。有一打狐狸，几头野兽，甚至还有一只美洲豹都中了圈套。大伙发现，这些动物都是因为胃部被弹直了的鲸须刺穿而死的。

此时发生了一件值得一提的事，因为这是移殖民们第一次与外界取得了联系的尝试。

此前，吉丁·史佩莱曾多次考虑过，要不在一个瓶子里装上一篇报道扔到海里去，海水也许会把瓶子冲到有人居住的海岸边上；要不就利用鸽子把信息带出去。可是，他们的海岛与外界相距足有 1200 海里之遥，那怎么能一心指望鸽子或瓶子能远涉重洋呢？这简直是异想天开。

但是，6 月 30 日，赫伯特一枪打中了一只信天翁。鸟的腿部受了轻伤，赫伯特好不容易才把它逮住。这是一只属于巨翼类的美丽的鸟，翅膀展开可达 10 英尺长，而且这种鸟能飞越像太平洋那样广阔的海洋。

这只美丽的飞鸟的伤口很快就痊愈了。起初赫伯特很想把它留下来，他认为可以把它驯化，但吉丁·史佩莱对他说，他们不应该错过这个机会。尝试通过这只信使与太平洋沿岸地区取得联系。赫伯特听后表示赞同，因为如果这只信天翁是从有人居住的地方飞来的，那一旦把它放飞，它一定会飞回原来的地方。

或许实际上，对于吉丁·史佩莱这位某专栏编辑曾几次造访过的人来说，难道他会对着不管怎样去发表一篇关于林肯岛移殖民们的奇遇的轰动性文章大光其火吗？如果这篇文章能到达尊敬的社长约翰·贝尼特那里，这对于一个《纽约先驱报》记者和刊登这一专栏的报纸来说，该是多大的成功啊！

于是吉丁·史佩莱撰写了一篇简短的报道放入一个结实的树胶布袋里。他在文章上诚恳地请求，不论谁捡到它，务请把它转寄给《纽约先驱报》办公室。树胶袋子被系在信天翁的脖子上，而不是脚上，因为这种鸟有在海面上休息的习惯。然后，这只快速的空中信使被放飞了，移殖民们无不激动地望着它消失在西边远远的雾霭中。

“它是往哪里去？”潘克洛夫问。

“朝新西兰飞去。”赫伯特回答道。

“祝你一路顺风。”水手喊道，虽然他对这种通讯方式并不抱太大的希望。

随着冬季的来临，所有的工作都又转入“花岗石宫”里进行，像缝补衣服啦，各式服装制作啦，还有裁剪气球那层多得用不完的外罩制作船帆等等。

七月间，天寒地冻，但他们有的是木柴和煤炭。赛勒斯·史密斯在大厅里砌了第二个壁炉，他们就是在那里度过漫漫长夜的。大伙边干活边聊天，一有空就读书。时间就这样流逝了，而大家都各有收益。

当吃过可口的晚饭后，接骨木咖啡在茶杯中冒着热气，烟管中散发出烟草的香味，移殖民们就坐在被蜡火照得通明、被炉光烤得暖烘烘的客厅里，倾听外面狂风怒号，这对他们来说，真是一种莫大的享受啊！如果对于那些背井离乡、与外界音讯隔绝的人来说，幸福还是永存的话，那么，他们享受

的应该是一种最大的幸福！移殖民们总是谈到他们的祖国和久违了的朋友，还谈到了美利坚合众国的伟大，她的影响力正有增无减。赛勒斯·史密斯还经常纵论合众国的国事，他的论述、见解和对未来的看法深深地吸引了他的听众。

有一天，吉丁·史佩莱突然问他说：

“但说到底，我亲爱的赛勒斯·史密斯，您预言说所有的工商业活动都会不断地向前发展，难道不会有一天，这一切完全停滞不前或后退吗？”

“停滞不前！？因为什么呢？”

“因为缺煤啰，人们不正是称其为最珍贵的矿产吗！”

“是的，煤的确是最珍贵的，”那位工程师回答道，“而且大自然也好像有意想证明这一点，金刚石的形成正是只由纯净的煤结晶而来的。”

“赛勒斯先生，您不是想说，人们将会把金刚石当作煤炭扔进炉子里烧吧？”潘克洛夫发话了。

“不，我的朋友。”赛勒斯·史密斯回答。

“然而，我要强调一下，”吉丁·史佩莱接着说，“总有一天，煤会被完全耗光的。您该不会否认这一点吧？”

“噢！煤矿的储量还是非常可观的，况且 10 万个矿工每年才开采出 1 亿公担，离把它采完还远着呢！”

“按陆地上煤炭消耗的增长比例看，”吉丁·史佩莱回答说，“我们可以预料到，10 万个矿工很快就会增加到 20 万个，而开采量也会翻一番的。”

“也许会。但是，在欧洲，有些新型机器很快就会用于开采更深层的煤矿。即使欧洲煤矿开采完了，美洲和澳洲的煤矿还可以在很长时间内供应工业消耗呢。”

“能供应多长时间呢？”记者问。

“至少 250 年或 300 年。”

“那我们这一代可以放心了，”潘克洛夫答道，“可我们的曾孙辈可就要担忧了。”

“人们会找到其他代替品的。”赫伯特说。

“但愿如此，”吉丁·史佩莱答道，“因为，说到底，没有煤炭就没有机器，而没有机器就没有铁路，没有蒸汽船，没有工厂，也没有现代化生活进步所需求的一切！”

“可人们会找到什么呢？”潘克洛夫问，“赛勒斯·史密斯先生，您能想象得到吗？”

“大概可以，我的朋友。”

“那人们将用什么来代替煤炭燃烧呢？”

“水。”赛勒斯·史密斯答道。

“水，”潘克洛夫喊道，“用水来驱动蒸汽轮和火车，用水来烧火！”

“是的，但水必须被分解成其组成成分才行，”赛勒斯·史密斯答道。

“分解，这无疑是用电。分解后，水就会成为一种无穷的、易于操纵的力量。因为所有的重大发现，都是根据一种难以解释的规律看似彼此协调，同时又相互补充的。是这样的，朋友们。我相信，将来总有一天，水会被用作燃料，而其组成成分——氢气和氧气——将会被分离开，或合起来利用，提供一种具有取之不竭的光热的能源；而且，它的强度却非煤炭之所能比拟的。到那时，蒸汽轮的储煤室和火车的储煤车里装的可就不是煤矿，而是这两种压缩

气体，它们在炉里燃烧时将散发出无穷的热量。因此，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只要地球上还住着人，它总会为其居民提供所需的一切，而且他们将永不缺乏光和热，也不会缺少动植物和矿物产品。因此我相信，当煤矿层被开采完时，人们将加热水，并用水来取暖。水是未来的煤炭。”

“我真想亲眼看到。”水手说。

“您生得太早了。”纳布回答说。在这场讨论中，他仅说了这么一句话。

然而，结束这次谈话的不是纳布，而正是托普的叫声，它突然又怪声怪调地吠起来，它这种叫声曾使工程师感到诧异。同时，托普又开始围着外面走廊尽头那口井的井口转起来。

“为什么托普老这样叫呢？”潘克洛夫问。

“怎么杰普也吠起来了？”赫伯特补充说。

的确，猩猩和狗一起，明显很激动地吠叫着，而且很奇怪，它们看上去显得恼怒，而不是不安。

“显然，”吉丁·史佩莱说，“这口井是与大海直通的，想必是某只海底动物不时地游到井底呼吸。”

“不错，”水手回答说，“不会有别的原因了。”然后，潘克洛夫朝狗转过身去说，“走吧，走吧，别叫了，托普。还有你，杰普，回房间去！”

猩猩和狗都安静下来。杰普回到房里睡觉去了，但托普还留在客厅里。这一天晚上，它还不时在低吠了几声。

可是，这里头有什么奥秘呢？工程师蹙着眉头想着。

7月的最后几天里，风雨交加。然而气温并没有上一年冬天低，而且最低温度也不超过华氏8度（即摄氏零下13.3度）。如果说今年冬天不太冷，可起码暴风雨和阵风倒是不少。猛烈的海潮还不止一次袭击了“石窟”。看来由于海底的某种骚动，激起了阵阵海啸，海啸掀起了滔天巨浪，直击“花岗石宫”的石壁上。

当移殖民们倚在窗前，观看着滚滚海浪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撞得粉碎时，他们不禁对这海洋狂涛形成的壮观场面赞叹不已。波涛带着耀眼的浪花翻滚奔腾着，整个海滩消失在这片狂澜中。而这座高原仿佛凸起在浪花高达上百英尺的海面上。

暴风雨期间，小岛的道路上经常有树木滑坡，外出行走是很困难，甚至很危险的。然而这期间，移殖民们并没有一个星期不去牲畜栏巡视。幸好这块圈地有富兰克林峰的东南支脉做屏障，没有受到飓风太强烈的袭击，树木、牲畜棚和栅栏都没被毁掉。但建在眺望岗上的家禽饲养场，却因迎着东面吹来的阵风而损失惨重。鸽子棚顶被两度掀开，栅栏也一样被吹倒，这一切都要重修，而且必须修得比以前更牢固。因为显而易见，林肯岛正处在太平洋最多事的海区里，它仿佛真地成了规模巨大的龙卷风的中心，龙卷风像鞭子抽打着陀螺似的鞭打着它。只是在这里，陀螺是静止不动的，而鞭子却不断地围着它转。

8月份的第一个星期里，狂风渐渐地平息了，大气也恢复了它那似乎失去过的平静。风平浪静，温度也就随着下降，天气很快又冷起来，温度计下降到华氏零下8度（即摄氏零下22度）。

在海岛的东南部，靠近达多纳沼泽地的地方，野鸭、沙雉、针尾鸭和水鸭随处可见。它们在那里筑巢过冬。猎手们经不起一切水禽的诱惑，决定找一天时间出去打猎，8月3日，这次计划了好几天的打猎终于开始了。

不仅吉丁·史佩莱和赫伯特，而且潘克洛夫和纳布都出发去打猎。只有赛勒斯·史密斯借口有些零活要干，没跟他们一道去，而留在“花岗石宫”里。

猎手们答应傍晚时分回来，然后就取道气球港直奔沼泽地。托普和杰普也跟着他们一道去。他们一走过感恩桥，工程师就把桥吊起来，然后回去，想着实施他那想单干的计划。

那么，这个计划，就是仔细勘探一下外面那口井。那口井的井口与“花岗石宫”的走廊平齐，并与大海相通，因为它过去曾是湖泊的出水道。

为什么托普老是围着井口转呢？当某种不安的情绪驱使它走向这口井时，它为什么发出如此奇怪的吠叫声呢？为什么杰普也和托普一样焦躁不安呢？这口井难道除了垂直通往大海，还有别的通道吗？它可能通往海岛的其他地方吗？这就是赛勒斯·史密斯想知道的，而且是想先一个人知道的。于是，他决定当他的同伴不在时，试一试勘探这口井。而现在，时机到了。

要下到井底是很容易的，只要有一根足够长的绳梯就行了。可自从安装了水压升降机后，绳梯就搁置不用了。工程师正是这样做。他把绳梯拖到直径约6米的井口边，把绳梯上端牢牢系好后，就把另一端放进井里。然后，他点着一盏灯，拿上一只手枪，又在腰间别上一把刀，就开始沿着最上面几级阶梯往下走。

井壁到处没有洞穴。但每隔一段距离就突起一些岩石，灵巧的动物完全可能通过这些凸石爬到开口上。

工程师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借着灯光仔细地观察这些凸起的岩石，但他没有发现任何痕迹或任何损坏可以说明以前或最近这些岩石曾被攀过。

赛勒斯·史密斯继续往下走，一边用灯照亮着井壁的各个角落。

没有任何可疑之处。

当工程师下到最后几级阶梯时，他接触到了此时非常平静的水面。无论是在水面上，还是在井壁的任何地方，都没有任何水平的通道通往高原内部。赛勒斯·史密斯用刀柄在墙壁上敲了敲，壁上发出坚实的声音。那是结实的花岗岩，任何生物都无法在上面凿穿一条路来。要到达井底，然后再爬上井口，不通过这条穿过海滩下岩层把井和大海相连而且总是水浸的通道是万万不行的。而这一点只有水里动物才能做到。至于这条水道通到何方，通往海岸的哪一点。而且通至水波下多深的地方，这些问题，谁也答不上来。

于是，赛勒斯·史密斯结束勘探爬上来。他把绳梯拉上来，把井口盖上，然后，边若有所思地回到客厅里，边自言自语道：

“我什么也没看到，但这其中必有奥秘！”

第十二章

小艇的帆缆索具——狐狸的一次袭击——杰普受伤——杰普疗养——杰普康复——船只竣工——潘克洛夫的胜利——“乘风破浪号”——在海岛南面的初航——意想不到的文件

当晚，猎手们打了一天猎，满载而归，按文学上的说法，是“装满了猎物”。他们四个人拿着多得再也不能多拿的东西。托普的脖子上挂着一串针尾鸭，而杰普呢，腰间绕满了串串沙雉。

“瞧，我的主人，”纳布喊道，“现在我们又有得打发时间了！装罐，腌臢，我们会得满满的一仓库的！但得有人帮我一把。潘克洛夫我指望你了。”

“不行，纳布，”那水手回答说，“船的帆缆索具还等着我呢，我就免了吧。”

“您呢，赫伯特先生？”

“我呀，纳布，我明天还得去牲畜栏呢。”那年轻人答道。

“那就您来帮我了，史佩莱先生？”

“愿听吩咐，纳布，”那记者回答说，“但我得事先提醒你一句，如果你让我知道了你的烹制秘方，我会把它公诸于众的。”

“随您的便，史佩莱先生，”纳布回答说：“随您的便！”

就这样，第二天，吉丁·史佩莱成了纳布的助手，在他的烹调实验室里帮忙。但在这之前，工程师把他前晚的勘探结果告诉了记者，在这一点上，记者赞同赛勒斯·史密斯的看法，虽然什么也没出现，但还要不断探索井中的秘密。

严寒还持续了一个星期，所以此间，移殖民们除了去照料家禽饲养场外，就足不出“花岗石宫”了。屋子里充满了香味，这是纳布和记者大显身手时弄出来的。但他们并不是把所有在沼泽地猎到的东西都腌制成罐头，因为在这样的在大冷天里，野味是可以得到完好地保存的。野鸭和其他一些水禽留下来鲜吃，他们认为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更鲜美的水禽了。

这个星期里，潘克洛夫在缝帆好手赫伯特的帮助下，拼命地工作。终于把小船的帆具做好了。他们从气球的外罩找回了绳索，所以大麻绳子也不缺乏。钢丝、气球网的缆绳，统统扭起来，就做成了一条水手可以充分利用的无可挑剔的缆绳。除了给船帆加上一道结实的帆边绳外，还剩下一些缆绳可做升降索、护桅索和帆脚索之用。至于船上用的滑车，赛勒斯·史密斯根据潘克洛夫的建议，用他先前装过的车床做了一些必要的滑车。因此，在船竣工之前，一套完整的帆缆绳具就准备就绪了。潘克洛夫甚至还起了一面美国国旗，旗子上的蓝、红、白三色是从岛上盛产的某些染料植物中提取的。只是，水手在这面美国国旗上闪烁着的37颗代表37个联邦州的星星里，加上了第38颗“林肯岛州”星，因为他认为他的岛已经纳入了伟大的合众国的版图了。

“再说吧，”他说，“如果说事实上还没有纳入，可我们心里已经将它纳入了。”

在这期间，他们把国旗挂在“花岗石宫”的中央窗户外，移殖民们向旗子欢呼三声，表示敬意。

寒冷的季节即将结束，看来这第二个冬天行将平安无事地度过了。可是，就在8月11日晚上，眺望岗高地差点被彻底地破坏了。

忙碌了一天，移殖民们进入了深深的梦乡。这时，接近凌晨4点钟，他们突然被托普的吠叫声惊醒。

这回，狗不是在井边叫，而是在门边上叫。而且，它拼命地往门上挠，像是想破门而入。杰普也发出尖利的叫声。

“喂，托普！”纳布第一个被吵醒，他喊道。

但狗吠得更凶。

“究竟怎么回事？”赛勒斯·史密斯问。

于是，所有的人匆匆披上衣服，冲到窗口打开一看。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延伸着一片在这非常黑暗的夜晚，显得几乎雪白的雪层。移殖民们什么也没看到，但他们听到了一声声奇怪的吠叫声，划破着这片黑暗的空间。显然有一些他们没法能看清楚动物袭击海滩来了。

“是什么东西？”潘克洛夫喊道。

“狼、美洲豹或猴子！”纳布回答说。

“糟了！它们会到高地上的！”记者说。

“那我们的家禽饲养场，”赫伯特失声喊道，“还有我们的菜园？……”

“它们从哪里过来呢？”潘克洛夫问。

“我们当中肯定有人忘了把海滩上的吊桥拉上来，”工程师答道，“它们是从那吊桥过来。”

“对了，”史佩莱说，“是我忘了拉上的。”

“您干的好事，史佩莱先生！”水手喊道。

“过去的事情已经无法挽回，”赛勒斯·史密斯回答说，“我们还是研究一下该怎么做吧！”

就这样，赛勒斯·史密斯和他的同伴们匆匆地交换了意见。他们认为，野兽肯定已经通过了吊桥，来到了海滩上；而这些野兽，不管是什么样的动物，都可能爬上感恩河左岸，到达眺望岗上。因此，必须马上赶上它们，必要时还得跟它们拼一场。

可是，那到底是些什么动物呢？”当他们听到那些野兽嗥得更凶时，不由得再一次提出这个问题。

那嗥叫声使赫伯特心中一凛，他想起他第一次到红河发源地旅行时，就曾听说过这种叫声。

“是狐狸！狐狸！”他说。

“快走吧！”水手喊道。

于是，大家操着斧头，拿着卡宾枪和手枪，冲进升降器里，一会就下到海滩上。

当狐狸成群结队，而且饥饿难忍时，是一群非常危险的动物的。但移殖民们毫不犹豫地冲进兽群中。前几声枪响在黑暗中擦出几点光亮，一逝而过，把前几个进犯者吓得往后退。

现在最紧要的事情，就是阻止这些强盗爬上眺望岗，否则，菜园和家禽饲养场就会遭到无情地蹂躏，尤其是那片麦田。将招致可能无法补救的惨重损失。但要攻入高地，只能通过感恩河左岸。因此，只要在这条河和花岗岩壁间的狭窄堤岸上竖起一道不可穿越的防线，就能挡住狐狸的去路。

大家都明白这一点。于是，在赛勒斯·史密斯的指挥下，他们赶到了指定的地点。此时，狐群也正在黑暗中狂奔。

赛勒斯·史密斯、吉丁·史佩莱、赫伯特、潘克洛夫和纳布一字排开，

构成了一道不可穿越的防线。托普张着吓人的大口，站在移殖民们前面，而杰普紧随其后，手中挥舞着一根犹如狼牙棒般地结短木棍。

天色尤为昏暗。只有当他们开火时，才能借着火光瞥见那些进犯者，那至少该有 100 只狐狸，它们的眼睛像烧红的木炭一样闪亮着。

“绝不能让它们能通过！”潘克洛夫喊道。

“它们过不了的！”工程师应道。

狐群通不过去，但并不是就此罢休。它们前呼后拥地涌过来。于是一场恶战开始了。枪声不绝于耳，斧影闪闪，不少狐狸的尸体倒在了地上，但狐群的数量好像并没减少，仿佛海滩的吊桥上不断地有援兵涌来似的。

不久，移殖民们就不得不与狐群展开肉搏战。他们没有一个身上不受几处伤，幸好都是轻伤。一只狐狸像山猫似地扑到纳布背上，赫伯特一枪把它干掉，将纳布解救出来。托普非常勇猛地搏斗着。它跳过去卡住狐狸的喉咙，然后干净利落地把它咬死。杰普操着木棍死命地敲打着。大伙想把它拦在后面也拦不住。可能它天生视力好，能在黑暗中看见东西，它总是出现在搏斗最激烈的地方，而且不时发出一声尖利的叫声，说明它内心极大的兴奋。有一阵子，它甚至走得如此地远，只有在枪击的火光下才能看到它在五六只大狐狸围攻下，非常沉着地应战着。

移殖民们抵抗了整整两个小时。战斗终于以他们胜利而告终！黎明的初曙无疑催促着狐狸撤退，它们越过吊桥向北逃窜，纳布立即跑过去把吊桥拉起来。

当晨光完全照亮战场时。移殖民们在海滩上清点到 50 多具横七竖八躺着的狐狸尸体。

“杰普呢？”潘克洛夫喊道，“杰普到底在哪？”

杰普失踪了。它的朋友纳布叫喊着它，而它还是第一次没有回应它的朋友的呼唤。

大家分头去找杰普，真担心会在死尸堆里发现它。大伙把染红了雪地的狐狸尸体清理到一旁。终于在一大堆狐狸尸体中找到了杰普。这些狐狸有的颌骨碎了，有的腰骨折断，这证明了它们曾受到那勇猛的猩猩的死命殴打。可怜的杰普手里还握着那半截断棍。它失去了武器后就寡不敌众，胸口受了几处重伤。

“它还活着！”纳布俯在它身上喊着。

“那我们要救活它，”水手们应道，“我们要把它当自己人那样照料！”

杰普好像听懂似的，它把头靠到潘克洛夫的肩膀上，仿佛向他表示感谢。水手自己也受了伤，但他和他的同伴一样，伤得并不重，因为他们有枪在手，进犯者几乎无法靠近他们。只有猩猩的伤势严重。

纳布和潘克洛夫把杰普抬进升降器里，此时它的嘴里才发出来一声十分轻微的呻吟声。他们慢慢地把它抬到“花岗石宫”上。在那里，他们从一张床上取来一张垫子，把杰普放在垫上，然后十分小心地为它清洗伤口。看来杰普并没伤及某个主要器官，但因失血过多而十分虚弱，而且发烧得相当厉害。

于是，给它包扎好后，大伙就让它躺平，并为它制定了严格的食谱，正如纳布说的，“一切都像对待一个人一样，”接着，大伙从“花岗石宫”的药箱中取来药，配制出清凉茶，给它喂了几杯。

开始杰普睡得很不安稳，但慢慢地，它的呼吸越来越正常，于是大伙就

尽可能安静地让它休息。托普不时地——可以说蹑手蹑脚地——走进来看它的朋友，而且似乎也很支持大伙对杰普的所有护理。杰普的一只手伸在床外，托普就关切的舔着这只手。

当天早上，大伙就把死狐狸的尸体运到远西森林，深深地埋进地里。

这次袭击差点酿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对移殖民们来说是一次教训。因此，他们都要派出一个人去检查所有的吊桥是否拉起来。确信不会受到任何侵扰，才去睡觉。

可这期间，杰普让人担忧了好几天，而后，它坚强地与伤痛做斗争。由于它体质好，烧在渐渐地退着。

吉丁·史佩莱稍懂医学，他认为杰普很快就会恢复的。8月16日，杰普开始正常进食。纳布给它做了一些可口的小甜点心，“病者”津津有味地吃着。如果说它有什么小缺点的话，那就是贪吃，而纳布却从来不对它这个缺点进行任何纠正。“您说怎么办？”纳布对吉丁·史佩莱说，后者有时责怪他把猩猩宠坏了，“除了吃，它没有其他的乐趣了，这可怜的杰普，可我很愿意这样为它效劳！”

卧床10天后，8月21日，杰普“老爷”起床了。它的伤口已经结痂了，而且显然过不了多久，它就会恢复往日的灵活和体力。就像所有大病初愈的病人一样，它胃口大开，于是记者让它尽情吃个够，因为他认为人类经常过度滥饮滥食，而猩猩却有对一切行为有所节制的本能。纳布目睹他的学生恢复了饭量，心花怒放。

“吃吧，”他对它说，“我的杰普，什么也别留！你为我们流了血，无论如何，至少我得让你恢复健康！”

最后，8月25日那天，大家听到了纳布在叫喊着他的伙伴们。

“赛勒斯先生、吉丁先生、赫伯特先生、潘克洛夫，您们快来啊！快来啊！”

移殖民们当时正聚集在客厅里，一听到正在杰普房间里的纳布的叫喊声，都站了起来。

“什么事？”记者问。

“您们看啊！”纳布哈哈大笑说。

那他们看到了什么呢？原来，杰普“老爷”正盘腿坐在“花岗石宫”门边，静静地而又一本正经地抽着烟。

“我的烟斗！”潘克洛夫喊道，“它拿了我的烟斗！啊，我诚实的杰普，我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你吧！抽吧，我的朋友，抽吧！”

于是杰普似模似样地喷着浓烟，仿佛这能使它获得从未有过的快感。

赛勒斯·史密斯对这一出乎意料的现象并不感得特别地惊奇，而且他还列举了几例经过驯化的猴子，抽烟已经成了它们的家常便饭的例子。

但打那天起，杰普“老爷”就有了它自己的烟斗。那是潘克洛夫的“前任”烟斗，杰普把它挂在房间里靠近烟草存放的地方。它平时自己装烟，自己用烧红的煤炭点烟，然后飘飘然仿佛自个人是最幸福的四足动物了。可以想象得出，潘克洛夫和杰普之间本来就已经心心相连，这种共同的嗜好，只会使那老实的水手和忠厚的猴子之间的友谊更天长地久。

“它也许个人，”有时潘克洛夫对纳布说，“如果有一天它开口和我们说话，你会觉得惊讶吗？”

“绝对不会，”纳布回答说，“使我惊讶的是，它还不说话，说到底，

它现在只差会说话了！”

“如果某一天它对我说，‘潘克洛夫，我们换个烟斗吧。’那还真有趣呢，”潘克洛夫接着说。

“是啊，”纳布回答说，“可惜它天生是哑巴！”

9月份来临，冬季也完全结束了，于是大家又热火朝天地干开了。

造船工作进展得很快，船已经完全包壳了。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把船壳的各个部分接连上。大伙用蒸汽把按船模大小准备好的船框骨熏弯，安装到船壳内部去。

由于木材并不缺乏。潘克洛夫建议工程师在船壳内部多加一层密封的护板，这样就可以完全确保船只的牢固性。

赛勒斯·史密斯也估计不到以后情况会怎么样，因此同意水手的想法，尽量地把船做得结实。

近9月15日，船的内壁和甲板已完全做好。为了填塞漏缝，他们把晒干的海藻作为填料，用木槌打进船壳、甲板和内壁的木缝里。然后，又从松林中取来大量的松脂煮沸后，涂在这些填缝上。

船只的内部布置是造船过程中最简单的工作。他们先在船内压上一些重约1.2万磅，砌在一条石灰槽里的沉重的花岗岩，作为压舱物，压舱物上铺上甲板，然后，船里分成两间舱房，舱房边上放着两条板凳，可用于放置井型甲板，桅杆基部支持着把两个舱房分开的隔板。人们可以从两个罩着油布、朝着甲板打开着的舱门进入舱房内。

潘克洛夫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一棵适合做桅杆的树。他选中了一株非常笔直而且又没节的小冷杉。他只需把树劈成方形，顶端刨圆就行了。桅杆、船舵和船壳上的金属配件是在“石窟”炼铁炉中炼出来的，虽然外表粗糙，但很结实。最后，帆架、桅柱、帆杠、风杆和船桨等都在10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内做好了，于是，他们商定做一次环岛试航，以测试船的航海性能以及可靠程度。

在造船期间，一切必要的活计并没被置之一旁。牲畜栏扩建了，因为岩羊群和山羊群里新添了一些小羊羔，必须让它们有吃有住才行。移殖民们视察牡蛎场、兔场、煤矿和铁矿场的工作并没间断，他们甚至还巡视了尚未勘探过的栖息着大量鸟类的远西森林的部分地区。

大伙还发现了一些本地植物。那是些杏科植物，有的长着可以食用的叶子，与好望角出产的相似，有的则结出含有一种淀粉质的种籽。这些植物虽然不能马上就派上用场，可却丰富了“花岗石宫”的蔬菜储藏品种。

10月10日，船下水了。潘克洛夫欣喜若狂：造船工作圆满完成了。装配上全副帆缆索具的船只用轮子推到河边。潮水一涨，船只就在移殖民们的欢呼声中漂浮起来。此时，潘克洛夫尤其是得意忘形，再说，船造好以后。还得靠他来指挥，他不由得自鸣得意。大家也一致同意推选他为船长。

为了让潘克洛夫船长满意，首要的是给这艘船命名。经过对几个提议的长时间讨论后，大家最终一致同意诚实的水手提出的“乘风破浪号”这个名字。

当“乘风破浪号”被涨潮托起时，大伙可以看到，在不同吃水线上，它都能行进得非常的平稳，而且看上去适合于在不同航速下行驶。

此外，当天晴空万里，微风爽爽，对航行尤为有利，特别是在海岛南部沿海，因为西北风已经吹了一个小时了。于是，他们决定当天就离开海滨进

行试航。

“上船！上船！”潘克洛夫船长叫道。

于是，要吃了中午饭才能走。而且，看来最好还得带些食物在船上，万一航行要持续到晚上呢。

这艘船的设计是出自于赛勒斯·史密斯之手，虽然是按潘克洛夫的建议做的，但史密斯往往做了一些修改。因此，他也急于试一试这艘船的性能。但他并不像潘克洛夫那样，对它表现得信心十足。再说，既然潘克洛夫再没重提到塔波岛旅行一事，赛勒斯·史密斯甚至认为他已经放弃了那个念头。的确，他不愿意看到他的两三个伙伴，乘坐着这条总的来说是很小而且载重不超过 15 吨的小船。到遥远的地方去冒险。

10 点半，大伙都上了船，甚至连杰普和托普也上去了。赫伯特和纳布把插在感恩河口附近沙地上的船锚拉上来。船帆挂上了。桅杆上飘扬着林肯岛的旗帜，“乘风破浪号”船只在潘克洛夫的驾驶下，向海上进发了。

船出合众国湾时，正好遇上顺风。大伙都注意到，在顺风的情况下，船速是令人满意的。

绕过遗物岬和爪形海角后，潘克洛夫不得不小心谨慎地驾驶，沿着海岛南岸前进。可走了没多久。他就注意到“乘风破浪号”转向灵活，而且行进平稳。正如水手们说的，当“起风”时，这船能很好地转向，甚至在转向过程中能逆风前进。

“乘风破浪号”船只的乘客都发自内心地感到高兴。瞧他们有了一艘好船。这艘船，在必要时，会给他们很大帮助的。而且，在这风和日丽之时。泛舟海上是多么令人惬意啊。

潘克洛夫让船穿过气球港，在离岸三四海里的海面上行驶。这时，海岛渐渐地展现出一幅新面貌，从爪形海角直到爬虫地岬之间，景象千变万化。在近处的森林中，针叶树林在刚刚发芽的其他树木的新叶中显得尤为突出。而富兰克林峰上一片苍翠，山顶却还白雪皑皑。

“多美啊！”赫伯特叫道。

“是啊，我们的岛又美又好，”潘克洛夫应道，“我爱她就像我过去爱我那可怜的母亲一样！她接纳了我们这五个从天而降，可怜兮兮而又一无所有的人，而且我们现在缺少什么呢？”

“什么都不缺！”纳布回答说，“什么都不缺，船长！”

于是，这两位忠实的人大声欢呼三声，向他们的海岛致敬！

这期间，吉丁·史佩莱靠在桅杆底座，描绘着渐渐展现在他眼前的海岛全貌。

赛勒斯·史密斯静静地看着。

“喂，赛勒斯先生，”潘克洛夫问“您说我们的船怎么样？”

“看上去走得很不错。”那工程师答道。

“好！那您现在还相不相信它能进行远程航行？”

“什么样的航行，潘克洛夫？”

“比如说，到塔波岛？”

“我的朋友，”赛勒斯·史密斯回答说，“我认为，在紧急的情况下，就是进行更远的航行，也不应该否认‘乘风破浪号’的能力。但您知道，既然去塔波岛并非非做不可的事情，看着您去，我会很不放心的。”

“谁都爱认识自己的邻居，”潘克洛夫固执地说“那塔波岛，就是我们

的邻居，而且是唯一的邻居！至少从礼貌上讲也该去拜访它一次。”

“哎哟！”吉丁·史佩莱说，“我们的潘克洛夫朋友也讲究起礼仪来了。”

“我啥也不讲究。”那水手反驳说，工程师的反对使他有些难过，但他又不愿意给工程师添什么乱子。

“想想吧，潘克洛夫，”赛勒斯·史密斯回答说，“您一个人是不能去塔波岛的。”

“只要有一个同伴陪我去就行。”

“那么，”工程师回答说，“这样一来，林肯岛上的居民就被您带走了五分之二，是吗？”

“是六分之二！”潘克洛夫回答说，“您忘了杰普。”

“七分之二！”纳布补充道，“托普也可以算一个。”

“不会有任何危险的，赛勒斯先生。”潘克洛夫接着说。

“有可能没危险，潘克洛夫；可我要重复一遍，这是无谓的冒险。”

那倔犟的水手不说话了。谈话就这样中断。他决定以后再谈这件事，但他万万没想到不久将发生一件事。这件事成全了他，并把那个一开始就有争议的心血来潮的想法变成了一桩人道主义的好事。

实际上“乘风破浪号”船只在海上航行了一阵子后，又慢慢地靠近岸边，朝气球港开去。因为那个小港湾将成为船的停泊港，所以必须检查一下沙洲和礁石之间的水道，以便在必要时设置信标。

他们离海岸仅有半海里了，但要逆风调转航向才能靠岸。当时由于微风被高地挡住了一部分，船帆几乎鼓不起来，所以“乘风破浪号”的速度非常慢。而海面平静如镜，只是偶然一阵微几掠过，才泛起一片涟漪。

赫伯特站在船头，指引着通过海峡要行驶的路线。这时，他突然喊道：

“贴近风向行驶，潘克洛夫，贴近风向行驶，”

“怎么了？”那水手说着站起来，“有礁石？”

“不是……等等，”赫伯特说，“……我看不清……再向着风……好……靠前一点……”

赫伯特说着，就趴到船边上，他的手迅速伸进水里，然后抬起来，一边说。

“一只瓶子！”

他手里抓着一只密封的瓶子，他刚刚捞起瓶子的地方距海岸有几链远。

赛勒斯·史密斯接过瓶子。二话没说，他把瓶塞撬掉。然后从里面抽出一张潮湿的纸，上面写着几行字：

“海难……塔波岛：西经 153 度——南纬 37.11 度。”

第十三章

已定出发——猜测——准备工作——那三位乘客——第一夜——第二夜——塔波岛——海滩上搜索——树林中搜索——没有一个人——动物——植物——一间房子——空无一人

“一个遇难者！”潘克洛夫喊道，“流落在距我们几百海里远的塔波岛上！啊！赛勒斯先生。您现在再不会反对我的航行计划吧！”

“不会的，潘克洛夫，”赛勒斯·史密斯回答道，“而且您得尽快启程。”

“明天就走吗？”

“明天。”

工程师手里拿着那张他从瓶子里抽出来的纸。思索片刻，然后接着说：

“我的朋友们，”他说，“从这份文件看，甚至从其措词上看，我们首先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这个塔波岛的遇难者是一个掌握有相当先进的航海知识的人，因为他给出的经度和纬度，和我们测到的相吻合，甚至丝毫不差；第二，他是英国人或美国人，因为文件是用英文写的。”

“这是完全正确的推断。”吉丁·史佩莱回答说，“而且，这个遇难者的出现说明了海岛沙滩上那只箱子是从何而来的了。既然有一个遇难者，就说明发生过海难。至于这个遇难者，不管他是怎么样的人，总之他是幸运的。因为潘克洛夫想到造这艘船，甚至想到今天试航，要是再迟一天的话，这个瓶子或许就会在礁石上撞得粉碎了。”

“确实如此，”赫伯特说，“当瓶子还漂在那里时，‘乘风破浪号’就恰好经过那个地方，这真是巧遇。”

“而您不觉得这事奇怪吗？”赛勒斯·史密斯问潘克洛夫。

“我觉得凑巧，就这些，”水手回答说，“您认为这期间有奥妙吗？赛勒斯先生？这个瓶子，总是要漂到一个地方去的，而为什么不可以漂到这儿呢？”

“您或许是对的，”工程师说，“可是……”

“但是，”赫伯特指出，“现在，没有什么能证明这只瓶子在海上漂流了很久？”

“没有，”吉丁·史佩莱回答说，“但这份文件看上去是最近才写的，您对此有何看法呢，赛勒斯。”

“这很难确证，不过我们会弄清楚的！”赛勒斯·史密斯回答说。

在他们说话的时候，潘克洛夫并没有闲着，他调转船头，于是“乘风破浪号”正对着后侧风，船帆整个鼓起。全速向爪形海角冲去。每个人都在想着塔波岛上那个遇难者。现在去救他还来得及吗？这成了移殖民们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他们自己正是海事遇难者，但要担心的是，别人可能不像他们那么好运，所以他们有义务去救援那个不幸者。

“乘风破浪号”船只绕过爪形海角，将近4点钟时在感恩河河口抛锚。

当天晚上，与这次新远航有关的详细工作都安排妥当。潘克洛夫和赫伯特熟悉船只的操作。看来由他们两个单独去做这件事是合适的。如果他们明天，也就是10月11日出发的话，按目前吹行的风向，不用48小时就可以走完这150海里路，于13日到达塔波岛。然后在岛上停留一天，回程需要三到四天，这样，估计他们在17日就可以返回林肯岛。近日天气晴朗，温度逐步回升，风势似乎也很稳定，一切因素都对这两位勇士有利，他们将为一项

人道主义的义务离开他们的海岛。

于是就这样，说好赛勒斯·史密斯、纳布和吉丁·史佩莱留守“花岗石宫”，但吉丁·史佩莱，这位耿耿不忘自己是《纽约先驱报》记者的人，宣称他宁愿游泳跟着去，也不愿意错过这次机会。最后，他还是被批准随队出发。

夜间，他们往船上搬了一些床具用品，器皿、武器、弹药、指南针，还有够一个星期食用的粮食。这装船工作很快就完成了，而后，移殖民们才返回“花岗石宫”。

第二天清晨5点钟，大家无不相互依依道别。然后，潘克洛夫扯起风帆，朝爪形海角开去。他们要绕过爪形海角后才能直接取道西南方向。

“乘风破浪号”船只离岸已经有四分之一海里时，船上的乘客望见“花岗石宫”的山冈上有两个人在向他们挥手道别，那是赛勒斯·史密斯和纳布。

“我们的朋友！”吉丁·史佩莱喊道，“15个月来，我们还是第一次分离呢！……”

潘克洛夫、赫伯特和那记者都向他们最后挥手致别，而后没多久，“花岗石宫”就消失在海角高耸的岩石后。

这一天的前几个小时里，“乘风破浪号”船只一直在林肯岛南岸的海面上行驶，过没多久，那海岛看上去恰似一只绿色的花篮，其间耸立着富兰克林峰，从远处看，那些山冈变得越发小了。使富兰克林山峰并不太吸引过往这一海域船只的注意。

将近下午1点钟时，他们穿过了爬虫地岬，来到离岸10海里的海面上，从这么远的距离望去，已根本看不清延伸到富兰克林峰山脊的西海岸了。而三个小时后，整个林肯岛就消失在海平面下。

“乘风破浪号”船只稳稳地行驶着。它劈波斩浪，飞速向前驶去。潘克洛夫扯起船的箭帆，按指南针指示的方向直线前进。

赫伯特不时过来代他掌舵。这年轻人掌得非常地稳当，简直无可挑剔。

吉丁·史佩莱则有时跟这个聊聊，有时跟那个聊聊，必要的时候，他还帮着驾驶一下。潘克洛夫船长对他的船员非常满意，因而他什么话也没说，只是不时地指导着他们说，“侧舷顺风走。”

是晚，一钩本应在16日才出现的上弦月勾勒在苍茫的暮色中，但却稍现即逝。夜色昏昏，但满天星斗，预示着明天还是个大晴天。

出于谨慎起见，潘克洛夫把箭帆收起来，以免夜间桅杆头的帆布太招风。在如此宁静的夜晚，这样做未免太多心了，但潘克洛夫是个谨慎的水手，而且我们也不应该指责他。

那记者夜里睡了半宿，潘克洛夫和赫伯特则轮流把舵两个小时。水手信任赫特就像信任他自己一样，而那年轻小伙子的冷静和理智证明他的信任是有根据的。潘克洛夫像一位船长对待他的舵工那样给赫伯特指路，而赫伯特丝毫不偏地驾驶着“乘风破浪号”船只前进。

一夜平安，10月12日一整天也平安地过去了。这一天里，他们仍然不懈地让船朝着西南方向行驶，如果“乘风破浪号”不会遇到不熟悉的海流的话，它应该正好在塔波岛靠岸。

至于这片他们的船只正在穿越的洋面，海上是完全空荡荡的。偶尔几只大鸟，像信天翁或军舰鸟，在步枪射程范围内飞过。于是吉丁·史佩莱思忖着，里面可有那只他曾经托付它把报道带到《纽约先驱报》的鸟呢？这些鸟

儿可是经常出没在林肯岛和塔波岛之间这片海洋上的唯一生物。

“然而，”赫伯特指出，“现在是捕鲸队常到太平洋南部来的时节。确实，我不相信还会有一处比这里更荒无人烟的海面！”

“这里并非您说的那样荒无人烟！”潘克洛夫回答说。

“您怎么知道？”记者问。

“可既然有我们在这里啊！难道您把我们的船当残骸，而把我们这些人当小鲸鱼？”

说着，潘克洛夫都被自己的俏皮话逗笑了。

是夜，按照估计，“乘风破浪号”船只自从林肯岛出发以来，也即 36 小时以来，以每小时三四海里的速度，大概已经走了 120 海里了。目前风势很弱，而且趋于停止。但是，如果估计正确，而且航向无误的话，仍可望于明天拂晓时到达塔波岛。

因此，10 月 12 日晚到 13 日这夜间，吉丁·史佩莱、赫伯特和潘克洛夫都刻不曾眠，他们难禁激动的心情等待着天亮的到来。他们已经采取的这次行动仍是多么地前途未测啊！他们正在靠近塔波岛吗？他们应求前来救援的那个遇难者还在不在塔波岛上呢？那究竟是何等人物呢？他们几个移殖民之间一直团结和睦，那人的出现会不会给他们的关系带来乱子呢？再者，他愿不愿意离开他那“牢狱”到另一个“牢狱”去呢？所有这些明天可能就会得到答案的问题，使他们辗转难眠。因此，天刚破晓，他们就纷纷朝西边海平面上四处张望。

“陆地！”接近凌晨 6 点钟时，潘克洛夫喊道。

潘克洛夫没有看错，显然，陆地就在那里。

可以想象得出，“乘风破浪号”船上的船员们是多么地兴奋啊！几个小时前，他们可能就在那岛的沿岸海面上！

他们现在距离塔波岛还不到 15 海里了。那岛的海岸很低，刚刚露在水波上。“乘风破浪号”的船头稍偏向岛的南部，朝它直接开去。随着太阳从东方升起，一些山峦星星点点地显露出来。

“那只不过是一个比林肯岛小得多的岛屿，”赫伯特指出，“而且很可能和林肯岛一样，是由于海底地壳运动而抬出水面的。”

上午 11 时，“乘风破浪号”距离那海岛只有 2 海里了。于是，潘克洛夫一边寻找适合的登陆海岸，一边十分谨慎地在这片陌生的海面上行驶。

是时，小岛的全貌一览无遗。岛上生长着一些郁郁葱葱的橡皮树及其他一些品种和林肯岛上的相同的大树。但令人费解的是，小岛上没有一缕显示人迹的炊烟，海岛沿岸也没任何一处迹象表明有人存在！

可是那文件上明明写着：有一个海事生还者。那他可能埋伏起来了！

“乘风破浪号”船只冒险在那些相当曲折无常、到处遍布着礁石的水道中穿行，潘克洛夫十分认真地观察着水道的每个细小的转弯处。他让赫伯特掌舵，然后自己站在船头观察水情，手里握着帆索，准备随时下帆。吉丁·史佩莱拿着望远镜扫视着整个海岸，但一无所获。

正午时分，“乘风破浪号”的艏柱终于触到一处沙地，锚抛下了，帆收好了，然后小船的船员们也登陆了。

毫无疑问，这就是塔波岛。因为根据最新的地图，在新西兰和美洲海岸之间的这片太平洋洋面上，不存在别的岛屿了。

船只被牢牢地系住，以防退潮时海水把它带走。然后，潘克洛夫和他的

两个伙伴们带好武器，登上海岸，打算爬上一座屹立在半海里处，高约 250 至 300 英尺的锥形山岗上。

“从那个山头上，”吉丁·史佩莱说，“我们或许可以看到小岛的全貌，这样就便于我们搜索。”

“赛勒斯先生一到林肯岛，第一件事就是爬到富兰克林峰上去，”赫伯特回答说，“我们在这里也这么做。”

“同样那么做，”记者回答说，“而且这是最好的做法。”

探险家们边说边沿着一块正好延伸到山脚下的草地边沿前进。一群群和林肯岛上的相似的野鸽和海鸥在他们前面飞翔开路。草地的左边延伸着一片树林。丛林下，传来阵阵沙沙的颤动声，野草也正晃动，说明里面藏着一些很胆小的动物，但至目前为止，并没任何迹象说明岛上住有人。

到达山脚以后，潘克洛夫、赫伯特和吉丁·史佩莱三下两下就爬了上去。然后，他们放眼望去，仔细搜索海平面上的一草一木。

他们所在的这个岛。周长不到 6 海里，而且岛的四周微微凸镶着一些海角或海岬，凹陷进一些小海湾或小港湾，样子呈一个拉长的椭圆形。周围是一片完全荒凉的大海，无边无际地，望不到一片陆地，也望不到一叶船帆！

这小岛上树木丛生。但并不像林肯岛那样多姿多彩。林肯岛上有的地方干旱贫瘠，但有些地方却肥沃富饶。而这里是清一色的一片翠绿，占据着那两三个并不高的山冈。一条小河斜斜地流过这椭圆形的小岛，穿过一片大草地，然后在西海岸从一处狭窄的入海口流进大海里。

“面积很有限。”赫伯特说。

“是的，”潘克洛夫答道，“对我们来说真是太小了！”

“另外，”记者应道，“也好像没有人。”

“确实如此，”赫伯特答道，“丝毫没有有什么有人的迹象。”

水手和他的两个同伴返回岸上他们停泊“乘风破浪号”的地方。在冒险深入小岛腹地之前，他们决定先徒步环绕海岛走一圈，这样就不会遗漏任何地方了。

海滩并不难走，只是有几处地方有大块岩石挡住去路，但他们很容易就绕过去了。探险家们朝岛的南部挺进，途中掠飞了一群群海鸟，掠走了一群群海豹，后者者远望他们，就纷纷跳进海里。

“这些海豹，”记者指出，“该不是第一次见到人的。它们怕人，这就说明它们了解人。”

他们三个人出发走了一个多小时后，就来到了小岛南端，也就是一个尖海角处。然后他们又沿着西海岸向北走。西海岸上同样是沙滩和岩石，背对着一片茂密的树林。

他们走了四个小时，踏遍了海岛的沿岸，但却没有发现一处房子，也没有出现一个人的脚印。

这至少是很奇怪的，而且令人不得不相信岛上没有或者说不再有人。总之，那份文件可能是已经写了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个遇难者或许早已经回国了，要不就已经悲惨的去世了。

潘克洛夫、赫伯特和吉丁·史佩莱一边提出各种多少合理的猜测，一边匆匆地在“乘风破浪号”船上吃了晚饭，以便在夜幕降临前继续进行搜索。

下午 5 点钟时，他们开始在树林里冒险搜寻。

他们一靠近，不少动物都四处逃散。总的来说，甚至可以肯定地说，一

些随处可见的山羊和野猪，都是属于欧洲种的。由此可见，它们可能是某条捕鲸船经过时在岛上放生，并快速繁殖出来的。赫伯特打算活捉一两对带回林肯岛去。

这么说来，在某个时期，曾有人来过这小岛：这一点已不再有疑问了。而且还有更明显的证据能说明这一点。当穿过森林时，可看到一些踏出来的小径，被斧子破倒的树干，而且到处都是人类劳动过的痕迹。但是，那些倒在地上腐烂的树木已是多年以前伐倒的，被斧头砍过的地方长满了绒绒的青苔，而且小径上杂草丛生。长长的，密密的，使小径已变得难以辨认。

“可是，”吉丁·史佩莱指出，“这一切证明，那些人不仅来过小岛上，而且还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现在，这些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共有几个？又剩下几个呢？”

“那文件上可是只提一个生还者。”赫伯特说。

“那好，”潘克洛夫答道，“如果他还在这岛上我们就不可能找不到他的。”

于是，搜索继续着，水手和他的同伴们自然而然地沿着斜穿小岛的路走，而后他们又这样沿着通向大海的小河前进。

如果说，这些来自欧洲的动物，那么多出于人手的劳动痕迹，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人类已经来过这个岛。那么，这里的好几种植物也丝毫不差地证实了这一点。在某些地方，一些林间空地中，可以看出，在一段大概相当遥远的年代里，那地上曾经种上过食用蔬菜。

因此，当赫伯特辨认出一些土豆、菊苣、酸模、红萝卜、白菜和芜菁时，他是多么地高兴啊！因为只要采集到一些种子带回去，就可以使林肯岛土地上的物种更丰富了！

“这是好东西！太好了！”潘克洛夫说道，“这显然关系到纳布，也与我们息息相关。那么如果我们找不到那个幸存者，至少这一趟我们没白跑，上帝已经恩赐我们了！”

“毫无疑问是这样的，”吉丁·史佩莱答道，“但是，从这片长着植物的土地的情况上看，恐怕这个小岛已经很久没住人了。”

“确实如此，”赫伯特回答说，“一个人，不管是怎样的人，是不会对这么重要的农作物置之不理的！”

“是的！”潘克洛夫说，“那个幸存者已经走了！……只能这样猜测……”

“这么说，应该承认那文件是很久以前写的？”

“显然如此。”

“那么，那个瓶子是在海上漂了很久后才漂到要林肯岛的？”

“为什么不可以呢？”潘克洛夫应道。

“瞧天色已经晚了，”他补充说，“我想我们的搜索最好暂告一段落。”

“我们回船吧，明天再继续找。”记者说。

最好是这么做了。当他们正打算往回去走时，赫伯特突然指着树林中一团模糊的东西喊道：

“一座房子！”

他们三个人立刻朝着他指的房子跑去。在昏暗的夜色中，他们看到那是一间木板做的房子，上面盖着一层厚厚的漆布。

门半开着，潘克洛夫把它一把推开，快步走了进去……

房子是空的！

第十四章

物品清单——夜晚——几个字——继续搜索——植物和动物——赫伯特冒了大危险——上船——出发——坏天气——一丝人性之光——海上迷途——簇及时的火光

潘克洛夫、赫伯特和吉丁·史佩莱在黑暗中静静地站着。

潘克洛夫大声地喊了一声。

但没人回答。

于是，潘克洛夫擦亮打火机，点燃一根树枝。树枝的亮光顷刻间照亮了一个小客厅，客厅看上去已完全被遗置了，尽头有一个粗糙的壁炉，里面有一些冷却的灰烬，炉上有一抱干柴。潘克洛夫把燃烧着的树枝扔到上面去，干柴噼噼啪啪地烧了起来，照亮了整个房子。

此时，水手和他的两个同伴看到了一张零乱不堪的床，潮湿、发黄的被褥证明很久就没人用了。壁炉的一个角落里放着两把锈迹斑斑的水壶和一只翻倒的铁锅。还有一个壁柜，里面挂着几件半发霉的水手衣服。在桌子上，有一套锡餐具及一本因受潮而腐蚀了的《圣经》。在一个隅角处，还放着几件工具：铲子、鹤嘴锄、十字镐和两支猎枪，其中一支已经折断了。在一个木板做成的架子上，放着一桶尚未开封的火药、一桶子弹和好几箱雷管。所有这些东西都蒙上了一层也许是长年累月累积下来的厚厚的灰尘。

“这里没有人。”记者说。

“是没人！”潘克洛夫应道。

“这间房子已经很久没人住了，”赫伯特指出。

“是的，很久了！”记者回答说。

“史佩莱先生，”这时，潘克洛夫说，“我想，我们最好不回船上，而是留下这间房里过夜。”

“您说得对，潘克洛夫，”吉丁·史佩莱回答说，“如果房子的主人回来，嘿嘿！看到地方给占了，他大概不会发牢骚吧！”

“他是不会回来的！”水手摇摇头说。

“您认为他已经离开这个岛了？”记者问。

“如果他已经离开海岛，他会带上他的武器和工具的，”潘克洛夫回答说，“您知道，那些幸存者是多么珍惜这些东西的，这些可是海难中最后留下来的物品啊！”

“不！不！”那水手口气肯定地重复说，“不！他还没离开小岛！如果他驾驶自己造的船逃离这里，他就更不会抛弃这些刻不离身的物品的！不，他还在岛上！”

“他还活着吗？……”赫伯特问。

“可能活着，也可能死了。但如果他死了，我想他是不可能自己掩埋自己的，”潘克洛夫回答说，“因此我们至少能找到他的骸骨。”

于是，他们决定在这间被遗弃的房子里过夜，房子角落储存的那堆干柴足以供他们取暖。门关上了，潘克洛夫、赫伯特和吉丁·史佩莱坐在一张长凳上。他们呆在那里，不多交谈，但想到很多。他们处在一种胡思乱想的精神状态中，就像在等待着一切事情发生一样，而且，他们急切地聆听着外面的所有声响。尽管这所房子看来早被遗弃，但如果此时门被推开，一个人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是不会惊奇万分的，而是随时准备着去握住这个人，这

个幸运者，这位几位朋友正等待着的素不相识的朋友的手。

但是，他们没听到任何声响，门也没被推开，时间就这样流逝了。

这一夜，对水手和他的两个同伴来说，是多么漫长啊！，只有赫伯特睡了两个小时，因为，他这样的年龄，睡眠是必要的，他们三个人都非常急于继续昨天的搜索，并翻遍这个小岛，直至它最神秘的角落！潘克洛夫的推论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几乎可以确定，既然这间房子被遗弃，而工具，器皿和武器却还原封不动，那它的主人应该已经死了。于是大家一致同意去寻找他的尸骨，并且至少得给他举行一个基督教的葬礼。

天一亮，潘克洛夫和他的同伴们立即着手搜查这所房子。

说真的，这所房子是建在一个非常有利的地形上，在一个被五六棵巨大的橡胶树荫蔽着的山背上。屋前有一块用斧子从树林里开辟出来的宽敞的空地，因此，站在房子前可以一直望到大海。一片被一排已经倒塌的木栅栏围着小草坪，一直通到海滩上，海滩的左侧就是小河的出海口。

这所房子是木制的。而且显而易见，这些木板是一只船只的船壳和甲板。由此可见，可能是一艘因海事失控的船只被冲到这岛的海滩上，至少有一个船组人员得以逃命。然后，这个人利用船只的碎片和他手头上的工具，造成了这所房子。

而且，当吉丁·史佩莱绕着房子兜了一圈后，就更进一步证实了这个假说。吉丁·史佩莱在一块木板——可能是那艘失事船只舷墙上的一块木板——上看到了这些已经斑驳脱落的字母：

“不……颠……亚”

“‘不列颠尼亚’！”被记者叫了过来的潘克洛夫一看，失声喊道，“这个名字对不少船只来说都很熟悉。但我说不出它是英国还是美国船。”

“这无关紧要，潘克洛夫！”

“是的，无关要紧，”那水手回答说，“至于那位船组的幸存者，如果他还活着，不论他是哪国人，我们都要救他！但是，在开始继续我们的搜查前，我们还是先回到‘乘风破浪号’上。”

潘克洛夫对他的船有着一种忐忑不安的感觉。如果这小岛上真的有人。而且如果某个居民抢占了……但他对这一毫无根据的假设耸了耸肩膀。

尽管如此，水手还是不会不高兴回到船上吃中午饭的。再说，这条已经全部走过的路并不远——几乎不到1英里。于是，他们上路了，边走边用眼光搜索着那片树林和矮树丛，里面有上百只山羊和野猪正夺路而窜。

离开那座房子20分钟后，潘克洛夫和他的同伴们回到了小岛的西海岸。“乘风破浪号”还是停在那里，船上的铁锚深深地咬进沙地里。

潘克洛夫不由得满意地松了口气。总之，这条船就是他的孩子，而父亲的权利就是常常过分的担忧。

他们上了船，午饭吃得饱饱地，以便晚上等到很晚才进餐。然后，饭一吃完，搜索又开始了，并最细致地进行着。

总之，那位小岛的唯一居民很可能早已死了。因此，潘克洛夫和他的同伴们努力要我的与其说是一个活人的踪迹，还不如说是一个死人！但他们的寻找仍是一无所获的，这半天时间里，他们徒劳无益地翻遍了那些覆盖在小岛上的树林。那么，现在得好好地承认，如果那个海事幸存者已经死了，他的尸骸现在已无影无踪了，可能是某种猛兽把他狼吞虎咽掉。直至最后的骸骨。

下午将近两点钟，潘克洛夫对躺在一簇松树丛的翳影下休息几分钟的两个同伴说：“我们明天拂晓回去吧。”

“我想，”赫伯特接口道，“我们能否毫无顾忌地把那些属于那位遇难者的器具带走呢？”

“我也在这么想，”吉丁·史佩莱回答说，“因为那些武器和工具可以充实‘花岗石宫’的物资。如果我没说错的话，储备火药和子弹是很重要的。”

“没错，”潘克洛夫答道，“但别忘了带一两对野猪呢，林肯岛上还没有呢……”

“还别忘了采集那些种子，”赫伯特补充说，“这将给我们供应新旧大陆的蔬菜。”

“那看来，在小岛上多呆一天也许是合适的，”那记者说，“以便于我们在这里收集到所有对我们有用的东西。”

“不行，史佩莱先生，”潘克洛夫答道，“我还是要求明天天一亮就出发。我觉得就要转吹西风了，我们来时顺风，回去也会顺风的。”

“那就不要浪费时间了！”赫伯特说着站起来。

“不要浪费时间了，”潘克洛夫回答说，“您，赫伯特，您比我们更熟悉种子，您就负责采集种子吧。与此同时，我和史佩莱先生，我们去捉野猪，虽然托普不在，我还是非常希望我们会逮到几只的。”

于是，赫伯特穿过小径，朝小岛上耕种蔬菜的地方走去，而那水手和记者则径直走进森林里。

许多猪类品种的猪在他们前面四处逃窜。这些特别敏捷的动物，丝毫不让人靠近。尽管如此，经过半小时的追捕，猎手们终于捉住了一对躲进密密的矮树林中的野猪。正在这时，在几百步远的小岛北部传来了阵阵叫喊声。这声声喊声中夹杂着阵阵沙哑的声音，那完全不是人发出来的。

水手正准备用绳子捆住那对野猪，一听到喊声，他和吉丁·史佩莱倏地站起来，而那猪也乘此机会逃之夭夭。

“是赫伯特的声音！”记者说。

“快跑！”潘克洛夫喊道。

于是，那水手和吉丁·史佩莱朝着传来叫声的地方飞奔而去。

幸好他们跑得快。因为，在小径拐弯处一片林间空地旁，他们发现那年轻人被一只野兽——可能是一只巨大的猩猩——按倒在地，那动物正要伤害他。

说时迟，那时快，潘克洛夫和吉丁·史佩莱朝着那怪物扑过去，反过来把它掀倒在地上，救出赫伯特，然后牢牢地把怪物绑住。那水手有着赫拉克勒斯般的力气，记者也很强壮，因此，尽管怪物挣扎反抗，但它还是被牢牢地捆住，再也动弹不得。

“你没受伤吧，赫伯特？”吉丁·史佩莱问。

“没有！没有！”

“啊！要是这只猩猩伤到了您，嗯！……”潘克洛夫喊道。

“但那不是一只猩猩啊！”赫伯特回答道。

一听到这话，潘克洛夫和吉丁·史佩莱就瞧了瞧那只躺在地上的古怪动物。

果然，那绝对不是一只猩猩！他有着一副人形，那是一个人！但是怎样的一人哪！一个用所有恐怖的词语都适合描绘的野人，而且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看上去他已经沦落至最野蛮的程度。

毛发竖起，没加梳理的胡子垂至胸部，除了腰上围着一块破布外，几乎是赤身裸体，眼光凶狠，手掌巨大，指甲极长，脸如赤铜，双脚硬如蹄，这正是那个可悲的生物——然而，要叫做人——的样子！可是，人们真地有理由自忖着：在这具躯体里，是否还存活着一个灵魂，还是唯有野兽粗野的本能！

“您真能肯定他是一个人，或他曾经是一个人？”潘克洛夫问记者说。

“哎！这是毫无疑问的。”后者答道。

“那么这就是那个海事幸存者？”赫伯特说。

“是的，”吉丁·史佩莱答道，“但这个不幸者已经没了任何人性了。”

那记者说得对。显然，如果说这个海事幸存者以前是一个文明人的话，那离群索居的生活已经把他变成了一个野人，而且更甚的是，变成了一只真正的猩猩。一声声发自喉咙的嘶哑叫声，从他那有着食肉兽般锐利、只再再咬生肉的牙齿间传出来。无疑他的记忆力已丧失了许久，而且很久以来，他再也不懂得使用他的工具、武器；他也再不知道如何生火！眼看他机敏、灵活、但他身上所有的体力素质发展了。智力素质却退化了！

吉丁·史佩莱跟他讲话，但他似乎听不懂，甚至不听。然而，那记者注视着他的双眼，他相信，从那里面，他看到了理智并未在这不幸者身上完全泯灭。

可是，这俘虏并不挣扎，而且他也不试图挣脱绳索，难道这些他曾是同类的人的出现，使他感到颓丧吗？他是否在他脑海中的一隅找到了某种使他恢复人性的短暂的记忆呢？如果让他自由，他会试图逃走呢，还是留下来？吉丁·史佩莱不知道，也不想考验他。而是极其他的双臂仍被牢牢地绑住。他自个站了起来，

似乎没有任何想逃跑的意图，他冷淡的眼睛射出一道锐利的目光，落在这三个走在他身边的人身上，但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想起了他是他们的同类或至少曾经是。一声不断的啾啾声从他们的双唇里吹出来，他的神情还是凶狠的，但他并没有试图抵抗。

按照记者的建议，这个不幸者被带到他的房间里。或许看到那些属于他的东西会使他追忆起来某段记忆！或许只需要一点火星就能重燃起他那暗淡了的思想火花，就能重新照亮他那死了的灵魂！

那间房子并不远。不到几分钟，他们都到了那里。但是，那俘虏丝毫认不出那间房子，而且他似乎对所有东西都失去了意识！

如果说只因他在岛上的囚徒生活已是日久天长，而且这顺理成章后，离群索居的生活便使他退化到这样的一种，状况，可他们怎么能料到这个可悲的生命竟然沦落到如此愚钝的地步呢？

这时记者想，看到火或许会对他产生作用。于是片刻间，一簇甚至连动物也会被吸引住的美丽的火焰照亮了炉膛。

最初，那不幸者看到了火焰似乎集中了注意力，但很快他就往后退，而且麻木的目光也呆滞了。

显然，至少目前是无法可施了。只好把他带回“乘风破浪号”船上。他们这么做了，而且到了船上，那不幸者就由潘克洛夫监管着。

赫伯特和吉丁·史佩莱则折回岛上完成他们的工作计划，几个小时后，他们带着那些器皿、武器、采集来的蔬菜种子、几只野味和两对野猪回到岸边。所有的东西都搬到了船上。“乘风破浪号”也准备好起锚，只等着明天早上涨潮。

那俘虏被安置在前舱里。他安静地默默地呆着，又聋又哑地。

潘克洛夫给他吃的，但他把给他的熟肉推开，无疑熟肉再也不适合他的胃口了。而确实也如此，当水手给他看了一只赫伯特打来的鸭子时，他便野兽般贪婪地扑了上去，把鸭子生吞活剥下去。

“您认为他会恢复理智吗？”潘克洛夫摇摇头说。

“也许吧，”记者答道。“我们的照料最终不可能对他毫无效果的。因为他是离群索居使他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可今后他不再是一个人了！”

“这个可怜人可能很久以来就处于现在这种状态了！”赫伯特说。

“也许吧，”吉丁·史佩莱答道。

“他有多大年龄呢？”年轻人问。

“这很难说，”那记者回答说，“因为他满脸胡须，我们不可能看清他的面貌。但他是不年轻了，我猜他至少该有50岁。”

“您有没注意到，史佩莱先生，他的眼睛在眉毛下是陷得多么深啊？”那年轻人问。

“是的，赫伯特，但我要补充一点，和他的面容相比，这双眼睛更有人情味。”

“总之，我们等着瞧吧，”潘克洛夫回答说，“而且我很想领教史密斯对我们的野人的见解。我们本来是去找一个人，但却带回去了一个怪物！终究，我们做了我们能做的！”

这一夜过去了。但那个俘虏睡了没有，他们不知道。总之，虽然他已经被松绑了。但他却没有动弹，他就像那些野兽一样，关押的最初阶段它们会有些压抑，而以后野性就会大发。

第二天10月15日，拂晓时，正如潘克洛夫所预料的一样，天时起了变化了，风向转成了西北，这有利于“乘风破浪号”的归航。但是，天气同时也转凉了，这又使航行变得更为困难。

清晨5点钟时，船锚被拖了上来，潘克洛夫收起主帆，然后把船头调转到东北偏东方向，让船直接朝林肯岛驶去。

航行的第一天并没有发生任何意外。那俘虏静静地呆在前舱里。而由于他曾经是水手，海浪的摇晃似乎在他身上产生了一种良性的反应。总之，他平静地呆着，神情惊讶，而不是颓丧。这么说，难道在他的记忆中，他重拾了某段关于他的老本行的回忆？

第二天10月16日，风吹得刺骨多了，而且风向更偏向北，因此，这不太利于“乘风破浪号”行驶，船在浪头上颠簸着。过了一会，潘克洛夫不得不最小心谨慎地驾驶船只。虽然他什么话也没说，但他开始对海面的状况忧心忡忡。海浪猛烈地拍击着船的前部。如果风向不改变的话，可以肯定。回林肯岛所需的时间要比到塔波岛来的时间长。

果然，17日清晨，“乘风破浪号”船只从塔波岛出发已经走了48小时了，但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已经进入了林肯岛水域。此外，由于航向和航速太没规律，根本不可能通过估算，估测出所走的路程。

24小时后，仍然一眼望不到任何陆地。而这时风完全是迎面而来。海上

的情况也糟透了，每当阵阵海风大股大股地吹来时，必须迅速操纵、收缩风帆，而且得经常变换方向，顶风而行。甚至于 18 日一整天，“乘风破浪号”完全是在浪峰上行驶。而且要不是它的乘客们预先做好预防措施，把自己绑在甲板上，他们早就被海浪卷走了。

在这种情况下，潘克洛夫和他的同伴们正忙得不可开交，却得到了那俘虏一次意想不到的帮助。那俘虏从船舱一跃而出，仿佛他那水手的本能一下子脱颖而出似的。他用桅木狠狠地击碎了船内壁，让淹满了甲板的水流得更快。然后，等船解了围后，他就一声不吭地下去到他的房间里。

潘克洛夫、吉丁·史佩莱和赫伯特完全目瞪口呆地看着他这样做。

然而，他们的处境还是很不好。那水手认为他们已经在这广袤的海洋中迷失了方向，没有任何重新找到归途的可能性了！

18 日到 19 日的那个晚上是又昏暗又寒冷的。可是，将近 11 点时，突然风平浪静，“乘风破浪号”不再那么颠簸了，因而以比较快的速度行驶着，再说，它在海洋里曾一直表现得很优秀。

潘克洛夫、吉丁·史佩莱和赫伯特甚至都毫无睡意。他们十分谨慎地守着夜，因为林肯岛应该不远了，可能天一破晓他们就会辨认出它来；要不就是“乘风破浪号”在海流的驱动下，随风漂离了航向，此时几乎不可能回到原来的航线上了。

潘克洛夫虽然焦急到了极点，但仍然没有失望，因为他有着钢铁般坚强的意志。他坐在舵前顽强地试图看着周围这团厚厚的阴影。

清晨近两点钟时，他突然站起来：

“火光！火光！”他喊道。

果然，一团鲜艳的火光出现在东北方 20 海里处。林肯岛就在那里，那团火，显然就是赛勒斯·史密斯点燃的，用来给他们指引道路的。

潘克洛夫一直过于偏北行驶，他现在调整好方向。把船头对着那簇宛如一颗一等星，在地平线上闪烁的火光驶去。

第十五章

归来——讨论——赛勒斯·史密斯和陌生人——气球港——第三次收获——风磨——第一袋面粉和第一片面包——工程师的热忱——一段令人动容的经历——痛哭流涕

第二天10月20日，早晨7点，经过四天的航行后。“乘风破浪号”终于慢慢地感恩河河口的沙滩上靠岸了。

赛勒斯·史密斯和纳布对这恶劣的天气和伙伴们的迟迟不归深感不安，已经一大早就登上了眺望岗，最后，他们终于望到了那艘迟迟才归的船。

“谢天谢地！他们到底回来了！”赛勒斯·史密斯高声说道。

至于纳布，他喜不自禁，手舞足蹈，一边转着身子，一边拍手喊着，“哦！我的主人！”他那副模样，比最优美的言语还令人动容！

工程师数了一下他能望到的“乘风破浪号”甲板上的人数后，他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潘克洛夫没有找到塔波岛上的海事幸存者。或者，至少是那个不幸者拒绝离开他的小岛，拒绝离开他的牢狱到另一个牢狱去。

因为，“乘风破浪号”甲板上确实只有潘克洛夫、吉丁·史佩莱和赫伯特三人。

当船靠岸时，那工程师和纳布也正好到达岸边，未等乘客们跳到沙地上，赛勒斯·史密斯对他们说：

“我的朋友，您们迟迟未归。我们是多么担心啊！您们遇到了不幸吗？”

“没有，”吉丁·史佩莱回答说，“相反，一切进展得十分顺利。我们会把经过讲给您听的。”

“可是，”工程师接着说，“既然只有您们三个人返航，您们的搜寻工作是不是失败了？”

“对不起，赛勒斯先生，”水手回答说，“我们是四个人！”

“您们找到了那个幸存者吗？”

“是的。”

“您们还把他带回来吧？”

“是的。”

“是活的吗？”

“是的。”

“他在哪里呢？他怎么样？”

“他是……”记者回答说，“确切地说，他过去是一个人！瞧，赛勒斯，这就是我们目前能告诉您的所有情况。”

他们向工程师讲述了他们在怎样的条件下开展搜索的，小岛上唯一的房子是怎样长期以来被遗弃的，而最后是怎样抓住那看上去已经不成人形的幸存者。于是，工程师很快就了解了这次航海的全过程。

“而关键是，”潘克洛夫补充说，“我不知道，我们把他带到这里来，这是否做对了？”

“您们当然做得很对，潘克洛夫！”工程师迅速作出回答。

“但是这个可怜人已经失去理性了。”

“现在可能是这样，”赛勒斯·史密斯回答说，“但是仅仅几个月前，这个可怜人还是像您我一样，是一个人。再说，谁知道我们当中最后活着的那个人，在这个岛上长期孤苦伶仃之后，也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的朋友们，

孤身只影的人是不幸。而且既然您们找到了这个沦落到如此地步的可怜生命，就应该相信，孤单会很快摧毁一个人的理性的！”

“但是，赛勒斯先生，”赫伯特问，“准跟您说这个可怜人仅在几个月内就变得这么粗野呢？”

“因为我们捡到的那份文件是不久前写的，”那工程师回答道，“而且，那份文件只能是这位不幸者写的。”

“可是不排除这样的情况，”吉丁·史佩莱指出，“那份文件是由这个人的一个已经死去的同伴写的。”

“这不可能，我亲爱的史佩莱。”

“那为什么？”记者问。

“因为那文件上有提到两个幸存者吗？只提到一个嘛。”赛勒斯·史密斯答道。

接着，赫伯特三言两语地讲述了渡海途中发生的意外，而且他还强调了那件奇怪的事情：在暴风雨最猛烈的那瞬间，那俘虏的精神上产生了某种一逝而过的复活，在那时，他又重新变成了水手。

“好，赫伯特，”工程师答道，“你重视这件事是对的。这个不幸者不应该是没治的，而是失望使他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但是在这里，他又找回了他的同类。而且，既然在他身上还存在着灵魂，这条灵魂，我们一定要挽救他！”

于是，那位令工程师大为同情，而又令纳布大为惊奇的塔波岛上的海事幸存者，从“乘风破浪号”前部那间他休息的船舱中被带出来。但他刚一碰到地面，就表现出逃跑的意图。

但赛勒斯·史密斯走到他的身旁，十分威严地用手按住他的肩膀，然后无限仁慈地凝视着他。立刻，那不幸的人好像受到一种瞬间的威慑似的，他渐渐地平静下来，垂下双眼，低下头，而且再也不做任何反抗了。

“可怜的被遗弃者！”工程师喃喃道。

赛勒斯·史密斯十分认真地观察过他。从表面看，这可怜的人已不再具有任何人性。然而，正如记者曾经指出的那样，赛勒斯·史密斯也对他眼光里那丝抓摸不定的智慧之光惊奇万分。

于是，他们决定让这个被抛弃的人，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个陌生人——因为他的新伙伴们以后正是这样称叫他——呆在“花岗石宫”的一个房间里。此外，在那里，他是不可能逃出去的，他乖乖地被带到那里。此后，辅以精心的照料，或许还能指望某一天，林肯岛的移殖民们又多了一个同伴呢。

在吃着纳布赶着——因为那记者，赫伯特和潘克洛夫都快饿死了——做出来的午饭时，赛勒斯·史密斯让他们详细讲述了这次到小岛上探险中发生的所有事情。而后，他首先同意了他们的朋友们的那点看法：那陌生人不是英国人，就是美国人。因为“不列颠尼亚”这个名字使他这样想，此外，透过那堆不加梳理的胡须，在那些乱蓬蓬的毛发下，工程师自信看出了那副具有盎格鲁—萨克逊人明显特征的脸容。

“但事实上，”吉丁·史佩莱对赫伯特说，“你还没跟我们讲你是怎样碰上这个野人的呢。除非他早把你掐死，而且我们没及时赶到把你救出来，那我们现在就一无所知。”

“我声明，”赫伯特回答说，“我也搞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我想，当我正忙于收集植物时，我听到了像是一声雪崩，从一棵非常高的树上塌下来。

我刚转过身，那个可怜的人，大概一早就藏在一棵树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到我身上，要不是史佩莱和潘克洛夫……”

“我的孩子！”赛勒斯·史密斯说，“你在那里可是冒了一次真正的危险。但话说回来，如果不是这样，那可怜的生命可能就会一直躲过您的搜索，而我们也就不会多了一个伙伴。”

“那么您希望成功地把他重塑成一个人吗？”记者问。

“是的。”工程师答道。

吃完午饭，赛勒斯·史密斯和他的伙伴们离开“花岗石宫”，回到沙滩上。然后，他们把“乘风破浪号”船上的东西卸下来。工程师仔细地检查了那些武器和工具，但找不到任何能证实那陌生人的身份的东西。

在小岛上抓到的那些猪对林肯岛非常有用。这些动物被带到牲畜棚里，在那里它们肯定会很容易地适应新的环境的。

那两个装满火药和铅弹的大桶，以及一捆捆的雷管都很受青睐。大家甚至商定好在“花岗石宫”外面，或者甚至在上方的石洞里——在那里就不用担心会发生任何爆炸——建造一个小型弹药库，然而，火棉还是要继续使用的。因为这种物质能产生良好的效果，没有任何理由表明有了普通火药就不用它了。

当卸船工作结束时，潘克洛夫说：

“赛勒斯先生，我想还是谨慎为好。把我们的‘乘风破浪号’停在安全的地方。”

“这么说，把它停在感恩河口是不妥当的？”赛勒斯·史密斯问。

“不妥当，赛勒斯先生，”水手回答说，“一半时间搁浅在沙滩上，这会把船磨损的。您都看到，这是一艘好船。我们回来遇到那么猛烈的暴风那阵子，它还是行驶得稳稳当当地。”

“我们甚至不能把它停到河里吗？”

“也许可以，赛勒斯先生。我们可以这么做，但这河口根本就无遮无挡地，要是吹起东风来，我相信‘乘风破浪号’会让海浪折磨个够呛的。”

“那好，您想把它停在哪里呢，潘克洛夫？”

“在气球港，”水手回答说，“那个小港湾有岩石挡着，我看非它莫属了。”

“会不会远了点？”“唔！那里离‘花岗石宫’还不到3海里，再说我们还有一条完全笔直的好路通到那里呢！”

“就这么办吧，潘克洛夫，开走您的‘乘风破浪号’吧，”工程师回答说，“但我更愿意把它置于我们更直接的监管下。等我们有空时，一定给它修一个小港口。”

“太了不起了！”潘克洛夫喊道，“修一个有灯塔、码头和船坞的港口！啊！真的，跟您在一起，赛勒斯先生，一切都变得太容易了！”

“是的，我忠实的潘克洛夫，”工程师答道，“尽管如此，但是您得帮我，因为在我们所有的活儿中，您一人就足足占了四分之三！”

于是，赫伯特和那水手又登上“乘风破浪号”。船锚拉上来，船帆也扯了上去，然后，一阵海风就把船迅速地推向爪形海角，两个小时后，他们停泊在了气球港平静的水面上。

那陌生人住在“花岗石宫”的前几天里，他是否已经想到了他那自然的野性该改一改呢？一丝较为强烈的光亮是否照亮了他那昏暗的心灵深处呢？

最终,那灵魂又会回到肉体上吗?会的,肯定会,而正是这一点,赛勒斯·史密斯和那记者都思忖过了,万一那不幸者完全丧失了理智呢?

最初,由于习惯于露天生活以及在塔波岛上那种无拘无束的自由,陌生人表现出了某种无声的怒火,因而,大家不由得担心他会从“花岗石宫”的窗口纵身跳到沙滩上。但渐渐地,他平静了下来,大伙甚至可以让他自由地行动。

于是,大家都对他抱有希望,甚至是很大的希望。那陌生人已经忘却了他那茹毛饮血的习性,逐渐接受一种比他在小岛上居住时少有兽性的饮食习惯,而且,他对熟肉也不再产生出那种他曾在“乘风破浪号”船上表现出来的反感情绪。

赛勒斯·史密斯趁着他睡觉时,给他剪短了那些看似某种鬃须,而且使他看上去更粗野的乱成一团的毛发和胡须。然后,除下他那块遮羞的破布,给他穿上更为得体的衣服。这样一来,由于这番照料,那陌生人恢复了人样,甚至他的眼睛也似乎变得更为温和了。毫无疑问,过去这人容光焕发时,肯定有着一副英俊的外表。

每天,赛勒斯·史密斯都例行公事地和他这个同伴呆上几个小时。他到他身边干活,忙碌着各种各样的事情,以引起他的注意。因为,只要有一丝光亮就足以重新照亮那颗心灵,有一点回忆掠过他的脑海就足以唤醒他的理智。这一点,当他们在“乘风破浪号”船上,遇到暴风雨时,就已经清楚地看到了!

那工程师还经常有意地提高嗓门讲话,以通过视觉和听觉同时来刺激他那麻木的智力。他的同伴们轮流着与那陌生人在一起,有时是这个,有时是那个,有时是全部人。他们最经常讲的是那些跟航海有关的事情,这一些应该最能触动一个水手的心。有些时候,那陌生人对他们讲的事表现出一种不明确关注,于是移殖民们不久就相信他能听懂一部分。甚至有时他脸上表现出深深地苦闷表情,证明他内心正备受着煎熬,因为他的脸容是不会对这一点说谎的。尽管有好多次,大家都相信有好几句话就要从他的唇边蹦出来,但他还是没说出来。

不论怎么讲,这个可怜的生命还是沉默和郁郁不乐的!但他的沉默只是表面的吗?他的忧郁只因被关押而起的吗?大家目前还不能一概而论。在有限的活动范围里,只见到那某几样东西,不断地和移殖民们接触,他应该最终与他们混熟了;加上每天无忧无虑,好吃好穿,他的体质很自然地慢慢改观了。但是,他的身上是否已注入了一种新生命呢?或者换一种正好适应于他目前这种情况的说法,难道像一只天天面对着它的主人的动物那样,他只是逐渐地被驯化了吗?这才是赛勒斯·史密斯急于想得到解决,但他又不想对他的病人操之过急的关键问题!对于他,那陌生人只是一个病人!那将来他能康复吗?

因此,工程师是多么一刻不怠地观察着他!他仿佛在守候着他的灵魂出现,如果能这么说的话,瞧他已经准备好一举抓住它!

在赛勒斯·史密斯开展这项治疗方案的各个过程中,移殖民们都真挚地理解他。在这项人道主义工作中,他们也协助着他,而且所有的人,除了可能还存有疑心的潘克洛夫外,他们都很快地和工程师一样充满希望和信心。

前面已经说过,那陌生人深深地沉默着,但他对于工程师——他显然受其感染——,却表现出一种依恋的情感。于是,赛勒斯·史密斯决定试他一

下，把他带到另一个环境中，带他到那片他的眼睛以前曾习惯于欣赏到的大海前，再带他去这里的森林——可能会使他回忆起他一生曾度过那么多年的那片森林——的边沿！

“可是，”吉丁·史佩莱说，“我们能指望让他自由，而他不逃跑吗？”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试验，”工程师答道。

“好啊！”潘克洛夫说，“当这家伙到了旷野，而且呼吸到新鲜空气，他说不定会撒腿就跑！”

“我不信，”赛勒斯·史密斯答道。

“我们试试看吧，”吉丁·史佩莱说。

“试试看吧，”那工程师答道。

那天是10月30日，因此，塔波岛的幸存者已经在“花岗石宫”里当了9天俘虏了。那天天气暖和，灿烂的阳光撒在海岛上。

赛勒斯·史密斯和潘克洛夫去到那陌生人的房间里，他们发现他靠窗躺着，凝视着天空。

“过来，我的朋友，”那工程师对他说。

那陌生人马上站起来。他的眼光紧盯着赛勒斯·史密斯，然后跟着他走。这时潘克洛夫走在他后面，对这次试验结果不抱多大信心。

到了门口，赛勒斯·史密斯和潘克洛夫让他走进升降器里。这时，纳布、赫伯特和吉丁·史佩莱正在“花岗石宫”下等着他们。那梯子往下降，过了一会，所有的人都在沙滩上碰面了。

移殖民们稍稍离开那陌生人，好让他有一定的自由。

那陌生人朝海边走前几步，他的眼光熠熠生辉，但他却没有任何逃跑的意图。他凝视着那些被小岛撞碎、然后冲上海滩消失了的小浪花。

“这还只能证明在大海边，”吉丁·史佩莱指出，“不可能激起他逃跑的念头！”

“是的，”赛勒斯·史密斯答道，“应该把他带到高地上森林边沿去。在那个地方，这次试验可能会更有定论。”

“那他也跑不掉啊，”纳布指出，“因为吊桥已经扯起来了。”

“哦！”潘克洛夫说，“瞧这是一个对甘油河那样的小溪感到左右为难的人吗！他会飞快地穿过去的，甚至一纵身就能过去！”

“我们等着瞧好了。”赛勒斯·史密斯只是这样说，他的眼睛一点也没离开过他的病人。

于是，病人被带到感恩河河口，然后，所有的人都走上河的左岸，到达眺望岗高地。

到了那片森林前几排美丽的树木生长的地方，微风轻轻地吹动着那些树的树叶，陌生人看似如痴似醉地吮吸着这弥漫在大气中的沁人心脾的香气，然后，一声长长的哀叹从他的胸口吐出来！

移殖民们站在后面，准备着要是他有一个逃走的举动，就一把抓住他。

果然，这可怜人正准备跳过这条把他和森林隔开的小河，他的双腿像弹簧一样稍稍一曲……但是，几乎同时，他突然意识到什么，他一下子蹲了下去，一颗大大的泪珠从他的眼里滚出来！

“啊！”赛勒斯·史密斯，“既然您哭了，瞧您这回又变成人了！”

第十六章

一个有待揭开的谜——陌生人的第一番话——小岛上 12 年！——自白——失踪——赛勒斯·史密斯的信心——制造一个风磨——第一片面包——一个热心的举动——真心的帮助

是的！那不幸的人哭了！无疑，某段记忆掠过了他的脑海里，用赛勒斯·史密斯的话说，眼泪使他又重新变成了人。

于是移殖民们让他在高地上呆一段时间，甚至离开他一点，让他觉得自己是自由的。但他根本没想好好利用这次自由的时光，于是过了一会，赛勒斯·史密斯就决定带他回“花岗石宫”。

这件事两天后，那陌生人似乎愿意渐渐地融入众人的生活中去。显然他听着别人说话，而且也听得明白。但他仍奇怪地坚持不和移殖民们讲话，这一点非常之明显。因为，一天晚上，潘克洛夫把耳朵贴到他的房门上，听到他说的这些话：

“不！这里！我！绝不！”

那水手把这些话告诉了他的同伴。

“这里面准有个令人心酸的秘密！”赛勒斯·史密斯说。

那陌生人已经开始使用那些耕作的工具，并且在菜园里干活了。每当他停下手头的活儿时，他就经常这样：呆站在那里，仿佛在独自出神。但是，按工程师的吩咐，大伙都不干扰他。他看上去还是想保持孤独的，要是移殖民们中有一个人走近他，他就往后退，而且胸脯一起一伏地喘着粗气，仿佛胸膛上有太多的重负似的！

那么，是悔恨使他如此压抑吗？大伙可以这么想。但有一天，吉丁·史佩莱终于忍不住说：

“他不说话，我想他要说的事情可能太严重了，不好说！”

那就要有耐心，而且还要等待。

几天后，11月3日，那陌生人在高地上干活，突然停了下来，手中的铲子掉落在地上。这时，一直站在不远处观察着他的赛勒斯·史密斯，又一次看到泪珠从他眼里滚出来。一种无法遏制的怜悯驱使着赛勒斯·史密斯朝他走去，并轻轻地碰了一下他的手臂说：

“我的朋友，您怎么啦？”

那陌生人的目光试图避开他，而且，当赛勒斯·史密斯想握住他的手时，他立刻就往后退。

“我的朋友，”赛勒斯·史密斯口气更为坚定地说：“请看着我，我希望这样！”

那陌生人看了工程师一下，立即就像一只受到磁化催眠作用的动物一样，被他震撼住了。于是他想溜开。但这时，他的表情突然一变，目光发亮，话语就要从他的唇齿中说出来，他再也克制不住了！……最后，他交叉双臂，然后，用低沉的声音问赛勒斯·史密斯：

“您们是谁？”

“和您一样，一些海难幸存者，”工程师深情地回答说，“我们已经把您带到这里，您的同胞当中。”

“我的同胞！……我已经没有同胞了！”

“那您是在朋友们中间……”

“朋友们！……我的！朋友们！”那陌生人用手捂住脸喊道，“不……没有了……走开！走开！”

然后，他逃到朝着大海的高原那一边，在那里一动不动地呆了很久。

赛勒斯·史密斯回到了他的同伴们中去，向他们讲述了刚刚发生的事情。

“没错！这人的一生中准有什么秘密，”吉丁·史佩莱说，“而且他好像只有通过忏悔才能重新做人似的。”

“我并不太了解我们带回这里的是个怎样的人，”水手说，“他有一些秘密……”

“我们尊重他吧，不要去问他，”赛勒斯·史密斯马上答道，“即使他犯过一些错误，他也已经痛苦地赎清了。在我们眼里，他已经被宽恕了。”

整整两个小时，那陌生人独自呆在海滩上，显然沉浸在重现他所有的过去——无疑是一个悲惨的过去——的回忆中，移殖民们没有不理睬他，但也丝毫不试图干预他孤独地呆着。

然而两个小时后，他似乎下定了决心，终于回来找赛勒斯·史密斯。他的眼睛都哭红了，但此时他不再流泪了。他的整个表情非常的谦卑，看上去有些胆怯、拘束、腼腆，而且眼睛一直看着地面。

“先生，”他对赛勒斯·史密斯说，“您和您的同伴，您们是英国人吗？”

“不，”工程师回答说，“我们是美国人。”

“啊！”陌生人说，接着又喃喃说道，“这样更好！”

“那您呢，我的朋友？”工程师问。

“英国人。”他立即回答说。

可是，这几句话说出来好像有点令他不安心似的。他又离开了海滩，非常烦躁地从瀑布走到感恩河河口。

然后，有一阵子经过赫伯特身边时，他停了下来，压低嗓门问赫伯特说：

“哪个月了？”

“12月，”赫伯特答道。

“哪一年？”

“1866年。”

“12年！12年了！”他失声喊道。然后他突然地离开赫伯特。

赫伯特把他们之间的问答告诉了移殖民们。

“这不幸的人，”吉丁·史佩莱指出，“连哪年哪月都不知道！”

“是啊！”赫伯特补充说，“而且我们找到他时，他已经在那小岛上过了12年了！”

“12年！”赛勒斯·史密斯应道，“啊！一段可能是非人的生活之后，12年的孤独，足以严重地摧毁一个人的理智的！”

“我却坚持认为，”潘克洛夫这时说，“这个人根本不是因为遇到海事而到达塔波岛的，而是由于犯了什么罪，被放逐到那里的。”

“您可能说得对，潘克洛夫，”记者回答说，“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把他流放在海岛上的人不可能以后不回去找他啊！”

“可他们，再也找不到他了，”赫伯特说。

“可是这么一说，”潘克洛夫接着说，“应该回去，而且……”

“我的朋友们，”赛勒斯·史密斯说，“在我们弄清楚事情的真相之前，先别讨论。我相信，这个不幸的人已经受了不少苦。不论他犯了什么罪，他已经痛苦地赎清了，而现在，想把一腔苦水倒出来的欲望使他郁郁不欢。我

们不要去怂恿他把他的过去告诉我们！他以后可能会说给我们听的，等我们知道时，再决定该怎么办。再说，只有他才能告诉我们，他是否抱定信心，而不仅是希望，将来某一天被遣送回去。但对于这一点，我表示怀疑！”

“为什么呢？”记者问。

“因为，如果他肯定能在一段特定的时间后被解救，他就会等到解救的那一刻，而不会把那份文件抛进海里。不，更有可能的是，他是被判处死在那小岛上，并且永远不得再见到他的同胞！”

“可是，”水手指出，“有一件事我不明白。”

“哪件事？”

“如果这个人被抛弃在塔波岛上 12 年之久的话，那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出，在我们找到他时，他已经好几年以来一直处于这种野蛮的状态了！”

“这是可能的，”赛勒斯·史密斯答道。

“那么由此得出，那份文件应该写了好几年。”

“可能……，但那份文件看上去是最近才写的！……”

“再说，怎样才能让人信服，那个装着文件的瓶子用了好几年时间才从塔波岛漂到林肯岛呢？”

“这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记者回答说，“难道那瓶子不可能许久以来就已经漂在林肯岛的水域上吗？”

“不，”潘克洛夫答道，“因为它还会继续漂流的。我们甚至不能想象，它在海岸边漂落了或长或短一段时间后，还会被海水冲走。因为南岸到处都是岩石，在那里它早会被撞个粉碎的！”

“确实如此，”赛勒斯·史密斯若有所思地回答。

“还有，”水手接着说，“如果那文件有好几年之久，如果好几年以来它一直装在那个瓶子里，它早就会因潮湿而弄得字迹模糊了。然而，它却丝毫无损，甚至保存得完好无缺。”

水手的看法对极了，那还有一桩令人费解的事呢，因为当移殖民们在瓶子里找到那份文件时，它看上去就像不久前才写的。此外，它还精确地指出塔波岛的经纬度，这说明它的作者有着相当丰富的水文地理知识，而一个普通水手是不可能有的。

“这里头还有一件无法解释的事，”工程师说，“但不要怂恿我们的新伙伴讲话，等他愿意讲的时候，我的朋友们，我们随时准备洗耳恭听！”

随后几天里，那陌生人一句话也没说，也没有离开过高地的围篱一次。他一直在地里干活，片刻不停，也不休憩一会，但他总是和别人离得远远地。到了吃饭的时候，尽管请了他好几次，但他仍不回“花岗石宫”，只是吃了几棵生蔬菜。夜幕降临了，他也不回到指定给他的房间里，而还是呆在那几簇树丛下，要是碰到坏天气，他就蜷缩在一些凸凹不平的岩石里。这样，他还是像他只能躲在塔波岛森林里那时一样生活着。为了改变他的生活方式，移殖民们的一切努力付诸东流后，他们也只好耐心地等待着。然而那时刻终于来临了，急切地而又不情愿地在其良心的驱使下，一串可怕的自白就要从他口中脱口而出了。

11月10日，晚上将近8点，天也开始昏暗时，移殖民们都聚在凉棚下，那陌生人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他的双眼闪着奇异的光，整个人又恢复了那段非人日子中的粗野面貌。

一看到他情绪激动得可怕，牙齿像一个发烧病人的牙齿那样格格作响，

赛勒斯·史密斯和他的同伴们都几乎吓坏了。他到底怎么了？难道看到了同类使他难以忍受吗？生活在这个忠诚的群体中他难道觉得厌烦吗？对野蛮生活的怀念又占据了他的心头吗？等大伙听了他的断断续续说了如下一番话后，不由得不相信是这样的了。他说：

“为什么我在这里？……您们有什么权利硬要我离开我的海岛？……您们和我之间能有什么关系？……您们知道我是谁……我干了什么……为什么我……单独在那里吗？还有，谁告诉您们，他们不是把我丢在那里……我不是被判处死在那里呢？……您们了解我的过去吗？……您们怎么知道我没偷窃过，没杀过人……怎么知道我不是个无耻之徒……一个该受诅咒的东西……应该像一只野兽一样活着……远离所有的人……说……您们知道吗？”

移殖民们没有打断这个可怜人，一直听着他可以说是无意地吐露出这些不完全的自白。这时，赛勒斯·史密斯走近他，想抚慰他，但他马上后退。

“不！不！”他喊道，“只问一句话……我是不是自由的？”

“您是自由的，”工程师回答。

“那么再见！”他叫道，然后像一个疯子一样跑掉了。纳布、潘克洛夫和赫伯特立即往树林边沿跑去……但他们还是独自回来了。

“应该任由他去！”赛勒斯·史密斯说。

“他不会回来了……”潘克洛夫叫道。

“他会回来的，”工程师答道。

自那以后，又过去了好多天。但赛勒斯·史密斯——难道是一种预感——毫不动摇地坚持认为：那不幸的人迟早会回来的。

“这是那粗野天性的最后发作，”他说，“悔恨触动了他；而新的孤独生活又会使他恐慌。”

然而，眺望岗和牲畜栏的各种工作都在继续进行，赛勒斯·史密斯还打算在那里开辟一个农场。不用说，赫伯特在塔波岛上搜集的种子都已精心地播下了。于是，高地成了一片宽敞的菜园。这个菜园布局合理，管理得当。在那里总是有活干，移殖民们的手可就从没有闲过。随着蔬菜植物的成倍增加，早就该扩建那些趋于改造成真正的菜田，并取缔草场的简易菜地了。当然草料在海岛的其他地方都很充裕，因此野驴们是不用担心会挨饿的。此外，把被深深的小河环绕着的眺望岗改成菜园，把无需设防防止四手动物和四脚动物毁坏的草场迁到外面去，这样的布局比原来好多了。

11月15日，大伙进行了第三次收割。自从18个月前，第一粒麦种播下以来，这可成了一片播种面积不断扩大的田地！第二次收获的60万颗种子这次产出4000斗，即超过5亿颗的种子！移殖民们现在有了充裕的小麦了，因为只要撒下10来斗种子，就能确保每年的收成和所有的人和牲畜的粮食供应。

那么收割工作完成了，大伙把下半个月的时间用于制作面包。

诚然，大伙有的是麦子，而不是面粉，因此，制作一座磨坊是必要的。倾泄入感恩河的第一道瀑布已被用于驱动羊毛白的白槌，赛勒斯·史密斯本来打算用第二道瀑布来推动他的磨坊动力装置。但经过讨论后，大家决定在眺望岗高地上搭建一座简易的风磨。因为建设风磨并不比建造水磨难；另一方面，大伙深信，高地临着海风，风力是不会缺乏的。

“风磨会转得更欢，而且还构成一道美丽的风景线，这还没算上呢！”

潘克洛夫说。

于是大伙开始着手挑选适合于制作框架和磨坊动力结构的建筑木材。湖泊北边的那几块砂岩可以轻而易举地加工成磨石。至于风翼，气球上那用之不竭的外罩就供应了必要的帆布。

赛勒斯·史密斯绘好了图纸。风磨的安装地点选择在家禽饲养场稍靠右侧，靠近陡峭的湖岸边上。整个框架应该安置在一根插在主构架里的扇轴上，这样风一吹它就能转动，同时带动整个动力结构。

这项工作进展得很快。纳布和潘克洛夫已是非常熟练的木工，加上他们只需按照工程师提供的图样动工就行了。因此过了不久，一种活像一个真正的胡椒瓶、顶部有一个尖盖的圆锥形磨坊，在指定的地方竖了起来。四个用作风翼的框子被牢牢地用铁扣钉钉在传动主轴上，以便和主轴保持一定的角度。至于内部动力结构的各个部件：装在磨坊里的两块磨石——一块固定磨石和一块活动磨；料斗——一种长方形、上宽下窄、可以让麦粒落到磨石上的大磨石槽；小振荡槽——用于摆动让麦粒流过，并因其不休止的滴答声而被称为“絮叨器”；最后还有筛子——通过过筛，可以把麸皮从面粉中筛出来，这一些，都毫不费劲地做出来了。因为工具好，加上总的来说风磨的结构很简单，这项工作并不难，所以这只是个时间的问题。所有人都加入建造磨坊的工作，12月1日便大功告成了。

像往常一样，潘克洛夫对自己的作品很引以为豪，因此他丝毫不认为磨坊会运转得不好。

“现在，只需一阵好风，”他说，“我们就可以好好地磨一磨我们的第一批收成了！”

“一阵好风就行了，”工程师答道，“但可不要刮得太大，潘克洛夫。”

“唔！风越大，我们的风磨就转得越快！”

“转得太快是没必要的，”赛勒斯·史密斯答道，“根据经验，当风翼每分钟转动的次数等于风每秒钟吹过的尺数的6倍时，风磨就达到最佳的工作功率。一阵和风速为每秒24英尺，就可带动风翼每分钟转16转，所以没必要转得更快了。”

“正好！”赫伯特喊道，“现在有一阵微微的东北风吹来，这可帮了我们的大忙了！”

移殖民们都急于品尝到林肯岛的第一片面包。因此，没有任何理由延迟开磨了。于是那天上午，两三斗小麦被磨成了面粉。而第二天午餐时，一个黄灿灿的圆形大面包——虽然用啤酒发过酵，但可能还有点发硬——就摆在了“花岗石宫”的餐桌上，每个人都放口大吃，甚至津津有味地把它一扫而光！

而这期间，那陌生人一直都没有露面。吉丁·史佩莱和赫伯特一再地跑遍了“花岗石宫”附近的森林，但没有见到他，甚至找不到他的一点行踪。对于这长时间的失踪，他们都深感不安。自然，这个塔波岛上先前的野人不会对付生活在鸟兽成群的远西森林感到为难的。但是，叫人担心的是，他会不会恢复先前的习性？这种无拘无束的生活会不会激活他那些粗野的本能呢？然而，赛勒斯·史密斯可能出于某种预感，一直坚持说那个逃跑者会回来的。

“是的，他会回来的！”他以一种他的同伴们不能苟同的信心不断地重复说，“那不幸的人在塔波岛时，他知道自己孤零零的！而在这里，他知

道他的同类还在等着他！既然他已经讲了一半他的过去，那这可怜的悔改者肯定会回来把它完全讲完的，而到了那一天，他就是我们的一员了！”

而结果将证明赛勒斯·史密斯是对的。

12月3日，赫伯特离开眺望岗到湖的南岸钓鱼。他没有带上武器，因为直至那时，还没有危险的动物在海岛的那个地方出现过，所以大伙从来没做过任何防备。

此时，潘克洛夫和纳布正在家禽饲养场干活，而赛勒斯·史密斯和记者正忙着在“石窟”里制作苏打，因为库仓的肥皂已经用光了。

突然传来一阵叫喊声：

“救命啊！救救我啊！”

赛勒斯·史密斯和记者由于离得太远，没有听到，潘克夫和纳布赶紧扔下家禽饲养场不管，急忙朝湖那边跑去。

但是，那陌生人——谁也料想不到他会在这个地方出现——抢在他们之前，穿过把高地和森林隔开的甘油河，跳到对面的河岸上去。

在那里，赫伯特面对着一只凶猛的美洲豹，看上去很像他以前在爬虫地岬杀死的那只。他意外地吃了一惊，靠着一棵树站着，而那动物身子一缩，正要扑上去……这时，那陌生人没拿着其他武器，手里只持着一把刀，向那只令人畏惧的野兽冲过去。那豹子马上转过身来对付新来的对手。

搏斗的时间很短，那陌生人力大无穷，而且异常敏捷。他根本没顾及那野兽的利爪是否抓进了他的肌肉里，用一只强有力的手像钳子一般掐住美洲豹的喉咙，另一只手把刀子捅进它的心脏。

那美洲豹倒下去了。陌生人用脚推了它一下。在那一刻，移殖民们赶到了搏斗现场，那陌生人想溜走。这时，赫伯特缠住他，喊道：

“不！不！您别走吧！”

赛勒斯·史密斯朝那陌生人走过去，后者一看到他走近，便紧蹙眉头。鲜血从他那撕破的上衣底下的肩膀往下流。但他对此毫不在意。

“我的朋友，”赛勒斯·史密斯对他说，“我们刚欠下您一笔人情债。您冒着生命危险救了我们的孩子！”

“我的生命！”那陌生人低声说，“我的生命值个什么？一钱不值！”

“您受伤了？”

“不要紧。”

“您能把手伸给我吗？”

当赫伯特正想抓住那只救了他的手时，陌生人立刻交叉双臂，胸膛一起一伏，眼睛也模糊了。他似乎想逃走，但是，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他口气生硬地说：

“您们是谁？您们能给我讲什么呢？”

他这样询问起移殖民们的来历，而且是第一次。或许故事讲完后，他就会讲他自己的？

赛勒斯·史密斯三言两语地讲述了他们从里士满出发以来发生过的所有事情，讲述了他们怎么摆脱困境，而且现在又拥有哪些财富。

那陌生人聚精会神地听着。

然后，工程师又介绍了所有的人，吉丁·史佩莱，赫伯特、潘克洛夫、纳布和他自己。他还说，自从他们到达林肯岛以来，经历过的最高兴的事情，就是当从那小岛返回时，又多了一个伙伴。

一听到这些话，那陌生人脸一红，头垂到了胸口上，羞愧万分。

“而现在既然您认识了我们的，”赛勒斯·史密斯补充道，“您能不能把手伸给我？”

“不，”那陌生人低声答道；“不！您们，您们是一群正直的人！而我！……”

第十七章

仍然离群索居——那陌生人的一个请求——建在牲畜栏的农舍——12年前！——“不列颠尼亚号”的水手长——被抛弃在塔波岛——赛勒斯·史密斯之手——神秘的文件

陌生人的最后几句话证实了移殖民们的预感是对的。这不幸的人的生活中有着一段痛苦的过去，或许在这些人眼里他已经赎清了，但他自己的良心却还没有宽恕自己的过去。不管怎样，这个罪人感到内疚，他后悔了。而且，当他的新朋友真诚地急于握住他的手时，他却觉得自己不配把手伸给这些正直的人！不过，自从美洲豹事件后，他就没重返森林，而且从白天起，再也没离开过“花岗石宫”的围篱。

这个人的秘密是什么呢？这陌生人有一天会讲出来吗？这日后自会分晓。不论如何，大伙商妥，绝不追问他的秘密，而且要若无其事地和他一起生活。

于是好几天里，大伙的生活像往日一样继续着。赛勒斯·史密斯仍和吉丁·史佩莱一起工作，他们时而成了化学家，时而却是物理学家。那记者没离开过工程师，除了和赫伯特一起去打猎外，因为再让那小伙子独自一人去森林里未免太不谨慎了，而是应该保持警惕。至于纳布和潘克洛夫，在厨房或家禽饲养场干一天，在牲畜栏干一天，还有“花岗石宫”的活儿，他们是不会没活干的。

那陌生人一直单独地干活，而且恢复了平日的习惯，不回来吃饭，躲在高地的树丛下睡觉，从不与他的同伴们为伍。看来这个拯救了他的群体真的是令他难以忍受！

“可是，”潘克洛夫总是指出，“为什么他要他的同类去救他呢？为什么把那份文件扔进海里呢？”

“他会跟我们说的，”赛勒斯·史密斯一成不变地答道。

“什么时候？”

“可能比您想象的要早些，潘克洛夫。”

果然，他自白的日子接近了。

12月10日，那陌生人回到“花岗石宫”后一个星期，赛勒斯·史密斯看到他朝自己走过来，语调平静而口气谦卑地说：

“先生，我想向你提个要求。”

“请讲吧，”工程师答道，“不过在此之前，请允许我提个问题。”

一听到这句话，陌生人脸一红，就想打退堂鼓。赛勒斯·史密斯知道这罪人脑子里在想什么，无疑地害怕工程师问起他的过去！

赛勒斯·史密斯拉住他，对他说：

“先生，我们不仅是您的同伴，而且是您的朋友。我要跟您强调这一点。现在，我听您说了。”

那陌生人用手抹了一下眼睛，浑身颤抖，而且好一阵子说不出话来。

“先生，”他终于说道，“我想求您帮个忙。”

“帮什么忙？”

“离这里四五英里的山脚下，您们有一个关着家畜的牲畜栏。那些家畜是需要人照看的。您可否允许我到那边和它们生活在一起吗？”

赛勒斯·史密斯深深同情地凝视着那不幸的人好一阵子，然后说：

“我的朋友，牲畜栏只有一些厩房，勉强适合那些动物……”

“那对我来说会相当好的，先生。”

“我的朋友，”赛勒斯·史密斯接着说，“我们从不勉强您任何事，如果您乐意住在牲畜栏，就去住吧。此外，您在‘花岗石宫’总会受欢迎的。但既然您想住牲畜栏，我们会做些必要的布置，让您在那里住得舒舒服服地。”

“不管怎样，我在那里会很好的。”

“我的朋友，”赛勒斯·史密斯故意坚持用这个亲切的称呼回答他说，“这事该怎么办，请让我们来决定吧！”

“谢谢，先生。”那陌生人边答边走了。

工程师立即把他提出来的建议告知他的同伴们。他们于是决定在牲畜栏建一间尽可能舒适的木屋。

当天，移殖民们就带上必要的工具前往牲畜栏。那个星期过去了，房子就准备妥当，只待它的主人入住了。那间房子是建在距离厩房 20 来英尺的地方，在那里可以很容易地监督到那群现在已经超过 80 头的岩羊，一些家具，如床、桌子、衣柜和箱子，也都做好了；武器，弹药和工具也已运到牲畜栏那边。

由于另有原因，那陌生人还没看过了的新居。移殖民们干活时他没有参加，那时他正在高地上忙碌着，可能是想最后把的活儿干完。而确实幸好有他在，所有的地都被翻松了，只待时节到了就可以播种。

新居的安置工作正是于 12 月 20 日在牲畜栏完成。工程师通知那陌生人说他的房子已经准备好了，只等他入住了。于是后者答应当晚就到那里睡觉。

那天晚上，到了 8 点钟——移殖民们的伙伴该与他们分别的时刻，移殖民们不想让他难堪，因为跟他道别的时刻，移殖民们不想让他难堪，因为跟他道别可能会令他感到困窘。于是他们让他一个人留下，大伙都回到“花岗石宫”聚集在客厅里。

可是，他们刚在客厅里聊了一会儿天，就听到一声轻微的敲门声。几乎同时，那陌生人走了进来，他开门见山地说：

“先生们，在我离开您们之前，应该让您们知道我的来历。我现在告诉您们。”

这几句朴素的话语震撼了赛勒斯·史密斯和他的同伴们。

工程师站了起来。

“我的朋友，我们不要求您做任何事，”他说，“您有权利保持沉默……”

“我有义务讲出来。”

“那请坐吧。”

“我还是站着吧。”

“我们准备洗耳恭听，”赛勒斯·史密斯答道。

那陌生站在大厅的一个角落里，那里有点昏暗，他的头露在烛光中，双臂交叉在胸前，他保持着这一姿势站着，用低沉的声调，像一个过分用力讲话的人一样讲述着，他的听众一次也没打断他的话，他如下讲述着：

“1854 年 12 月 20 日，苏格兰贵族格勒那旺爵士的一艘蒸汽游船‘邓肯号’停泊在南纬 37 度澳大利亚西海岸的百奴衣角。那艘游艇上有格勒那旺爵士、他的夫人、一位英国陆军少校、一位法国地理学家、一位年轻姑娘和一位小伙子。后两个人是格兰特船长——一年前，他的船只‘不列颠尼亚号’

人船一并失踪了——的儿女，‘邓肯号’的指挥官是约翰·孟格尔船长，而且有一支 15 人的船组人员。

“下面就是这艘游艘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到澳大利亚海岸边的原因：

“六个月前，一只瓶子漂浮在爱尔兰海域上，最后被‘邓肯号’捞了上来。瓶子里面封着一份分别用英、德、法文写的文件。文件的大意是‘不列颠尼亚号’失事船只还有三位生还者，分别是格兰特船长和他的两个船员，而且他们已经流落到一片陆地上。那文件上注明了这片陆地的纬度，但写经度的地方却被海水侵蚀了，无法再辨认出来。

“那纬度是南纬 37 点 11 度。故而，虽然经度是未知的，但只要沿着 37 度纬线穿越陆地和海洋，必然可以到达格兰特船长和他的两位同伴所在的地方。

“由于英国海军部对进行这项搜寻工作一直迟疑不决，于是格勒那旺爵士决定尽一切可能找回船长。此前，玛丽和罗伯特·格兰特已经与他取得了联系。于是，‘邓肯号’游船装备齐整，准备做一次远航，爵士一家和船长的儿女都参加了。不久，‘邓肯号’离开格拉斯哥港，朝大西洋开去，绕过麦哲伦海峡，然后顺着太平洋上溯到巴塔戈尼亚。因为他们从那文件的一份原始译文中可以推测到，格兰特船长可能在那个地方成了当地土著的俘虏。

“‘邓肯号’的乘客们在巴塔戈尼亚西海岸下船，然后‘邓肯号’开回东海岸的哥连德角等他们。

“格勒那旺爵士沿着 37 度纬线穿过巴塔戈尼亚，但却没找到船长的任何踪迹。于是 11 月 13 日他又回到船上，以便穿越太平洋继续寻找。

“‘邓肯号’马不停蹄地走过了沿途的特里斯丹·达昆雅和特里斯丹·阿姆斯特丹群岛后，正如我说过的，它于 1854 年 12 月 20 日到达了澳大利亚海岸的百奴衣角。

“格勒那旺爵士打算像穿越美洲一样穿过澳大利亚，于是他下了船。在距离海岸几英里的地方有一座农场，属于一个爱尔兰人的，主人热情地款待了这些旅客。格勒那旺爵士向这位爱尔兰人道明了他来到这一带海域的原因，并询问他是否在这两年以来，见过一艘名叫‘不列颠尼亚号’的英国三桅船在澳大利亚西海岸沉没了。

“那爱尔兰人从没听闻过桩海事。但是，令在场的人大为吃惊的是，那爱尔兰人的一个仆人插嘴说：

“‘阁下，谢天谢地。要是格兰特船长还活着，他一定是在澳大利亚土地上。’

“‘您是谁？’格勒那旺爵士问。

“‘一个苏格兰人，和您一样，阁下，’那人答道，我是格兰特船长的一个伙伴，‘不列颠尼亚号’的一个幸存者。

“这人名叫艾尔通。他的证件也证明了他果然是‘不列颠尼亚号’船只的水手长。但是，当船在礁石上撞成碎片的那一刻，他和格兰特船长失散了。直至当时，他还以为船长和整个船组人员一起殉难了，而只有他，艾尔通，是‘不列颠尼亚号’的唯一生还者呢。

“‘只是，’他补充道，‘不列颠尼亚号’不是在澳大利亚的西海岸，而是在东海岸沉没的。如果像文件上指出的那样，格兰特船长还活着，那他肯定成了澳洲土著的俘虏了，而且在另一边海岸应该能找到他。

“这个人讲这番话时口气坦率，眼光肯定。他们不得不相信他的话。那

个一年多来一直雇用他的爱尔兰人也替他做了担保。格勒那旺爵士也就相信了这个人的忠诚，并且根据他的建议，决定沿着 37 度纬线横穿澳大利亚。于是，格勒那旺爵士、他的夫人、两个小孩、少校、法国人、孟格尔船长和几个水手组成一支由艾尔通做向导的小分队，而‘邓肯号’在大副汤姆·奥斯丁的指挥下，将驶往墨尔本，在那里等待格勒那旺爵士的指令。

“他们 1854 年 12 月 23 日出发。

“现在该指出，这个艾尔通是一个叛徒。他确实是‘不列颠尼亚号’的水手长，但是，由于和他的船长发生了争执，他就试图煽动船员们造反，夺取船只，于是格兰特船长于 1852 年 8 月 8 日在澳大利亚西海岸上撤了他的职，然后抛下他开船走了——这样做只会是对的。

“因此，这个混蛋根本不知道‘不列颠尼亚号’遇难一事。他是从格勒那旺的口述中才获悉的！自从他被抛弃后，他就以彭·觉斯的化名，成了一些逃犯的头头。现在，他之所以轻率地坚持说海难是发生在东海岸，之所以要把格勒那旺爵士引向那个方向，是因为想把他和他的船分开，然后抢夺‘邓肯号’，把这条游船变成太平洋上的一条海盗船。”

讲到这里，那陌生人停了一会。他的声音颤抖，但他接着说道：

“远征开始了，目的是穿越澳洲大陆。但这次远征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是艾尔通，或叫彭·觉斯——随大家怎么样叫他都好——作向导，他时而抢在他的罪犯团伙前，时而跟在他们后面，指示下步要干的勾当。

“然而‘邓肯号’船只已经开到墨尔本港去修理。那么，得让格勒那旺爵士给船发去离开墨尔本港，前往澳大利亚东海岸——那里便于劫船——的命令。当远征到了离东海岸相当近后，在一片各种资源贫瘠的大森林里，艾尔通得到了一封由他负责送给‘邓肯号’大副的信，信上指示游船立即开往东海岸的吐福湾，也就是几天后这次远征将结束的地方。而那里正是艾尔通与同党约好会合的地点。

“当这封信即将交付他时，这个叛徒的真实面目暴露了，他只好逃走。但他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弄到那封能使他把‘邓肯号’搞到手的信。而他终于抢到那封信，并于两天后到达墨尔本港。

“直至那时，这个坏蛋的可憎阴谋进展顺利。他将可以把‘邓肯号’引至吐福湾，在那里，罪犯们能轻而易举地抢船，然后把其船员杀光，那时，彭·觉斯将成为海上霸主……然而，老天爷就在他那罪恶阴谋的结局时阻止了他。

“艾尔通一到达墨尔本港，就把信交与大副汤姆·奥斯丁。汤姆·奥斯丁看了信后就立即准备启航。但第二天出发后，艾尔通发现大副不是把船开往澳大利亚东海岸的吐福湾，而是新西兰的东海岸时，可以想象出他是何等的失望和恼火。他想阻止这一切，但奥斯丁把信给他看……果然，那法国地理学家在写地点时，阴差阳错地把新西兰东海岸写成了目的地。

“艾尔通的全部计划落空了！于是他想造反，人们便把他关了起来。他就这样被带到了新西兰东海岸，再也得不到他的同伙的音讯，也不知道格勒那旺爵士的情况。

“‘邓肯号’在这一海域一直游弋到 3 月 3 日。那天，艾尔通听到一阵炮声。原来是‘邓肯号’的大炮开火了，过了一会，格勒那旺爵士和一干随从人员就抵达船上。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经过了千辛万苦，历尽了艰难险阻，格勒那旺爵士终于完成了旅行，到达澳大利亚东海岸吐福湾。但没见到‘邓肯号’！他就致电墨尔本港。那边回电说：‘邓肯号’已于本月18号启航，目的地不详’。

“格勒那旺爵士只能断定：他那光明正大的游船已经落入彭·觉斯手里，沦为海盗船了！”

“然而格勒那旺爵士并不想放弃寻找格兰特船长的计划。这是一个勇敢而又大度的人。他搭上一艘商船，叫船长沿着南纬37度开往新西兰西海岸，结果还是没发现格兰特船长的任何踪迹。但在新西兰的另一边海岸，由于天意安排，他出乎意料地找到了大副指挥下，一直等了他五个星期的‘邓肯号’船只！”

“我们又回到1855年3月3日。格勒那旺爵士于是又回到了‘邓肯号’船上，艾尔通也在船上。他被带到爵士面前，爵士想从这个匪徒口里掏出他所知道的关于格兰特船长的一切情况。但艾尔通拒绝说出来。于是格勒那旺爵士对他说，在下次靠岸，就把他交英国当局。但艾尔通还是缄默不言。

“‘邓肯号’又沿着37度纬线兼程。而这期间，格勒那旺夫人着手对这个匪徒进行说服工作，终于感化了他。艾尔通答应说出他知道的情况，但作为交换条件，他提议爵士把他抛弃到太平洋的一个海岛上，而不要把他移交给英国当局。格勒那旺爵士决心不惜一切获取有关格兰特船长的情况，便答应了他。

“于是艾尔通讲述了自己的一生。而自从格兰特船长在澳大利亚西海岸解了他的职那天起，后来的事情他确实一无所知。

“但是，格勒那旺爵士还是遵守他许下的诺言，‘邓肯号’继续兼程并到达了塔波岛。他们打算把艾尔通留在那里，而正是在那里，他们神奇般地找到了格兰特船长和他的两个水手，正好在37度线上。于是，那个罪犯就要在那个荒凉的小岛上接替他们。当他离开游船那一刻，格勒那旺爵士讲了以下一段话：

“‘艾尔通，在这里你将远离任何陆地，而且不可能和你的同类取得联系。‘邓肯号’把你留在这小岛上，你将无法逃离这里，你将孤身只影，受到明察秋毫的神灵的监视。但你不会完蛋也不会被遗忘，就像格兰特船长一样。虽然你不配让人挂齿，但人们不会忘掉你的。我知道你在什么地方，艾尔通，也知道该在哪里找到你。我永远不会忘记此事的！’

“接着，‘邓肯号’启航了，很快就看不见了。

“那时是1855年3月18日。

“艾尔通孤零零的一个人，但他并不缺少弹药、武器、工具和种子。那正直的格兰特船长修建的房子就交给他这个罪犯使用了。他只是在那里生活，在孤独中赎清自己犯下的罪行。

“先生们，他感到悔恨，他对自己的罪行感到羞耻，他是多么地痛苦啊！他发誓要是有一天有人到那小岛上接他，他一定要配得上回到他们中间去！他吃尽了苦头，那个不幸的人啊！为了通过劳动改造自己，他干得多么拼命啊！为了通过祈祷悔过自新，他天天地祈祷啊！”

上面简述的事件是从我们的另一部名为《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一书中摘录的，有的读者也许读过这部书。在这里，他们会发现日期上有些出入，后面也有同样情况。但稍后也一样，读者会明白为什么最初不能提供出确切日期的原因。——原注

“两年，三年，就这样过去了。但艾尔通由于孤独而沮丧，他老是望着小岛的地平线上是否出现了某只船只，思忖着赎罪的期限是不是快到了，他备受常人不能忍受的煎熬啊！啊！对于一颗思想悔改的心来说，孤独是多么的残酷啊！”

“也许上天认为对这个不幸的人的惩罚还不够，因为他渐渐地感觉到自己正变成一个野人！他渐渐地感觉到自己染上了粗野的习性！他现在无法告知您们，是两年还是四年的遗弃生活，但始终，他变成了您们发现的那个可怜样！”

“先生们，我无需再告诉您们，艾尔通或者彭·觉斯，还是我，都是一个人！”

赛勒斯·史密斯和他的同伴们在故事的终结时都站了起来。难以形容他们是多么地激动啊！那么多的苦难、那么深的痛苦和失望，毫无掩饰地展现在他们面前！

“艾尔通，”赛勒斯·史密斯这时说道，“您曾是一个罪恶深重的人，但上帝肯定觉得您已经赎清了您的罪行！他把您又领回您的同类中间，就证明了这一点。艾尔通，您被宽恕了！现在，您愿意做我们的同伴吗？”

艾尔通往后退。

“这是我的手！”工程师说。

艾尔通冲过去握住赛勒斯·史密斯伸给他的手，大颗大颗的泪珠从他眼里滚出来。

“您愿意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吗？”赛勒斯·史密斯问。

“史密斯先生，还是让我单独呆一段时间，”艾尔通答道，“让我一个人住在牲畜栏的那间房子吧！”

“由您自己决定吧，艾尔通，”赛勒斯·史密斯回答说。

当艾尔通正要出去，工程师问了他最后一个问题：

“还有一句话，我的朋友。既然您执意孤独地生活，那为什么您要在海中投放那份向我们透露了您的行踪的文件呢？”

“文件？”艾尔通应道，他似乎不知道工程师在跟他讲什么。

“是的。那文件装在我们捡到的一个瓶子里，纸上写着塔波岛的确切位置呢！”

艾尔通用手抹了一下额头。然后，想一会儿，他回答说：

“我从来没扔过什么文件在海里！”

“从来没有？”潘克洛夫大声说。

“从来没有！”

然后，艾尔通鞠了一个躬，往门口走去，他走了。

第十八章

谈论——赛勒斯·史密斯和吉丁·史佩莱——工程师的一个主意——电报——铁丝——电池——字母表——美好季节——移民地的繁荣——摄影——“下雪”——林肯岛上两周年

“可怜的人！”赫伯特说，他跑到门口，看着艾尔通从升降器的绳子滑了下去，消失在黑暗中后，才走回来。

“他会回来的，”赛勒斯·史密斯说。

“喂，赛勒斯先生，”潘克洛夫嚷道，“这是怎么回事？什么！那瓶子不是艾尔通扔到海里的吗？那会是谁啊？”

毫无疑问，要说有问题该解决的话，那就是这一个！

“是他扔的，”纳布回答说，“不过这不幸的人当时已经半疯了。”

“对！”赫伯特说，“因此他对自己所做的事已不再有意识了。”

“那只能是这样解释，朋友们，”赛勒斯·史密斯马上答道，“而且我现在明白，艾尔通怎么会知道塔波岛的确切位置了，因为那些发生在他被抛弃在海岛之前的事件本身就告诉了他海岛的确切纬度了。”

“可是，”潘克洛夫指出，“如果他在写文件的时候还不是一个野人，而且他是在七、八年前就把它投入海里的，那为什么纸张没被海水泡坏了呢？”

“这就说明了，”赛勒斯·史密斯答道，“艾尔通丧失理智的时间要比他认为的时间晚得多。”

“只能是这样，”潘克洛夫答道，“否则，事情就无法解释了。”

“无法解释，的确是，”工程师回答说，他似乎不想再谈论下去。

“但艾尔通说的是实话吗？”水手问。

“是，”记者答道，“他讲述的事情是千真万确的。我记得很清楚，报纸曾报道过格勒那旺爵士的计划及其取得的结果。”

“艾尔通讲的是实话，”赛勒斯·史密斯补充道，“这点无需怀疑，潘克洛夫，因为这对他相当残酷。一个人如此自责时，他讲的肯定是真话！”

第二天12月21日，移殖民们从“花岗石宫”下到海滩上。而后他们爬上高地，但艾尔通已于昨晚迁到他在牲畜栏的房子去了，他们再也不会在地面上见到他，再说，移殖民们认为最好还是不要去打扰他。鼓励产生不到的效果，时间或许能产生出来。

于是，赫伯特、潘克洛夫和纳布又继续他们日常的工作。那天，赛勒斯·史密斯和记者也聚在“石窟车间”里干先前的活儿。

“您知道吗，亲爱的赛勒斯，”吉丁·史佩莱说，“您昨天对那个瓶子的解释根本不能令我满意！怎么可能相信那个可怜人写了那份文件，并把那只瓶子扔进海里，而根本没留下一点记忆呢？”

“因此，不是他扔的，亲爱的史佩莱。”

“那么，您认为还有……”

“我什么也不认为，什么也不知道！”赛勒斯·史密斯打断记者的话，答道，“我只是把这件意外的事情列入那些我时至今日还无法解释的事情中而已！”

“说实在的，赛勒斯，”吉丁·史佩莱说，“那些事情真难以令人相信！您的获救、搁在沙滩上的箱子、托普历险，最后还有那只瓶子……难道我们

永远揭不开这些谜底？”

“不！”工程师立即答道，“哪怕得把这个岛翻遍，我也要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

“说不定偶然哪一天我们会得到这个秘密的答案呢！”

“偶然！史佩莱！我从来不相信偶然，也不相信这世界上有什么奥秘。在这里发生的一切无法解释的事情是有其原因的。而这个原因，我会找到的。但此前，我们要观察和工作。”

1月份到了。现在开始的是1867年。夏天的活儿已勤勤恳恳地干完了。接下来的日子里，赫伯特和吉丁·史佩莱去了牲畜栏那边，看到艾尔通已经住进那间为他准备的房子里了。他精心地照料着那些托付给他的牲畜群，为他的同伴省去了每隔两三天就得去巡视牲畜栏的苦劳。然而，移殖民们还是经常去看望艾尔通，以免让他太长时间孤独零仃的。

工程师和吉丁·史佩莱出于某些顾虑，认为把海岛的这一地区置于一定程度上的监控是重要的。而且如果发生什么意外，艾尔通就可以通知“花岗石宫”的居民。

然而有的事件是突发的，必须迅速通知工程师。就是除了与林肯岛的秘密有关的各种事情外，还会发生许多其他的意外，得马上与移殖民们取得联系。诸如在西海岸望到一只过路的船出现在海面上，西边海域发生海难，可能有海盗船到达等等。

因此，赛勒斯·史密斯决定让牲畜栏和“花岗石宫”能随时取得联系。

1月10日那天，他把他的计划告诉了同伴们。

“好啊！您打算怎么干呢，赛勒斯先生？”潘克洛夫问，“您不是想到安装一部电报机吧？”

“确实如此，”工程师答道。

“用电的？”赫伯特喊道。

“用电的，”赛勒斯·史密斯答道，“我们有组装一只电池的各种必要元件。最困难的是用铁抽出一些电线。但用一个拉丝模，我想我们能做出来。”

“好啊，在这之后，”水手反诘道，“我再不会怀疑能有一天看到我们在铁路上飞驰呢。”

于是大伙着手干起来。他们由最困难的活儿，也就是制作电线入手，因为，如果这个步骤失败的话，电池和其他部件制造出来也是白费劲。

大伙知道，林肯岛上的铁都是优质的，很适合于拉铁丝。赛勒斯·史密斯从制作一个拉丝模入手。那就是在一块钢板上，钻着一些直径不一的圆锥形窟窿，可以使铁丝逐渐拉成要求达到的粗细度。这块钢板经过淬火后，也就是冶金工业上说的“锻硬”后，就被紧紧地固定在一个牢牢地打进地里的架子上。那架子离瀑布仅有几英尺，因为工程师打算再利用瀑布的机械动力。

的确，压毛毡机就在那里，现在正闲置着，但它那功率极奇强大的动力轴可以利用来抽铁丝，并把铁丝卷在四周。

这是一项精细活，要花很多功夫。预先准备成长细杆状的铁片，两端用锉刀磨尖后，插进拉丝模口径最大的窟窿中，动力轴一抽，就把它拉至25至30英尺长，并卷起来。然后把铁丝拉开，再依次放进口径较小的窟窿里重复同样的操作！最后，工程师得到了一些长40至50英尺的铁丝，把这些铁丝连接起来，拉在那段长5英里、把牲畜栏和“花岗石宫”围篱分开的路途上就不难了。

干这项活儿只需几天时间就行了。于是，那拉丝机正常运行的当天，赛勒斯·史密斯就把抽丝工的活儿交给同伴们，自己则忙着去制造电池。

目前要制造的是一只直流电池，我们知道，新式电池的元件通常是炭精、锌和铜。可是工程师完全找不到铜，尽管他查遍了林肯岛，但就是连铜的影子也找不到。因此，只好不用铜。至于炭精，也就是煤气工厂转炉中的硬石墨，把煤脱氢后，就能产出来，但必须安装特殊的设备，这本身就是一项大工程。至于锌，大伙记得，在遗物角捡到的那只箱子就衬有一层金属封皮，在这种情形下使用它再适合不过了。

经过深思熟虑后，赛勒斯·史密斯决定制造一只很简单的电池，和贝克雷尔在1820年发明的那只相似，在这种电池里只唯一使用锌。至于其他物质，像硝酸和钾碱，这一切工程师都有了。

于是，接下来就是怎样组装这只电池。这种电池是通过硝酸和钾碱相互作用而产生出效果的。

工程师先做出一些玻璃瓶，里面盛上硝酸。然后，工程师用塞子塞住这些玻璃瓶，塞子上插着一根玻璃管子，玻璃管子的下端被一只用布块裹着的粘土小塞子堵住，伸进硝酸中。接着，他从玻璃管子的上端向管里倒进去一种他预先燃烧各种植物而提炼出来的钾碱溶液。这样一来，硝酸和钾碱就渗过粘土相互发生作用。

然后，赛勒斯·史密斯取来了两片锌片，一片插进硝酸中，另一片浸入钾碱液中。管中的锌片是电池的阳极，而瓶中的锌片则是阴极。随后，在两片锌之间系上一根金属线，立即，一股电流从瓶中的锌片流向管中的锌片。每个电瓶都产生出同样多的电流，把这些电流并在一起，就足以传送电报。

这就是赛勒斯·史密斯制作的巧妙而又非常简单的设备，这一设备将使他能够在牲畜栏和“花岗石宫”之间建立起电报联系。

2月6日，沿路通向牲畜栏的电线杆架设工作开始了，电线杆上装上拉设电线用的玻璃绝缘子。几天后，电线也拉好了，随时可以每秒10万公里的速度传送电流，地面就成了这股电流返回发电报的回路。

两组电池也做出来了；一组给“花岗石宫”，一组给牲畜栏，因为，一旦牲畜栏要跟“花岗石宫”联系，那边也可以跟“花岗石宫”与牲畜栏联系一样，返送电报。

至于收报机和发报机，其结构也很简单。在两处站点，把电线绕在一块电磁铁上，也就是绕在一块缠着一根导线的软铁上。这样，两板之间的联系也就建立上了，电流从阳极出发，通过电线，再穿过电磁铁——这时电磁铁会临时被磁化——，然后，电流再通过地面返回阴极。而电流一旦中断，电磁铁马上就退磁。因此，只要在电磁铁前放一块软铁片，电流通过时，软铁片就被吸起，电流一断，就掉下来。这样一来，铁片运动的问题一旦解决，赛勒斯·史密斯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一个刻有字母表的圆盘上的一枚指针焊接到那块软铁片上面，这样，两地之间就可以相互联系了。

2月12日，整个设备完全安装完毕。当天，赛勒斯·史密斯就通过电线发出电流，询问牲畜栏那边是否一切顺利，而几分钟后，他就收到艾尔通发回的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电。

这种联系方式表现出两个非常实在的优点。首先，这样可以知道艾尔通

是否在牲畜栏那边；其次，艾尔通再也不那么孤寂了。此外，赛勒斯·史密斯还是没错过一个星期不去看他，而艾尔通也不时地到“花岗石宫”这边来走动，在这里他总是受到热情款待的。

美好的季节就这样在日常的工作中流逝了。移民地上的物产，特别是蔬菜和谷类，正与日俱长，而那些从塔波岛带回来的植物也长势喜人。眺望岗上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第四次麦收又是令人欣喜，因此可以想象到，再也没人想去数一数收获的麦子是不是4000亿粒了。潘克洛夫本来有这个念头，但赛勒斯·史密斯告诉他，即使他每分钟能数300粒，或大约每小时9000粒，他也得花大概5500年才能数得完。那老实的水手听后不得不放弃这个念头。

这时天气好极了，白天非常炎热，但到了晚上，海风阵阵，吹散了大气中的热气，使“花岗石宫”的居民度过个个凉爽的夜晚。而这期间，林肯岛上来过几场暴风雨，虽然历时不长，可起码来势异常猛烈。往往在持续的一段时间内，天空中电光闪闪，滚雷不绝于耳。

将近这一时期，这片小移民地到了特别繁荣的时候。家禽饲养场里的家禽大量繁殖，大伙以过量的家禽为食，因为必须紧急地把家禽的数量下降至一个较为适中的数目。猪也已经下了崽，由此可以理解，精心照料这些动物就花去了纳布和潘克洛夫一大半时间。而那对已经产下两头漂亮小崽的野驴，最经常被吉丁·史佩莱和赫伯特骑出去溜达，后者在那记者的调教下，已经成了一名优秀的骑手。大伙还经常用野驴套马车，往“花岗石宫”送木柴和煤，或送各种工程师要用的矿产品。

将近这一期间，这些探险家们好几次推进到远西森林深处进行勘察。他们可以大胆深入冒险而无需担心高温中暑，因为阳光几乎穿不过他们头上纵横交错的浓密的树叶。同时，他们也巡视了感恩河的整个左岸，那里旁边就修了一条从牲畜栏通往瀑布河口的路。

但在外出勘察期间，移殖民们都注意带上武器，因为他们经常碰上某些野性十足而又非常凶猛的野猪，必须认真地和它们进行较量。

在这个季节里，他们还和美洲豹展开过一场激烈的战斗。吉丁·史佩莱对这种动物恨之入骨，而他的学生赫伯特大力帮助他。由于他们全副武装，加上赫伯特勇非凡，记者有着惊人的沉着，所以他们丝毫不怕遇到任何一只这样的猛兽。因此，已有20来张色彩斑斓的兽皮装饰在“花岗石宫”的大厅里，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美洲豹不久就会在岛上绝迹——这也是猎人们要达到的目的。

有时工程师也加入各种到岛上陌生地方勘探的行列中。在那些被大片森林厚厚地覆盖着的地方，他十分认真地观察着，试图找到兽迹以外的其他一些踪迹，但他一直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陪他一道勘探的托普和杰普也都没流露出一丝异常的神情。然而，在工程师勘探过而又毫无结果的井口边，狗倒是不止一次地吠叫着。

在这期间，吉丁·史佩莱在赫伯特的协助下，用在那个箱子里找到的照相机拍了好几张这岛上风景最绮丽的地方的照片。而在这之前，他们还一直没用过这架相机呢。

这架相机装配有一只取景范围很大的物镜，功能十分齐全。而冲印照片的必要材料，像制作底片的珂罗酊，使底片感光的硝酸银，定影用的亚硫酸钠，湿润印相纸的氯化铵，冲晒底片的醋酸纳和氧化金等等，一样也不缺。

甚至连相纸也是现成的，而且已经全部氯化了。因此，在把相纸放进遮光格里的底片上之前，只要把相纸先放进硝酸银溶液里泡几分钟就行了。

于是，没过多久，那记者和他的助手就成了技术娴熟的摄影师。他们还拍到了一些相当漂亮的风景照，诸如在眺望岗山拍的以富兰克林峰为背景的海岛全景，两岸怪石高耸的感恩河口，背倚山脉的第一道山丘的林间空地和牲畜栏，爪形海角和遗物岬整个奇形怪状的地形，等等。

摄影师们还没忘记给岛上的全体居民拍照，他们一个人也没有漏掉。

“这能把我们复制出来哇，”潘克洛夫老是说。

而且，那水手非常高兴看到自己那幅装饰在“花岗石宫”墙壁上，照得很逼真的照片。因此，他常自我感觉良好地站在那张摆出来展览的照片前，仿佛是站在百老汇大街最豪华的橱窗前一样。

然而，应该说，最成功的照片无疑要数杰普“老爷”那张。杰普“老爷”摆出了一副严肃得无法形容的姿势，它那张照片拍得简直是惟妙惟肖！

“它好像在扮鬼脸呢！”潘克洛夫叫道。

因此，如果说杰普“老爷”还不满意的话，那是因为它太吹毛求疵了。然而，它是满意的，而且，它欣赏自己的照片时，那神情多少还有点自命不凡呢。

到了3月份，赤日炎炎的大暑天结束了。有时下了几场雨，但天气还是热的。今年3月份——这个月份相当于北半球的9月份——，天气并不像人们原先想象的那么好。这可能预示着一个早到而又严寒的冬季。

21日早晨，大伙甚至还以为外面已经下了第一场雪呢。原来是这样的，赫伯特一大早走到“花岗石宫”的一个窗口前，大声喊道：

“瞧！小岛上下雪了！”

“这个时候下雪？”记者应道，走到了年轻人身旁。

他们的同伴们也马上跑过来。大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仅是小岛上，而且连整个海滩和“花岗石宫”的下面，地面上全覆盖着一层白茫茫的雪。

“那是雪吗？！”潘克洛夫说。

“那很像是雪！”纳布答道。

“但温度计指在58度（摄氏零上14度）！”吉丁·史佩莱指出。

赛勒斯·史密斯凝视着那层白幕，没有作声，因为在这个季节里，温度又这么高，他确实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一现象。

“见鬼！”潘克洛夫喊道，“我们的农作物要冻坏了！”

当水手正准备走下“花岗石宫”，敏捷的杰普已经抢在他前面滑到下面去了。

但那猩猩还没着地，那大片“积雪”便凌空飞起，宛如无数的絮团散落在空中，连阳光也在几分钟内被遮住了。

“鸟儿！”赫伯特喊道。

原来，那是一大群浑身长着耀眼的雪白色羽毛的海鸥。它们突然成千上万地飞落在小岛和海岸上，然后就消失在远处，留下移殖民们在那里目瞪口呆，他们仿佛身临梦境，目睹一次夏天更替冬天的变化。可惜的是，这一变化如此之突然，以至于那记者和年轻人都来不及从这群他们还没辨清种类的鸟儿中打下一只来。

几天后，就到了3月26日。这些高空历险的人们被抛到林肯岛上两周年

了!

第十九章

怀念祖国——未来的可能——岛岸勘探计划——4月16日出发——从海上看盘蛇半岛——西海岸的玄武岩——坏天气——夜晚降临——新的意外

已经两年了！而且两年来，移殖民们竟没有和他们的同类有过丝毫的联系！他们得不到文明世界的任何消息，流落至这小岛上，就宛如处在太阳系的某颗微不足道的小行星上似的！

他们的国家这时正发生着什么事呢？祖国——那个他们离开时，由于内战而分裂的祖国——的形象经常浮现在他们眼前，而说不定南方叛军现在还在流血呢！这对他们来说是一大痛苦，因此，他们经常谈起这些事，而且从不怀疑，为了美利坚合众国的荣誉，北军的正义之举应该获得胜利。

这两年来，没有一艘船经过海岛的视线范围内，连最起码的一叶船帆也没见过。显然，林肯岛处在既定的航线以外，甚至仍未被人所知——此外，地图也证实了这一点——，由于附近没有港口补给淡水，这里的淡水资源本应该吸引那些急于更新淡水供应的船只。但是，小岛四周视线所能及的海面上，总是见不到一只船的影子，因此，要想回国，移殖民们只能指望他们自己了。

然而，获救的方法还有一个。4月份第一个星期的一天，移殖民们聚集在“花岗石宫”的大厅里明确地讨论起这种可能性。

确切地说，大伙是先谈到了美洲，然后就涉及到重见希望非常渺小的故乡。

“毫无疑问，我们只有一个办法，”吉丁·史佩莱说，“离开林肯岛的唯一办法，就是建造一艘足够大、能够在海上行驶几百海里的船。我认为，既然我们造过一只小船，那大船也能造出来！”

“而且，既然我们去过塔波岛，那我们也能去帕摩图群岛，”赫伯特补充说。

“我并不反对，”潘克洛夫回答说，在航海问题上，他的意见总是举足轻重的，“我并不反对，尽管远航和近航完全不是同一回事！虽然我们的船在去塔波岛的中途上受到几阵狂风的威胁，可我们知道了海港并不远离这边，也不远离那一边；但是要穿过1200海里，这可是一段不短的路程啊。而离我们最近的陆地至少就有这么长的距离！”

“那如果有机会，您也不打算冒险吗，潘克洛夫？”记者问。

“史佩莱先生，您们愿意的，我都会试一试，”水手回答说，“而且您也清楚地知道，我丝毫不是个贪生怕死的人！”

“再说，别忘了我们当中还多了一个水手呢，”纳布指出。

“那是谁？”潘克洛夫问。

“艾尔通。”

“对呀，”赫伯特答道。

“要是他同意过来和我们一起就好了！”潘克洛夫指出。

“好！”记者答道，“那么，如果艾尔通还住在塔波岛上，格勒那旺爵士的游船到了那里去，您认为艾尔通会拒绝离开吗？”

“您们忘了，我的朋友们，”这时，赛勒斯·史密斯说，“艾尔通在岛上的最后几年就已经丧失理智了。但问题不在于那。问题在于知道我们能否把获救的机会寄托于这艘苏格兰船这次回来。既然格勒那旺爵士答应过艾尔

通，等他认为他的罪行完全赎清时，他就会回到塔波岛接他。因此，我相信格勒那旺爵士会来的。”

“是的，”记者说，“而且我还要补充一句，他很快就会来的，因为艾尔通已经被抛弃了12年了！”

“唔！”潘克洛夫答道，“我很同意您们的意见，爵士会来的，甚至很快就会来。但他将在哪里靠岸呢？在塔波岛，而不是在林肯岛哦。”

“这更可以肯定了，”赫伯特答道，“何况林肯岛甚至连标都没标在地图上。”

“因此，我的朋友们，”工程师接过话说，“我们必须采取必要措施，在塔波岛上做些标记，说明我们和艾尔通在林肯岛上。”

“显然得这么干，”记者回答说，“可是，没有比在格兰特船长和艾尔通居住过的那间破木屋里贴一张通知，说明我们的海岛的位置这样更简单的了。格勒那旺爵士或他的船员肯定会看到这张通知的。”

“真可惜，”水手指出，“我们第一次去塔波岛时，竟忘了做这件事。”

“可当时我们怎么想得到要这样做呢？”赫伯特答道，“那时，我们还不知道艾尔通的来历，也不知道有一天会有人来接他。可是等到我们知道了这段曲折时，季节已经太晚了，不能再去塔波岛了。”

“是的，”赛勒斯·史密斯回答说，“太晚了，只好把这件漂洋过海的事搁到明年春天了。”

“可是，万一那苏格兰游船在开春前来呢？”潘克洛夫说。

“这不可能，”工程师答道，“因为格勒那旺爵士不会选择在冬天这样的季节到这么偏远的海区来冒险的。要么自艾尔通和我们在一起，也就是五个月以来，格勒那旺爵士就已经去过塔波岛，而且已经离开了；要么他只会迟些时候才来。因此，10月份春天明媚的时候，我们去塔波岛并在那里留一张通知还来得及。”

“得承认，”纳布说，“万一‘邓肯号’只是在这几个月来就曾经来过这一带海域，那可真够倒霉了！”

“我想它还没来过，”赛勒斯·史密斯答道，“我相信上帝是不会从我们手中夺走这个留给我们的机会的！”

“我认为，”记者指出，“不管怎样，当我们再返回塔波岛时，我们就会心中有数了。因为如果苏格兰人已经去过那里的话，他们必然留下一些痕迹的。”

“这是肯定的，”工程师答道，“因此，朋友们，既然我们有这次回国的机会，我们就耐心地等待吧。万一机会已经错过，到那时我们再研究一下我们该怎么办吧。”

“总之，”潘克洛夫说，“大家都很清楚，如果我们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离开林肯岛，这也绝非因为我们觉得这里不好！”

“说得对，潘克洛夫，”工程师答道，“这是因为在这里，我们远离了一个人在世上应该最珍惜的一切，妻子、朋友和家乡！”于是，事情就这样决定了，大伙不再谈什么造一艘足够大的船，到北边的群岛或到西边的新西兰去冒险了。他们只顾忙碌着日常的工作，准备第三次在“花岗石宫”过冬。

可是，对海岛沿岸的整体勘探还没完成，移殖民们对西部和北部沿海，从瀑布河入海口到颌骨角，以及凹进它们之间那条形如鲨鱼的下颌这些地方，仅有着一个不完整的了解。因此，他们决定赶在坏天气之前，用小船做

一只环岛航行。

这项航行计划是潘克洛夫先提出来的，而赛勒斯·史密斯对此完全附和，因为他想亲自看看他领地上的那整部分地区。

这时，天气变化无常，但气压计的升降并没有大起大落，所以大伙估计天气变化不会太大。确实，4月份的第一个星期里，气压经过一次大幅度的下降后，一连吹了五六天强烈的西风，气压又回升了。此后，气压计的指针稳定在29.9英寸的高度（合759.45厘米）上，于是，看来情况有利于进行环岛勘探。

出发的日期就定在4月16日，停泊在气球港里的“乘风破浪号”船只也装足了供给，准备一次可能有一定期限的旅行。

赛勒斯·史密斯把这一计划好的航行通知艾尔通，并建议他也参加。但艾尔通更情愿留在岛上，于是，大伙决定，在伙伴们外出期间，艾尔通住到“花岗石宫”来，杰普“老爷”和他作伴。艾尔通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

4月16日早晨，所有的移殖民们带着托普上了船。一阵和风从西南方向吹过来，“乘风破浪号”斜兜着风离开了气球港，朝爬虫岬开去。海岛的周长计90海里，而从气球港到爬虫岬之间的南海岸就占了20来海里的海岸线。从那里出来，因为风向完全是逆向，所以在这20海里内必须尽量靠边行驶。

至少要一整天才能到达爬虫地岬，因为小船离开气球港后仅在退潮中行驶了两个小时，就不得不相反地，在六个小时的满潮中，非常艰难地顶潮而行。因此，当绕过爬虫岬时，夜幕就降临了。

这时，潘克洛夫建议工程师收缩两帆，继续缓慢地兼程。但赛勒斯·史密斯更愿意在距离海岸几链的地方抛锚，以便白天可以察看这一带海岸。大伙甚至商定，既然这是一次对海岛沿海的细致考察，那么晚上就不再兼程了；只要天气允许，天一黑，就在靠近陆地的地方抛锚。

于是，这一夜他们就停泊在海角下。这时雾起风平，万籁寂静，除了水手外，乘客们睡在“乘风破浪号”甲板上或许不比他们睡在“花岗石宫”的房间里睡得香，但他们毕竟睡着了。

第二天，4月17日，天一破晓，潘克洛夫就开船了。这时是满后侧风和左舷风，船可以很贴近西海岸行驶。

移殖民们熟悉这一带森林茂密、非常美丽的海岸，因为他们曾经徒步从这里的边上走过，尽管如此，这个地方还是再次令他们赞叹不已。他们放慢速度，小心避开一些到处漂流的树干，尽可能地贴近岸边行驶，以便能观察到所有的东西。甚至好几回，他们抛下锚，让吉丁·史佩莱在这一带风景旖旎的海滨拍些照片。

将近中午，“乘风破浪号”船只到达了瀑布河河口。在那里，河的右岸上生长着树木，但比较稀疏。可是在3海里以外，富兰克林山脉的西边分支，干旱的山脊逐渐伸延到海边，在山脉分支之间，只长着一簇簇孤零零的树丛。

这一带海滨的南部和北部形成了多么明显的对照啊！一边是树木茂盛，郁郁葱葱；另一边却荒凉贫瘠，崎岖不平！后面这部分海岸，简直是某些国家所说的“铁岸”，它的外部杂乱荒芜，好像是地壳形成时期还处于沸腾状态的玄武岩浆突然结晶而成似的。如果移殖民们当初是在海岛的这一地区降落，那他们肯定会先被这一堆堆面目狰狞的岩石吓坏了！当时他们站在富兰克林山脉的顶峰时，因为站得太高，对这一处面目可憎的海岸看不清楚。但现在从海上看去，这一带海滨显露出一副奇形怪状的样子，这世上恐怕找不

到一处与它相同的地方了。

“乘风破浪号”船只从这一带延伸了半海里的海岸驶过。可以容易地看到，这一带海岸都是由一些大小不等的石块构成。这些石块高度从 20 英尺到 300 英尺不等，而且形状各异，圆柱形的像塔楼，棱柱形的像钟楼，角锥形的像方塔，圆锥形的像工厂的烟囱。就连北冰洋的浮冰也不会比这里更加随意地塑造得这么陆离古怪！在这边，一座座桥从一块岩石飞架到那一块岩石；在那边，一块块拱石砌成了一座深不见底的教堂大殿；在这处地方，是一座座拱穹宏伟壮观的巨大洞窟；在那处地方，拥挤着一排排真正的石柱、尖塔和尖穹，任何 7 一个哥特式教堂都无法与之媲美。那大自然的变化莫测，比人的想象力还丰富得多，把这一带延伸了 8 至 9 海里的海岸描述得雄伟壮丽。

赛勒斯·史密斯和他的同伴们都惊愕万分地看着这一切。可当他们沉默无言地站着时，托普却毫不局促地吠了几声，在玄武岩峭壁间回荡着一连串回音。工程师甚至注意到这几声吠叫着些古怪，和这狗在“花岗石宫”井台边的吠叫一模一样。

“向岸边靠近，”他说。

于是，“乘风破浪号”船只尽可能地贴着海岸的岩石行驶。说不定这一带存在着某个值得勘探的洞穴呢？但赛勒斯·史密斯什么也没看到，这里既无一处岩洞，也没一条可供某种生物藏身的缝隙，因为石壁的下部正浸在大海的激浪中。过了一会，托普不叫了，小船又开回距离海岸几链远的距离外。

在海岛的西北部，海岸上变得平坦而又多沙。几棵稀稀疏疏的树长在那片移殖民们曾经涉足的低洼沼泽地上，而且，此时无数的水禽使这里显得生机勃勃，与另一边那么荒凉的情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是夜，“乘风破浪号”船只停靠在海岛北边靠近陆地的一处稍微凹进去的海岸边，在这个地方水很深。这一夜平平静静地过去了，因为，可以说，随着夕阳最后几道光亮的消失，风也停了下來，直至拂晓几丝朦胧的曙光，风才又起了。

由于靠岸方便，那天早上，移民地的打猎老手——赫伯特和吉丁·史佩莱——到岸上兜了两个小时，然后带着好几串野鸭和沙雉回来。托普由于工作热忱和机灵，表现得很出色，所以一只猎物也没有丢失。

上午 8 点钟，“乘风破浪号”船只起锚了。因为赶上顺风，而且风力趋强，船只快速地朝着北颌骨角疾驶而去。

“尽管如此，”潘克洛夫说，“我看还会刮几阵西风的。昨天，太阳西下，天边一片彤红，而且，今天早上又出现了‘猫尾云’，这不是个好兆头。”

猫尾云是散落在天顶的细长卷形云，其高度绝不低于海拔 5000 英尺，看似一团团轻飘飘的棉絮，其出现通常预示着天气要发生突变。

“那么，”赛勒斯·史密斯说，“挂上所有能挂上的帆，赶到鲨鱼湾去避风。我想‘乘风破浪号’在那里会安全的。”

“对极了，”潘克洛夫回答说，“再说，北岸尽是一些没什么看头的沙丘。”

“在那个值得仔细勘探的海湾里呆上一夜，还搭上明天一整天，我都不会恼火的。”工程师补充道。

“我看不管我们愿不愿意，都得到那里去，”潘克洛夫答道，“因为西边的天色开始变黑了，瞧，云积得多厚哪！”

“不管怎样，我们到颌骨角去还是顺风，”记者指出。

“是很顺风，”水手答道，“但要进入那海湾，就得逆风而行，因此，但愿在那片我不熟悉的海区里，我能仔细看清楚！”

“如果根据我们在鲨鱼湾南岸看过的情况判断，”赫伯特补充道，“那一带海区应该散布有礁石。”

“潘克洛夫，”这时，赛勒斯·史密斯说，“好好干，我们信得过你。”

“放心吧，赛勒斯先生，”水手回答说，“我不会无谓地冒险的！我宁愿一刀刺进我的身体，也不让一块礁石撞进我的‘乘风破浪号’的身体！”

潘克洛夫所说的身体，是指他的小船浸在水里的那一部分，而他把这个看得比自己的肉体还重要！

“几点了？”潘克洛夫问。

“10点。”吉丁·史佩莱答道。

“我们还要走多远才能到达那个海角呢，赛勒斯先生？”

“大约15海里，”工程师回答。

“这要两个半小时，”水手于是说，“我们将在午夜和1点之间穿过海角。糟糕，那时正好退潮，海水要从海湾里往外流，因此，我害怕风向和海流都对我们不利，使船难以进入到海湾里。”

“何况今天是满月，”赫伯特指出，“4月份的潮水是很猛的。”

“那么，潘克洛夫，”赛勒斯·史密斯问，“您不能在海角尖端抛锚吗？”

“天气要变糟了，还能在靠近陆地的地方抛锚！”潘克洛夫失声喊道，“赛勒斯先生，您是怎么想的啊？那可不是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搁浅在岸上！”

“那您打算怎么办？”

“我打算停在海面上，直到涨潮，也就是说直到晚上7点，到那时，如果天还有点光，我就尽量把船开进湾里去。要不然，我们就整个晚上呆在海面上，等到明天日出时再进去。”

“我跟您说过了，潘克洛夫，我们信得过您，”赛勒斯·史密斯答道。

“唉！”潘克洛夫道，“要是这岸上有一盏灯塔就好了，航海家们就会方便多了！”

“是啊，”赫伯特答道，“这回，我们可没有一位乐于助人的工程师给我们点火引航了！”

“瞧，是哦，亲爱的赛勒斯，”吉丁·史佩莱说，“我们还没向您道谢呢。可说实在的，如果没有那簇火光，我们就永远到不了……”

“一簇火光……？”听了记者的话，赛勒斯·史密斯非常惊讶地问。

“赛勒斯先生，我们指的是……”潘克洛夫答道，“在我们返回海岛的前几个小时，我们在‘乘风破浪号’上正束手无策，要不是您有先见之明，10月19日到20日的夜晚在眺望岗上点燃了一堆火，我们可就要开到这岛的上方去了。”

“哦，哦！……好在我想到这个好主意！”工程师回答道。

“可这一次，”水手补充道，“除非艾尔通想到这一点，要不就没人会为我们做这桩小小的事了！”

“不！没有人了！”赛勒斯·史密斯答道。

但几分钟后，当工程师单独和记者站在船头时，他凑到记者的耳朵边说：

“史佩莱，有一件事是可以绝对肯定的，就是10月19日至20日的夜晚，我既没有在眺望岗上，也没有在岛上任何其他地方点燃过火堆！”

第二十章

海上过夜——鲨鱼湾——秘密——准备过冬——早到的坏季节——严寒——室内的活儿——六个月后——一张底片——意外事件

事情正如潘克洛夫预料的那样发生了，因为他的预感从不会错的。风越刮越大，不久，和风变成了暴风，也就是说，达到了每小时 40 至 45 海里的速度。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艘在海上行驶的船都不得不放下顶桅，紧收风帆。此时，由于“乘风破浪号”船只到达海湾附近时大约是下午 6 点钟，加上在这个时候正好是退潮，船根本不可能开进去。于是，只好呆在海面上，因为在这个时候，即使潘克洛夫想到感恩河河口去也是来不及了。他于是把三角帆升到主桅上作为暴风帆，然后把船头朝着陆地，等待着。

非常幸运的是，虽然风吹得很猛，但有陆地作为屏障，海面上的海涛并不特别汹涌。于是大伙也就不必担心会掀起危及到小船安全的浪涛。“乘风破浪号”压舱情况良好，无疑没有翻船的危险。但是，大股大股的海水涌到了甲板上，如果嵌板承受不住，那会损坏船只的，潘克洛夫作为一名精干的水手，已经做好了防备万一的准备。当然！他对他的小船信心十足，但他也稍带几分焦急地等待着天亮。

这一夜里，赛勒斯·史密斯和吉丁·史佩莱一直没有机会凑到一起谈话。但是，工程师在记者耳边说的那句话，确实值得他们再一次探讨那股仿佛笼罩在林肯岛上的神秘的力量。吉丁·史佩莱不断地思考着这件新发生的无法解释的事件，即海岛海滨出现火光一事。他确实实地看到了那堆火！他的同伴，潘克洛夫和赫伯特，也和他一样看到了火光！在那个昏暗的夜晚，那堆火使他们辨清了海岛的位置，而他们深信不疑地认为是工程师点燃的，但现在，赛勒斯·史密斯却一口咬定他没做过那回事！

吉丁·史佩莱决定等“乘风破浪号”返航后，才再谈这件事，而且催促赛勒斯·史密斯让同伴们了解这一串怪事。或许到了那时，大伙会一致决定对林肯岛的所有地区做一决完全的调查呢。

不管怎么样，这天晚上，在这构成海湾入口处那尚是陌生的海岸上，却没有一丝火光。小船整夜停泊在海面上。

当东方地平线上曙光初露时，风稍稍平息了，并转了两个向位，这使潘克洛夫可以更容易地通过海湾狭窄的入口。早上将近 7 点钟，“乘风破浪号”船只调头对着北颌骨角，小心翼翼地驶进水道中，在那片被离奇古怪的熔岸石壁包围着的水域上冒险前进。

“瞧，”潘克洛夫说，“此处海区可是一个绝好的抛锚地，几只舰队都可以在这里随意地调头！”

“特别令人吃惊的是，”赛勒斯·史密斯指出，“这个海湾是经过连续的火山爆发，由火山喷出的两道岩浆积累凝结而成的。结果，这个海湾被四周的海岸完全地庇护着，看来即使碰上最强烈的风暴，这里的海水也会平静得像湖水一样。”

“毫无疑问，”水手接着说，“因为风只能从两个海角间凹进来的狭窄通道渗进来，而且，北面的海角还挡住了南面的海角，狂风要吹进来是很困

约合每小时 106 公里。——原注

航海用语。暴风帆呈三角形，用结实的帆布做成，当发生暴风时使用。

难的。说真的，‘乘风破浪号’在这里哪怕泊上整整一年，它的锚也不会松动！”

“这个海港对它来说大了些！”记者指出。

“嘿！史佩莱先生，”水手回答说，“我同意，这里对‘乘风破浪号’来说太大了，但如果合众国的舰队需要在太平洋上找一个安全的避风港，我想他们绝对找不到一处比这里更好的锚地！”

“我们是在鲨鱼的嘴里呢，”这时纳布指出，他影射着这个海湾的形状。

“正在嘴中央，我正直的纳布！”赫伯特答道，“但您怕它会在我们上面合拢上吗？”

“不，赫伯特先生，”纳布回答说，“但这个海湾不大讨我喜欢！它的样子很丑陋！”

“好啊！”潘克洛夫喊道，“当我正打算把我的海湾献给美国时，纳布却瞧不起它！”

“但这里的水起码够深吗？”工程师问，“因为对‘乘风破浪号’的龙骨够深，对我们的装甲舰龙骨就不够哦。”

“这容易测出来，”潘克洛夫答道。

于是，水手用一根长绳作为探测线，绳的一端绑上一块铁。这条绳子长约50法寻，绳子放尽了，但还没碰到海底。

“瞧！”潘克洛夫说，“我们的装甲舰可以来这里！它们不会搁浅的！”

“的确如此，”赛勒斯·史密斯说，“这个海湾可是一个真正的深渊。不过，由于这个海岛是由火山爆发而成的，海底有这样的深沟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些石壁像是斧劈似的，”赫伯特指出，“我深信，在下面，即使潘克洛夫用一条长五六倍的探测绳，也碰不到底的。”

“这一些都很好，”这时记者说，“但我要提醒潘克洛夫，他的锚地缺少一样必不可少的东西！”

“哪一样，史佩莱先生？”

“一个门，随便一条通往海岛内陆的海沟。在这里，我可看不到一点可以立足的地方哦！”

确实如此，那些高高的熔岩，非常之陡峭，在海港的四周竟没有一处可登陆的地方。这是一道无法逾越的护墙，使人想起了挪威的峡湾，但挪威的峡湾还更为干旱些。“乘风破浪号”船只贴近停靠到高墙边，但岩壁上连一块突出让乘客垫脚登岸的地方也没有。

潘克洛夫自我安慰地说，当必要时，可以借助炸药在这石墙上炸个缺口。而既然目前在这湾里显然无事可做，水手就是把船驶向那条狭窄的通道。下午将近两点钟，船开出了海湾。

“喔唷！”纳布满意地舒了口气。

看来这位诚实的黑人在那张巨大的嘴巴里确实感到不自在！

从颌骨角到感恩河河口，路程估计不到8海里。于是，“乘风破浪号”的船头朝着“花岗石宫”，风鼓起了风帆，船在距海岸1海里处沿着海岸前进。过了那些巨大的熔岩石块，不久就是形状怪异的沙丘地带，工程师正是在这里被莫名其妙地找到了，而海鸟们也常常成批成批地光顾这一带地区。

将近4点钟，潘克洛夫驾船从小岛顶端向右驶进小岛和海岸间的水道。5点钟时，“乘风破浪号”的船锚咬进了感恩河河口的沙地上。

直至此时，移殖民们离家外出已经3天了。艾尔通在海滩上等待他们，杰普“老爷”兴高采烈地走上前迎接他们，嘴里愉快地呼噜叫着。

这么说，海岛沿岸的全部勘探工作已经完成了，但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迹象。如果说这海岛上居住着某个神秘的生灵的话，那他只能是藏身于盘蛇半岛上那遮天蔽日的森林里。那个地方，移殖们尚未展开全面的勘探。

吉丁·史佩莱就这些事情和工程师交换了意见，并商定引起伙伴们对岛上发生的某些怪事的注意，而且最近这一桩是更难以解释的怪事之一。

因此，一谈到海岸上那堆由某个尚未查明身份的人点燃的火时，赛勒斯·史密斯不禁一再追问记者说：

“可是您能肯定真地看到火光时？会不会是火山的局部爆发呢？或者是某种流星现象呢？”

“不，赛勒斯，”记者回答说，“那肯定是一堆被人点燃的火。再说，您可以问问潘克洛夫和赫伯特。他们和我一样看到了，他们可以证实我的话。”

于是，几天后，4月25日晚上，当移殖民们全部聚集在眺望岗上时，赛勒斯·史密斯说道：

“朋友们，我认为该提请你们注意岛上发生过的某些事，而且我很想听听你们的高见。这些事情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

“不可思议！”水手吐了一口烟，叫道，“我们的岛可能是不可思议的吗？”

“不，潘克洛夫，但可以肯定，是神秘的，”工程师回答说，“除非您能给我们，我和史佩莱，解释清楚那些我们至今仍弄不明白的事情。”

“说出来听听吧，赛勒斯先生，”水手答道。

“那好，您明白吗，”于是工程师说，“我掉到海里以后，怎么可能会挪到岛外四分之一海里的地方，而我自己对此却没有一点知觉呢？”

“除非是这样，因为当时您昏过去了……，”潘克洛夫说。

“这说不通，”工程师答道，“但我们不谈这事了。您知道托普怎么能在5英里外我躺倒的山洞里，发现你们的藏身之所呢？”

“那是狗的本能……”赫伯特答道。

“奇特的本能！”记者指出，“因为，尽管那天晚上狂风暴雨，但托普来到‘石窟’时，身上却是干的，而且一点泥巴也没有！”

“接下去，”工程师接着说，“您明不明白我们的狗跟儒艮搏斗后，怎么莫名其妙地抛出湖面呢？”

“不明白！我承认不太明白，”潘克洛夫答道，“再说那儒艮侧身受的伤，好像是被一种利器刺中的，这我就更不明白了。”

“再接下去，”赛勒斯·史密斯接着说，“我的朋友们，你们明不明白，那只小西獾体上怎么会有一粒铅弹呢？既然没有任何海滩的迹象，怎么那只箱子会那么凑巧地搁浅呢？当我们初次在海上试航时，为什么那只装着文件的瓶子会那么及时地出现呢？当我们正需要用船时，我们的小艇怎么会挣断绳索，从感恩河上漂到我们身边呢？猿猴入侵我们的住宅后，拉在‘花岗石宫’上的绳梯怎么会那么及时地掉下来呢？最后，那份艾尔通一口咬定不是他写的文件怎么会落到我们手里呢？”

赛勒斯·史密斯一件不漏地把在岛上发生的怪事罗列出来。赫伯特、潘克洛夫和纳布面面相觑，不知怎样回答，因为，这一连串事件，第一次这样汇集在一起，不由得令他们目瞪口呆。

“确实如此，”潘克洛夫终于说，“您说得对，赛勒斯先生，这些事情都难以解释！”

“还有呢，朋友们，”工程师接着说，“这最后一件也是怪事，而且比其他的还更难弄明白！”

“哪一件，赛勒斯先生？”赫伯特马上问。

“当你们从塔波岛回来时，潘克洛夫，”工程师接着说，“你们说林肯岛上出现过一堆火吗？”

“当然啦，”水手答道。

“您敢肯定您看到了那堆火吗？”

“就像我现在看到您一样。”

“您呢，赫伯特？”

“啊！赛勒斯先生，”赫伯特喊道，“那堆火就像一颗一等星那样闪耀着。”

“但那根本不是一颗星，是吗？”工程师固执地问。

“不是，”潘克洛夫回答说，“因为当时天空云层很厚，再说，不管怎样，一颗星星不可能离地平线那么近。史佩莱先生也和我们一样看到了，他可以证实我们的话！”

“我还要补充一句，”记者说，“那堆火非常亮，就像一簇闪电一样发光。”

“对！对！完全是这样……”赫伯特应道，“而且肯定是在‘花岗石宫’的高地上。”

“那好，我的朋友们，”赛勒斯·史密斯回答说，“10月19日到20日的那个夜里，纳布和我，我们都没在海岸上点过火。”

“你们没有？……”潘克洛夫大声叫道，他吃惊至极，连话都说不完整。

“我们没离开过‘花岗石宫’，”赛勒斯·史密斯答道，“如果说海岸上有火光，那不是我们，而是别人点的！”

潘克洛夫、赫伯特和纳布都呆如木鸡。那不可能是幻觉，10月19日至20日的那个夜里，有一堆火确实闯进了他们的眼帘啊！

是的！他们不得不承认，这里头存在着一个奥秘！一种显然对移殖民们有利，而且每当关键时刻就出现的神秘力量存在这岛上，这引起了移殖民们极大的好奇心。那么，是否有着某个生灵藏匿在岛上隐蔽的地方呢？这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必须弄清楚的事情！

赛勒斯·史密斯还提醒伙伴们注意托普和杰普在“花岗石宫”通往大海的井口边兜转时流露出来的那种奇怪神情。他还告诉他们说他勘探过那口井，但没发现任何可疑之处。最后，这次讨论会做出了一项深入移民地全体成员，人心的决定：一旦季节转好，就对海岛进行全面的搜索。

于是自那天起，潘克洛夫就显得心事重重。这个他视为已有的海岛，好像不再完全属于他所有了，而是他与另外一个主人——一个不论他愿意与否，都感觉到受其支使的主人——共同享有。他和纳布经常谈论起这些无法解释的事情，他们两个都很迷信大自然自身的神秘，因此，他们十有八九认为林肯岛是被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支配着。

然而，5月份——相当于北半球的11月份——到了，天气也随着转坏。冬季似乎来得早，而且很严寒。因此，过冬的准备工作必须刻不容缓地着手进行。

尽管如此，移殖民们还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迎接将会非常寒冷的冬季，毛料衣服并不缺乏，因为这时岩羊的数目很多，绰绰有余地提供了制作那种暖和的毛料所需要的羊毛。

不用说，艾尔通也有了这种舒适暖和的衣服。赛勒斯·史密斯还建议他搬到“花岗石宫”来过冬，在这里他可以住得比在牲畜栏那边更舒服，艾尔通答应一旦干完牲畜栏那边最后的活计就迁过来。4月中旬，他就搬了过来。自那时起，艾尔通就和大伙共同生活，而且不论什么时候，他都抢着活干。但是，他还是那样自卑和郁郁不乐，从来不与伙伴们共享欢乐时光！

移殖民们在林肯岛上度过的第三个冬季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只是幽居在“花岗石宫”中。这期间有过几次大的暴风雨和几阵可怕的狂风，几乎把岩石都连根拔起。巨大的海啸朝着岛上扑面而来，因此可以肯定，任何停泊在这一带沿海的船只都会在这里连船带人一起沉没的。在一次暴风雨中，感恩河河水两度暴涨，几乎把桥和涵洞都冲垮了。当海浪拍击着岸边时，滚滚的浪潮淹没了海滩上的桥洞，所以连那里的桥洞也必须加固。

试想，这么猛烈的暴风，与龙卷风不相上下，还交杂着风和雪，会给眺望岗造成怎样的损失啊。磨坊和家禽饲养场的损失尤为严重。移殖民们不得不经常到那里做些应急修理，否则家禽的生存就会受到严重的威胁。

在天气最恶劣的时候，几对美洲豹和几群四手动物经常冒险窜到高地边沿。因此，总得担心那些最灵活和胆大的会在饥饿的驱使下跳过河来。再说，当河流结冰时，就更为它们提供了一条畅通无阻的道路。此时，如果不经常看守，而且还得时常开火把那些危险的来访者拒于一定的距离外，否则菜园和家禽都会遭受到无可弥补的损失。因此，这些过冬的人们并不缺少活儿干，因为不算上室外的防御工作，“花岗石宫”里就总有千万件活计等着他们去做呢。

在大寒时候，吉丁·史佩莱和赫伯特在托普和杰普的协助下，在那片广阔的冠鸭沼泽地漂漂亮亮地打了几次猎。在成千上万的鸭子、沙雉、野鸭、针尾鸭和麦鸡群中，他们弹无虚发。再说，到那一带猎场去也比较方便，猎人们通过感恩河上的桥后，要不就取道气球港的路，要不就绕走遗物岬的石壁过去，总之，那里离“花岗石宫”不过两三英里。

就这样，四个月——即6月、7月、8月和9月——的冬季过去了。这年冬天确实很冷。但总的来说，“花岗石宫”并没受到太严寒的恶劣天气的影响，牲畜栏那边也一样，因为牲畜栏不像高地那样暴露，而是大部分为富兰克林山脉所遮庇，暴风经过森林和沿岸的高墙陡壁后，吹到牲畜栏时已是微弱的风尾。因此，那边的损失并不大，再说10月中旬的时候，艾尔通曾返回牲畜栏那边小住几天，他那双勤快而又能干的手就会及时地把那里修整好的。

在这个冬季里，没有发生任何新的无法解释的事情。尽管潘克洛夫和纳布小心关注着一切可能和一种神秘的原因有关的最微不足道的事情，但还是没有任何怪事发生。托普和杰普它们也不再围着那口井兜转，也没有流露出不安的神情。看来，这一系列不可思议的事件好像一下子中断了，尽管大伙晚上还经常在“花岗石宫”里谈论到这些事，而且还商定好要把这海岛翻遍，

直至其最难勘探的地区。然而，在这时候，临时发生了一件极为重要、后果可能不堪设想的事情，使赛勒斯·史密斯和他的同伴们不得不改变他们的计划。

那是在10月份。美好的季节匆匆而至。在阳光的照射下，大地回春，万象更新。在森林边沿的松柏树的常绿树叶中，朴树、山茂树和喜马拉雅杉已经长出了新芽。

大家记得，吉丁·史佩莱和赫伯特曾好几次拍下了一些林肯岛的风景照。

10月17日那天，将近下午三点钟，晴朗的天空吸引住了赫伯特，他突发奇想，想拍下眺望岗对面、从颌骨角一直延伸到爪形海角的整个合众国湾。

这时，天际间清晰可见，大海在热而潮湿的微风吹动下，泛起了阵阵涟漪，形成了一副静如一湾点缀着片片银光的湖水的背景。

照像机是放在“花岗石宫”大厅里的一个窗口上，因此，镜头可以俯瞰到沙滩和海湾。赫伯特按通常的操作拍下了底片，然后用“花岗石宫”暗房里的定影液把底片冲洗出来。

随后赫伯特又回到光亮处，他仔细地观察了底片，发现底片上的海平面有一个几乎看不清的小点。他反复冲洗了几次，试图把它洗掉，但始终冲不掉。

“这是镜头上的一个斑点，”他想。

于是，出于好奇心，他从望远镜上拧下一片倍数很大的镜片，对那个斑点进行观察。

但是，他刚看一眼，就大喊一声，底片也差点从他手里掉下来。

他立刻跑到赛勒斯·史密斯房里，把底片和放大镜递给工程师，并把那个小黑点指给他看。

赛勒斯·史密斯仔细一看，然后就拿起他的望远镜冲到窗台边。

那根望远镜慢慢地扫过海平面，最后停在那可疑的点上。赛勒斯·史密斯放下望远镜，只说了一个字：“船！”

的确，从林肯岛上望到了一条船！

第三部海岛的秘密

第一章

灾难还是救援——电请艾尔通——重要的讨论——那不是“邓肯号”——可疑的船只——要采取的防御措施——那艘船靠近——一声炮响——那双桅横帆船在海岛边抛锚——黑夜来临

这些气球上的高空历险者被抛到林肯岛上已有两年半了，而时至今日，他们还没能和他们的同类建立起任何联系。有一次，记者曾试图与有人居住的地方取得联系，他托付一只飞鸟，带去一张披露了他们的境况的通告，但是，那只是一种不可能抱太大希望的机会而已。至今为止，只有艾尔通加入到移殖民们的行列中来，当时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了。然而，就在10月17日这一天，在这片一向荒无人烟的海面上，居然有其他的人出现在海岛边！

这是毋庸置疑的！那边有一条船！但是，它是路经这一带海区呢，还是要在这一带靠岸？在此几个小时前，移殖民们显然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赛勒斯·史密斯和赫伯特已经立刻把吉丁·史佩莱、潘克洛夫和纳布叫到“花岗石宫”的大厅里来，告知他们发生的事情。潘克洛夫马上抓过望远镜，迅速地扫视着海平面，然后停在他们指出的点上，也就是照片底片上朦胧不清的点上。

“见鬼！真的是一条船！”他带着一种特别不愉快的口气说。

“它向我们开来吗？”吉丁·史佩莱问。

“还无法确定，”潘克洛夫说，“因为只有桅杆露出海平面，还看不到整个船身呢！”

“那该怎么办？”小伙子问。

“等待，”赛勒斯·史密斯答道。

于是，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移殖民们沉默无言，沉浸在这件意外事件——自他们到达林肯岛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事件——在他们身上所产生的一切想法、激动、忧虑和期待之中。

诚然，那些流落于一个贫瘠的小岛的海难幸存者，必须艰难地生存着，与恶劣的自然条件作斗争，还饱受着重见人烟的欲望的煎熬。但移殖民们的处境并非如此，尤其是潘克洛夫和纳布，他们觉得自己过得既很幸福又很富有，要离开他们的海岛，不会毫无遗憾的。再说，在这片可以说是他们的智慧开发出来的土地上，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新生活！但始终，不管怎样，那艘船的来临意味着会带来大陆那边的消息，说不定其间会有只言片语是关于祖国的呢！那艘船还会给他们带来同胞，所以，一看到它，可以想象出，他们的心会跳得多激烈啊！

潘克洛夫不时地举起望远镜，站在窗台边。在那里，他极奇认真地仔细观察着那艘位于东边20海里处的船只。可是移殖民们还没有任何办法发出信号，指示他们的存在。这么远的距离，摇动旗子看不见，放枪听不到，点火也看不到。

然而，可以肯定，这个盘踞着富兰克林峰的海岛是逃不过船上了望员的双眼的。但那艘船为什么要来这里停泊呢？难道是纯粹的偶然使它来到太平洋的这一海区上？可是在地图上，除了塔波岛外，这一海区并没标上任何其他陆地；此外，塔波岛本身又在来自于玻里尼西亚群岛、新西兰和美洲海岸的邮轮惯常的航线以外？

对于这个每个人都在思索的问题，赫伯特突然作了回答。

“那不会是‘邓肯号’吧？”他喊道。

“邓肯号”，大伙都不会忘记这个名字，那是格勒那旺爵士的游船。格勒那旺爵士曾经把艾尔通抛弃在小岛上，而且会有一天回来接他。然而，那小岛离林肯岛并不那么远，两岛之间的经线距离仅是150海里，纬线距离为75海里，因此，一条取道塔波岛的船，是有可能路过望到林肯岛的。

“应该通知艾尔通，”吉丁·史佩莱说，“而且叫他马上来。只有他才能告诉我们那是不是‘邓肯号’。”

大家都同意这个意见。于是，记者跑到联系着“花岗石宫”和牲畜栏的电报机旁，发出了这个电报：

“请速来。”

过了片刻，电报铃又响了。艾尔通回电说：

“即到。”

接着，移殖民们继续观察着那条船。

“如果那是‘邓肯号’，”赫伯特说，“艾尔通会一眼认出它的，既然他曾在那上面驾驶过相当长一段时间。”

“而且如果他认出来的话，”潘克洛夫接口说，“他一定会异常激动的！”

“是的，”赛勒斯·史密斯答道，“可不是，现在艾尔通配得上登上‘邓肯号’。所以，愿上帝保佑，那的确是格勒那旺爵士的游船。因为我看其他所有的船都是可疑的！这一带海域常有贼人出没，我一直担心某些马来海盗会光顾我们的海岛。”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会奋起保卫海岛的！”赫伯特喊道。

“那当然，孩子，”工程师微笑着说，“但不用去保卫则更好。”

“还要简单指出一点，”吉丁·史佩莱说，“既然林肯岛连在最新的地图上也没标出来，那么她对航海家们来说还是陌生的。这么说，赛勒斯，您难道不认为，对一只意外地望到这片新陆地的船来说，它的动机只能是去察看新陆地，而不是去那里躲避，是吗？”

“当然是这样，”潘克洛夫答道。

“我也是这么想，”工程师补充说，“我们甚至可以肯定，一个船长的责任就是标明，而且去了解地图上还没标上的任何一块陆地或岛屿，而林肯岛正是属于这种情况。”

“那么，”这时潘克洛夫说，“假定那条船登陆了，它就在那，距我们几链远的地方抛锚，那我们该怎么办？”

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一时无人回答。但赛勒斯·史密斯经过思考后，像往日一样平静地回答说：

“朋友们，我们要做的，和我们该做的，就是：我们将和那条船联系，以美利坚合众国的名义占有这个海岛后，我们就登上那条船的甲板，离开我们的海岛。然后，我们再和那些愿意跟随我们的人回到这里，明确地占领这块地方，把太平洋这一海区里的一个有用补给基地献给美利坚合众国！”

“乌拉！”潘克洛夫大声叫道，“我们要献给我们国家的可不是一份薄礼哇！这里的拓殖工作差不多已经完成，岛上所有的地区也已经命名了，这里有天然的港口、淡水补给场、道路、电报线路、船坞和工厂。现在只差把林肯岛标在地图上了！”

“但是，万一有人趁我们不在把它夺走怎么办？”吉丁·史佩莱指出。

“喔唷！”水手喊道，“我宁愿一个人留下来守着它，我潘克洛夫发誓，他们不会把它从我手中偷走的，就像从一个逛大街的人口袋里掏走一只手表那么容易！”

在这一小时里，还不能肯定地说那艘大伙看到的船是还不是朝林肯岛开来。然而，它正朝这边靠近，但它想开往哪里呢？这可不是潘克洛夫能估计出来的。不管怎样，由于当时正吹着东北风，那艘船看似靠右舷受风行驶着。此外，微风正好把船推到海岛岸边来，而且，在这平静的海面上，尽管浅滩没在地图上标出来，那艘船仍可以放心地开过来。

将近4点钟——电报发送之后一个小时——，艾尔通到达了“花岗石宫”。他边走进大厅，边说：

“各位先生，有何吩咐？”

赛勒斯·史密斯像往日一样向他伸出手，然后把他领到窗户边。

“艾尔通，”工程师对他说，“我们请您来是有一件重要的事。岛上看到了一艘船。”

艾尔通一听，先是脸色稍稍发白，眼睛花了一下子。然后，他探到窗台外面，仔细看了看海平面上，但他什么也没看到。

“用这个望远镜，”吉丁·史佩莱说，“仔细看看，艾尔通，因为那艘船可能是‘邓肯号’，来这一带海域带您回国的。”

“‘邓肯号’！”艾尔通低声说，“怎么就来了！”

最后这句话似乎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艾尔通低下头，把头埋在手心里。

这么说，被抛弃在荒岛上12年，他难道还觉得不足以抵罪吗？在他自己看来，或在他人看来，这个痛改前非的罪人难道还没感觉到被宽恕吗？

“不，”他说，“不！不可能是‘邓肯号’。”

“看一看吧，艾尔通，”这时，工程师说，“因为我们得预先知道我们该如何应付，这很重要。”

于是艾尔通举起望远镜，朝大伙所指的方向望去。几分钟内，他一动不动地观察着海平面，连一句话也没说。然后，他说：

“果真，那是一条船。但我不相信那是‘邓肯号’。”

“为什么不可能是它？”吉丁·史佩莱问。

“因为‘邓肯号’是一艘蒸汽游船，但我在那艘船的上方和四周却看不到一丝烟。”

“说不定它只是扬帆行驶呢？”潘克洛夫指出，“现在它走的路线正好顺风，离陆地那么远，它应该注意节约用煤啊。”

“您说的可能有理，潘克洛夫先生，”艾尔通答道，“那艘船可能熄了火。那就让它开近岸边吧，很快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说完这句话，艾尔通就坐到大厅的一个角落里，沉默不言。移殖民们继续谈论着那艘尚未确定身份的船只，但艾尔通没有参加讨论。

这时，大伙都觉得再也无心继续干活。吉丁·史佩莱和潘克洛夫显得尤为精神紧张，来回地踱着步，简直坐立不安。赫伯特则更多地感到好奇。只有纳布还表现得像平常一样的平静。他的主人所在的地方不就是他的祖国吗？至于工程师，他陷入沉思中，而且在他的心底里，与其说希望这条船来，还不如说害怕它来。

而这时，那艘船向海岛靠近了一点。借助望远镜，就可以辨认出那是一

艘远洋轮船，而不是一艘太平洋上海盗常用的马来快艇。因此，现在可以肯定，工程师先前的担心是没有依据的，这艘出现在林肯岛海域的船对海岛来说是不会构成丝毫的威胁的。潘克洛夫经过细致认真的观察，断定那是一艘双桅横帆船，它张开上、中、下三层桅帆，靠着左舷，向海岸边斜冲过来。艾尔通也证实了这一点。

但是，如果继续保持这样的航向，它很快就会消失在爪形海角顶端后面，因为这时正吹起西南风。而后要想观察到它，就得爬上气球港附近的华盛顿湾的高地上。不巧的是，现在已是下午5点半了，暮色苍茫，很快就难以观察到任何东西了。

“天黑了，我们该怎么办呢？”吉丁·史佩莱问，“我们要不要点起一堆火，以示我们就在这海岸上？”

这可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但是，尽管工程师还有所顾虑，这个建议还是被通过了。因为在夜里，那条船也许会消失，永远地离开，而它走后，会不会有别的船来到林肯岛水域呢？那么，谁又能预料到移殖民们的未来将是如何呢？

“是的，”记者说，“不管它是什么船，我们都应该让它知道岛上有人。错过这个送上门的机会。说不定会造成终生遗憾的！”

于是，大伙决定让纳布和潘克洛夫去气球港。天一黑，他们就在那里点燃一堆火，火光必然会引起那艘双桅帆船船员的注意的。

但是，正当纳布和水手准备离开“花岗石宫”时，那艘船突然改变航向，直对着海岛朝合众国湾开过来。那艘双桅横帆船是一艘快船，因为它靠近的速度很快。

于是，纳布和潘克洛夫延迟出发。大伙把望远镜递到艾尔通手里，以让他确凿辨认一下那艘船是否是“邓肯号”。苏格兰游船“邓肯号”也是一艘双桅横帆船。因此，问题就在于看清大伙看到的那艘船的两根桅杆之间有没有烟囱，那时，那艘船距海岛仅有10海里了。

此时天空还很亮。辨认起来很容易，艾尔通很快就放下望远镜说：

“根本不是‘邓肯号’！不可能是它！……”

潘克洛夫再次透过望远镜观察着那艘双桅横帆船。他认出那是一艘载重三至四百吨、船身修长、桅帆整齐、船体结构非常适合于航海的双桅横帆船，那应该是艘海上快船。但它是哪个国家的呢？这就难说了。

“可是，”潘克洛夫接着说，“它的斜桁上飘着一面旗，但我看不清它的颜色。”

“再过半个小时，我们就能确定了，”记者答道，“再说，那船的船长显然有意在这里靠岸。因此，即使不是今天，最迟也是明天，我们就会认识他了。”

“这没关系！”潘克洛夫说，“最好能知道我们要打交道的是谁，再说我很乐意去看清那面旗子的颜色。”

水手边这样说着，边看着望远镜。

天开始渐渐地黑了，海风也随之停下来。那艘双桅帆船的旗子就更加展开不开，卷在吊绳上，这样就越来越难以辨认了。

“那根本不是一面美国旗，”潘克洛夫不时地说，“也不是英国旗，英国旗的颜色容易看出来；可那也不是法国旗或德国旗的颜色；也不是俄罗斯的白旗；也不是西班牙的黄旗……那好像是一面单色旗……瞧……在这一带

海面上……我们最常见到什么旗？……智利旗？但智利旗是三色的……巴西旗？绿色的……日本旗？黄色和黑色的……可这一面……”

这时，一阵微风把那面尚未确认的旗子吹开。艾尔通抓起水手放下的望远镜，把它贴到眼睛上，然后，他低声喊道：

“黑色旗！”

果然，一块阴暗的平纹布在那双桅帆船的斜桁上飘展着。现在，大伙不可不对来船感到可疑！

这么说，工程师的预感是对的？那是一艘海盗船？难道它来太平洋下部海区烧掠抢劫，与还在这一带横行霸道的马来快船争霸吗？那它到林肯岛沿岸来干什么呢？它认为这座尚未被人所知的未名海岛很适合成为它的藏赃窝点呢？还是到海岸边寻找一个泊船港过冬呢？难道移殖民们的这片净土注定要成为一个肮脏的庇护所——太平洋海上掠夺的大本营？

移殖民们的脑海里不禁浮现出所有这些念头。此外，那艘船竖起的那面旗子的颜色意味着什么，是毋庸置疑的。那正是海上强盗的颜色！如果当初那帮罪犯的阴谋得逞的话，那“邓肯号”也会挂起这种颜色的旗号的！

大伙立即商议对策。

“朋友们，”赛勒斯·史密斯说，“说不定那艘船只是想观察海岛沿岸呢？或许船上的人不会上岸呢？这是一种可能性。但不管怎样，我们得采取一切行动隐藏起来。建在眺望岗上的风磨太显眼了。艾尔通和纳布快去把风叶拆下来。同时，我们用最茂密的树枝把‘花岗石宫’的窗户遮盖住。把所有的火堆熄灭。总之不要暴露出有人在岛上！”

“那我们的船呢？”赫伯特问。

“哦！”潘克洛夫答道，“我们的船藏在气球港，我敢打赌那帮无赖不会找到它的！”

工程师的命令被马上执行了。纳布和艾尔通登上高地，采取必要的措施，把有人居住的一切痕迹都掩盖起来。当他们忙碌着这活儿时，他们的同伴们则到中南美鬣森林边沿弄回了大量的树枝和爬藤。这些东西从一定的距离看，好像是一处天然生长的树叶，把花岗岩石壁上的门窗相当巧妙地遮盖住。同时，枪支弹药也准备妥当，以防受到不期的入侵时，可以第一时间使用。

当所有的防御措施准备就绪时，赛勒斯·史密斯说：

“我的朋友们，”从他的声调可以听出他很激动，“如果那帮恶棍想侵占林肯岛，我们就要捍卫它，是不是？”

“是的，赛勒斯，”记者答道，“而且如果必要的话，我们将用生命来捍卫它！”

工程师伸出手来，他的伙伴们激动地紧握住他的手。

只有艾尔通呆在角落里，没有加入移殖民们之中。或者他，过去的罪犯，觉得自己还配不上这样做！

赛勒斯·史密斯明白艾尔通心里在想什么。于是，他走过去问艾尔通：

“您呢，艾尔通，您打算干什么？”

“做我该做的，”艾尔通答道。

然后，他站在窗口边，透过树叶往外看。

这时是下午7点半。太阳已经消失在“花岗石宫”后面约20分钟了，东边的天空慢慢地暗下来。然而，那艘双桅横帆船还是朝合众国湾驶去。这时，这距离那里不超过8海里，而准确地说，它已经到了眺望岗附近。因为，在

爪形海角处转弯后，那船已经利用涨潮的海浪，长驱直入海岛的北部。就这样的距离，甚至可以说，它已经进入了那广阔的海湾了，因为从爪形海角到颌骨角之间拉一条直线，正好落在船的西侧，船右液的后半部。

那双桅横帆船要深入到海湾里吗？这是第一个问题。一旦进入海湾，它会在那里抛锚吗？这是第二个问题。难道它只是观察了海岛沿岸后，其船员不上岸便返回大海吗？再过一个小时，大伙就会知道了。那现在只好等待。

赛勒斯·史密斯无不忧心忡忡地观察着那艘竖着黑旗的可疑船只。难道那艘船对于他和同伴们时至今日顺利开展的工作不会造成直接的威胁吗？既然那些海盗——毋庸置疑，那双桅横帆船上的水手只能是这类人——在这里登陆时悬挂上自己的旗号，那他们是否曾经来过这个海岛呢？直至如今，海岛上存在着某些无法解释的现象，这是不是与他们原先曾入侵过这里有联系呢？那在岛上还没勘探过的地区，是否有他们的同党准备和他们里应外合呢？

赛勒斯·史密斯默默地考虑着所有这些问题，而不得其解。但他感觉到那双桅横帆船的到来，移民地的情况只会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

然而，他和同伴们已经下定决心抵抗到最后一刻。但那些海盗是否在人数上比移殖民们多，装备上是否比移殖民们的精良呢？这是很必要弄清楚的问题！但如何靠近他们呢？

这时夜幕降临了。新月在斜射的太阳光中消失了。深深的昏暗笼罩着海岛和大海。黑压压的乌云堆积在天际边，一丝光线也透不过来。随着暮色降临，风也完全停了。听不到一片树叶在树上低吟，也没有一个浪涛在海滩上呢喃。那艘船的灯光全部熄灭了，船上什么也看不到，如果那艘船还在海岛的视线范围以内，但大伙却连它是在什么位置也望不到。

“嘿！谁知道呢？”这时潘克洛夫说，“说不定那艘该死的船夜里会走掉呢，明天一破晓我们就再看不到它呢？”

这时，海上闪过一道强烈的亮光，然后就听到一声炮响，好像在回答水手的问题似的。

那艘船仍然在那里，而且船上还有几座大炮呢。

亮光闪过六秒钟才听到炮声。

因此，那双桅横帆船距海岸大约有一又四分之一海里。

同时，大伙还听到铁链穿过链孔放下来的吱吱嘎嘎的响声。

那艘船刚在“花岗石宫”视线范围内抛锚了！

第二章

商议——预见——艾尔通的一个建议——建议被采纳——艾尔通和潘克洛夫到格兰特小岛上——诺福克岛的罪犯们——他们的计划——艾尔通的英雄企图——侦察归来——六个对五十个

海盗们的意图再明显不过了。他们在离海岛不远的地方抛锚，显然，他们打算翌日用小艇在海岸边登陆。

赛勒斯·史密斯和他的同伴们已经准备好行动，但即使他们很果断，他们还是得谨慎行事。如果海盗们登陆后不深入海岛内部的话，那移殖民们说不定还能不暴露出他们的存在。实际上，海盗们可能只是到感恩河补充些淡水，那建在离河口有一点五海里的桥梁和“石窟”的工场不是不可能逃过他们的视线的。

但是，为什么那艘双桅横帆船的斜桁上挂起那面旗子呢？为什么开炮呢？如果不是表示占领，那可能纯粹是为了炫耀！赛勒斯·史密斯现在知道那艘船装备极为精良。然而，林肯岛上的移殖民们有什么来抗击海盗们的大炮呢？几条枪而已。

“无论如何，”赛勒斯·史密斯指出，“我们在这里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通道出口现在已用芦苇和杂草伪装起来，敌人是不会发现的，因此，他们不可能攻进‘花岗石宫’来。”

“但我们的菜园、家禽饲养场、牲畜栏，总之一切，所有那一切，又该怎么办呢！”潘克洛夫跺着脚嚷道，“用不了几个小时，他们就会把那一切糟蹋、毁灭掉的！”

“他们会把那全毁了的，潘克洛夫，”赛勒斯·史密斯答道，“但我们没有任何办法阻止他们啊。”

“他们人多吗？问题就在于此，”这时记者说，“如果他们只有一打左右，我们就可以把他们抓起来。但是，如果40个，50个，也许还更多！……”

“史密斯先生，”这时艾尔通走上前对工程师说，“您能否应允我一件事？”

“什么事？”

“到那条船上去侦察一下人员力量。”

“但是，艾尔通……”工程师犹豫不决地答道，“您这样做要冒生命危险的……”

“为什么不呢，先生？”

“这个超出了您的义务。”

“我要干超出义务的事，”艾尔通答道。

“您打算坐独木舟到那艘船上吗？”吉丁·史佩莱问。

“不，先生，我泅水去，独木舟通不过那一个人就能潜过去的地方。”

“您可知道，那双桅横帆船离海岸有1.25海里之远哇？”赫伯特说。

“我是一个游泳健将，赫伯特先生。”

“我告诉您，这有生命危险的，”工程师应道。

“不要紧，”艾尔通答道，“赛勒斯先生，我求您答应开一次恩。这也许是我悔改自新的一个方法！”

“那去吧，艾尔通，”工程师答道，他深感拒绝会使这个重新做正直人的老罪犯伤心的。

“我陪您去，”潘克洛夫说。

“您这是不信任我！”艾尔通马上答道。

然后，他更自卑地叹了口气：

“唉！”

“不！不！”工程师动情地接着说，“不，艾尔通！潘克洛夫不会不信任您的！您误解他的话了。”

“确实如此，”水手答道，“我建议只陪着艾尔通走到小岛边。因为有可能有一个坏蛋已经下了船，尽管这种可能性很小，但假如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要阻止他去通风报信，我们两个人也不算太多呀。我将在小岛上等待艾尔通，让他一个人单独到那船上去，既然他提出这么做！”

事情就这样敲定了，艾尔通做好出发前的准确工作。他的计划是有些鲁莽，但在黑夜的掩护下，是有可能成功的。一到船边，艾尔通就可以抓住船的绳缆或铁链爬到船上侦察船上的人数，甚至可能探听到罪犯们的意图。

于是，艾尔通和潘克洛夫在伙伴们的陪同下，走到下面的海岸。艾尔通脱下衣服，在身上抹上一层油，以尽可能减少受到目前还很冰凉的海水冻伤。何况他的确得在海水中呆上好几个小时呢。

在这期间，潘克洛夫和纳布去寻找那艘搁在几百步外感恩河河岸上的独木舟。当他们回来时，艾尔通已经准备好出发了。

艾尔通的肩膀上搭着一件衣服，移殖民们都走过来和他握手。

然后，艾尔通和潘克洛夫登上了独木舟。

此时是晚上 10 点半，他们两个消失在黑暗中。他们的伙伴们则回到“石窟”里等着他们。

那独木舟轻捷地通过了海峡，在对面小岛的岸边停了下来。这样做不得不带有几分谨慎，以防海盗们会在这一带溜达。但是，经过观察后，似乎可以肯定那小岛上是没人的，于是，潘克洛夫跟在艾尔通后面，快步地穿过小岛，惊起了栖息在石洞里的飞鸟。然后，艾尔通毫不迟疑地跳进海里，无声地朝着那艘船停泊的方向游去，这时，船上刚刚亮起几处灯光，正好暴露出它的确切位置。

至于潘克洛夫，他躲在岸上的一处乱石堆里，等待着他的同伴回来。

此时，艾尔通奋力向前游去，他滑过这片水幕，连一声最轻微的响声也没发出来。他只是把头露出水面，双眼注视着那艘双桅横帆船昏暗的影子，船上的灯光倒映在水中。此时此刻，艾尔通心里只是考虑着完成他已经应承担下来的任务，而丝毫没有想到自己在冒着危险——那危险不仅存在于那艘船上，而且还存在于这一带鲨鱼经常出没的海域里。艾尔通顺着海流，很快地游离了海岸。

半个小时后，艾尔通神不知鬼不觉地穿行在水中，游到那艘船边。他一手抓住船的艏斜桅支索。这时，他喘了口气，然后就顺着绳索往上攀，他爬到了船首斜桅托板的一端。那里晾着几条水手的短裤，他穿上了一条，然后，站稳脚跟，倾听着船上有什么动静。

那双桅横帆船上的人还没睡觉。相反，有的人在谈话，有的人在唱歌，有的人在嬉笑。在嬉闹调骂声中，下面这几句话使艾尔通尤为震惊：

“我们弄来的这艘双桅横帆船真棒！”

“它跑起来真快，‘奋进号’！真是名副其实！”

“所有的诺福克船只只能尾随着它！跟在后面跑！”

“ 船长万岁！ ”

“ 鲍勃·哈维万岁！ ”

这个鲍勃·哈维，艾尔通认出他是他过去在澳大利亚的一个同伙。此人是一个胆大妄为的水手，现在还继续干着他的罪恶勾当。如果大伙知道这些情况的话，就会理解，当艾尔通听到这场谈话的只言片语时，他心里是多么地难受啊。鲍勃·哈维在诺福克岛水域上抢走了这只双桅横帆船，船上当时装载着武器、弹药、器皿和各种各样的工具，将运往三明治群岛的一个岛屿。鲍勃·哈维整帮匪徒上了那条船，然后，这帮恶棍从罪犯摇身变成了海盗，经常在太平洋上抢劫，毁坏过往船只，屠杀船员，比马来海盗那帮家伙更凶残！

这些罪犯现在正高声畅谈着。他们一边开怀畅饮，一边吹嘘着自己的“壮举”。因此，艾尔通从中了解到如下情况：

“ 奋进号 ” 船上目前的船员全都是从诺福克岛逃走的英国犯人。

这里不妨介绍一下诺福克岛的情况。

在澳大利亚东部，南纬 29.2 度、东经 165.42 度的地方，有一个周长 6 里 的小岛，海拔高度 1100 英尺的毕特山就坐落在这个岛上，这个岛正是诺福克岛，一处监狱的所在地。这里关押着英国苦役监狱中最顽固不化的犯人。岛上共有犯人 500 名，他们受到铁一般的纪律的约束，受到酷刑的严惩，接受听命于一个总督的 150 名士兵和 150 名监狱职员的看管。很难想象有比他们更坏的歹徒聚到一起了。有时——尽管这种情况很少出现——，虽然他们是严厉监管的对象，但仍有好些犯人通过突袭抢走船只，终于逃离了监狱。然后，他们就跑遍玻里尼西亚群岛胡作非为。

这个鲍勃·哈维和他的同伴正是干了这样的勾当。这也是艾尔通以前想干的。鲍勃·哈维抢夺了停泊在诺福克岛水域的“奋进号”，把船上的船员杀光，而后一年，这艘变成了海盗船，在哈维——前远洋轮船船长，现在的的海盗，艾尔通深知其底细——的指挥下，在太平洋各海区游荡衅事！

这些罪犯大部分聚在船后部的艙楼，但有几个躺在甲板上大声闲扯着。

谈话一直在叫喊声中和酒杯的咣当声中继续着，艾尔通于是从他们的谈话中获悉，“奋进号”只是偶然来到林肯岛水域。鲍勃·哈维还从未来过这一带海域。正如赛勒斯·史密斯预料的那样，他在沿途发现了这块任何地图上都没有标明其位置的陌生的陆地，便产生了上去看一看的念头，而且如果适合的话，在必要时，就把它作为双桅横帆船的船籍港。

至于“奋进号”船只斜桁上悬挂的黑旗和效仿军舰降旗时鸣放礼炮，这纯粹是海盗的炫耀行为，而不是什么信号。所以，诺福克岛的逃犯们和林肯岛之间并没有存在着任何联系。

因此，殖民地的领地面临着严重的危险。显然，海岛具有的便利的淡水补给、小海港，殖民者们正充分利用着的各种资源，和深藏不露的“花岗石宫”，这一切对罪犯们是再适合不过了。海岛一旦落入海盗们手里，就将成为他们的一个很好的巢穴，而且正是因为它仍未被人所知，所以，可能在很长的时间内确保他们的安全和不受惩罚。另有一点也很明显，殖民们的生命将不会受到尊重，鲍勃·哈维和他的同伙首当其冲关心的就是把他们无情地斩尽杀绝。既然罪犯们打算在岛上安营扎寨，那赛勒斯·史密斯和他的

此处指的是法里，1 法里约合 4 公里。——译者注

同伴们甚至连逃跑或躲匿在岛上的机会都没有。但又因为，万一“奋进号”外出打劫，可能会留下几个人镇守海岛，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必须进行斗争，必须采用一切手段把这些十恶不赦的恶棍消灭至最后一个。

这就是艾尔通的想法，而且他深信赛勒斯·史密斯也会同意他的见解。

但是，抵抗和最后取得胜利是否有把握呢？这就要看这艘双桅横帆船的武器装备和船上的人数了。

而这正是艾尔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要弄清楚的问题。他上船一个小时候后，船上的喧闹开始逐渐平息下来，而且不少罪犯都已经烂醉如泥，因此艾尔通毫不迟疑地冒险爬上“奋进号”的甲板。这时，船上的灯火已经熄灭，船上一片漆黑。

于是，艾尔通爬上船首斜桅托板，接着顺着舷斜桅爬到双桅横帆船的艙楼。然后他在横七竖八地躺着的罪犯们中间穿过，在船上兜了一圈。他发现“奋进号”装备着四门大炮，可发射每枚重量为8至10磅的炮弹。艾尔通用手摸着这些大炮，他甚至注意到这些炮都是后膛炮。这么说，这些是新型的大炮，操作简单而又威力巨大。

至于那些躺在甲板上的人，大约有10来个吧，但一定还有比这更多的人睡在船舱内。再说，通过偷听他们的谈话，艾尔通估计船上约有50人。对于林肯岛的六个移殖民来说，这力量实在是太悬殊了！但总之，幸好有艾尔通的一片赤胆忠心，赛勒斯·史密斯将不会措手不及。他将掌握敌人的力量，并相应做出部署。

因此，艾尔通此时只需返回，向他的同伴们汇报他已经完成的使命。所以他准备走向船头，滑到海里去。

但这时，在这个想干超出他的义务以外的事的汉子——正如他说过的——的脑海中，产生了一个英勇的念头，就是牺牲自己的性命，来挽救海岛和移殖民们。显然，赛勒斯·史密斯是打不过这50来名装备精良的匪徒的，他们不论是采用强攻，还是用围困攻进“花岗石宫”，总之，形势都对他们有利。此时此刻，艾尔通又想起了他的救命恩人，那些使他脱胎换骨并把他重新塑造成一个正直的人的人们，那些对他恩重如山的人们，他们将惨遭无情的杀戮，他们的劳动成果将遭到破坏殆尽，而他们的海岛将变成海盗的巢穴！艾尔通思忖着，总之，他艾尔通，是这么多灾难的罪魁祸首，因为他的老伙计，鲍勃·哈维只是在实现他艾尔通过去的阴谋。一想到这里，艾尔通不禁毛骨悚然。于是，他产生了一种无法抑制的念头，把这艘双桅横帆船连同带人一起炸掉。他艾尔通本人也会在爆炸中死去，但他总算尽了自己的责任。

艾尔通毫不迟疑。要找到火药库并不难，它通常设在船的后部。对于一艘干这种不光彩勾当的船来说，火药是不会缺少的，而且只要一颗火星，就能使船顷刻间烟消殆尽。

艾尔通小心翼翼地溜进中舱，里面到处躺着许多熟睡的人，这些人与其说是发困睡着了，不如说是喝得醉昏昏地。在船的主桅下点着一盏手提灯，主桅周围支着一个枪架，上面放着各种各样的枪支武器。

艾尔通从枪架上拿下一枝手枪，摆弄了一下，确保枪里上了子弹并且可以使用。只要这样，艾尔通就可以完成他的爆炸工作了。于是，他溜到船尾，向双桅横帆船的艙楼走去，那里应该是火药库。

可是，中舱里几乎是昏暗的，要想猫着腰过去而不绊到几个半醒半醉的罪犯是很难的。一绊到他们，就招来一阵谩骂和一阵拳打脚踢。因此，艾尔

通不得不再停下脚步。终于，他走到了后舱的隔板前，而且他找到了一扇门，打开应该就是火药库。

艾尔通一不做二不休，着手干了起来。但要不发出声响地完成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必须把门上的挂锁砸掉。但在艾尔通有力的手腕中，挂锁一下子被拧断，门打开了……

这时，一只胳膊搭到艾尔通的肩上。

“你到这干啥来的？”一个身材高大的人用刺耳的声音问。他站在阴影中，突然用灯笼的灯光照在艾尔通的脸上。

艾尔通往后一退。灯光一闪，他认出了那是他原先的同伙鲍勃·哈维，但对方认不出他来，大概以为艾尔通早就死了。

“你在这干嘛？”鲍勃·哈维揪住艾尔通的裤腰说。

但艾尔通没答话，他狠狠地推开这个罪犯头目，试图冲进火药库里。只要用手枪往火药桶中开一枪，一切就完蛋了！

“伙计们，快来啊！”鲍勃·哈维已经喊开了。

两三个海盗被喊醒了，他们跳了起来，向艾尔通扑过去，想把他掀翻在地。身强力壮的艾尔通从他们的包围中挣脱出来，一连开了两枪，两个罪犯倒下去了，但他躲闪不及，肩膀上挨了一刀。

艾尔通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计划实现不了了。鲍勃·哈维已经把火药库的门重新关上，然后他跑到中舱里弄出响声来，想把所有的海盗都叫醒。此时，艾尔通只得逃走，为了协助赛勒斯·史密斯战斗，他必须保存自己！

但是，现在逃跑还来得及吗？这是不明确的，尽管艾尔通决心无论如何要回到他的伙伴们中去。

他的枪里只剩四颗子弹。这时又开了两枪，其中一枪朝鲍勃·哈维开去，没把他打死，但至少把他打成重伤。艾尔通趁着敌人往后一退，冲向油布船梯，向双桅横帆船的甲板上爬去。冲过手提灯前时，他用枪托把灯打碎，顷刻间四周又一片漆黑，这应该有利于他逃走。

这时，两三个海盗被声响惊醒，跑下了扶梯。艾尔通第五枪撂倒了阶梯下的一个，其余的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就溜走了。艾尔通两步跃上了双桅横帆船的甲板，三秒钟后，他把最后一发子弹打在一个刚刚掐住他的咽喉的海盗脸上，然后越过舷墙，跳进海里。

艾尔通还游不出六法寻，子弹便像冰雹似的落在他的周围。

当听到双桅横帆船上响起了枪声时，躲在小岛的一块岩石下的潘克洛夫，和蹲在“石窟”里的赛勒斯·史密斯、记者、赫伯特以及纳布，他们心里甭提是多紧张啊！他们马上扛着枪冲到沙滩上，准备击退任何侵犯。

艾尔通肯定被海盗们发觉，并被他们杀害了，那帮恶棍说不定还会趁着黑夜在岛上实施登陆！对于移殖民们来说，这是毋庸置疑的！

他们在万分焦急中等了半个小时。然而，枪声已经停了，但艾尔通和潘克洛夫都还没回来。这么说，小岛已经被侵占了？要不要去救艾尔通和潘克洛夫呢？但怎么去呢？这时大海正涨潮，海峡是过不去的。此外，独木舟也不在这边！可以想象出，赛勒斯·史密斯和他的同伴们多么地心焦如焚啊！

终于，将近零点三十分时，一条独木舟载着两个人在海滩上靠岸。那是肩膀受了点轻伤的艾尔通和安然无恙的潘克洛夫，他们的朋友向他们张开了双臂。

大伙马上躲进“石窟”里。在那里，艾尔通讲述了发生的事情，而且也

毫不隐瞒地说出他试图过炸毁那艘双桅横帆船的计划。

所有的手都向艾尔通伸出来。艾尔通毫不掩盖目前殖民们的处境是如何危险的。海盗们已经警惕起来。他们知道林肯岛上有人了。他们将会全副武装，倾巢而出，肆无忌惮。如果殖民们落入他们手里，那就别指望得到任何怜悯！

“那好，我们将视死如归！”记者说。

“我们回去，加强戒备。”工程师答道。

“我们有几成把握取胜吗，赛勒斯先生？”水手问。

“有的，潘克洛夫。”

“唔！6对50哇！”

“是的！6个！不包括……”

“还有谁？”潘克洛夫问。

赛勒斯没有回答，但他用手指了指天上。

第三章

雾散——工程师的部署——三个阵地——艾尔通和潘克洛夫——第一艘小船——另两艘小船——在小岛上——六个罪犯登陆——那双桅横帆船起锚——“奋进号”上的炮火——绝境——意外的结局

夜晚平安无事地过去了。移殖民们保持着高度警惕，而且丝毫没离开过“石窟”阵地。海盗那边呢，也好像没有任何登陆的意图。自从最后那阵朝艾尔通开的枪后，就再也没有一声枪响，甚至也没发出一声声响，说明那双桅横帆船就在海岛附近海域。在这紧急关头，大伙还以为它害怕与太强大的对手交锋，早已起锚离开这片海区。

其实不然，当天开始朦胧亮时，移殖民们隐隐约约地望到了清晨的薄中有一团模糊不清的东西。那正是“奋进号”船只。

“喏，朋友们，”这时工程师说，“我觉得现在适合做些部署，在这层雾完全散开之前，我们能躲过海盗们的眼睛，而且我们可以不引起他们注意地行动。目前尤其重要的是，得让海盗们相信岛上住着许多人，足有能力抵抗他们。因此，我建议我们分成三组布防，第一组就在‘石窟’这里把守，第二组在感恩河河口。至于第三组，我认为最好布在小岛上，以便阻止，至少延迟海盗的任何登陆行动。我们现在有两支卡宾枪和四支步枪可用。因此，我们每人都会有武器，由于我们有充足的火药和子弹，大伙就不必吝惜枪弹。我们不害怕他们的步枪，甚至也不害怕那双桅横帆船上的大炮。它们能对这些岩石起什么作用？而且，我们不从‘花岗石宫’的窗户开枪，海盗们就不会想到往那里发射炮弹，而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罪犯人多势众，我们担心的是最后得进行肉搏战。因此，必须阻止他们的一切登陆行动，但切不要暴露自己。那么，大家不必节省弹药。要多放枪，但要打得准。我们每个人要争取杀死八至十个敌人，而且一定要消灭他们！”

赛勒斯·史密斯清晰明了地分析了形势，他讲话时完全镇定自若，好像是在指挥一项工作，而不是一场战斗。他的同伴们甚至毫无异议地赞同这些部署。那么，接下来就是在雾霭完全散开之前，各个人要各就各位。

纳布和潘克洛夫立刻爬上“花岗石宫”，取回充足的弹药。吉丁·史佩莱和艾尔通两个神枪手的武器是两支精确度很高而且射程范围将近一英里的卡宾枪。赛勒斯·史密斯、纳布、潘克洛夫和赫伯特则使用另外四支步枪。

以下是各个阵地的组成情况。

赛勒斯·史密斯和赫伯特埋伏在“石窟”附近，这样，他们就居高临下控制着“花岗石宫”脚下一片范围相当大的海滩。

吉丁·史佩莱和纳布将蹲在感恩河——河上的吊桥和涵洞都已经拉起来——河口的岩石堆中，以阻止任何乘艇渡河的企图，甚至阻止一切在河对岸的登陆行动。

至于艾尔通和潘克洛夫，他们把独木舟推进水中，然后穿过海峡到小岛上分别占据一个据点。这样一来，枪声从四个不同的方向响起，这将给罪犯们造成海岛上足够的人力同时又防范严密的错觉。

万一艾尔通和潘克洛夫无法阻挡海盗们登陆，而且眼看那双桅横帆船的某条小船将切断他们的退路，艾尔通和潘克洛夫就必须乘独木舟退回海岸上，并占据海岛上最有威胁性的地方。

在出发到各自的岗位之前，移殖民们最后相互握了手。当潘克洛夫拥抱

住赫伯特时，他勉强克制住自己的情感：赫伯特，他的孩子啊！……然后，他们就分头行事。

眨眼间，赛勒斯·史密斯和赫伯特从一边，记者和纳布从另一边消失在岩石堆后面。而五分钟后，艾尔通和潘克洛夫顺利地通过海峡，在小岛上登陆，然后，他们藏进东岸的乱石堆中。

他们中谁也没被那双桅横帆船上的海盗察觉，因为移殖民们自己也才勉强地在晨雾中望到那艘双桅横帆船。

这时是清晨六点半。

过了片刻，天空上层的雾霭渐渐地散去，那双桅横帆船的主桅杆顶在雾中露了出来。再过几片刻，大团涡状轻雾滚过了海面；而后，一阵微风吹过，迅速地吹散了这团雾气。

这时，“奋进号”完全露出来了。它是由两个铁锚固定的，船头朝北，左舷后半部对着海岛这一边。正如赛勒斯·史密斯估计的一样，它距离海岸不过一又四分之一海里。

那阴森森的黑旗飘扬在船的斜桁上。

工程师用望远镜可以望到，那四门构成船上的主要火力的大炮已经对准了海岸这边。显然，只要第一声令下，大炮就开火。

然而，“奋进号”船上仍没有一丝动静。大伙望见30来个海盗在甲板上来回走动。有几个登上了舰楼；另外有两个靠在主桅护栏上，用望远镜正非常仔细地观察着海岛这边。

显而易见，鲍勃·哈维及其同伙很难弄明白晚上在双桅横帆船上发生的一切。那条光着上身的汉子强行打开火药库的门，而且与他们进行了搏斗，向他们开了六枪，打死了一人，打伤了两人，而那条汉子有没躲过他们的枪弹呢？他能游回海岸上吗？他是从哪里来的？他到船上来干什么？难道正如鲍勃·哈维想象的那样，他的意图真是要炸毁这艘船？匪徒们对这一切都摸不着头脑。但他们能够肯定的是，这个未被人所知的海岛在“奋进号”抛锚前就有人居住着；而且，说不定那边全体的居民都准备好保卫它呢。但是，海滩上，高地上，都不见人影。海岸上似乎完全没有人烟。总之，看不到一处房屋。这么说，居民们已经逃进岛内了？

海盗头目大概正这么想着，而且，谨慎起见，他可能会在整帮匪徒侵占海岛前先熟悉它的地理形势。

在一个半小时里，那双桅横帆船上既没有进攻也没有登陆的迹象。显然鲍勃·哈维正在犹豫着，他最好的望远镜，无疑也不能使他望到埋伏在岩石丛中的一个移殖民。甚至他也不可能注意到那块隐蔽着“花岗石宫”的窗户、而且与光滑的石壁形成鲜明对比的树枝和爬藤帘子。的确，他怎么会想象得到，在那样的高度上，那巨大的高原中居然凿开着一座房子？从爪形海角到颌骨角，合众国湾的整个海区上，也没暴露出任何蛛丝马迹让鲍勃·哈维知道这海岛上有人或可能有人。

然而，8点时，移殖民们注意到“奋进号”船上有所行动。有人拉动运小船的滑轮车，不一会儿，一艘小船放进了海里。七个人下到小船中，他们手里拿着步枪，一个掌着舵，四个握着桨，而另两个蹲在船头观察着岛上的情况，随时准备开枪。无疑，他们的目的是进行第一次探路，而不是登陆，因为如果登陆的话，他们会倾巢而出的。

这时，高站在那双桅横帆船的桅杆到顶桅护栏里的海盗，肯定可以望到

海岛海岸的前沿有一个小岛屿，而且小岛与海岸之间隔着一条约半海里宽的海峡。然而不久，赛勒斯·史密斯通过观察那小船的航向，断定它不是想先开进那条海峡，而是想在小岛登陆。这说明了海盗们采取了谨慎的措施。

潘克洛夫和艾尔通分别藏在狭窄的乱石缝里，看到那只小船直朝他们驶来。于是他们等待着它进入射程范围内。

那小船小心翼翼地前进着。桨隔很长时间才划入水里一次。还可以看到坐在船首的一个匪徒手里拿着一根探测线，试图测量出这条被感恩河冲陷的海峡的深度。这说明鲍勃·哈维打算把他的双桅横帆船尽可能地往岸边靠。此外，有 30 来个分散站在双桅横帆船的桅帆索具间的海盗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小船的一举一动，并记下某些可以帮助他们安全靠岸的助航标志。

那小船距离小岛不到两链了，这时，它停了下来。那掌舵的人站了起来，寻找着靠岸的最佳地点。

就在这时，两声枪响，一小股枪烟从小岛的岩石丛中袅袅升起。掌舵人和测量员应声仰倒在小艇里。潘克洛夫和艾尔通的子弹同时分别击中那两个人。

几乎同时，传来一声更响的爆炸声，那双桅横帆船的船侧喷出一团烟雾，一颗炮弹打中了艾尔通和潘克洛夫隐蔽的岩石堆上部，把岩石炸得满天飞，但两个射手安然无恙。

小船上的人破口大骂。舵手的位置马上被另外一个人接替，桨手把桨深深地划进水中。立刻，小船又开动了。

然而，出乎大伙意料的是，那小船不是调头开回船上，而是沿着小岛海岸驶去，想绕过小岛的南端。海盗们死命地划动船桨，以避开子弹的射击。

他们就这样前进到距海岸凹进处五链的地方，那里顶端是遗物岬；然后，他们绕了一个半圆形，仍然在双桅横帆船的炮火掩护下，朝感恩河河口逼近。

海盗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这样进入海峡，包操守在小岛上的移殖民，使他们不论人数多寡，都处在小船和双桅横帆船火力夹攻下的非常不利的位置。

小船就这样朝这个方向划进了一刻钟。这期间四周突然完全寂静，空中和水上完全平静下来。

此时，虽然潘克洛夫和艾尔通都明白自己有被包操的危险，但他们并没有撤离自己的岗位，也许他们还不想在进攻的敌人和“奋进号”的炮火面前暴露自己；也许他们信任守在感恩河河口的纳布和史佩莱，还有埋伏在“石窟”岩石堆里的赛勒斯·史密斯和赫伯特。

第一阵枪炮声后 20 分钟，小船来到了距感恩河不到两链的地方。此时由于大海开始涨潮，狭窄的峡谷使水流像往常一样湍急汹涌。匪徒们的船都快被水冲到河口去，他们只好拼命地划动船桨，才得以让船保持在海峡中间。但当他们正好进入感恩河河口的射程范围内时，两发子弹飞过来迎接他们了，他们中两个人又被撂倒在小船中。纳布和史佩莱都弹无虚发。

立刻，那双桅横帆船又朝弥漫着火药烟雾的地方发射了第二发炮弹，但并没奏效，只是炸掉了几块岩石的尖角。

这时，小船上只有三个有作战能力的人。在海流的推动下，小艇像箭一般迅速冲进海峡中，在赛勒斯·史密斯和赫伯特面前穿过，他们两个不认为在适当的射程内，所以没有开枪。然后，小船在仅存的两个船桨推动下，绕过小岛的北端，再回到双桅横帆船那里。

至目前为止，移殖民们没什么好抱怨的，吃亏的可是他们的敌人。后者已经有四个人受了重伤，可能死了。而移殖民们呢，无一损伤，也没白费一颗子弹。如果海盗们继续以这种方法攻打移殖民们，而且还用小船来实施他们的登陆企图的话，那他们可能会一个一个地被消灭掉。

现在大伙可以看出，工程师采用的部署是多么正确啊。海盗们可能会以为他们正与人数众多而且装备精良的对手交锋，可不能轻易得手呢。

在逆流中挣扎的小船，半个小时后才划到“奋进号”旁边。当小船带着伤员回到甲板时，到处一片鬼哭狼嚎，接着船上又胡乱地开了三四响炮。

但此时，另外的匪徒，由于气愤，也许还由于昨晚的狂饮，有大约 12 个人摇摇晃晃地跳进了一艘小船中。这时第二艘小船也放进了海里，里面坐着八个人。当第一艘小船朝小岛有冲过来，想把小岛上的移殖民赶出来时，第二艘则准备强行夺取感恩河入口。

显然，目前的形势对潘克洛夫和艾尔通来说是很严峻的。于是他们认为该回到本岛去了。

然而，他们还等待到了第一艘小船进入射程范围内；接着，机敏地放了两枪，使小船上一片混乱；然后，潘克洛夫和艾尔通才撤离自己的岗位。他们冒着枪林弹雨飞快地穿过小岛，跳进独木舟中，在第二艘小船正好到达小岛南端时穿过了海峡，然后跑过去蹲在“石窟”附近。

他们刚刚和赛勒斯·史密斯及赫伯特会合，小岛就被侵占了，第一艘小船上的海盗在小岛上四处搜索着。

几乎同时，感恩河阵地上又传来了枪声，第二艘小船迅速地靠近河口。船上的八个人正要上岸，其中两个人被吉丁·史佩莱和纳布击中了要害，那艘小船失去了控制，一头撞在礁石上，在感恩河河口撞个粉碎。但那六个生还者则把枪举过头上，以防浸到海水，徒步走到了河流的右岸。然后，他们发觉自个暴露在离阵地的火力点太近的地方，于是拔腿就朝遗物岬方向逃窜，逃到子弹射程范围外。

那么，目前的情形是这样的：在小岛上，有 12 个匪徒，其中好几个无疑受了伤，但他们有一艘小船在手；在海岛上，有六个登陆的匪徒，但他们不可能到达“花岗石宫”，因为他们无法渡过吊桥已经被拉了起来的河流。

“行哇！”潘克洛夫冲进“石窟”时说，“行哇，赛勒斯先生！您对此有何想法啊？”

“我的想法是，”工程师答道，“战斗要采取一种新的方式才行。因为我们不能设想那些匪徒会那么愚蠢，还继续呆在这么对他们不利的处境中！”

“他们永世渡不过海峡的，”水手说，“艾尔通和史佩莱先生的卡宾枪会在那里阻止他们渡海的。您知道的啦，卡宾枪的射程超过一英里的！”

“可能吧，”赫伯特说，“但两只卡宾枪怎么抵挡得住双桅横帆船上的大炮呢？”

“哎！我想那艘双桅横帆船还没到海峡里呢！”潘克洛夫答道。

“如果它过来呢？”赛勒斯·史密斯说。

“不可能的，因为有搁浅和沉没的危险！”

“是有可能的，”这时艾尔通答道，“匪徒们可以利用涨潮进入海峡里，然后在退潮前离开。到那时，在他们的炮火下，我们的阵地可再也保不住了。”

“见他妈的鬼！”潘克洛夫大声嚷着，“的确，那帮恶棍好像准备起锚了。”

“说不定我们得被迫躲进‘花岗石宫’里呢？”赫伯特指出。

“再等等吧！”赛勒斯·史密斯应道。

“但纳布和史佩莱先生呢？……”潘克洛夫说。

“他们会及时和我们会合的。艾尔通，您准备好。现在是您和史佩莱的卡宾枪‘发言’的时候了。”

一点没错！“奋进号”船只开始起锚，并流露出向小岛靠近的意图。在一个半小时里，海水应该还会上涨的，而且潮流已经停止流动，海上的情况变得有利于那艘双桅横帆船行驶。但至于开进海峡这一看法，潘克洛夫是不同意艾尔通的意见的，相反，他认为那艘双桅横帆船不敢冒这个险。

在这期间，占领了小岛的海盗渐渐地逼近了对岸，目前他们与海岛之前只是一条海峡之隔。由于他们手里只有步枪，所以对埋伏在“石窟”或感恩河河口的移殖民不会造成任何威胁。但是，海盗们不知道对手装备着射程远的卡宾枪，所以他们也不相信自己的人已经暴露在对方的火力圈内。于是，他们毫无戒备地察看着小岛，并在沿岸跑来跑去。

海盗们的错觉很快就毁灭了。这时，艾尔通和吉丁·史佩莱的卡宾枪“发言”了，无疑它们对匪徒中的两个射出了一些“不堪入耳的东西”，因为那两个人仰面倒了下去。

这使海盗全面溃退。另外 10 个海盗甚至来不及顾上受伤或死亡的同伙，就仓惶地逃到小岛的另一边海岸，跳进上岛来时用的小船，然后，拼命地向那艘双桅横帆船划去。

“少了八个！”潘克洛夫喊道，“说真的，史佩莱先生和艾尔通好像约好似的，竟同时开了枪！”

“先生们，”艾尔通一边把子弹推上枪膛，一边说，“情况更糟了，那艘双桅横帆船要开船了！”

“它正起锚呢！……”潘克洛夫喊道。

“是的，但它已经开动了。”

果真，大伙清晰地听到，随着那艘双桅横帆船上机关的转动，止链器叮叮地撞击着卧式锚机。一开始，“奋进号”被锚扯住，而后，当锚完全拉起来时，船就开始向海岛这边开过来。这时，风从海上吹来，那艘船张起三角帆和前桅帆，逐渐地向岸边靠近。

隐蔽在感恩河和“石窟”阵地的人大气不出地注视着那船的一举一动，心情非常紧张。等到移殖民们在短距离内暴露在那双桅横帆船的炮火下，而且他们又无法进行有效的还击时，他们的处境将糟糕透了。那么现在怎么才能阻止海盗们登陆呢？

赛勒斯·史密斯充分地意识到这一点，而且他正在思考着可行办法。时间要求他马上就得拿定主意。但该怎么办呢？既然储粮充足，是否就撤进“花岗石宫”，在围困中坚守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呢？目前这样做行！但以后呢？海盗们照样可以占领海岛，肆无忌惮地进行破坏，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终将战胜困守在“花岗石宫”里的人。

然而，目前仍有一丝侥幸：这是鲍勃·哈维不敢和他的船到海峡中冒险，而只把船停留在小岛外围。要是这样的话，船离海岸还有半海里，在这段距离内，它的炮弹就不可能有特别大的破坏力。

“绝对不会的，”潘克洛夫一再说，“既然这个鲍勃·哈维是个经验丰富的水手，他就绝不会进入海峡的！他深知只要海面情况稍为恶劣，他的双

桅横帆船就会报销！没有了船，他还能干什么？”

然而，那艘双桅横帆船已靠近了小岛，而且可以看出，它正试图朝岛的下端开去。此时风力很弱，而且由于这时海潮的冲力也大为减弱，鲍勃·哈维完全可以随心所欲地操纵他的船只。

那些小船原先走过的航线使双桅横帆船上的人已经了解了这条海峡，因而船一如既往地往里面开。它的意图再清楚不过了：它想在“石窟”前抛锚，然后从那里用炮弹回敬到目前为止杀死了大量的同伙的枪弹。

很快“奋进号”就到达了小岛顶端，并顺利地绕了过去。这时，船的后帆也扯了起来，于是那艘双桅横帆船顺着风，来到了感恩河附近。

“那帮匪徒！他们竟然来了！”潘克洛夫喊道。

此刻，吉丁·史佩莱和纳布断定该放弃慈悲河阵地了，因为他们在那里再也无法阻挡住那艘船。于是他们明智地采取了行动，赶去与赛勒斯·史密斯、艾尔通、潘克洛夫和赫伯特会合。吉丁·史佩莱和纳布穿行在岩石后面，躲过枪林弹雨，丝毫无损地到达了“石窟”。在必须采取决定性行动之时，移民们能聚合到一起是再好不过了。

“史佩莱！纳布！”工程师喊道，“您们没受伤吧？”

“没有！”记者答道，“只是被飞弹擦破了点皮！但那艘该死的双桅横帆船开进海峡了！”

“是啊！”潘克洛夫应道，“再过10分钟，它就会停在‘花岗石宫’前了！”

“您有什么法子吗，赛勒斯？”记者问。

“趁着时间还来得及，而且匪徒们还没发现我们，我们得躲进‘花岗石宫’里。”

“我也这么想，”吉丁·史佩莱答道，“但一旦躲进去……”

“我们再伺机行事吧。”工程师答道。

“那走吧，快点！”记者说。

“赛勒斯先生，您不想让我和艾尔通留在这里吗？”水手问。

“这有啥用，潘克洛夫？”赛勒斯·史密斯答道，“不，我们不能分开！”刻不容缓。移民们撤离了“石窟”。有一处岩石的凸角挡住了他们不被双桅横帆船上的人看见。但两声枪响和炮弹击碎岩石的轰隆声使他们明白“奋进号”只是在咫尺之间。

不到片刻，大伙便冲进升降器里，升到“花岗石宫”门口，跑进大厅里。托普和杰普从前晚便一直关在里面。

移民们回来得正是时候，因为透过树枝，他们望见了“奋进号”在烟雾中驶进了海峡。移民们甚至不得不躲到一旁，因为尽管感恩河阵地和“石窟”阵地上再也无人驻守，但船上的炮火射击仍是不断的，那四门大炮的炮弹还是盲目地轰击着那两处地方。岩石被轰碎了，每一声炮弹声就伴随着海盗们一阵乌拉声。

大伙正庆幸着赛勒斯·史密斯有先见之明，事先采取了预防措施，把“花岗石宫”的窗户隐蔽起来，使“花岗石宫”可幸免于难。然而这时，一发炮弹擦过门洞，落入了走廊里。

“他妈的！我们被发现了？”潘克洛夫嚷道。

或许移民们还没被匪徒们看到，但鲍勃·哈维肯定已经觉得这些伪装着这部分陡壁的树叶可疑，所以发射了一枚炮弹穿透过来。几乎同时，炮声

又迭起，当另一枚炮弹轰开了那片树叶窗帘时，花岗岩石壁上露出了一个巨大的洞口。

移殖民们的蔽护所被发现了。他们陷入了绝境。他们既无法阻拦那些子弹，又无法躲避炮弹轰击下在他们四周横飞的碎石，只好藏身于“花岗石宫”的上层过道里，任由他们的住所被海盗们狂轰滥炸。这时，只听到一声沉闷的声响，接着是一片凄惨的叫喊声！

赛勒斯·史密斯和他的同伴们连忙朝一扇窗户跑去……

那艘双桅横帆船，被一股液体旋流势不可挡地顶了起来，断成了两节；而后不到 10 秒钟，它便连同它罪恶的船员们一起沉没了！

第四章

移殖民们在海滩上——艾尔通和潘克洛夫做打捞工作——午饭间的讨论——潘克洛夫的推论——细察双桅横帆船的船体——丝毫无损的火药库——新的财富——最后一些碎片——一块圆筒碎片

“船炸了！”赫伯特喊道。

“是啊！就像艾尔通点燃炸药引爆似的炸开了！”潘克洛夫边答边冲进升降器里，一块上了升降机的还有纳布和小伙子赫伯特。

“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吉丁·史佩莱问，对这一意外的结局他还在发愣。

“啊！这回我们会弄明白的！……”工程师马上答道。

“我们会弄明白什么？……”

“以后再说！以后再说！来，史佩莱。重要的是那些海盗都被歼灭了！”

接着，赛勒斯·史密斯接着记者和艾尔通，赶到海滩上与潘克洛夫、纳布和赫伯特会合。

大伙再也看不到那艘双桅横帆船的一丝影子，甚至连它的桅杆也看不到。那艘双桅横帆船被那股漩流顶起来后，就侧身翻倒，而且以这种姿势下沉，无疑是由于大量进水引起的。但是，由于在这个地点上，海峡的深度还不到20英尺，所以一到退潮，那艘双桅横帆船的侧边肯定会露出来。

几件沉船的遗物漂浮在海面上。大伙清理了整个现场，发现有桅杆和备用横桁，还有一些装着几只还活着的家禽的鸡笼、几个箱子和木桶。这些东西从舱门漂出来后，慢慢地浮出了水面。但在这些漂流物中，没有任何沉船碎片，既没有甲板的木板，也没有船身的壳板——这就使“奋进号”的突然沉没变得实在令人费解。

然而，两支在桅孔加固板上几英尺处折断的桅杆，摆脱了支柱和绳索后，很快地又浮上了海峡的水面上。桅杆上还带着船帆，有的卷着，有的张开着。但不能让退潮有时间把这些财富冲走，于是艾尔通和潘克洛夫跳进独木舟里，打算到海岸或小岛沿岸捞取所有的沉船遗物。

可正当他们要把船划走时，吉丁·史佩莱的一个问题使他们停了下来。

“那六个在感恩河右岸登陆了的匪徒呢？”他说。

的确，不应该忘掉那六个乘坐的小船在礁石上撞个粉碎而徒步逃到遗物岬的人。

于是，大伙往遗物岬方向望去。但一个逃亡者也没看到。可能看到双桅横帆船沉入海峡的水里后，那六个人就逃到海岛内部

“迟一点，我们再收拾他们，”这时赛勒斯·史密斯说，“他们有枪，所以仍很危险。但总之，现在六对六，机会是平等的。让我们先解决最燃眉之急的事情吧。”

于是艾尔通和潘克洛夫坐在小船上，奋力地朝那些沉船遗留物划去。

此时，大海正处于平潮，但由于两天来一直逢上新月，海水涨得很高。那么，至少要整整一个小时后，那艘双桅横帆船的船身才会露出海峡的水面。

于是艾尔通和潘克洛夫有了时间用绳子把桅杆和圆材缚住，再把绳子的另一端拉到“花岗石宫”前的海滩上。在那里，移殖民们齐心协力，终于把这些沉船遗留物拉上来。然后，独木舟又把所有漂浮着的東西打捞上来，像鸡笼、木桶和箱子。这些东西立刻就被搬到“石窟”里去。

水面上也浮着几具尸体。在尸体中，艾尔通认出了鲍勃·哈维，他把哈维的尸体指给他的同伴看，并激动地说：

“我以前就是干这个的，潘克洛夫！”

“但您不再是了，正直的艾尔通！”水手答道。

相当奇怪的是，浮在水上的尸体竟然那么少，只能数到五六具，退潮的海水已经开始把他们冲到大海中央去了。匪徒们很可能是在突如其来的沉船中来不及逃走，船侧身倒下时，大部分都被压在舷墙底下了。这样，退潮将把这帮恶棍的尸体冲到大海中去，移殖民们倒可以省了一项令人作呕的活儿——把尸体埋到海岛的某个角落里。

在两个小时里，赛勒斯·史密斯和他的同伴们都忙着把沉船物拉到沙滩上，然后把那些丝毫无损的船帆摊开来晒干。他们埋头工作，很少说话，但仍有那么多的思绪闯入了他们的脑海！拥有这艘双桅横帆船，或者更确切地说，拥有这艘船上的一切，可是一笔财富啊。的确，一艘船就像一个完整的小世界，因此，移民地的材料库里将增添许多有用的东西。在广义上，这相当于在遗物岬处捡到的那个箱子。

“而且，”潘克洛夫想着，“为什么不可能让这艘双桅横帆船脱浅呢？如果船身只有一个窟窿，就可以把这个窟窿堵住。一艘三四百登记吨的船，在我们的‘乘风破浪号’旁边，那才是一条真正的船哪！而且我们可以用它远行！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赛勒斯先生、艾尔通和我，我们得仔细检查一番！这很值得的！”

的确，如果这艘双桅横帆船还能航行的话，林肯岛上的移殖民返回祖国的机会可就大大增加了。但是，要对这个重要的问题作出决定，最好等到潮水完全退了，才能对船身的各个部位做检查。

当遗留物全部安全地放在海滩上时，赛勒斯·史密斯和他的同伴们说好花几分钟吃了午饭再说。他们都快饿坏了，好在食品储藏室离得并不远，加上纳布是公认手脚快的大厨师。于是，大伙就在“石窟”附近吃饭。在吃饭过程中，大家一想就知道，他们只能谈到这件如此奇迹般地拯救了移民地的意外事件。

“只能说是个奇迹，”潘克洛夫一再说，“因为得承认，那些恶棍被炸得真是时候啊！当时‘花岗石宫’开始变得难以容身哪！”

“潘克洛夫，那您认为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记者问，“是谁引起双桅横帆船的这次爆炸呢？”

“嘿！史佩莱先生，没有比这更简单了，”潘克洛夫答道，“一艘海盗船不像一艘战船那样管理得井然有序！匪徒也不是水手！既然他们不停地炮轰我们，那船上的火药库肯定是打开着，因此，只要有一个粗枝大叶或笨手笨脚的人，就会把这玩意炸飞的！”

“赛勒斯先生，我感到吃惊的是，”赫伯特说，“爆炸并没产生更大的影响。爆炸声也不大，总之，只有少量的碎片和船壳板。看来这艘船是撞沉的，而不是炸沉的。”

“这让您吃惊吗，我的孩子？”工程师问道。

“是的，赛勒斯先生。”

“我也是，赫伯特，”工程师答道，“这也使我感到吃惊。但等我们检查那艘船的船壳时，我们可能就会得到这一事实的答案的。”

“竟然是这样的！赛勒斯先生，”潘克洛夫说，“您不是这个意思吧？”

“‘奋进号’单单是触礁而沉没的吧？”

“为什么不可以呢？”纳布指出，“如果海峡里有礁石的话。”

“好！纳布，”潘克洛夫答道，“关键时刻你可没睁大双眼。在那艘双桅横帆船沉没前的一瞬间，我看了个真切，它是被一股巨流顶了起来，然后就沿着左舷挣扎着倒下去的。这样，如果它只是触礁的话，那它会完全平静地下沉，就像一艘老老实实的船只一样由底部开始沉入水中。”

“那才不是一艘老老实实的船只呢！”纳布答道。

“总之，我们会弄清楚的，潘克洛夫，”工程师接着说。

“我们会弄明白的，”水手补充说，“但我敢用脑袋打赌，海峡里是没有礁石的。瞧，赛勒斯先生，正好，您又会说这件事里头还有点神秘的味道呢？”

赛勒斯·史密斯没有答话。

“不管怎样，”吉丁·史佩莱说，“撞沉也好，炸沉也好，您得承认，潘克洛夫，这件事发生得真及时！”

“是的！……是的！……”水手答道，“但问题不在于此。我是问史密斯先生，横竖看这件事，他是不是发现了某些不可思议的地方。”

“我还不能断言，潘克洛夫，”工程师说，“我只能这样回答您。”

这个回答根本不能令潘克洛夫满意。他还坚持认为是“炸沉”，而且拒不松口。他死不承认在这条底部像海滩一样铺满细沙而且他曾多次于低潮时穿过的海峡，里面竟然有一块他还不知道的暗礁。再说，那艘双桅横帆船沉没那一刻，正值涨潮，也就是说，有足够深的水量使船可以顺利通过海峡，而不会撞到那些连退潮时都看不到的礁石。因此，就不可能有撞击。于是，船不是触礁的。那么，它是炸沉的。

应该承认，水手的推论并不缺乏一定的依据的。

将近1点30分，移殖民们登上了独木舟，然后朝沉船地方开去。遗憾的是，那艘双桅横帆船上的两只小船都没保住。大家知道，一只已经撞碎在感恩河河口，完全无法使用了；另一只在双桅横帆船沉没时失踪了，可能是被大船压碎了，无法修复。

这时，“奋进号”的船体开始露出了水面。这艘双桅横帆船是超过船侧下沉的，因为，它的桅杆折断后，在由于撞击而移位的压舱物的重量的作用下，船的龙骨几乎朝天了。它的确是被一种无法解释但很吓人的海底力量掀翻的，这股力量同时表现为掀起了一股巨大的漩流。

移殖民们在船体周围划着。随着潮水下退，他们即使找不到造成灾难的原因，但至少可以看清灾难产生的后果。

在船的前部，龙骨的两侧，损坏的艏柱前七八英尺处，船的两舷可怕地撕开了一道至少长20英尺的裂口。在那里张开着两个不可能堵塞的大窟窿。不仅船底的铜衬板和包板都不见了——可能被炸成了碎片，甚至连船框架本身以及连接着框架的木栓和螺钉都无影无踪。整个船体直至后部的列板都断裂了，无法再接合起来。最下龙骨被一股无法解释的强力撕裂，而且，在几处地方还钩住着纵梁的龙骨本身已整条折断。

“见鬼！”潘克洛夫嚷道，“瞧这艘船很难再浮起来了！”

“根本是不可能。”艾尔通说。

“不管怎样，”吉丁·史佩莱向水手指出，“如果真的发生了爆炸，这次爆炸可产生了一些太奇怪的效果了！它炸坏了船体的下部，但却没炸飞甲

板和船的水上部分！这些大窟窿看上去更像是触礁撞出来的，而不是由于火药库爆炸造成的！”

“可海峡里没礁石！”水手反驳道，“您说的我都同意，除了触礁这种说法。”

“我们试一试进入船内吧，”工程师说，“也许我们能找到它毁灭的原因。”

这是该采纳的最好意见。再说，这样便于清点该船甲板上的所有财富，并将其全部收藏起来以备急救之用。

此时进入双桅横帆船内是很方便的。海水一直很低，而且由于船体翻转，甲板的下层现在变成了上层，可以通行。由一些沉重的铸铁组成的压舱物，已经把甲板撞穿了好几处地方。大伙听到了海水流过船壳缝隙时的潺潺声。

赛勒斯·史密斯和同伴们手里拿着斧子，在半破烂的甲板上向前走去。各种各样的箱子堆积在甲板上，由于受浸的时间有限，里面的东西可能还没损坏。

于是，大伙忙着把所有这些大箱小箱都搬到安全的地方。大海应该过几个小时后才再涨潮，因此，这几个小时得最充分地利用起来。艾尔通和潘克洛夫在船身的开裂处，用一架滑轮车把木桶和箱子吊了上来。独木船立刻就装上这些东西，然后运到海滩上。大伙把所有的东西统统拿走，哪怕以后还得列张物品清单呢。

总之，移殖民们首先大为满意的是看到，这艘双桅横帆船上装载着五花八门的货物和各式成套的物品，如器皿、工业器和工具等，就像那些做大贸易的玻里尼西亚商船一样。在那里，大伙或许只找到所有东西中的一小部分，但大伙认为这正是林肯岛移民地上所需要的。

然而——赛勒斯·史密斯惊愕地默默观察到这一点，不仅双桅横帆船的船体，正如他说过，在引起灾难的尚未查明原因的撞击中损坏严重；而且内部装备也遭到灭顶之灾，特别是船头。隔板和柱子都碎裂了，仿佛一颗威力无穷的炮弹在船内爆炸过似的。随着那些箱子——那根本不是些难以搬动的大宗件，而是些小包裹，而且，上面的印迹已经无法辨清了——搬离船上后，移殖民们可以很方便地从船头走到船尾。

于是，大伙到达了双桅横帆船的船尾，这一部分原先是艙楼。根据艾尔通的指点，应该在这里找一找火药库。赛勒斯·史密斯认为火药库还没爆炸，可能可以救出几桶火药，而且由于火药通常是用金属封皮包装着，应该不会受潮的。

果真不出所料。大伙在一大堆炮弹中找到了20来只木桶，桶内镶着一层铜皮。大伙小心谨慎地把桶抬上来。潘克洛夫亲眼目睹，终于信服“奋进号”船只的沉没不可能是由于爆炸而引起的了。火药库所在的这一部分船身的确是受损最轻的。

“可能真是触礁！”固执的水手说，“但至于礁石，这海峡里并没有礁石啊！”

“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赫伯特问。

“我什么也不知道，”潘克洛夫答道，“赛勒斯先生也不知道，甚至没人知道，而且这永远是个无头公案！”

进行各种搜查工作花了好几个小时，这时，可以感觉到涨潮了。清理工作不得不告一段落。再说，也用不着担心潮水会把船的骨架冲走，因为它已

经深深地陷入泥沙中，像抛锚似地牢牢固定在那里。

因此，大伙可以毫无后顾之忧，等待着下一次退潮再清理工作。但至于船本身，虽然好好地躺着，但必须赶快把船里的物资抢救出来，因为船体很快就会被海峡里的流沙淹没。

这时是下午5点钟。对移殖民们来说，这一天是够辛苦的。他们放开胃口大吃一顿，然而饭后，尽管他们都很疲劳，但还是抑制不住去检查一下“奋进号”那些箱子里装的东西的欲望。

大部分箱子装的是成衣，可以想象出，这些是颇受青睐的。在那里面，尽是一些够整个移民地的人穿着的东西，像各式衣服和各种尺寸的鞋子。

“瞧我们太富了！”潘克洛夫喊着，“但我们该怎么处理所有这些东西呢？”

而每时每刻，当水手看到一桶桶烈性酒、一箱箱烟草、一支支火枪和一把把刀剑、一包包棉花、一件件耕作工具、木工工具、细木工工具和铁匠工具以及一箱箱各种种子——这些东西泡在水中时间不长，丝毫不损——时，他不禁发出阵阵欢呼。啊！要是在两年前，这些东西及时出现就好了！但总之，尽管现在这些心灵手巧的移殖民们已经自己制造出工具，但这些财富还将物尽其用的。

“花岗石宫”的仓库里有的是地方。但是，今天时间有限，大伙来不及把全部的东西入仓。然而，还不能忘了“奋进号”上那六个已经上了海岛的亡命之徒，那是一群穷凶极恶的匪徒，必须时刻提防他们。虽然感恩河上的桥和所有的吊桥都已拉了起来，但一条河流或小溪是拦不住这些匪徒的，特别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这些家伙是什么事也干得出来的。

大伙很快就会商议出他们该采取的解决办法来，但在这之前，必须守护着这些堆在“石窟”附近的箱子和包裹。因此，这一夜，移殖民们就轮流值班守夜。

夜晚过去了，然而，匪徒们没有什么入侵的意图。杰普“老爷”和托普守卫在“花岗石宫”脚下一旦有什么动静，它们会很快报警的。

接着一连三天，10月19、20日和21日，都被花在清理箱子里或双桅横帆船的船缆索具里所有有一点价值或用处的东西上。退潮时，大伙就从船舱中搬出东西来；涨潮时，大伙就把这些物品入库。大部分铜质衬板已经从船身上揭了下来，船身正一天天陷进流沙中。但是，在流沙把那些沉在船底的重物淹没之前，艾尔通和潘克洛夫曾一再潜到海峡海底，找到了双桅横帆船的铁链和船锚、压舱铁块以及四门大炮。这些都是用空桶把它们浮起拉到岸上的。

大家看，移民地的武器库和“花岗石宫”的仓库以及配膳室都是由于这次沉船打捞而充实起来的。历来对自己的计划热情高涨的潘克洛夫，已经说到了建立一个同时监视海峡和感恩河河口的450炮台。有那四门大炮，就能阻拦任何舰队——“不管它有多么强大”——进犯林肯岛水域！

就在这时候，当双桅横帆船只剩下一个无用的空壳时，天气变坏了，把船壳摧毁了。赛勒斯·史密斯本来还打算把船壳炸掉，再到岸边收拾起碎片，可是一大阵东北风和海潮却使他省下了火药。果真，23日到24日的那个晚上，双桅横帆船的船壳完全解体了，一部分残骸漂到了海滩上。

至于船上的文件，不用说，尽管仔细地抄遍了艙楼的柜子，赛勒斯·史密斯还是一无所获。显然，海盗们已经把关于“奋进号”的船长和船主的一

切材料销毁了，而巨由于尾板也没有漆着船的船籍港的名称，所以无以证实船的国籍。然而，根据其船首的某些造型，艾尔通和潘克洛夫认为这艘双桅横帆船应该是英国制造的。

这场灾难，或准确地说，这一移殖民们得以获救的幸运但又无法解释的结局后一个星期，大伙再也看不到那艘船的蛛丝马迹，甚至在低潮的时候。船的碎片已经漂散了，而“花岗石宫”几乎接纳了船上所有的东西。

然而，如果不是11月30日，纳布在海滩上闲逛时捡到了一块上面带有爆炸痕迹的铁筒厚片，掩盖这次奇怪的沉船的神秘面纱可能将永远不能揭开。这块圆筒被扭曲了，而且棱边撕开着，好像是炸药爆炸所致的。

纳布把这块金属带给他的主人，后者当时正和他的伙伴们在“石窟”车间里忙碌着。

赛勒斯·史密斯认真地查看了那个圆筒，然后，转身对潘克洛夫说：

“朋友，您坚持认为‘奋进号’不是撞沉的吗？”

“是的，赛勒斯先生，”水手答道，“您和我一样清楚，海峡里没有岩石。”

“但如果它是撞在这块铁上呢？”工程师指着那边碎裂的圆筒说。

“什么，这段管子？”潘克洛夫以不大确信的口气喊道。

“我的朋友们，”赛勒斯·史密斯接着说，“您们记不记得，在沉船之前，那艘双桅横帆船被一股真正的漩流顶起来吗？”

“记得，赛勒斯先生！”赫伯特答道。

“那么，您们想知道是什么掀起了那股漩流吗？就是这个，”工程师指着那个破管子说。

“这个？”潘克洛夫反问道。

“正是！这个圆筒是一只水雷的残余物！”

“一只水雷！”工程师的同伴们一起喊道。

“但谁把这只水雷布在那里呢？”潘克洛夫问道，他表示不信服。

“我所能告诉您的，就是不是我布的！”赛勒斯·史密斯答道，“但它就在那里，而且您已经知道它那无可伦比的威力了！”

第五章

工程师的分析——潘克洛夫的崇高想象——一座高空炮台——四门大炮——关于侥幸逃生的罪犯——艾尔通的一次犹豫——赛勒斯·史密斯的大度——潘克洛夫勉强屈服

因此，发现了这只水雷在海底爆炸，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赛勒斯·史密斯在南北战争期间曾经试验过这种破坏力强的可怕武器，所以，在这方面他是不会弄错的。正是在这只装着一种爆炸物质——硝化甘油、苦味酸盐或其他同一性质的化学物质——的圆筒的作用下。海峡里的水浪像一股旋风一样掀起，把那艘双桅横帆船底部击裂，使它瞬间沉没；也正是为什么那艘船的船壳被炸得满目疮痍，而不可能再浮起来。撞到一颗摧毁一艘装甲舰像摧毁一条普通的渔船一样容易的水雷，难怪“奋进号”难逃劫数了！

是的！一切都真相大白了，一切……除了海峡中出现这颗水雷的原因！

“朋友们，”这时，赛勒斯·史密斯接着说，“我们不必再怀疑有一个神秘的人存在了，他或许像我们一样，是一个海难幸存者，流落到我们的岛上。而我之所以要把这些事说出来，是为了让艾尔通知道这两年来发生了一切奇怪的事情。这位多次在危急关头出现，使我们转危为安的未曾谋面的恩人是怎么样的人呢？我想象不出他来。做了那么多好事后又躲起来，他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呢？我也无法理解。但他做的好事都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只有一个具有惊人能力的人才能为我们做的。艾尔通也和我们一样受到过他的恩惠，因为，如果说我从气球上掉下来后，正是这位尚未谋面的人从海浪里救出了我的话，那显然又是他写了那份文件，把那只瓶子放进海峡水道中，而使我们知道了我们的同伴的处境。我还要补充一些事例：那只如此巧合地装着我们当时所缺的一切物品的箱子，是他把它拖放在遗物岬的；那堆在海岛高地上燃烧并指引您们着陆的火堆，正是他点燃的；那颗在西犍体内找到的铅弹，是他打的；这颗摧毁了那艘双桅横帆船的水雷，又是他埋在海峡里的。一句话，所有这些我们意想不到的无法解释的事实，都是这位神秘的人干的。因此，不论他是什么样的人，海难幸存者还是这个岛上的流放犯，如果我们自以为和他的一切恩惠无关，那我们就是忘恩负义的人。我们无已经欠下一笔债，因此，我希望有一天我们能还清它。”

“亲爱的赛勒斯，您有理由这么说，”吉丁·史佩莱答道，“是的，有一个无所不能的人藏在海岛的某个地方，而且他的威力对我们的移民地十分有用。我要补充的是，如果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超自己的现象，那我看这位未曾谋面者就具有超人的本领。是不是他通过‘花岗石宫’的井和我们秘密联系，并因此了解我们所有的计划呢？当我们的船在海上初航时，是他把那只漂流瓶扔给我们吗？是不是他把托普托出湖面并把懦良刺死呢？正如众望所归，是不是他把您从波涛中救出来呢，赛勒斯？而当时所处的情形并非一切凡人所能为的，如果真是他，那么他就具有一种呼风唤雨的本领。”

记者的分析是对的，而且每个人都深感到这一点。

“是的，”赛勒斯·史密斯答道，“如果我们已不再怀疑确实有一个人的介入，我认为他具有超乎常人的本领。这还是个谜，但是等我们找到了这个人，谜底也就揭开了。那么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该尊重这个慷慨的人隐姓埋名，还是该竭尽全力找到他呢？对此您们有何看法呢？”

“我的看法是，不论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是条正直的汉子，值得我敬重！”

潘克洛夫答道。

“没错，”赛勒斯·史密斯接口道，“但您还没回答我的问题，潘克洛夫。”

“我的主人，”此时纳布说，“我想我们可以尽我们所能找这位您提到的先生，但只有当他愿意时我们才能找到他的。”

“你说的没错，纳布，”潘克洛夫答道。

“我也同意纳布的看法，”吉丁·史佩莱回答说，“但这并不能成为不寻找的理由。不论我们找得到还是找不到这位神秘的人，至少，我们对他们尽了我们的责任。”

“您呢，我的孩子，告诉我们您的看法吧，”工程师转向赫伯特说。

“啊！”赫伯特眼睛一亮，大声说，“我想感谢他，那位先救了您，然后又救了我们的人！”

“这是理所当然的，小伙子，”潘克洛夫接着说，“而且我要感谢他，我们大伙都要感谢他！我这人并不好奇，但要是能见上这样的人物一面，挖掉我的一只眼睛也在所不惜！我觉得他一定长得很英俊、高大和强健，蓄着一把美髯，留着犹如阳光的金发，而且他一定是坐在云彩上，手里托着大圆球！”

“可是，潘克洛夫，”吉丁·史佩莱答道，“您给我们描述的可是天父的形象呀！”

“有可能，史佩莱先生，”水手反诘道，“可我想象中他就是这样的！”

“您怎么看呢，艾尔通？”工程师问。

“史密斯先生，”艾尔通答道，“在这个问题上，我无法提出我的意见。您所要做的都很对。如果您需要我协助您寻找，我随时准备随您去。”

“谢谢您，艾尔通，”赛勒斯·史密斯接着说，“但我希望您对我提出的问题有一个更直截了当的回答。您是我们的同伴，为了我们，您已经一再冒着生命危险。因此，像这里所有人一样，当我们涉及做出某项重大决定时，应该听取您的看法。还是讲一讲吧。”

“史密斯先生，”艾尔通答道，“我认为我们该尽量找到那位未曾谋面的恩人。或许他正孤身只影？或许他正受苦受难？或许那也是个需待自新的人？正如您说过，我也欠了他一笔人情债。一定是他，只能是他到达了塔波岛，在那里找到了您们认识的那个可怜人，于是通知您们那里还有一个有待拯救的不幸者！……因此，多亏了他，我才又成了一条汉子。不，我终生忘不了他！”

“那一言为定，”于是赛勒斯·史密斯说，“我们尽早开始寻找他。对这未开发的海岛的任何一处地方都不放过，连最隐蔽的地方也要搜查。但愿那位未谋面的朋友能原谅我们的一片好意。”

下来几天里，移殖民们积极地投入田间收割和草料储备工作中。在勘探海岛上尚未涉足过的地方的计划付诸实施之前，他们想把所有不能拖延的活儿干完。加上这时正是收获从塔波岛上移殖来的各种植物的时节。此外，还得把所有的收获储藏起来，而好在“花岗石宫”里有的是地方，可以把岛上全部的财富保存起来。移民地的产品都井井有条地放在那里，而且非常安全，大家可以相信，在那里既不怕野兽糟蹋，也不怕歹徒劫掠。再说，在这厚厚的花岗岩高原中，完全不必担心受潮。上层通道里的好几个天然石洞都用鹤嘴锄或火药扩大或镂开。因此，“花岗石宫”成了一座储藏粮食、武器、工

具和备用器皿——一句话，移民地上所有物资——的综合性仓库。

至于从那艘双桅横帆船上得来的大炮，都是一些用钢铸造的精良武器。应潘克洛夫的要求，大炮已经用复滑车和起吊机吊到与“花岗石宫”正好平行的梯道里。然后大伙在窗户之间开了几个炮眼，很快，四支闪闪发亮的炮筒就从花岗岩壁伸了出去。在这个高度上，炮火真正控制着整个合众国湾。这犹如一个小直布罗陀港，而任何一只在小岛一带抛锚的船只都将无可避免地置于这座高空炮台的火力范围内。

“赛勒斯先生，”11月8日那天，潘克洛夫说，“既然现在这座炮台竣工了，那我们该试一试大炮的射程了。”

“您认为这样做有用吗？”工程师问。

“不仅有用，而且有必要！不这么做，怎么知道我们能把这些提供给我们数量可观的炮弹打出多远呢？”

“那就试一试吧，潘克洛夫，”工程师答道，“可是，我想还是留着那些普通火药原封不动为好，我们不要用它做试验，而是用那种我们永远用不完的棉花火药。”

“这种大炮能经得起棉花火药的爆炸吗？”记者问。他想试一试“花岗石宫”里的大炮的欲望一点不比潘克洛夫小。

“我想可以，”工程师补充道，“再说，我们会谨慎行事的。”

工程师有理由认为这些大炮是质量优秀的，而且他对此也在行。这些大炮用钢铸造而成，而且装有炮闩，正是如此，它们应该能经得起一种爆炸力可观的炸药，而且射伤范围很广。实际上，从有效射程角度看，炮弹划出来的弹道应该尽可能地直，而这只取决于发射时是否具有一种很高的初速。

“可是，”赛勒斯·史密斯对他的同伴们说，“初速是与使用炸药的质量成正比的。在制造这类武器时，一切的问题归结于采用一种尽可能结实的金属，而钢无疑是所有金属中抗力最强的金属。因此，我有理由认为我们的大炮可以安全承受由于棉花火药爆炸而形成的气体膨胀，而且效果会上佳的。”

“等试了，我们就会更肯定了！”潘克洛夫答道。

不用说，那四门大炮都崭新悦目。自它们从水中捞出来那天起，水手就自愿担起细心呵护的任务。他不知道花了多少时间把大炮擦手、上油、磨光、拆洗气密装置、炮栓和压气栓！因此，现在这些大炮闪闪发亮，就像美国海军舰艇上的一样。

于是那一天，在移民地全体成员面前，包括杰普“老爷”和托普，那四门大炮相继试放了。正如前面说过，棉花火药的爆炸力是普通火药的四倍，大伙考虑到这一点，给大炮装上适量棉花火药。他们发射的炮弹是圆锥形的。

潘克洛夫抓住拉火绳，准备点火。

赛勒斯·史密斯一挥手，炮就响了。那发炮弹从海面飞过，掠过小岛，然后掉进海里，很难精确估计出其距离。

第二发炮弹是瞄准着遗物岬最边上的岩石的。那发炮弹击中了距“花岗石宫”三英里左右的一块尖石，炸得碎石乱飞。

接下来是赫伯特瞄准和发射。这回，这第三炮打在了合众国湾上面海岸

欧洲伊比利亚半岛南端的港口城市，是大西洋和地中海的交通要道。1704年被英国占领，成为要塞。——译者注

的沙丘上，击中了至少四英里外的沙滩，然后蹦起来落入海里，溅起了一阵浪花。

赫伯特对自己这次试炮踌躇满志。在场只有潘克洛夫比他还自豪！因为这漂亮的一炮，其荣誉是属于他亲爱的孩子的！

对于第四炮，为了试出其极限射程，赛勒斯·史密斯多加了一些炸药。然后，大伙都退到一旁，以防万一发生爆炸，引爆线也换成一根长绳。

只听见一声巨响，但大炮经受住了考验。移殖民们冲到窗前，看到炮弹擦损了距“花岗石宫”约五英里的颌骨角上的岩石，然后坠入了鲨鱼湾里。

“好哇，赛勒斯先生，”潘克洛夫喊道，他的吹呼声简直可以和炮声媲美，“您觉得我们的炮台怎么样？太平洋上的所有海盗只能在‘花岗石宫’前却步！但没有我们的许可，谁也休想上岸！”

“如果您信得过我，潘克洛夫，”工程师答道，“最好还是别做这样的试验了。”

“对啊，”水手接口道，“还有六个无赖在岛上游荡呢，我们怎么处置他们呢？难道我们任由他们践踏我们的森林、田野和草原吗？这些海盗，他们才是真正的美洲豹。所以我看是不是该毫不疑迟地把他们当美洲豹一样处理掉呢？您怎么想的，艾尔通？”潘克洛夫转身对他的同伴补充道。

艾尔通先是犹豫着回不回答。而赛勒斯·史密斯对潘克洛夫冒冒失失地向艾尔通提出这样的问题感到很遗憾。因此，当艾尔通用谦卑的声调回答时，赛勒斯·史密斯非常激动。

“我曾经是一只美洲豹，”艾尔通说，“潘克洛夫先生，因此我没发言权……”

然后他缓缓地走开了。

潘克洛夫恍然大悟。

“瞧我真蠢！”他喊道，“可怜的艾尔通！可是他在这里与任何人一样有说话权的！……”

“是的，”吉丁·史佩莱说，“但他的保留态度保住了他的面子，因此应该尊重他对其可悲的过去所有的那种情感。”

“好的，史佩莱先生，”水手答道，“我再也不会这样做了！我宁愿把话藏在心里，也不愿让艾尔通伤心！但还是把话说回来。我觉得那几个匪徒丝毫不值得怜悯，而且我们得尽早把他们从岛上清除掉。”

“这是您的意见吗，潘克洛夫？”工程师问。

“完全是我的意见。”

“但在对他们进行毫不留情的追杀前，您没看到他们有对我们采取新的敌对行动吧？”

“这么说，他们干得还不够吗？”潘克洛夫问，他根本不明白为什么还要犹豫。

“他们可能会重生其他情感！”赛勒斯·史密斯说，“而且可能会悔改……”

“悔改，他们！”水手耸耸肩膀嚷道。

“潘克洛夫，想想艾尔通吧！”这时赫伯特拉着水手的手说，“他不就又变成了一个正直的人吗！”

潘克洛夫挨个地看了看他的同伴们。他想象不出他的建议会引起什么犹豫。他刚直的秉性不允许大伙姑息那些已经在海岛上登陆的恶棍，纵容鲍

勃·哈维的同伙——杀害“奋进号”船员的原凶。因为他把他们看做该毫不犹豫而且绝不后悔地消灭掉的野兽。

“好吧！”他说，“人人都反对我！您们想跟那群无赖讲仁兹！可以。但愿以后不要后悔！”

“如果我们提高警惕，会有什么危险呢？”赫伯特说。

“嗯！”记者说，他一直不太讲话，“他们六个人，而且全副武装。要是每个都藏在一个角落里，然后各自朝我们其中一个开枪。很快，他们就会成为移民地的主人的！”

“可为什么他们还没这么做呢？”赫伯特答道，“无疑是他们不想这么做。再说，我们也是六个人。”

“好吧！好吧！”潘克洛夫答道，他是没可能被任何理由说服的，“让这些好心人打他们自个的小如意算盘吧，不必再为他们操心了！”

“喂，潘克洛夫，”纳布说，“您可别这么凶哇！要是有一个不幸的人在这里，就在您面前，在您的步枪射程内，谅您也不会朝他开枪的……”

“我会像打一条疯狗一样把他干掉的，纳布，”潘克洛夫冷冷地答道。

“潘克洛夫，”这时工程师说，“您通常很尊重我的意见。在这个问题上，您能不能再听听我的意见呢？”

“您喜欢怎么做，我就按您说的做呗，史密斯先生，”水手答道，但他一点也不服气。

“那好，一言为定。只有受到攻击时，我们才予以还击。”

就这样，虽然潘克洛夫认为这样做没有任何好处，但大伙还是决定对那几个海盗采取这种态度。大伙不打算攻击他们，但要提防。反正海岛面积大而且土地肥沃。如果那几个坏蛋还良心未泯的话，他们说不定还能改造的。难道他们不想在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中过新的生活吗？不管怎样，从人道主义上来说，应该等一等。但移殖民们可不能像以前那样来去不设防。此前，他们只要提防野兽，但现在多了六个罪犯——还可能是几个孬种——在他们的岛上游荡着。情况无疑是严峻的，甚至对于稍为胆怯的人来说，安全已经失去了保障。

但不要紧！在目前的情况下，移殖民们有理由反对潘克洛夫的意见。但以后他们是否还是对的呢？大伙走着瞧吧。

第六章

探险计划——艾尔通到牲畜栏——巡视气球港——潘克洛夫在“乘风破浪号”甲板上发表的见解——往牲畜栏发电报——艾尔通没有回音——第二天出发——为什么电报线路不通——一声枪响

然而，移殖民们最要紧的事还是对海岛进行全面的搜索，这一点已经决定了。这次搜索目前有两个目的：首先是寻找那位神秘人物，其存在已毋庸置疑的了；其次，同时了解那几个海盗的下落，他们选择了怎么样的藏身之所，过着怎样的生活，而且从大伙的角度看，他们有什么可怕的地方等。

赛勒斯·史密斯本想马上动身。但是，搜索需要的好几天时间，因此，最好在车上装上各种野营露宿的日常用品和工具，以便于中途歇脚之用。然而这时，有一只野驴腿部受伤，不能拉车，需要让它休息几天。再说，大伙觉得把出发时间推迟一个星期也没什么大碍。这么说，也就是11月20日才出发。在这个纬度上，11月份相当于北半球的5月份，因此，这时是个好季节。太阳回到南回归线一边，因而这个时候白天在一年里是最长的。所以，这个季节完全适宜这次计划好了的探险，万一探险达不到其主要目的，但至少会有很多发现，尤其在天然物产这一方面，因为赛勒斯·史密斯还建议到茂密的远西森林去勘探，那片森林一直延伸到盘蛇半岛的顶端。

在出发前的9天里，大伙商定把眺望岗高地上的活儿干完。

而此间，艾尔通也必须回到牲畜栏那边，那里的家畜正嗷嗷待哺呢，于是，大伙决定让他回去住两天，等他把厩房里的饲料准备得绰绰有余后才回来。

当艾尔通正待出发时，赛勒斯·史密斯提醒他海岛上再也不如以前那么安全，是否需要他们当中一个陪他去。

艾尔通回答说没必要，因为他一个人就能干完所有的活；再说，他什么也不害怕。如果牲畜栏或附近发生什么意外，他会马上向“花岗石宫”发电报通知移殖民们的。

于是，9月清晨，艾尔通驾着一头野驴拉着的小车上路了。而两小时后，他便发来电报，告知大伙牲畜栏一切正常。

在这两天里，赛勒斯·史密斯忙于实施一个使“花岗石宫”完全免于一切外来袭击的方案。就是把格兰特湖南端原先溢洪口的上层排水口完全掩盖起来。那个排水口早已堵死，而且被草木遮住了一半。因此，只要让湖水升高两三英尺，这样排水口就会完全被淹没了。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事了。

然而，要升高湖面，只要在湖的两个孕育着甘油河和瀑布河的出水口各建一道水闸。移殖民们很快投入这项工作。再说这两道水闸宽不到8英尺，高不到3英尺，用水泥砌上石块很快就竣工了。

这项工作完毕后，外人绝对想不到在这湖的顶间竟有着一条水下通道，以前过多的湖水就是从这条通道排出去的。

不用说，那条用于供应“花岗石宫”储水池和带动升降器运转的小分水渠被妥善地保护起来，而且任何时候都不会断水。这样，只要升降器吊起来，这个安全而又舒适的窝就万无一失了。

这活儿很快就干完了，潘克洛夫、吉丁·史佩莱和赫伯特还抽出了时间到气球港去一趟。那水手很想知道那个尽头停泊着“乘风破浪号”的小海湾是否已被罪犯们光顾过。

“正是因为，”他指出，“那帮先生是在南岸登陆，要是他们沿着海滨走，那就得担心他们会发现那个小港口。到那时，我们的‘乘风破浪号’就白送给别人了。”

潘克洛夫的担心并非没有任何依据，因此，到气球港走一遭是很有必要的。

于是，水手和他的同伴于11月10日午饭后出发了。他们全副武装，潘克洛夫当着大家的面一边摇着头，一边将两颗子弹推上枪膛。正如他自己说的，不管是人还是动物，谁要是靠得太近可就要倒霉的。吉丁·史佩莱和赫伯特也带上他们的步枪。将近三点钟时，他们三个人离开了“花岗石宫”。

纳布把他们送到了感恩河的拐弯处，他们过了桥后，纳布就把桥拉了起来。他们说好了，回来时放枪为号，纳布一听到信号，就会恢复河两岸之间的交通。

小分队直接沿着港口的路向海岛南岸进发。这段路仅是3.5英里，但吉丁·史佩莱和他的同伴却花了两个小时才走完。因此，他们已经仔细地勘察了沿途各地，包括茂密的森林一侧和冠鸭沼泽地一侧。但他们并没有发现那几个亡命之徒的任何踪迹。歹徒们大概还摸不清移民们的人数和他们布下的防卫措施，早已躲到海上最隐蔽的地方去了。

潘克洛夫一到达气球港，就看到“乘风破浪号”还静静地泊在那个狭窄的港湾里，心中狂喜不已。再说，气球港非常隐蔽地藏在高高的峭壁中，无论在海上或陆地上都无法发现它，除非站在它的上方或身处其中。

“好啊，”潘克洛夫说，“那些无赖还没来过这里。蛇鼠藏于高草中，可见，我们显然会在远西森林中找到他们。”

“太好了，”赫伯特接着说，“因为要是他们已经发现了‘乘风破浪号’，肯定会夺船逃跑，那下回我们就去不了塔波岛了，”

“的确如此，”记者回答说，“我们有必要到那里留一份文件，写明林肯岛的位置和艾尔通的新地址，万一那艘苏格兰游船会回来接他呢。”

“嗯，‘乘风破浪号’永远都在这里，史佩莱先生！”水手接口道，“它和它的船员时刻等待着那第一声令下！”

“我想，潘克洛夫，考察完海岛后我就会做这件事的。总之，那个未谋面者，要是我们能找到他的话，有可能他了解塔波岛就像了解林肯岛那样清楚呢。可别忘了他是那份文件的确凿作者，可见他说不定知道那艘游船会不会来呢！”

“真见鬼！”潘克洛夫嚷嚷道，“到底他可能是谁呢？这个人物，他认得我们，我们却不认识他！要是他是个一般海事幸存者，那他为什么躲起来呢？我们都是老实人，我想老实人的圈子总不会讨人嫌吧！他是自愿来这里吗？要是他高兴离开海岛，他能离开吗？他还在这里吗？或者他不再在这里呢？……”

潘克洛夫、赫伯特和吉丁·史佩莱一边畅谈着，一边走上“乘风破浪号”的甲板。突然，水手仔细地检查了系着锚绳的短桩，然后喊道：

“啊！啊！真怪！”

“怎么了，潘克洛夫？”记者问。

“这个结不是我打的！”

接着，潘克洛夫指了指一根把缆绳系在短桩上以防走锚的绳子。

“怎么，不是您打的？”吉丁·史佩莱问。

“不是！我发誓。这是个平结，我习惯打活结。”

“您没弄错，潘克洛夫。”

“我没弄错！”水手肯定地说，“我打这种结已经顺手了，自然，我的手是不会弄错的！”

“这么说，匪徒们可能已经来过船上了？”赫伯特问。

“那我就不知道，”潘克洛夫答道，“但可以肯定的是，有人起过‘乘风破浪号’的锚，然后又重新把它抛下去！瞧！这还有一处证据。有人把锚缆拉了出来，所以属具不在锚缆架上了。我再说一遍，有人用过我们的船！”

“但如果是罪犯们用过它，那他们就会把它抢走，或者早就逃跑了……”

“逃跑了！……跑去哪里？……去塔波岛？……”潘克洛夫反诘道，“那么您认为他们会乘着一只这么小吨位的船去冒险吗？”

“可是，应该承认，他们已经认识了塔波岛呀。”记者答道。

“不管怎样，”水手说，“就像我是来自于维那亚，名叫好运水手潘克洛夫一样千真万确，我们的‘乘风破浪号’被人开出去过，但不是我们！”

那水手说得如此的肯定，吉丁·史佩莱和赫伯特都不得不相信他。自从潘克洛夫把船开进气球港后，显然有人或多或少地动过它。水手更加肯定的是，船锚曾被拉起来，而后又重新抛入水底。但是，如果船不是被用于什么航行，为什么要起锚和抛锚呢？

“但怎么我们没看到‘乘风破浪号’从海岛海域上走过呢？”记者指出，他执意把各种可能的反对意见提出来。

“嘿！史佩莱先生，”水手答道，“只要趁着黑夜，加之顺风，两个小时，就可以去到海岛视线以外的地方了！”

“好吧，”吉丁·史佩莱接着说，“我还要问，罪犯们使用‘乘风破浪号’有什么目的呢？为什么用过后，又把它开回港口呢？”

“哎！史佩莱先生，”水手答道，“我们把这件事列进那些不可解释的事件中就是，不要再想它了！重要的是‘乘风破浪号’以前在这里，而且现在还在这里。糟糕的是，要是匪徒们第二次把它开走，那它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

“这么说，”赫伯特说，“潘克洛夫，为了慎重起见，看来是不是得把‘乘风破浪号’开回‘花岗石宫’前？”

“这样有好也有不好，”潘克洛夫答道，“确切地说是不好。因为感恩河河口不宜停船，那里海浪太猛了。”

“但能不能停到沙滩上，就在‘石窟’脚下呢？……”

“或许……可以……”潘克洛夫答道，“总之，既然我们要离开‘花岗石宫’做一次比较长时间的探险，我想在我们外出期间，‘乘风破浪号’号还是停在这里更安全些。在岛上的恶棍还没有肃清之前，最好还是让它停在这里。”

“我也是这么想，”记者说，“至少，一旦碰上坏天气，在这里不会像在感恩河河口那样暴露。”

“但万一那帮罪犯再次光顾呢？”赫伯特说。

“好吧，我的孩子，”潘克洛夫答道，“在这里找不到船，他们就会到

水手习惯打的一种结，其优点是结实。——原注

这是一块用于包扎锚缆的粗布，主要是为了使锚缆在导缆孔中免受磨损。——原注

‘花岗石宫’边上找的。再说，我们外出期间，没什么办法可以阻止他们抢走船的！所以，我和史佩莱先生想的一样，还是得把船停在气球港。但等我们一回来，如果那时我们还没把那帮无赖从岛上肃清，就要谨慎起见，把我们的船开回‘花岗石宫’，直到不必担心有坏人光顾为止。”

“就这样说定了，我们走吧！”记者说。

当潘克洛夫、赫伯特和吉丁·史佩莱返回“花岗石宫”时，他们把发生的一切情况告诉了工程师。后者也赞同他们对现在和将来的打算。他甚至答应水手，要对小岛和海岸之间的海峡进行勘测，看是否有可能在那里修一道坝，建一个人工港口。这样一来，“乘风破浪号”就会永远处于殖民们的眼皮底下，而且必要时可以把它锁起来。

当晚，大伙给艾尔通发了个电报，请他带来一对山羊，因为纳布想让它们适应高地草场的水土。奇怪的是，艾尔通一反常态，收到电报后没回电。工程师对此不禁感到诧异。但是，可能艾尔通那一刻正好不在牲畜栏，甚至他是在返回“花岗石宫”的路上。的确，他前往牲畜栏以来已经两天了，出发前他们已经约好，10日晚上，最迟11日一早，他就会回来。

于是，殖民者们期待着艾尔通出现在眺望岗高地上。纳布和赫伯特甚至彻夜守在桥边，一旦他们的同伴出现，他们就可以放下吊桥。

但是，将近晚上十点，还没有艾尔通的任何音讯，于是，大伙决定最好还是再发一个电报，要求立即复电。

然而，“花岗石宫”的电报机还是没有响。

这时，殖民们都深感不安。到底出了什么事？艾尔通不在牲畜栏呢？还是，他仍在那里，但不再有行动自由呢？大伙是否该星夜赶往牲畜栏那边呢？

大伙讨论着。有人想去，有人想留下。

“但是，”赫伯特说，“说不定是电报设备出了什么故障，线路不通呢？”

“有可能，”记者说。

“等到明天吧，”赛勒斯·史密斯说，“的确，有可能艾尔通没收到我们的电报，或者我们没收到他的。”

大伙等待着，心焦如焚，这就不用说了。

11月11日凌晨，赛勒斯·史密斯再发了一次电报，但还是没有任何回音。

他又发了一次，但一样没有结果。

“上路，去牲畜栏！”他说。

“带上武器！”潘克洛夫补充道。

立刻，大伙商定“花岗石宫”里不能没有人，纳布留下来看家。于是，纳布陪着他的同伴们到了甘油河后，就拉起吊桥，然后躲到一棵树后，等待着大伙或艾尔通回来。

要是海盗们出现了，并试图越过河来，纳布就可以用枪封锁住他们；而且最终，他可以退回“花岗石宫”里，在那里，升降器一拉起，他就会安全了。

赛勒斯·史密斯、吉丁·史佩莱、赫伯特和潘克洛夫则直接取道牲畜栏。要是他们在那里根本找不到艾尔通，他们就会到附近森林里去搜索。

早上6点钟，工程师和他的三个伙伴通过了甘油河，纳布藏在河流左岸一个长着几颗大龙血树的小山丘后。

移殖民们离开眺望岗高地后，立即直奔牲畜栏。他们手持步枪，就是碰上最小的敌对行动都可以随时开火。两支步枪和两支卡宾枪都上了膛。

道路两侧，树木茂盛，极便于坏人藏身。加上歹徒身上有枪，真地有些令人生畏。

移殖民们大步流星，默默地走着。托普走在他们前面，它有时在路上奔跑，有时在树下绕几个弯，但它一直没哼一声，而且也没表现出察觉到异常。大伙可以相信，这条忠实的狗是不会给什么意外吓呆的，只要有一丝危险，它就会吠叫的。

在赶路的同时，赛勒斯·史密斯和他的同伴们还留意着连接着牲畜栏和“花岗石宫”的电报线。走了大约两英里后，他们还是没发现任何线路故障。电线杆状况良好，绝缘子完好无损，电线也正常地拉着。然而，从这个地方起，工程师注意到电线好像拉得没那么紧。终于，走在众人前面的赫伯特来到第74根电线杆时，突然停下来喊道：

“线断了！”

他的同伴们急忙赶过来，走到那小伙子停步的地方。

在那里，翻倒的电线杆横在马路上。线路中断的地点终于找到了。显然，牲畜栏没收到“花岗石宫”发出的电报，“花岗石宫”也没能收到牲畜栏的回电。

“这根电线杆不是风吹倒的，”潘克洛夫指出。

“不是，”吉丁·史佩莱答道，“电线杆根部的地面被挖过，因此它是被人连根拔起的。”

“还有，电线也断了，”赫伯特指着那被人用力拉断成两节的铁线补充说。

“裂口是不是还很新？”赛勒斯·史密斯问。

“是的，”赫伯特答道，“肯定是不久前才拉断的。”

“去牲畜栏！去牲畜栏！”水手喊道。

此时，移殖民们正在“花岗石宫”和牲畜栏的半途上。还有两英里半的路要走，他们小跑着前进。

的确，大伙得担心牲畜栏那里是否发生了什么严重事件。艾尔通可能已经发过电报，而他们没有收到，但这不是他的同伴们忧虑的原因，而是还有一种更令人弄不明白的情况，艾尔通答应过前天晚上回来，但却连影子也不见。总之，切断牲畜栏和“花岗石宫”的一切联系并非毫无动机的，再说，除了那些罪犯，还有谁会破坏这通讯联络呢？

于是，移殖民们心急火燎地跑着。他们真切地挂记着他们的新伙伴。他是不是受到他以前的喽罗毒打呢？

很快，移殖民们就来到了红河一条小支流的旁边，这条小溪灌溉着牲畜栏的草场。此时大伙放慢脚步口气，以防万一需要搏斗时气力不支。他们手上的卡宾枪不再是上着保险销，而是上了膛，每个人监视着森林的一侧。托普发出低低的吼叫声，这可不是好兆头。

终于，大伙来到了透过树木可以望到牲畜栏的栅栏的地方，但里面看不到有任何被损坏的迹象。门像往常一样关着，一种深深的寂静笼罩着牲畜栏。既听不到岩羊平时的咩咩叫声，也听不见艾尔通的吆喝声。

“进去！”赛勒斯·史密斯说。

于是工程师向前走，他的伙伴们在距他20步处警戒着，准备随时开火。

赛勒斯·史密斯拉开大门的内门，刚想推开一扇门，这时托普狂叫起来。栅栏上响起“砰”的一声，接着就是一声惨叫。赫伯特中了一弹，倒在了地上！

第七章

记者和潘克洛夫在牲畜栏里——把赫伯特抬进来——水手的绝望——记者和工程师的意见——治疗方法——重现几丝希望——如何通知纳布？——一个忠实可靠的信使——纳布的回音

一听到赫伯特的惨叫声，潘克洛夫扔下手中的武器，朝赫伯特扑了过去。

“他们杀了他！”他喊道，“他，我的孩子！他们杀了他！”

赛勒斯·史密斯和吉丁·史佩莱也急忙向赫伯特跑过去。那记者贴近小伙子的胸膛，听听他的心脏是否还在跳动。

“他还活着，”他说，“但得把他抬到……”

“抬回‘花岗石宫’？不可能的！”工程师答道。

“那就抬进牲畜栏！”潘克洛夫喊道。

“等一会，”赛勒斯·史密斯说。

然后，他跳到左边，绕过栅栏。在那里，他暴露在一个罪犯面前，后者瞄准他，一枪把他的帽子打穿了个洞。就在几秒钟后，不等那罪犯有时间开第二枪，赛勒斯·史密斯用匕首插进他的心脏，这一刀比他的步枪还顶用，歹徒一下子瘫在了地上。

同时，吉丁·史佩莱和水手爬上栅栏的角落，他们大步跨过栏顶，跳进围栏内，撞开在内部支撑着大门的支柱，冲进了空荡荡的房子里。不一会，可怜的赫伯特就躺在了艾尔通床上。

几分钟后，赛勒斯·史密斯也来到了他身边。

看到赫伯特没有一丝生气，水手内心悲痛万分。他抽泣着，痛哭着，真想一头撞死在墙上。工程师和记者都无法使他平静下来。他们自己也哽住了，说不出话来。

然而，他们要竭尽全力把这个在他们眼皮底下奄奄一息的可怜孩子从死神手里抢回来。吉丁·史佩莱一生诸多磨难，不会没有一些日常医药经验的。他什么都懂一点，而且他曾多次疗理过刀伤或枪伤的伤者。于是在赛勒斯·史密斯的协助下，他开始检查赫伯特的状况。

一上来，记者就惊呆了：赫伯特可能是失血过多，甚至可能是脑震荡，因为子弹相当大力地打在了一块骨头上而引起了一阵强烈的震荡。

赫伯特的脸色极度苍白，而且脉搏非常地微弱，吉丁·史佩莱要等好长一段时间才能感觉到一次脉跳。脉搏简直就要停止跳动，同时还出现了几乎完全失去知觉的症状。伤情十分严重。

大伙把赫伯特的衣服解开，露出胸膛。然后用手绢止血，用冷水敷洗胸口。

那处挫伤，更确切地说是创伤伤口露出来了。在胸部第三和第四根肋骨之间有一个椭圆形的窟窿。子弹正是从这里击中赫伯特的。

这时，赛勒斯·史密斯和吉丁·史佩莱把这个可怜的孩子翻过身来，他发出了一声非常微弱的呻吟声，大伙几乎以为他是在咽下最后一口气呢。

另外一处创伤伤口的鲜血染红了赫伯特的背部，子弹正是从这里瞬间飞出的。

“谢天谢地！”记者说，“子弹没留在体内，我们不用把它取出来了。”

“但心脏呢？……”赛勒斯·史密斯问。

“没击中心脏，否则赫伯特早完了！”

“完了！”潘克洛夫大吼一声，喊道。

那水手只听到记者说的最后两个字。

“不是，潘克洛夫，”赛勒斯·史密斯答道，“不！他没死。他的脉搏一直在跳动呢！甚至还能听到他的呻吟声。可是，为了您的孩子，您安静些。我们必须完全冷静下来。朋友，我们可不能惊慌失措啊。”

潘克洛夫不说话了，但他鼻子发酸，大颗大颗的眼泪横流满面。

而此时，吉丁·史佩莱尽量聚中精神，有条不紊地进行救护工作。根据他的观察，毫无疑问，他可以断定那颗从前面射进的子弹是从背部飞出去的。但这颗子弹穿过体内时损伤了什么地方呢？有哪些主要器官受了伤呢？此时此刻，即使是一个职业外科医生也很难说清楚，更不用说一个记者了。

然而，记者明白一件事：就是得防止伤口发炎造成血液不畅通，然后防止由于创伤——可能是致命伤！——导致的局部发炎和高烧。可是，该用什么局部药呢？该用什么消炎药呢？怎样才能防止发炎呢？

不管怎样，目前最要紧的是，刻不容缓地把两处伤口包扎起来。吉丁·史佩莱认为没必要再用温水冲洗伤口，以免引起再次流血。流血已经太多了，赫伯特由于失血而十分虚弱。

因此，记者只用冷水冲洗那两处伤口。

赫伯特左侧躺着，并一直保持住这个姿势。

“不能让他动，”吉丁·史佩莱说，“这个姿势最利于胸部和背部的伤口顺利排脓，而且要保证他绝对休息。”

“什么！我们不能把他抬回‘花岗石宫’？”潘克洛夫问。

“不行，潘克洛夫，”记者答道。

“去你妈的！”潘克洛夫挥舞着拳头骂道。

“潘克洛夫！”赛勒斯·史密斯喝道。

吉丁·史佩莱仍然极其仔细地观察着那个受伤的小孩。赫伯特的脸色总是惨白得吓人，记者不由得心乱如麻。

“赛勒斯，”他说，“我不是医生……我现在极度困惑……您得帮帮我，提些您的看法，谈点您的经验！……”

“保持冷静……，朋友，”工程师握着记者的手答道，“……要冷静诊断……只要想着这件事：一定要把赫伯特救活！”

吉丁·史佩莱曾一度失望，重大的责任感使他茫然不知所措。工程师这番话使他又重拾了自信。他坐到床边，赛勒斯·史密斯站着。潘克洛夫把自己的衬衫撕开，然后无精打采地做着绷带。

这时，吉丁·史佩莱向赛勒斯·史密斯解释说，他认为首先该止血，但不能堵住伤口，也不能让伤日立即愈合，因为身内有穿孔，不能让脓积聚在胸腔内。

赛勒斯·史密斯完全赞同他的看法，并立刻决定把两处伤口包扎起来，但尽量不要急于让伤口愈合。好在两处伤口看上去不必做清创术。

而现在，必须采取行动防止突而其来的发炎症状，移殖民们有没有一种有效的药物呢？

有！他们有一种，因为大自然慷慨地馈赠给了他们。他们有冷水，就是用来防止发炎的最强劲镇静剂，是严重症状的最有效治疗物品，现在所有的医生都爱用它。另外，冷水还有一个好处，能让伤口保持绝对休息状态，而且在较早包扎时能保护伤口。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优点，因为经验证明，最

初几天伤口和空气接触是极有害的。

吉丁·史佩莱和赛勒斯·史密斯就这样根据他们纯朴的理智进行推理，他们就像最优秀的外科医生一样处理问题。他们把敷药纱布包在可怜的赫伯特的两处伤口上，并不断用冷水保持纱布的湿润。

屋子里的日常必需品一点也不缺。水手先在壁炉里生了一堆火。屋里有枫树糖和一些草药——这些正是那小伙子以前从格兰特湖湖岸上采集来的，可以熬点清凉茶水。然后，当大伙把汤药喂给赫伯特喝时，他一点知觉也没有。他发烧得很厉害，整整一天一夜过去了，但他还没有苏醒。赫伯特的生命此时仅如一根毛发，这根毛发随时都有断的可能。

第二天，11月12日，赛勒斯·史密斯和他的同伴们终于盼来了一线希望。赫伯特从长时间的昏迷状态中苏醒过来。他睁开双眼，认出了赛勒斯·史密斯、记者和潘克洛夫，还说了两三句话。但他对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大伙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而且吉丁·史佩莱还要求他绝对不能动，并告诉他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他的伤口几天后便会痊愈。再说，赫伯特几乎感觉不到痛苦，大伙不断地给他敷上冷水，这有效地防止了伤口发炎。脓口正常愈合，体温也没有升高，因此，可以相信，这个可怕的创伤可能不会导致任何灾难性的后果。潘克洛夫逐渐地放下心来，他现在就像一个修女，一个坐在儿子床边的慈母一样。

赫伯特又昏昏沉沉地睡着了，但这次睡得比较正常。

“再说一次，您得有信心，史佩莱先生！”潘克洛夫说，“再重复一次，您得救活赫伯特！”

“会的，我们会救活他的！”记者答道，“他伤势很重，而且子弹可能穿透了肺部，但打穿肺部并不致命。”

“上帝保佑您！”潘克洛夫一再说。

可想而知，在牲畜栏的24小时以来，移殖民们只是想着照料赫伯特。他们既没考虑到如果罪犯们返回来，他们会遇到的危险；也没有考虑以后该采取的预防措施。

但有一天，当潘克洛夫守护在病人床边时，赛勒斯·史密斯便和记者商量该怎么办。

他们首先在牲畜栏里走了一遍。但艾尔通连个影子也不见。那个不幸的人是不是被他的旧同伙绑架了呢？他是不是在牲畜栏里遭到歹徒们的袭击呢？他是不是进行了反抗但在斗争中失利呢？这后一种假设的可能性很大。当吉丁·史佩莱爬上篱笆围墙时，他清楚地看到了一个罪犯正往富兰克林峰南部支脉逃窜，当时托普还朝他扑了过去。那个罪犯正是在感恩河河口的礁石上撞碎了小艇的罪犯中的一个。此外，被赛勒斯·史密斯杀死的那个，现在还陈尸围墙外，他正是鲍勃·哈维的喽罗。

至于牲畜栏，里外倒是没有任何损坏。大门关得好好的，牲畜也没有逃到森林里。移殖民们无论在屋里还是在栅栏外，都没发现任何搏斗和损坏的痕迹。只是，艾尔通装备的武器连同他本人一道失踪了。

“那不幸的人一定是遭到突袭，”赛勒斯·史密斯说，“由于他是条爱自卫的汉子，看来他最后抵挡不住了。”

“是的！要担心的正是这个！”记者答道，“然后，罪犯们无疑进驻了牲畜栏，他们发现里面样样俱全，因此，他们并不打算逃跑，只是看到我们来了才逃走的。显而易见，在那时，生死未卜的艾尔通已经不在这里了。”

“得到森林里搜索，”工程师说，“把那些恶棍从岛上清除掉。潘克洛夫主张过把他们像猛兽一样围捕，那时他的预见是对的。要是早这么做的话，我们就可以避免这么多不幸的事了！”

“是的，”记者答道，“可现在我们有权利对他们毫不怜悯！”

“无论如何，”工程师说，“我们还得等一段时间，而且要一直呆在牲畜栏，直至我们可以毫无危险地把赫伯特抬回‘花岗石宫’。”

“但纳布呢？”记者问。

“纳布是安全的。”

“但如果看到我们没回去，他会不会冒险前来呢？”

“他千万不能来！”赛勒斯·史密斯立刻答道，“他会在路上遇害的！”

“他很可能来来找我们的！”

“唉！要是电报还通着的话，我们就能知道他了！但现在不可能了！由于把潘克洛夫和赫伯特单独留在这里，我们更不能！……这样吧，我独自去一趟‘花岗石宫’吧。”

“不，不！赛勒斯，”记者答道，“您可不能冒这个险！您的勇气解决不了问题。那些匪徒们肯定在监视着牲畜栏，他们已经埋伏在周围的树林里。因此，如果您走的话，很快，我们就要惋惜两桩不幸事故，而不是一桩！”

“但纳布呢？”工程师重复道，“他没有我们的音讯已经24小时了！他会想来的！”

“再说，他还不知道要像我们这样提防，”吉丁·史佩莱答道，“他会被打死的！……”

“这么说，难道没有办法通知他了？”

当工程师正在沉思时，托普走过来走过去，好像在说：“我可不是在这里吗？”工程师的眼光落在了它身上，他喊道：

“托普！”

一听到主人的叫声，那畜生跳了过去。

“是的，让托普去！”记者说，他明白了工程师的意思，“我们不能走的地方托普能走！让它把牲畜栏的消息带给‘花岗石宫’，再把‘花岗石宫’的带给我们！”

“快！”赛勒斯·史密斯说，“快！”

于是，吉丁·史佩莱赶快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然后在上面写下这几行字：

“赫伯特受伤。我们在牲畜栏。请提高警惕。不要离开‘花岗石宫’。歹徒在周围出现了吗？让托普传信。”

这张纸条概括了要告知纳布的一切事情，同时还询问了移殖民们关切的情况。纸条折叠好了，然后很显眼地系在托普的脖子上。

“托普！我的爱犬，”此时工程师抚摸着那畜生说，“纳布，托普！纳布！去吧！去吧！”

托普听了这番话，又蹦又跳。它明白了，它猜到主人要它做的事。牲畜栏这条路它已经了如指掌。不用半个钟，它就能走完这段路。而且，不论是赛勒斯·史密斯还是记者都得冒险前进的这段路，托普却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在草丛里或路边树林下跑过。

工程师走到牲畜栏的门前，然后推开一扇门。

“纳布！托普，纳布！”工程师又重复了一遍，同时把手指向“花岗石

宫”的方向。

托普跳出门外，几乎一瞬间便跑得无影无踪。

“它会去到的！”记者说。

“是的，它还会回来的，这只忠实的狗！”

“几点了？”吉丁·史佩莱问。

“10点。”

“一个钟头后它就会回到这里来。我们等它回来吧。”

牲畜栏的门关上了。工程师和记者回到了屋里。这时赫伯特还在沉睡中。潘克洛夫让他身上的纱布保持着持久湿润的状态。吉丁·史佩莱看到一时无事可做，便去准备几样吃的东西，他同时还留意着靠山那边的栅栏，因为匪徒们可能会从那里发起攻。

移殖民们无不担心地等待着托普回来。将近11点时，赛勒斯·史密斯和记者手持卡宾枪，躲在门后，准备一听到第一声狗叫便去开门。他们毫不怀疑，托普能安全到达“花岗石宫”，纳布会立即叫它送信回来的。

他们两个人在那里等了大约10分钟，这时，只听见一声枪响，随后立即传来几声狗叫。

工程师打开门，看到了100步外的森林里还有一缕残烟，他朝那个方向开了枪。

几乎同时，托普跳进了牲畜栏，门一下子又关上了。

“托普，托普！”工程师喊道，一边把狗的大脑袋搂在胳膊里。

狗的脖子上系着一张纸条。赛勒斯·史密斯念出那几行纳布与得大大的字：

“‘花岗石宫’附近没有一个海盗。我不会乱动。可怜的赫伯特先生！”

第八章

罪犯们在牲畜栏附近——临时安顿——继续给赫伯特治疗——潘克洛夫第一次欢喜若狂——回首往事——展望未来——赛勒斯·史密斯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可见，罪犯们还是在树林里监视着牲畜栏，并决定把移殖民们一个一个地杀死！对于这帮亡命之徒，只能把他们当猛兽处置。但目前需倍加小心，因为那些恶棍处于有利位置，他们在暗处，而移殖民们在明处。他们可以突袭，但却不会受到袭击。

因此，赛勒斯·史密斯开始统筹安排住在牲畜栏，再说，这里的食物足以维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艾尔通的房子备着所有生活必需品；而那些罪犯们，由于移殖民们的不其而至，还没来得及把所有东西掠夺走就吓跑了。正如吉丁·史佩莱所说的，事情的经过可能是这样的：那六个罪犯在海岛登陆后，就沿着南部海滨走；接着，走过盘蛇半岛的双道海滩后，他们丝毫无意于到远西森林的树林下冒险，而是来到了瀑布河河口。一旦到了那个地方，他们就沿着河流的右岸攀上富兰克林峰支脉，在两条支脉之间他们自然能找到某个藏身之所，而且他们迫不及待地发现了当时无人居住的牲畜栏。他们很可能已经在这里安顿下来了，等待时机实施他们罪恶的阴谋。艾尔通的到来扰乱了他们的计划，但他们最终制服了那个不幸的人，然后……以后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

现在，那些罪犯——确剩五个，但装备精良——出没于树林中，因此，既不能对他们置之不理，又无法防备他们，到林中去冒险无疑是等于自动送到他们的枪口上。

“等一等吧！现在别无他法！”赛勒斯·史密斯一再说，“等赫伯特痊愈了，我们就能组织一次全岛大搜捕，到时再跟那帮匪徒算账。这将是我们的目的，同时……”

“寻找我们那位神秘的保护人，”吉丁·史佩莱补充完工程师的话，“啊！亲爱的赛勒斯，得承认，这次我们最需要保护之时，他却没有保护我们！”

“谁晓得！”工程师答道。

“您想说什么？”记者问。

“我们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亲爱的史佩莱，而且说不定他万能的干预还在进行着呢。但现在不谈这个，当前的头等大事是赫伯特的性命！”

这的确是移殖民们最揪心的事。几天过去了，那可怜小伙子的情况幸好没有恶化，但伤员要痊愈还需很长的时间。冷水一直保持着适当的温度，完全防止了伤口发炎。甚至在记者看来，这种含有少量硫质的水——因邻近火山——，对伤口愈合有着一种更直接的作用。脓水已经少了很多，加之多亏周围人的不断护理，赫伯特保住了生命，而且高烧在退着。此外，他还接受严格的饮食控制，因此，他的身体变得而且也是应该变得很虚弱。但汤药却是没有少喝，绝对卧床休息对他的康复也大有裨益。

赛勒斯·史密斯、吉丁·史佩莱和潘克洛夫给那年轻伤员包扎伤口的动作已经很娴熟了。屋子里的布块已经全部用完。赫伯特伤口上的纱布和绑带裹得不紧也不松，以便让伤口逐渐愈合但又不致于发炎。在包扎伤口时，记者非常之细心。因为他深知这一工作的重要性，他还一再告诉他的同伴说，大部分医生都自觉地承认，良好的敷裹甚至可能比成功的手术还重要。

10天后，也就是11月22日，赫伯特的身体状况有了明显的好转。他开始吃一些食物，脸颊恢复了红润，而且闪亮的眼睛对他的看护人露出了微笑。尽管潘克洛夫费尽心思不停地说话，给他讲一些纯属虚构的故事，使他没机会开口，但赫伯特还是插嘴讲了几句。他问到了关于艾尔通的情况，他以为艾尔通还在牲畜栏里，现在看到他不在自己床边，感到很惊讶。但水手不想让赫伯特难过，便只回答他说艾尔通为了保卫“花岗石宫”，去和纳布会合了。

“嘿！”水手说，“那些强盗！尽是一些丝毫不值得同情的家伙！史密斯先生还想感化他们呢！我也跟他们讲仁慈，但我的仁慈是大颗的铅弹！”

“可后来有没再见到他们呢？”赫伯特问。

“没有，我的孩子，”水手答道，“但我们会找到他们的。而且，等您好了，我们再瞧瞧那些背后放冷枪的懦夫敢不敢与我们明斗！”

“我还很虚弱呢，可怜的潘克洛夫！”

“哎！体力会慢慢恢复的！一颗子弹打穿胸口又算得了什么？一个小玩笑罢了！这种事情我见多了，没什么了不起的！”

的确，情况看上去是往好的方向发展；而且，如果没有并发症，赫伯特的痊愈就有保证了。但是，如果他的伤情恶化了，比如子弹还留在体内，或者得把手或脚锯掉，那殖民们的处境又会是如何呢？

“不，”吉丁·史佩莱不止一次说，“想到这样一种结果，我就不寒而栗！”

“可是，”一天赛勒斯·史密斯回答他说，“要是到了非动手术不可的时候，难道您会犹豫吗？”

“不，赛勒斯！”吉丁·史佩莱，“感谢上帝，好在没出现并发症！”

正如在其他那么多场合中一样，殖民们求助于他们多次运用过的纯朴理性逻辑，而又一次，幸亏他们掌握的一般常识，他们又成功了！但是，会不会出现他们的全部常识都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呢？在这岛上就他们几个人。而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互为补充，相互依赖。赛勒斯·史密斯深知这一点，因此他不时思忖着，要是发生了些什么他们无能为力的情况时该怎么办呢？

此外，在他看来，他和他的同伴一向那么好运，现在似乎进入了一段倒霉的时候。自从他们逃出里士满两年半来，一切可以说是如愿以偿。海岛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矿产、植物和动物，而且自然界不断地馈赠他们，他们依靠自己的学识对其加以利用。可以说，移民地的物质生活是充裕的。此外，在某些场合中，还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前来为他们助阵！……但这一切仅是一时而已！

总之，赛勒斯·史密斯觉得他们好像开始运气不佳了。

的确，那艘罪犯船只出现在海岛水域后，如果说海盗们已经，可以说是奇迹般地被消灭了，但至少他们中有六个躲过了那场灾难。他们已经在岛上登陆了，而且活着那五个几乎无法抓到。艾尔通无疑已被他们杀害了，那帮恶棍身上有枪，而且第一枪就撂倒了赫伯特，几乎要了他的性命。这难道是厄运降临到殖民们头上的序幕吗？赛勒斯·史密斯正在思索的正是这个问题！这也是他经常与记者谈起的话题，而且他们也觉得那一直以来帮助着他们的神奇而又有效的力量现在似乎消失了。这么说，那个神秘的人物——不管他是什么人，反正不能否定他的存在——难道离开了海岛吗？是不是他已

经觉得无能为力了？

对于这些问题，谁也无法回答。但切莫因为赛勒斯·史密斯和他的同伴谈这些事情，就以为他们已经心灰意冷了！远不是这样。他们正视现实，分析情况，准备应付任何局面。他们总是坚强不屈地面对将来。要是厄运最终降临的话，它会发现这些汉子已经准备好搏击的。

第九章

没有纳布的音讯——潘克洛夫和记者未被采纳的建议——吉丁·史佩莱几次出动——一块破布——一封信件——紧急出发——抵达眺望岗

年轻的伤员正逐渐恢复健康。目前唯一盼望的事是，他的身体善允许大伙把他抬回“花岗石宫”。不管牲畜栏的房子装饰得如何漂亮，食物供应如何之充足，大伙总找不到卫生的花岗岩房子那种舒适的感觉。此外，这里也没那么安全，尽管住客们提高警惕，但他们仍在罪犯们枪火的威胁之下。在“花岗石宫”那边，情况恰恰相反，在那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而且没有一条路可以通达的高原中，移殖民们就无可畏惧；而任何攻打他们的企图注定是要失败的。于是，他们焦急地等待着赫伯特的伤口痊愈到可以安全抬走的时刻，而且他们已经决定实施这次担运工作，尽管穿过中南美鬣森林将困难重重。

大伙目前得不到纳布的任何消息，但他们认为没什么可担忧的。那位勇敢的黑人，只要坚守在“花岗石宫”深处，就不要受到袭击的。大伙再没派托普到纳布那边去，因为他们觉得没必要把他们忠实的狗暴露于匪徒的枪口下，那可能会夺走移殖民们最有力的助手。

于是，移殖民们等待着，但他们都急于赶回“花岗石宫”。工程师看到他们的力量被分散，心里十分沉重，因为这正是海盗们设下的圈套。自从艾尔通失踪后，他们就是四对五，因为赫伯特还不能算在内；而这位老实的孩子深知自己给大伙造成的被动局面，心里极是不安！

11月29日一整天，一场关于在目前的条件下，应该如何对付匪徒的讨论在赛勒斯·史密斯、吉丁·史佩莱和潘克洛夫之间认真地展开了，当时赫伯特已经昏昏入睡，听不到他们的谈话。

“朋友们，”记者说，“关于纳布和不能与他联系的问题，我的想法和您们一样，在牲畜栏的路上冒险，就等于冒着挨枪打而不能还击的危险。但您们难道没有想到，我们现在果断地去搜捕那帮恶棍不是更好吗？”

“我也是这么想的，”潘克洛夫答道，“我认为，我们都不是怕挨子弹的人。至于我，要是赛勒斯先生同意，我随时准备好冲进森林里！有什么了不起的！一个顶一个！”

“可是，得顶五个哇？”工程师问。

“我和潘克洛夫一起去，”记者答道，“我们两个都带上武器，还有托普……”

“亲爱的史佩莱，还有您，潘克洛夫，”赛勒斯·史密斯接着说，“我们要冷静地分析问题。如果匪徒们藏在海岛上的一个地方，并假设我们熟悉那个地方，而且只是把他们赶出去的问题，我会赞成向他们直接进攻。但事情正好相反，难道没理由担心他们可能先向我们开火吗？”

“哎，赛勒斯先生，”潘克洛夫嚷道，“一颗子弹不一定总能打中目标的！”

“可那颗打中赫伯特的子弹并没虚发啊，潘克洛夫，”工程师答道，“此外，请注意，如果您们两个离开牲畜栏，就只剩下我一个人在这防守了。您能担保匪徒们不会看见您们离开牲畜栏吗？如果他们知道这里只有一个受伤的孩子和一个大人，他们难道不会把您们放进树林中，趁您们不在牲畜栏时攻打这里吗？”

“您说得对，赛勒斯先生，”潘克洛夫答道，但他肚子里却憋着一股怨气，“您说得对。他们非常清楚牲畜栏里供应充足，必会不惜一切代价夺回这里的！何况，您单枪匹马是打不过他们的！哎！要是我们在‘花岗石宫’就好了！”

“如果我们现在在‘花岗石宫’，”工程师答道，“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在那里，我就不怕让‘花岗石宫’和我们当中一个人留下，其他三个人到岛上的树林里搜捕。但我们现在是在牲畜栏里，所以，最好是呆到大家能一块离开这里的时候！”

赛勒斯·史密斯的推论是无可辩驳的，他的同伴们也深深理解这一点。

“要是艾尔通还跟我们在一起就好了！”吉丁·史佩莱说，“可怜的人哪！他重返集体生活的时间竟那么短！”

“他真的死了吗？……”潘克洛夫用一种相当古怪的语调说。

“这么说，潘克洛夫，您期望那帮无赖会饶了他吗？”吉丁·史佩莱问。

“是的！要是他们这么做有利可图的话！”

“什么！您以为艾尔通找到了他的旧同谋，就忘了我们有恩于他吗？……”

“鬼知道？”水手答道，他犹豫地吐出这个令人不快的假想。

“潘克洛夫，”赛勒斯·史密斯抓住水手的胳膊说，“您这可把事情想歪了，要是您还坚持这么想的话，我可真很难过！我敢担保艾尔通的忠诚！”

“我也是。”记者立刻补充道。

“是……是！……赛勒斯先生……我错了，”潘克洛夫答道，“的确，我是想歪了，我的想法是没根没据的！但有什么办法呢？我的脑子已经完全不听使唤了。这种困守牲畜栏的生活使我心里憋得慌呢，而且我从来没像现在这么过度激动过！”

“耐心点，潘克洛夫，”工程师答道，“亲爱的史佩莱，您认为要过多久赫伯特才能被我们抬回‘花岗石宫’呢？”

“很难说，赛勒斯，”记者答道，“因为一旦不小心就会导致一连串严重的后果。但总之，他正逐渐康复。如果从现在起一个星期后，他的体力恢复的话，嗯，我们再瞧瞧吧！”

一个星期！那就只能把返回“花岗石宫”的日期推延至12月上旬了。

在这一时期，春天已经过了两个月。天气很好，气温也开始回升。岛上的森林正值最茂盛的时候，而且，往常该进行收获的时刻也临近了。因此，返回眺望岗后只能中断计划好的海岛勘探计划，紧锣密鼓地干农活了。

因此，可以理解，困守牲畜栏对移殖民们的工作是多么不利的。但如果说他们迫于无奈，只得服从目前的需要，可他们心里无不焦急万分哪。

有一两次，记者冒险走到路上，并围着栅栏兜了几圈。托普陪着他，吉丁·史佩莱紧握着卡宾枪，随时准备着应付任何突变。

但他没遇到什么不测，也没发现任何可疑的迹象。一有动静，他的狗便会提醒他。因此，既然托普没有叫，就可以断定至少在这个时候没有什么可害怕的。看来罪犯们是盘踞到海岛的其他地方去了。

然而，11月27日，在他第二次出动时，吉丁·史佩莱冒险深入到山脉南部森林中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这时，他注意到托普嗅到了什么东西。那狗神情异常，它在草丛和灌木丛中跑来跑去，好像闻到了什么可疑的物品。

吉丁·史佩莱把卡宾枪举到肩上，利用树木打掩护，紧跟在托普后面，

一边用话语鼓励它，使它情绪高涨，一边警惕着四周的情况。看来托普闻到的不是人，因为一嗅到生人味，它就会发出阵阵沉沉的吠叫声，并表现出一种无声地愤怒。所以，既然它现在没有呜呜叫，就说明危险并非迫在眉睫。

这样大约过去了五分钟，托普仍仔细地搜索着，记者谨慎地跟着它。这时，托普突然钻进一株茂盛的灌木中，从里面叨出来一块破布。

这是一块从衣服上撕下来的布块，脏兮兮的，而且很褴褛。吉丁·史佩莱立即把这块破布带回牲畜栏。

在那里，移殖民们仔细地看过这块布，并认出这是艾尔通衣服上的一块布料——一块“花岗石宫”车间里特产的毛毡料子。

“您看到了，潘克洛夫，”赛勒斯·史密斯指出，“可怜的艾尔通曾经进行了反抗，可罪犯们还是硬把他带走了！您现在还怀疑他的忠诚吗？”

“不怀疑了，赛勒斯先生，”水手答道，“我早就否定我那平时的怀疑了！但我看从这事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什么结论？”记者问。

“艾尔通没有在牲畜栏被害！既然他反抗了，那歹徒们带走他时他是活着的！所以，现在他或许还活着！”

“的确有这种可能，”工程师若有所思地说。

于是，艾尔通的同伴们重生了一线希望。的确，移殖民们曾经以为艾尔通在牲畜栏遭到突袭，像赫伯特一样被一枪击倒。但是，如果罪犯们一开始并没有杀死他，如果他们把他活着带到海岛的另外什么地方去，那他会不会还被他们囚禁着呢？甚至说不定他们其中某个已经认出艾尔通是他们在澳大利亚时的旧同伙彭·觉斯，逃窜犯的头头呢？而且，谁晓得他们还没意识到不可能再拖艾尔通入伙呢！要是他们能让艾尔通当叛徒，那他们对他们将非常之有用的！……

当然，牲畜栏的移殖民们把这件事朝对他们有利的方面考虑，而且看来找回艾尔通并非不可能。从艾尔通方面看，如果他只是被囚禁着，他无疑会想尽方法逃出匪徒们的魔掌的，这对移殖民们来说将是一种莫大的帮助啊！

“总之，”吉丁·史佩莱指出，“如果万幸艾尔通终于逃出来了，他一定会直接去‘花岗石宫’的。因为他还不知道赫伯特已经成了歹徒暗杀阴谋的受害者，所以，他绝对想不到我们现在困守在牲畜栏的！”

“啊！但愿他就在‘花岗石宫’那里！”潘克洛夫嚷道，“但愿我们也在那里！因为如果那些恶棍最终无法窥视我们的住所，但至少他们会把高地、我们的菜园和家禽饲养场洗劫一空的！”

潘克洛夫已经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农夫，成天心里牵挂着他的庄稼。但是，比所有人还急于回“花岗石宫”的还是赫伯特，因为他知道移殖民们回去那里是十分必要的。而正是他使大伙都滞留在牲畜栏里！因此，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离开牲畜栏，还是离开牲畜栏！他认为自己能经得起迁移回“花岗石宫”的劳顿。他确信在他自己那间空气清新而且面临大海的房间里，他的体力能恢复得更快！

他好几次催促吉丁·史佩莱，但后者有道理担心赫伯特的伤口愈合得不好，会在路上重新撕裂，所以一直没有下令动身。

然而，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促使赛勒斯·史密斯和他的两位朋友屈从于小伙子的愿望。可天晓得这一决定竟日后给他们带来了痛苦和悔恨！

11月29日那天，早上7点，三个移殖民正在赫伯特房里聊天，这时，

他们听到托普急促的叫声。

赛勒斯·史密斯、潘克洛夫和吉丁·史佩莱一把抓过步枪，冲出房外，准备好开火。

但托普已经跑到栅栏下又跳又叫，它看上去是高兴，而不是愤怒。

“有人来了！”

“是的！”

“不是敌人！”

“可能是纳布？”

“或者是艾尔通？”

工程师和他的两个同伴刚说完这几句话，一个身影越过栅栏，然后一屁股坐到牲畜栏的地面上。

原来是杰普，杰普“老爷”亲自来了，托普对它表现出一个朋友真挚的欢迎！

“杰普！”潘克洛夫喊道。

“一定是纳布叫它来的！”记者说。

“那它身上肯定有信件。”工程师答道。

潘克洛夫急忙朝猩猩跑去。显然，如果纳布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告诉他的主人，他再也找不到一个比杰普更可靠和更快速的信使了，它能穿过移殖民们，就是连托普都不能通过的地方。

赛勒斯·史密斯没有估错。在杰普的脖子上吊着一个小袋子。在那袋子里有着一张出自纳布手笔的纸条。

当赛勒斯·史密斯和他的同伴们读到这张纸条时，可以想象到他们是多么失望的。

“星期五，早上6点。

高地遭歹徒侵袭！

纳布”

他们面面相觑，一言不发，然后返回房子里。他们该怎么办呢？罪犯们占领了眺望岗，那意味着灾难、掠夺和破坏！

赫伯特看见工程师、记者和潘克洛夫进来，就明白情况恶化了。当他还看到杰普时，他再也不怀疑“花岗石宫”正面临着一场浩劫。

“赛勒斯先生，”他说，“我要走。我能经得起路上的劳顿的！我要走！”

吉丁·史佩莱走近赫伯特。然后，观察了他一会，说：

“那我们动身吧！”

至于用抬架抬赫伯特，还是用艾尔通架到这里的大车载他回去，这个问题很快就解决了。对于伤者，担架可能振动更小一点，但需要两个抬担架的人，也就是说，万一路上遭到伏击，就少了两支自卫的步枪。

相反，如果用大车，不就能腾出所有的人手吗？那么，能不能在车上铺上垫子，让赫伯特在上面躺着，而且尽量小心前进，避免一切颠簸呢？是可以的。

于是，大车被拉出来了。潘克洛夫套上野驴。赛勒斯·史密斯和记者把赫伯特的垫子抬出来，放进有两边护栏的大车底部。

这时天气晴朗。明媚的阳光透过树林照射着大地。

“武器准备好了吗？”赛勒斯·史密斯问。

一切就绪。工程师和潘克洛夫各持一支双筒步枪，吉丁·史佩莱拿着他

的卡宾枪，他们只等着出发了。

“您好吗，赫伯特？”工程师问。

“啊！赛勒斯先生，”年轻人答道，“放心吧，我不会死在路上的！”

可以看出，小伙子讲这番话时费尽了全身气力；而且靠着一种特别顽强的意志，他强打起萎靡不振的精神。

工程师感到一阵揪心。他还犹豫着下令出发。但这会使赫伯特大失所望，甚至可能会使他郁闷而死。

“上路吧！”赛勒斯·史密斯说。

牲畜栏的门打开了。知道该适时缄口时缄口的杰普和托普冲到了前面。大车拉出来后，大门又关上了。潘克洛夫驾着野驴，慢慢地往前走。

诚然，不走从牲畜栏直通到“花岗石宫”这条路而走另外一条路，可能会更安全些，但大车要在树林底下穿行就困难重重。因此，尽管歹徒们已经熟悉这条路，但大伙还是得走这条路。

赛勒斯·史密斯和吉丁·史佩莱分别走在大车的一侧，随时准备回击任何进攻。可是，这时罪犯们可能还没离开眺望岗。纳布的纸条显然是在罪犯们一露面时就写好并送出来的。纸条上署下日期是早上6点，而那只机灵的猩猩早已习惯了经常往返牲畜栏，不用三刻钟就能穿过从“花岗石宫”到牲畜栏之间5英里的路程。那么，此时路上应该是安全的，如果说不得不开火，那只可能是接近“花岗石宫”时才会。

然而，移殖民们还是高度警惕。托普和手中拿着棍子的杰普时而走在前面，时而到路两侧的树木中搜索着，它们都没发出任何危险的信号。

在潘克洛夫驾驶下，大车缓缓前进。车子离开牲畜栏时是7点半。一个小时后，就走了五分之四的路程，此间没发生任何意外。

沿路的情况像从感恩河延伸到格兰特湖的中南美翼森林各处的情况一样，不见人踪，没有任何动静。树林里也像移殖民们在海岛上登陆的第一天一样平静。

大伙逐渐地接近高地。还有一英里，大伙就能望到甘油河上的吊桥了。赛勒斯·史密斯一点不怀疑吊桥还架在河上，因为不论罪犯们是从哪里进入高地的，还是游过了构成高地防护河的一条河流进入高地，他们总得把桥放下来，为撤退做好准备。

终于透过树缝可以望到了海平面。但车子仍继续前进，因为任何一个护车人都不想让它停下来。

这时，潘克洛夫勒住野驴，恶狠狠地骂道：

“啊！这帮恶棍！”

然后，他把手指向磨坊、棚房和家禽饲养场建筑物上袅袅升起的股股浓烟。

有个人在烟雾中忙碌着。

那是纳布。

他的同伴们喊了一声。他听到了，便朝他们跑过去……

原来罪犯们糟蹋了高地以后，离开这里已有半个钟头左右了！

“赫伯特先生呢？”纳布喊道。

这时，吉丁·史佩莱走回车子旁。

赫伯特已经昏迷不醒了！

第十章

赫伯特被抬进“花岗石宫”——纳布叙述事情经过——赛勒斯·史密斯巡视高地——毁坏与荒废——面对伤情移殖民们一筹莫展——柳树皮——致命的高烧——托普又叫了！

歹徒们，“花岗石宫”面临的危险，还有高地上满目疮痍的废墟，这些现在都统统顾不上了。赫伯特的病情压倒一切。这次转移会不会使他引发内伤而丧命呢？记者现在还不敢说，但他和他的同伴们都心灰意冷的。

大车被拉到河流的转弯处。在那里，大伙用一些树枝做成一副担架，把昏迷不醒的赫伯特连同垫子抬到担架上。十分钟后，赛勒斯·史密斯、吉丁·史佩莱和潘克洛夫就来到峭壁下，留下纳布料理把车子开回眺望岗高地的事情。

升降器开始往上升。过了一会儿，赫伯特就躺在“花岗石宫”他自己的床上。

在大伙精心的料理下，赫伯特苏醒过来。他发现自己回到自己的房间里，不由微微一笑。但由于太过虚弱，他几乎说不出话来。

吉丁·史佩莱检查了一下他的伤口。他担心由于伤口还没完全痊愈，可能会重新撕裂……但幸好没事。那么，怎么会会出现这种衰竭现象呢？为什么赫伯特的病情会恶化呢？

这时，小伙子处于一种发烧昏睡的状态中，记者和潘克洛夫就守在他的床边。

在此期间，赛勒斯·史密斯把牲畜栏那边发生的事情告诉了纳布，而纳布也将高地上刚上演的一系列事件说给主人听。

匪徒们只是于昨天夜里才在甘油河附近的森林边上露面。他们正准备渡过甘油河，当时正在高地上望的纳布毫不犹豫地朝其中一个海盗开了枪。但在相当昏暗的夜里，他不知道那个恶棍是否被打中了。总之，这并不足以吓跑那帮歹徒，而纳布只能回到“花岗石宫”，在那里他至少是安全的。

但此时该怎么办呢？怎样才能阻止匪徒们对高地的破坏呢？纳布是否有办法通知他的主人呢？此外，牲畜栏的住客他们现在的情形又如何呢？

赛勒斯·史密斯和他的同伴是11月1日出发的，而现在是29日，那么这19天来，纳布所获知的没有别的什么，就是托普带来的那些坏消息：艾尔通失踪，赫伯特严重受伤，工程师、记者和水手，可以说是困禁在牲畜栏里！

怎么办呢？可怜的纳布思忖着。对于他个人，他无从担心，因为匪徒们是不可能到“花岗石宫”里来抓他的。但是，那些建筑物、菜园和所有的设施都将毁于歹徒之手！那让赛勒斯·史密斯决定该怎么办，至少让他知道目前这里所面临的危险，这不好吗？

于是，纳布想到了让杰普送信。他了解这只极为聪明的猩猩，这一点已经经常得到证实。杰普明白牲畜栏这个词，因为大伙常在它面前说过牲畜栏，而且它还经常陪潘克洛夫驾车到那里去呢。这时天还没亮，机灵的猩猩知道如何不被察觉地顺利穿过森林；此外，即使歹徒们看见了，也会把它当作一只普通的猩猩。

于是，纳布毫不迟疑。他写好了信，把信系在杰普的脖子上，然后把猩猩领到“花岗石宫”门口，从门口扔下一根长绳拖到地上。接着，他一再重复说：

“杰普！杰普！牲畜栏！牲畜栏！”

那畜生明白了，它抓住绳子，迅速滑到沙滩上，消失在黑暗中，丝毫没有引起匪徒们的注意。

“你做得好，纳布，”赛勒斯·史密斯答道，“但如果你不通知我们，可能还更好！”

赛勒斯·史密斯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一直在想着赫伯特，这次转移似乎严重地影响了他的康复。

纳布继续讲完事情的经过。匪徒们丝毫没有到沙滩上来。因为摸不清岛上居民的人数，他们还以为“花岗石宫”是由一支重要的部队驻守着呢。他们大概想起了，当双桅横帆船发起进攻时，在低处的岩石丛和高处的岩石丛中，飞过来那么多枪弹迎接他们，因此，歹徒们无疑不想暴露自己。但眺望岗高地却向他们敞开着，高地丝毫不受“花岗石宫”枪火的保护。因此，歹徒们在那里进行了肆意破坏，他们抢劫放火，无恶不作，而且直至移殖民们——歹徒们还以为他们困守在牲畜栏呢——到达前半个小时才离开。

纳布赶快从“花岗石宫”里跑到外面。他登上高地，冒着吃枪弹的危险，试图扑灭那场正在吞噬着家禽饲养场建筑物的大火。他竭尽全力救火，但没什么用，直到车子出现在树林边缘时他才停下来。

这一连串严重事件的经过就是这样。匪徒们的出现对林肯岛的移殖民构成了一种长期的威胁。在这之前，移殖民们生活得多么幸福，而现在说不定还有更大的灾难呢！

吉丁·史佩莱和潘克洛夫在“花岗石宫”里守护着赫伯特，这时，赛勒斯·史密斯在纳布的陪同下，亲自去察看这场灾难波及的范围。

可幸的是，匪徒们并没深入到“花岗石宫”脚下。否则，“石窟”的工场就难逃劫数了。但总而言之，如果工场遭难，比起眺望岗上满目疮痍的废墟，其损失还是比较容易弥补的！

赛勒斯·史密斯和纳布朝感恩河走去，他们登上了河的左岸，并没发现任何匪徒留下的踪迹。在河对岸茂密的森林里，也没有任何可疑的现象。

此外，根据一切可能性，可以断定目前存在着两种情况：一是匪徒们已经获知移殖民们返回了“花岗石宫”，因为他们可能从牲畜栏的路上看到了移殖民们走过；二是毁坏了高地后，匪徒们已经沿着感恩河深入到中南美裂森林里，因此还不知道移殖民们归来。

如果是第一种情况，匪徒们肯定已经折回现在无人防守的牲畜栏，因为那里有着许多他们需要的珍贵物品。

如果是第二种情况，他们可能就已经回到营地，在那里伺机再开展进攻。

因此，必须提防他们。但一切把他们从岛上肃清掉的行动现在还取决于赫伯特的身体状况。的确，赛勒斯·史密斯精力不济，而且此时谁也不能离开“花岗石宫”。

工程师和纳布到达了高地上。那里一片狼藉。田地被践踏了，眼看就能收成的麦穗倒在了地上。其他作物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菜园里一团糟。好在“花岗石宫”里还保存着一些种子，可以挽回损失。

至于磨坊和家禽饲养场的建筑物，还有野驴厩房，那把火已经把这一切化为乌有了。一些受惊的动物在高地上徘徊着。那些在火灾中逃到湖面上的水禽，现在已经回到河岸上它们平日的窝边。那里的一切都得重建了。

赛勒斯·史密斯的脸色比往日更加苍白，他强压心头怒火，一句话也没

说。他最后望了一眼那被毁坏的田园和还从废墟中冒出来的浓烟，然后就返回“花岗石宫”。

以后几天是移殖民们自来到海岛以来最痛苦的日子！赫伯特明显越发虚弱。看来是一种由于严重的生理失调而引发的更严重的疾病正待发作，吉丁·史佩莱预感到了这样一种他将无能为力的病情恶化。

的确，赫伯特一直处于一种半间歇的昏迷状态中，而且某种神经错乱的症状也开始出现。移殖民们唯一能用的药品就是清凉饮料。高烧现在还没那么厉害，但每隔不久就反复出现体温过高的症状。

12月6日，吉丁·史佩莱发现那可怜的孩子的手指、鼻子和耳朵都十分苍白，他先是微微地打颤，浑身起鸡皮疙瘩，不停地打哆嗦。脉搏微弱而且没规律，皮肤干燥，口干舌燥。此后就很快地发了一阵子烧，脸上发烫，皮肤通红，脉搏加快；然后又出了一大身冷汗，出汗后，体温也降低了。这样一次发作大约持续了5个小时。

吉丁·史佩莱一直没有离开赫伯特。那小伙子现在得了一种间歇热，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而且对于这种间歇热，必须在它恶化前千方百计地抑制它。

“但要抑制它，”吉丁·史佩莱对赛勒斯·史密斯说，“必须用一种退热药。”

“退热药！……”工程师答道，“但我们既没有金鸡纳树皮，也没有硫酸奎宁啊！”

“是啊，”吉丁·史佩莱说，“但湖边有柳树，有时柳树皮可以代替硫酸奎宁。”

“刻不容缓，我们快试一试吧！”赛勒斯·史密斯应道。

的确，柳树皮像七叶树、冬青树叶和蛇根树一样，已经被视为金鸡纳的代用药。显然，它虽然没有金鸡纳那么大的价值，但不妨拿它试一试。而由于缺乏提取生物碱的方法，大伙只好不经加工就使用它。

赛勒斯·史密斯亲自从一棵黑柳树干上削下一些树皮，把它带回“花岗石宫”，捣成药末，当晚就让赫伯特服下。

这一夜过去了，没出现任何严重症状。赫伯特说了几句胡话，但夜间并没有发烧，第二天体温也没升高。

潘克洛夫又重见几线希望。吉丁·史佩莱则一句话也没说。间歇热可能不再每天发作，而是隔天发作一次，一句话，明天又会发作了。因此，大伙万分焦急地等待着第二天的到来。

此外，大伙可以注意到，在退热期间，赫伯特还是虚弱得像柳枝一样，他感到头重脚轻，而且容易晕眩。另一个使记者丧魂失魄的症状是，赫伯特的肝脏开始充血，很快，精神错乱更加严重，这说明他的大脑也受到了影响。

吉丁·史佩莱对这一新症状束手无策。他把工程师叫到一旁。

“这是一种恶性疟疾！”他说。

“恶性疟疾！”赛勒斯·史密斯喊道，“您弄错了吧，史佩莱。恶性疟疾不会自发的，要感染到致病菌才会发作的！……”

“我没弄错，”记者答道，“赫伯特肯定在海岛的沼泽地感染到这种病毒。他已经发作了一次，要是再第二次发作，而我们又无法阻止第三次发作的话……他就会完了！……”

“可那柳树皮呢？……”

“那不管用，”记者答道，“而且如果不用硫酸奎宁抑制住第三次恶性疟疾发作，他会丧命的！”

幸好潘克洛夫没听到这番谈话，否则他早就疯了。

可想而知，12月7日一整天和随后的那个夜晚，工程师和记者是多么地焦急啊。

将近中午时分，第二次发作出现了。这次发作可怕极了。赫伯特都觉得自己快完了！他把手伸向赛勒斯·史密斯，伸向史佩莱和潘克洛夫！他不想死！……这个场面是令人撕心裂肺的。他们只好把潘克洛夫打发到别的地方去。

这次痉挛持续了5个小时。显然，赫伯特将顶不过第三次发作。

这一夜是可怕的。在神智不清的状况下，赫伯特咕哝着说了一些令他的同伴们柔肠寸断的事！他说着胡话，他与匪徒们搏斗着，他呼唤着艾尔通！他恳求着那位神秘人物，那位保护神现在已经消失了，但他的形象还在赫伯特的脑海中魂牵梦绕着……然后，他陷入了声嘶力竭之中，一切都消失了……好几次，吉丁·史佩莱还以为这个可怜的小伙子死了！

第二天12月8日，赫伯特的身体状态只能是更虚弱。他那瘦骨如柴的手紧紧地抓住他的床单。大伙又给他服下了一剂树皮粉末，但记者对此并没抱任何希望。

“如果明天早上，我们还不能给他服下更有效的退热药，”记者说，“赫伯特就会死的！”

夜晚来临，这可能是这位勇敢、善良和聪明的孩子的最后一夜，他在他的同龄人中是那么的优秀，所有的人都把他当儿子一样钟爱他！可是唯一能对付这种可怕的恶性疟疾的药物，唯一能治痊这种疾病的特效药，林肯岛上却没有！

12月8月至9日的这一夜间，赫伯特又陷入了一种更迷糊的昏迷状态中。他的肝脏严重充血，大脑也受到感染，而且他已经不可能认出任何人了。

他能活到明天吗？他能顶得过那肯定要夺走他的性命的第三次发作吗？恐怕不能了。他已是精疲力尽了；而且，在病情发作的间歇期间，他就像死人一样毫无生机。

将近凌晨3点钟，赫伯特突然惨叫一声。他好像在一种极度的痉挛中扭动着。当时住在他旁边的纳布大吃一惊，急忙冲进隔壁那间他的同伴们正在守夜的房子里！

此时，托普莫名其妙地吠叫起来……

大伙立即跑进房里，让那垂死的孩子平静下来。赫伯特想滚到床外去，这时，吉丁·史佩莱抓住他的手臂，感觉到他的脉搏正逐渐加快。

早晨5点钟，升起的太阳光线开始透射进“花岗石宫”的房间里。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但这一天将是可怜的赫伯特的最后一日！……

一丝光线照到放在床边的桌子上。

突然，潘克洛夫指着放在那张桌子上的一件东西，大叫一声……

那是一个长方形的小盒子，盒盖上赫然写着几个字：

硫酸奎宁

第十一章

无法解开的谜——赫伯特康复——岛上有待勘探的地区——出发前的准备工作——第一天——夜晚——第二天——卡利松——一对鹤鸵——森林里的脚印——到达爬虫地岬

吉丁·史佩莱抓过盒子，一打开，里面装着大约 200 格令 的白色粉末。记者用舌头舔了一丁点。那东西苦得很，毫无疑问，这正是从金鸡纳树皮中提炼出来的珍贵生物碱，抗疟疾的最佳药物。

现在必须毫不迟疑地给赫伯特服下这种药末。至于它是怎么放到桌上的，大伙以后再谈。

“有咖啡吗，”吉丁·史佩莱问。

不一会儿，纳布就端来了一杯热腾腾的咖啡。吉丁·史佩莱在里面加了大约 18 格令的奎宁粉，然后，让赫伯特把这杯混合液喝下去。

现在还来得及，因为第三次恶性疟疾发作还没出现症状！

因此，应该相信，疟疾不会再次发作了！

再说，大伙现在又充满了希望。因为在这紧要关头，当大家都绝望时，那神秘的力量又一次发挥了它的作用！……

几个小时后，赫伯特比较平静地休息着。此时，移殖民们可以讨论这件事了。那位未谋面者的这次干预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为明显。但在夜里他是如何潜入“花岗石宫”的呢？这是完全无法解释的。而事实上，那位海岛精灵的行动就像他本人一样神秘。

在这一天当中，每隔三小时左右，赫伯特就服下一次硫酸奎

自第二天起，赫伯特的病情就逐日好转。当然，他还没痊愈，因为间歇热这种疾病有反复发作的危险，但伙伴们对他进行了无微不至的照料。此外，特效药就在那里，因此，送药的人大概就在不远的地方！总之，无限的希望又回到大家的心中。

这事确实没让大伙失望。10 天后，也就是 12 月 20 日，赫伯特进入了康复期。他还很虚弱，因此，大伙对他的饮食实行了严格的限制，但病情没有再次发作。再说，那个温顺的孩子对大伙的所有规定是多么自觉地听从啊！他多么希望能早日康复！

潘克洛夫仿佛是被从深渊里救出来一样。他欣喜若狂。当预计第三次发作的时间一过去，他便紧紧地抱住记者，使后者几乎透不过气来。打那时起，潘克洛夫就把记者称做史佩莱大夫。

但真正的大夫还没找到呢。

“我们会找到他的！”水手一再说。

诚然，那个人，不论他是怎样的人，他终将受到耿直的潘克洛夫的热烈拥抱！

12 月份结束了，林肯岛上的移殖民们诸多磨难的 1867 年也随之宣告结束。在春光明媚，像热带地区一样温暖宜人，海风习习的气候里，移殖民们迎来了 1868 年。赫伯特死里逃生，他靠在那张放在“花岗石宫”的一个窗口边的床上，吮吸着那有益于健康的新鲜空气，享受着那含有盐味的气体，这对他的康复是大有裨益的。他开始进食，而且，上天为证，纳布给他准备的

美味菜肴是多么的清淡而又可口啊！

“这真让人想患病啊！”潘克洛夫老是说。

在此期间，罪犯们一次也没在“花岗石宫”附近露面。至于艾尔通，他还是杳无音讯，如果工程师和赫伯特对找到他还存有一线希望的话，那他们的同伴们则不再怀疑那不幸的人早已不在人世了。然而，这些疑虑并不能推延——一旦赫伯特康复——那结果将极其重要的勘察计划的实施。但或许还得等一个月，因为移殖民们现在还无法集中精力与罪犯们清账。

此外，赫伯特的身体正逐渐好转。肝脏充血的症状已经消失了，而且伤口也基本愈合了。

一月份期间，许多重要的工作在眺望岗上展开了。主要是抢收那些能够抢收的劫后庄稼，像小麦和蔬菜。麦种和其他作物的种子都收集起来，以准备下半季度的新一轮播种。至于重建家禽饲养场、磨坊和厨房，赛勒斯·史密斯倾向于以后再说。当他和他的同伴们致力于追捕那帮匪徒时，后者极有可能再次光顾高地，因此，不能让匪徒们的掠夺放火行径再次得逞。等到大伙消灭掉海岛上的那帮恶棍时，再重建家园。

一月份下半个月，那年轻的康复伤者开始下床，他先是每天起来一小时，然后是两小时，三小时。由于他体质好，所以体力恢复得很快。今年他18岁，长得很高大，势必长成一个仪表堂堂、一表人材的男子汉。自此时起，他的身体还需细心护理，加之史佩莱大夫严格的要求，赫伯特正逐步康复。

将近月底，赫伯特已经能到眺望岗和海滩上散步了。潘克洛夫和纳布陪着他洗了几次海水浴，这对他的身体很有好处。赛勒斯·史密斯认为时机成熟，已经开始盘算出发的日期，最后定在下个月，即2月15日。在一年中的这一时期，夜朗星稀，极利于这次涉及到在全岛进行的搜索。

于是，这次探险所需要的准备工作开始着手进行。这些工作应当很重要，因为移殖民们已经发誓，不达到他们的两个目的就绝不返回“花岗石宫”，即一方面消灭匪徒，并找回艾尔通，如果他还活着的话；另一方面，找到那个如此有效地掌握着移殖民们命运的人物。

在林肯岛上，移殖民们十分熟悉整个东海岸地区，从爪形海角到颌骨角，广阔的冠鸭沼泽地，格兰特湖周边，牲畜栏路和感恩河之间的中南美翼森林，感恩河和红河流域，最后还有富兰克林峰的支脉——牲畜栏正是建在那些支脉之间。

移殖民们已经勘探过了——只是不太彻底——从爪形海角到爬虫地岬之间广阔的华盛顿湾沿岸，包括西海岸的森林和沼泽地边沿，以及一直延伸至鲨鱼湾那张半张开的嘴部的连绵的沙丘。

但他们还完全没勘探过覆盖着整个盘蛇半岛的大片森林地区，感恩河整个右岸，瀑布河的左岸，和富兰克林峰麓西、麓北、麓东三面山坡和其间的山谷。在那些地方，无疑存在着许多深邃的隐蔽的场所。所以说，岛上好几千英亩的地方还有待调查。

因此，大伙决定由远西森林入手，穿过森林，对感恩河右岸整个地区进行勘探。

也许最好先直取牲畜栏，因为大伙不得不担心匪徒们为了抢劫或藏身，可能会重新在那里安家落户。但是，现在匪徒们也许已经把牲畜栏破坏了，阻止他们已为时太晚；或许他们有意坚守在牲畜栏里，那什么时候到他们的巢穴里攻打他们都行。

于是，经过讨论后，大伙定出了第一个方案。他们决定穿过森林到爬虫地岬去，用斧子开路，开辟出一条长 16 至 17 英里、从“花岗石宫”直通到半岛顶端的便道。

大车完好无损。野驴休息得充足，可以做一次长途的旅行。粮食、宿营用具、轻便的炉具、各种器皿，以及从“花岗石宫”目前已经相当完备的火药库中精心挑选出来的武器和弹药，都装上了大车。但是，还不能忘了匪徒们也许还在森林中到处游荡，在密林里很容易挨他们的冷枪。因此，移殖民们的小队伍必须集体行动，不能以任何借口分散行动。

大伙还决定，不留任何人在“花岗石宫”里。托普和杰普它们也参加到探险行动中。这所无法攀上去的住宅可以无需留人看守。

2 月 14 日，出发的前夜，是一个星期天。大伙利用这一天好好地休息和向主作祈祷。赫伯特已经完全康复，但还有些虚弱，大车上给他预留了一个座位。

第二天天一破晓，赛勒斯·史密斯就采取了一些必要措施，以防“花岗石宫”受到任何入侵。以往用于爬上爬下的绳梯拿到了“石窟”中去，并且深深地埋入沙中，以便大伙回来后使用，因为升降器的鼓轮已经拆了下来，再也没有任何升降装置了。潘克洛夫最后一个留在“花岗石宫”上完成这项工作，他用一根绳子，绳子一头抓在他手里，一头抓在下面人手里，他顺着绳子从上面往下滑，而后，只要把绳子扯下来，上面的平台和下面的沙滩之间就没任何东西联系了。

此时天气晴朗。

“又是一个热天！”记者欢快地说。

“嘿！史佩莱大夫，”潘克洛夫答道，“我们就要躲到树下走路了，那时我们会连太阳也看不到的！”

“上路吧！”工程师说。

大车在“石窟”前的河岸上等候着。记者已经要求赫伯特在车上坐着，至少是在旅行的前几个小时里。而那小伙子乖乖地听从了医生的嘱咐。

纳布引着野驴走。赛勒斯·史密斯、记者和水手在前面开路。托普欢乐地蹦蹦跳跳。赫伯特在车子上给杰普挪出了一个位子，杰普毫不客气地坐了上去。动身的时刻到了，小分队开始上路了。

大车先绕过了河口拐角；接着，沿着感恩河左岸向上走了一英里后，就穿过了桥，桥的另一头便是气球港路。然后，在那个地方，探险家们往路的右边走，开始深入到形成远西森林地区的那一大片树林中去。

在最初两英里的路上，树木稀疏，车子可以自由通行。只是不时得斩断一些爬藤和荆棘，但移殖民们前进的路上并没有什么大障碍。

茂密的树叶在地上投下了一片阴凉的树荫。喜马拉雅杉、洋松、加苏林那树、山茂榿、橡皮树、龙血树和其他一些已经看过的树木连绵不断，一望无际。海上常见的鸟类在这里应有尽有，像山鸡、啄木鸟、雉以及丝舌鸚、整个爱叽叽喳喳叫的白鸚家族和虎皮鸚鵡等鸚鵡类。刺鼠、袋鼠和水豚在草丛中乱窜，这一切使移殖民们回想起他们到了岛上后的第一次狩猎的情景。

“可是，”赛勒斯·史密斯指出，“我注意到这些动物，不论是四足爬行类还是飞禽，都比以前胆小多了。这么看来，匪徒们新近来过这片树林，我们肯定可以找到他们的足迹的。”

果然，在不少地方，大伙可以辨认出一些一群人或晚或早走过的踪迹。

此外，有些树林被折断了，大概是为了设置路标；那边，有着几堆熄灭的炉火灰烬，而且某些粘土地区还留下了一串串脚印。但是最终却找不到任何最后宿营的迹象。

工程师已经吩咐过同伴们不要打猎。匪徒们或许就在树林中，一开枪就会惊动他们。此外，要打猎就得离开车子一段距离，但现在绝对禁止单独行动。

在后半天里，走到距“花岗石宫”大约6英里处，路途变得相当难走。为了穿过密林，不得不砍掉一些树，开出一条路来。在进入那些地方之前，赛勒斯·史密斯总是谨慎地派托普和杰普到密林中探视，它们非常负责地完成自己的任务。当狗和猩猩没有任何异样地回来时，就说明里面没什么可怕的，既没有匪徒，也没有猛兽——这两者均属动物，其凶狠的本性是一样的。

第一天晚上，移殖民们在距“花岗石宫”约9英里的地方露宿，此地旁边是感恩河的一条小支流，以前移殖民们不知道这条小溪的存在，它应当连结着整个河系，流过的地区土壤一定很肥沃。

此时移殖民们都饿极了，他们美美地饱餐了一顿。然后就开始采取一些措施，为了晚上平安无事地度过。如果工程师只是要对付猛兽，像美洲豹或其他的动物，那他只要在帐篷的周围点起火堆，就足以防卫了；但匪徒们不但怕火堆，相反，火堆还会把他们吸引过来，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呆在漆黑中会更好些。

此外，移殖民们严格地安排了值班守夜。他们两人一班，每隔两小时叫醒下一班的同伴。尽管赫伯特也要求参加，但大伙还是不让他守夜。于是，潘克洛夫和吉丁·史佩莱一组，工程师和纳布一组，轮流在营地附近巡视。

其实，夜晚只有几个钟头。黑暗与其说是因为没有太阳造成的，而不如说是由于树叶茂密造成的。森林中一片寂静，偶尔传来美洲豹嘶哑的吼叫声和猿猴的傻笑声，这似乎使杰普“老爷”特别恼怒。

这一夜平安无事地过去了。第二天，2月16日，移殖民们又与其说是艰难，还不如说是缓慢地举步穿过森林。

那一天，大伙只走了6英里，因为他们每时每刻都必须用斧子开路。移殖民们就像真正的当地土著一样，不砍那些高大优雅的树木，只砍那些小的。当然，不砍大树可以节省大量的功夫，但这样一来，开辟出来的道路就不太直，由于拐弯很多，路程也就长了。

这一天里，赫伯特发现了一些以前在岛上还没见过的新树种，如下垂的叶掌像喷泉水似地向四周散开的乔木状蕨，还有树上长着一种味道极好的甜果肉的角豆树，野驴贪婪地咀嚼着它的长荚。在那里，移殖民们也发现了高大挺拔的卡利松。这种树成簇成簇地长着，树干呈圆柱形，顶部顶着长成圆锥状的绿叶，树身高达200英尺。卡利松正是新西兰的树中之王，与黎巴嫩的杉树一样闻名于世。

至于动物，除了猎人们至今以来见过的以外，没有发现别的品种。然而，他们隐约望到了一对澳洲特有的大飞鸟，但无法靠近它们。那是一种名为鹑鹑的鹤鸵，身高5英尺，毛羽褐色，属于涉水鸟类。托普撒腿跟在它们后面跑，但那对鹤鸵从容地把托普抛在了后面，因为它们行走的速度是惊人的。

至于匪徒们在森林里留下的踪迹，移殖民们还发现了几处。在一堆看似刚刚熄灭的火堆旁，移殖民们注意到了一些脚印。他们极其认真地观察着这

些脚印，一一量出了脚印的长度和宽度，很容易地得出这是五个人的足迹。显然，那五个匪徒就在这里露宿过；但是——这才是大伙那么认真观察的真正原因——，大伙没有发现第六个人的脚印，要是有的话，那一定是艾尔通的。

“艾尔通没跟他们在一块！”赫伯特说。

“没有，”潘克洛夫答道，“他之所以没和他们在一块，是因为恶棍们已经把他杀害了！但是，要不是那些恶棍连个窝也没有，我们就可以像围捕老虎一样围歼他们！”

“对，”记者答道，“他们更可能是到处流窜，因为他们有意这样闯荡，直至成为岛上的主人为止。”

“岛上的主人！”水手吼道，“岛上的主人！……”他又重复道，喉咙好像被一只铁爪攫住似的哽住了。然后，他稍为平静地说：

“您知道吗，赛勒斯先生，我的步枪里上的是什么子弹吗？”

“不知道，潘克洛夫！”

“正是那颗打穿了赫伯特胸部的子弹，而且我发誓，它是不会错过目标的！”

但这一公平合理的复仇并不能使艾尔通起死回生。在认真分析了地上的脚印后，哎！大伙不得不断定，再也没有任何希望见到艾尔通了！

当晚，他们在距“花岗石宫”14英里的地方扎营，赛勒斯·史密斯估计他们离爬虫地岬不会超过5英里了。

果然，第二天，他们就横穿过森林，抵达半岛的顶端。但他们既没有找到匪徒们的藏身之所，也没有找到那位神秘的陌生人隐居的秘密住所。

第十二章

勘探盘蛇半岛——在瀑布河河口宿营——距牲畜栏六百步之遥——吉丁·史佩莱和潘克洛夫进行侦察——返回——全体前进！——敞开的一扇门——有灯光的一扇窗户——在月光下

次日，2月18日一整天，移殖民们勘察了从爬虫地岬到瀑布河这一带海岛沿岸的森林地区。这片森林夹在盘蛇半岛两岸之间，宽度从三至四英里不等，移殖民们可以彻底地把它翻个遍。这里的树木不但高大，而且枝叶茂盛，说明此处土地的植物生长能力比岛上任何别的地方都强。人们也许会以为这是一隅从美洲或中非迁徙到这片温带地区的原始森林呢。这些挺拔的树木能在这片土地上生长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火山地热使该处的地表潮湿，而土地深层却具备有一种温带地区不应有的温热温度。主要的树木正是覆盖面广阔的卡利松和加利树。

但移殖民们的目的并非欣赏这些千姿百态的植物。他们已经知道，在这一方面，林肯岛完全可以列入最初命名为快乐群岛的加那利群岛那一类岛屿的行列。可是现在，唉！他们的海岛已不再完全属于他们了。别的人已经侵入了它，匪徒们践踏着这里的土地，所以，必须把他们消灭至最后一个。

在西岸上，尽管大伙非常仔细地进行了搜查，但再也没发现任何踪迹，既没有脚印，也没有折断的树木、冷却的灰烬和遗弃的露营地。

“这一点也不奇怪，”赛勒斯·史密斯对他的同伴们说，“匪徒们在造物岬附近登陆后，穿过冠鸭沼泽地，然后就立即直扑远西森林。看来他们走过的路线，与我们离开‘花岗石宫’后所走的大致相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走过森林时会看到那些痕迹的原因。但是，到达海岸之后，匪徒就明白，在那一带是找不到一处适合的藏身之所的。于是，他们又向北窜，并发现了牲畜栏……”

“他们也许已经折回牲畜栏了……”潘克洛夫说。

“我不这么认为，”工程师答道，“因为他们肯定深信，我们的搜索重点是那个方位。由此，牲畜栏只是一处为他们补充供给之地，而非长期逗留之所。”

“我同意赛勒斯的看法，”记者说，“而且我还认为，匪徒们有可能会在富兰克林峰支脉之间寻找一处巢穴。”

“那么，赛勒斯先生，我们直取牲畜栏吧！”潘克洛夫喊道，“一定得把他们消灭掉，可事到如今，我们都在浪费时间！”

“不，朋友，”工程师答道，“别忘了我们还想知道远西森林是否还隐藏着某个住所呢。我们的探险有双重目的，潘克洛夫，即便我们一方面要惩治罪犯，可我们另一方面还得报答他人的恩惠啊！”

“说得对，赛勒斯先生，”水手答道，“可是我认为，只有那位先生肯露面，我们才能找到他啊！”

确实如此，潘克洛夫道出了众人的心声。极有可能那未谋面人的住所正如他本人那般神秘呢！

当晚，车子就停在瀑布河河口。大伙照常安排宿营，夜间照样巡逻。赫伯特充分地利用这次户外生活，沐浴着海上吹来的微风，呼吸着森林里新鲜

的空气，他又恢复到他伤病前身强力壮的样子。他已不再坐在车子上，而是走到队伍的前列。

次日，2月19日，移殖民们离开了海岸——在海岸上河口那边，生动别致地堆砌着一些形状各异的玄武岩——，顺着河流左岸向上溯。先前大伙曾在牲畜栏到西海岸之间做过几次旅行，所以这条路一部分已经被踩平了。此时，移殖民们距离富兰克林峰仅6英里。

工程师的计划是这样的：仔细观察那座其最深谷底线形成了河床的山谷，然后小心地向牲畜栏附近进发；如果牲畜栏被占据的话，就用武力把它夺回来；如果没被占据，就筑垒固守它，把它作为勘探富兰克林峰的据点。

移殖民们一致同意了这个计划。说真的，他们都急于光复全岛！

于是，大伙沿着那条把富兰克林峰的两条主支脉分开的狭窄山谷上路。河岸上树木丛生，但越往火山的上部地段，树木就越稀疏。这是一段相当崎岖的山路，十分适合打埋伏，所以大伙只得非常谨慎地向前走。托普和杰普是侦察兵，它们在密林中左蹦右跳，互相斗智斗勇。但是，这条河道的两边岸上并没有什么迹象表明最近有人来过，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匪徒们就在这里或就在附近。

将近傍晚五点，大车在距离栅栏约600步的地方停了下来。一排半圆形的树木像窗帘一样把栅栏遮住了。

因此，得侦察一下牲畜栏的情况，以确定它是否已被占据了。但如果在这样的大白天里大摇大摆地走过去，要是匪徒们在里面打了埋伏的话，那无非像赫伯特一样，自个送上门挨黑枪。所以，最好是等夜幕降临。

然而，吉丁·史佩莱却迫不及待，要求马上去侦察牲畜栏周围的情况。潘克洛夫也按捺不住，自告奋勇陪他一块去。

“不，朋友们，”工程师答道，“等到天黑吧，我不会让您们任何一个在大白天里暴露自己的。”

“但，赛勒斯先生……”水手不太服气地反驳道。

“我求您了，潘克洛夫。”工程师说。

“算了！”水手答道，然后，他换了另外一种方式，用水手们最粗鲁的话咒骂那些匪徒，发泄自己心中的怒火。

于是，移殖民们就呆在车子旁边，仔细地监视着森林周围的地区。

就这样过去了三个小时。风停了，高大的树木下完全笼罩着一片寂静。此时哪怕是折断一枝最纤细的树枝，脚踩过干枯的树叶上，或有一个物体从草丛中滑过，都能毫不费力地听到。万籁寂静。托普趴在地上，脑袋搭在前爪上，没有表现出什么不安的神情。

八点钟，夜色深沉，正是进行侦察的良机。吉丁·史佩莱要求准备和潘克洛夫一块出发。赛勒斯·史密斯同意了。托普和杰普只能留下来和工程师、赫伯特、纳布在一起，如果它们不适宜地吠叫或尖叫，就会惊动匪徒。

“切勿大意蛮干，”工程师叮嘱水手和记者说，“您们无需攻占牲畜栏，只要侦察一下它是否被占据了就行。”

“好的。”潘克洛夫答道。

然后，他们两人出发了。

在树林下，由于树叶茂密，林中有些昏暗，能见度不过30至40英尺。记者和潘克洛夫极其小心地向前走，一听到什么可疑的声响就停下来。

他们分开各自走，以免集中暴露在枪口下。说实话，他们时时刻刻都得

提防着枪响。

离开车子 5 分钟后，吉丁·史佩莱和潘克洛夫来到森林边沿，前面是一块林间空地，空地顶那头就竖着牲畜栏的栅栏。

他们停了下来。几丝阴暗的天光还撒在那片没有树木遮拦的草地上。30 步之外就是牲畜栏的大门，门看上去是关着的。借用弹道学的一个术语，这跨越树林边沿和栅栏之间的 30 步，形成了一个“危险区”。确实，不论谁敢冒险闯进这个区域，栅栏上就会飞过来一颗或好几颗子弹，把他撂倒在地。

吉丁·史佩莱和水手丝毫不是贪生怕死的人。但他们也知道，如果一不谨慎，他们自个将是第一个牺牲者，随后还将殃及自己的同伴。要是他们被杀，赛勒斯·史密斯、纳布和赫伯特该怎么办？

但潘克洛夫现在离牲畜栏这么近，禁不住心中一阵冲动，他估计罪犯们已经藏身于里面，便想冲上前去，这时，记者用手使劲地拉住他。

“几分钟后，天将完全黑下来，”吉丁·史佩莱在潘克洛夫耳边小声说道，“那时才是动手的好时机。”

潘克洛夫紧紧地握住枪托，竭力控制住自己，一边等待着，一边低声咒骂着。

过了一会儿，黄昏的最后几线余光完全消散了。阴影仿佛从茂密的树林中走出来，笼罩在那片空地上。富兰克林峰宛如一道巨大的屏障，屹立在西边的天地上。像低纬度的地区一样，黑暗很快就上来了。时机到了。

记者和潘克洛夫自埋伏在森林边沿上后，就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栅栏那边。牲畜栏里似乎完全没人。栅栏的顶部画出了一道比周围的阴影更黑的直线，那道线轮廓清晰可见，上面并没任何异样的地方。然而，如果匪徒们就在那里的话，他们一定会派一个人站岗，以防遭到袭击的。

吉丁·史佩莱紧握着他的同伴的手，两个人匍匐着向牲畜栏靠近，一面做好开火的准备。

他们来到栅栏的门前，里面一丝光亮也没有。

正如记者和潘克洛夫估计的，栅栏的门是关着的。水手想把门推开，然而，他发现外面的门闩并没有闩上。

因此，可以断定，匪徒们此时已经占据着牲畜栏，而且看来他们已经把门固定住，以防有人破门而入。

吉丁·史佩莱和潘克洛夫侧耳倾听着。

围栏里一点声响也没有。岩羊和山羊大概都在牲口棚里睡着了，丝毫没有搅闹这宁静的夜。记者和水手一丝声响也没听见，思忖着是否该越过栅栏，潜进牲畜栏中。但这么做就违背了赛勒斯·史密斯的指示。

的确，这样做既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此时，要是匪徒们毫无觉察，要是他们不知道这次针对他们的勘探，总之要是此时此刻确有一次偷袭他们的机会，那是否该不加思索地冒险越过牲畜栏，使这次机会化为乌乎呢？

记者不同意这样做。他认为应该等殖民们齐集后再一起攻进牲畜栏。可以肯定的是，围栏内似乎无人站岗，可以不被发现地靠近到栅栏边。一旦明确了这一点，就该返回大车旁，把情况告知同伴们。

潘克洛夫可能也同意这种看法，因为当记者撤退到树林下时，

他也毫无异议地跟着记者走。

几分钟后，工程师就了解了情况。

“那好，”通过深思熟虑后，他说，“我现在有理由相信罪犯们不

在牲畜栏内。”

“ 等我们翻过围栏， ” 潘克洛夫答道， “ 就会知道的。 ”

“ 朋友们，向牲畜栏进发！ ” 赛勒斯·史密斯说。

“ 把车子留在林子里吗？ ” 纳布问。

“ 不， ” 工程师答道， “ 这是我们的粮食和弹药供给车，再说必要时，还可以给我们做堡垒呢。 ”

“ 那前进吧！ ” 吉丁·史佩莱说。

于是车子走出树林，无声地向栅栏驶去。此时四周一片漆黑，静悄悄的，与记者和潘克洛夫刚才匍匐爬出去时一样。厚厚的草丛完全减轻了脚步声。

移殖民们做好开枪的准备。杰普在潘克洛夫的命令下断后。纳布用绳子拴着托普，不让它扑到前面去。

很快就看到那块林间空地。那里冷冷清清地。小分队毫不犹豫地向围栏挺进。眨眼间，他们就穿过了危险区。一声枪响也没有。当车子来到栅栏边，就停了下来。纳布走到野驴前勒住缰绳。工程师、记者、赫伯特和潘克洛夫此时向大门走去，看看大门是否在里面开着。

可是，有一扇门竟然打开着！

“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 工程师转向水手和吉丁·史佩莱问。

他们两个人都愣住了。

“ 我发誓， ” 潘克洛夫说， “ 这扇门刚才是关着的！ ”

于是，移殖民们犹豫了。这么说，潘克洛夫和记者进行侦察时，匪徒们就在牲畜栏内？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这扇刚才还关着的门，只能是他们打开的！那他们还在吗？还是他们其中一个刚刚走出来？

所有这些问题顷刻间涌进了每个人的脑海里，但怎么解答呢？

这时，赫伯特刚向围栏里走了几步，就急忙退了出来，抓住工程师的手。

“ 怎么了？ ” 工程师问。

“ 灯光！ ”

“ 在屋里？ ”

“ 是的！ ”

五个人一起向大门走去。果真，透过对面窗户的玻璃，他们看到了一丝微弱的光亮在摇曳着。

赛勒斯·史密斯当机立断：

“ 这真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 他对同伴们说， “ 匪徒们都困在这间房子里，毫无觉察！他们在我们控制之下了！上去吧！ ”

于是，移殖民们扛着上了膛的枪，蹑手蹑脚地溜进围栏内。车子就留在外面，由托普和杰普看守，大伙出于谨慎，把它们拴在了车上。

赛勒斯·史密斯、潘克洛夫和吉丁·史佩莱一边，赫伯特和纳布另一边，沿着栅栏向前走，并仔细观察着那完全漆黑而且冷清的牲畜栏。

过了片刻，他们都来到了屋子旁，站在那扇关着的大门前。

赛勒斯·史密斯用手向他的同伴们示意，叫他们别动。他则向那被里面的灯光微微照亮的窗口靠近。

他的视线射进了构成这所房子一楼的那个单间。

桌子上亮着一盏点燃的手提灯。桌子旁是以前艾尔通用的床。

在那床上，躺着一个人。

赛勒斯·史密斯突然往后退，压低声音喊道：

“ 艾尔通！ ”

立刻，门被撞开，而不是被打开。移殖民们冲进了房子里。

艾尔通好像睡着似的。他的脸色说明了他曾受到长期而且残酷的折磨。他的腕部和踝部都可以看到大片的伤痕。

赛勒斯·史密斯俯在他身上。

“ 艾尔通！ ” 工程师喊道，一边抓住这个刚刚在那么意料不到的情况下找到的人的手。

一听到呼唤声，艾尔通睁开眼睛，直盯着赛勒斯·史密斯，然后其他人。

“ 是您们， ” 他喊道， “ 是您们吗？ ”

“ 艾尔通！ 艾尔通！ ” 赛勒斯·史密斯重复道。

“ 我在哪？ ”

“ 在牲畜栏的房子里！ ”

“ 一个人？ ”

“ 是的！ ”

“ 可他们会回来的！ ” 艾尔通喊道， “ 您们要防卫！ 您们要防卫！ ”

接着，艾尔通精疲力尽地又倒下去了。

“ 史佩莱， ” 这时工程师说， “ 我们随时都可能受到攻击。快让车子驶进牲畜栏里。然后问上门，大伙都回到这里来。 ”

潘克洛夫、纳布和记者赶紧去执行工程师的命令。此时刻不容缓，说不定车子已经落入了匪徒们手里！

一瞬间，记者和他的两个伙伴便穿过牲畜栏，来到了栅栏的大门旁。此时，大伙听到托普在栅栏后发出低低的呜呜声。

工程师暂时离开艾尔通，冲出房外，准备开枪。赫伯特跟在他身边。他们两个都密切注视着那俯视着牲畜栏的支脉山脊。要是匪徒们埋伏在那个地方，他们就可以把移殖民们一个一个地射杀的。

这时，月亮从东边升起，悬挂在森林的黑幕上。万丈银白色的月光洒落在围栏内。整个牲畜栏都被照亮了，里面的一簇簇树木、浇灌着牲畜栏的小河和大片的绿草地都披上了银装。靠山的一边，房子和一部分栅栏在月光中显得格外清晰。在相反的一方，靠近大门处的围栏还是阴暗的。

过了一会，一团黑乎乎的东西闯进了月光中。那是车子。接着，赛勒斯·史密斯听到了他同伴关门的声音，他们牢牢地在里面拉上门闩。

但这时，托普突然猛烈地挣脱绳索，愤怒地吼叫起来，并朝屋子右侧的牲畜栏深处冲去。

“ 注意，朋友们，瞄准！ ” 赛勒斯·史密斯叫道。

移殖民们已经把枪托在肩上，做好开火的准备。托普还是吠叫着，杰普也向托普追去，并发出尖利的嘶叫声。

移殖民们跟着杰普来到了大树隐蔽下的小溪旁。

在那里，月光灿烂，他们看到了什么呢？

五具尸体，就躺在河岸上！

那正是四个月前在林肯岛登陆的匪徒！

第十三章

艾尔通的叙述——他的旧同伙的阴谋——他们安顿在牲畜栏——林肯岛上伸张正义的人——“乘风破浪号”——在富兰克林峰周围搜索——上部的山谷——地下的轰轰声——潘克洛夫的反应——火山口深处——回家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谁击中了那些匪徒呢？难道是艾尔通？不可能，因为片刻之前，他还在担心匪徒们会回来呢！

但艾尔通此时已经陷入了完全的昏迷状态之中，不可能再向他追根刨底。他说了那几句话后，一种势不可挡的大脑麻木向他袭来，他又倒在了床上，一动也不动地。

移殖民们百思不得其解，激动万分。他们等待了一整夜，寸步没有离开艾尔通的房间，也没有回到那躺着匪徒尸体的地方。对于匪徒们是怎么死的，很可能艾尔通也无法告知他们，因为当时他连自己在牲畜栏房间里都不知道。但是，他至少可以讲出在这可怕的处决之前发生过的情况。

次日，艾尔通从昏迷中醒来。他的同伴们表现出重新找到他的由衷的欢喜，分离 104 天后，他还几乎安然无恙的。

此时，艾尔通扼要地讲叙了发生过的事情，至少是他所知的一切。

他到达牲畜栏的次日，也就是去年 11 月 10 日，天黑时，匪徒们翻过了栅栏，向他进行袭击。他们把他绑住并堵住嘴；然后，把他押进富兰克林峰脚下一个昏暗的岩洞里，匪徒们正是在那里藏身的。

艾尔通是必死无疑的了。但第二天临刑时，其中一个匪徒认出了他，并叫出了他在澳大利亚时的名字。那帮恶棍想杀的是艾尔通！他们尊重的可是彭·觉斯！

但从那时起，艾尔通就成了他的老同伙的纠缠目标。他们想重新拉他入伙，因为他们指望他能帮他们夺取“花岗石宫”，潜进那无法抵达的房子里，斩尽杀绝岛上的移殖民，成为海岛的主人！

艾尔通矢志不渝。这个昔日的罪犯，已经悔过自新，而且得到宽恕，他宁死也不肯出卖他的同伴。

于是，艾尔通被绑住手脚，堵住嘴巴，严加看管起来，在那个岩洞里监禁了四个月。

然而，匪徒们上了海岛后不久便发现了牲畜栏，而且从那时起，他们就以为里面的储藏食品为生，但他们并不住在那里。11 月 11 日，其中两个匪徒意外地被移殖民们的到来吓坏了，他们朝赫伯特开了枪，然后其中一个回去吹嘘说他已经杀死了岛上的一个居民，但他是一个人回来的。他的同伙，大伙都知道了，被赛勒斯·史密斯一匕首刺死在地上。

当艾尔通获悉赫伯特的死讯时，可以想象出他是多么的焦虑和失望啊！移殖民们只剩下四个人了，而且可以说还受到匪徒们的威胁！

这件事发生之后，在移殖民们因赫伯特的伤病而滞留在牲畜栏期间，海盗们一直没有离开过岩洞，甚至在劫洗了眺望岗后，他们也不敢擅自离弃他们的老巢。

这时，他们对艾尔通的迫害更是变本加厉了。他的手脚日夜被捆绑着，至今还留着绳索绑过的血痕。看来他是非死不可，于是，艾尔通时刻都在等待着死亡的到来。

这样一直到了 2 月份的第三个星期，匪徒们仍然在等候着良机出现，他

们很少离开老窝，只是偶尔到岛内或南海岸上打几次猎。艾尔通再也得不到他的朋友们的音讯，他不再抱有希望能重见到他们了！

最后，这个可怜人由于备受折磨，身子虚弱，陷入了一种深深的虚脱状态之中，他视觉不灵，耳朵也失聪了。因此，从那时起，也就是两天以来，他根本说不出这两天内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史密斯先生，”他补充说，“既然我是被囚禁在那个山洞里，我怎么又会跑到牲畜栏来呢？”

“那帮匪徒又怎么会陈尸在围栅内呢？”工程师应道。

“陈尸！”艾尔通失声叫道，他不顾身体虚弱，硬从床上半撑起来。

他的同伴扶住他。他想站起来，大伙没有阻拦他。然后，所有的人都朝小溪边走去。

这时天已大亮。

在那里，河岸上，躺着五个匪徒的尸体，他们死的样子看是遭到雷劈似的！

艾尔通愣了。赛勒斯·史密斯和他的同伴们看着他，一句话也没说。

工程师一挥手，潘克洛夫和纳布就跑过去检查那些已经冰冷僵硬的尸体。

尸体上并没有任何外伤。

只是经过细致的检查后，潘克洛夫才发现在一具尸体的额头，一具的胸部，一具的背部和另一具的肩膀上，各有一个小红点，那是一处几乎看不到的挫伤，无法辨认是因何而起的。

“他们就是在这里被击中的！”赛勒斯·史密斯说。

“可是用什么武器呢？”记者喊道。

“一种我们还没掌握其秘密的致命性武器！”

“但又是谁把他们击毙的呢？……”潘克洛夫问。

“是岛上伸张正义的人，”赛勒斯·史密斯答道，“是那位把您，艾尔通，抬到这里来的人；是那位刚刚又发挥了他的威力的人；是那位做了一切我们自己不能做的事的人。而他，完事后，就躲着我们。”

“那我们就去找他！”潘克洛夫嚷道。

“对，去找他，”赛勒斯·史密斯答道，“但这位创造了这么多奇迹的神秘人物，只有他最终愿意让我们去见他时，我们才会找到他的！”

这种使他们自己的行为化为乌乎的无形的保护，使工程师既恼怒又感动。这种保护表现出的相形见绌往往会使一颗高傲的心受到伤害。一种逃避受惠者的一切感激之情的慷慨大度，是对受惠者的一种蔑视。在赛勒斯·史密斯看来，这在一定程度上贬低了义举的价值。

“去找他，”他又说，“愿上天保佑，有一天我们能向这位高傲的保护者证明，我们并非忘恩负义之人！要是能轮到我们为他效力，为了偿还他的恩情，就是赴汤蹈火，甚至付出生命为代价，我们也在所不惜！”

从那天起，寻找恩人便成了林肯岛上居民的唯一心病。每件事都促使着他们去寻找这个谜的谜底，这谜底只能是一个确实具有无法解释、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超人的能力的人的名字。

过了不久，移殖民们都回到牲畜栏的房子里。在那里，他们的精心照料使艾尔通的精神和体力都得以迅速恢复。

纳布和潘克洛夫把匪徒的尸体抬进距牲畜栏一段距离的森林中，深深地

埋进地里。

然后，大伙让艾尔通了解了在他被监禁期间所发生的事情。艾尔通这才知道赫伯特的历险，和移殖民们曾经历的诸多磨难。至于艾尔通，移殖民们则以为匪徒们已经残忍的杀害了他，所以不再抱希望能重见到他。

“可现在，”赛勒斯·史密斯讲述完后说，“我们只有一件事要做，我们的任务完成了一半，但要是说不必再担心匪徒们的骚扰，那也不应该是我们重新成为海岛的主人。”

“那好，”吉丁·史佩莱答道，“我们就对富兰克林峰支脉错综复杂的地形来个大搜查！决不放过一个坑洞，甚至一个未勘探过的窟窿！啊！万一记者我发现了一处令人感动的秘密，那正是我来讲给您们听，朋友们！”

“要是找不到恩人，”赫伯特答道，“我们就不回‘花岗石宫’。”

“对！”工程师说，“道义上能做到的，我们都要做……但我重复一遍，只有他愿意，我们才能找到他！”

“我们住在牲畜栏吗？”潘克洛夫问。

“就住这里，”赛勒斯·史密斯答道，“这里丰衣足食，而且又是我们搜查范围的中心。再说，如果有必要，坐上大车就可以很快地回到‘花岗石宫’那边去。”

“好，”水手答道，“只是，还有一件事。”

“什么事？”

“好天气正一天天过去了，可别忘了，我们还要渡一次海呢。”

“渡一次海？”吉丁·史佩莱说。

“是的！去塔波岛，”潘克洛夫答道，“必须到那里去送一张纸条，指出我们岛的位置，艾尔通现在正在这里，万一那苏格兰游船回来接他呢。天晓得现在做是否太迟了呢？”

“可是，潘克洛夫，”艾尔通问，“您打算如何渡海呢？”

“乘坐‘乘风破浪号’呗！”

“‘乘风破浪号’！”艾尔通喊道，“……它现在已不在了。”

“我的‘乘风破浪号’不在了！”潘克洛夫暴跳如雷。

“不在了！”艾尔通答道，“匪徒们在小海湾里找到了它，就在8天前，他们出海了，后来……”

“后来怎么了？”潘克洛夫的心怦怦直跳，追问道。

“后来，因为不再有鲍勃·哈维这样的人掌舵，他们撞在了礁石上，而船被彻底撞碎了！”

“啊！亚棍！匪徒！卑鄙的东西！”潘克洛夫大声骂道。

“潘克洛夫，”赫伯特拉着水手的手说，“我们会造出另一艘‘乘风破浪号’的，一艘更大的！我们有各种铁器，那艘双桅横帆船上的全副索具又都归我们使用。”

“但您知道吗，”潘克洛夫回答说，“造一般30至40吨位的船至少得花5至6个月？”

“我们有的是时间，”记者答道，“我们今年就放弃到塔波岛去的打算吧。”

“有什么办法呢，潘克洛夫，只好这样了，”工程师说，“我希望这次延迟对我们没什么坏处。”

“啊！我的‘乘风破浪号’！我可怜的‘乘风破浪号’！”潘克洛夫喊

道，失去他那么引以为豪的小船，他确实沮丧万分。

“乘风破浪号”的毁坏对移民们来说显然是一件憾事。因而，他们决定尽早弥补这一损失。这件事告一段落，大伙就忙于善始善终地对海岛最秘密的地区进行勘探。

搜索于当天，即2月19日开始了，历时整整一个星期。山脉的基部，支脉和无数分支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山谷和起伏跌宕的谷壕。他们应当搜索的地方，显然正是那里，那里狭窄的地带深处，甚至可能还深入到了富兰克林山脉的群山内部。如果有人想在海岛上寻找一处不易为别人发现的住处，没有任何其他地区比那里更适合了。但支脉地带的地形就是如此复杂，赛勒斯·史密斯只好抱着严肃的态度开展搜索。

移民们首先巡视了面向火山南部而且连接着瀑布河源头的那一整座山谷。就是在那里，艾尔通向他们指出了匪徒们曾经藏身而他曾一度被囚禁在里面直至被抬回牲畜栏的那个山洞。那山洞的状况与艾尔通离开时完全一个样。大伙还在里面找回了一定数量的弹药和粮食，这些都是匪徒们掠夺来的，意在建起一座储藏仓库。

通向山洞的那个山谷，绿树成荫，其中大部分是纵树，大伙对那里进行了极其细致的搜查。接着，他们绕过西南支脉的顶端，进入了一条峡谷，这里堆积着许多别致的沿海玄武岩。

但在这一地带，树木更加稀疏。乱石代替了青草。野山羊和岩羊在岩石间飞跃。从这里开始就是海岛的荒芜地区了。大伙至此已经看到，富兰克林峰山麓那么多山谷之中，只有三个山谷像牲畜栏所在的山谷一样绿树成荫，牧场肥沃。牲畜栏所在的山谷西临瀑布河河谷，东临红河河谷。这两条小溪由于有几条支流的注入，流到低处就变成了河流，汇合了山上的所有水量，因此保证了南部山区的肥沃。至于感恩河，则更是直接地由大量消失在中南美翼树林下的水源汇合而成的，这条河同样是该地区的生命之源，它分流成千万条细流，浇灌着盘蛇半岛的土地。

因而，这三处不缺水源的山谷，任何一处都可以为某个隐士提供藏身之所，他可以在这里找到一切生活必需品。但移民们已经细致地搜查过这三处地方，可是他们却没有找到任何能证明有人存在的证据。

那么，那位隐士和他的住所难道是位于崎岖不平的北部山沟里，四处横流的火山熔岩之间，荒芜的狭谷深处，乱石堆之中？

富兰克林峰北部山麓只有两条宽而且不深的山谷，地表没有一寸绿地，散布着不规则的石块、长长的冰碛条、熔岩、崎岖不平的大矿块、黑曜岩和长石岩。对那一地区进行搜索既费时又费力。在那个地方，凹进去了成千上万个洞穴，无疑住起来不太舒服，但完全隐蔽而且不易进去。移民们甚至也巡视了地质深成时期形成的那些阴暗的地道。这些地道一直深入到山中，由于以前是火山焰火的喷发通道，所以至今还黑乎乎的，大伙举着点燃的树脂火把穿过那些昏暗的通道，环顾着四周，连最小的坑洞也仔细地搜查过，最浅的缝隙也量一量。但到处都是寂静和黑暗。看上去是没有人曾涉足过这些古老的坑道，那个人的手也没搬动过一块石头。那些岩块还是老样子，保持着在海岛火山喷发时期火山把它们喷出水上时的那个样子。

然而，要是这些地下通道完全冷清漆黑就好了。赛勒斯·史密斯却觉得到这里并不是绝对的寂静。

当他到达那些昏暗的山洞中的一个延伸到深山内好几百英尺的山洞深处

时，他惊讶地听到了一阵低沉的隆隆声，由于岩石的回音，那声音更加密集。

和他在一起的吉丁·史佩莱也听到了这一阵阵从远处传来的轰轰声，这说明了地下火焰正在复燃。他们两个反复地倾听，最后一致认为，地下深处正发生着某种化学反应。

“看来火山并没完全熄灭？”记者说。

“自我们上次勘探了火山口以来，”赛勒斯·史密斯答道，“地壳下层可能发生了某些变化。任何一座被认为熄灭的火山，都有可能再度爆发。”

“要是富兰克林峰正酝酿着一场爆发，”吉丁·史佩莱问，“那以后会不会给林肯岛带来危险呢？”

“我想不会的，”工程师答道，“火山口就是一个安全阀门，有了它，过剩的烟雾和岩浆就会从那里喷出来，就像它以前从这个旧排泄口喷发出来一样。”

“要是岩浆涌出一条新出口，向岛上肥沃的地区流去，那可糟了！”

“为什么呢？亲爱的史佩莱，”赛勒斯·史密斯答道，“为什么岩浆不沿着天然为它们生成的通道流呢？”

“哎！火山的脾气可是抓摸不透的啊！”记者答道。

“请注意，”工程师接着说，“富兰克林峰整个山区目前的倾斜度是有利于熔岩向我们现在勘探的山谷喷流的。要改变熔岩的流向，除非发生一次地震，使山体的重心转移。”

“但在目前的情况下，随时都有发生地震的可能。”吉丁·史佩莱指出。

“随时都可能，”工程师答道，“尤其是地下的力量停歇了很久，现在又开始复活，而且地壳深处又有阻塞时。因此，亲爱的史佩莱，一次火山爆发对我们而言是一件要紧的事。因而它最好就不要爆发！但我们又能怎么样呢，是不是？总之，不管发生什么事，我想我们的眺望岗领地是不会受到威胁的。眺望岗和富兰克林峰之间的地势明显低洼，要是岩浆朝格兰特湖涌去，那就会涌到沙丘上和鲨鱼湾邻近的地区。”

“我们还没看到山顶有一丝预示着火山很快就要爆发的烟呢。”吉丁·史佩莱说。

“没有，”赛勒斯·史密斯答道，“昨天我真地观察过了山顶，但没看到一丝烟气。但是，可能由于时间很长，火山通道下部堆积了岩石，熔岩和火山灰板结，以致于我刚才说到的那道阀门目前被堵住了。但是，在第一次严重爆发后，这一切障碍将烟消云散。亲爱的史佩莱，您可以相信，海岛好比锅炉，火山好比烟囱，它们都不会在气体压力下爆炸的。不过，我再说一次，火山最好还别爆发。”

“可是我们并没听错，”记者接着说，“我们清楚地听到了就在火山的深处传来了一阵沉闷的轰轰声。”

“的确如此，”工程师再仔细地听了一下，然后答道，“没有搞错。那里面正酝酿着一次我们既无法估计其力量，也无法推测其确切后果的反应。”

赛勒斯·史密斯和吉丁·史佩莱走出通道后，找到了同伴们，把这些情况告诉了他们。

“好哇！”潘克洛夫喊道，“这火山老毛病又发作了！那就让它来呗！这回可有人来制服它的！”

“是谁呀？”纳布问。

“我们的那位神灵，纳布，我们的那位神灵，要是火山张开口，他就会

把它堵住的！”

大伙看看，水手对那位海岛保护神是多么的虔诚啊！的确，他那至今曾通过多次无法解释的行动表现出来的神秘力量是无边的，而且，他还知道避开移殖民们细致的搜索。因为，尽管他们费尽心思、满腔热情——甚至是狂热地——去搜索，但那神秘的住所仍没有被找到。

从2月19日到25日，移殖民们把搜索范围扩大到林肯岛的整个北部地区。他们连最隐蔽的角落也翻了个通天，甚至岩壁也敲一敲，听一听，就像警察在搜索一幢可疑的房子的墙壁一样。工程师甚至非常仔细地把山峰从头到尾搜索了一通，直至最底层的石块。搜查就这样开展到火山的锥顶，第一排岩石的终点处。然后，又直到那处底部就是火山口的“大圆帽”的上部山脊。

大伙还进入了火山口中搜查，那深渊目前还熄灭着，但深处却传来了清晰的轰轰声。可是，没有一丝烟雾，也没有一股气体，石壁上也不发烫，没有任何迹象说明火山很快将要爆发。但是，不论在这里，还是在富兰克林峰的任何其他地区，移殖民们都找不到他们要的人的踪迹。

于是，搜查就指向整个沙丘地带。尽管到达海湾的路极其难走，大伙还是认真地把这高耸的鲨鱼湾岩壁从上到下检查了一遍。但是，不见一个人！一无所获！

最后，上面那两句话概括了这次白费了那么多精力而且又毫无结果的顽强的搜索。赛勒斯·史密斯和他的同伴们失望得快恼怒了。

因此，该考虑回去了，因为搜索不能无限期地拖下去。移殖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那神秘的人不住在海岛的地面上，于是他们那过热的想象力又想入非非。尤其是潘克洛夫和纳布，他们不再满足于觉得奇怪，甚至想象到了一个超人世界的存在。

2月25日，移殖民们回到了“花岗石宫”。他们用弓箭把双股绳子射到门的平台上，就这样恢复了住宅和地面之间的联系。

一个月后，即3月25日那天，他们欢庆了到达林肯岛三周年！

第十四章

三年过去了——造新船这个问题——解决了的事——繁荣的移民地——造船车间——严寒的南半球——潘克洛夫屈服——洗衣——富兰克林峰

里士满的俘虏们逃出来至今已有三年了。这三年间，他们不知多少次谈论到自己念念不忘的祖国啊！

他们毫不怀疑内战此时已经结束。而且他们认为北军的正义事业不可能没有取得胜利。但是，在这场可怕的战争中，发生过哪些事情呢？有多少人为此流了血呢？他们有哪些朋友在这场争斗中付出了生命呢？这就是他们经常谈论的话题，他们还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返回祖国。要是能回去，哪怕是几天，也要重新恢复与文明世界的社会联系，在故乡和海岛之间建立联络，然后再返回这块他们建立起来的而且那时将属于他们的祖国的移民地上，度过他们一生中最长或许还最幸福的时光。这难道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吗？

但要实现这个梦，只有两种方法：或者有一天，一艘船出现在林肯岛水域上；或者移殖民们自己造一条比较结实的船，能坚持行驶到最近的陆地上。

“要是我们那位神仙给我们提供回国的工具，就好了！”潘克洛夫老是说。

的确，就是有人告诉潘克洛夫和纳布说有一条 300 吨位的船在鲨鱼湾或气球港等着他们，他们也绝不会有任何惊奇的表现的。在他们那样的思维方式中，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

但赛勒斯·史密斯并不那么有信心，他劝他们回到现实中，尤其是在造船的问题上，这确实是一件急迫的工作，因为这关系到要尽早把一份说明艾尔通新住址的文件送到塔波岛。

“乘风破浪号”已不复在了，造一条新船至少需要六个月。然而，冬季来临，只有等到明年开春前才能航行。

“这么样，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在天气转暖前做好准备工作，”工程师与潘克洛夫商量着这些事，他说，“朋友，那我就想，既然我们得重造一艘船，那最好就造大一些。苏格兰游船能否到塔波岛去是十分没把握的。甚至可能在几个月前它就来过塔波岛，徒然找不到艾尔通的踪迹后，就离开了，因此，造一艘在必要时能把我们载到玻里尼西亚群岛或新西兰去的船，不是更好吗？您是怎么想的？”

“我想，赛勒斯先生，”水手答道，“我想您完全有能力造小船，也完全有能力造大船。木材，工具，我们样样不缺。现在只是时间的问题。”

“造一艘 250 至 300 吨位的船需要多少个月呢？”赛勒斯·史密斯问。

“至少七八个月，”潘克洛夫答道，“但别忘了冬天来临，在大冷天里，木工活是很难干的。因此，要估计到有几个星期不能开工。这样一来，如果明年 11 月份能把船造好，我们就该偷笑了。”

“那好，”赛勒斯·史密斯答道，“那时正是进行一次有一定意义的航行的好季节，可以去塔波岛或更远的地方。”

“没错，赛勒斯先生，”水手答道，“您去设计图纸吧，工人已经准备好了，我想在这种时候，艾尔通会好好助我一臂之力的。”

移殖民们商量后一致同意工程师的计划，这的确是最好的办法。造一艘两三百吨位的船确是一项大工程，但移殖民们信心十足，因为他们已经有了成功的经验。

于是，赛勒斯·史密斯着手设计图纸和制作模型。在此期间，他的同伴们则忙于砍伐树木，并运回来准备做成船的曲板、肋骨和船舷等。远西森林产出优质的橡树和榆树木材。大伙利用上次探险时走出来的小道开辟出一条可以运输的道路，命名为远西路，然后把木材运到“石窟”中的造船车间里。至于刚才提到的那条路，由于有点关系到木材选择的原故，路的走向是弯弯曲曲的，但它却大大方便了到盘蛇半岛大部分地区去的交通。

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把这些木材砍下来并锯开，因为湿木材是不能用的，必须有一段时间让其干硬。因此，木工们在四月份间干得热火朝天，只是由于秋分时节刮了几阵相当大的风时工作才受到了一些影响。杰普“老爷”机灵地帮着他们，它不是爬到树梢上系上伐木绳，就是准备用它那结实的肩膀把砍下的树干抬回去。

所有这些木材都堆在一间大木棚里，这棚子就建在“石窟”附近。木材就放在里面等候造船之用。

四月份的天气相当好，时常与北半球的十月份一样风和日丽。在这期间，地里的的工作也积极地展开着，眺望岗上被洗劫的痕迹很快就消失了。磨坊已经重建好，家禽饲养场上也建起了一些新房舍。因为家禽正以可观的比例增长着，看来房舍的面积必需建得更大。厨房里现在容纳着五头野驴，其中有四头长得强壮，驯练得好，既肯拉车，又能骑人；另外一头是刚出生的。移民地上的工具又多了一张犁，野驴可以套上犁耕作，就像真正的约肯州或肯特基州耕牛一样干活。移殖民们各自分工而作，没有一双手是闲着的。因此，这些劳动者的身体是多么地健康啊！他们在“花岗石宫”的夜晚洋溢着多么愉快的气氛啊！在这气氛中，形成了千万个未来的计划！

不用说，艾尔通完全加入了集体生活，他不再住到牲畜栏去了。然而，他总是闷闷不乐，寡言少语，宁愿投身工作，而不愿与大伙分享欢乐。但他是一个吃苦耐劳的工人，强壮、敏捷、机灵和聪明。大伙都尊重他、爱戴他。这一点他是不会不知道的。

然而，这期间牲畜栏并没有丢下不管。每隔五天，就有一个移殖民驾着车子或骑上一头野驴去照料那里的岩羊和山羊群，并把羊奶带回来充实纳布的储膳室。途中还是打猎的好机会。因此，赫伯特和吉丁·史佩莱——托普在前面开路——比任何其他伙伴跑牲畜栏这条路都跑得更勤快，他们带着上好的枪支。于是，家里再也不缺少野味，大的有水豚、刺鼠、袋鼠和野猪，小的有野鸭、山鸡、松鸡、啄木鸟和沙雉；此外，还有兔子饲养场和牡蛎饲养场的产品，捉到的几只海龟，新钓到的那些现在还源源不断地涌进感恩河河水中的美味鲑鱼，眺望岗的蔬菜，森林里的野果，真是品种丰富，美不胜收，大师傅纳布管都管不过来。

不用说，牲畜栏和“花岗石宫”之间的电报线路也修复了。如果哪一位移殖民到牲畜栏去，且认为有必要在那里过夜，打个电报回来就行了。再说，海岛现在安全了，不必再担心会受到侵入——至少是人的侵入。

然而，曾经发生过的事情还可能再次发生。海盗或逃犯的再次登陆还是值得担心的。鲍勃·哈维的那些还囚禁在诺福克岛的同伙或同谋有可能知道了他的秘密计划，并说不定会打算走他的老路呢。因此，移殖民们不断地观察着海岛周围的海面，每天，他们的望远镜总要扫过合众国湾和华盛顿湾之间那广阔的天际边。当他们去牲畜栏时，他们也同样仔细地观察了西部海面，而且还爬到了支脉上，在那里可以放眼扫视到西边海平面上的一大片海区。

尽管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现象，但还得坚持放哨。

因而，一天晚上，工程师向他的同伴们提出了加固牲畜栏的计划。他认为谨慎起见，最好加高栅栏的高度，并在旁边建一个碉堡，必要时，移民们可以躲到里面抗击大股的敌人。“花岗石宫”由于其特殊的位置，可以说是攻而不克的。而牲畜栏原有的建筑物、其贮藏的物资和养着的家禽，总会成为在海岛上登陆的海盗——不论是什么海盗——的攻击目标。因此，万一移民们被迫困在里面，他们应该能抵挡住而不致于失利。

这是一个有待完善的计划，因而，其实施工不得不推延到明年春天。

将近5月15日，新船的龙骨已经放在了工场里。不久，船的艏柱和艉柱也分别合上了榫头。几乎垂直的竖立着。那条龙骨是用优质橡木做成的，长达110英尺，能支起一条宽为25英尺的主横梁。但在严寒和坏天气来临之前，木工们就做了所有这些工作。在随后的一个星期里，大伙还安装了第一批船肋；然后，就不得不暂时停工。

这个月的最后几天里，天气特别恶劣。东风猛吹，有时竟猛得飓风一样。工程师对造船的工棚有几分担心——可是，他又不能把工棚搭在“花岗石宫”附近的其他地方——，因为小岛只能挡住一部分冲上海岸的怒潮，但在大暴风雨中，海滔会直接地冲到花岗岩石壁脚下。

但是，非常幸运的是，这些担心是多余的。确切地说，呼啸吹来的是东南风。在这种情况下，“花岗石宫”的海岸就完全处在遗物岬这座凸角堡的保护之下。

潘克洛夫和艾尔通这两位新船最勤勉的制造者，尽可能地开展他们的工作。他们是不怕风吹雨打的硬汉子，不论是好天气还是坏天气，他们的锤子照样捶得准。但当一阵阵严寒在这段潮湿时期之后接踵而至时，木材的纤维变得像铁一般坚硬，干起活来极为困难，甚至于将近6月10日，造船的工作不得不完全停工。

赛勒斯·史密斯和他的同伴们并非丝毫没有注意到林肯岛的冬季是多么地寒冷。这里的严寒程度与新英格兰几州不相上下，那几个州距赤道的距离与林肯岛到赤道的距离差不多远。要是在北半球，或至少是在新大不列颠岛和美利坚合众国北部所在的地区，这种现象可以解释为那些地区地势平缓，邻近北极，没有任何高地阻挡北极吹来的冷风；但在这里，说到林肯岛，这种解释就行不通了。

“有人甚至已观察到，”一天，工程师对同伴们说，“在相同的纬度上，岛屿和沿海地区就没有内陆寒冷。我还经常听到有人证实说，比如伦巴第的冬天就比苏格兰的冬天冷多了。这是因为海洋在冬天就把夏天吸收的热量释放出来。因此，岛屿就具有这种温差不大的优越条件。”

“可是，赛勒斯先生，”赫伯特问，“为什么林肯岛的情况看上去有悖常规呢？”

“这很难解释，”工程师答道，“可是，我认为这种特殊性是由于林肯岛的位置处在南半球，孩子，像你所知的一样，南半球比北半球更冷。”

“确实如此，”赫伯特说，“太平洋南部有浮冰的纬度就比北部有浮冰的纬度更低。”

“这倒是真的，”潘克洛夫答道，“我干捕鲸手那一行时，就曾在合恩角附近见到冰山群呢。”

“那或许可能这么解释，”吉丁·史佩莱说，“袭击林肯岛的寒流，是

由于在相对来说非常近的距离外存在着冰山或大浮冰而形成的。”

“的确，您的看法是很有道理的，亲爱的史佩莱，”赛勒斯·史密斯答道，“我们这里的冬天这么寒冷，显然是由于太靠近大浮冰。我还得提醒您同时注意一个使南半球比北半球冷的自然原因。确实，因为夏季时，太阳离南半球较近，那么，冬季时它就必然离得比较远。因此，这也是寒暑季节温差大的原因。如果我们觉得林肯岛的冬季特别冷，别忘了，相反，这里的夏季又特别热。”

“可为什么呢？赛勒斯先生，请问，”潘克洛夫蹙着眉头说，“为什么我们的南半球，正如您所说的，划分很那差呢？这可太不公平了！”

“潘克洛夫朋友，”工程师笑道，“不管公不公平，都得顺着它。这种特殊情况的由来是这样的：地球绕着太阳转的轨迹不是圆形的，而恰是一个椭圆形，这是合理的力学定律决定的。地球是这个椭圆上的一个焦点，因此，在其运行中的某一时期，它是位于远日点，即离太阳最远的地方；而在另一段时期，则处于近日点，即离太阳最近的地方。现在，在南半球冬季时，地球正好处在离太阳最远的点上，因此，在这种既定条件下，这些地区经历着更加严寒的冬天。对于这个，是无能为力的，潘克洛夫，即使人类是多么知识渊博，也永远无法改变上帝本人安排的宇宙规律。”

“然而，”潘克洛夫有些不服气的补充说，“这世界是多么渊博啊！赛勒斯先生，要是把人们所掌握的一切写成书，那该是一本多厚的书啊！”

“要是把人们不知道的一切也写成书，那本书还要厚得多呢。”赛勒斯·史密斯答道。

总之，不论是这个原因还是那个原因，6月份又带来了照常的严寒天气，移殖民们只好经常躲在“花岗石宫”里。

啊！这种监禁式生活真地令大伙难以忍受，吉丁·史佩莱或许尤甚。

“喂，”一天他对纳布说，“如果你好家伙能随便到什么地方，给我弄来随便一份报纸，我就立下字据把我将来该拥有的所有财产全部送给你！说真的，我的幸福生活中最缺的就是，每天早上知道这里还有其他地方前一天发生过的事情！”

纳布笑了起来。

“上帝啊，”他答道，“我呀，我要忙乎的，可是我日常的活儿呀？”

事实上，里里外外都不缺活干。

经过三年的艰苦奋斗，林肯岛移民地此时正进入鼎盛时期。那艘双桅横帆船的毁坏就是一笔财富的新来源。且不说那整套将在工场里用于新船上的帆索缆具，那各种各样的器皿和工具、枪支和弹药、衣物和用具，现在就堆满了“花岗石宫”的仓库。移殖民们甚至没必要再制作那种粗糙的毛毡了。如果说他们在第一个冬天饱受了严寒，那现在，坏天气尽管来吧，他们再不会惧怕严寒的。大伙的棉麻织品很多，但仍十分爱惜。赛勒斯·史密斯从氯化钠，也就是海盐中轻而易举地提取出小苏打和氯。小苏打很容易转化成碳酸盐碱，而氯可以转化成漂白粉和其他物质，这两样东西都被用于日常家用中，确切地说是用于衣物漂洗。此外，他们像古时候的家庭一样，每年只洗四次衣服。这里还得顺带补充一句，潘克洛夫和吉丁·史佩莱在等待着邮差给他们送报期间，成为了优秀的洗衣工人。

冬季的六、七、八月份就这样过去了。那期间天气异常寒冷，平均温度不超过华氏8度，即零下13.33摄氏度，比去年冬季的气温还低。因此，“花

岗石宫”壁炉的炉火不断地旺烧着，柴烟把花岗岩壁熏出了一道道长长的黑痕！大伙一点也不节省燃料。因为这些东西在距“花岗石宫”仅几步之遥就完全天然地长有。再说造船剩余的碎木料也可以使他们节约煤炭，煤炭运输是比较费力的。

岛上人畜皆安。只是杰普“老爷”显得有点怕冷，这也许是它的唯一弱点，因此得给它做一件填满厚厚的棉絮的好睡袍。它是多么温顺、机智、热情、不知疲倦、不冒失、不多嘴啊，大伙完全有理由推荐它为新旧大陆它的两足同类的模范！

“它啊，”潘克洛夫老是说，“它有四只手干活，当然干得好啦！”

的确，这只聪明的四手动物干得蛮好的！

自从最近一次到山周围进行搜索以来，7个月过去了，在这期间，还有天气转好的9月间，海岛上的那位神仙杳无音讯。他也没有在任何情况下显灵。但事实上也无需他显灵，因为在此期间，岛上并没发生任何事故，使移殖民们经历磨难。

赛勒斯·史密斯甚至注意到，要是说偶然那位未谋面者和“花岗石宫”里的人之间的联系已经穿过花岗岩壁建立起来，而且托普的本能可以说已经预示了这一点，但在这段时期里，却没有再发生过这种情况。狗完全不再呜呜叫，猩猩也不再烦躁不安。这两个朋友——它们确实是朋友——再也不绕着里面的井口转，它们也不再用那种曾经表现出来，并一开始就引起工程师注意的古怪方式吠叫和呜呜叫。但工程师会认为那个谜就到此为止，谜底将无法揭开吗？他能断定不会再发生什么意外，使那位神秘的人物重新登台吗？谁能知道将来的事情呢？

终于，冬天结束了。但是，就在大地刚刚回春的前几天里，一件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的事情发生了。

9月7日，赛勒斯·史密斯观察了富兰克林峰山顶，看到火山口上缭绕着一股轻烟，火山的第一股蒸汽正直冲云霄。

第十五章

火山复活——好季节——继续干活——10月15日夜晩——一封电报——一个问题——一封回电——向牲畜栏出发——通知——附加电线——玄武岩海岸——涨潮时——退潮时——山洞——一束耀眼的光

移殖民们得到工程师的通知，已经暂停手中的活儿，默默地注视着富兰克林山的顶峰。

这么看来，火山已经复苏了。蒸汽已经渗过堆积在火山口深处的矿层。但地下的火会不会引起激烈的爆发呢？这可是一次大伙无法预料的或然性事件。

然而，即使承认火山有爆发的这种可能性，但也有可能林肯岛不会全部遭殃呢。火山喷发物并非永远都会造成灾难的。海岛以前曾经历过这种考验，山的北坡那一道道凝结的岩浆条纹就证实了这一点。此外，从火山口的形状和它上边沿处凹下去的缺口看，火山喷出物应该是往岛上肥沃地区的相反方向流去的。

但是，过去发生的事不一定说明得了将来。往往会有这样的情况，在火山的顶部，旧的火山口堵塞了，而出现了新的火山口。这种情况在新旧大陆都发生过，埃特纳火山、波波卡提佩特火山和奥里萨巴火山就是这样。因此，火山爆发前，个个都会胆战心惊的。总之，只要出现地震——火山爆发时——而会伴随有的现象——，就足以使山内部结构发生变化，给白炽的熔岩打开新的出路。

赛勒斯·史密斯向伙伴们解释了这些事，并毫不夸大地事实地让他们了解了这正反两种可能性。

总之，大家都无能为力。“花岗石宫”看来不会受到威胁，除非发生了震撼大地的地震。但要是富兰克林峰南部石壁内出现新的火山口，那牲畜栏就值得大伙担忧了。

从那天起，蒸汽就不断地从山顶上冒出来。大伙甚至可以观察到，尽管大股的浓烟中并没有渗杂着火焰，但蒸汽却冒得越来越高，越来越浓。这种现象在那火山口中央的较低部位尤甚。

然而，随着天气转好，大伙又继续干活。他们尽可能快地抓紧造船，再说，赛勒斯·史密斯利用海滩上的瀑布，建起了一座水力锯木场，这样就可以迅速地把树干锯成薄厚不一的木板。这套机械设备就像在挪威的乡村锯木场中运作的那些一样简单。先用一个水平装置推动木材，再用一个垂直装置转动锯子，这就是整套设备了。工程师成功地上面巧妙地安装上了一个轮子、两个圆筒和一个滑轮组。

将近9月底，未来的双桅纵帆船的骨架在造船工场里形成了。整个框架几乎完全竣工了，所有的肋骨都由一根临时拱条固定着，大伙已经可以看出一艘船的轮廓。这艘双桅纵帆船，船首很尖，船尾流畅，在必要时候，显然很适合于做一次相当长距离的远航。但是包板、内部护板和甲板的铺置工作还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非常幸运的是，那艘旧那桅横帆船的铁制品在海底爆炸后都打捞了上来。潘克洛夫和艾尔通从损坏的包板和曲板上拔下了木栓和大量的铜钉子，尽可能地节省了铁工活儿，但木工活还有许多有待完成。

到了眺望岗上各种作物丰收、堆积草料和进仓时，造船工作不得不暂时中断一个星期。农忙一结束，以后的时间又都全部投入那艘双桅纵帆船的制

造中。

到了晚上，工人们都精疲力尽。为了不浪费时间，他们调整了用膳时间：正午吃午饭，天黑以后才吃晚饭。然后就回到“花岗石宫”立即就寝。

然而有时，对某个有趣话题的谈论也会推迟一点睡觉的时间。移殖民们总情不自禁地谈到将来，他们兴致勃勃地谈到乘坐双桅纵帆船到最近的陆地去会给他们的处境带来的变化。但在这些计划中，将来要返回林肯岛的思想总是占主导地位。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放弃这片他们呕心沥血而且成功地建立起来的移民地，再说一旦与美国联系上，这里就会有新的发展。

潘克洛夫和纳布尤其希望在这里度完余生。

“赫伯特，”水手老是说，“您永远不会离开林肯岛吧？”

“永远不会，潘克洛夫，尤其是您决定留在这里的话！”

“我早就打定主意了，孩子，”潘克洛夫答道，“我会等您的！您把您的妻儿带来，我会把您的孩子教育成坚强勇敢的人的！”

“一言为定，”赫伯特一边笑一边红着脸说。

“而您，赛勒斯先生，”潘克洛夫狂热地接着说，“您将永远是岛上的领袖！啊！这岛能养活多少人呢？至少1万吧！”

大伙就这样聊天，他们让潘克洛夫自由发挥下去，按他的想法，记者终将办出一份报纸，叫《新林肯岛先驱报》呢！

人的心理就是这样。人之所以能成为万物之灵，是因为人有一种欲望，要做不朽的事业，这种事业在其死后还将继续下去。正是这样，人才主宰着世界，而这一点在整个世界范围都得以证实。

除了人有理想，谁知道杰普和托普它们对将来心里有没有自己的小梦想呢？

艾尔通心里则暗暗地想着，他要再见到格勒那旺爵士，向他表明一切，昭雪过去。

10月15日晚上，充满了这些设想的谈话比平时延长了一些时间。现在已是晚上9点。已经掩饰不住的长长的呵欠催促着大伙上床休息。当潘克洛夫正要向床边走去时，大厅里的电报铃突然响了。

大伙都在这里啊：赛勒斯·史密斯、吉丁·史佩莱、赫伯特、艾尔通、潘克洛夫，还有纳布，都在啊。移殖民们中没有谁到牲畜栏去啊。

赛勒斯·史密斯早已站了起来。他的同伴们面面相觑，以为自己听错了。

“这到底出了什么事？”纳布喊道，“难道是鬼打的铃吗？”

没人回答。

“这时暴风雨正要发作，”赫伯特指出，“会不会是电的感应……”

赫伯特话没说完，工程师在众人的注视下，否定地摇摇头。

“等一等吧，”此时吉丁·史佩莱说，“要是这是个信号的话，不论发的人是谁，他总会再发一次的。”

“可您认为会是谁呢？”纳布喊道。

“但是，”潘克洛夫答道，“那个……”

又一阵电报机震动的嗡嗡声打断了水手的话。

赛勒斯·史密斯朝发报机跑过去，接上电源，往牲畜栏发去电报，问道：

“您要什么？”

几分钟后，指针在字母盘上转动起来，给“花岗石宫”的主人们作了回答：

“请速到牲畜栏。”

“终于盼到了！”赛勒斯·史密斯喊道。

是的！终于盼到了！谜底就要揭开了！在这驱动着他们前往牲畜栏的强烈兴趣前，移殖民们的疲倦早已荡然无存，一切休息的欲望早已消失。他们二话没说，几分钟后就离开了“花岗石宫”，来到了海滩上。只有托普和杰普留了下来，大伙没有带上它们。

夜色深深。那一天的新月已经和太阳同时西下了。正如赫伯特指出的，大片的暴风雨云形成了一个低沉沉的穹窿，遮住了所有的星光。几道闪电，映射着远处的暴风雨，照亮了天际。

几个小时后，雷电可能就要落在海岛上。这是一个恐怖的夜。

但是，不管天色多么黑，也阻止不了这些熟悉牲畜栏路的人们。他们登上了感恩河左岸，到达了高地，通过甘油河上的吊桥，穿过森林向前进。

他们迈着欢快的脚步，心情异常激动。对于他们，毋庸置疑，他们终将解开那个寻找了许久的谜底——那个深深地闯进他们的生活中，那么慷慨地帮助过他们而且又那么神通广大的神秘人物的名字！的确，要是这位未谋面者没有介入他们的生活，不了解他们生活中的琐事，没有听到“花岗石宫”里的谈话，那他怎么总能在关键时刻采取行动呢？

每个人都陷入了沉思，加快了脚步。在树林下，天黑得连走在路边也伸手不见五指。此外，森林里万籁寂静。飞禽走兽在这种沉闷气氛的影响下也一动不动的，静静的。树叶也纹丝不动。只有移殖民们踩在干硬的地面上发出的脚步声，在黑暗中回响着。

在行走的前一刻钟里，周围一片寂静，只有潘克洛夫打破沉默说：

“我们本该带上一盏手提灯。”

工程师则答道：

“我们会在牲畜栏那边找到一盏的。”

赛勒斯·史密斯和他的同伴们离开“花岗石宫”时是9点12分。在9点47分，他们就走完了感恩河河口到牲畜栏之间五分之三的路程。

这时，大片银白色的闪电在海岛上空开花，在黑暗中犹如树叶的齿状边缘。密集的电光耀眼得使人几乎看不到东西。显然，暴风雨很快就会来临。远处的轰轰雷声滚过天际深处，大气非常沉闷。

移殖民们像被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推动着向前走。

10点一刻时，一道强烈的闪光照亮了牲畜栏的围栅。大伙还没跨过大门，一声炸雷从天而降。

在这瞬间，大伙穿过了牲畜栏，来到了房子前面。

既然电报就从这屋子发出去的，那有可能那位未谋面者就在屋子里。然而，窗户上却没有一丝灯光。

工程师敲敲门。

没人回答。

赛勒斯·史密斯推开门，移殖民们走进了漆黑的房子里。

纳布擦亮了打火机。过了一会儿，手提灯点着了，照亮着房间里的所有角落……

里面没人。一切依然，与移殖民们上次离开时一样。

“我们是不是产生幻觉了？”赛勒斯·史密斯小声说。

不！不可能！电报上明明说：

“请速到牲畜栏。”

大伙走近专门放置电线装置的那张桌子。桌上一切依然，电池和装电池的盒子，还有发报机和收报机都原样没动。

“谁最后一次来过这里的？”工程师问。

“我，史密斯先生，”艾尔通答道。

“那是……？”

“四天前。”

“啊！一张纸条！”赫伯特指着放在桌上的一张纸条喊道。

在那纸上，用英文写着：

“沿着新电线走。”

“我们走吧！”赛勒斯·史密斯喊道，他明白了那封电报不是从牲畜栏发出的，而正是由一根接到旧电线上的附加线成功地直接从那神秘的住所发到“花岗石宫”的。

纳布打着点亮的手提灯，大伙一块离开了牲畜栏。

这时，暴风雨来势凶猛，电闪雷鸣。一道道闪电顷刻间照亮了富兰克林峰和整个海岛。在不间断的雷电中，大伙可以望到缭绕着烟雾的火山顶峰。

在牲畜栏里从房子到栅栏之间并没任何电报线。但是，走出大门后，工程师径直跑到第一根电线杆旁，在闪电中，他看到了一根新电线从绝缘子上掉下来，拖到了地面上。

“就是这条！”他说。

这根电线拖在地面上，但像海底电缆一样，整条电线上都包了一绝缘物质，以保证电流自由通过。从其走向看，这条电线好像是穿过了森林和富兰克林峰南部支脉，因此，它是向西延伸的。

“顺着它走！”赛勒斯·史密斯说。

于是，时而在手提灯光照耀下，时而在雷电之中，移殖民们沿着电线赶路。

此时，雷声不断地轰鸣，大声得连说话的声音也听不见。再说，这时不是说话的时候，而是赶路的时候。

赛勒斯·史密斯和同伴们先攀上了屹立在牲畜栏山谷和瀑布河之间的支脉，从最狭窄的地方通过了瀑布河。那根电线时而挂在树木低低的枝头上，时而沿着地面向前伸展，准确无误地引导着他们向前走。

工程师原以为这根电线可能会在山谷深处打住，那隐蔽的住所可能就在那里。

其实不然。他们还得登上西南支脉，然后走下到那片贫瘠的高地，其尽头是嶙峋古怪的玄武岩峭壁。移殖民们中这个或那个不时得弯下腰，用手摸一摸电线，在必要时纠正一下方向。但毫无疑问，这根电线是直通到大海的。在那个地方，说不定在火成岩的某个深处，就藏匿着那个大伙至今为止徒劳地寻找着的住所。

天空仿佛着火似的。一道闪电紧跟着一道。好几道闪电击在火山顶峰上，然后闯进了处在浓雾包围中的火山口里。有时火山好像喷出了火焰似的。

11点差几分，移殖民们来到了濒临西部海洋的峭壁上。这时，风已经起了。海浪在500英尺下的海面上翻腾。

赛勒斯·史密斯估计他和同伴们从牲畜栏出发以来走了一英里半。

在这个地方，电线伸进了岩石堆中，沿着那座相当陡的斜坡中的一条狭窄而且弯曲的沟壑向前延伸。

移殖民们冒着可能踩到某处失衡晃动的岩石而失足掉进海里的危险，走进了那条沟壑中。向下走是异常危险的。但他们并不在乎危险，他们已经无法控制自己，一股无法抗拒的引力像磁石吸住铁一样，吸引着他们向那个神秘的地方走去。

因此，他们几乎不知道自己怎么走下这个就是在大白天也可以说很难走的沟壑的。这里石块飞滚，而且当石块滚过有光亮的地带时，就像火流星一样发光。赛勒斯·史密斯走到前头，艾尔通断后。他们时而一步一步地走，时而爬过光滑的岩石；然后再直起身来继续赶路。

最后，那根电线突然拐了个弯，伸进海岸边的岩石丛里。那海岸边简直布满了礁石，大海潮肯定会涨到这里来的。移殖民们已经到了玄武岩壁的下面尽头。

在那里，延伸着一条狭窄的沟壑，与海面形成平行水平的方向。那根电线沿着狭沟向前伸，移殖民们也跟着走。不到一百步，那狭沟便沿着一个缓缓的斜坡下降至海面上。

工程师抓住电线，发现电线伸进了海里。

他的同伴们在他身旁停了下来，目瞪口呆。

他们失望地，甚至几乎是绝望地叫了一声！难道要他们钻进水里去寻找海底洞穴吗？在当时那种精神和体力过度兴奋的情况下，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这么做的。

但工程师想了一下，拦住了大家。

赛勒斯·史密斯把伙伴们带到一处岩洞底下。

“等一等，”接着，他在那里说，“现在正值涨潮，等退潮了，路就会露出来的。”

“可您怎么知道的……”潘克洛夫问。

“要是没有路可以通到他那里，他就不会叫我们来的！”

赛勒斯·史密斯说得口气那么肯定，谁也没有表示异议了。再说，他的观点是符合逻辑的。得承认，在峭壁脚下肯定有一个出口，现在被潮水堵住了，等退潮时就可以走。

但得等几小时才退潮。于是，移殖民们默默地蜷缩在一处凹进岩石里的深坑中。此时开始下雨了，很快就雷声轰鸣，电光大作。岩罅中回荡着炸雷的响声，使雷声更加震耳欲聋。

移殖民们情绪高涨。千万个离奇怪诞的想法从他们的脑海中掠过。他们设想着某个魁伟而且超人的形象。只有这么一个人，才能与他们心目中的海岛神灵相一致。

午夜时分，赛勒斯·史密斯提着灯走到海滩下，察看下面的岩石布置情况。此时已经退潮两小时了。

果然不出工程师所料。一个巨大的岩洞拱顶开始露出水面。在那里，那根电线折了个直角，伸进了那个张开的“大嘴”里。

赛勒斯·史密斯回到了同伴们身旁，简单地对他们说：

“一小时后，就可以进洞了。”

“这么说，真的有洞口吗？”潘克洛夫问。

“您怀疑这个吗？”赛勒斯·史密斯反问道。

“但那个洞可能会被水淹到一定的高度的。”赫伯特指出。

“要是那个洞完全没水，”赛勒斯·史密斯答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徒步进去。要是有水，那就会有什么交通工具给我们使用的。”

一小时过去了。大家冒着雨走到海平面上。在三小时内，海潮已经退了15英尺。那拱形洞口的弧形顶部距水面至少有8英尺。那宛如一个桥孔，底下流着夹杂着浪花的海水。

工程师俯下身，看到了一个黑色的物体漂浮在水面上。他把它拉了过来。

原来是一只用一根绳子系在石壁内某个地方的小艇。这只小艇艇身是铁皮做的。艇底座位下放了两根桨。

“上船吧。”赛勒斯·史密斯说。

没多久，移殖民们都坐在小艇内。纳布和艾尔通划桨，潘克洛夫掌舵。赛勒斯·史密斯坐在船头，手提灯放在艄柱上，照亮前进的路。

那个拱洞非常之低，小艇先从下面通过，然后突然抬了起来，但洞里漆黑一片，手提灯的光线又不足，大伙无法看清这个岩洞的宽度、高度和深度。在这个玄武岩洞穴中，笼罩着深深的寂静。外面没有任何声音能渗进来，甚至雷鸣闪电也无法穿透它那厚厚的石壁。

在地球上的某些地方也存在着这种巨大的岩洞，是地质时期形成的天然地下室。其中有些受到海水入侵，有些侧部藏着整个湖泊。例如赫布里底群岛中的史泰法岛上的芬加尔窟，布列塔尼半岛的杜亚尼港湾上的莫加特窟，科西嘉半岛上的波尼法西奥窟，挪威的来斯福约德窟，还有肯塔基州那高500英尺、长超过20英里的巨大的曼摩斯山洞！在地球上的好些地方，大自然挖出了这些地下室，并保留下来供人类欣赏。

至于这个移殖民们此时正在探索的这个岩洞，它会不会一直通向海岛中央呢？小艇在岩洞中弯弯曲曲地走了一刻钟，工程师不时地向潘克洛夫发出简短的指令：

“靠右点！”他命令道。

小艇改变方向，立即用右侧贴着石壁走。工程师想知道电线是否还沿着石壁延伸着，这是不无道理的。

那根电线还在那里，挂在岩石的凸出部位上。

“前进！”赛勒斯·史密斯说。

于是，那两根船桨伸进黑暗的水中，把船推向前去。

小艇又走了一刻钟。从那个岩洞口到这里，至今应该穿行了半海里路了，这时，赛勒斯·史密斯又说：

“停下！”

小艇停了下来。接着，移殖民们见到了一束强烈的光线照亮着一个如此之深陷进海岛深处的巨大洞穴。

此时，有可能仔细地观察这个其存在已不必怀疑的洞穴了。

在100英尺高处是一个圆形拱顶，由一些似乎是同一个模子铸出来的玄武岩柱子支撑着。拱底石参差不齐，一些奇形怪状的肋线纹在这些在地球成形初期大自然就成千上万地把它们竖起来的柱子上。这些玄武岩柱子一段嵌进一段，高达40至50英尺。尽管洞外风云动荡，但洞内的海水却平静地泡浸着石柱的基部。工程师指出的那处明亮火源，抓住每处棱形石壁，反射出灿烂的光芒，仿佛半透明镜子般把石壁照得四壁辉煌，把石壁的最小凹凸处也点缀成闪光的宝石。

由于这种反射作用，水面上银波闪闪，小艇好像在两道光亮的地带之间漂浮着。

显然，这个明亮的世界是由光源中心投射产生的。它明亮而又笔直的光线照亮了洞穴中的每个角落和每块凸起的岩石。这种光是一种电源产生的，它那银白的颜色就泄露出它的来源。它是这个洞穴里的太阳，照亮了整个岩洞。

赛勒斯·史密斯打了个手势，桨又划进水中，溅起了一阵犹如宝石般的雨花。小艇向那光源驶去，很快就距那里不到半链之遥。

在那个地方，水面宽约 350 英尺。可以看到，在那耀眼的光源不远处是一扇巨大的玄武岩墙壁，堵住了岩洞那一边的所有出路。可见，这洞穴是相当地宽大，但在海里，它只是个小湖泊。它的拱顶、两边的石壁、尽头的峭壁、全部的棱柱、圆柱和锥体，都沐浴在电光中。那光源把四周照得如此之清晰，以致于那些石块看上去像昂贵的钻石一样，璀璨夺目，光亮仿佛就是从它们本身发出来的！

在湖中央，一个长棱形的物体漂浮在水面上，静静地，一动不动地。里面的光亮是从两侧射出来的，就像从一个加热到白热化的炉子的两个口子射出来一样。那设备犹如一条巨大的鲸类动物，长约 250 英尺，高出水面 10 至 12 英尺。

小艇慢慢地向它驶近。赛勒斯·史密斯站在船头，凝视着，心情万分激动。然后，他突然抓住记者的手，喊道：

“是他！只能是他！……”

接着，他又坐到凳子上，小声地说出了一个只有吉丁·史佩莱才听得到的名字。

无疑，记者知道这个名字，因为这在他身上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反应，他低沉地答道：

“是他！一个不受法律约束的人！”

“是他！”赛勒斯·史密斯说。

根据工程师的指示，小艇靠近了那个漂浮着的古怪物体，在它的左舷停靠，一束光线透过厚厚的玻璃从这里射出来。

赛勒斯·史密斯和同伴们登上平台，那里有一个敞开的舱口。大伙一齐向那舱口奔去。

扶梯下面是一条内部纵向通道，里边灯光通明。通道尽头有一扇门，赛勒斯·史密斯把它推开。

移殖民们迅速地穿过一个装饰得富丽堂皇的客厅，来到隔壁的书房，书房里光亮的天花板上泻下一片眩目的光芒。

书房尽头是一扇大门，也是关着的，被工程师推开了。

一个宽敞的客厅展现在移殖民们的眼前。这是一间博物馆，陈列着矿物界的一切珍品、艺术品和工业上的奇珍异宝，移殖民们仿佛进了仙境似的。

他们看到了一个人躺在一张昂贵的长沙发上，这人好像没注意到他们进来。

此时，赛勒斯·史密斯提高嗓子，令他的同伴们大为惊讶的是，他说道：

“尼摩船长，您叫我们来吗？我们来了。”

第十六章

尼摩船长——他的第一番话——一个独立英雄的历史——对侵略者的仇恨——他的同伴们——海底生涯——孤身只影——“鹦鹉螺号”——在林肯岛上的最后一处隐居地——海岛上的神秘的仙人

一听到话声，那躺着的人坐了起来，灯光正好照在他的脸上：他相貌威武，额头高耸，目光傲然，胡须花白，长发飘逸，而且垂到了身后。

这人用手撑住沙发的靠背，站了起来。他目光平静。可以看出，一种慢性病正慢慢地折磨着他，但他的嗓门还是非常洪亮，这时，他带着特别惊讶的口吻用英语说：

“我没名字，先生。”

“可我认得您！”赛勒斯·史密斯答道。

尼摩船长用犀利的眼光盯着工程师，仿佛要把他吞没似的。

然后，他又坐到沙发的垫子上，小声地说：“这又怎么，反正，我就快死了！”

赛勒斯·史密斯走到尼摩船长身边，吉丁·史佩莱抓住他的手，他发现那只手是滚烫的。艾尔通、潘克洛夫、赫伯特和纳布毕恭毕敬地站在这间华丽的大厅的一角。大厅里灯光辉煌。

然而，尼摩船长立即把手缩了回去。然后他打了个手势，叫工程师和记者坐下。

大伙尊敬地注视着他。那里坐的正是他们称之为“海岛神仙”的人，那个曾经那么多次那么有效地援助过他们的万能的人，那个他们应该感激不尽的恩人！潘克洛夫和纳布原以为他几乎是个神仙，但在他们面前，竟只是个人，而且此人竟行将就木了！

但是，赛勒斯·史密斯怎么认识尼摩船长呢？而后者为什么一听到他叫出这个名字就那么快地站了起来呢，他是否以为无人知道这个名字呢？……

船长又重新坐在长沙发上，而且用胳膊支撑着身子。他注视着坐在他身旁的工程师。

“先生，您知道我的曾用名？”他问。

“我知道，”赛勒斯·史密斯答道，“正如我知道那艘了不起的潜水艇的名字一样。”

“是‘鹦鹉螺号’吗？”船长半露出笑容说。

“是‘鹦鹉螺号’！”

“可您知道……您知道我是谁吗？”

“我知道。”

“但是，我与外界中断联系已经30年了，在这30年里，我一直生活在海洋深处，这个我感觉自由的唯一地方！那到底是谁泄露了我的秘密？”

“一个从没与您许过诺的人，尼摩船长，所以，所以不能说背信弃义。”

“是那个16年前偶然落到我船上的法国人吗？”

“正是他。”

“这么说，当‘鹦鹉螺号’卷进马尔斯特罗姆大漩涡时，那人和他的两个同伴并没有死？”

“他们没有死，他还发表了一本名为《海底两万里》的书，书里讲叙了您的故事呢。”

“那只是我几个月的故事罢了，先生！”船长立即答道。

“没错，”赛勒斯·史密斯接着说，“但那几个月的奇异生活就足以让我们了解您……”

“可能把我了解成一个罪人吧？”尼摩船长答道，嘴边露出一丝傲慢的微笑，“是的，一个也许丧失人性的暴乱者！”

工程师没有作答。

“是吗，先生？”

“我丝毫无权评价尼摩船长，”赛勒斯·史密斯答道，“至少对于他过去的生活，正如所有人一样，我不知道他那种古怪的生活方式的动机是什么，因此，我不能不了解原因，就去评判结果。但我所知道的，就是自从我们来到林肯岛以后，一只乐善好施的手不断地帮助我们，全靠一个善良、慷慨、万能的人，我们才保住了性命；而这个万能、慷慨和善良的人，就是您，尼摩船长！”

“是我。”船长简单地答道。

工程师和记者都站了起来，他们的同伴们走了过来，此时他们心中洋溢着的感激之情将用手势和语言表达出来……

尼摩船长打了个手势止住了他们，并以掩饰不住的激动声调说：

“等你们听完我的故事再说吧！”他说。

接着，船长用几句简洁而又紧凑的话，讲叙了他的一生。

他的叙述很简短，然而，他不得不竭尽全力才能把故事讲完。显然，他正在与一种极度虚弱的身体状况作斗争。好几次，赛勒斯·史密斯请求他休息一会儿，但他像一个朝不保夕的人一样摇摇头。当记者提出护理他时，他答道：

“这些是无用的，我的时间已经屈指可数了。”

尼摩船长是一个印度人，达卡王子，当时一个独立王国本德尔汗德邦国王的儿子、印度英雄第波——萨伊布的侄子。在他10岁那年，他的父王就把他送到欧洲，让他接受一种全面的教育，暗中旨意于他有一天能用一样的武器，与那些被他视为他国家的侵略者的人作斗争。

从10岁至30岁间，天资过人、志向远大的达卡王子学习了所有的东西，在科学、文学和艺术上都颇有造诣。

达卡王子游历了欧洲。他的身世和财富使他到处都为人所追逐，但世上的任何诱惑永远都迷不倒他。年轻而又英俊的他保持着严肃、沉默寡言的生活作风，他心底里埋藏着一种无法替代的仇恨思想，如饥似渴地学习着。

达卡王子满腔仇恨。他痛恨那唯一一个他永远不想涉足的国家，那唯一一个他拒绝不断地与之妥协的民族：他仇视英国，尽管它有不只一点吸引住他。

这是因为这个印度人不停地提醒自己作为被征服者对征服者的一切深仇大恨。入侵者是不会在被入侵者的家园得到宽恕的。这个王子——那些只肯在名义上向大不列颠联合王国表示臣服的印度各邦中一邦的邦主之子——来自于第波——萨伊布家庭，自小就是在恢复主权和复仇的思想熏陶下成长的，对他那套上了英国人枷锁的诗一般美丽的家园有着不可抗拒的爱，他永

事实上，尼摩船长的故事已在《海底两万里》一书中讲叙过。因此，本书在谈到艾尔通的历险时同样注明在某些日期上有一致之处。请读者参阅关于这一问题的已加注释。——原注

远不愿意把脚踏上那片奴役着印度，受到他的诅骂的土地。

达卡王子成了一位艺术造诣很高的艺术家，一个深谙高深科学的学者，一个在欧洲宫廷中成长的政治家。在那些片面地理解他的人眼里，他或许被看作了一个好学习但轻实践的世界主义者，一个精神上高傲但又流于空谈的阔绰的旅行者，不停地游荡于世界各地但却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

但他根本不是这样的人。这位艺术家、学者、政治家的心里还挂记着自己是印度人，一位期切复仇的印度人，一个抱着希望能有一天收回国家主权、驱逐出侵略者、恢复国家独立的印度人。

因此，达卡王子于 1849 年返回到本德尔汗德邦。他与一位和他一样，心里在为国家的不幸流血的印度贵族女子结婚。不久便有了两个至爱的子女。但家庭幸福并没有使他忘记印度正在受奴役。他等待着时机。终于时机来临了。

英国人套在印度民众身上的枷锁也许太沉重了。达卡王子利用民众的不满呼声，向他们灌输了对殖民主义者的一切仇恨。他不仅跑遍了印度半岛上仍然独立的地区，而且还来到英国直接统治的地区。他号召大家想起第波——萨伊布为保卫祖国而在赛林加帕坦英勇牺牲的伟大日子。

1857 年，印度士兵发动了大暴动，达卡王子是这次暴动的策划者。他组织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他为了这一事业贡献出自己的才能和财富。他把生命置之度外，身先士卒，像其他为解放祖国而战斗的最谦逊的英雄们一样冲锋陷阵。在 20 次战斗中，他身受 10 处伤，但在最后一批独立战士倒在英国人枪口下时，他却死里逃生。

大不列颠的势力在印度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大的危机。而且，要是印度士后像他们希望的那样，得到外来的援助，那联合王国在亚洲的统治和影响恐怕就要结束了。

此时，达卡王子的名字家喻户晓。这位英雄并没有躲藏起来，而是进行公开的斗争，他的头颅被悬赏。可是，如果说他并没有遇到一个出卖他的叛徒，那就在他意识到他的父母妻儿因他所冒的危险之前，他们就已经为他付出了性命……

真理，这一次又在强权面前倒下了。但文明是永不倒退的，而且她似乎在必要时会借助一切真理的。印度士兵起义被镇压了，印度前各邦又沦入英国更严酷的统治之下。

死里逃生的达卡王子回到了本德尔汗德邦深山中。在那里，他自此孤身只影地生活，他深深地厌恶人世间的一切，憎恨和反感文明社会，希望永远避开尘间，他变卖了剩余的家产，结集了 20 几个最亲密的伙伴，后来有一天，他们全部失踪了。

那么，达卡王子到哪里找到了文明社会找不到的那种独立自由呢？在水下，在海洋深处，那里任何人也无法追踪他。

这位学者变成了军事家。太平洋上的一个荒岛成了他的造船所，在那个地方，一艘他自己设计的潜水艇被制造出来了。他已经掌握一些方法——这些方法终将为世人所知——利用无法估量的机械能和消耗源源不绝的能源产生出电能。这些电能被用于他的潜艇上的一切需要，像动力、照明和取暖。海洋里蕴藏着无穷的宝藏、不可胜数的鱼类、大量的褐藻类和马尾藻，以及巨大的哺乳动物，这里不仅有大自然提供的一切，而且还有人类遗失在海底的东西，这些都充足地满足了王子和他的伙伴们的需求——而这正好实现了

他最强烈的愿望，既然他再也不想与陆地有任何联系，他把“鹦鹉螺号”命名为“鹦鹉螺号”，自称为尼摩船长。然后便消失在海底。

好多年间，船长游历了各个大洋，从南极到北极。他作为一个文明社会的弃儿，在这个陌生的世界中收集到了大量珍贵的财宝。1702年，西班牙商船在维哥湾沉没的百万财物为他提供了一座用之不竭的宝矿。这笔财富，他总是匿名地拿去资助为国家独立而斗争的各族人民。

总之，很久以来，他没有与他的同类有过任何接触。直至1866年11月6日夜里，三个人突然落到他的船上。那是一位法国教授、他的仆人和一个加拿大渔夫。当时美国驱逐舰“阿拉伯罕·林肯号”正在追逐“鹦鹉螺号”，两船相撞时，这三个人被抛进了海里。

从那位教授口中，尼摩船长得知“鹦鹉螺号”潜艇时而被视作巨大的鲸鱼类哺乳动物，时而被视为海盗的潜水船，在各个海域都受到了追踪。

尼摩船长本可以把这三个人扔进大洋里，因为是偶然让他们三个这样地闯入了他的神秘生活中。但他没这么做，而是把他们关起来。但在那7个月间，他们在一次历程两万里的海底旅行中欣赏到了一切奇观异景。

一天，即1867年7月22日，那三个丝毫不知尼摩船长的底细的人夺取了“鹦鹉螺号”上的小艇后，终于得以逃脱。但由于当时“鹦鹉螺号”正被卷入挪威沿岸的马尔斯特罗姆大漩涡中，所以船长还以为那三个逃亡者一定是被淹死在那可怕的漩涡中，早就葬身大海了。他压根儿没想到那个法国人和他的两个伙伴竟神奇地被抛到了海岸上，被罗佛丹群岛的渔民收留；而且那个教授返回法国后，还出版了一本书，讲述了在“鹦鹉螺号”上七个月的离奇冒险的航行经过，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好奇心。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尼摩船长继续这样生活着，他漫游大海。但他的伙伴们一个人地死去个了，他们都安眠在太平洋底的珊瑚墓地里。“鹦鹉螺号”上一片空荡荡，最终，只留下尼摩船长一个人在船上陪伴着所有那些与他一起逃亡到海洋深处的人。

尼摩船长目前60岁了。当他孤身一人时，他就把“鹦鹉螺号”开进那些曾几次被他当作船籍港的海底港口中的一个。

其中一个港口便在林肯岛下，而且，这里此时正成了“鹦鹉螺号”的安身之所。

六年来，船长都居住在这里，不再航行。他等待着死亡来临，也就是赶去与他的伙伴们会合的时刻。这时，他无意中看到了南军俘虏们乘坐的气球坠下来。当工程师掉进海里时，他正好穿着潜水服，在距海岸几链远的水底下漫游。在仁慈心的驱动下，尼摩船长救了赛勒斯·史密斯。

开始，他想避开这五个遇险者，但是，由于火山活动的影响，玄武岩上升，堵住了他藏身的港口，他的船再也不能穿过那海底洞穴的入口。一只轻便的小船穿过还绰绰有余的水深，对“鹦鹉螺号”来说则远远不足，因为它的吃水度相对来说是很深的。

于是，尼摩船长留了下来。不久，他注意到这些人一无所有地流落到一个荒岛上，但他又不想让人见到，渐渐地，当他看出这些人诚实、勤劳、像兄弟般团结友爱时，他就开始关心他们的奋斗了。他情不自禁地去了解他们的疾苦。穿着潜水服，他就能轻而易举地游到“花岗石宫”的内井井底，然

这里指的是冈地奥提人的武装起义，尼摩船长的确在那种情况下给予过他们支援。——原注

后，踩着凸起的石块爬到上面的井台上。他倾听着移殖民们追忆过去，探讨目前和未来。他从他们那里获悉为了废除奴隶制，美国国内发生了大规模内战。是的！这些人使尼摩船长对他们在岛上如此诚实地表现出来的这种人性产生了好感。

尼摩船长救过赛勒斯·史密斯。也正是他，把狗带到了“石窟”去；把托普托出湖面；并在遗物海岬扔下那个装着那么多有用的物品的箱子给移殖民们；让平底船在感恩河顺流而下；在“花岗石宫”遭猩猩袭击时，把绳梯从“花岗石宫”上扔下来；也是他，把文件封在瓶子里，让大伙知道艾尔通在塔波岛上；且在海峡深处安置了水雷，把那艘双桅横帆船炸毁；并给赫伯特送来硫酸奎宁，把他从死神手中抢回来；最后又是他，用他在海底狩猎时使用的、掌握着其秘密的电弹击毙了那些匪徒。这样，那么多看似神秘的事情都真相大白了，而这一切，都证明了船长的慷慨和才能。

可是，这位伟大的愤世嫉俗者却热衷于行善。他还要向受到他保护的人留下有用的建议；另一方面，由于感觉到心跳加速，自己死期已近，他就像大伙知道的一样，用一根电线把牲畜栏和“鸚鵡螺号”连起来，装上一个字母发报机，把“花岗石宫”的移殖民们请来……要是他早知道赛勒斯·史密斯颇为了解他的历史，竟能用尼摩这个名字称呼他，他或许早就不会这么做了。

船长讲完了他毕生的故事。此时，赛勒斯·史密斯开口了。他追述了一切使移民地化险为夷的事件；然后，他以他和同伴们的名义，向这位他们欠下了不少人情债的慷慨的人物致谢。

但尼摩船长并不在乎要索取多少回报。他脑海里浮现出最后一个想法。在握住工程师伸给他的手之前，他说：

“现在，先生，您了解了我的一生，请评判吧！”

船长这么说，显然是暗示着一件那三个落到他船上的陌生人曾经目击过的严重事件——那件法国教授肯定在其书中叙述过并且应该产生了可怕的反响的事件。

的确，在教授和他两个伙伴逃走的几天前，“鸚鵡螺号”在大西洋北部遭到一艘驱逐舰的追击，它像一只羊头撞锤一样向那艘驱逐舰撞去，并毫不留情地把它撞沉。

赛勒斯·史密斯明白船长的话外音，因此，他没有作答。

“那是一艘英国驱逐舰，先生，”尼摩船长喊道，一时间，他又变成了那个达卡王子，“一艘英国驱逐舰，您好好听着！它向我进攻！我被挤在一个又窄又浅的小海湾中！……我必须冲过去，于是……我冲过去了！”

然后，他又稍为平静地补充道：

“我主张正义和公理，我到处都尽我之所能行善，也尽我之职责行恶。任何正义都不需要宽恕！”

讲到这里，尼摩船长沉默了片刻，接着，他又提出了那个问题：

“您们对我有何看法呢，先生们？”

赛勒斯·史密斯向船长伸出手去，就他的问题，严肃地答道：

“船长，您的错误就在于认为人们能够重返过去，因此，您一直与必然的进步作斗争。这是那些有人赞成，但另一些人指责的错误中的一种。这些错误只有上帝才能评判，而人理却必须宽恕这些错误。一个人错以为他要做的的是对的，人们可以指责他，但却会永远重视他。您的错误并不会使您失去

别人对您的钦佩，因而您的名字丝毫不必担心历史的评判。历史喜欢那些英雄的荒唐做法，同时也谴责这些荒唐做法带来的后果。”

尼摩船长的胸脯一起一伏，他把手伸向空中。

“我错呢，还是对呢？”他喃喃道。

赛勒斯·史密斯接着说：

“一切伟大的举措都是上帝的旨意，因为伟大的举动都来自于上帝那里！尼摩船长，站在这里的是您曾经帮助过的老实人，他们将永远怀念您！”

赫伯特走近船长，跪了下来，拿起船长的手吻了吻。

一行热泪从那垂死的人眼里流出来。

“孩子，”他说道，“愿上帝保佑你！……”

第十七章

尼摩船长的最后几小时——一个垂死的人的遗愿——送给其一日之交的朋友的一件纪念品——尼摩船长的棺木——给移殖民们的几句赠言——弥留时刻——在海底

天亮了。但没有一丝光线渗进这个深深的海底地下室中。此时大海涨潮，海水堵住了洞口。但透过“鹦鹉螺号”舱壁射出的长束人造光却没有减弱，海水总是在浮着的潜艇周围熠熠发光。

此时，尼摩船长精疲力尽，他倒在了长沙发上。大伙不能想着把他抬到“花岗石宫”去，因为他已经表明他要留在“鹦鹉螺号”上那些无价的奇珍异宝中间，在潜艇上等待不会久远的死亡的到来。

一段相当长时间的衰竭使他几乎失去了知觉，此间，赛勒斯·史密斯和吉丁·史佩莱细心地观察着病人的情况。可以看出，船长的生命之火正渐渐地熄灭。体力将从这具以前十分强壮，但现在却羸弱地包着一丝即将逝去的灵魂的躯体内消失。一切的生命都集中在心里和脑中。

工程师和记者小声地交换了意见。还有什么方法治疗这个垂死的人呢？要是救不了他，至少是否能让他的生命延长几天呢？病人自己已经说过没救了，因此他平静地等待着死亡的到来，他并不害怕。

“我们无能为力了。”吉丁·史佩莱说。

“但他为什么死呢？”潘克洛夫问。

“他的生命正在衰竭。”记者答道。

“可是，”水手接着说，“要是我们把他抬到露天外，在太阳底下，说不底他会复活呢？”

“不，潘克洛夫，”工程师答道，“什么都别试着干！再说，尼摩船长不同意离开他的船。他在‘鹦鹉螺号’上已经索居了30年，他要死也想死在‘鹦鹉螺号’上。”

无疑，尼摩船长听到了赛勒斯·史密斯的话。因为他稍稍支起身子，用更加微弱但仍然清晰的声音说：

“说得对，先生。我应当而且我想死在这里。因此，我对您有一个请求。”

赛勒斯·史密斯和他的同伴们走近了长沙发，然后把坐垫放好，让那个垂死的人靠得更舒服些。

电灯光滤过光亮的阿拉伯风格装饰的天花板，把大厅照得通明。此时，大伙可以看到船长的目光驻留在客厅里的所有奇珍异宝上。他一件一件地看着挂在墙壁华丽的墙毯上的挂画，这些杰作都出于自意大利、佛莱米、法国和西班牙大师之手；接着是矗立在雕像座上的大理石像和铜像，靠着前舱壁的华丽的风琴；然后是中间放着一个浅口盆的玻璃水缸，里面养着海洋中最具欣赏价值的产品，像海底植物、植形动物、价值连城的珍珠串；最后，他的目光落在了刻在陈列室三角楣上的这条“鹦鹉螺号”的座右铭：

“动境中之动。”

他似乎想最后一次用目光抚摸一下这些艺术界和自然界的杰作，在那么多年的海底生涯中，他的天地就局限于此啊！

赛勒斯·史密斯没有打扰尼摩船长的沉思。他等待着这垂死的人开口说话。

几分钟后——在这几分钟里，他大概回顾了他的整一生——，尼摩船长

转过身来对移殖民们说：

“先生们，您们认为该向我尽些义务吗？……”

“船长，我们愿意付出生命为代价来延长您的生命！”

“好，”尼摩船长接着说，“好！……只要您们答应完成我的遗愿，我就得到了我为您们所做的一切的回报了。”

“我们应承您，”赛勒斯·史密斯答道。

于是，他和同伴们一起发了誓。

“先生们，”船长接着说，“明天，我就要死了。”

赫伯特刚想抗议他这种说法，但船长打了个手势阻止他。

“明天，我就会死的，可我不想埋在别处，只求葬在‘鹦鹉螺号’里。这是我的棺材，属于我的！我的所有朋友都长眠在大海深处，我也想在那里休息。”

尼摩船长的这番话引起了一阵沉默。

“听我说，先生们，”他接着说，“洞口上升了，‘鹦鹉螺号’被困在这个洞穴里。但是，虽然它无法离开这个监狱，可它至少可以沉在这个深渊里，并把我的遗体埋葬在这里。”

移殖民们虔诚地听着这位垂死的人的话。

“明天，我死后，史密斯先生，”船长继续说，“您和您的同伴就离开‘鹦鹉螺号’，因为船上所有的财宝都将随我而去。您们现在了解了他的历史的达卡王子将留给您们一件唯一的纪念物。那个盒子……在那里……装着价值好几百万的钻石，其中大部分是我做丈夫和父亲时留下来的纪念品，那时，我几乎以为有了它就有了幸福；此外，里面还有我和我的朋友在海底收集到的珍珠。有了这些财宝，将来有一天，您们就可以用它们行善。史密斯先生，在您和您的同伴手中，金钱是不会变成祸害的。那我将在天上，支持您们的事业的，而且我相信您们的！”

他极度的虚弱迫使他休息了几分钟后，尼摩船长又继续说：

“明天，您们拿上那个盒子，离开这个客厅，把门关上；然后您们登上‘鹦鹉螺号’的平台，插上进水塔的插销，把它反锁。”

“我们一定照办，船长，”赛勒斯·史密斯答道。

“好。然后您们坐上来时乘坐的那只小艇。但是，在离开‘鹦鹉螺号’之前，请到船尾去，在那里把位于吃水线上的两个大旋塞打开。让海水灌进储水器里。这样，‘鹦鹉螺号’就会慢慢地沉入水底，安息在这深渊中。”

这时，尼摩船长注意到赛勒斯·史密斯的一个表情，他补充道：

“什么都别害怕！您们只不过把一具尸体埋葬罢了！”

赛勒斯·史密斯和他的任何一个同伴都没向尼摩船长提出异议。这是船长托付给他们的遗愿，他们只能照办。

“您们发过誓的，对吗，先生们？”尼摩船长补充道。

“是的，船长。”工程师答道。

船长做了个手势，表示感谢。然后，他请求移殖民们让他独自一人呆几个小时。吉丁·史佩莱坚持要留在他身边，以防意外，但这个垂死的人拒绝了，他说：

“先生，我会活到明天的！”

于是，大伙离开了客厅。他们穿过书房和餐厅，来到位于船头的机房，发电装置就安装在机房里。这套设备在供应电和热的同时，还供应“鹦鹉螺

号”的机械动力。

“鸚鵡螺号”是一件兼容着杰作的杰作，工程师对它不由得拍手叫绝。

移殖民们登上了露出水面七八英尺的平台。在平台上，他们躺在一个厚厚的玻璃凸镜边休息。这块凸镜里嵌着一个射出一道强光的大灯泡。在这个大灯泡后面是一个舵轮舱，当“鸚鵡螺号”在水层中行驶，前面的电灯光应当照到相当远的范围外，这时舵工就在里面掌舵。

赛勒斯·史密斯和他的同伴们一开始都静静地躺着，因为他们刚才看到的和听到的一切都使他们激动不已。但是，一想到那个曾多次拔刀相助的人，他们几小时前刚刚认识的保护者，就要死了，他们的心里又多么地难过啊！

不管后人对这个可以说是超群的人的行为怎么评价，达卡王子将永远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奇怪形象的一面。

“真是一条汉子！”潘克洛夫说，“真难令人相信他就是这样生活在海洋深处！没想到他在这里也不见得比在别处更能得到安宁啊！”

“那艘‘鸚鵡螺号’”，此时艾尔通指出，“或许能够帮助我们离开林肯岛，到有人居住的陆地去。”

“去你的！”潘克洛夫大声说道，“我是决不会冒险开这种船的。在海上跑跑吧，没问题！但在海底，就万万不能！”

“我认为，”记者答道，“驾驶一艘像‘鸚鵡螺号’这样的潜艇应该是很容易的，潘克洛夫，而且我们肯定会很快掌握它的性能的。在海底航行，既不怕暴风雨，又不必担心撞船。因为在水下几英尺的地方，海水就像湖水一样平静。”

“有可能！”水手反驳道，“但我更愿意驾驶一艘帆索缆具齐全的船顺风前进。船是用来水上航行，而不是在海底走的。”

“朋友们，”工程师答道，“现在讨论潜水艇这个问题，至少是关于‘鸚鵡螺号’，是没用的。‘鸚鵡螺号’不是我们的，我们无权处理它。再说，无论如何我们也动用不了它，这除了因为这个洞穴的入口由于玄武岩上升，船出不了洞穴外，还因为尼摩船长希望在他死后，与这条船一起葬身海底。他的遗愿很明确，我们必须照办。”

赛勒斯·史密斯和他的同伴们还继续谈论了一段时间后，才回到“鸚鵡螺号”里面去。他们在里面吃了点东西，然后又回到客厅里。

尼摩船长已经从衰竭中恢复过来，他的眼睛又重放出光彩。他的嘴边似乎还挂着一丝笑意。

移殖民们走近他。

“先生们，”他对他们说，“您们是勇敢、诚实和善良的人。您们都毫无保留地献身于公益事业。我过去常常观察过您们。我喜欢过您们，现在也是！……把您的手给我，史密斯先生！”

赛勒斯·史密斯把手伸给船长，船长亲切地握住它。

“这就好了！”他喃喃说。

然后，又接着说：

“我的事已经谈得够多了！现在谈谈您们和您们寄居的林肯岛的事吧。您们打算离开吗？”

“可还要回来，船长！”潘克洛夫立即答道。

“回来？……确实，潘克洛夫，”船长微笑着说，“我知道您是多么地爱这个岛。您们的精心护理使它改头换面了，它是属于您们的！”

“船长，”此时赛勒斯·史密斯说，“我们的计划是把它赠给美利坚合众国，然后在这里为我们的水手建一个泊船港，它将位于太平洋这一区域里的重要位置上。”

“先生们，您们想念祖国，”船长答道，“您们为它的繁荣和荣誉而劳动着。您们是对的。祖国啊！……应该回去！应该叶落归根！……可我，我却死在离我所爱的一切遥远的地方！”

“您还有什么最后的心愿要我们转达吗？”工程师马上说，“有什么遗物要转交给您那些留在印度深山里的朋友们吗？”

“不，史密斯先生。我不再有朋友了！我是我族人中的最后一个……我认识的人都以为我早死了……还是谈谈您们的事吧。孤独、寂寞是可悲的，是令人难以忍受的……我是由于原以为人可以孤独地生活而死的！……因此，您们得竭尽全力离开林肯岛，回到您们出生的土地上。我知道那些无赖已经撞碎了您们造的那艘船……”

“我们正在造一艘船，”吉丁·史佩莱说，“一艘大得够以把我们送到最近的陆地上的船。但要是迟早我们终于离开了林肯岛，我们还要回来的。这里留给我们太多的回忆，我们永远忘不了它！”

“我们正是在这里认识了尼摩船长。”赛勒斯·史密斯说。

“也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重拾对您的全部回忆！”赫伯特补充说。

“我就要在这里长眠了，如果……”船长答道。

他犹豫了一下，没把话说完，而是说：

“史密斯先生，我想和您谈谈……单独和您！”

工程师的伙伴们尊重垂死的人的愿望，都退了出去。

赛勒斯·史密斯只是与尼摩船长单独呆了几分钟。不久，他便把朋友们叫进来，但他只字没把那位垂死的人向他吐露的隐情告诉同伴们。

这时，吉丁·史佩莱极其认真地观察着病人。显然，船长很快就不能与他虚弱的病体作抗争了，他现在全靠着精神力量的支撑住。

这一天过去了，没有出现任何转机。移殖民们一刻也没离开过“鹦鹉螺号”。黑夜来临了，尽管在这个洞穴里，是无法分得清黑夜和白昼的。

尼摩船长并不感到痛苦，但他的力气正在衰竭。他那由于死神临近而变得苍白的高贵的脸庞，显得非常地平静。他的嘴唇不时吐出一些几乎听不到的话，讲述着他传奇的一生中的各种遭遇。可以感觉到，生命正渐渐地离开着这具躯体，他的四肢已经冰凉了。

他还跟站在他旁边的移殖民们讲了一两次话，并向他们露出了最后一丝微笑，这丝微笑一直保持到他死为止。

终于，在午夜稍后，尼摩船长做了最后一个动作，他把手交叉在胸前，似乎希望保持着这个姿势去世。

将近凌晨一点钟，他的全部生命都集中在他的眼光里。在以往炯炯有神的眼眸里，闪烁着最后一丝光芒。然后，他喃喃说着“上帝和祖国啊！”就安然死去。

此时，赛勒斯·史密斯弯下腰，为这位曾经是达卡王子，而且现在不再是尼摩船长的人翕上双眼。

赫伯特和潘克洛夫都哭了。艾尔通擦着悄悄流下来的眼泪。纳布跪在记者旁边，宛如一尊雕像一般。

赛勒斯·史密斯把手放在死者头上，说：

“愿他的灵魂回到上帝身边！”

然后，他转过身，对朋友们补充说道：

“为我们死去的恩人祈祷吧！”

几小时后，移殖民们便开始履行他们向船长许下的承诺，他们完成着死者的遗愿。

赛勒斯·史密斯和他的同伴们拿着他们的恩人遗留给他们的唯一纪念物——那个装着亿万财宝的盒子，然后离开了“鹦鹉螺号”。

那个永远都灯光通明的豪华客厅被小心翼翼地关上了。潜水艇进水塔的钢门此时也上了门，使一滴海水也渗不进“鹦鹉螺号”的房间内。

然后，移殖民们走进系在潜水艇侧舷的小艇里。

他们把小艇划到船的后部。在那里的吃水线上有两个大旋塞，与用于使船下沉的储水器相通。

这两个大旋塞被扭开了，储水器装满了水，“鹦鹉螺号”便慢慢地往下沉，消失在这水幕之下。

但移殖民们仍可以透过深深的水层目送着它。它那强烈的灯光照亮了透明的海水，但洞穴里却变得昏暗了。最后，那束照射范围广阔的电灯光消失了，“鹦鹉螺号”很快就成了尼摩船长的棺材，安葬在大海深处。

第十八章

每个人的思索——重操造船工作——1869年1月1日——火山顶上的一缕烟雾——一次爆发的先兆——艾尔通和赛勒斯·史密斯去牲畜栏——察看达卡窟——尼摩船长对工程师说过的话

破晓时分，移殖民们静静地抵达了洞穴入口。为了纪念尼摩船长，他们把这个洞穴命名为“达卡窟”。此时正值低潮，大伙可以自如地从拱形洞口下通过，海浪拍打着拱洞的拱脚柱。

小艇就留在这个地方，以免受到海浪的袭击。出于谨慎起见，潘克洛夫、纳布和艾尔通把它拉上与地下洞窟相连的那个小海滩上，放在一处没有任何危险的地方。

暴风雨已在夜里停息了。最后几声闷雷消失在西边的天空中。雨不再下了，但天空中仍然乌云密布。总之，10月份是南半球春季的开始，天气像小孩的脸一样说变就变。再说风向有从一个方向转向另一个方向的趋势，这就不能指望会有好天气。

赛勒斯·史密斯和同伴们离开了达卡窟，踏上返回牲畜栏的路。纳布和赫伯特一路走，一路小心地把船长从牲畜栏拉到洞穴里的电线收好，以备后用。

一路上，移殖民们几乎没有说话。10月15日那晚到16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令他们激动不已。那个曾多么有效地保护过他们的陌生人，那个在他们脑海中是一个神仙的人——尼摩船长，已不在人世了。他和他的“鸚鵡螺号”潜艇已经葬身深渊里。每个人都似乎觉得他们比以往更孤单。可以说，他们已经习惯了依赖那种万能的帮助，但如今他们失去了他，吉丁·史佩莱和赛勒斯·史密斯本人都有这种感觉。因此，走在牲畜栏路上，他们都缄口不言。

将近早上九点，移殖民们回到了“花岗石宫”。

原已说好，造船工作必须积极加快进度，因此，赛勒斯·史密斯在这件事上投入了比以往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将来是无法预测的。所以说，对于移殖民们而言，能有一艘牢固的船供他们使用，即使在恶劣天气时也能行驶，而且这艘船得足够大，在必要时可以做一次历时较长的远航，这才是一种保障。要是船已竣工，即使移殖民们还没打算离开林肯岛，到太平洋玻里尼西亚群岛的任何一个岛屿或新西兰海岸去，至少他们可以尽早去塔波岛，在那里贴一张关于艾尔通的通告。这是必不可少的一项预防措施，万一那艘苏格兰游艇可能再次光临这一带海域，因此，这件事一点也不能疏忽。

于是，造船工作又着手进行着。每当没有什么其他紧要的活儿急需纳布、吉丁·史佩莱和赫伯特去干时，赛勒斯·史密斯、潘克洛夫和艾尔通便在他们的帮助下，不知疲倦地干着。要是想趁着秋风顺风去塔波岛的话，新船就必须在五个月内造出来，也就是3月初。因此，木工们争分夺秒地干着。此外，他们不必操心去做一套帆缆索具，因为“奋进号”上的那一套就完整地保存着。因此，首先是把船壳做好。

1868年年底这一段时间几乎没做什么其他的事情，就在这项重要的工程中过去了。两个半月后，船的肋骨安装好了，第一批船底板也调校好了。此时已经可以看出，赛勒斯·史密斯的设计是优秀的，这艘船在海里一定行驶得很稳当。潘克洛夫十分投入这项工作，当这个或那个同伴丢下木工斧子去拿猎枪时，他便毫不客气地唠叨着。然而，为了下一个冬季，必须好好打点

一下“花岗石宫”里的食物储备。但不要紧。当工场里的人手缺乏时，那个正直的就水手不高兴。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一边发牢骚，一边赌气干着六个人的活。

整个夏季天气都不好。有几天，天气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大气中饱含着电离子，接着便是深深搅捣着大气层的狂风暴雨。听不到远处隆隆的雷声的日子是少有的。那是一种低沉但持久的轰轰声，像地球赤道地区的闷雷一样。

1869年1月1日当天就发生了一场特别猛烈的暴风雨。雷电不停地击落在海岛上。一些大树被击倒了。格兰特湖南端隐蔽着家禽饲养场的那些大朴树中，就有一棵被雷击倒了。这种大气状况与地心正在酝酿的那些现象有着某种关系吗？空气的骚动与地球这一地区内部的骚动之间是否存在着一种联系呢？赛勒斯·史密斯认为是有关系的，因为随着暴风雨的发作，火山再次爆发的征兆就越发明显。

1月3日那天，赫伯特一大早便登上眺望岗给一头野驴装鞍，这时，他望见一股巨大的烟雾从火山顶上冒出来。

赫伯特立刻通知了移殖民们，他们马上就出来观察富兰克林峰的顶峰。

“哎唷！”潘克洛夫喊道，“这回可不是蒸汽哇！我看这大家伙不再满足于呼吸，它还要抽烟呢！”

水手的这个比喻形象地描述了火山口正在发生的变化。三个月以来，火山口一直喷出浓度或浓或淡的蒸汽，但那还只是矿物在地下沸腾引起的。这次，一股浓烟随着蒸汽喷了出来，像一柱浅灰色的柱子一样，底部宽达300多英尺，在山峰顶部七至八百英尺高空散开，宛如一颗巨大的蘑菇。

“火就在火山的烟囱里。”吉丁·史佩莱说。

“但我们无法扑灭它！”赫伯特答道。

“我们得好好地通一通火山的烟囱。”纳布正儿八经地指出。

“好，纳布，”潘克洛夫喊道，“你负责这项清理工作吗？”

接着潘克洛夫哈哈大笑起来。

赛勒斯·史密斯认真观察着富兰克林峰喷出来的那股浓烟，他甚至用耳朵倾听着，仿佛想逮住某声从远处传来的轰轰声。然后，他向他已经走远了一段距离的同伴们走去，说：

“朋友们，一次重大的变化果真发生了，我们不应该掩盖这一事实。火山的物质不再仅仅是处于沸腾状态，而且着火了。因此，非常肯定，我们正受到下次火山爆发的威胁！”

“那好，史密斯先生，咱们走着瞧，火山爆发，”潘克洛夫喊道，“要是真的会爆发，我们就为它鼓掌！我不认为我们有什么可操心的！”

“是的，潘克洛夫，”赛勒斯·史密斯答道，“因为岩浆的旧通道一直是通的，幸好它的存在，火山会把岩浆倾流向北部。可是……”

“可是，既然火山爆发没什么好处，最好还是别爆发。”记者说。

“谁知道？”水手答道，“说不定火山中有什么有用而且珍贵的物质喷出来，我们可以大加利用呢！”

赛勒斯·史密斯摇摇头，对这一现象太突而其来的进展不抱任何乐观态度。他不像潘克洛夫一样，那么轻描淡写地估计了火山爆发的后果。如果由于火山的导向，岩浆不会直接地威胁到海岛上森林覆盖的地方和开发过的地区，但可能会出现其他错综复杂的情况。的确，火山爆发伴随着地震的情况

并不罕见，特别在一个海岛，像林肯岛这样自然条件的海岛，它由那么多种物质构成，一边是玄武岩，一边是花岗岩，北部是熔岩，中部是松软的泥土，所以，这些物质之间无法牢固地粘连在一起，随时都会有崩裂的危险。因此，如果火山喷发物并不构成太严重的危险的话，但撼动海岛的任何地壳运动都会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

“我好像，”艾尔通趴在地上，把耳朵贴在地面上说，“我好像听到一阵沉闷的轰轰声，就像一辆拉着钢筋的大车发出来的声音。”

移殖民们极其认真地倾听着，证实了艾尔通没听错。那轰轰声有时还夹着地下的嗡嗡声。这种嗡嗡声形成一种渐强“音符”，然后又慢慢消失，好像某股强风在地球深处吹过似的。因此，大伙可以由此断定，蒸汽和烟雾通过中央烟囱时畅通无阻，而且由于阀门足够宽，不会发生任何断层，也不必担心会发生爆炸。

“啊！”此时潘克洛夫说，“那我们还回去干活？让富兰克林峰尽情地冒烟、吼叫、呻吟、吐出焰火吧，我们可不能为此而什么都不干了！走吧，艾尔通，纳布，赫伯特，赛勒斯先生，史佩莱先生，今天所有人都得干活！我们要调试内龙骨，12只手可不算多。我希望两个月后，我们的新‘乘风破浪号’——我们还是沿用原名，是吧？——浮在气球港的水面上！因此，一小时也不能浪费！”

所有的移殖民们在潘克洛夫的催促下，都回到了造船工场去安装内龙骨。内龙骨是一层箍在船身上的厚甲板，它牢牢地把船肋骨连接起来。这是一项重大而又劳累的活，所有的人都得参加。

于是，1月3日一整天，大伙都埋头苦干，没有考虑火山的事。再说，在“花岗石宫”的沙滩上也看不到火山。但是，有一两次，一股大大的阴影挡住了太阳光，在非常纯净的天空中划下了一道白昼的弧弓，这说明了有一层厚厚的烟云在太阳和林肯岛之间穿过。海上刮来的海风把这些烟汽都吹到了西边。赛勒斯·史密斯和吉丁·史佩莱密切地注视着那团团掠过的阴影，并一直谈着火山现象的明显发展，但手中的活并没有中断。此外，从各个方面看，都应尽快把船造好，这才是他们最高利益之所在。面对着可能发生的各种意外，移殖民们的安全要得到更好的保障，只能关系到船能否早日竣工。谁晓得这艘船日后是否是他们唯一的避难所呢？

晚上吃过饭后，赛勒斯·史密斯、吉丁·史佩莱和赫伯特又登上眺望岗，这时天已全黑在黑暗中应该可以辨清火山口堆积的蒸汽和烟雾中，是否掺杂着从火山中喷出来的火焰或白炽物质。

“火山口有火！”赫伯特喊道，他比同伴们敏捷，第一个跑上了眺望岗。

富兰克林峰远在约6英里之遥，此时它就像一把巨大的火把，山顶上缭绕着一股煤灰色的火焰。中间或许还夹杂着不少岩渣和灰烬，使火焰燃烧起来很微弱，在漆黑的夜晚中显得不太明显。但海岛上笼罩着某种淡淡的红光，朦朦胧胧地照亮了第一道山坡上的大片树木。大股漩涡般的烟雾染黑了高空，只有几颗星星透过这烟幕闪烁着。

“变化太快了！”工程师说。

“这并不奇怪，”记者答道，“火山复活已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了。赛勒斯，您还记得吧，第一阵蒸汽是出现在我们到山的支脉搜索尼摩船长住处的那一时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是10月15日前后。”

“没错！”赫伯特答道，“已经过去两个半月了！”

“因此，地下火已经燃烧了10星期，”吉丁·史佩莱答道，“现在发展到这么猛烈也就不足为怪了！”

“您有没有感觉到地下有些震动？”赛勒斯·史密斯问。

“确实感觉到，”吉丁·史佩莱答道，“但这离地震还……”

“我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受到地震的威胁了，”赛勒斯·史密斯答道，“愿上帝保佑我们！这种震动是由于地心火沸腾而引起的。地壳就好比锅炉的炉壁，而您知道，锅炉壁在气体的压力下，会像一块金属板那样发出洪亮的颤动。此时发生的情况正是这种现象。”

“多美的焰火啊！”赫伯特喊道。

这时，一束烟火从火山口喷出，蒸汽并不能遮住它的光亮。成千上万朵火星和火舌向四面八方飞散开来。有些从烟雾上飞过，快速地烧毁了，在后面留下了一道真正的灰烬，这燃烧中还伴随着一连串噼噼啪啪的爆炸声，像在发射机关枪似的。

赛勒斯·史密斯、记者和那个小伙子在眺望岗呆了一小时后，就走下海滩，返回“花岗石宫”。工程师心事重重，甚至忧心忡忡，以至于吉丁·史佩莱觉得应该问一问他火山爆发是否会很快带来什么直接或间接的危险。

“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赛勒斯·史密斯答道。

“可是，”记者接着说，“可能发生的最大不幸，无非就是一次把海岛翻天覆地的地震吗？但是，我认为这一点倒不必担心，既然蒸汽和岩浆已经找到了一条可喷发到外面的畅通通道。”

“所以，”赛勒斯·史密斯答道，“我并不担心通常由于地下气体膨胀引起地面崩裂而造成的地震。但其他的原因可能导致严重的灾难。”

“什么灾难，亲爱的赛勒斯？”

“我不太清楚……但我得去看看……我得巡一巡山……再过几天，我就会确定的。”

吉丁·史佩莱没有打破沙锅问到底。虽然火山仍发出爆炸声，而且愈来愈响。回声回荡在海岛上，但“花岗石宫”的主人们很快就酣然大睡了。

1月4、5、6日，三天过去了。大伙一直在造船，工程师没有解释什么理由，只是埋头加紧工作。此时，富兰克林峰罩上了一层面目狰狞的阴云。除了火焰外，火山口还喷出了白炽的岩石，有的岩石喷出来后又正好掉回火山口里。只把这一现象当和开心事的潘克洛夫说道：

“瞧！那家伙正在玩比尔包开呢！它在耍手技呢！”

确实，那些喷出来的物质又掉回深渊里，而且，看来由于内部压力而膨胀的岩浆还没有涌到火山口上。至少，能部分看到的火山北面缺口还没向山峰的北坡倾出汹涌的岩浆。

然而，不管造船工作多么紧迫，移殖民们还得到岛上各地忙碌其他的事。首先得到关着岩羊和山羊的牲畜栏去，更换那些动物的饲料储藏。于是，说好让艾尔通明天，也就是1月7日到那边去。由于他已经习惯了干那活，一个人去就够了。所以，当潘克洛夫和其他人听到工程师对艾尔通说，“既然您明天去牲畜栏，我陪您去走一趟吧”时，都不由得有些吃惊。

“唉！赛勒斯先生！”水手嚷道，“我们能干活的日子是屈指可数的。要是您也走了，那我们就少了四只手了！”

“我们第二天就会回来的，”赛勒斯·史密斯答道，“但我得去一趟牲畜栏……我想弄清火山爆发的情况。”

“爆发！爆发！”水手不太满意地回答道，“火山爆发是件重要的事，可我不担心这个！”

不管水手有什么意见，工程师打算翌日到牲畜栏勘探的计划还是不变的。赫伯特很想陪赛勒斯·史密斯去，但他不想惹潘克洛夫不高兴，只好作罢了。

第二天天一亮，赛勒斯·史密斯和艾尔通就乘上套着两头野驴的车子，快马加鞭取道牲畜栏。

森林的上空飘过了大片沉甸甸的乌云，富兰克林峰还不断地向云雾中喷出煤灰色的物质。这些沉甸甸飘过大气层中的云雾显然夹杂着杂质。它们那么出奇地浓密而且沉重，说明不只是火山烟雾造成的。这些厚厚的涡状云中悬浮着一些尘埃状的岩渣，像粉末状的白榴火山灰，还有一些细得像最细的淀粉的浅灰色灰烬。这些灰烬非常之细小，有时可以是浮在空中长达整整几个月。1783年冰岛火山爆发后，不止一年内，大气中就这样弥漫着火山尘埃，太阳光几乎都透射不过去。

但是，这种粉末状物质往往会降落，现在就是这种情况。赛勒斯·史密斯和艾尔通刚到达牲畜栏，一阵类似于一种轻飘飘的火药末的黑雪便从天而降，顷刻间地上变了样。树木和草地都蒙上了一层好几英寸厚的火山灰。但是，好在当时吹的是东北风，最大块的那片乌云被驱散到了海面上。

“这真奇怪，史密斯先生。”艾尔通说。

“问题很严重，”工程师答道，“这种白榴火山灰，这种粉末状浮石灰，一句话，所有这些矿物尘，表明了火山内层正发生着多么强烈的骚动啊。”

“但我们一点都无能为力吗？”

“无能为力，只有观察事态的发展。这样吧，艾尔通，您忙您牲畜栏里的活吧。此间，我到红河源头上，观察山峰北坡的情况。然后……”

“然后怎样，史密斯先生？”

“然后我们到达卡窟走一趟……我想看看……总之，我两个小时后来找您。”

于是，艾尔通走进牲畜栏圈里，一边等待着工程师回来，一边照料着岩羊和山羊。面对火山爆发的预兆，这些羊群似乎也有些不安。

而此时，赛勒斯·史密斯正在东边支脉的脊梁上冒险。他绕过红河，来到了他和同伴们第一次探险时发现的硫磺泉边。

情况已经大有变化！现在从地里冒出来的烟不止是一股，而是十三股。这些烟直喷出地面，好像是被某个活塞有力地打出来似的。显然，地壳正经受着一种惊人的压力。大气中饱含着硫磺气体、氢气和二氧化碳，还掺杂着水蒸汽。赛勒斯·史密斯感觉到平原上遍布着的火山凝灰岩都在颤动。这些凝灰岩只是一些粉末状灰烬，时间一久便凝固成现在的石块。但工程师还没有看到任何新岩浆。

当他观察了富兰克林峰的整个北坡后，工程师就可以更完全地确证这一点。火山口上正冒出旋风般的烟雾和火焰。一阵冰雹般的岩屑飞落到了地上。但是，仍没有一点岩浆从火山口中喷出来，可能是火山物质还没上升到中央通道口上。

“我更宁岩它喷出来！”赛勒斯·史密斯心里想，“至少我就能肯定岩

浆是沿着老路往外流。谁知道它不会从某处新出口倾倒出来呢？但危险不在于此！尼摩船长正是料到了这一点！不！危险不在于此！”

赛勒斯·史密斯向前走到宽阔的河堤上，这条河堤延伸包围住狭窄的鲨鱼湾。在这里，他就可以充分地观察这边山坡上那些旧岩浆条痕。毫无疑问，最近的一次火山爆发应该追溯到很久以前了。

然后，他一边往回走，一边侧耳倾听着地下传来的一声声犹如不间断的雷声的轰轰声，那间歇还传来了几声爆炸声。早上9点时，工程师回到了牲畜栏。

艾尔通正等着他。

“牲口已经照料过了，史密斯先生。”艾尔通说。

“好，艾尔通。”

“它们看上去很烦躁，史密斯先生。”

“是的，它们的本能起作用了，本能是不会错的。”

“您打算……”

“拿上一盏灯和一个打火机，艾尔通，”工程师答复，“然后走吧。”

艾尔通照着他的话办了。野驴被解开了僵绳，在牲畜栏里自由活动。门从外面关上了。然后，赛勒斯·史密斯走在艾尔通前面，领着他向西走上通往海岸边的羊肠小道。

他们两人走在覆盖着从乌云中掉下来的火山灰的软绵绵的地上。森林中不见一只四足动物，鸟类也飞走了。有时，一阵微风吹过，扬起了一层灰烬，把两个移殖民包围在尘土漩涡中，彼此都看不见。因此，他们想到用一块手绢捂在自己的眼睛和嘴巴上，因为他们正冒着被飞尘蒙瞎和窒息的危险。

在这种条件下，赛勒斯·史密斯和艾尔通只好加快步伐。此外，空气沉闷，仿佛一部分氧气已被烧掉，空气变成不宜呼吸了。每走100步，就得停下来喘口气。因此，过了10点钟，赛勒斯·史密斯和他的同伴才走到了由玄武岩和斑岩组成的海岛西北岸的石峰上。

赛勒斯·史密斯和艾尔通他们基本上是顺着那条在暴风雨之夜，引导着他们走到达卡窟的讨厌的道路走下这段陡岸的。在大白天，往下走不会那么危险；此外，覆盖在光滑的岩石上的那层灰烬，可以保证他们的脚更稳当地踩在斜斜的石面上。

他们很快就走到了海岸尽头那高约40英尺的陡壁上。赛勒斯·史密斯记得这处陡壁是沿着一道缓缓的斜坡下降到海平面上的。尽管此时正是低潮，但看不到任何海滩，被火山灰玷污的海浪直接地拍打着玄武岩海岸。

赛勒斯·史密斯和艾尔通毫不费劲地找到了达卡窟的洞口。他们在最后一块岩石处停了下来，这块岩石形成了陡壁下的一个平台。

“那艘铁皮小艇应该在那边吧？”工程师说。

“它在那里，史密斯先生。”艾尔通答道，一边把藏在拱顶下的那艘轻便小艇拉过来。

“上船，艾尔通。”

他们两个上了船内。一阵微微起伏的海波把他们送进了洞窟里拱顶很底的地方。在那里，艾尔通擦亮了打火机，点燃了手提灯。然后，他操着两把桨，手提灯放在船头，好让它的光线照亮前面。赛勒斯·史密斯掌着舵，向漆黑的洞穴中驶去。

“鸚鵡螺号”不再在那里用它的灯光拥抱着这个阴暗的洞穴。或许船上

的电灯光还在海水深处亮着。一直由它那个强大的发电机提供着电力，但没有一丝光线从尼摩船长安息的深渊中透射出来。

手提灯的灯光虽然黯淡，但仍可以保证工程师沿着洞穴右边的岩壁向前走。这个洞穴，至少在其前部，笼罩着死一般的寂静，因为走了不久，赛勒斯·史密斯就清晰地听到了大山深处传来了一阵阵轰鸣声。

“这是火山的声音。”他说。

过了一会，伴随着声音，一股强烈的化合物气味迎面袭来，硫磺蒸气直呛工程师和他的同伴的咽喉。

“尼摩船长担心的正是这个！”赛勒斯·史密斯低声说，他脸色稍稍发白，“可我们还得到洞穴深处去。”

“我们走吧！”艾尔通答道，他深深地划着桨，把小艇划向洞穴深处。

穿过洞口后将近 25 分钟，小艇到达了洞穴尽头的岩壁，并停了下来。

这时，赛勒斯·史密斯站到他的座位上，举起手提灯巡视着那堵把这个洞穴与火山中央通道隔开的岩壁的各个角落。这堵岩壁有多厚呢？是 100 英尺，还是 10 英尺，这无法估计。但地下传来的声音太清晰了。看来这堵岩壁是不会很厚的。

工程师横向察看了岩壁后，把手提灯挂在一把桨的一端，然后又重新检查着玄武岩壁上一处更高的地方。

在那里，透过一些几乎看不见的缝隙，穿过那些吻合得不好的棱柱，渗出了一股刺鼻的烟气，污染着洞穴里的空气。岩壁上还划下了一道道裂缝，其中有些比较明显的一直下裂到离洞穴水面仅两三英尺的地方。

赛勒斯·史密斯先是若有所思。然后，低声地说：

“对！船长说得对！危险就在这里，而且是一个可怕的危险！”

艾尔通什么也没说，但看到赛勒斯·史密斯打了个手势，他又拿起船桨。半个小时后，他和工程师就出了达卡窟。

第十九章

赛勒斯·史密斯叙述其探察情况——加快造船工作——最后一次巡视牲畜栏——水火之争——海岛上残存的东西——决定让船下水——3月8日夜间到3月9日

赛勒斯·史密斯和艾尔通在牲畜栏呆了一天一夜后，把所有工作安排妥当，便于次日清晨，即1月8日，返回到“花岗石宫”。

工程师立刻召集了同伴们，向他们汇报说林肯岛正面临着一场大灾难，这是任何人的能力都无法阻止的。

“朋友们，”他的声调流露出内心的激动，说，“林肯岛并不是能与地球共存亡的岛。它注定迟早要毁于一旦的。毁灭的原因在于它本身，而且毁灭的原因是无法摆脱的！”

移殖民们面面相觑，然后又望着工程师。他们听不明白他的话。

“请解释一下吧，赛勒斯！”吉丁·史佩莱说。

“我来说明一下情况，”赛勒斯·史密斯答道，“或确切地说，我只是要把尼摩船长与我单独交谈那几分钟时他告诉我的事传达给你们听。”“尼摩船长！”移殖民们喊道。

“是的，这是他临终前给我们的最后一次帮助！”

“最后一次帮助！”潘克洛夫喊道，“最后一次帮助！您们瞧瞧，尽管他已不在人世，可他还给我们其他的帮助！”

“尼摩船长到底跟您说了什么？”记者问。

“我要告诉你们，朋友们，”工程师答道，“林肯岛的情况与太平洋上的其他岛屿不同。尼摩船长告诉我，由于它的特殊结构，它迟早会崩裂沉入海底的。”

“崩裂！林肯岛！这是什么话！”潘克洛夫喊道。他尽管尊重赛勒斯·史密斯，但还是情不自禁的耸耸肩膀。

“听我说，潘克洛夫，”工程师接着说，“尼摩船长早已察觉的事，我也在昨天察看达卡窟时也看到了。那个洞窟在海岛底下一直延伸到火山边缘，它与火山的中央通道仅是一壁之隔，那道岩壁是洞窟的尽头。然而，岩壁上布满了裂缝和罅隙，火山内部蒸腾的硫磺气体已经从那里渗出来了。”

“那又怎样？”潘克洛夫紧锁着眉头问。

“我发现，在内部压力下，这些裂缝会扩大。那玄武岩壁会慢慢裂开，因而，或迟或早，洞窟里的海水就会涌进裂缝里。

“正好！”潘克洛夫反驳说，他还想再打趣一次，“海水会把火山扑灭，然后就什么事也没有！”

“是的，什么也没有！”赛勒斯·史密斯答道，“哪一天海水涌进岩壁，通过中央通道渗透进火山物质正在沸腾的海岛深处。潘克洛夫，那一天，林肯岛就会像西西里岛一样爆炸，要是地中海的海水涌进埃特纳火山的话！”

移殖民们对工程师这番肯切的话无言以对。他们已经明白了，他们正面临着多大的危险。

此外，应该承认，赛勒斯·史密斯丝毫没有夸大事情的严重性，不少人信以为真，几乎所有位于海边或湖边的火山，都可以通过打开一条水道，把水引进去，或许能把火山熄灭。但他们不知道，这样做会引起地球的局部发生爆炸，就像一个里面的蒸汽骤然遇到高温而膨胀的锅炉一样炸开了。水灌

进一个温度高达几千度的洞穴里，就会汽化，并产生出突然的能量，这种能量是什么物质也抵挡不住的。

因此，毋庸置疑，海岛正面临着一场可怕而且即将来临的崩裂的威胁。达卡窟的岩壁本身能抵御多久，海岛就能存在多久。这甚至不是以月，也不是以星期来计算的问题，而是以天，或者甚至以小时来计算的问题！

移殖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捶胸顿足！他们想到的不是直接威胁到他们的危险；而是这片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这个他们已经开发、他们一直深爱着并希望它以后繁荣昌盛的海岛的毁灭！那么多的辛苦白费了，那么多的劳动付诸流水！

潘克洛夫忍不住掉下大颗泪珠，但他丝毫不想掩饰自己的悲痛。

这次谈话还继续了一段时间。移殖民们讨论了他们目前还有多少生机。但最终大伙认为不能再浪费一个小时，船只的制造和安装工作必须争分夺秒地进行。而这一个，在目前，才是林肯岛的居民们唯一的获救机会！

于是，大家都参加造船工作，现在去收割、收获、打猎和增加“花岗石宫”的食品储备又于事何补呢？要是船能在海上航行了，不管路程多长，目前仓库和储膳室里的食物足以应付这次航行，甚至还绰绰有余呢！现在最要紧的是，在不可避免的灾难来临之前把船造好，供移殖民们使用。

造船工作又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将近1月23日，船壳板已经安装了一半。至今为止，那火山顶上还没发生任何新情况。火山总是喷出蒸汽、夹杂着火焰和白炽的岩石的烟雾。但是，23日晚到24日，在上升到火山最顶端的岩浆作用下，原来的火山锥被削平了。一声可怕的巨响传来，移殖民们一开始以为是海岛崩裂了，纷纷跑出“花岗石宫”外。

此时约凌晨两点。

天空仿佛着火似的。火山锥——一个高达1000英尺、重亿万斤的山头——被抛到了海岛上，地面震撼着。幸好这个锥顶是向北边倾斜，因此落在了火山和大海之间的沙滩和凝灰岩平地上。此时开口扩大的火山向空中射出着眩眼的光亮，在简单的反射作用下，大气也仿佛白热化了。同时，一股岩浆洪流涌上了新火山顶，像长长的瀑布般一倾而泻，就像从一只装得太满的盛水盘中倾泻出来的水一样，成千上万条火蛇蜿蜒在火山的山坡上。

“牲畜栏！牲畜栏！”艾尔通喊道。

的确，由于新火山口的方向，岩浆正朝牲畜栏湍急流去。因此，海岛上富饶的地区，红河源头、中南美髯森林正面临着顷刻毁灭的危险。

一听到艾尔通的喊声，称殖民们飞奔向野驴的厩房。大车套好了。大伙只有一个念头：直奔牧畜栏，把关着的牲口放出来！

凌晨三点前，他们到达了牲畜栏。一阵阵可怕的嘶叫声说明了岩羊和山羊群是多么地恐慌啊。一股白炽的物质和液化的矿物湍流已经从支脉上流到草场上，正吞噬着栅栏这一边。艾尔通“呼”地一声打开门，受惊的牲口向四面八方逃窜。

一个小时后，沸腾的岩浆淹没了牲畜栏，把横贯牲畜栏的溪流变成一股蒸汽，把屋子像茅草一样烧掉，还吞没了栅栏的最后一根木桩。牲畜栏已不再复存了！

移殖民们曾打算与这些入侵的岩浆作斗争，他们也尝试过了，但这是徒劳的，而且是不明智的，因为人在这类大灾难前面是束手无策的。

1月24日天亮了，在返回“花岗石宫”之前，赛勒斯·史密斯和他的同

伴们想观察一下这场岩浆灾害下一步的确切流向，地表的总走向是从富兰克林峰向东海岸逐渐倾斜，但还得担心，尽管有中南美鬣森林浓密的树木作屏障，岩浆湍流还会扩展到眺望岗。

“格兰特湖会保护我们的。”吉丁·史佩莱说。

“但愿如此！”赛勒斯·史密斯答道。这就是他的所有回答。

移殖民们本来想向前走到富兰克林峰火山锥被削平了的那个平原上，但此时岩浆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岩浆兵分两路，一路顺着红河河谷，一路沿着瀑布河河谷往下流，路经之处把这两条河的河水都化成了蒸汽。要想跨过这道岩浆湍流是没任何可能的了。相反，得在它前面退却。火山被削去锥顶后，已经辨认不出原来的面目了。原先的火山口被一片像桌子一样平坦的平顶所代替。其南部和东部边缘的两个缺口不断地向外倒出岩浆，形成了两道汹涌澎湃的岩浆流。在新火山口上方，一团烟雾和火山灰云与天空中的蒸汽掺杂在一起，堆积在海岛上空。响彻天际的雷声轰鸣着，与火山的轰隆声混和在一起。火山口中喷出一些烧得火红的岩石，飞到上千英尺的高空，然后在空中炸开，犹如一阵弹雨一般纷纷散落。随着火山爆发，天空中划出了道道闪光。

将近早上七点，移殖民们原先藏身的中南美鬣森林边沿再也不能呆下去了。不仅抛射出来的石块雨点弹地落在他们周围，而且溢上红河河岸的岩浆也快要切断牲畜栏路。最前面的一排树木着火了，树脂突然化为蒸汽，使树木像烟花盒一样炸开了，而另外一些不太潮湿的树木在洪流中丝毫没损。

移殖民们又走上牲畜栏路。他们慢慢地走着，可以说是倒退地往回走。但是，由于地势倾斜，岩浆流很快就到达东部，而且，下层的岩浆刚一凝固，另外沸腾着的一层立即就覆盖过来。

而此时，红河河谷的主洪流变得越来越危险，整个森林地带都被包围着，大片的烟云在树林上空翻滚着，树根在岩浆中已经烧得噼噼啪啪响。

移殖民们在距红河入海口半英里的湖边停了下来。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得由他们决定了。

惯于分析严重局势的赛勒斯·史密斯知道不管形势多么严峻，他面对的都是些经得起考验的汉子，于是说：

“要么湖水会阻止这股洪流，使海岛的一部分地区在一次彻底的毁灭中保存下来。要么这股洪流会侵入远西森林，到时地上将一草一木也不剩。在这光秃秃的岩石上，我们只有等死，这与海岛爆炸让我们死没什么两样！”

“这么说，”潘克洛夫交叉双臂，脚踩着地面嚷道，“造船是白费劲了，是吗？”

“潘克洛夫，”赛勒斯·史密斯答道，“我们必须把义务尽到底！”

此时，岩浆河横扫过那片被它吞噬的美丽的树林后，来到了湖的边缘。那里有一处有一定高度的高地，要是再高些，或许足以牵制住那股湍流。

“动手吧！”赛勒斯·史密斯喊道。

大伙立即会意工程师的想法。这股湍流，可以说，必须筑坝拦住它，并这样逼使它流入湖水。

移殖民们跑回造船工场里，从那里扛来铲子、十字镐和斧子。然后在那里，用泥土和砍倒的树木，在几小时内，终于筑起了一道高3英尺、长几百步的堤坝。当工作干完时，他们觉得好像才干了几分钟似的！

真是及时。那些液体物质几乎立刻就到达了堤坝下部。那岩浆河像一条

涨潮的河流般往上涌，试图漫过河堤，威慑着要越过这道唯一能阻止它侵入远西森林的障碍……但那道堤坝终于顶住了，可怕地僵持了一分钟后，岩浆便泻入了落差 20 英尺的格兰特湖中。

此时，移殖民们喘着气，一句话也没说，呆呆地看着这场水火之战。

这水火之争是一幅怎么样的场面啊！怎么样的笔墨才能描绘出这种惊心动魄的可怕场面，怎么样的妙手丹青才能把它用笔画下来呢！水一接触到沸腾的岩浆，就滋滋地化为蒸汽。蒸汽旋风般地闯向空中，直冲云霄，好像是一个巨大的锅炉阀门被突然打开似的。但是，不管湖水的水有多少，它终究是要干涸的，因为湖水无从补充，而那股湍流有着一个永不干竭的源头作补给，源源不断地倾泻下新的白炽物质波浪。

第一股流进湖里的岩浆立刻就凝固了，并积累起来，不久就露出了水面。新的岩浆又在它们表面流过，也凝结成石块，慢慢地向湖中心扩展。这样就堆成了一条堤坝，有把湖填平的危险。但湖水却不会泛滥，因为过多的湖水都蒸发成水汽了。空中响起了震耳欲聋的滋滋声和噼啪声，被风吹走的水蒸汽又凝结成雨点降落在海面上。堤坝在不断伸长，凝固了的岩浆一块一块地堆积在一起。过去平静的湖面上出现了一大堆热气腾腾的岩石，仿佛是一次地壳上升运动使成千上万块礁石露出了水面，势不可挡的岩浆湍流一窝蜂拥进湖里三小时以后的情景，就像湖水在一阵飓风中翻江倒海，然后突然遇到了严寒而冻结的情景一样。

这一次，水要被火打败了。

然而，岩浆泻向格兰特湖对移殖民们来说还是一件幸事。他们有了几天时间喘口气。眺望岗、“花岗石宫”和造船工场暂时幸免于难。因而，这几天时间，他们必须好好加以利用，进行铺船板和填塞船身缝隙。然后，只要基本上能用，哪怕还没安装上帆缆索具，大伙仍可以让船下水，在船内避难，现在存在着威胁到毁灭海岛的忧虑，留在陆地上就再无任何安全可言了。至今为止一直很安全的“花岗石宫”这个藏身之所，随时都有被它的花岗岩石壁崩封的可能！

在接下来的 6 天里，从 1 月 25 日到 30 日，移殖民们在造船工作中，干了 20 个人才能干完的活儿。他们偶尔休息片刻，火山喷出来的火焰使他们可以日以继夜地工作。岩浆仍一直在往外涌，但或许没那么澎湃汹涌了。幸好是这样，因为格兰特湖几乎被填平了。要是新的岩浆流过旧岩浆的表面，它们必然要漫到眺望岗上，然后从那里流到海滩上去。

如果说海岛的这一边部分被保住了，但西部地区却不是这样。

事实上，第二股沿着瀑布河河谷而下的岩浆，由于河谷宽阔，两岸地势平坦，途中根本没受到任何阻拦。于是，白炽的液体漫穿过远西森林。在一年中的这个时期，树木的水分已被酷热烤干了，森林瞬间起火，火势同时在树干和高处的枝叶中蔓延，交织在一起的枝叶助长了这场火灾。树顶上的火焰看上去甚至比地下的岩浆流蔓延得还快。

此时，惊惶失措的动物，如猛兽，还有其他的像美洲豹、野猪、水豚和各种飞禽，都逃到了感恩河岸上和气球港路以外的冠鸭沼泽地里。但移殖民们都忙于干活，甚至无暇顾及那些最令人生畏的野兽。再说，他们已经离开了“花岗石宫”。甚至不想在“石窟”里寻求庇护，而是在感恩河入海口附近搭了个帐篷露宿。

每天，赛勒斯·史密斯和吉丁·史佩莱都登上眺望岗。有时赫伯特陪着

他们去，但潘克洛夫却从来不去，他不忍心看到这个遭到严重创伤的海岛的惨状！

的确，那是一副令人心痛的场景。海岛的整个森林地区现在已经化为灰烬，只有盘蛇半岛尽头还有一族绿树。到处遍布着一些被烧焦的光秃秃的树桩，面目狰狞。被火烧过后的森林比冠鸭沼泽地还荒凉。岩浆简直无孔不入。过去这片生长着郁郁葱葱的树林的土地上，现在只剩下一堆荒芜的火山凝灰岩。瀑布河和感恩河的河谷再也没有一滴水流到海里去。要是格兰特湖也完全干涸了，移殖民们就没有任何办法解渴了。但幸好湖的南端幸免于难，形成了一个池塘，容纳着海岛上剩下的全部饮用水。火山脉络向海岛的西北部延伸成崎岖不平而且盘根错节的棱条，像一只抓在土地上的巨爪。一片肥沃的土地，覆盖着森林，被河水浇灌着，盛产出农作物，顷刻间变成了荒凉的岩石，要不是移殖民们早储藏了食物，他们甚至连生活都无从着落，这是多么令人揪心的场面，多么骇人的情景和多么令人遗憾啊！

“真令人心碎啊！”一天，吉丁·史佩莱说。

“是的，史佩莱，”工程师答道，“但愿上帝给我们时间造好这艘船，它可是我们目前唯一的避难所啊！”

“赛勒斯，您有没发现，火山似乎要平息了？它还在吐出岩浆，但量少了，要是我没弄错的话！”

“这倒不重要，”赛勒斯·史密斯回答说，“大山深处的火一直还是炽热的，海水随时都可能灌进那边去。我们就好比处在一条船上的乘客，船着火了，但又无法扑灭，而且火迟早会烧到火药库！干吧，史佩莱，干吧，不要浪费时间了！”

又过了8天，也就是直到2月7日，岩浆仍在继续蔓延，但爆发还是维持着现状，赛勒斯·史密斯最担心的莫过于那些液体物质会流到海滩上，要是这样的话，造船工场就难逃灭顶之灾了。而在这段时期里，移殖民们感觉到海岛的骨架在颤动着，这使他们忧心到了极点。

2月20日了。还需一个月时间，船才能下海。海岛能否坚持到那时呢？潘克洛夫和赛勒斯·史密斯的意思是，一旦船壳足够密封，就让船下水。甲板、船舷、内部安装和帆缆索具都可以以后再装上，最重要的是移殖民们在海岛之外有一处安全的藏身之所。甚至或许最好把船开到气球港去，也就是说，尽可能离火山爆发中心远些，因为如果停在恩河河口的小岛和花岗岩壁之间的话，万一海岛发生了崩塌，船就有被压碎的危险。于是，移殖民们集中精力赶做船壳。

就这样到了3月3日，估计再过10来天，船就能下水了。

在旅居林肯岛的第四年间，历尽了诸多磨难的移殖民们心中又燃起了希望！自从他的领地遭到毁坏化为废墟那天起一直孤言寡语的潘克洛夫，似乎也有些走出了心头的阴影。说实在的，他此时只想着这艘船，这寄托着他的所有希望。

“我们会把它造出来的，”他对工程师说，“我们会造好它的，赛勒斯先生。再说也是时候了，因为季节不等人，很快就是秋分了。也好，要是必要，我们可以把船停泊在塔波岛，到那里过冬！可是林肯岛之后，塔波岛不知又会发生什么事呢！啊！我的命苦啊！我怎么会相信看到同样的事情发生呢！”

“我们赶紧干吧！”工程师一成不变地答道。

于是，大伙争分夺秒地工作着。

“我的主人，”几天后，纳布问，“要是尼摩船长还活着，您觉得这一切会发生吗？”

“会的，纳布。”赛勒斯·史密斯答道。

“我呀，我才不这么认为呢！”潘克洛夫在纳布耳边小声地说。

“我也是。”纳布一本正经地答道。

在三月份的第一个星期里，富兰克林峰又变得很危险。成千上万条玻璃丝似的熔岩雨点般地落到地面上。火山口再次盛满着向火山各个方向蔓延的岩浆。那湍流在凝固的凝灰岩地面上跑过，把第一次爆发时残存的几颗枯树也摧毁了。这一回，奔流沿着格兰特湖西南岸，漫上了甘油河，并侵入眺望岗。这给移殖民们工作上带来的最后一击是可怕的。磨坊、家禽饲养场的建筑物、厩房，再也荡然无存。受惊的水禽消失在四面八方。托普和杰普显得最为惊骇，它们的本能告诉它们大祸即将临头了。海岛上的不少动物已经死在第一次火山爆发中。那些幸存下来的除了有些躲到眺望岗上外，都别无藏身之处，只好躲到冠鸭沼泽地里。但这个最后的避难处终于对它们关闭了。因为岩浆成河，漫过了花岗岩壁边缘，开始向海滩上泻下它那火一般的瀑流。这种极度恐怖的场面是无法描述的。在夜间，看它上部纷扬着白炽的蒸汽，下部是沸腾的物质，犹如一座熔岩的尼亚加拉大瀑布！

移殖民们被困在最后的防线里，因此，尽管船的上部缝隙还未填好，他们还是决定让船下水！

新船下水需于次日，即3月9日清晨进行。于是，潘克洛夫和艾尔通着手忙着各项准备工作。

但是，8日晚到9日间，一股巨大的蒸汽柱从火山口喷出来，在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中直冲上3000多英尺的高空。显然，达卡窟的岩壁在气体的压力下裂开了，海水通过中央通道涌进了那喷火的深渊中，突然化成了蒸汽。但火山口没有一条足以排出这些蒸汽的通道。因而，一阵在100英里之遥都能听到的爆炸震撼了大气层。山峰的碎片掉落进太平洋里，几分钟后，海水便淹上了林肯岛所在的地方。

第二十章

太平洋上的一块孤石——林肯岛移民的最后藏身之所——束手待毙——意想不到的救援——为什么和怎么发生呢——最后的善行——一个陆上之岛——尼摩船长之墓

一块长 30 英尺、宽 15 英尺的孤石，露出水面几乎不到 10 英尺，这就是唯一一处没被太平洋海水淹没的牢固之地。

这也是“花岗石宫”高原的全部所剩！岩壁已经翻倒，然后崩裂，而大厅里的几块石头崩堆在一起，形成了这处最高点。一切都消失在四周的深渊中：被爆炸炸毁的富兰克林峰顶锥，鲨鱼湾的熔岩颌骨，眺望岗，安全小岛，气球港的花岗岩，达卡窟的玄武岩，甚至连离爆炸中心那么远的长长的盘蛇半岛！现在，大伙所能看到的林肯岛只有这条此时成为六个移民和他们的狗托普的避难所的狭长岩石。

所有动物都在这次灾难中丧生，有鸟类和海岛上动物界的其他代表性动物，他们不是被压死就是被淹死。哎！不幸的杰普它也暴尸在一处地面裂缝中！

赛勒斯·史密斯、吉丁·史佩莱、赫伯特、潘克洛夫、纳布和艾尔通之所以幸存下来，是因为当时他们正聚集在帐篷里，当海岛的碎片雨点般地从四面八方飞过来时，他们被抛进了海里。

当他们浮出水面时，只见到在半链之外的这堆岩石。他们游了过去，并在上面立足。

9 天以来，他们就是在这块岩石上度过的！这些不幸的人所拥有的一切，就是在灾难前从“花岗石宫”仓库中抢出来的一点粮食，还有下雨时飘落进岩石低洼处的一点淡水。他们的最后希望，那艘船，已经被炸碎了。他们没有什么办法能离开这块礁石了。他们既没有火，也没有任何取火的工具，只好坐以待毙了！

虽然他们已经是尽量省吃俭用，但到了 3 月 18 日那天，只剩下两天的食粮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全部学识，他们的全部智慧，都派不上用场。他们的命运只掌握在上帝手里。

赛勒斯·史密斯仍是平心静气。有些神经质的吉丁·史佩莱和憋着一肚子闷气的潘克洛夫则在岩石上走来走去。赫伯特没有离开过工程师，而且一直盯着他。好像在向他求救似的，可他也是无能为力的。纳布和艾尔通则听天由命。

“啊！倒霉！倒霉！”潘克洛夫经常唠叨说，“要是我们能有，哪怕是一个核桃壳，把我们载到塔波岛就好了！可是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啊！”

“尼摩船长倒是死得及时啊！”有一次纳布说。

此后的五天里，赛勒斯·史密斯和他不幸的同伴们极度精打细算地度日，他们正好吃到能顶顶肚子就算了。因此身子都极度虚弱。赫伯特和纳布开始出现某种昏厥的症状。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能存着一线希望吗？不！他们唯一的出路能是什么呢？会有一艘船出现在这块礁石的视线范围内吗？但根据经验，他们深知船只是从不光顾太平洋这一地区的！那他们能指望确实由于天意巧合，那艘苏格兰游船正好在这一时期到塔波岛寻找艾尔通吗？这是不可能的，再说，就算它来了，由于移民们未能把通知送去，说明艾尔通出人意料地更换了地

址这一消息，那游船的指挥官一无所获地翻遍了那个小岛后，就会重新出海，返回到纬度较低的海区的。

不！他们不能存有任何获救的希望，一种可怕的死——饿死加渴死——正在礁石上等待着他们！

因而，他们已经毫无生气地平摊在这块礁石上，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毫无知觉。只有艾尔通，还极其顽强地抬起头，向这片荒凉的大海投去绝望的眼光……

但在3月24日早上，艾尔通的胳膊突然伸向海上的一点，他先是跪着撑起身来，然后站起来，手好像在发着信号……

一条船出现在海岛视线范围内！那条船不是漫无目的地游弋着，它正加大马力，直线朝这块礁石驶过来。要是这些不幸的人有力气观察着天边的话，好几个小时前他们就该望到它了！

“‘邓肯号’！”艾尔通喃喃地说，然后就昏倒在地，一动不动了。

当赛勒斯·史密斯和他的同伴们在精心护理下苏醒过来时，他们发现自己正在一条蒸汽轮的船舱里，还搞不清他们是怎么死里逃生的呢。

艾尔通的一句话就使他们全明白了。

“‘邓肯号’！”他喃喃说道。

“‘邓肯号’！”赛勒斯·史密斯应道。

然后，他举起双手喊道：

“啊！万能的上帝！您是想我们得救的！”

的确，这是“邓肯号”，格勒那旺爵士的游船，但现在是由格兰特船长的儿子罗伯特指挥的。他受遭到塔波岛去寻找艾尔通，在他赎罪12年后把他带回国。

移殖民们得救了，他们已经上了归途！

“罗伯特船长，”赛勒斯·史密斯问，“您找不到艾尔通，离开塔波岛后，是谁让您想到要往东北方向走100海里呢？”

“史密斯先生，”罗伯特·格兰特答道，“这不仅是为了寻找艾尔通，而且是寻找您和您的同伴！”

“我和我的同伴？”

“毫无疑问！在林肯岛！”

“林肯岛！”吉丁·史佩莱、赫伯特、纳布和潘克洛夫惊骇至极，异口同声地喊道。

“您怎么知道林肯岛的？”赛勒斯·史密斯问，“既然这个岛甚至都没标在地图上。”

“我是看到您们留在塔波岛的那份通知才知道的。”罗伯特·格兰特答道。

“通知？”吉丁·史佩莱喊道。

“没错，就在这里。”罗伯特·格兰特一边回答，一边拿出一份标有林肯岛的经纬度的文件，上面写着：

艾尔通和五位美国移殖民目前的住址

“尼摩船长！”赛勒斯·史密斯喊道，他读了这张通知后认出它与那份放在牲畜栏的文件是出于同一人之手。

“啊！”潘克洛夫说，“这么说，是他驾着我们的‘乘风破浪号’，独自冒险到塔波岛去……”

“为了在那里留下这份通知！”赫伯特答道。

“我没有说错，”水手喊道，“就是在他死后，尼摩船长还会最后帮我们一把的！”

“朋友们，”赛勒斯·史密斯激动万分地说，“愿仁慈的上帝接纳我们的恩人尼摩船长的灵魂！”

一听到赛勒斯·史密斯的最后一句话，移殖民们都脱下帽子，低声念着尼摩船长的名字。

这时，艾尔通走近工程师，简单地问他说：

“该把这个盒子放在哪里呢？”

在海岛沉没那一刻，艾尔通冒着生命危险救出了这个盒子，而现在他诚实地把它完璧归赵。

“艾尔通！艾尔通！”赛勒斯·史密斯激动不已地说。

然后，他对罗伯特·格兰特补充说：

“先生，在你们抛弃了一个罪人的地方，你们我回了一个已经悔过自新而且我很自豪地向他伸出手的人！”

这时，罗伯特·格兰特才了解尼摩船长和林肯岛移殖民们的那段传奇故事。然后，他测定了这块以后将标记在太平洋地图上的礁石的方位后，就下令启航。

15天后，移殖民们在美洲大陆登陆了。他们发现，经过了那场可怕的战争后，正义和公理取得了胜利，他们的祖国又安定下来。

尼摩船长馈赠于林肯岛移殖民们的那些装在小盒子里的财宝，大部分被用于在衣阿华州购买一片广阔的土地。这些财宝中的唯一一颗最漂亮的珍珠，以被“林肯号”送回国的所用幸免于难者的名义，赠送给了格勒那旺夫人。

在他们购买的那片土地上，移殖民们辛勤地工作，也就是说创造财富和幸福，创造他们曾在好客的林肯岛上所获得的一切。他们在那里开辟了一片广阔的移民地，用沉没在太平洋里的那个海岛的名字来命名。在那里有一条名叫感恩河的河流，一座名为富兰克林的山峰，一个叫格兰特湖的小湖泊，森林就叫做远西森林。这里简直就是一个陆地上的岛屿。

在那个地方，在工程师和他的同伴们智慧双手的辛勤劳动下，一切都欣欣向荣。过去林肯岛上的老移殖民一个也没少，因为他们已经发誓要永远生活在一起。纳布和他的主人在一起；艾尔通准备着随时为大家效力；潘克洛夫成了庄稼汉，比他干水手那行时还来劲；赫伯特在赛勒斯·史密斯的指导下完成了他的学业；吉丁·史佩莱他呢，创建了一份《新林肯岛先驱报》，它是全世界消息最灵通的报纸。

在那个地方，赛勒斯·史密斯和他的同伴们多次接待了格勒那旺爵士和夫人、约翰·孟格尔船长及其夫人，即罗伯特·格兰特的姐姐、罗伯特·格兰特本人、麦克·那布斯少校，以及所有曾在格兰特船长和尼摩船长的故事中出现过的人。

总之，在那里，大家都过得很幸福，他们像过去那样团结和睦。但他们永远也忘不了那个他们曾可怜兮兮而且一无所有地流落到那里、而四年间他们丰衣足食的海岛；但它现在只剩下一块任由太平洋波涛拍打的花岗岩——尼摩船长的墓地！

